COLECCION LITERATURA IBERA
SERIE OBRAS MAESTRAS ESPAÑOAS

伊利比亚文学丛书
西班牙经典系列

庭长夫人

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等译

（上）

昆仑出版社

COLECCION LITERATURA IBERA
SERIE OBRAS MAESTRAS ESPAÑOAS

伊利比亚文学丛书
西班牙经典系列

庭长夫人

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等译

（下）

昆仑出版社

庭长夫人

（上）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王振东　杨德玲　吴黎明

周家星　张正权　陶玉平　　译

昆仑出版社

庭长夫人

（下）

（西班牙）克拉林　著

唐民权　王振东　杨德玲　吴黎明

周家星　张正权　陶玉平　　译

昆仑出版社

图字：军－2000－27号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庭长夫人／（西班牙）克拉林著；唐民权等译。
北京：昆仑出版社，2000.6
ISBN 7—80040—487—0
Ⅰ.庭… Ⅱ.①克…②唐… Ⅲ.长篇小说—西班牙—近代 Ⅳ.I551.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0）第 22547 号

Leopoldo Alas "Clarín"
La Regenta

Biblioteca Nueva
1966

书　　名： 庭长夫人

作　　者： 克拉林
译　　者： 唐民权　王振东　杨德玲　吴黎明　周家星　张正权　陶玉平
特邀责编： 李宇宏
责任编辑： 姚绍荣
装帧设计： 明　丽
责任校对： 吴　汇
出版发行： 昆仑出版社
社　　址： 北京海淀区白石桥路 42 号　　**邮编：** 100081
电　　话： 62183683
http：//5033.peoplespace.net
E－mail：jfjwycbs@public.bta.net.cn
经　　销： 新华书店发行所
印　　刷： 三河天利华印刷厂
开　　本： A5
字　　数： 737 千字
印　　张： 30.625
印　　数： 1－3000
版　　次： 2000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0 年 12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ISBN 7－80040－487－0／I·364
定　　价： 56.00 元（上下）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
出 版 说 明

伊比利亚地处欧洲西南端，是个半岛。雄劲的大西洋和娇柔的地中海将它紧紧拥抱。巍巍比利牛斯山是它永不倦怠的依傍，潴潴直布罗陀海峡使它最先接受非洲暖风的沐浴。这方得天独厚的水土托起了两个古老的国家——西班牙和葡萄牙。

西班牙和葡萄牙同有古罗马文化渊源，中世纪经犹太人、吉卜赛人和北非摩尔人等融入绚丽的东方色彩，化合出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15 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这一文化又与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碰撞化合，催生出更加斑斓多姿的伊比利亚文化。至此，一个横跨欧美、贯通东西的文化圈——伊比利亚文化圈宣告形成。

伊比利亚文学是伊比利亚文化的重要表征。它历史悠久，内涵丰富，对西方和世界文学多有影响，是世界文学和文化天地里的一道不可或缺、也不可多得的风景线。但是，由于种种原因，我们对这一文学所知甚少。曾几何时，我们还视它如无何有之乡，除了一鳞半爪的介绍，就只有钩玄发隐者的偶尔一提。这显然与我国的文明古国地位和蓬勃发展的文化事业很不相称。近 20 年来，我们虽然出版了一些西、葡文学名著，有的作品甚至在读者中引起了不小的反响，但工作还远不够系统。

有鉴于此，中国西班牙、葡萄牙和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与大众文艺出版社、昆仑出版社倡议决定：出版一套拟包括《西班牙

经典系列》、《葡萄牙经典系列》、《西班牙当代小说系列》、《葡萄牙当代小说系列》四个系列的《伊比利亚文学丛书》。

本丛书编委会对给予关心和支持的季羡林、于友先、高占祥、刘习良、徐怀中先生及提供具体构想和帮助的沈石岩、董燕生、赵振江、赵德明、陈众议先生致以诚挚的谢意。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编委会

2000 年 11 月 14 日

总　　序

陈众议

虽然考古学家在现今的西班牙、葡萄牙境内发现了大量证明旧石器时代、新石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初民足迹的岩画、石器、骨器和青铜制品，但人类对伊比利亚（“Iberia”）[①] 半岛的最早记载始见于铁器时代。其中古希腊人是这样描写伊比利亚先民的：他们身材矮小，肤色黝黑，恰似北非居民……[②]公元前千年左右，腓尼基人入侵并占领了南部沿海地区。随后是希腊人从地中海由东北至西南的扩张。但大规模的种族行动是在公元前后发生的。卡塔戈人以增援腓尼基兄弟为由捷足先登，率先抢占了伊比利亚南部；后来的罗马人只能以埃布罗河为界，屈尊与之签订互不侵犯条约。然而，卡塔戈人不久先发制人，向罗马人发动进攻（因而落得个“背信弃义者”的别名）。经过浴血奋战，罗马军队最终赢得了胜利，并一鼓作气荡平了卡塔戈人的领地，在“伊斯巴尼亚”（“Hispania”，罗马人对伊比利亚半岛的统称）建立了卢济塔尼亚（今葡萄牙）和贝梯卡、加利西亚、塔拉戈纳、卡塔戈等（今西班牙）省份。到了公元二三百年，为了安抚蛮悍的日耳曼部族，罗马人做出了很多让步。然而也正是在这个时候，日耳曼人得寸进尺，开始向西南欧进犯，其中到达伊比利亚半岛的多为支族汪达尔人（霍达人）、斯维汇人和阿拉诺人（他

---

① 史学界普遍认为伊比利亚是伊比利亚初民对整个半岛的统称。

② 《墨西哥西班牙语百科》、《西班牙大百科》等在“西班牙”或“伊比利亚”条上均有类似记录，但遗憾的是都没有加注明确的出处。

们在西方语言中又成了“野蛮人”和“文化毁灭者”的代名词)。其时，罗马帝国已经左支右绌、摇摇欲坠，再也抵挡不住日耳曼人和新兴民族的反叛了。如今的西班牙（“西霍达王国”)[①]以及其他许多欧洲国家几乎都是在这个时期形成的。葡萄牙当时隶属于西班牙，她一直到1143年才完全独立。

至此，伊比利亚的文化已然相当混杂，但其文学的第一源头当是西罗马时期的拉丁文化。随着西罗马帝国的建立，拉丁语成为所有行省的官方语言，但它似乎没有来得及在这一地区获得新生。倒是由拉丁语衍生的一些方言（各地的口头拉丁语）创造了这一地区的最初的文化繁荣。这一文化后经与相对落后的日耳曼文化碰撞磨合，再经与犹太希伯来文化、吉卜赛文化、阿拉伯文化，尤其是阿拉伯文化的兼容化合，催生出绚丽多彩、与众不同的伊比利亚文化。

且说未开化的日耳曼人和精明强干的犹太人、浪迹天涯的吉卜赛人对早期伊比利亚文化形成所做的贡献，虽然较之阿拉伯人当大为逊色，却以不同的方式留下了不可或缺的印记。前者除了军事、人口方面的优势，还为伊比利亚文学提供了弥足珍贵的、歌颂蛮悍的民间史诗（“Gestas”);[②]后者由于各自的文化背景而悲惨地成了诗人和艺术家挖苦的对象。[③]

再说摩尔人（阿拉伯人和北非柏柏尔人）在西罗马全线崩溃后乘虚而入，侵占了伊比利亚半岛的大片领土。当然，摩尔人没有破坏也未能马上致力于建设殖民地文化，但原因可能并不完全

---

① 另有“东霍达王国”，位于今意大利境内。

② González Palencia:《中世纪的摩尔人和西班牙人》，马德里，1945年版；J. R. Jewett:《阿拉伯文学简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80年版，第114页；等等。

③ Menéndez Pidal:《西班牙历史》(3卷)，马德里，1940年版。

像多数学者认为的那样，是内讧或者更为残酷的战争。[1]可以说，除了卡斯蒂利亚等少数王国自始至终比较坚决地捍卫各自的领土完整之外（正因为如此，卡斯蒂利亚后来成了“光复”的主力并最终使卡斯蒂利亚语擢升为西班牙地区的通用语言），摩尔人几乎没有遭遇大的抵抗就在伊比利亚南部地区长驱直入，如临无人之境，因为刚刚摆脱罗马统治的伊比利亚当时正处在一种文化“真空”状态，而摩尔人带来的恰恰是发达而且不同于拉丁文化的东方伊斯兰文明。因此，与伊斯兰文明在东方的境遇相反，受日耳曼文化影响的多数伊比利亚基督教徒对新的闯入者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宽容，并且如饥似渴地接受和吸纳了阿拉伯文化。与此同时，伍麦叶[2] 的王子们在殖民地的早期建设中也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开明。这可能是一种投桃报李式的礼尚往来。总之，以科尔多瓦为中心的伊斯兰文化体系迅速形成，并向四周辐射。当时，科尔多瓦吸引了大批志向高远的东方学者。但这一文化的传播却相当缓慢。语言很可能是其中的主要障碍。因此，即便是在安达卢西亚的伍麦叶王朝开始拥有了大量第三代、第四代土生穆斯林的时候，阿拉伯语也还没有在广大的哥特式基督徒中流行起来。奇怪的是，许多伊斯兰民歌民谣甚至法律和神学文本倒生下根来。尤其是民歌民谣，由于朗朗上口而得以在阿拉伯裔和非阿拉伯裔居民中流传。从现有资料看，最早的伊比利亚（或西班牙）-阿拉伯文学作品可能生成于公元8世纪前后。此后，著名学者伊本·阿卜杜·拉比希西行，他带去了伊本·古太白的《故事源泉》并衍生出影响深远的《珍贵的项链》等作。他的作品一方面用盎然的诗意描绘了安达卢西亚，使得东方的穆斯林心向往之；

① Menéndez Pelayo:《西班牙文学中犹太影响》,《美学思想史》，桑坦德，1941年版和 Américo Castro:《犹太人在西班牙人的文学和思想中》,《西班牙史实》，墨西哥，1954年版。

② 指以伊拉克为中心的阿拔斯王朝（750－945）。

另一方面又通过对安达卢西亚的传神的描绘传播了富有地方色彩的新的阿拉伯诗韵。在他之后广泛流传于阿拉伯世界和伊比利亚的“择吉尔”（即“Zajal”或“Zejel”）很可能就是从拉比希时代生发的。它接近于一种叫做“穆瓦希赫”（“Muwashshah”）的古二重韵诗，诗句包含几个韵节、主韵在韵节之末，比较适合于行吟诗人（“Trobador”或“Juglar”）吟唱。这种诗体在12世纪初叶达到高峰，产生了以伊本·古斯曼为代表的“择吉尔”非行吟诗人。应当说，摩尔人自入侵到七八个世纪后败北撤退，始终未能推广阿拉伯语，但其文学却润物细无声地融入了伊比利亚文化，并为西班牙文学和葡萄牙文学埋下了一块重要的基石。

鉴于12世纪以降，西班牙和葡萄牙分化成了两个独立的政治实体，其文学发展也呈现出了不尽相同的轨迹，本文不得不分别叙述，一一表来。但是，对二者的某些共性又有先述为快之情，如：一、她们同有古罗马文化渊源，中世纪融入了日耳曼部族的血液并从阿拉伯文化采撷了耀眼的东方异彩；15世纪以后，随着新大陆的发现和中南美洲的殖民化，她们又与印第安文化和黑非洲文化交融，孕育出斑斓多姿的伊比利亚美洲文化并共同缔造了一个横跨欧美、贯通东西的伊比利亚文化圈；二、她们一样经历了由落后到强盛并称霸欧美的辉煌和盛极而衰，一个从名副其实的“日不落”帝国跌落，另一个不得不放弃超过本土百倍的南美和亚非领地，留下了许许多多可歌可泣的故事、可惊可愕的谜团；三、她们原本同根，又在同一时期创造了文化和文学的“黄金世纪”和“白银时代”，20世纪中叶还经历了相似的闭关自守和独裁统治；四、20世纪70年代以降，随着独裁者佛朗哥（1975）和萨拉查（1970）的寿终正寝，她们的历史启开了崭新的一页，民主化进程一日千里；她们又一样成为了欧洲大家庭的重要成员，其文化和文学又开始大放异彩；等等。总之，她们的

本原、她们的历史以及她们的混杂，使她们获得了有别于所有文化（包括其他欧洲文化）的繁复、多姿、跌宕、狂放的品格。

一

前面说过，西班牙文学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8世纪前后。其时摩尔人大举进犯伊比利亚半岛，地处中北部的卡斯蒂利亚王国联合周边小国奋起反抗，并逐步形成了声势浩大的“光复战争”。在这期间涌现了无数英雄豪杰，产生了许多英雄史诗，其中最著名的有《熙德之歌》、《拉腊王子之歌》、《龙塞斯瓦列斯之歌》和《桑乔二世与萨拉莫围困记》。它们大都以流行于中世纪的八音节或十六音节谣曲的形式写成，语言朴素、生动，叙事性极强，因而具有很高欣赏价值和文献价值。在这些史诗中，流传最广、保存最完整的要数《熙德之歌》。它发表于1140年左右，全诗3700余行，气势恢弘，洋溢着强烈的英雄主义气概。诗歌把西班牙人民的气质集中在熙德身上，热情讴歌了坚强的意志、忠诚的心灵、真挚的爱情。此外，诗歌富于历史真实性，对西班牙的历史文化、风土人情都有很精彩、细致的表现。所以，《熙德之歌》被公认为西班牙文学史上的第一块里程碑。与此同时，摩尔人的占领给西班牙文化注入了浓重的东方文化色彩。受阿拉伯文学的影响，一种被称之为“哈尔恰”（“Jarcha”）的简洁明快的抒情谣曲应运而生，它使原本略显冗长的西班牙歌谣变得愈来愈短小精悍。由于这些谣曲一直在民间（主要通过行吟诗人）流传，许多作品都有几种甚至几十种“唱法”。就内容而论，它们有：一、历史谣曲：以抗击摩尔人的英雄人物、英雄故事为题材；二、骑士谣曲：以13、14世纪的传奇故事和十字军事迹为题材；三、边境谣曲：以战争时期的趣闻逸事为题材，等等。这

些谣曲多采用八音节、偶句押韵的形式，节奏明快，读来朗朗上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谣曲是西班牙诗歌的摇篮，对西班牙诗歌的发展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

随着“光复战争”的胜利，西班牙依仗她庞大的骑士队伍，称雄欧洲，不可一世。繁缛的西班牙宫廷礼仪和斯文、优越的教士生活就是在这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影响波及整个西方。13 世纪末、14 世纪初，西班牙出现了一大批宫廷诗人和教士诗人。他们的作品虽然题材不同，内容有别，却无不精雕细琢，一丝不苟。而且，更重要的是他们注重借鉴和创新，其瑰丽的风格和多变的形式（有矫揉造作之嫌）恰好和当时流行的朴实无华、自然生动的民歌民谣形成反差。宫廷诗人大都是王亲国戚、达官贵人。像掌玺大臣佩德罗·洛佩斯·德·阿亚拉、侯爵桑蒂亚纳等，都是颇有名气的宫廷诗人。尤其是后者，曾以博学多才和体恤民情而深得时人赞赏。也正因为如此，他的作品得到了人文主义时期一些诗人的推崇并几乎悉数保存了下来。在当时的教士诗人中，胡安·鲁伊斯无疑是最有名的一位。作为伊塔大祭司，胡安·鲁伊斯创作过大量富有宗教色彩的赞美诗，但流传下来的却只有那部充满了世俗精神的《真爱之书》（又译《真爱诗集》或《真爱集》）和少数几首抒情诗。《真爱之书》约成书于 1343 年，包括 12 篇互相关联的诗篇和 32 则寓言故事，凡1,728 节，洋洋洒洒、从从容容地表述世俗生活及爱的艺术、爱的形态，是西班牙最早的人文主义作品之一，是欧洲的第二部《爱经》。

同时代的另一位宫廷诗人是胡安·曼努埃尔。此人出身王家，是阿方索十世（俗称智者阿方索）[①]的亲侄。他当过摄政王，晚年归隐山林，啸傲林泉。最后在一家修道院从事创作。他的《卢

① Alfonso el sabio（1221—1284），曾亲自组织和参与翻译罗马人、摩尔人和犹太人留下的大量古希腊罗马、阿拉伯和希伯来文本。

卡诺尔伯爵》（1335）在薄伽丘的《十日谈》之前，实际上是欧洲最早的短篇小说集。全书分两部分，第一部分包括50余个独立成篇的完整故事，占全书篇幅的五分之四以上；第二部分是附带的寓言和谚语。作品受了阿拉伯故事的影响（这种影响后来被塞万提斯用戏仿的形式揭示出来），叙述形式是卢卡诺尔伯爵与老师帕特罗尼奥（因而又名《帕特罗尼奥之书》）之间的一问一答，即学生每提一个问题，老师即以一个故事回答，且每个故事都有醒目的标题、都以一首小诗作为结语。这部作品对伊比利亚乃至整个欧洲文学都产生了深刻的影响，比如，莎士比亚、拉封丹就是它的直接受惠者。

15世纪以前的多数宫廷和教士诗人的作品虽然已经散佚，但它们似乎是巴罗克文学的先声，构成了前文艺复兴时期西班牙文学的主流。

15世纪，朴素自然的谣曲再度兴盛。这也许是对前一时期宫廷和教士诗风的一种反拨。尤其是民间抒情谣曲的“宫廷化”，给以叙事为目的的传统谣曲形式带来了新的活力。这种抒情谣曲又被称作“艺术谣曲”。它们比古代谣曲语言更生动，故事更精彩，感情更丰富，流传更广泛。梅纳、曼里克、恩西纳等后起的宫廷诗人也尝试过这种抒情谣曲，尽管大都羞于署名、羞于留存或者根本不敢署名、不敢留存，但他们创作的相当一部分抒情谣曲还是以佚名的形式编入了16世纪初的《谣曲总集》。

胡安·博斯坎和加尔西拉索·德·拉·维加是最先大胆地将民歌民谣风格“冠冕堂皇”地引入宫廷的诗人。他们之所以这么做的原因至少有两个，一是他们接受的人文主义思想使他们较早自觉地着眼于田园生活，这也是风气使然；二是他们善于博采众长，在艺术形式上不拘一格。换言之，由于他们接受了人文主义思想，他们不仅着眼于田园生活，而且还要创作大量田园牧歌；反

过来，由于他们要创作田园牧歌，他们不仅要引进意大利诗歌的精气神韵，而且还要积极借鉴并吸取活生生的民歌民谣。这就使得他们的作品既具有崭新的外来形态，又不乏鲜明的民族文化底蕴。正因为如此，他们使西班牙的感怀诗达到了很高的艺术境界，被认为是西班牙文艺复兴时期（又称“黄金世纪”）诗歌的奠基者。

一般文史学家都认为“黄金世纪”起自15世纪末，讫于17世纪末，实际时间长度近两个世纪。这是两个辉煌却充满了矛盾和危机的世纪。

15世纪末，早在摩尔人的最后一个西方堡垒——格拉纳达——坍塌（1492）和美洲发现（1492）前夕，西班牙封建集权就已经在强迫犹太人和穆斯林同化（即基督徒化）的基础上建立了宗教法庭（1480），并先后驱逐了上百万犹太人、穆斯林和穆斯林基督徒（Moriscos）。1492年之后，西班牙更是肆无忌惮，一方面要向中南美洲派遣部队，另一方面又要与英国、荷兰等欧洲国家争夺在大西洋的霸权地位，还要保证意大利等地中海领地不受土耳其海盗的骚扰，甚至在获得中南美洲之后把手伸过太平洋和南大西洋（直至征服菲律宾和赤道几内亚等地）。但在汲取大量财富的同时，西班牙显得愈来愈臃肿，以至于危机四伏，并最终无可奈何地从峰颠跌落。是谓盛极而衰。西班牙文学的“黄金世纪”正是在这样一个辉煌却充满矛盾和危机的历史时期形成的，可谓流派庞杂、群星璀璨。

（一）诗歌

1. 神秘主义　西班牙的文艺复兴运动虽然开始较早，但发展缓慢，它自始至终受到教会和骑士文化的阻挠。教会方面除了令人毛骨悚然的宗教裁判所之外，还拥有很大的文化市场。像圣

塔特雷莎·德·赫苏斯、路易斯·德·莱昂教士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那样的著名宗教诗人，在当时的西班牙文坛不在少数。他们的作品一方面起着传承天主教文化的作用，另一方面又因为或多或少吸收了阿拉伯文化尤其是苏菲神秘主义而变得奇崛深奥。然而，正因为如此，这些宗教诗人的作品成了“黄金世纪”百花园中神奇的“柯尔律治之花”,对当时及后世文人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2. 巴罗克主义　自1208年阿方索八世在西班牙创立第一所大学即帕伦西亚大学以后，后来的君主如阿方索十一等又先后创立了萨拉曼卡大学、萨拉戈萨大学、塞维利亚大学等等，为西班牙培养了大批真正意义上的人文学者。他们大都精通意大利文、拉丁文和古希腊文，常常集翻译、研究和创作于一身。他们的创作内容和创作风格不尽相同，但人文主义和巴罗克主义是其基本的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或可说，西班牙（和葡萄牙）的“黄金世纪”以介绍意大利早期文艺复兴思想（人文主义）为开端，以巴罗克主义的盛极而衰为终点。

巴罗克主义的早期代表是萨拉曼卡派和塞维利亚派。萨拉曼卡派以路易斯·德·莱昂教士为核心，一批年轻学者和诗人众星捧月般围绕在他的周围。他们的作品大多以宗教生活为题材，但十分注意反映内心世界，强调意境并主张以神人合一的人道主义改良经院哲学，其诗歌创作带有神秘主义倾向。塞维利亚派以埃雷拉为中心，在塞维利亚大受欢迎。他们力主放弃宗教题材,用全新的创作机制和创作形式拥抱新生活。因此,他们的作品题材新颖、辞藻华丽,且喜用拉丁语汇,对后来的夸饰主义文风有直接影响。

夸饰主义，也称贡戈拉主义，它以诗人贡戈拉为旗帜，把巴罗克主义推向了极致。贡戈拉偏重抒情咏志，惯于用夸张的比喻、奇谲的形象、冷僻的典故、艰涩的词汇，因此他的作品结构

优美严谨，寓意深奥隐晦。其影响好比莎士比亚之对于英语文学，不但昭然于包括塞万提斯在内的许多同时代诗人作家，而且昭然于现今的西班牙语诗歌乃至小说。

与夸饰主义并行的是警句主义。警句主义是西班牙巴罗克文风的另一种表现。它的代表人物是克维多。此人认为深刻不在于晦涩，因而他反对贡戈拉“表面”形式的矫揉造作和故弄玄虚，追求简练通达的意义。由于他善用警句和格言、寓言和讽刺，同样赢得了不少的追随者，或可看做是西班牙巴罗克文学的另一张面孔。

3. 其他　传统的谣曲、田园牧歌等依然流行，这在塞万提斯等已为中国读者所熟知的“黄金世纪”西班牙作家中均有表现。但必须指出的是，它们在形式上已经受到更为复杂的十四行诗、亚历山大体等外来诗体的冲击和影响。

（二）小说

1. 骑士小说　西班牙的骑士文化在“光复战争”中得到了发扬光大。作为其重要表征的骑士小说显然是在“光复战争”时期以及“光复战争”之前的英雄史诗（如日耳曼和法兰西英雄史诗）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16 世纪达到了高峰。在这些小说中，史实逐渐被幻想取代，革命的英雄主义逐渐被想入非非的男女爱情所淹没。尽管人们一直以为署名罗德里格斯·德·蒙塔尔沃的《阿马迪斯·德·高拉》（1508）是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事实却不然。根据迪埃斯·埃查里等人的考证，西班牙最早的骑士小说产生于 13 世纪末、14 世纪初，具体说是一部叫做《西法尔骑士》的小说。[①]然后是颇具争议的《白骑士蒂朗》（1490）。当然，

① 虽然它的首版时间是 1512 年。Diez－Echarri y Roca Franquesa：《西班牙和西班牙语美洲文学史》（上），马德里 Aguilar 1982 年版第 230 页.

《阿马迪斯·德·高拉》无论如何仍是西班牙最重要的骑士小说，以其趋于“魔幻”的夸张对后来的西班牙语文学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且不说塞万提斯对它的戏仿开创了世界小说的新纪元，即使是加西亚·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也还在于对它的戏仿并受益匪浅。[①] 在它之后的百余年间，骑士小说在西班牙（其实还有葡萄牙）层出不穷，风靡一时。其中主要有《阿马迪斯·德·高拉》的续篇（多种），《帕尔梅林》（多种），以及以不同骑士命名的《埃斯普兰迪安》（1510）、《堂利苏阿尔特》（1514）、《莱波莱莫》（1521）、《堂弗罗林多》（1526），等等，难以尽表。

骑士小说在塞万提斯时代遭到了禁毁。这首先是由于骑士文化已经不适应历史发展，其次是由于它的非宗教倾向。因此，到了16世纪中叶，尤其是在“特兰托教务会议”（1545）之后，骑士小说开始转向地下并日趋式微。

2. 流浪汉小说　流浪汉小说产生于16世纪中叶，是西班牙对世界文学的一大贡献。《小癞子》（佚名著）（又译《托尔美斯河的拉撒路》）是这类小说的开山之作，初版于1554年。其时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已经盛极而衰，国内各种矛盾日趋尖锐，上流社会在没落中奢靡，而社会下层已民不聊生。《小癞子》的笔触恰好从下层伸出，从小流浪汉的视角，以极具震撼力和穿透力的现实主义风格展示了西班牙社会的全面衰落。《小癞子》大获成功后，一系列仿作相继涌现。其中较著名的有阿莱曼的《古斯曼·德·阿尔法拉切》（1599）、克维多的《骗子外传》（1604）、埃斯皮内尔的《马尔科斯·德·奥夫雷贡》（1618）以及洛佩斯·德·乌贝塔的《女流浪者胡斯蒂娜》（1605）和萨拉斯的《拉纤女之

---

① 《百年孤独》的许多地方是对《阿马迪斯·德·高拉》的直接戏仿，如“羊皮纸”的两种密码，显然是对奥里娅娜之子身上的“拉丁暗语”和“希腊秘文”的戏仿。

女或奇情异想的埃莱娜》(1612)，等等。塞万提斯也曾尝试流浪汉小说的写作，著有《林科内达和科达迪略》等篇。

总而言之，流浪汉小说可谓反响巨大，其中《小癞子》和《拉纤女之女或奇情异想的埃莱娜》对法国作家斯卡龙和莫里哀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3.“现代小说”　除流浪汉小说之外，“黄金世纪”的西班牙文坛还产生了使全世界受益无穷的“现代小说之父”塞万提斯。塞万提斯写过诗歌，却被认为是“蹩脚的诗人”；也写过剧本，却同样没有得到好评；他还写过各种小说，如牧歌小说、拜占庭小说（见4）等等，但真正使他名垂青史的是当时难以界定的《堂吉诃德》和一系列中短篇小说。如众所知，小说被分为长、中、短篇是近现代的事情，但塞万提斯却在他的那个时代就明确了三者的异同，并身体力行，分别作了尝试。《堂吉诃德》无须赘述，其他中短篇小说（《训诫小说集》）也同样开创了世界小说的新起点。凡此种种，由于缺乏别的称谓，我们姑且名之为“现代小说”。

所谓“现代小说”，概括起来有以下几个特点：(1) 现实主义精神；(2) 崇高和滑稽的统一；(3) 讽仿；(4) 不拘一格的形式；等等。也许正因为这些“现代性”的前卫性和超前性影响了时人的接受，以至于导致了令世代西班牙文人遗憾的《堂吉诃德》(1605－1615) 的“花香墙外”现象。然而，一个世纪后，塞万提斯这个被同时代人看做“只会逗人发笑”的“蹩脚诗人”终于被德、英、法、意、俄等其他西方国家“发现”，并受到歌德、席勒、海涅、司各特、雨果、别林斯基以及马克思、恩格斯的高度赞扬。他对近现代世界小说尤其是西方和拉美小说的贡献，可以说是无与伦比。

4. 牧歌小说　田园牧歌小说其实只是传统田园牧歌的一种

变体，兴盛于16世纪。葡萄牙作家蒙特马约尔的西班牙语小说《迪亚娜》（1558?）开了西班牙（和葡萄牙）牧歌小说的先河。小说一经发表便得到了相当广泛的呼应。其中有希尔·坡罗的《恋爱的迪亚娜》（1564）、加尔维斯·蒙塔尔沃的《菲利达》（1582）、苏亚雷斯·费盖罗亚的《阿玛里丽斯》（1609）和科拉尔的《辛蒂娅》（1629）等。塞万提斯也曾尝试这一体裁（《伽拉苔亚》）。

5. 其他　其他小说形式（或子体裁）有拜占庭小说、摩尔小说和宫廷小说等。拜占庭小说，顾名思义，是对拜占庭作家的继承和发展，作品多耽于历险的幻想或幻想的历险。摩尔小说则是西班牙特定历史状况的反映，是以摩尔人为主要描写对象的，但数量不多。宫廷小说虽数量不少，且多描写才子佳人、风花雪月；然表现平庸，几乎乏善可陈。

（三）戏剧

西班牙戏剧历史悠久，最早可以追溯到12世纪（宗教剧），但真正划时代的作品一直要到15世纪末才得以出现。它就是罗哈斯的《拉纤女人》（又译《塞莱斯蒂娜》，1499）。此作凡21幕，因而与其说是剧作，不如说是对话体小说。它写一对青年男女在“拉纤女人”塞莱斯蒂娜的帮助下相识、相爱的故事。作品在以鲜明人文主义精神和“爱情至上”观反击封建禁欲主义的同时，利用“拉纤女人”这个来自下层社会的角色，大胆革新了脱离实际的“文学语言”。这部作品对西班牙和欧洲文学的影响仅次于《堂吉诃德》。罗哈斯之后的第一个重要剧作家是胡安·德尔·恩西纳。恩西纳曾在罗马逗留，受到意大利人文主义思想的熏陶，同时积极借鉴意大利戏剧，创作了一系列世俗化的牧歌剧和谐趣剧，从而将戏剧推向了民间，推向了生活。他的主要作品有

《狂欢节牧歌》、《爱情牧歌》、《三个牧民》、《普拉西达和维克托里亚诺的牧歌》及其他一些短剧。与他同时代的戏剧家有卢卡斯·费尔南德斯、托雷斯·纳哈罗等。葡萄牙作家吉尔·维森特也用西班牙语创作了一些喜剧、悲剧和闹剧。这些剧作和他的诗歌一样，对西班牙语和葡萄牙语戏剧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在他们之后，洛佩·德·鲁埃达、贝尔姆德斯和雷伊·德·阿尔蒂埃达等又掀起了模仿和移植意大利及古希腊罗马戏剧的高潮。这为西班牙戏剧的发展提供了更多参照系，并最终造就了“民族戏剧家”胡安·德·拉·库埃瓦。库埃瓦创作了大量民族历史题材和现实题材的悲剧和喜剧，但最著名的是一部被戏称为“小说剧”的长篇喜剧《败坏名誉者》（1581）。后来闻名世界的“唐璜”就是从这里产生的。首先是“黄金世纪”剧作家蒂尔索·德·莫利纳再造了“唐璜”（《塞维利亚的嘲讽者》），然后是莫里哀、拜伦和索里利亚的重构。

然而，西班牙戏剧真正的骄傲是天才的洛佩·德·维加。洛佩·德·维加的贡献是多方面的。首先，他创作了上千个剧本（虽然流传的只有三四百种），将文学题材拓宽到了几乎所有领域；其次，他打破了古希腊戏剧不可超越的神话，第一次确立了亦庄亦谐、亦悲亦喜的悲喜剧在戏剧创作中的地位。他对后来的西班牙及欧洲文学的影响当不在塞万提斯之下，但当时的名声却远远超出塞万提斯，因而颇受塞万提斯本人及其他同代作家的推崇，被称为“自然界的精灵”、“天才中的凤凰”。他的主要作品被分为九大类，其中最有名的有《羊泉村》、《傻姑娘》、《最好的法官是国王》、《托莱多之夜》等。从某种意义上说，维加和贡戈拉是西班牙“黄金世纪”文坛的两座并峙的高峰，前者的“门徒”（主要有“瓦伦西亚派”、“马德里派”和“安达卢西亚派”），产生了胡安·鲁伊斯·德·阿拉尔孔、纪廉·德·卡斯特罗（二者对高

乃依的影响可能超过任何一个法国作家）等一大批剧作家；后者则改变了西班牙诗歌的走向乃至整个西班牙语文学的话语方式。

之后出现的蒂尔索·德·莫利纳和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等无不受惠于维加和贡戈拉。蒂尔索·德·莫利纳的作品散佚殆尽，但留传的《塞维利亚的嘲讽者》（1630）等少数剧作至今仍在上演，表现出久远的艺术魅力。

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在西班牙剧坛的地位仅次于维加。他的早期作品有模仿维加的痕迹，但后期作品由于汲取了贡戈拉的夸张和奢华，体现了明显的整合倾向。正因为这种整合倾向，卡尔德隆·德·拉·巴尔卡被时人认为是“黄金世纪”的集大成者。他的哲理剧《人生如梦》（1635）、历史剧《萨拉梅亚的镇长》（1642）、宗教剧《神圣的费洛苔娅》（1681）等，久演不衰，影响深远。

17世纪的西班牙文学反映了西班牙帝国的没落。[①] 悲观情绪和逃避现实的倾向逐步取代了“黄金世纪”初中期的欣欣向荣的繁盛景象，艺术上愈来愈趋向形式主义。

到了18世纪，日益衰落的西班牙又祸不单行地经历了13年之久的王位继承战争和世纪末叶开始的更加漫长的美洲独立运动（前者使她在欧洲丢尽面子，后者则将使她痛失美洲殖民地的一多半）。这时西班牙经历了可怕的闭关自守。首先是防止资本主义的发展，然后是避免法国的影响。文学上的新古典主义迎合了这一时期西班牙政治上的保守。因此，18世纪可以说是几个世纪以来西班牙文学的最低谷。整整一个世纪，只出现了莫拉廷、

---

① “无敌舰队”的全军覆没被认为是西班牙盛极而衰的标志。16世纪末，崛起的英国开始与西班牙争衡，为了“晓以厉害”、“以儆效尤”，西班牙于1588年组织“无敌舰队”凡百余艘战船远征英吉利海峡，结果天不相助，几乎全军覆没。西班牙军队从此元气大伤，不得不将“世界霸主”的地位让给了后起的英、法等国。

霍维亚诺斯等寥寥几个像样的作家。

19世纪初，美洲殖民地纷纷独立。与此同时，法国出兵入侵西班牙，弱小的资产阶级试图利用法国在西班牙推行革命，建立共和。但法国人很快失利，西班牙王朝在各种反法武装的支持下实行复辟，资产阶级民主人士纷纷流亡法、英、德等国。其时，浪漫主义在西欧方兴未艾，西班牙流亡者受到了洗礼。因此，30年代，当多数流亡者获赦回国时，浪漫主义也随之涌入了西班牙。

埃斯普龙塞达、贝克尔和索里利亚称得上是西班牙最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埃斯普龙塞达曾因参加反政府的资产阶级革命而遭监禁，后流亡国外。期间阅读了大量英、法、德等国的浪漫主义作品。1833年回国后，埃斯普龙塞达积极宣传浪漫主义思想，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他的作品大都以传统意义上的“社会败类”——纨绔子弟为对象，宣扬逍遥自在、不受拘束的生活，具有鲜明的享乐主义色彩。贝克尔一生坎坷，属于那种出身卑微、命途多舛的“第三等级”。他的抒情诗构思精巧，语言委婉，情调缠绵、忧郁。失恋、孤独和死亡是他反复吟唱的主题。索里利亚为人为文都浸透着拜伦式的浪漫主义精神，他22岁和一位38岁的风流寡妇结婚，引起哗然。后遍游西欧和南美，写出了诸多大气磅礴、激情飞扬的作品。他的剧作《堂胡安·特诺里奥》(1844)被认为是西班牙浪漫主义时期的峰颠。

此外，拉腊也是西班牙浪漫主义文学的杰出代表。他才华横溢，但主要贡献在散文方面。由于他28岁即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后世感伤文人对他尤其崇敬。

19世纪后期，现实主义、自然主义小说逐步代替了浪漫主义诗歌，而在西班牙文坛占据了主导地位。受西欧发达国家文学尤其是法国批判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小说的影响，西班牙作家在

人与社会、自然与社会、科学与社会以及西班牙与其他欧洲国家等一系列关系问题上达成了共识，创作了许许多多振聋发聩、令人回肠荡气的现实主义、自然主义作品。[①] 其中最最重要的作家有卡瓦耶罗（《海鸥》）、阿拉尔孔（《三角帽》等）、佩雷达（《沿山而上》等）、帕拉西奥·巴尔德斯（《修女苏尔皮西奥》等）、巴莱拉（《佩皮塔·希梅内斯》等）、女作家帕尔多·巴桑（《侯爵府逸事》又译《候爵府内外》），以及集大成的佩雷斯·加尔多斯、阿拉斯（克拉林）和布拉斯科·伊巴涅斯等。

佩雷斯·加尔多斯无疑是19世纪西班牙文学的最高峰，他效法巴尔扎克，创作了卷帙浩繁的《民族逸事》（类似于《人间喜剧》），涵盖了半个多世纪西班牙社会的方方面面。主要代表作有中篇小说《裴翡达夫人》（又译《佩菲塔夫人》，1876），长篇小说《福尔图纳塔和哈辛塔》（又译《两个女人的命运》，1886－1887），等等。

阿拉斯是学者出身，他的长篇小说《庭长夫人》（1884）虽然明显受惠于福楼拜（《包法利夫人》），却表现出了罕见的整合精神，即集过时的浪漫主义、流行的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以及超前的现代主义于一身，是这一时期西班牙乃至欧洲文学的难得之作。

布拉斯科·伊巴涅斯虽然跨越了两个世纪，但现实主义是他的主要创作倾向。他的作品题材广泛，其中长篇小说《茅屋》（1898）和《碧血黄沙》（又译《血与沙》，1908）等影响广泛。

另一个成就于世纪之交的作家是埃切加赖，他早期受浪漫主义影响，后转向现实主义，晚年又钟情于易卜生和法国象征主义

---

① 和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的作家一样，19世纪的西班牙作家并不像法国人那样热衷于区分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他们大多对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采取兼收并蓄、不加区分的态度。

戏剧并使之与西班牙古典戏剧相结合，创作了上百个剧本，1904年因为“他的戏剧风格新颖独特，复兴了西班牙戏剧的伟大传统”而被授予诺贝尔文学奖。

现代西班牙文学应该从19世纪末的1898年说起。1898年对于西班牙和西班牙文学都是个“划时代”的年份。是年，美国因缅因号事件（在古巴被炸沉）向西班牙宣战，结果当然是西班牙惨败，从而使这个老牌帝国丧失了包括古巴、波多黎各和菲律宾在内的最后几个殖民地。西班牙帝国彻底崩溃并一蹶不振。统治阶级乃至一般市民的心态都严重失衡。悲观主义、保守主义大行其道。这时，西班牙文坛出现了两大现象，一是“98年一代”的形成，二是现代主义的崛起。

“98年一代”指成名于98年前后的一个庞大的作家群体，主要成员包括阿索林、巴罗哈、乌纳穆诺、巴列－因克兰、马查多兄弟及贝纳文特、马埃斯图、布埃诺，等等。[①] 1913年阿索林首先使用了这一名称，他甚至把美洲诗人鲁文·达里奥也纳入了进去，可见它也是个断代概念。但是，综观其人其文，“98年一代”也多少具有相近之处。首先是他们年龄相仿，家庭情况和所受教育也彼此相似，又同处在国家危难之际，政治观点、价值取向和美学追求都比较接近。血气方刚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曾使他们对振兴国家、民族充满信心。他们反对闭关自守，竭力鼓动政府和人民面对未来，走西欧式发展道路。但统治阶级的冥顽不化和西班牙帝国“无可奈何花落去”的现实又使他们痛感希望之渺茫。适逢现代主义思潮在欧美蓬勃兴起，这些年轻作家和那些主张新、奇、怪的文学流派一拍即合。于是政治热情开始消退，虚无主义逐渐抬头。

---

① Juan Canavaggio:《西班牙文学史》，Ariel 1995年版第1页。

篇幅所限，本文不能对“98年一代”依头缕当、分星劈两一一评说，但有一点是不能省略的，那就是他们的不同，如阿索林具有哲学家的气质；乌纳穆诺和巴列－因克兰著述极丰，且颇具大家风范，只是有点儿难以界定；巴罗哈和贝纳文特（后者于1922年获诺贝尔文学奖）虽然一个以小说为主，另一个以戏剧为主，但二者有明显的现实主义倾向，曾深得鲁迅的喜爱；[①] 至于马查多兄弟，即曼努埃尔·马查多和安东尼奥·马查多，则是影响深远的“现代主义”诗人。

西班牙的现代主义相当复杂，首先它受到了拉美现代主义思潮的巨大影响（这是前殖民世界第一次以文学的方式影响前宗主国），这种现代主义与欧洲现代主义既相近又相远，一经与西班牙作家结合，就演化出了与众不同的品格，这种品格后来集中体现在希梅内斯等“14年一代”诗人的创作中。

希梅内斯一生创作了20多本诗集，体现了一代西班牙文人的逃避现实的美学追求。由于这种追求是以极不和谐的形式（通过悲怆和苦闷的宣泄）展示出来的，批评界在希梅内斯的作品中发现了许多个悖论：其一是“静止的运动”，即精神在某种类似于“入定”状态下的飞翔和升华。其二是“响亮的寂静”，指孤独到了极限时幻想发出的声音、产生的形态。其三是“虚无的存在”，也就是灵魂与躯壳、精神与物质的矛盾（常常通过死亡和时间主题表现出来）。这些无疑是矛盾的存在及诗人自身矛盾心态的真实写照。1956年，他也被授予了诺贝尔文学奖。

与他齐名或者名声稍逊的“14年一代”作家有戈麦斯·德·拉·塞尔纳、佩雷斯·德·阿亚拉和加夫列尔·米罗等。

和他们同时代的还有一批相当出色的哲人，其中最著名的是

---

① 《鲁迅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第10卷，第282、384、385、386、387页。

奥尔特加·伊·加塞特。奥尔特加·伊·加塞特虽然也是在现代主义中浸泡出来的，却以敏锐的目光率先进行了反动。他在《艺术的非人性化》（1924）中对现代艺术的“非人性化”和形式主义倾向提出了质疑，对西班牙和全欧的文学界、思想界产生了影响。

此后，现代主义和形形色色的先锋派继续甚嚣尘上，在西班牙催生了各种主义。它们大都昙花一现，惟有极端主义经博尔赫斯传到了拉丁美洲。

与此同时，新的一代迅速成长。1927 年，为纪念“黄金世纪”诗人贡戈拉诞生 300 周年，以佩德罗·萨利纳斯、豪尔赫·纪廉、加西亚·洛尔卡、达马索·阿隆索、维森特·阿莱克桑德雷、赫拉尔多·迪埃戈和拉法埃尔·阿尔贝蒂为代表的年轻诗人云集塞维利亚。他们通过朗诵、讲演、座谈等形式狂热地宣传贡戈拉，鼓吹创新，使形式主义之风再次席卷伊比利亚半岛。这次活动似乎只是诸多标新立异的先锋行动的一种，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多大的反响。可是到了 30 年代，由于这个诗群的迅速崛起，才使评论界又从积满尘埃的日历中翻出历史并统称之为“27 年一代”。由此可见，“27 年一代”与其说是个流派的称谓，不如说是个断代概念。

尽管创作路数和艺术贡献各有不同，这一代诗人（有的也是剧作家）的水准相当整齐，简直难分伯仲。加西亚·洛尔卡使古老的谣曲焕发了青春，纪廉和阿尔贝蒂双双脱胎于超现实主义并努力从各自的角度追求新和美的结合，迪埃戈和阿莱克桑德雷从现代主义和先锋派走向了宇宙主义，达马索·阿隆索和萨利纳斯则既是诗人又是学者。除加西亚·洛尔卡（一说是因为政治倾向，另说是因为同性恋）不幸死于法西斯暴行之外，其余的不是成了诺贝尔家族的成员（如阿莱克桑德雷，1977），就是成了西班牙语文学最高奖——塞万提斯奖的获得者。与他们同时代或稍晚一

些的作家有松苏内吉·伊·洛雷多、塞尔努达、埃尔南德斯等。

此后，由于战争和佛朗哥的统治，西班牙文坛进入了相对的沉寂。1975年之前的所谓“战后小说”，实际上是在佛朗哥高压统治之下萌生的一种现实主义小说，尽管较19世纪的现实主义小说多曲折而非直捷、多隐晦而非敞亮。“战后小说”的重要代表有塞拉（1984年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德利维斯、马丁·桑托斯、戈伊蒂索洛兄弟、桑切斯·费尔洛西奥、托伦特·巴耶斯特尔、马尔塞和女作家拉福雷特、玛图特，等等。诗歌方面虽然也是人丁兴旺，却少有建树。仍坚持写作的有伊埃罗、奥特罗和“27年一代”的幸存者。

西班牙文学的真正复兴是在1975年佛朗哥去世之后。70年代末至80年代初，西班牙社会的民主化进程一日千里。这一时期的西班牙与我国有许多可比之处，文学也是旗号变幻、流派更迭。刚刚还在“疗伤”，转眼就过了新诗群（Novísimos）和后新诗群（Postnovísimos）；刚刚还在“怀旧”，实际上已经到了后现代和后后现代。这一文学为世纪末萧条的世界文坛带来了生机，正愈来愈受到关注。

哈维埃尔·马里亚斯、胡安·马德里、穆尼奥斯·莫利纳、佩雷斯·雷韦尔特、罗莎·蒙特罗、特伦西·莫伊克斯、胡安·贝内特、赫苏斯·费雷罗、安东尼奥·加拉以及梅里诺、米利亚斯等一大批中青年作家的作品，在近年西方国家的图书排行榜上名列前茅。用著名诗人何塞·耶罗的话说，“西班牙作家正在世界文坛跨越毕加索、米罗和达利在世界画坛跨越的高度”。

二

葡萄牙文学乃至葡萄牙历史，都曾与西班牙密不可分。公元1143年葡萄牙，独立之前，一直从属于西班牙，即使在成为独

立王国之后，同西班牙也还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葡萄牙文学和西班牙文学同源，可以追溯到葡萄牙建国之前。

葡萄牙建国之初，不少葡萄牙作家依然用西班牙语写作。首先，葡萄牙的开国之君阿方索就曾用西班牙语创作了大量哀歌以哀悼在抗击摩尔人的战争中殉难的爱子。与此同时，民间也流传着不少谣曲，由行吟歌手配乐说唱，内容和题材与同时期的西班牙谣曲相似。这些作品连同阿方索以及后来的吉尔·维森特等人的一些西班牙语作品一道，被16世纪初的西班牙诗人编入了《谣曲总集》。

也许正因为初创之时的葡萄牙并不十分关心葡萄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的“分离”，所以真正的葡萄牙语作品一直要到13世纪末方才出现。其中像最早的《阿儒达诗集》和14世纪的《梵蒂冈歌集》、《科洛克西－布兰库蒂歌集》等，虽然辑录了迪尼斯一世在位前后的葡萄牙语诗歌，但也还有大量西班牙语诗歌穿插其中。14世纪末叶是葡萄牙语和葡萄牙语文学真正得到确立的时期。在王室的主持下，葡萄牙人开始大量翻译西班牙语作品，并着手编撰了葡萄牙《王家谱系》，突出了葡萄牙人在“光复战争”中的作用。

15世纪，葡萄牙已经发展成一个强盛的独立王国。她依仗先进的航海技术垄断了东西方贸易。在当时，国王是全国头号商贾，掌控着在海外的黄金贸易、奴隶买卖和香料生意，富甲天下。由于大量的财富积累，15世纪的葡萄牙宫廷成了欧洲最豪华奢侈的地方。葡萄牙贵族紧步国王后尘，到处扩张、掠夺，钱多得花不完，殖民地的领土超过了葡萄牙本土100倍。这时，以宫廷为中心，兴起了崇尚文艺之风。适逢欧洲文艺复兴运动蒸蒸日上，诗人、艺术家们对古希腊罗马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恨不能使它从千年古墓中死而复生。吉尔·维森特便是这一时期产

生的一位影响深远的葡萄牙诗人。他早年在民间作诗，1502 年起为宫廷工作，成为著名的宫廷诗人。他模仿西班牙和古希腊罗马诗人，创作了《牧人的独白》等大量对葡萄牙语文学有着奠基意义的作品。在他的作品中，不仅大自然的欣赏者在歌唱，连大自然本身也充满了艺术活力。人是自然的一部分，自然具有人的灵性、人的情感。这是一种朴素的天人合一思想。此外，维森特的作品题材和体裁同样广泛，文风不拘一格。他从民歌民谣中汲取养分并采集了许多歌谣、传说和寓言故事，让民间缪斯登上舞台，为诗人引吭高歌。这使他的作品在开创葡萄牙宫廷文学的同时，成了葡萄牙民间文学的宝库。作为葡萄牙文学史上第一位大诗人，维森特影响了好几代葡萄牙诗人。他去世后产生的“维森特派”，便是受他的影响、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重要文学团体。

与维森特同时期的重要诗人还有萨·德·米兰达，诗人和田园小说作家贝纳尔丁·里贝罗以及悲剧作家安东尼奥·费雷拉等。其中，米兰达的贡献尤其重要。他于 1521 年至 1526 年对意大利进行了一次漫长的访问，结果把意大利的十音节诗，即“温柔诗体”带到了葡萄牙，并以它为契机组织了一个“意大利派”诗群。从某种意义上说，米兰达和维森特一道构成了葡萄牙“黄金世纪”的开端。

继维森特和米兰达之后，葡萄牙诗歌进入了文艺复兴运动（也即“黄金世纪”）的鼎盛时期，出现了一批划时代的文学巨匠。路易斯·巴斯·德·卡蒙斯便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位。他早期受西班牙和意大利诗人的影响，创作了大量抒情诗。在这些抒情诗中，卡蒙斯像一个精雕细镂的金饰匠，把他的诗雕琢得天衣无缝。在他的笔下，金黄的头发是灿烂的阳光，碧绿的田野像少女的眼睛，明眸晶莹如秋水，笑脸张张似鲜花。一切都安排在互相交叉、但又脉络清晰的映衬对比之中。这些作品的严谨的结构

和优美的文风标志着他的诗歌正在向浮华纤丽的巴罗克风格过渡。卡蒙斯的爱情诗具有彼特拉克和贝纳尔丁的韵味，但是他又明显超越了他的先人。他发现爱情不应该仅仅是精神上的，它还应当包括“血肉之躯和七情六欲”，因而解决了彼特拉克式诗人所崇尚的崇高感情与肉体渴望之间的矛盾。使卡蒙斯成为葡萄牙的骄傲的，是他的长篇巨制《卢济塔尼亚人之歌》(1572)。此作由十章组成，凡九千余行，描写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达·伽马远航印度的事迹，歌颂了葡萄牙人的聪明才智和不屈不挠的大无畏精神。这是一部真正意义上的史诗，曾得到洛佩·德·维加和塞万提斯等同时代文人的高度赞扬。史诗效法古希腊罗马作品，追求神人合一的境界。比如，维纳斯为葡萄牙人的精神所感动，下凡帮助他们克服重重困难，开辟航道，完成前人没有完成的艰巨任务。在返回途中，维纳斯为葡萄牙人提供了一个风景似画的岛屿，岛上的仙女向他们讲述了宇宙的奥秘和葡萄牙的未来，最后情意缠绵地将他们护送回国。

卡蒙斯之后，葡萄牙诗坛出现了不少史诗作家，其中比较著名的有安德拉德（《迪乌首次历险记》）、科尔特·雷阿尔（《塞普尔维达航海记》）、罗德里格斯·洛博（《统帅》）等，却没有一个超过卡蒙斯。

罗德里格斯·洛博虽然深受贡戈拉主义的影响，却不失为卡蒙斯的最优秀的继承者。他的史诗气势恢弘；他的抒情诗却注重心理描写，体现了巴罗克风格的敏感与精细。此外，他创作的西班牙式八音节诗被认为是葡萄牙“世俗文学”的早期表征。

17世纪其实是葡萄牙诗歌的极盛时期，但是由于贡戈拉的存在，加之受葡萄牙农民起义和西葡两国的宗教改革运动的影响，尤其是因为西班牙的占领（1581－1668），葡萄牙诗人的光辉被淹没殆尽，大量优秀作品不幸散佚。从仅存的资料看，当时

比较优秀的葡语作家有梅洛（《学当贵族》，喜剧，1667），卡斯特罗（《宗教裁判所里的耗子》，讽刺诗，1887），以及教士诗人维埃拉和剧作家西尔瓦等。

18世纪是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和经济上确立自己的统治地位的时代。以文艺复兴为起点的哲学与技术革命取得了巨大的实际效果。法国启蒙运动和“百科全书派”的思想使葡萄牙人民从宗教的禁锢中再次解放出来。葡萄牙王室采取了远交近攻战略，即与英国结盟，共同反对西班牙。这时诗坛出现了一批重要人物，其中领袖式人物为讽刺诗《洒圣水器》(1756)的作者迪尼斯·德·克鲁斯·伊·西尔瓦。他亲手创立“阿卡迪亚诗社”，为的是把葡萄牙诗歌从矫揉造作的贡戈拉主义中解放出来，以期重新回到古希腊罗马的风范。在他的影响下，一些年轻诗人如加尔桑和基塔、剧作家如菲格雷多等，纷纷把目光投向了新古典主义的法国。此后，阿尔梅达和博卡热在老“阿卡迪亚诗社”的基础上成立了“新阿卡迪亚诗社”。前者兴趣广泛，创作题材从巴西民歌到酒吧歌谣、宫廷生活到街谈巷议、政治趣闻到历史逸事，无所不包。后者则是位辛辣的“批评家”，上至达官贵人下到黎民百姓，都在他讥讽、批评的范围之内。他的作品节奏明快，遣词简单，颇具不事雕琢的民谣遗风。

“阿卡迪亚诗社”的影响一直持续到19世纪初叶。

然而，19世纪主要是浪漫主义和现实主义的世纪。19世纪初，葡萄牙社会动荡不安。反封建、反英法占领的民族革命，巴西的独立，复兴党在九月党等民主力量的支持下发动的政变，等等，使葡萄牙从政治到社会到人们的观念都发生了裂变。许多作家因为参与政治而被迫流亡国外，同时又因为流亡而有机会直接接受西欧浪漫主义的洗礼。阿尔梅达·加雷特流亡期间完成的《卡蒙斯》（1825）被认为是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的开山之作。此

后，他又创作了《吉尔·维森特》和长篇小说《圣安娜之弓》等影响深远的浪漫主义作品。另一位重要的浪漫主义作家是埃尔库拉诺。他不仅是葡萄牙浪漫主义文学理论的奠基人，而且身体力行，创作了诗集《信徒的竖琴》（1838）、小说《小丑》（1843）和《埃乌里科》（1844）等。在他们之后，浪漫主义风靡一时。卡斯蒂略、雷贝洛·达·西尔瓦、加马、沙加斯、门德斯·莱亚尔、马沙多、布兰科、儒利奥·迪尼斯（戈麦斯·科埃略）、德乌斯·拉莫斯、苏亚雷斯·德·帕索斯等都是浪漫主义时期的重要作家。

19世纪中叶，现实主义文学在葡萄牙崛起。著名现实主义作家埃萨·德·盖罗斯向世人描绘过这样一幅图景：从码头到车站，到处是雨果、拜伦、黑格尔、勒南、福楼拜等人的书籍，与此同时，大学的围墙上涂满了学生对“顽固不化”的老教授们的反击；学生们把肯塔尔奉为上帝。肯塔尔公开支持巴黎公社，积极参加工人运动。他的《现代颂》（1864）被认为是葡萄牙现实主义的宣言。肯塔尔在这份“宣言”中鼓吹社会革命和文学革命，呼唤作家放弃浪漫主义的无病呻吟和浮华轻佻，批评浪漫主义作家在全欧洲的社会大革命面前做一些毫无意义的文字游戏。他的观点对当时葡萄牙文学和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肯塔尔的诗歌也是现实主义人生观的最好写照。读着他那富于哲理的诗篇，人们看到的首先是他的战斗经历。当然那不是血与火的搏斗，而是思想文化战线上新与旧、革命与反动的较量。肯塔尔的作品继承卡蒙斯、米兰达的诗风并借鉴其他欧洲现实主义诗歌，思想性、艺术性并重，是葡萄牙文学史上的一块高耸的里程碑。

在肯塔尔的带领下，以科英布拉大学为中心，掀起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现实主义运动。这场运动后来又被批评界称之为“70年代派”（也称“科英布拉派”）。

埃萨也曾是“70年代派”的一员，却后来居上，成了卡蒙

斯之后葡萄牙文坛最伟大的作家之一。正是由于他的努力，现实主义文学才得以在葡萄牙发展兴盛并充满活力。埃萨一生创作了数十部作品，其中长篇小说《阿马鲁神甫的罪恶》（1876）、《巴济里奥表兄》（1878）和《马亚一家》（1888）被认为是他的代表作。

与埃萨同时代或稍晚的其他现实主义作家有卡米洛、奥利韦拉·马尔丁斯、拉马略·奥尔蒂冈、费尔南德斯·布拉加、吉列尔梅·德·阿泽维多、特林达德·科埃略、菲亚洛·德·阿尔梅达等。此外还有“新派”诗人格拉·戎克罗、韦尔德、戈麦斯·莱亚尔等，帕尔纳斯派诗人克雷斯波、艾雷斯、福加和费诺等。

20世纪伊始，葡萄牙文坛就出现了像费尔南多·佩索阿那样的世界级诗人。著名结构主义批评家雅各布森曾这样评价佩索阿说：“他应当与20世纪的大艺术家斯特拉文斯基、毕加索、乔伊斯……相提并论。”佩索阿生活的时代，正是葡萄牙张开双臂接受新鲜事物的时代。各种主义、各种思潮，像海浪一样涌向葡萄牙这个历尽辉煌和磨难的南欧国家。然而，佩索阿从一开始就没有一味地标新立异、充当“追新族”，他博采众长，古到希腊罗马、但丁和卡蒙斯，近到波德莱尔和鲁文·达里奥，不分流派，不问国籍，有长即取，为己所用。因此，他的作品表现出了罕见的博大与精深，丰富与多彩。他常常把读者带进一种没有也不需要任何价值框线的精神境界，让你超乎一切是非、一切定状。许多年轻诗人聚集到佩索阿的身边，其中最具盛名的是“俄耳甫斯诗群”[①]（包括德萨－卡尔内罗、阿尔马达·内格雷罗斯等著名诗人）。葡萄牙文坛出现了“第二个黄金世纪”。

继佩索阿和“俄耳甫斯诗群”之后，葡萄牙诗坛又涌现出一

① 以文学杂志《俄耳甫斯》的名字命名。

大批富于创新精神的现代派诗人，他们以《现场》杂志为中心，对诗歌进行了广泛深入的探索与实验。若泽·雷吉奥、卡扎伊斯·蒙特罗、米格尔·托尔加和安东尼奥·德·纳瓦罗等，都与《现场》杂志密不可分，与此同时，不少诗人如博托，把目光投向了充满创作活力的海外和前殖民地国家。

世纪初葡萄牙小说的代表人物有布兰当、阿基利诺·里贝罗、罗德里格斯·米格斯、费雷拉·德·卡斯特罗、萨－卡尔内罗、加斯帕、雷吉奥、丰塞卡、佩雷斯·戈麦斯、雷多尔、纳莫拉、马尔梅洛·伊·西尔瓦和女作家伊内斯·丽斯瓦布等。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及以后的30年间，受战争和政治形势的影响，葡萄牙文学相对衰微，但仍有不少作家顽强地坚持写作。主要诗人有波尔图加尔、西纳蒂、托马斯·金、热德昂、加马、女诗人索菲娅·安德雷森，等等。主要小说家有科斯塔、卡尔多佐·皮雷斯、阿贝莱拉、女作家贝萨·路易斯，等等。主要剧作家除出道较早的布兰当、内格雷罗斯、雷吉奥等之外，尚有库尔托、科尔特斯、科尔斯·费雷拉、雷贝洛、贝尔塔多、科雷亚等。

1974年，独裁者沙拉沙的寿终正寝使葡萄牙的历史翻开了崭新的一页。从此以后，葡萄牙和西班牙一样在民主的道路上一日千里地向前迈进。在短短的二十几年里，葡萄牙已经从一个封闭落后的农业国发展成为欧洲大家庭的一员。其间翻天覆地的变迁为文学提供了不可多得的素材。以萨拉马戈为代表的现代葡萄牙作家在全世界最孚盛名的文学圣殿登堂入室，蟾宫折桂。葡萄牙文学迅速崛起并再次令全世界瞩目。

* 作者系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文学博士。

浪漫·现实·古典·现代(代译序)

——克拉林在长篇小说《庭长夫人》中的整合情结

陈众议

多年夫妻成兄妹。朝朝暮暮,长相厮守,冷却了热情,增添了亲情;休戚是同,耳鬓厮磨,少了些好奇,多了些相似,能不成兄妹?朱颜绿鬓,新婚燕尔,容或不信;老夫老妻,则当如是观、如是感。

但文学给出的,绝对不同。

文学需要非常。即或不怕清汤寡水,了无滋味,也难以阻止它的理想主义基因去违背庸常,粉碎多数人用平凡和习惯构筑的现实基准。就说你耳熟能详的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吧,那可是两位渴望变成镜子的现实主义作家,但生出的无不是非常,是个案,是悲剧:不幸家庭的特殊不幸。

你不会不认得包法利夫人和安娜·卡列尼娜,一个带着浪漫主义的梦想在"巴黎式的爱情"面前碰得头破血流、碎骨粉身;另一个则在世代相因、约定俗成的"幸福"生活中发现了浪漫,最后付出了同样高昂的代价。

你当然认得。但你未必知道她们的妹妹——西班牙作家克拉林的这一个夫人、这一个安娜。①

克拉林是西班牙作家莱奥波尔多·阿拉斯(1852—1901)的笔名,意为号角。他生长在西班牙"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尴尬世纪"。

---

① 文化传播和文学交流是不平衡、也不平等的。《庭长夫人》在中国的默默无闻便是例证,《红楼梦》在西方一般读者中的默默无闻亦然。

随着英、法、德、俄、美等国的迅速崛起和拉丁美洲国家的纷纷独立，历经辉煌而不可一世的西班牙帝国终于失去重心，陷入危机。于是，饶做谈资的“黄金世纪”被解构得七零八落，“三流作家”(说明了是塞万提斯)却愣被海涅们敬奉为“现代文学之父”。目空天下、自以为抱法处势的西班牙文人能不神经错乱？好在总有自知之明者在，也好在总有如梦方醒的一天。于是，生性好奇者和不甘寂寞者把目光投向了域外，并使外慕思徙之风渐成气候。

毋庸讳言，19 世纪的西班牙作家最“崇洋媚外”、也最“厚今薄古”。他们大都对外国文学(当然主要是以法国文人为代表的西方文学)如数家珍，却未必有足够的国学底蕴；他们大都关注身边发生的一切，却未必留恋着光荣的过去。因此，从夏布多里昂到左拉，几乎所有 19 世纪的西方名家名作都在西班牙作家的案头枕边。因此，要说克拉林不知道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几乎没有可能。

然而，在小说中广征博引、混纺出的新的克拉林恰恰没有提到福楼拜和托尔斯泰，尽管他的这一个夫人、这一个安娜明摆着是青出于蓝，大有集成之态。

不消说，克拉林是学者出身(作为法学博士和教授在奥维埃多——小说中的贝图斯塔大学执教多年)，并非那种多少有点儿偏执的突破型作家，不是的。他体现的是一种明显的整合倾向。这在他那代西班牙作家中十分罕见。

风气使然，到了 19 世纪后半叶没有人再肯为浪漫主义这朵明日黄花说一句话。一方面，19 世纪是科学突飞猛进的世纪。“让牛顿说众神的语言”不但成为了事实，而且矫枉过正，在人文学科中也大有让牛顿代替众神说话的势头。甚至于文学，一般(至少是本来)和科学并不相干，但在作家“感会风云，奋其智力”之下起了变化。① 浪漫主义的“主观臆造”和“无病呻吟”被追求客观、崇尚

① 参见李健吾先生《科学对法兰西十九世纪现实主义小说艺术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三十年文选》，中国工人出版社，1994 年)一文关于 19 世纪文学科学化的论证。

科学的现实主义者打得落花流水、体无完肤。人们言必称巴尔扎克、左拉。对现实极为不满的西班牙现实主义作家更是口诛笔伐，“把浪漫主义那一套扫除干净”如风卷残云。克拉林一言以蔽之：“人人都在说夏布多里昂的坏话。”(《庭长夫人》第四章)但另一方面，毕竟文学不是科学，人心也难得客观(所谓客观常常是最不客观的)。只有矛盾和相对是绝对的。克拉林非常难得，他不但看到了这一层，而且努力矫枉，辨析抽髓，使浪漫主义的“冬扇夏炉”与现实主义的衔花佩实互为缺盈，相得益彰。

克拉林开篇有辞：

英雄的城市在午休。天上，热烘烘、懒洋洋的南风推动灰白色的云朵，撕扯着向北奔去。街头，尘土、破布、碎草和纸屑混杂在一起，宛如被无形的气流逼得四下乱飞的蝴蝶，打着旋儿，沿着一条条马路、一条条便道和一个个拐角，逃遁着。到处是刺耳的声音。这些垃圾的残渣有如一群顽童，聚成一堆，仿佛睡着了似的，停了片刻，又突然跳起，四散开去。有些顺着墙根爬上颤抖的街灯；有些跳到拐角处胡乱张贴的广告上。还有飞到四层楼上的羽毛和钻入橱窗附在窗框上经久不落的沙粒。

这是贝图斯塔，城市的形象。与此同时，农村却是一片胜景：

已是初秋时节。9月的最后几场雨下过，青草长势喜人，透着一股清新；草地获得了新生。宽广的山谷，起伏中遍布着栗树、橡树和苹果，它们生长在色调深暗的草地和玉米田中，十分显眼。万绿丛中，疏疏朗朗的麦穗开始变黄……返着金光银彩的绿色渐渐消失在山边，仿佛有一片无形的云彩遮住了山腰和峰巅……北面，在完美的穹隆下，大海隐约可见；海上的天空非常晴朗，一朵朵金色的云彩浮游着，宛如船舰在破浪前进。有一片最轻盈的花朵，似一钩残月在飘浮。

这种恬静、和谐的优美与前面的城市惨景适成对照。它当然不是什么戏仿，而是对风光不再但记忆犹新的浪漫主义的真诚怀念。类似表演(本身就是浪漫主义，而且是双倍的浪漫主义，比标新立异更需要勇气)不断出现，以至于当过庭长的金塔纳尔到了终于参透禅机似的唾弃城市(文明)、艳羡起与世隔绝的生活(自然)来了：

“他们住在这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是幸福的。”

或者：

“他们一定是相亲相爱的。至少她对他是忠诚的。”

不过，以为《庭长夫人》这是在大发浪漫主义之幽情无疑等于指鹿为马。前面说过，克拉林有整合情结。此外，事实上，克拉林的浪漫情绪不仅发之有常，而且目的明确：契合女主人公——庭长夫人安娜的心路历程并使之与丈夫金塔纳尔的生命轨迹噬齿嗑合，相反相成。

安娜的一生先是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悲剧相似，是从现实和对现实的反叛走向浪漫主义的美梦的，但结果却转向了包法利夫人的悲剧：循着幻想走到它的反面——现实。所以，悲剧的意义是双重的，即走出现实和回归现实同样惨烈，同样残酷。

小说营造现实的篇幅决不少于20章，且手段特别。前15章基本上是铺垫，客观时间只有3天。精神领袖德帕斯神甫和他的贝图斯塔城无处不在，颇有些“喧宾夺主”的味道。政治的肮脏，宗教的虚伪，社会的腐败，人心的叵测……许多地方会使你联想到巴尔扎克的描写、左拉的观点。但小安娜的沉鱼落雁、羞花闭月和反差似的不幸会一直吸引你、诱惑你。你会看到柔弱的她逃离现实的天真烂漫和现实给予的无情报复。你还会看到夏布多里昂们带

给不幸的她多少心灵的安慰与救赎。后来，当“少不更事”的她被迫与年长二十多岁的庭长先生结为夫妻的时候，她似乎已经认命，但奇怪的是夏布多里昂们并没有从她的内心深处消失。多少年过去了，安娜痴心依旧。于是，她变成了“乔治·桑”。这就是安娜的非常之处、悲剧的非常之处。

后15章依然是博陈繁喻，四面出击，但客观时间增到了3年。几条线索平行、交叉，在安娜周围编织着恢恢天网。最后，悲剧的高潮像熟透的石榴在一、二章的篇幅中戏剧性地爆裂。所有的线索止当所止，缩聚汇集。克拉林带着古典戏剧大师的风采(在这一、二章中多少有点“三一律”的味道)抖开包裹，女仆——精神领袖德帕斯神甫——在野党(自由党)领袖梅西亚议员——庭长——安娜之间的“多角恋爱”水落石出。安娜走投无路，一心要皈依宗教，但却遭遇了德帕斯神甫的白眼和一个二尾子辅祭的玷污：

安娜撕扯开让她恶心的昏云迷雾，苏醒了过来。
她觉得自己的嘴唇刚才碰到了癞蛤蟆那黏湿冰凉的肚皮。

需要说明的是，克拉林在运用噱头和伏笔向高潮推进的时候，已经放弃古典戏剧大师的那种深藏不露——不到时候滴水不漏的“魔术师”般的手段，他取而代之的是非常现代的全景式观照。因此，现实、背景是一片汪洋，情节、人物是起伏、颠簸、飘摇的一叶轻舟，行当所行，决不刻意藏着抑着。这样，吸引读者的就不能只是最后的故事，而是整个故事和人物的奇谲、非常。

用非常激活麻木的神经。
用个案给出现实的本质。
用悲剧吹响变革的号角。
这就是文学的力量、文学的魅力。
这也是克拉林的力量、克拉林的魅力。

·译者介绍·

唐民权，教授。男，汉族，祖籍江苏武进，1942年生于重庆。1966年毕业于北京外国语学院西班牙语系。现在西安外国语学院任教，为该院学术带头人。陕西省外国文学学会常务理事、翻译工作者协会常务理事、作家协会会员；中国西班牙、葡萄牙、拉丁美洲文学研究会会员。出版物30余种，共计200多万字。主要译著：《少夫老妻》(1985年，花城出版社)、《庭长夫人》(1986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2年，陕西省优秀译著)、《渔女情》(1994年，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年，陕西省优秀译著二等奖)、《堂吉诃德》(1999年，陕西人民出版社)。重要论文：西班牙史诗《熙德之歌》、《塞万提斯及其堂吉诃德》、《98文学年代及其主将乌纳穆诺》、《加·马尔克斯的创作生活》、《拉丁美洲小说的诞生》和《廿世纪西班牙文学概论》。

伊比利亚文学丛书编委会

顾　　问

季羡林　于友先　刘习良　徐怀中

主　　编

程步涛

执行主编

李宇宏

编　　委

（以姓氏笔划为序）

丁文林　许　铎　刘承军　李宇宏

李　杨　李红琴　余中先　张维民

欧　宏　胡真才　姚京明　寇小伟

（本丛书由西班牙文化部图书总署资助出版）

目　　录

总　　序 …… 陈众议(1)

浪漫·现实·古典·现代(代译序)

——克拉林在长篇小说《庭长夫人》中的整合情结 …… 陈众议(1)

第一章 …… (1)
第二章 …… (36)
第三章 …… (57)
第四章 …… (79)
第五章 …… (103)
第六章 …… (140)
第七章 …… (161)
第八章 …… (186)
第九章 …… (220)
第十章 …… (247)
第十一章 …… (268)
第十二章 …… (302)
第十三章 …… (350)
第十四章 …… (391)
第十五章 …… (411)
第十六章 …… (442)
第十七章 …… (485)
第十八章 …… (509)

第十九章 …… (533)
第二十章 …… (563)
第二十一章 …… (603)
第二十二章 …… (642)
第二十三章 …… (679)
第二十四章 …… (699)
第二十五章 …… (720)
第二十六章 …… (743)
第二十七章 …… (775)
第二十八章 …… (812)
第二十九章 …… (844)
第三十章 …… (887)

第十六章

〔万圣节，安娜独自在家，感到无限伤感和郁闷。突然，梅西亚骑马来到广场上，并在奥索雷斯老宅的阳台下同楼上的安娜攀谈起来，从而使她转忧为喜。安娜之夫金塔纳尔回到家中，梅西亚即和他一起劝说安娜当晚去看《浪荡公子唐璜》。这出安娜从未看过的浪漫主义戏剧深深打动了她的心。〕

一到10月，贝图斯塔的好天气便寿终正寝。11月中旬还会有一周阳光灿烂的日子，但太阳似乎已经变了模样，它行色匆匆，正忙着准备冬季旅行，出来露个面不过是向人们辞行。可以说，所谓“圣马丁小阳春”① 不过是对好天气的一种讽刺。贝图斯塔人不相信那些对光与热的赞美之词，从10月到来年4月底的这段漫长的糟糕时期里，他们穿得暖暖和和，以其独有的方式打发着雨水中的日子。他们是两栖动物，命中注定要在水中生活一段时期。尽管年年如此，每到雨季总有些人喜欢这样抱怨：“喂，您瞧，这叫什么天气呀!”另一些人比较开通，善于自我安慰，觉得若没有这么多的雨水，大地怎能那么肥沃那么美丽呢。“或天或地，总不能两全其美。”

安娜·奥索雷斯不是一个乐天知命的人。每年万圣节的下午，一听到悲伤的钟声，她就感到忧郁，这忧郁因外面的情景，特别

---

① 指圣马丁日（11月11日）前后那一周左右阳光灿烂的日子。

是那典型的冬天景象有增无已；又一个潮湿、单调、无穷无尽的冬天伴随着哀鸣的钟声来临了。

那年，忧郁的感觉又在通常的时刻出现了。安娜独自呆在饭堂里，桌上摆着煮咖啡的锡壶、杯子和堂维克托用过的喝咖啡和茴芹酒的高脚杯，他已在俱乐部下棋呢。放杯子的小碟里，躺着半支熄灭的雪茄，烟灰和淌在外面的冷咖啡混成了一种令人恶心的糊状物。庭长夫人痛苦地看着这一切，仿佛那是一个世界的废墟。她望着那些毫无意义的东西心都碎了。她觉得那就是世界的象征；灰烬、寒冷、吸烟人丢下的半根雪茄，世界不正是这样吗？此外，她还想到了那个没能耐吸完一整支雪茄和完整地爱一个女人的丈夫。她也像那支烟，是一件这个人不用而别人又不能用的东西。

所有这些下意识的胡思乱想，她想得都十分认真。钟开始无休止地响起来，仿佛决心要响一下午，甚至一整夜。安娜感到恐惧。那钟声仿佛是朝她敲来似的，她觉得大钟不受法律制裁、不负责任、不假思索的恶行都降到了她的头上；它执拗地响着，无缘无故地响着，惟一的目的就是惹人心烦。钟声不是像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在当天的《圣旗报》上发表的诗中说的那样，是“死人的哭泣”；女仆刚刚把那份报纸放在女主人的膝头上。钟声不是死人的哭泣，它们讲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的悲伤，万物的冬眠。当，当，当！没完没了！什么时候才会停止！钟声在数什么呢？也许在数这个冬天将要落下的雨滴吧？

庭长夫人想分散一下注意力，忘掉那无情的噪音，她瞧了瞧《圣旗报》，报上框着黑边。她莫名其妙地开始看一篇社论。文章谈的是人生的短促和编辑部纯洁的天主教情感。“这个世界的快乐是什么？什么是荣誉、财富和爱情？”在作者看来，这都不存在，正如莎士比亚说的，全是空话，空话，空话。只有德行才是

实在的东西。在这个世界上，不必去寻找幸福，世间决不是灵魂的归宿。因此，死才是最适宜的；结果，开始还为死者的孤寂长吁短叹的编辑，最后竟羡慕起他们的佳运来了。他们已经看见阴间什么样，已经解决了哈姆莱特的大难题：*生存还是毁灭*①。阴曹地府什么样？神秘莫测。不管怎样，作者仍祝愿亡灵安息、永垂不朽。文章署名：特里封·卡尔门内斯。这些语无伦次的陈词滥调、毫无诚意的废话都增加了庭长夫人的悲伤。这比钟声更糟糕，更机械，更凄惨，愚蠢的凄惨。看到伟大的思想——也许是正确的——和原本高尚的词句在那里被重复、践踏、甚至被愚弄，奇迹般地变成了轻薄的东西，染上了庸俗和傻瓜们的污秽，真叫人伤心！……“那也是世界的象征。伟大的事物、纯洁美好的思想与庸俗、虚伪和丑恶混杂在一起，而且无法将其分开！”然后，卡尔门内斯来到墓地，唱起了长达三大段的混杂着口哨的三行体诗的挽歌。安娜看着那参差不齐的诗行，觉得那仿佛是用中文写成的；她不知道她为什么读不进去。她什么也看不懂。虽然惯性迫使她的眼睛看下去，但她却心不在焉。前五行诗她一连读了三遍，仍不解其义……蓦地，她记起了她也写过诗，而且认为那些诗也可能非常糟糕。“她会不会是个女特里封呢？非常可能。要是她不得不罪有应得地蔑视自己，那会多扫兴啊！她当年以极大的热情写的那许许多多虔诚的宗教诗，现在却觉得呆板、平淡，完全是亦步亦趋地模仿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和圣胡安·德·拉·克鲁斯的东西。糟糕的并不是那些诗写得低劣、无聊、庸俗、空洞……那激发写这些诗的感情呢？那抒情式的虔诚呢？其中还有没有一点价值呢？不多，特别是现在，当她想重新体会一下虔诚的反作用时……尽管她已不再写诗和文章，她是否在本质上只

---

① 原文为英语。

是一个见不得人的女文人呢？是的，是的，她虚伪的灵魂还在，这是世俗观念所不齿的女诗人的劣根。同另外几次一样，安娜在自责中走得很远。但物极必反，过头的自责又使她退了回来，竟反过来把她的毛病和过失一股脑儿地推给了贝图斯塔、她的两个姑姑以及堂维克托和弗里希利斯。最后，她心中只剩下一种温柔和深沉的怜悯，使她常常宽容自己的缺点和过失。

她向阳台外探望。整个恩西马达区的居民正穿过广场向墓地走去。墓地在西边堤岸后的一个小山上。贝图斯塔人穿着施礼服。广场上大多数行人是女佣人、保姆、士兵和成群结队的男孩，他们高声大嗓地说着话，愉快地比画着，肯定没有想着死者。还有儿童和妇女，他们手里拿着便宜花圈、细长蜡烛和其他祭奠物品。时而也有穿制服的仆役和脚夫穿过广场，他们扛着巨大的蜡菊花圈、像柱子一样的大蜡烛和手提式灵台。这是富人家的正式祭品，他们本人没情绪或没时间去看望死者，便采用派人替代的办法。“体面的人”是不去墓地的；那些打扮得漂漂亮亮的小姐则是不敢去，她们只在堤岸散步，像往常一样在那儿炫耀她们的衣着和脸蛋。她们也忘了那些死人。但还有些遮掩，衣服穿深色的，谈话声音比平时低，表情也显得慎重。她们在堤岸上散步的情形，就像在死者家中吊丧，而死者的近亲又无一个在场一样，在她们身上充满了一种颇有分寸又含而不露的快乐。如果说她们还想着那个庄严的日子的话，那就是庆幸自己确实不在死者之列。贝图斯塔最开通的人忽然觉得大家都微不足道，竟认为除了他自己，许多眼下正安闲地散步的同乡明年都有可能去同那些死人做伴。

那天下午，安娜比往常更讨厌贝图斯塔人，那些人不知道自己在干什么，既无信念又无热情，只是一味地沿袭传统习俗，机械地、一成不变地重复着老一套，就像疯子周期性地重复其疯话

和动作一样。那个没有悲壮感的悲伤气氛和死者捉摸不定的命运无关，只意味着活人那确实的烦恼。这些习俗，这种气氛都使庭长夫人不胜其烦，她甚至觉得空气里都充满了烦恼，充满了一种无可救药的、永远摆脱不掉的烦恼。她如果把她的感觉告诉任何一个贝图斯塔人，人家都会说她是个罗曼蒂克。这类痛苦就更不能告诉她丈夫了，因为他听了马上就会“风浪大作”，什么生活规律呀、计划呀、改变生活呀，讲起来没完，就是没一句同情她的神经质的话。

金塔纳尔和维西塔雄共同制定的那个有名的消遣计划实行没几天就被束之高阁，几乎没有一条得到履行。起初，安娜还让人带出去散步（而且每次都去）、看戏、参加维加亚纳家的聚谈会、去野外郊游。可没过多久，她就声明不想去了，固执得使堂维克托和银行职员太太一筹莫展。

维西塔耸耸肩，她对此实在无法理解。安娜真是个怪女人！她断定她非常喜欢阿尔瓦罗，而阿尔瓦罗也在非常巧妙地施展他的追求术。他看得出来，她和帕基托都在为他帮忙，那个憨厚的堂维克托也在不自觉地为他效力……可毫无结果。梅西亚忧心忡忡，悲伤烦躁，给人以毫无进展的印象，尽管他不想表现出来。是讲经师从中做了手脚吗？维西塔自告奋勇去讲经师的忏悔室侦察。她打听明白哪几个下午讲经师听忏悔，到时候就去那儿转一圈，偷偷向铁栅栏里观望，看看她是否也在那里。

后来她探听到有人曾见她早上 7 点在那儿忏悔过。“啊！那儿有鬼！”银行职员太太没有梅西亚脑子里闪过的那些胡思乱想，上帝饶恕，她没想到安娜会像臭名昭著的奥夫杜利亚或小时候吃土、长大了又看不起好人家子弟的又愚蠢又古怪的帕埃斯小姐那样爱上了一个神甫。安娜也是个罗曼蒂克（凡是不像她的女人，维西塔都称为罗曼蒂克），但是另一种罗曼蒂克。用不着担心，

特别是眼下，她不会有亵渎神明的热恋。不过她担心的是教区法官，怕他为了和那个男人作对——银行职员太太没想出纯道德方面的理由——会利用他超群出众的天才把庭长夫人变成信徒，使她成为居家修女。太可怕了！一定不能让他得逞。她维西塔一心想看到她的女友重蹈她的覆辙，至少要看看她面对诱惑如何忍受折磨。她从未想到那种场面会使她心里暗自感到如情欲般强烈的快感。既然现在已经发现，她就想尝尝这新的美味所具有的特殊的带刺激性的味道。当她暗中观察梅西亚在金塔纳尔的禁猎区打猎或至少布网的时候，维西塔雄就觉得喉紧口干，眸子闪光，两颊发烧。“不管他嘴上怎么说，心里是迷上了”，她心中不无痛苦地想，但在这痛苦的后面她却感到有一种快感；她感到自尊心乃至心灵深处的、她更留意保护的某种东西受到了刺激，但她需要这样的刺激，就像一个有恶习的人需要恶习一样，尽管在他享受的同时健康也受到了损害。这是维西塔在那种十分陈旧、十分庸俗和刺激单调的生活中所能恣意享受的惟一乐趣。甜食她虽然没吃腻，但已觉不出有多少甜味了；她新的欲望是更为强烈的东西。她想看见完美无缺的庭长夫人落入堂阿尔瓦罗的怀抱，也打算看看堂阿尔瓦罗现在那低三下四的样子，尽管她是想叫那个女人堕落。她想了许多办法，让他们不必自己去找机会，至少安娜不必去找机会，就可以见面、谈话。帕科虽然没有维西塔这些坏心眼，但也在这方面帮了她不少的忙。尽管第一次适当的机会是堂阿尔瓦罗设法让金塔纳尔自己在奥索雷斯老宅提供的，而且他还冒昧地去那儿做了几次客，但他明白，那个地方在那个时候还不是他进行引诱的场所。他不知不觉地把这引诱场所移到了堤岸，在那儿他运用了眉来眼去和其他效果甚微的手段。在维加亚纳家里和去比维罗庄园远足时他比较大胆，尽管不是十分大胆；但运气也不很好。安娜竭力显出不怕堂阿尔瓦罗的样子，她总等

着他，向他拙劣的伎俩挑战，她毫不夸耀地向他暗示，他不是对手。

在整个 10 月份他们常去比维罗庄园远足。安娜看见，埃德尔米拉和声称是这个面颊红润、身体结实的女孩的老师的奥夫杜利亚在百年老橡树林中，被帕科·维加亚纳、华金·奥尔加斯和另外一些“密友”追得像疯子似的跑着；看见她们勇敢地跳进填满干草的枯井；在这些和另一些充满快乐、神秘的喊叫、惊恐、意外、摩擦和接触、富有淫邪意味的田园诗般的场面中，安娜只觉得那是一种粗鲁的引诱，若是走近它或触及它，它是很吸引人的，但从远处冷眼旁观却令人作呕。堂阿尔瓦罗发现，沿着这条路走下去，在庭长夫人身上，眼下是不会取得进展的。在贝图斯塔再没有比罗曼蒂克更为可笑的了，人们把一切不俗气、不庸俗、不平凡的东西统统称之为罗曼蒂克。维西塔是反罗曼蒂克的祖奶奶。一连看半分钟月亮是纯粹的罗曼蒂克；静观落日……在清风中惬意地呼吸田野的新鲜空气……谈论什么星星……不通过话语，只从目光中去发现爱情的表示……可怜穷苦孩子……统统是罗曼蒂克。吃得很少……嘿！那就是到了罗曼蒂克的顶峰。

“帕埃斯小姐不吃鹰嘴豆，”维西塔说，“因为吃了就不罗曼蒂克了。”

在银行职员太太看来，安娜讨厌比维罗庄园那些疯子的游戏是高雅的罗曼蒂克。她对堂阿尔瓦罗谈了这种看法：

“你看，小伙子，这就叫装傻、装斯文、装高等女人、装精神贵族……如果说我有戒心，不让那些毛孩子接近我，是怕他们以后去俱乐部乱说一通，这不足为奇，因为……总之，我有我的原因。但是，她没有理由疑神疑鬼呀，因为不论帕科还是华金都不敢碰她一根毫毛……这纯粹是罗曼蒂克，不过，这种假象骗不了我。”

梅西亚相信这话，但庭长夫人的这种罗曼蒂克使他焦虑。他深信不疑："爱只有一种，那就是肉体的爱，感官的爱；这种爱他也迟早会得手的，但他怕的是来得晚。庭长夫人缺乏理智，他一步棋也不能走错，一着错就会满盘输。"

"此外，"堂阿尔瓦罗想，"条件成熟，我就敢发动一次公开的'人身'进攻（他征服女人的专门术语）；进攻地点不一定在野外，尽管那里似乎最合适。我发现这个女人在大自然面前，在星空下，在远山中，一句话，在野外她总是严肃得像条褥垫，一言不发，在那儿自我赞美。那时，她简直是个绝世美人，可就是不能碰。"在比维罗庄园的树林中，当堂阿尔瓦罗独自和安娜在一起的时候，他不止一次地感到尴尬，认为那位夫人——他断定她喜欢呆在侯爵的客厅里——是在那儿蔑视他。他见她上下打量他之后，便抬头看看老橡树的树梢，就暗想："这个女人是在衡量我，她拿我与老橡树相比，觉得我很渺小；没错！"

尽管堂阿尔瓦罗出于虚荣有时也从某些对他有利的征兆看出点什么，但他并不知道庭长夫人几乎每夜都要梦见他。这些梦缠得金塔纳尔夫人恼怒不已。她白天坚决、勇敢地斗争，晚上以失眠进行抵抗，确信自己有力量战胜罪恶的欲望，顶住诱惑，但是，如果她独自一人时因天性脆弱，离开精神的支持就无条件投降，变成敌人手中的面团，那这一切又有什么用呢？当安娜带着邪恶的欲望得到满足后的苦味从噩梦中醒来的时候，她就起而反对她并不熟悉的那些法则，心灰意冷地想着她徒劳的努力和内心的矛盾，觉得人类是偶然合成的东西，它不过是像魔鬼一样喜欢捉弄人的一种不露面的神明的玩物。很快，那个她努力保持和巩固的信念——她担心失去它，自己会陷入昏暗和孤独中——又回到她的身上，再次把那个高傲的理性主义之塔夷为平地，把她受过教育——远非有益身心的宗教教育——的灵魂深处多次萌发的

淫邪幼芽化为泥水。安娜向上帝的安排低了头，然而，并没有消除对自己的不满，也没有恢复继续斗争的勇气……讲经师堂费尔明试图唤醒安娜的虔诚，他小心翼翼，生怕一步走错，前功尽弃，但庭长夫人夜间的气馁妨碍了这种虔诚的进展。

安娜不论在领圣餐前一日的上午重新向堂费尔明忏悔时，还是8天后又回到祈祷室的时候，或者在向其精神之父吐露心中的疑问、恐惧、顾虑和痛苦的其他清晨忏悔中，她都没有讲出她在决定修正全面忏悔时准备讲的那件事，她没谈很久以前把她推向私通——那件事就这样称呼——的那个巨大诱惑。她想方设法对此守口如瓶，自己欺骗自己，而讲经师只知道安娜实际上已和丈夫分室而居。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不是夫妻吵嘴，也不是谁做了什么丢人的事，而是一方面丈夫不主动，另一方面妻子缺少温情。是的，这事她忏悔了，她没能像妻子应该爱自己选择的或别人为她选择的伴侣那样爱她的堂维克托。她还吐露了一件事：她越来越清楚地感到天性在大声向她呼唤，要把她拖向一个莫名其妙的黑暗深渊。她不愿意跌进那个深渊。她感到忧虑，一种深深的古怪的忧虑；她心中有一种柔情，一种不知为谁而生的柔情；她感到焦虑，一种不可言喻的焦虑；她感到精神空虚，一种突如其来的如坐针毡般难以忍受的空虚。这一切使她发疯，无端地恐惧，于是她才来寻求宗教的保护，以对抗这种危险处境。这就是讲经师得以知道的有关那件事情的全部情况。她没有说出具体是谁，他也没敢开口问，而这本来应是他巧妙提问的必要组成部分。虽然好奇心搅得他心头奇痒难耐，但他也只好耐着性子做些推测聊以自慰。首要的、第一位的是不强迫她说出自己尚不愿主动说的那些事；首要的、第一位的是要表现出谨慎和理智，不为人类常有的弱点所左右。

“头几次见面，”讲经师心里说，“还不是对她进行深入研究

的时候，我应当给她个好印象，让她觉得我灵魂高尚，值得尊敬；我应当用精神力量把她征服，然后……她才会说……我也就会知道在比维罗庄园发生的事情，我想那决不会是什么好事。”

关于在圣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日郊游和后来几次郊游中发生的事情，德帕斯已设法从与其女友在教堂外的交谈中获悉。在教堂神圣的小房间里，他没有什么体面的办法向一个像安娜那样的女人问一些琐碎的事情。

对讲经师的谨慎与明智，庭长夫人深为感激。她高兴地看到，那个好心的男人通过众所周知的“精神清洁术”正在用心地为她准备一个贞洁的生活，而不是用显微镜中的问题——他谈到这类问题时就这样称呼——诘问她，查询她过去的事情与现在的惶惑。

“首要的是不要对庭长夫人桀骜不驯的精神施加压力；必须使她爬上悔罪的坡路又感觉不到在上坡，而如履平地，为此，就需要走个‘之’字形，多拐几个弯，路走得不少却爬得不高……但别无它法。然后，再往上走就是另一回事了，那时就要让她沿着最陡的路线向上爬了。”讲经师就这样用几个几何学的比喻想着那个对他至关重要的问题。--想到那个忏悔人，那个女人可能从他手中溜掉他就感到害怕。

一天上午，她终于向他说起了自己的梦。她的每句话都隐晦得如同蒙着一层薄纱；但讲经师只听了几句就全明白了。他打断了她，省去了她搜索枯肠地在我们丰富的语言中寻找那为数不多的可以用来表达近乎下流之事的雅词的麻烦；多亏这样，那天的忏悔才能在形式上像前几次一样圆满结束。但他进唱经处时却没有往日那样平静。德帕斯无精打采地坐在高高的唱经处的椅子上，抚摩着扶手上光滑的浮雕，在小学生扯着嗓子唱经的时候，他像反刍似的，回味着庭长夫人的自白。

梦啊梦！白天修起来的防御工事一到晚上就崩溃了，不合时宜的幻觉和感觉折磨着她，而她对此却束手无策；假如她对那些幻觉和感觉负有责任的话，那么，那些就都是实实在在的罪过……“挑明了说，就是堂娜安娜梦见和一个男人……”堂费尔明在唱经椅上转来转去，觉得那硬座上仿佛都是火炭和蒺藜。他用右手的中指抚摩着那个浅浮雕的艺术品；浮雕上有两个圆形突起，代表着罗得① 的两个女儿，是圣经故事的一个片段。他显然不会想这些，而是在思索如何从无知的迷雾中把对他至关重要的那个秘密搞清楚：庭长夫人梦见了谁呢？是一个特定的人吗？……他坐在高高的唱经处的背光角落里，脸红得像虞美人。他想，“会是我吗？”

他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既听不见唱经指挥和众唱经者低沉的声音，也听不见值周教士在下面没好气地背诵拉丁语晨祷的嘟哝声。

不，他不能向诱惑屈服，不能把那个刚刚萌发的极其甜蜜的友情——它将会给他带来多少新的令人心旷神怡的情感啊——变成卑劣感情的庸俗丑闻，他的敌人为此曾多次指控他。他可能就是庭长夫人忏悔时说的那个梦中人的想法确实使他异常欣喜。这无法否认，他怎么能自己骗自己呢？他在那张硬板椅子上不是已经几乎坐不住了吗？但是，这种虚荣心得以满足所带来的快感与他在安娜身上所一心追求的目标毫无关系。他要的不是感官上的粗野满足，而是为他的勇气、他的意志的伟大活力找到一个当之无愧的用武之地；而整天忙于诸如同难以驾驭的贝图斯塔人斗争那样的琐事无异于空耗他的活力。是的，他需要的是一种强大的、深切的、炽烈的、有效的热忱，以战胜想成为教区无可争议

---

① 详见《圣经·旧约·创世纪》第十九章。

的主人的野心。现在他觉得这很可笑，因为尽管还有争议，但他已经是教区主人了，他该满足了。

他还希冀什么呢？希冀不可能实现的绝对统治？此外，他希望他对安娜的兴趣在他的心灵中占有特殊的位置，超出他的另一些渴求，比如飞黄腾达呀，当主教呀，当西班牙教会的头呀，甚至当教皇呀。这个不理智、不切实际的野心像疯子一样，有时退去，有时扑来。他想战胜他的野心，好不再受那么多的折磨，更好地满足于现有的生活，不再觉得世界凄凉、讨厌……只有通过一种高尚的、完美的热烈感情——这种感情一个高尚的心灵是能够理解的，只有可怜、卑鄙、邪恶的贝图斯塔人才会认为那是罪恶的——只有通过这样的热烈感情才能达到那种崇高的值得赞美的目的。“是的，是的，”讲经师最后说，“我拯救了她，她也就拯救了我，尽管她暂时还没意识到。”

唱经班正在下面唱道：*“上帝呀，你来救救我吧。”* ①。

万圣节那天下午，安娜觉得她在道德治疗中所取得的进展已化为乌有。安娜曾向堂费尔明抱怨过她的精神空虚，他也曾以圣阿方索·利古奥里② 为例向她表明那是人类甚至神明的普遍弱点，是虔诚信神者都有的痛苦；那种一染上就仿佛永远摆脱不了的空虚如同海上的阴霾完全包住了她的灵魂，使她见不到一丝天上的亮光。

“钟爱怎么敲就怎么敲吧！”她觉得那钟仿佛在她的脑子里，不是在敲钟，而是在敲击想控制住那个不中用的头的神经。她的脑袋已经成了一团乱麻。

她并没去想，那些童年的回忆就涌进了她的脑海：她那个哲学家的父亲谈话的片段，怀疑主义的至理名言和悲观主义的奇谈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18 世纪意大利那不勒斯主教。

怪论。她在遥远的过去听到这些东西时并没有明确理解其意义，可现在她却觉得值得一听。

在贝图斯塔令人窒息，这她已深信不疑。或许整个世界并不都像那些哲学家和悲观的诗人说的那样令人难以忍受，但说贝图斯塔是最破烂最糟糕的地方则不过分。一个月以前她曾想，讲经师会把她从烦闷中解救出来，不离开大教堂就可以把她领进充满光明的崇高境界。“如他说的那样，他有这种本领，也应当有，因为他很有才干，又什么都知道。不过她现在恐怕正从上面往下跌，重新跌到那种烦恼、那种曾使她灵魂枯竭的空虚中去。”

新广场上已经没有行人，没有仆役、神甫，也没有儿童、妇女，他们大概都已到了墓地或在堤岸上……

在连接潘神广场和新广场的潘神街的拱门下，安娜看见了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英俊身影。他骑着一匹白色骏马。那马皮色光亮，波状的鬃毛覆盖着粗壮有力的脖颈，尾巴又粗又长，是一匹纯西班牙种的良马。骑手极其熟练地用手和马刺令马嘶鸣、转圈、转身，仿佛那马的种种焦躁不安都是自发的，而非主人在暗中操纵。梅西亚远远地向她招手并毫不迟疑地走近街口，一直来到庭长夫人的阳台下。

马蹄踏在石头上的响声，它优美的动作，以及骑手英俊的身段使广场顿时充满了活力与欢乐，庭长夫人的心顿时畅快起来。这个美男子来得正是时候！当他看到安娜的眸子中和嘴唇上浮现出一丝甜蜜、坦然、持久的微笑时，他对自己到来的时机产生了疑惑。

她允许堂阿尔瓦罗享受沐浴着她目光的快乐，同时也不打算掩饰堂阿尔瓦罗的目光对她产生的作用。他们谈到了马、墓地和万圣节的悲伤，还说起了大家具有同感的无聊以及无法居住下去的贝图斯塔。安娜的话可多了，甚至还说了一些恭维话，表面上

是对那匹马，其实也在奉承马的主人。

堂阿尔瓦罗感到十分惊奇，他要不是凭经验知道那个堡垒有众多的城墙护卫，眼下看来是缺口，明天就可能变成坚不可摧的城墙，他准会以为进行“人身”攻击的时机到了，所谓“人身”攻击是他对最野蛮、最急迫的那种攻击的叫法。然而，他连靠近她的想法都不敢有，因为从哪方面讲这都难以实现，他总不能把马丢在广场上不管。他只能尽量向阳台靠近，踩着马蹬站起身，伸长脖子，把讲话的声音放低，这样，她想听的话，就得把身子俯向栏杆，而那天下午她确实想听。

真是怪事！两人竟谈得非常投机。在如此这般的交谈中，他们发现彼此有许多共同的爱好。还无意中回忆起梅西亚那次离开贝图斯塔时在去卡斯蒂利亚的公路上遇到安娜的情景，当时她同两个姑姑散完步正往回走。他们认为，自那次相遇不久，她在和她丈夫去格拉纳达时，她乘的很可能就是梅西亚坐过的那辆车，坐的就是他坐过的那个座位。

随着她在阳台下那个男人的眼睛里越陷越深，安娜觉得自己正落入一口深井。她觉得全身的血都涌上了头，各种邪念纷至沓来，乱如麻团，道德观念淡漠了，意志也松弛了。虽然她知道她那样同堂阿尔瓦罗交谈，那样不加掩饰地愉悦地看着他，恭维他，把她的愿望与爱好的秘密之匣向他打开是危险的，当然也是不慎重的，但她对此毫不后悔。她让自己继续往下落，觉得那是一种享受，仿佛那是对往日社会不公正的报复，是对无情捉弄她的命运的报复，尤其是对愚蠢的贝图斯塔的报复。这个贝图斯塔除了恩西马达区和移民区百无聊赖的居民那种单调、乏味、愚昧的生活外，对一切其他生活都要加以责难……安娜觉得冰雪已经消融，旱地已经湿润。神经上的危机过去了，但这次一反常态，它没有化作抽象的、理想的热泪，变成过圣徒生活的志向，也没

有产生出对自我牺牲的渴望。这次从她干枯、寒冷、变化无常和贫瘠的思想荒漠上建立起来的已不是那种基本上凭空想像出来的堡垒，而是一种新的东西，一种放荡感，一种在意志被瓦解、被征服后从内心深处升起的快意，它如同一股新鲜血液流入她的血管，渗入她的骨髓。“假使这个人不是骑马而来，假使他能上得楼来扑在我的脚下，此时此刻他准会征服我，准会征服我。”她想到这儿，差点儿用眼睛表达出来。她感到口干舌燥，便舔了舔嘴唇。仿佛阳台上那位太太的举动触动了马的痒处，那牲畜竟跳起来踢打地面。与此同时，骑手的目光像火箭似的射到了庭长夫人丰满优美的前胸凭依的栏杆。

他们说了许许多多的话，随后就沉默了。当然，他们没有谈及爱情，堂阿尔瓦罗也没有毫无掩饰地讨好她。但他们确信，通过难以觉察的眼神、气息、推测或别的什么，各自都向对方道出了心声。她知道，激情正在猛烈地烧灼着堂阿尔瓦罗，她知道，当他感到他那会儿正被倾慕或被爱着的时候，他心中涌起的情人般温柔而甜蜜的感激和这感激与眼前的诱饵激起的爱已使他全身酥软发麻。梅西亚也看出并感到了安娜精神上的变化：她懒洋洋的，完全沉湎在爱情之中。

“太遗憾了！”骑手想，“她离我那么远，我又偏偏骑在马上，不能在这个‘关键时刻’冠冕堂皇地跳下来……”他心中暗暗地把那一刻粗俗地称做“节骨眼儿”。

不存在那样的节骨眼儿，或者至少不是那位潇洒的唯物主义者所指的那种节骨眼儿。

全贝图斯塔那天下午都感到厌烦，或者至少安娜那样认为。那天，世界仿佛已临近末日，但不是因为水，也不是火，而是因为烦恼，是人类愚蠢酿成的大错。恰在此时，梅西亚骑着马引人注目地、兴高采烈地走进了广场，他所显示出来的颜色、风度和

力量使广场的寒冷、灰暗的悲伤气氛顿时一扫而光。那个人欢马叫、人马一体的俊美形象的出现使广场立即恢复了活力和感情。它是透过阴霾的一束阳光，是对传统的冷漠、街上死一般的寂静以及钟楼的懒洋洋的噪声的一种响亮而令人愉快的抗议。

正情绪不安的安娜，不知为什么，一见堂阿尔瓦罗，就像一个困在海中孤岛上的遇难者看见了一条救命船一样。她那像危险的敌人一样被禁锢起来的思想感情一下子冲破了樊笼，整个灵魂发生了哗变。庭长夫人此刻心中升起的愉悦的感受要是被讲经师知道了，他定会大吃一惊。

堂阿尔瓦罗那天连教会万圣节典礼的事都忘了个一干二净；他出来散步是因为他喜欢贝图斯塔秋天的原野，是由于骑在马上奔跑，迎面扑来的微风可以消除胸中的郁闷和焦虑……

“太好了！无所顾忌地想着他的欢乐、想着大自然、想着野外的梅西亚就是她情理中的现实，就是她自得其乐的生活；另一些人，那些敲钟的和正在机械地悼念被他们忘却了的死人的人都是盲从的牲畜，是用荒唐的忧虑毁了她整个一生（安尼塔的一生）的永恒的贝图斯塔，是使她陷入不幸的贝图斯塔……啊！不过，现在还为时不晚。她造反了，造反了，让她故去的姑姑们知道去吧，让她的丈夫知道去吧，让镇上虚伪的贵族、维加亚纳一家、科鲁赫多一家……整个上流社会都知道去吧……她造反了……”这才是安娜的“节骨眼儿”，但并不是堂阿尔瓦罗想的那个“节骨眼儿”。他一边正正经经说着话，一边却在琢磨把马放在哪儿为妙。温文尔雅就没办法，可唐突行事又可能葬送一切。

他正发愁找不到借口进庭长夫人的家，恰好碰上堂维克托·金塔纳尔从俱乐部回来。他看见妻子正同招人喜欢的、高贵的堂阿尔瓦罗愉快交谈，从心底里感到满意。他逐渐对他产生了好感，据他说，他“一向并不这样慷慨”。

“我想说的是，”他说，“邻里中除了弗里希利斯、里帕米兰和维加亚纳，我最看重的就数堂阿尔瓦罗了。”

他常以轻拍肩膀来问候他的朋友。这次他拍不到朋友，只好拍了几下马屁股。那马略微回了回头，以示对这位谦恭的步兵的垂顾。

你好，你好，
勇敢的半鹰半马怪，
你跑得和风一样快。

堂维克托说，他经常用背诵几句我们智慧之冠① 或别的一流诗星的诗来表现他的愉快心情。

“说到戏剧，堂阿尔瓦罗，今天晚上好心的佩拉莱斯当真要给我们演《浪荡公子唐璜》吗？……有几个伪君子在背后活动，企图取消今天的演出……荒唐之至！……戏剧就是道德，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当然，传统、习惯……”

堂维克托不厌其烦地讲起了艺术道德，有时竟把那个勇猛的半鹰半马怪抛到一边，而他早就听得不耐烦了。

堂阿尔瓦罗好不容易才找到了说话的机会，他开口就央求金塔纳尔带他的妻子去看《唐璜》。

“您别说了……说起来真叫人难为情……不过，这是真的……我的爱妻，由于她有一种生活中极为少见的品质……从未看过，也从未读过《浪荡公子》。她同别的西班牙人一样，只知道戏中的一些零散诗句，而不了解那出戏，那出喜剧，随便怎么叫吧，请索里利亚原谅，我不知道是否……这个鬼牲口，它是在向

① 指塞万提斯。

我炫耀它的尾巴呢!”

“您躲开点儿，它不懂得什么是安静……您是说安娜没看过《浪荡公子》，这可不能原谅!”

虽然堂阿尔瓦罗认为索里利亚的戏剧淫秽、虚伪、荒唐、糟糕透顶，并且总说莫里哀的《唐璜》（他根本就没读过）要好得多，现在却觉得该赞美通俗诗① 了，便像一个领情的记者似的颂扬了几句。

金塔纳尔没有宽恕索里利亚反绑梅希亚的那个情节，在他看来，唐璜与堂娜依内斯·德·潘托哈的奇遇有愧于一个骑士的身份。“那样，谁都能当征服者了。”不过，除此之外，他认为索里利亚的作品都是“很漂亮的创作”，尽管在我们现代戏剧中不乏更优秀的作品。堂阿尔瓦罗认为管教堂路易斯② 和他以未婚夫的身份躲进他未婚妻家里的那段处理得很逼真，很巧妙，也很适时。他也有过不少那样的奇遇，但他并不因此就认为自己的声誉受了损害，不能把爱情和游侠骑士小说混为一谈。一个是追求欢乐，一个是追求虚荣。为了虚荣，他和唐璜一样，都能十分尊严地去行事。不过，这位贝图斯塔王家自由党的党魁也没有把这种看法讲出来，他只是同堂维克托一起要求堂娜安娜晚上去看戏。

“即使她懒得动，即使她不想出门，即使她故态复萌、又要在家隐居……即使……但是……今天你可溜不掉啦! ……”

简而言之，在他俩一再劝说下，她终于望着梅西亚的眼睛，郑重答应了他们的请求。

她果真去了。

演出 8 点开始。她 8 点 15 分在侯爵夫人、埃德尔米拉、帕科和金塔纳尔的陪伴下走进了维加亚纳的包厢。

---

① 指索里利亚的剧作。
② 即上文说的梅希亚。

贝图斯塔剧院，或者按《圣旗报》的记者和评论家委婉典雅的叫法，“我们潘神广场的大剧院”，是个古老的上演喜剧的场所，旋风可以从四面八方自由进出，眼看就要倒塌了。如果刮北风同时又下雪的话，雪花就会顺着天窗飘落下几片来。幕一拉开，明智的观众就会想到肺炎，有些池座里的观众还会不顾礼节地把半个脸遮起来。去剧院必须穿暖已成为贝图斯塔不言而喻的事情。那些最尊贵的小姐去堤岸和林阴路的时候，全年都穿着色彩鲜艳的衣服，什么白的啦，红的啦，蓝的啦，等等，但上潘神广场大剧院便都只穿灰的、黑的和各种色调的栗色服装，碰到重大节日自然不在此例。喜剧演员身穿锁子甲在舞台上冻得瑟瑟发抖；涂红抹紫的舞蹈演员的上下牙齿也在香粉下冷得直打架。舞台布景越来越破旧，但市政府并不打算更换，那里的要员多是艺术的敌人。上演有森林场面的《仲夏夜之梦》，人们就只好靠想像来弥补麻布和纸板的不足。因为在“宏伟大厅”里，除了几块象征着镶金镀银的布景和充当宁静蓝天的幕布之外就别无所有了。但是，由于我们大部分现代剧要求大厅里要有起码的陈设，不能用镶板或其他东西代替，所以导演往往让人物在蓝天下表演。幕布和舞台两侧的布景有时也会偷懒或突然落下。有一次，被反绑在树上的好人迪耶戈·马尔西亚就突然到了堂娜伊萨贝尔·德·塞古拉的化妆室，显而易见，该剧便因此完全失去了真实性。原来是当树林的道具倒了。

贝图斯塔人已经习惯了这类隆萨尔称之为时代错误的东西，他们什么都能将就，特别是坐在主包厢和底层包厢里的那些人，他们到剧院不是来看演出，而是躲在远处相互眉来眼去和窃窃私语。在贝图斯塔，夫人们不愿坐池座，实际上，那些池座也不配夫人们坐，甚至称不上池座。只有那些粗俗女人或某个乡下贵妇赶集时才肯去那里屈就一时。那些讲究的公子哥儿也不常去光顾

那个大厅或者“院子”——现在仍沿袭这种叫法。他们分别钻入楼上和楼下的包厢，在那儿几乎毫无顾忌地吸烟、说笑、吵闹、打断演出。因为这一切在他们看来都十分高雅。他们大部分人都在马德里的剧院里见过这种情形，在这儿不过是照葫芦画瓢，模仿一下而已。看破红尘的妈妈们则躲在包厢的最里面打瞌睡，其中有资格或自以为有资格炫耀自己的，则同青年女人一道煞有介事地卖弄她们的媚人之处和深色服装，同时用眼睛和舌头使其他女人的媚人之处和服装黯然失色。在贝图斯塔贵夫人们的眼里，爱好戏剧一般说只不过是她们为每两个晚上能有三小时去观察女邻居和女友们的服装及其暗中活动的一个借口。她们既不听、也不看、也不懂台上发生的事情，只在喜剧演员们在台上大肆哄闹——他们或用枪炮，或通过亮明身份，闹出大笑话：原来他们是父与子，相爱的人原来是近亲，以及随之而来的哭叫——时，贝图斯塔的贵夫人们才肯回头看看那里是否真的发生了什么灾难。这个文明省府的其他文明观众比她们也强不了许多。说唱剧比诗歌剧强，这差不多是大家一致的看法；据统计，所有的诗歌剧团在贝图斯塔无不遭到破产而解散。那些配角演员往往留在镇上，而且一眼就能认得出来，因为冬天来了他们仍穿着夏装，衣服一般倒都很合身。有些在这儿落户当了居民，--有歌剧或说唱剧演出，他们就当起了地方的合唱队员。另一些人由于得到了一次义演机会，得以扮演主角，在镇上业余青年演员的协助下演出某个拿手戏，挣上十几个银币，然后跑到别的省再次破产。监狱有时也是这些演诗歌剧的艺术家们的归宿，这就看决定国家命运的政府的情况了。过错往往在老板身上，他不给钱，还骂演员是饿死鬼。从剧团在贝图斯塔的不幸遭遇上就可以看出贝图斯塔人是不爱舞台艺术的。一般地说是这样，但也不尽然，在贝图斯塔也不乏热衷于诗歌剧的阶层，如店员和排字工人，他们在家庭剧院里

培植着塔里亚① 的艰难艺术，据《圣旗报》和其他地方报纸披露，他们还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当安娜在维加亚纳包厢中侯爵夫人从不坐的雅座上落座时，楼上楼下的包厢里便一齐响起了嗡嗡的私语声和身子挪动声。人们普遍对庭长夫人产生兴趣的原因，部分是她享有的美人名声和她很少在剧场露面。不过，几周以前大家就开始对庭长夫人议论纷纷了，议论她换忏悔师的行动，正好在这个时候，金塔纳尔先生产生了要把妻子引出家门到各处去走走的念头。人们在讨论讲经师是否想把奥索雷斯家的这个女人变成他的党羽，并通过控制堂维克托的妻子达到控制他的目的，就像他在卡拉斯皮克家中干过的那样。有些更大胆、更狡诈、自认为更了解内情的人则对着其亲近的人耳语，说一定有试图抵销教区法官影响的人。维西塔雄和维加亚纳·帕科可以讲得有根有据，但他们持慎重的保留态度。只有奥夫杜利亚才摆出无事不晓的架势，其实她一无所知。

“庭长夫人！哼！庭长夫人还不是和所有的女人一样……我们大家谁也不比她差……只不过她冷若冰霜，不好交往，她那种无可指责的女人的傲气使她不那么外露，所以没人敢议论她……实际上，同她一样好的女人多着呢……”

凡迪纽夫人这些言而未尽的暗示几乎在哪儿都没人相信，但由于人们总骂她长舌妇，她那些模棱两可、含沙射影的议论反倒传播开了。奥夫杜利亚说话很少考虑，张口就来，想到什么就说什么。她诽谤起人来非常恶毒，但自己却不觉得。此外，庭长夫人身上最大的罪行——其实，她并不认为达到了那种程度——就是随波逐流。“在马德里或在国外这已是家常便饭，但在贝图斯塔，人们对流行的某些自由一方面假装恼火，一方面又偷偷模

---

① 希腊神话中美惠三女神之一，意为花朵。

仿。真是又惊又怕，装模作样，毫无意思。这里的人干什么都是这样。不过，对那些从来不洗澡、只在给小孩洗澡时才用一下海绵的女人我们还能期望什么呢!”奥夫杜利亚在和外乡人谈话时，总以描述贝图斯塔妇女过时的假正经和不讲卫生来发泄对她们的蔑视。

“我决不骗您，”她重复道，“她们的身体根本没碰过海绵，她们洗脸像猫一样，她们欺骗起丈夫来就像远古时一样。多肮脏又多无知呀!”

安娜多年以来就习惯了观众们那好奇的、盯住不放的冷冰冰的目光，她几乎从不留意她去教堂、散步场和剧院所产生的影响。但万圣节那天晚上她却像对待令人愉快的奉承一样接受了人们自发的感情表示，不过，在这些表示中她没有发现过去那种愚蠢的好奇、嫉妒与恶意。自从那次堂阿尔瓦罗在广场上出现，安娜的心情就变了，她仿佛从一个乏味、阴冷、令人极其厌烦的地方来到了一个充满光明和温暖的处所。她把那些突如其来的精神变化迷信地归结为上天的意志。上天掌握着一切事物发展的进程，它像一个老练的喜剧作家，决定着人的命运里该发生的一切。尽管她并不相信这对每个人都适用，但就与她有关的事情而言，她认为都是很灵验的。她深信，上帝在不时地启发她，向她提供方便，使她有机会听取教导和劝告。这也许就是安娜宗教信仰中最深刻的东西。她相信上帝对她一生的行动、她的命运、痛苦和欢乐给予了直接的、公开的、特殊的关照。没有这种信念，她就无法忍受在其悲伤、乏味、误入歧途的无用的一生中所遇到的各种逆境。她认为，如果不是想到那一切都是上帝的有意安排，都是上帝在考验她灵魂的坚定性和使他对她的喜爱有所依据的话，那她早就无法忍受了。她竟陪着一个平庸的、生活方式令人讨厌的、怪癖成性的、枯燥乏味的男人过了 8 年！8 年的青春

既无爱情，又无火一般的激情，有一点诱惑也是短暂的，而且一开始就被她拒绝了。她相信自己正处在受到上帝那无形慧眼赞许的利己主义信仰的时刻。无所不见的上帝正在注视着她，对她表示满意。庭长夫人的虚荣心需要这种信念；有了这种信念，她才不会为其他的本能和其他的呼唤所动摇。那些本能与呼唤往往使她从抽象观念中走出来，看到世界上各种各样生动、可爱、充满生机和热情的具体形象。

当她在讲经师的忏悔室里发现了一个美丽的灵魂，一个使她沿着一条铺满鲜花和星星的道路走向一个贞洁的光明所在的超贝图斯塔的灵魂时，安娜也认为她这个发现应归功于上帝，并打算把它作为上天的启示加以利用。

现在，当安娜一见到以马的腾跃打破令人忧伤的寂静的那个英俊骑士，心中陡然发生了革命时，就毫不犹豫地相信了她心底里的呼声，即要独立，要爱情，要欢乐，要纯洁、美好、无愧于伟大灵魂的乐趣。她反叛的时间从未像现在这样长过。从那天下午开始，她无时无刻不在想着同一件事：像死人那样生活是荒谬的；爱情是青年的权利；贝图斯塔是平庸的巢穴；她的丈夫是某种令人尊敬的监护人，她只有为他保持肉体贞洁的义务，而没有保持心灵贞洁的责任；而心灵是某种看不见的东西，他甚至感觉不到它的存在。堂维克托称为神经的东西——这个词是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大夫给他参谋的——正是她的要害之处，那才是真正的她，总之，她不必把那一切告诉丈夫。“我要爱，我要爱一切，我要爱得流泪，我想做梦就做梦，想梦谁就梦谁；我不会失身，但是，我要让我的灵魂感受到这些，从中得到快乐，那个人不懂，就禁止这些事情。”这些思想已不听她使唤，像漩涡似的在她头脑里打转儿，又好像是那个人的声音在里面回响，使她害怕，又使她着迷。如果说欺骗在她身上还有所顾忌的话，那就是

她在要求意想中的权利的混乱的反叛思想下面发现了诡辩。安娜力图抹杀这一点，由于她自己欺骗自己，意志便胆怯而自私地做出了“由它去吧”的决定。

她就这样到了剧院。她糊里糊涂地就向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托的请求让了步。尽管她担心那是一个约会和一个承诺，但还是去了。她一个人站在梳妆镜前，觉得镜中的安娜要求她做出解释，便在脑子里把她的思想分成了几个完整的层次，自言自语道：

“好吧，我去；但是，我如果去，我就要向我的尊严保证，我决不让那个人在我身上得到任何权利；我不知道在那儿会发生什么事情，也不知道这种突然涌入我干枯灵魂的自由气息会强烈到什么程度，但是，我去的本身就证明那儿不会有任何可能触犯我尊严的契约，我离开那儿时，也会完整地保持我的尊严。”

她想好并做出这些决定后，换了衣服，尽量把头梳好，就没再怀疑堂维克托喜欢的卡尔德隆和莫雷托① 诗中的那些荣誉、危险和保证了。

维加亚纳的包厢紧靠着舞台前部的包厢，贝图斯塔人把它叫做“口袋”，因为有一道薄墙把它与其他包厢隔开，它独立存在，显得有些隐秘。对面的“口袋”——在演员的左手——是梅西亚和俱乐部其他雅士的包厢：几位银行家，一位有爵位的人和两个美洲佬——为首的自然是堂弗鲁托斯·雷东多了。堂弗鲁托斯从不错过一场演出，他这个人喜欢诗，正如他说的，“诗歌加好体格”，他还以他数百万比索的权威宣布自己是喜剧与悲剧方面“首屈一指的行家”。“没名堂！”堂弗鲁托斯说，这句不甚文雅又颇为费解的话是他从一家作风严肃的报纸的社论中学来的。“没

① 17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名堂。”他谈到任何一出没有教育意义的喜剧时便这样说。只要他看不出什么名堂，他就责怪作者，甚至说作者辜负了广大观众，让他们浪费了宝贵时间。堂弗鲁托斯到处想捞取好处，他说的话就是明证，比如他说：

“什么曼里克迷上了莱昂诺尔，什么公爵也迷上了她，什么他们争来抢去直到她和那个放荡的诗人——吉卜赛女郎除外——一同归阴，这算啥？有什么教育意义？我们能学到些什么？我们从中赚到了啥？啥也赚不到。”

尽管有堂弗鲁托斯和他的吵架似的剧评，堂阿尔瓦罗的“口袋”——到处都是这种叫法——仍不失为最“高雅”的“口袋”，最能吸引妈妈们、女孩儿们乃至贝图斯塔公子哥儿们的目光。这些公子哥儿不敢期望在那个高贵文雅的角落里获取一席之地的荣誉，那儿是以王家自由党党魁为首的阅历深广的人（在贝图斯塔没阅历吃不开）的天下。其中大部分人曾在马德里生活过，并且至今仍在模仿从那儿学到的习惯、举止与表情。他们学着马德里某个俱乐部成员的样儿，在包厢里大声说话，有时同喜剧演员交谈，向合唱演员和舞蹈演员献殷勤，讲下流话，还嘲笑舞台上那些衣冠不整但充满诗情的浪漫主义的杰出典范。他们在家庭道德方面都是怀疑主义者，都不相信女人生来就贞洁的说法——堂弗鲁托斯例外，他至今仍保留着他的信念，都蔑视爱情，将整个心思，最好说将整个身体都用在了勾引女人上。他们认为一个善交际的男人活着不能没有情妇；他们每个人都有，而且差不多都是廉价得来的。为了满足模仿大地方下流的勾引习俗的虚荣心，他们最喜欢诱骗的对象就是女演员。被淘汰的女舞蹈演员，坏了嗓子的女歌手，年轻时过于多愁善感现在演正经剧的中年女演员都是那些卑劣勾引者追逐、讨好、亲近、最后抛弃的对象，这些勾引者中多数是无能之辈，如果没有钱袋做后盾，或者不是由于被

追逐的女人患有疱疹或其他肉体和精神疾病而变得水性杨花、任人玩弄的话，他们根本就没本事去干这些冒险勾当。

这些人中惟一严肃的征服者是堂阿尔瓦罗，大家嫉妒他的好运气又羡慕他的好模样儿，尤其是外号原来叫“大学生”现在叫“炮筒子”的佩佩·隆萨尔。“炮筒子”是对面那个紧挨着维加亚纳的包厢的“口袋”的长期看客，也是这个所谓“另一个口袋”的核心人物，他曾试图在奢华、放任和交际等方面与梅西亚一比高低。到他包厢来的都是些“乌合之众”，大都成事不足，败事有余。他们不是怀疑主义者，而是无耻之徒；他们基本上不是货真价实的引诱者，只会用钱买肉体。这“另一只口袋”的长期主顾有隆萨尔、佛哈、帕埃斯（他女儿另有包厢）和公证人贝多亚。贝多亚是有名的色鬼，他擅长在乡下女人中发现处女，又同镇上所有拉皮条的女人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为此，他破费颇多。还有一位莫名其妙的雕塑家，他不搞雕塑，而冒充考古家，做投机生意。再就是那个预审法官，他有两张面孔，一张是廉洁奉公、难以通融的法官，浑身是刺的豪猪，另一张则是社交能手、声名狼藉的有夫之妇的追求者和一切因不幸被爱情欺骗而伤心的女人的安慰者。此外，还有三四个保守党的老色鬼，他们是市政府成员，眼里一切都是政治。但是，如果说这些人进包厢是付了钱的，那么，跑到那个包厢去的许许多多俱乐部成员则是凭着和他们的交情。隆萨尔曾几次提出抗议：“先生们，这儿成了顶层楼座了！”尽管他常这样说，也无济于事。常去的有华金尼托·奥尔加斯和一些从马德里到贝图斯塔来的小青年，甚至一些土生土长、只沾了一点儿首都边的人也往里钻。由于对面那个“口袋”受人尊重，有地位的人才敢去造访，所以隆萨尔十分恼火。有人甚至从他的“口袋”那儿往台上掷硬币，以示对面的人打扮得太差。某些骄横的人竟当众吸烟，还往乐队中某个可尊敬的秃头丢

纸团。顶层楼座和池座里的观众不时地呼喊他们注意秩序，但她们蔑视观众，并投去挑战的目光。他们同坐在楼上包厢里的朋友谈话，并明目张胆地向某些妖里妖气的小姐挤眉弄眼，不讲一点文雅。这些小姐永远不结婚，她们青春常在，永远快乐，整天叽里呱啦地叫喊，不把端庄二字放在心上。这样的女人并不多。大多数都过于严肃，当观众注视她们时，她们的表情和姿态活像古埃及的雕像。

当马德里首次上演某出备受欢迎的悲剧或喜剧时，在隆萨尔的包厢里便开始高声地评论，而且纯正的地方主义观点往往占上风，在那儿对艺术有这种看法似乎是很自然的。贝图斯塔从未出过一个杰出的剧作家，因此，对外面的剧作家冷眼相看就不足为怪了。什么都是马德里的好，这在隆萨尔的包厢里是通不过的。有一次，他们甚至因为马德里人特别欢迎喜剧竟宣布要蔑视这种戏剧。“贝图斯塔不容许别人强加于它”，他们没有人云亦云的习惯。歌剧，歌剧才是那些公证人和市政官员最喜欢的剧种。为听一曲四重奏他们不惜大加破费，觉得那乐声来自天上，其实，简直就像撤席时在地上拖拉桌椅板凳的声响。

“各位一定记得帕利亚维西尼吧！真是天使般的声音！”佛哈说；他好捉弄人，又什么都怀疑，但却狂热地崇拜末流歌剧里的四重奏。

“唔！像巴蒂斯蒂尼这样的男中音我还没听过呢。”公证人回答说，他喜欢男中音的嗓子是因为它比男高音和男低音的雄壮。

“还是男低音的雄壮。”佛哈说。

“您别不相信。那您说说，隆萨尔？”

“我……喜欢……要是男低音是指唱歌……不过，你们别跟我谈音乐……你们知道我的看法吗？我看音乐是听上去不那么难受的噪音……哈哈！另外，要听男高音，我们不是有卡斯特拉

尔① 吗？……哈哈！”

公证人也让他的俏皮话逗乐了，市政府的官员们也笑了，但他们笑的不是他的风趣，而是他的用心。

尽管侯爵的包厢与隆萨尔的紧挨着，但隆萨尔包厢里的人却不大敢和维加亚纳一家或他们的客人攀谈。除了中间的薄墙妨碍交谈之外，主要是由于一种根本不存在的、在理论上被人嘲笑的阶级差别。

“我们大家都是平等的，”贝图斯塔不少资产阶级都这样说，“贵族身份算得了什么，现在万能的是金钱、才干和胆识……”不过，别看他们喊得很起劲，实际上，在他们大多数人的身上，甚至从他们虚伪的蔑视中，也可以看出，他们在下面赞成的就是贵族在上面坚持的阶级偏见。

相反，堂阿尔瓦罗“口袋”里的人都同维加亚纳一家人打招呼，向侯爵夫人微笑，把望远镜对准埃德尔米拉看并向侯爵和帕科挤眉弄眼，这父子俩也常光顾那个体面的角落。

隆萨尔对这事也很嫉妒，他是维加亚纳的政友，却很少与侯爵夫人来往。

“他太执拗了！”当人们向她谈起“炮筒子”时，堂娜鲁菲纳便这样说，她尽量躲着他，对他有礼貌但很冷淡。

隆萨尔报复说侯爵夫人是共和派，曾在巴塞罗那的《拉弗拉卡》报上写过文章，说她年轻时是个很普通的人。这些中伤不过是他愤怒的发泄，如果有谁问他为什么恨她，他就回答说：“先生们，我必须做维护我事业的事，我痛心地、十分痛心地、极为痛心地看到，这位女士、侯爵夫人、堂娜鲁菲纳，一句话，在破坏贝图斯塔王家保守党的威信。”

---

① 19 世纪西班牙作家、演说家和政治家。

欣赏完观众对她的倾慕后，安娜望了梅西亚的“口袋”一眼。他就在那儿，容光焕发，雪白的胸衣光洁耀眼，那正是“炮筒子”最最羡慕的东西。这时，台上，浪荡公子唐璜撕下了他尊敬的父亲大人的假面具。安娜只好收回目光往台上看，因为唐璜那骇人听闻的放肆行为在顶楼的观众中产生了很大反响，他们热情地鼓起掌来。佩拉莱斯这个卡尔沃的模仿者用谦虚的手势向观众致意，他感到有点儿吃惊，因为这并非他的拿手戏，却赢得了一片喝彩。

“您快看那些老百姓啊！”“另一个口袋”里的一位市政官员回头对前自由党市长佛哈说。

“老百姓怎么啦？”

“他们有多蠢哪！竟为撕下假面人的面具这种荒唐行为鼓掌……”

“结果是他父亲，”隆萨尔接着说，“这就更严重了。”

“让本能摆布的人当然是不道德的，由于那些百姓都没受过教育……”

法官一面点头称是，一面继续把望远镜对着奥夫杜利亚。她身着黑红两色服装，正坐在与梅西亚的包厢相邻的那个包厢的三个大垫子上。

安娜开始注意剧情了。只见佩拉莱斯以风趣而文雅的蔑视的口吻说道：

这都是家庭训诫，
对此，我从不理会……

这个高大的金发喜剧演员那天晚上显得潇洒、灵活、随便。他露着漂亮的小腿，匀称的身体穿着合体的古色古香的奇装异

服。堂维克托迷上了佩拉莱斯；他没见过卡尔沃，却认为他的这个模仿者是一位杰出的风俗剧表演家。他听过他以悦耳的声调朗诵《人生如梦》的十行诗；也欣赏过他在《以白眼还白眼》[1]中，以流畅的语调，配合大幅度的动作朗诵的那精辟道理，诗的开头是这样的：

人都喜欢快活的说法，
实在欠妥；
为了让你们看到这一点，
请听听爱情是什么。

诗的结尾是：

爱情到适当的时候，
也会感到疲倦；
待到后果明显，
用爱情去补救也是枉然。

堂维克托对他的评价甚高，认为他是极为杰出的喜剧演员。他甚至请人把他介绍给自己；若不是由于妻子的缘故，他早就把他请到家里去了。一般说，堂维克托羡慕所有将剑柄露在红斗篷外的佩剑者，尽管他只是晚上出现在舞台上。这个好心人知道安娜欣赏唐璜的风度和形象，就凑上去用激动得发抖的声音对她耳语道：

“小宝贝，他长得挺漂亮吧？你看他胳膊和腿的动作多么艺

---

① 莫雷托的喜剧。

术！……人家说这不真实，我们男人不是这样走法……可我们本来是应该这样走的呀！在黄金时代，我们称霸世界的时候，我们西班牙人肯定是这样走路，这样比比画画的。”为了让在那儿的人都能听见，他这几句话说得声音很大，“现在我们的古巴——我们最后一点荣誉——也快丢了，在这种时候，我们要是摆出主子的架子，迈着方步走路……”

庭长夫人没听见丈夫的话，她真的对剧情发生了兴趣：幕布都落下来了，她还怀着极大的好奇心想着看唐璜和梅希亚打赌的结局。

在第一次幕间休息时，堂阿尔瓦罗没离开自己的座位，他不时地望望庭长夫人，但非常机敏谨慎；她注意到了这点，从心里感激他。他们相互送了两三次微笑，只是最后一次，由于过于大胆，竟让佩佩·隆萨尔发现了。他和往常一样，一直盯着他既讨厌又佩服的楷模的一举一动。

“炮筒子”全神贯注，加强观察，一句话不说，像个坟堆，像个死人。“这太严重了，太严重了！”他简直妒忌得要死。

第二幕开始了。堂阿尔瓦罗发现，那天晚上他遇上了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正在演出的戏。安尼塔开始领悟并感受到了索里利亚塑造的富有进取精神、疯狂、勇敢、欺骗成性的唐璜的艺术价值。他像迷住堂娜安娜·德·潘托哈的使女和那个把修女依内斯的爱情像商品一样许诺出去的拉皮条的女人一样，也迷住了她……戏中黑暗狭窄的街道、拐角、堂娜安娜的铁栅栏……秀蒂的失眠、唐璜的手段、梅希亚的傲慢；勾引者的“暂时”背叛——只为仅有的一次，他没必要证实自己的勇敢——以及为干冒险勾当和突袭修道院进行的艰巨的准备工作，以强有力的气势和激动人心的新鲜场面攫住了庭长夫人的心灵。这种气势和新鲜场面很多人是不会欣赏的，他们或者在看戏时尚不具备鉴赏该剧的能

力，或者就根本没有什么审美观。发生在那个画布胡同——她在脑子里将它变成了另一时代的坚固建筑——里的诗情使安娜惊讶不已，而包厢和池座里的看客对听到看到的一切所持的轻蔑态度使她产生的惊讶也不亚于此。那天晚上，她倒觉得活跃、热情的顶楼观众远比贝图斯塔的权贵聪明、文雅。

安娜觉得自己被带到了唐璜所处的那个时代，她觉得那仿佛就是朦胧的古老浪漫主义所希望的时代，利己主义的感情不禁油然而生，她为没早出生四五个世纪而深感遗憾。“在那个时代生活在贝图斯塔也许很有意思；那会儿修道院里大概有许多高贵美丽的贵夫人及其大胆的情夫；门外，巷子里传来吟游诗人的吟咏；那些悲伤、肮脏、狭窄的广场和街道也许像现在一样不堪入目，但却充满了时代的诗情画意；那由于潮湿而变黑了的墙壁、铁栅、阴暗的门廊、那没有明月的黑暗的街角、那居民的狂热、邻里的报复，一切都是那样激动人心，那样值得索里利亚那样的诗人大书特书。而不像现在，一切都那么肮脏、平凡、丑陋不堪”。她把那个幻想的中世纪——由于佩拉莱斯的过错，她把浪荡公子唐璜的时代当成了中世纪——同此刻坐在她周围的观众加以对比，结果大失所望。那黑色与棕黑色的外套，那高得出奇的礼帽……一切都那么悲伤、那么忧郁、那么笨拙、那么呆板……那么冷漠……甚至连堂阿尔瓦罗此刻也仿佛混迹于平庸之中。他若是披上佩拉莱斯的短披风，戴上他的帽子，穿上他的紧身服和针织裤……她还不知该怎么赞美他呢！……从那一刻起，她就在心中给她的追求者穿上了喜剧演员的戏装，而当这个喜剧演员重新出现在舞台上时，她则给他安上了梅西亚的表情与容貌，但没有改变他独有的走路风格、温柔甜蜜的声音及艺术家的其他品格。

对堂娜安娜来说，第三幕是一个感人的诗一般的启示。当她

看到修女依内斯坐在禅房里时，庭长夫人就感到一阵寒战；这位新入教的女人简直就像她，安娜和其他观众不约而同地发现了这一点。这引起了一阵惊奇和窃窃私语，不少人还装作无意地把脸转向了维加亚纳的包厢。那个女演员贡萨雷斯是为了爱情才当了喜剧演员。佩拉莱斯拐走了她，她也爱上了佩拉莱斯，两人秘密结婚之后走遍了全国各省。为了夫妻的生计，这个出生富家的痴情姑娘毅然走上了舞台；佩拉莱斯让她演什么角色她就演什么角色，但有时她也敢于创新，她扮演初恋情人尤为出色。她长得十分漂亮。她穿的新入教者的白法衣，戴的挺括的法帽，粉红的面颊，明亮的眸子，火一般红的嘴唇，呆滞的双手，全身透出的谦卑和纯洁无邪，都十分令人爱慕。她以清脆而颤抖的声音说着修女依内斯的台词，但到了爱得失去理智的时刻，她就随感情的驱使——因为她爱的是她的丈夫——从而达到了诗一般的现实主义境界，而佩拉莱斯和大部分观众却不会赏识其高超的艺术价值。

堂娜安娜则对此颇为欣赏，她目不转睛地看着修道院院长的女儿，心里只有舞台上的情景。她全神贯注地倾听着四壁渗透着爱情的纯洁的禅房里荡漾而出的诗句。“这多么神圣啊！”她转过脸来对丈夫说，同时用舌头舔了舔干燥的嘴唇。堂娜依内斯等布里希达把烛台移近，就始而用颤抖的声音，继而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念起了唐璜藏在圣书中的那封信。那浪荡公子如鬼神般的临近，堂娜依内斯想像的并自以为已感觉到的唐璜的巫术在其身上所引起的惊恐，以及舞台上发生的一切和她自己的设想，都在安娜身上产生了富有诗意的魔幻效果，她好不容易才止住了盈眶欲滴的眼泪。

“啊，是的，爱情就是这样，它是迷魂汤，是烈火般的激情，是神秘的狂热；逃避爱情是不可能的；不去品尝它和它的全部毒汁就无法享受最快活的情欲。”安娜把自己比做修道院院长的女

儿，奥索雷斯老宅就是她的修道院，他的丈夫就是她8年来恪守的令人厌恶的严酷无情的法规……而唐璜……唐璜就是那个梅西亚！他也透过墙壁神仙般地出现在她的面前，充满了空间。

在第三幕和第四幕之间，堂阿尔瓦罗来到了维加亚纳的包厢。

安娜把手伸给他的时候，害怕他会放开胆子紧紧握住，但是他没有那样做，仍像往常一样用力地拉了拉手——这是马德里新流行的方式。他没有紧紧握她的手。他果然坐在了她的身边。片刻之后，他们就甩开众人，单独交谈起来。

堂维克托到走廊吸烟去了，并在那里同蔑视浪漫主义的贝图斯塔的少爷们展开了辩论。他们搬出了大仲马① 和萨都②，重复着在首都听到的那些观点。

安娜没容堂阿尔瓦罗找到适当的开场白，就泉涌般地把她从索里利亚大师那优美、新颖、充满艳丽色彩的诗中吸取的富有诗意的话语注入那个世俗的脑袋里。

可怜的庭长夫人此刻口若悬河，觉得那个王家自由党的头头理解她；他不像那些头脑僵硬的贝图斯塔人；那些人听到“优美动听但没名堂”——这是堂弗鲁托斯在维加亚纳包厢里说的话——的诗竟遗憾得直发笑。

梅西亚对安娜的热情感到诧异，甚至不快。她竟把《浪荡公子唐璜》当成了一出新戏！现在上演索里利亚的《唐璜》不过是为了对某些人进行讽刺！……谈有用的事是不可能了，于是，这个贝图斯塔的浪荡公子便千方百计地投其所好，装得像喜剧中和弗耶③的小说里那种多愁善感的人物。韬晦比知难而退明智得多……堂阿尔瓦罗自认为这是他最高明之处。那天晚上他就是竭力

---

① ①②③均为法国19世纪作家。

以这样的面貌出现在庭长夫人面前，显然这会激发她对自己狂热的爱。

安娜的眼睛一眨不眨，热情而温柔地望着他，让引诱者那贪婪的灰眼睛随便看她。她激情满怀，根本看不出他那逼真的假象中的做作和虚假。她喋喋不休，只顾说自己的话，几乎没听见他讲什么，但她相信他说的和自己的完全一致。这种因兴奋而产生的幻觉——在那种情况下常会发生——那天晚上帮了堂阿尔瓦罗的大忙。他那高雅而英俊的男性美和那一刻激发出来的热情话语也起了很大作用。此外，这个美男子的脸蛋除了长得端正，还有一种不俗的忧郁表情——纯粹是表面现象，轮廓明暗也很得当，还有一些放荡与爱情留下的痕迹。当第五幕开始的时候，安娜将一个指头放在嘴上微笑着对堂阿尔瓦罗说：

“现在不讲话了！我们谈的够长了……您让我听一会儿吧。”

“我是不是……我不知道……我是不是该告辞了……”

“不……不……为什么?”她回答说，可话刚出口又有点儿后悔。

“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打搅您，也不知道有没有座位……”

“有，金塔纳尔在你们‘口袋’里……您看，那不是他吗。”

确实如此，他正在那儿同堂弗鲁托斯争论，堂弗鲁托斯坚持认为《浪荡公子唐璜》相当缺乏内容。

堂阿尔瓦罗坐在安娜身边没动。安娜任凭他看着自己那健壮、娇嫩、白皙诱人的脖颈和上面微鬈的黑汗毛以及令人动心的发髻根部，头发在那里汇总、束紧、盘在后脑，十分媚人。堂阿尔瓦罗心里很踌躇，不知在这种情况下，是不是该放开胆子比平时再靠近她一点儿。他感到安娜的裙子拂擦着他的膝盖。他隐隐约约看见了她的脚，有时也碰它一下。“她那天晚上……已经熟透了。”（梅西亚心中象征性的话）尽管如此，他还是没敢贸然行

事，一寸也没向她靠近，尽管这次没有马妨碍他。“这位好夫人变得太动人了!”他为了不失掉她，讨她的欢心，此刻也变得浪漫、不凡和神秘起来……怎么会去冒险发动一次俗气的“人身”攻击呢！……那个已经着了魔！糟糕的是不可能长期勉强庭长夫人屈从自己；谁会对她说“下来吧，我的朋友，现在这一切都是在想像的太空遨游”呢？这些他感到羞愧后来又觉得荒唐的考虑使堂阿尔瓦罗抑制住了想踩一下庭长夫人的脚、用膝头碰一下她的腿的强烈欲望……

那么帕科同他的表妹埃德尔米拉这会儿又在干什么呢？那个健壮的乡下姑娘像一块燃烧的火炭儿，当唐璜跪在堂娜依内斯面前问她那个偏僻的岸边空气是否更好一些的时候，她的表兄正在用脚踢她，向她说着像锻炉中的火花似的耳语，使她感到喘不过气，直吞口水。埃德尔米拉尽管身体还没有损坏，但眼圈总有点发黑。她不停地摇着扇子，而当剧中出现高潮，小侯爵用风趣的话逗得她想哈哈大笑的时候，她又用扇子遮住嘴巴，小侯爵有他自己的名堂……

对安娜来说，第四幕同她自己生活中发生的事情还不能相比……她尚未发展到第四幕的地步。“那一幕演的就是她将来的情景吗？她会像堂娜依内斯那样屈服吗？她会由于爱得发狂而投入唐璜的怀抱吗？她不希望那样，她相信她有勇气，永远不失身，她那个可怜的肉体无疑是属于堂维克托的。”然而，第四幕是多么富有诗意啊！下面的瓜达尔基维尔河……远方的塞维利亚……唐璜的乡间别墅，阳台下面的小船……月下求爱……如果这就是罗曼蒂克，那罗曼蒂克就是永存的！……堂娜依内斯说：

唐璜，唐璜，我求你发发慈悲……

这些诗句是挂在庸俗的蠢人那如癞蛤蟆肚皮的嘴边上的口头禅，早被他们用口水玷污而变得荒唐、粗鄙，但那天晚上安娜听来却有如一首动人的爱情诗；那爱情纯真无邪、忠贞不二，具有崇高爱情的天性。安娜禁不住哭了，她哭啊，哭啊，对那个依内斯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在她眼里那已不是淫秽场面，而是某种虔诚的情景。她的灵魂跃入了更高的思想境界，跃入了仁爱的纯洁感情的怀抱中……她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一过于激动就感到精疲力竭。

庭长夫人的眼泪谁也没发现。堂阿尔瓦罗只看到她的胸脯起伏得更快，吸气时抬得更高。这位阅历颇广的人误以为她这样激动是因为他那紧挨着她的英俊潇洒的身躯，竟认为这是“纯生理”作用，差一点失去理智……他试探着去碰安娜的脚……而此刻安娜正心猿意马，忽而想上帝，忽而想理想的、纯洁的、普遍的包括对造物主及其创造物的爱……算他走运，梅西亚在安娜的衬裙下没有找到她的脚，原来她刚刚把两只脚放在了埃德尔米拉的椅子上。

唐璜和修道院院长的争吵使庭长夫人的注意力又回到了舞台上，好心的乌略阿① 的执拗引起了安娜的关注，因为她心情激动，一直在比较贝图斯塔和舞台上的塞维利亚这两个地方发生的事情，所以，当她看到那个安达卢西亚的浪荡公子不幸的结局时，内心充满了恐惧，以为这是天意；唐璜用手枪结束了他对修道院院长的积怨，这枪声震动了安娜，一种可怕的预感攫住了她，她像是在一道闪电下突然看见堂维克托穿着黑天鹅绒衣服、紧身坎肩和短披风仰面朝天倒在血泊里，堂阿尔瓦罗拿着手枪站在尸体旁。

幕落之后，侯爵夫人说《浪荡公子》她再也看不下去了。

---

① 即剧中的修道院院长。

“我走了，孩子们；我不喜欢看坟墓和骷髅；一个人到这种地步还早着呢！再见，你们要看就留下……天哪！都11点半了，演完非两点不可……”

安娜从丈夫那儿已知道了后半部的剧情，她想带着使她入迷的前半部的印象回家，便同侯爵夫人和梅西亚一起离开了剧院。

埃德尔米拉与堂维克托和帕科留下没有走。

“侯爵夫人，我带这姑娘回去，您就让安娜留在府上好了。”金塔纳尔说。

梅西亚把夫人们送上车，道别时，他紧紧握了一下安娜的手，她胆怯地赶忙抽了回去。

堂阿尔瓦罗回到侯爵的包厢，就和堂维克托聊了起来。他同帕科一向狼狈为奸：帕科需要有人转移金塔纳尔的注意力，以便和埃德尔米拉自由自在地呆在一起，曾多次让小侯爵帮过类似的忙的梅西亚就义不容辞地成全了他。

此外，他也要利用一切机会加深和那个随和的阿拉贡人的交情，他一定要把他逐渐变成自己的牺牲品，否则就是自己无能。

金塔纳尔非常欢迎这个美男子，向他阐述了自己对戏剧文学的看法，最后，像往常一样，又搬出了他那套有关荣誉的理论，就是流行于黄金时代——当时，我们西班牙还是个日不落的大帝国——的那套理论。

“您看，”堂维克托对已听得津津有味的堂阿尔瓦罗说，“您看，我平常是个十分平和的人，谁也不会说我，一个差不多可说是因为不愿再签署死刑判决书而退休的前庭长，就是说，谁也不会说我有我们祖先的那种敏感的自尊心，下面那些纨袴子弟说这难以置信；但是，我相信，这也是我的心里话：假使我的妻子——这当然是荒唐的假设——对我不忠的话，我就会像多次对托马斯·克雷斯波说的那样……给她放血。”

（“畜生!”堂阿尔瓦罗心里说。）

“至于她的情夫……唔，至于她的情夫……先说清楚，使刀弄枪我可是个行家里手。我在家庭剧场当业余演员的时候，就是说，在我的年纪和社会地位还允许我参加演戏的时候——至今我仍有此爱好——我就懂得在舞台上不善格斗是会叫人笑话的，于是我就从师学剑，说来也怪，一开始我就表现出卓越的武功。我生性平和，不错，因为谁也没惹过我，所以，我也没有动过谁一个手指头……不过，您可以想像……要是哪天……至于我的枪法，那更不在话下，我要是发现了……对，我刚才说了，就把那个同谋的家伙一刀捅了。不错，我喜欢这样。手枪是现代剧用的武器，太俗气，因此，我将用刀、剑杀死他……不过，我还想谈谈我的理论……我的理论是……什么？……您还记得吗?”

堂阿尔瓦罗不记得了，不过，他要用白刃武器杀死同谋倒使他有点儿惊慌。

梅西亚从俱乐部回来已近 3 点。他一边打着瞌睡一边回味着很快就会在庭长夫人身边变成现实的那快活的爱情场面——她是这场面的主角。在他几乎就要睡着的时候，他突然看见了堂维克托那个普普通通的身影。但是，在他头几个杂乱无章的梦中，堂维克托是穿着礼服，戴着礼帽，手里握着一把剑，就是佩拉莱斯演浪荡公子时用的那把带大十字剑柄的剑。

安尼塔不记得那天夜里她是否梦见了堂阿尔瓦罗。她睡得很死。快 10 点了，她才醒来，看见那个狡黠的金发使女正在她身边颇有分寸地微笑着。

“我睡得太久了，你怎么不早点儿叫醒我?”

“因为小姐睡得不好……”

“睡得不好？……我?”

“是的，您高声说话，还在梦里喊叫……”

“我?”

“是的，可能是个噩梦。”

“那你……都听见我……”

“是的，夫人，我当时还没睡，我在等老爷，安塞尔莫真不像话，早就睡了……老爷是两点回来的。”

“我高声说话来着……”

“那时老爷刚回来。他什么也没听见；他不想进来，怕惊醒小姐。我回来看您是否睡着，要不要点什么……我看是个噩梦……不过，我没敢叫醒您……”

安娜感到疲倦，嘴里有味，担心又要头痛。

“噩梦？可我不记得难受过……”

“凶险的噩梦倒不像，因为夫人在微笑……翻身……”

“那……那……我说了什么?”

“唔……您说了什么……听不清楚……断断续续的……有一些名字……”

“什么名字？……”安娜问，羞得脸直发红……“什么名字?”她重复道。

“夫人在喊……喊老爷。”

“喊老爷?”

“是的……是的，夫人，您喊维克托！维克托!”

安娜明白佩特拉在说谎。她几乎一向都叫丈夫金塔纳尔。

此外，使女难以掩饰的微笑也增加了夫人的怀疑。

她不再问了，而在设法掩饰自己的慌乱。

这时，佩特拉又向床边靠了靠，放低声音一本正经地说：

“有人给夫人送来……”

“一封信？谁的?”安娜声音颤抖地问，随即一把把信从使女手中夺过去。

“这么说那个疯子越轨了！……岂有此理。”

佩特拉见女主人的脸上露出了惊恐的表情，便接下去说：

“可能是讲经师先生的信，因为是特雷西纳送来的，就是堂娜保拉的使女。”

安娜一边读着，一边肯定地点了点头。

佩特拉像猫一样无声无息地走了出去。她心里在暗自发笑。

讲经师的信是用略有香味的纸写的，在日期上还画着一个深紫色的十字。信中说：

> 夫人，我的朋友：请您今天下午5时至5时半到我忏悔室来。您不必等候，因为您是今天惟一的忏悔人。您知道，今天不该我坐堂，但我觉得最好还是今天下午听您忏悔，至于什么原因，我以后告诉您。为您效劳。您的朋友与仆人
>
> 费尔明·德帕斯

署名没写神甫二字。

“怪事！”安娜从前一天下午起就将讲经师忘到了脑后。从堂阿尔瓦罗骑马出现在广场的那一刻起，那个令人尊敬、爱戴和景仰的精神甫亲严肃而洒脱的形象一次也未进入她的脑海。他现在突然出现，使她大吃一惊，仿佛她不忠诚的罪行被人当场捉住了一样。她第一次为她的轻率行为感到羞愧。堂维克托本人没有唤起的感觉竟让堂费尔明的形象激发出来了……现在她意识到了她灵魂的不忠，不过，这简直滑稽透顶！她竟认为自己对一个她并不负有也不可能负有忠诚义务的人不忠。

“不错，”她想，“我们早就说好，明天一早我就去忏悔……而我却忘了，现在他要把忏悔时间提前……他要我今天下午就去。不行！我没精神准备……带着这样冲动的感情……这种灵魂上的反叛去……不行！”

她很快穿好衣服，取出一张也有香味，而且比讲经师的信纸还要香的纸，给堂费尔明写了一封十分温柔的信。她一边写，手一边抖，显得很紧张，好像这是背信弃义。她骗他说她不舒服，偏头疼，并求他原谅；说她会去告诉……

她把这封骗人的信交给佩特拉，吩咐她立即送给收信人，不要让老爷知道。

堂维克托已多次表示反对，他说，他不同意安娜那么频繁地去做忏悔，他怕别人议论他说话不管用——实际上，他在家里说话就是不管用，所以，一生气就大吵大闹。

为了避免吵闹——尽管闹不出什么名堂，但令人心烦——安娜总是千方百计地不让丈夫知道她常去大教堂。

“那位好好先生决不会想到这都是为他好！”

在这清白的秘密中，佩特拉被她视为心腹与同谋。不过，尽管女仆表面上装作相信女主人告诉的掩饰其虔诚信教的种种理由，但心里却怀疑内中有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她在送信的路上想：

“我怀疑她有两个人：一个魔鬼，一个圣贤。真是天上地下处处逢缘！”

安娜一整天都烦躁不安，她在生自己的气。她并不因为给堂阿尔瓦罗求爱的胆量增添了一双翅膀——尽管只是薄薄的精神纱翼——把自己的名誉置于危险境地而后悔，也不为欺骗了可怜的堂维克托而遗憾，因为她还为他保留了肉体——他的合法财产……不过，前一天晚上，尽管她想到和感受到了许许多多崇高的事情，却连一次也没想到讲经师！

“更有甚者，她还骗他，说自己病了……她怕他！……甚至信的温柔、几近亲切的风格也是骗人的……她不该这样做！为堂维克托必须保留肉体，难道对讲经师就不该保留灵魂吗？”

第十七章

〔德帕斯听说庭长夫人违背贝图斯塔宗教界的习俗，竟于万圣节当日去看了戏，便在万灵节那天走访了她。金塔纳尔晚上回到家，使女佩特拉没有把讲经师来访的事告诉主人。〕

就在当天，即万灵节那天，天刚刚黑下来的时候，佩特拉向庭长夫人通报，说讲经师先生来了。当时庭长夫人正在花园里弗里希利斯的蓝桉树下散步。

安娜对讲经师的来访感到突然，心里有点害怕，就吩咐说：

“把客厅的灯点上，先把他请到花园来……”

讲经师穿过庭院进了花园。安娜坐在凉棚下等他。“下午天气真好，就像是9月。但这不会持续多久，过不了几天，贝图斯塔就将变成雨的世界……”

这是他们开头说的话。当讲经师冒昧地问起了她的偏头痛，安娜就慌了神了。

她早把撒过的谎忘了！她竭力解释她不顾偏头痛来花园的原因。

讲经师证实了他的怀疑：他温柔的朋友是在欺骗他。

教士脸色苍白，声音略微发颤，在为他准备的摇椅上摇来晃去，坐不安稳。

他们继续谈着无关紧要的琐事。安娜惴惴不安地期待堂费尔明提一提这次不寻常拜访的动机。

问题是那个动机……不好明说。他到这儿来是因为情绪不佳，心血来潮；这很不合时宜，对此，他已有感觉。至于情绪不好的原因他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向那位夫人讲的。

“塌鼻子”，就是充当堂娜保拉走狗的那个神甫，有乔装去剧场的毛病。他在神学院搞间谍活动时就有了这种爱好。当年院长常派他去顶层楼座监视学生，好回来向他告密。现在他这样做完全是自作主张。他昨天晚上也去了剧院，并且看见了庭长夫人。今天上午堂娜保拉就知道了此事，并在吃饭时巧妙地把消息透露给了儿子。

“我不相信那位夫人昨天会去看戏。”

“可我是从看见她的人口里知道的。”

女友的过错使讲经师陷入尴尬境地。他感到受了污辱，伤了自尊心。因为贝图斯塔的男女信徒们以及所有虔诚的人都把戏剧看成是四旬斋期间和其他几个日子——其中也有万圣节——里禁止的娱乐。昨晚，很多持长期包厢票的太太都没去看戏，也不准任何人进她们的包厢，以表示她们的抗议。那个自己从来不看戏但为她四个侄女买了长期包厢的堂娜佩特罗尼拉即“君士坦丁大帝”也没让她们去。

“可是，脚踏实地地在信教，备受讲经师钟爱的忏悔弟子安娜却在禁止看戏的晚上不顾一切地在剧场抛头露面，公然对抗宗教禁忌，而她恰恰又不经常光顾那类地方……恰恰那个晚上……”

讲经师怏怏不乐地离开了家。

“对于他来说，她眼下去不去看戏并不要紧，总有一天人们会无所谓的。问题是大家会议论纷纷，堂库斯托迪奥、副主教以及其他对手都会挖苦他，说讲经师对他的忏悔人没有什么作用……他怕出丑。这全怪他，因为他迟迟没有上紧安娜那根虔诚的

弦。”

他来到了圣器室，正碰上尊贵的里帕米兰大祭司和副主教莫雷洛先生在争论。大祭司虚张声势，挥舞拳头，简直像在击剑。副主教则比较平和，只见他笑着说，庭长夫人要是个虔诚的信徒，她就不应该在万圣节晚上去看戏。

里帕米兰喊道：

“我的先生，社会义务高于一切。”

教长发火了。

“啊！啊！”他说，“大祭司先生，不对……宗教义务……对，……宗教义务……”

教长吸了吸他哆哆嗦嗦地从珍珠母鼻烟盒里取出的一撮烟末，他常常以这种方式结束那七零八碎的话。

“社会义务确实非常值得尊重。”那个身为部长亲戚的教士说，在他看来，那个见解有点儿王权至上的意思，因此，作为王国最高公证人的表弟理所当然地要表示赞同。

“社会义务嘛，”格洛塞斯特尔心平气和地反驳道，话说得一字一板，从从容容，显得非常亲切，“社会义务，请您原谅，是非常非常值得尊重的，不过，上帝希望，他的无量仁德也准许，社会义务与宗教义务永远协调一致……”

“荒唐！”里帕米兰跳起来喊道。

“荒唐！”教长说，一巴掌合上了珍珠母烟盒。

“荒唐！”那个王权至上主义的教士也这样说。

“诸位，各种义务不能自相矛盾，社会义务既然是一种义务，就不能与宗教义务对立。尊敬的塔帕雷利就是这样说的……”

“塔帕……什么？”教长问道，“少跟我讲什么德国作家……这个莫雷洛总喜欢异端邪说……”

“诸位，咱们扯得离题了，”里帕米兰喊道，“问题是……”

“没这么严重，”格洛塞斯特尔反驳说，他不愿当着堂费尔明的面坚持所谓庭长夫人缺乏宗教虔诚的看法。

他很巧妙地把争论引向哲学领域，然后再从那儿转入神学方面，他这样一转就等于用水灭火。那些尊敬的显贵对神学都怀有一种特殊的敬意，他们从来不愿谈论“上界的事情”。

根据他一进圣器室听到的那些话，堂费尔明就明白他们争论的正是安娜看戏的事。他心情本来就不好，听了这些话就越发恼火。“全贝图斯塔都知道了。他的精神影响失去了信誉……而造成这一恶果的人却对他残酷无情，拒绝赴约。”他本想告诉她，她不要上午去忏悔，应把忏悔放在下午，因为这样，那些女信徒就不会特别注意他们了……“您应当和所有的女士一道忏悔，另外，再找别人不知道我坐堂的日子，具体哪天我会通知您，这样……我们就可以多谈一会儿。”他本想那天下午对她谈这些话，可她却回信说“她偏头疼”。在帕埃斯家人们也向他谈起了剧场里的丑闻。“有几个事先说准不去的女士那晚都去了，以前从来不去看戏的安娜·奥索雷斯也去了。”

讲经师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帕埃斯家；奥尔维多讥讽的微笑虽然不那么明显，却使他感到气愤……

他不假思索就径直奔向新广场，来到那个街角，敲开了庭长夫人家的门……他就是这样到了那儿。

这种造访的理由他能说吗？

当发现安娜在说谎——她明明好好的，却编造理由不去赴约，本来就心绪不佳的堂费尔明一下子火冒三丈，他使出全部习惯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的情绪，保住脸上的笑容。

“他在那个女人身上享有什么权利吗？没有。她若想反叛他有办法制伏她吗？也没有。用宗教恐怖？太愚蠢。宗教对那位太太永远构不成恐怖。用规劝、好感和爱情？他不敢夸口他可以用

他追求的精神方法说服她，使她产生好感，更不要说爱情了。”

除了外交手段别无它法。“谦卑吧，你的形象就会显得高大”是他的信条，这和福音书上的誓言毫不相干。

鉴于一般家常话东拉西扯地谈起来就没完，而讲经师又不想两手空空地匆匆离去，因此，为了结束这毫无意义的谈话，他只好沉默下来，深沉而忧伤地望着星空。他刚好坐在凉棚门口。

已经是入夜时分，但毫无凉意，至少他们没有这种感觉。佩特拉说客厅的灯点上了，安娜回答说：

“好，我们这就过去。”

讲经师却说要是安娜已经感觉好了，坐在外面也不错。

堂费尔明的沉默和他仰望星空的举动示意安娜他有重要的事和她谈。

果然如此。只听讲经师说：

“我还没有向您说明我为什么要您今天下午去大教堂的原因。我想告诉您，这就是我来的目的。我来除了想知道您的健康状况外，是想告诉您，我认为您上午忏悔不太合适。”

安娜用眼神询问原因。

“有几个理由：据您对我讲，堂维克托不愿意您去教堂，更不要说为此早起了。要是您下午去，他就不会那么不安了……甚至您常去他也不会知道，这不是欺骗，他如果问的话，可以如实告诉他；如果不问，也不必声张。这是一件清白的事情，无须欺骗，也用不着隐瞒。”

“这话有理。”

“另一个理由：我上午听忏悔的时候不多，现在我为您破例会引起我的对手们的议论。我的敌人很多，什么样的都有。”

“您有敌人?”

“啊，我的朋友！你要是可能，你就数数那些星星。”他指了

指天空，“我的敌人和天上的星星一样多，多极了。”

讲经师笑了，笑得像烈火中的殉教者。

安娜为欺骗和遗忘了那个圣贤般的男人而深感内疚。他因品德高尚而招致诽谤，却毫无怨言。他的微笑和比喻都打动了庭长夫人的心。“他有敌人！”她想，并从心底里萌发出要保护他不受众人伤害的强烈愿望。

“此外，”堂费尔明接着说，“有些自以为很虔诚的太太和先生却喜欢注意别人进出教堂的忏悔室，谁常去忏悔呀，谁马马虎虎呀，谁忏悔了多长时间呀，以此为乐……敌人也常常利用这些议论大作文章。”

庭长夫人也说不清为什么脸一下子红了。

“因此，我的朋友，”德帕斯继续说，他已觉得不宜再在最后一点上纠缠，“因此，您还是在规定的时间同大家一道忏悔比较合适。有时您可能有很多事情要说，碰到这种时候，您不妨提前告诉我，我好给您在我不听忏悔的日子里安排一个时间。这样谁都不会知道，因为他们还不会卑鄙到跟踪我们……”

庭长夫人认为，在另外的日子里去更冒险，但是，她不愿违背好心的堂费尔明。

“先生，我一切听从您的吩咐，您说什么时候合适，我就什么时候去。我完全信任您。在世界上我只对您讲过心里话，您完全了解我的思想和感情……我希望从您那儿得到光明，来驱散常常包围我的黑暗。”

安娜说到这里，发觉这话说得很不自然，与她的性情格格不入，就戛然而止。那些比喻用得也很不得体，但她不想说得过于具体，只好以这种方式表达了她的热情。

讲经师没留意她的措词，女友的这番话使他感到十分欣慰。

他鼓起勇气……对她谈了那件使他痛心的事情。

“好吧，我的孩子，那我就使用，也许是滥用这个随意处理权（他微笑，点头）说您两句。”

他又一次微笑并长时间看着她，这种注视令人难以忍受。

安娜感到一种孩子般的恐惧，竟因此变得越发媚人。德帕斯能够看出，也确实看出了她精神上的变化。

“昨天您去看戏了。”

庭长夫人瞪大了眼睛，仿佛在不假思索地说：那又怎么样？

“许多懦弱的人把偏见当宗教，您知道，我一般是反对这种态度的……对您来说，去看看演出不仅正当而且需要，您需要娱乐，您的丈夫也很豁达，像个圣人，不过昨天……是个忌日。”

“我忘了……也不认为……说真的……我并不认为……”

“当然，安尼塔，当然是这样。但问题不在这儿。昨天看戏也好，在其他日子看戏也好，对您来说都是清白的。问题是贝图斯塔宗教界——不管怎么说，它还是我们贝图斯塔的，不管它是否夸大了某些思想，它看问题的方式还是和我们相近的……那些本城值得尊重的人把违背某些宗教习俗的行为视为丑闻……”

安娜耸了耸肩。“她不理解……这算什么丑闻！她在剧场里，从一个高尚的思想境界跃入另一个高尚的思想境界，感受了一种宗教艺术的热情，从中受到了教育。”

讲经师一眼就看出了他的病人（“他是心灵的医生”）拒绝吃药，便想起了那爬坡的比喻：“她嫌这坡太陡，那咱们就让她如履平地。”

“我的孩子，问题不是您失没失去什么；您的品德并不因为您看了戏就受到损害，远不是那样……可是……（语气又恢复了幽默）我这个当医生的微不足道的自豪感呢？病人不听我的话……这算得了什么！有人议论，说讲经师的女弟子们不去为亡灵祈祷而去看《浪荡公子唐璜》，大概是不怕他生气吧。”

“有人这样说了?”

“哼! 在圣维森特会，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她是护着您的——甚至在大教堂。莫雷洛先生怀疑堂娜安娜·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的虔诚……”

“这么说……是我太轻率……是我叫您难堪了？……”

“看在上帝份上，我的孩子，您快别这样说! 怎么会呢! 这是您的想像，安尼塔，是想像啊! 我们什么时候才能控制自己的想像呢? 难堪! 轻率! ……对于我，只有我做的事才能使我难堪，我就是这样理解……您没有做什么轻率的事情，您是无辜的，您没考虑到那些说闲话的。那一切没什么了不起，您想想看，对那些毫无道理的闲话我会理睬吗……这全是玩笑，还是谈谈对咱们都有关系的事情，谈谈与治疗您的心灵有关的事情……就是那些由精神方面产生的问题。您知道，我认为一个好医生（我说的刚好不是索摩萨先生，他很了不起，但医术平平）可以给予我们很大帮助。”

讲经师停顿了一下，他不再看星星，而把摇椅向庭长夫人跟前靠了靠，接着说：

“安尼塔，在忏悔室里，尽管我不仅可以作为一个能系罪开罪的神甫，而且敢以一个心灵医生的身份同您谈话，尽管我对您的实际情况已有了相当程度的了解，但是，鉴于某些您清楚的严肃理由，我觉得……”他的声音颤抖起来，担心这过于冒险，“我觉得……如果我们能在教堂之外谈上几次，效果一定会更加显著。”

安尼塔在黑暗中感到两颊发烧，他们交往以来，此刻她第一次把讲经师看成一个男人，一个漂亮强壮的男人；某些总把人往坏处想的男人都说讲经师又多情又大胆。在教区法官这番话之后的寂静中，可以听见他女友那急促的呼吸声。

堂费尔明平静地接着说：

“在教堂里存在着某种东西，使人不能不审慎从事，很多很有趣的问题都不能加以分析。我们总是那么匆忙，而我……要在那个地方尽职，就不能忘了我作为法官的身份。您在那儿也不能畅所欲言，而这正是完全了解您所必不可少的条件。另外，在那儿，只能谈罪过或罪过倾向，其他的仿佛都是多余。比如讲一讲好的品德，就几乎等于在亵渎神明，那儿不是谈这个的场所。然而，为了我们的目的，还非谈这个不可。您读过书，十分清楚有很多描述当时妇女习俗与性格的教士都着重写黑暗面，把她们写得一团漆黑……因为他们写的是忏悔室里的妇女，那些女人只讲自己的堕落行为，宁愿夸大也不愿隐瞒，自然，对自己的美德和善举都闭口不谈。不用出西班牙就可以找到这样的教士，如杰出的阿西普雷斯特·德·伊塔①，蒂尔索·德·莫利纳以及其他许多人……”

安娜微张着嘴听着。那位先生的话语如在花间和细沙上潺潺流过的溪流那般柔和，使她听得入迷。她已不再去想讲经师的敌人的无耻诽谤，甚至忘了他是个男人，好像已经无所顾忌地坐在了他的膝头，如同她听说的纽约的夫人们与绅士们在电车上的那种情形。

“所以说，”堂费尔明继续说，“我们需要所有的事实，不仅仅要丑恶的，也要美好的。健康的东西我们有治疗的必要吗？有用的肢体为什么要割掉呢？我发现您在忏悔室很多事情不敢讲，在这里我相信您会说给我听的，比如，在这里就没有什么不便……我需要的就是朋友般的、家人般的促膝谈心。另外，您不仅需要责备、纠正，也需要鼓励和真挚而高尚的赞扬。在您以为完

---

① 14 世纪西班牙著名诗人。

全不好的某些思想和行为里也包含着不少好的值得赞扬的东西。在忏悔室里就不能随便作这种正确分析，不过，严格说来，这实际上与忏悔室无关……我看也无须多说了，我讲第一个理由时，您就完全清楚了我的用意。对，我想起来了，还有一点，我们在教堂外交换看法，这样您就不必经常去忏悔，别人也就不会说您圣事做多做少了；另外，在忏悔日我们就可以更快地处理那些大小过失了。”

讲经师对自己如此大胆颇为吃惊。那个计划不是事先准备好的，只不过是个模糊的想法，而且因其过于唐突曾多次被打消，那是冒失的感情用事，它可能吓着庭长夫人，使她怀疑自己忏悔师的用意。讲经师放开胆子谈完那番话后就战战兢兢地等待着安娜的回答。

天真的庭长夫人完全被讲经师所列举的理由说服了，竟在他那个计划的鼓舞下滔滔不绝地说了起来——她有时就这样，还以她诗一般的想像热情给他列举的那些理由增添了力量。

“哦，不错，这样来得更好，在教堂开始的忏悔还可照常进行，属于上帝的仍给上帝。”安娜接受了他主动来听她讲心里话、给她劝告、安慰她时常受空虚折磨的灵魂的友情。

讲经师全神贯注地默默听着。他把隐在暗处的头靠在爬着茉莉和忍冬的凉亭花架的铁横杆上。安娜滔滔不绝的话语很对他的心思，她那些坦率的充满心声的话语如同甘露一样流进了他的心田。她一讲到悲伤处情绪就很激动，就很想得到安慰。严峻的气氛消失了，绷紧的弦松弛了。“说吧，就这样说下去吧!”教士心里说，“谢谢你的嘴巴!”

周围只有安娜甜蜜的声音，偶尔也传来落叶或那晚几乎感觉不到的在小径的沙粒上轻轻拂动的微风。

讲经师和庭长夫人都忘记了时间。

“是的，您说得太对了，”她说，“我是需要听友爱和劝慰的话的。许多天来，我一直感到不快，这种情绪把我的好思想一扫而光，剩下的只有悲伤和失望。”

“啊，不，这不对，安尼塔！失望！什么话！”

“您简直想像不出我昨天下午的心情。”

“很烦，是吧？是那些钟声？……”

讲经师笑了。

“您别笑；正像金塔纳尔说的，可能是神经质，不管它是什么，反正我烦得要死，这也许是个大罪过……要是我能补救的话……”

“话不能这样说，”讲经师打断她，语气尽量和缓地说，“烦恼要是能够补救，那就不是罪过，要是不想补救那才是罪过。不过，谢天谢地，您现在是想补救也能补救……问题就是这样，我的朋友。”

当被自己的忏悔搞得如醉如痴的安尼塔知道她的知己对她想说的话全都理解或几乎全都理解时，就决定把其余的即那天下午发生在她厌烦之后的事情也告诉讲经师……她只隐瞒了纯属偶然发生的事情；她没提到堂阿尔瓦罗，也没谈起那匹白马。

“有时候，”她说，“那种烦躁会变为哭泣，变成对牺牲的渴望，变为牺牲自己的意志……这您知道；可是昨天，兴奋却转换了方向……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怎样才能讲清楚……如果我能……原原本本地讲出来的话，那就是罪过，就是背叛，那就太可怕了……但是，照我所感觉的来看，又并不是那样。”

讲经师于是听到了他这个朋友在反叛的几小时中心灵里所发生的一切。那几个小时她认为是她孤独灵魂的历史中最美好的时刻。尽管她没有具体讲出她的所思所感，但讲经师却听得明明白白。

令他更难以想像的是安娜怎么会因为看了《浪荡公子唐璜》就想到了上帝，就产生了温柔而深沉的虔诚。

安娜说她或许有点发狂，其实，她经常如此。她好几次在看没有宗教内容的演出时，看着看着就觉得受到了令人欣慰的虔诚的启迪，流出热爱上帝的眼泪，产生出无限希望和慈悲以及一种信仰即信念……一天，她给一个穷孩子钱买橡皮气球——就是其他孩子刚分到的那种气球——之后，便赶紧转过脸去，怕他们发现自己在哭。那泪水开始很苦，但随后脑子里逐渐萌生的那些想法，竟变得甜蜜起来。她感到了上帝那有力的声音，感到了他的手在抚慰自己心中的痛苦……她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吗？不知道。她哀求讲经师理解她。昨天晚上，她看到新入教的依内斯落入唐璜的怀抱时就发生了类似的情况……讲经师仿佛已经看到了那个如此世俗的场面……所以，她便由此及彼，对那个处在热恋中的无辜女人一产生同情……便思念上帝，热爱上帝，感到上帝就在身边……这和她送给一个穷孩子一只彩色气球那天的情形一模一样。那是什么呢？她心里非常明白那不是真正的虔诚，靠那样的冲动，是不会从上帝那儿得到任何东西的……也许，那只不过是神经质，是一个从童年起就被扭曲、就好冒险、好冲动的灵魂的危险征兆？

“两种情况都有。”讲经师竭力抑制女友传染给他的激动，以非常平静和慎重的语调说，“有利于品德的宝贵感情，但也有危险存在，昨晚危险就很大——他并不了解昨晚堂阿尔瓦罗曾在安尼塔的包厢里——以后应当避免这类事情发生。”

庭长夫人还谈到她无法克服的忧虑，说她渴望飞出自家那狭小的天地，得到更多更强烈的感受，活得比那些无所事事的女人更有意义。她也谈到博爱——这并不荒唐，尽管那些不理解它的人嘲笑它……她甚至讲，如果她说整天沉溺在喜剧和收藏品中，

整天与弗里希利斯和猎枪泡在一起的金塔纳尔那温柔的、缺乏热情的、庸俗的、心不在焉的爱抚已完全满足了她的渴望，那她就是在骗人。

“那一切由于过分危险，都几近犯罪。”讲经师扼要地做了分析之后接着说。

“不错，可以这样说，我刚才就这样说的，但是，我感受到的却不是这么回事，我肯定，就像我感到的那样，我说的那些绝对不是罪过……危险可能存在，这我不否认，但决不是罪过!”此外，她说到这儿声音变了，“我知道，这样说……甚至是荒唐的，好像是愚蠢而粗鄙的罗曼蒂克……但不是这么回事，不是!”

“我的朋友，问题是我没有如您说的而是像您感觉的那样去理解您的。您一定要相信我。我所理解的正像……可不管怎么说，总还是存在近于罪过的危险，由于存在……您让我说，安尼塔，您会看到我们是相互理解的。我刚才说了，存在着近乎罪过的危险……但我还要加一句，安娜，如果您火热灵魂的全部精力所追求的目标与一个贞洁女人不相称的话，那种危险就会成为明显的罪过。要是我们不把这些精力用在行善和有益的活动上，听任这种冲动再次出现……那它们就会走上捷径，走上堕落的道路，您要相信我的话，安尼塔。您因为给了一个孩子一只彩色气球就想到上帝，产生了您所谓上帝同在的感觉，这是很好的，很圣洁的。如果在您说的事情中有点儿泛神论的话，那也并不危险，因为涉及的是您，我总会设法帮您将那个坏东西连根清除；但现在您说的是另一回事。您看见一个放荡男人在一个修女的禅房里……或她在那个放荡男人的家里，看见那对亵渎神明的情人拥抱就想到上帝，这就不好，不圣洁了。这是不好的，这是无视通向虔诚的正常途径，是以自私的傲慢蔑视健康的道德，妄想通过绝望、泥潭和一切不洁净的地方到达遵守教规的人要经过完全

不同的道路才能到达的境界。要是我说的过于严厉，请您原谅，但是眼下我不说不行。”

讲经师停了一下，以观察安娜在他为她设置的坡路上爬得是否吃力。

安娜神情严肃，默默地思索着忏悔师的话，她全神贯注，完全沉浸在思索中。她没有觉察面前的斜坡，她喜欢他那种冲劲，欢迎他的异议，与那些赞扬和恭维相比，她更珍视讲经师那严厉甚至刺耳的话语。

讲经师松了松绷紧的弦，接着说：

“当务之急是应该利用那些好的倾向，虔诚的素质——我眼下就这样叫它，因为现在向您讲美德的等级、达到它的正路以及误入歧途还不是时候，这是个十分棘手又要冒风险的问题……我刚才说了，应该利用那些虔诚倾向和好沉思的习惯。您身上早有这些东西，从您幼年起，它们在提高您的道德观念上一直起着很好的作用……当然必须通过宗教活动。为什么基督教徒有很多很多事情要做？为什么真正宗教的各种礼仪比新教冷漠的忏悔更引人注目，更为排场？其原因就在此。您需要能为您唤起上帝圣洁思想的目标，需要能充实您充沛精力的虔诚灵魂、使您的本能即您所谓的博爱得到满足的工作。……而这一切，我的孩子，是可以在一个仁慈……虔诚、一个喜欢喊叫的（这话说得有些不好听了）女人那表面平凡、甚至像堂娜奥夫杜利亚称之为俗气的生活中得到满足和实现的。是的，我的朋友，”讲经师话一出口就笑了起来，“为了缓和您对无限之爱的渴望，您需要的是……做个信徒。现在是我要求您理解我，请不要只注意字面上的含义而忽视其精神实质。应当成为信徒，就是说，不能只满足于教徒、天主教徒的名字，在实际上却像个异教徒，相信诸如‘根本的东西是实质’，‘宗教礼仪和教规都是为渺小的人准备的’等庸俗说

法。不对，我的孩子。根本的东西包括一切，形式就是实质。上帝对一个希望爱他的女人说出下面这番话看来是很自然的：‘孩子，为了想着我，你不该需要索里利亚描写的修女与放荡男人的那种爱情。到我的教堂来吧，你会在那儿感受到心灵上的鼓励，而去祈祷、沉思，去进行这些宗教礼仪和慈善活动，而这一切概括起来就是对我的信仰……’”

讲经师讲如此庄严如此崇高的事情时竟运用了这种随便、甚至是逗趣的话语。安尼塔一听就又想哭又想笑，那哭中带笑的样子简直就像安德洛玛刻①。

夜在飞奔。大教堂的塔楼在那边已经蒸腾而起的雾气中远远地监视着凉棚里的谈话人，此刻发出了三声钟鸣，仿佛在通知他们，似乎觉得他们谈得够多的了。然而，讲经师和安娜都没有听见监视他们的塔楼发出的信号。

佩特拉站在院子的暗处自言自语地说：

“差一刻就 8 点了，可他们还没有谈完的意思……”

使女实在好奇，就大着胆子踮着脚尖朝凉棚走了几步，生怕踩上枯叶叫人听见，但是，她担心人家发现，就又退回了院子，然而，从那儿只能听见很低的咕哝声，根本听不清说什么话。她听见安塞尔莫开大门和主人走来的声响，就迎面跑去。主人如果问起夫人，她准备说谎，就说夫人在三层或阁楼，反正随便说个地方，说她在干什么家务活。她打算把讲经师的来访瞒着主人，尽管谁也没让她这样做。她认为她做了一件合乎女主人和她的朋友堂费尔明心意的事情。“他们不是瞒着堂维克托派她送过信吗？既然如此，那也没有必要让他知道他们已在凉棚里摸黑聊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

---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以对丈夫钟爱著称。在特洛伊战争中，父亲、兄弟、丈夫和儿子战死，她悲痛万分，自杀未遂。

金塔纳尔没有问起他的妻子，这并不稀奇，他常忘记她，特别是当他手里拿着东西的时候。他吩咐把书房的灯点上，便坐在桌前，把桌上的书报挪开，放下腋下夹着的一个包。包里是一部给子弹装药的机器。他刚才同弗里希利斯打赌说他可以在一小时内装多少多少打子弹，现在想试一试。所以，就没想别的事情。灯拿来了，他那双锐敏的眼睛只是漫不经心地瞧了瞧佩特拉，使女却顿时慌了神。

“我说……”

“老爷?”

“没事……我说……”

“老爷？ ……”

“钟还走吗?”

“走呢，老爷，您昨天上的弦……”

“这么说差 10 分 8 点了?”

“是的，老爷。”

佩特拉颤抖着，不过，如果他问起女主人，她仍旧准备说谎。

“好，你去吧。”

堂维克托开始快速地装子弹。

与此同时，讲经师已经泛泛地讲解了他想暗示给她的与信徒生活有关的那些事情。

安娜已经到了努力向完美之路进发的时刻，准备工作可以说已经完成。如果说别的女人去教堂、教友会和其他进行日常宗教活动的地方由于怀着例行公事的心理，往往使旨在完善道德的虔诚实践毫无成效的话，那她安娜则可以从同样的地方，同样的活动中得到许多有益的东西充实自己的精神世界。圣特雷莎原来是做什么的呢？是个修女，是一个修道院的创建人。有多少修女始

终没能跳出普通女人的圈子呢？一个修女的生活也可能落入例行公事的俗套中，得不到上帝的赞扬，也丝毫不能满足一个炽热灵魂的渴望。然而，那位女神学家① 把修道院生活看成是非常广阔的天地，非常光明的世界！伟大的能动性就在我们自己身上，如果我们能够将它发挥出来的话。但是，应当在虔诚的宗教活动中去寻找这样的机会。这就需要安尼塔以后经常参加各种宗教活动；多听说教和弥撒；参加九日祭；加入圣维森特会，做一个积极的会员；常去看望和照顾病人；加入教义问答会。开始她会觉得这些宗教活动繁忙、枯燥、平凡，认为这偏离了通往纯洁的虔诚生活的道路，不过，她会逐渐对那些卑琐的事务发生兴趣，领悟到祈祷和公众礼拜的神秘魅力。如果这在那些缺乏热情的人，那些普通教徒——他们到教堂来只带来了感官——的眼里只不过是一种轻浮的消遣的话，那么，对那些怀有深厚虔诚之心的人来说却是富有教益的场面。

“您会看到，”讲经师说，“总有一天您不需要索里利亚和天才诗人就会心软得哭起来，就会一步一步地提高，正如您说的，提高到上帝圣洁思想的高度。我的朋友，宗教有能力找到通向心灵深处的道路。您会看到，您会从很多仪式，很多隆重的礼拜仪式中认识到圣母的智慧。现在您可能会小看这些仪式，觉得它们无关紧要。我们的节日！这是多么美好的东西啊，亲爱的孩子！比如到了圣诞节前夕，您就可以用您丰富的想像力去重现耶稣降生那些极富诗意的场面……那些仿佛村夫谣② 一样人所共知的东西，对您来说，就可能再次成为伟大的诗章，温情的泉源，您会一边想着圣婴一边啜泣……那时您就会对我说那种眼泪是不是比昨天晚上《浪荡公子唐璜》使您流出的眼泪更甜蜜更清新

---

① 即圣特雷莎。
② 西班牙的一种民歌，一般以耶稣降生为题材，在圣诞节期间演唱。

……”

“不管是谁布道都去听，没那个必要，”德帕斯接着说，“虽然一个可怜的乡下神甫的演说，粗糙质朴中有时也不乏宝贵的真理、简洁而值得称颂的教益、哲学的深沉和真诚以及堪与《圣经》媲美的新寓言故事。不过，像这样的演说是难以遇到的，因此，最好还是去听那些知名的布道家的演说。在主教想显露身手的日子里您去听一听他的演讲……如果这样说不算是过于自负，我还想请您也来听一听我的演讲，但愿上帝别让我讲得一团糟。是的，有些需要在忏悔室或私下交谈时说的事情不宜拿到讲道台上讲，同样，那些需要在讲经时说的事情，也不好放在私下里说，否则就太荒唐了……比如，在我必须提醒您的那些事情中就有这样的情况，就是说您思想中有关上帝的那些模糊不清、浮于表面的错觉……其实就有泛神论的味道，但您自己并不知道。”

讲经师又谈了他为安娜宗教生活安排的计划，这个计划她从明天起就必须无保留地执行。他最后特别谈了读书问题。

他特地推荐了某些圣人的传记和圣特雷莎及几位神学家的著作。

“读一读那位女神学家和玛丽·德·尚塔尔即圣让娜·弗朗索瓦丝① 的生平就够了，当然，为了成为尽善尽美的人，要善于从字里行间去体会。我不是让您一开始就这样做，而是说以后要学会这样做。一开始就把自己的生活与圣人的生活相比较会使您感到气馁，这是非常危险的。当您看到您认为值得赞扬的很多行为在特雷莎眼里都是罪过的时候您就泄气，那就糟了！当您发现自己离虔诚还差十万八千里就自认为很虔诚，并把圣者称为魔鬼的声音当做上帝的声音，认为这完全是虚荣心作怪的时候，您就会

---

① 17 世纪法国修女，访修会创始人。

感到羞愧……但您不要止步不前……不要去比较……要继续下去……等您在有益于身心的克己的生活中度过一段时间后……再回头读，您就会越读越觉得有益，收效也就越大。

“要是我们的目标是成为一个特雷莎那样的圣人，那就什么也别做了！一看那无尽头的道路，我们就上不了路了。那应该走到什么地方去呢？上帝以后会告诉我们的，现在就开步走，向前走，这才是当务之急。

“为此，我们就非得穿着法衣，低着头，总是面带痛苦吗？就非得在家里用审问来虐待丈夫吗？就不去散步，与外界隔绝吗？愿上帝饶恕我们，安尼塔，愿上帝饶恕我们……家庭和睦可不是儿戏……那健康呢？身体的健康该摆在什么位置上？我们不是想接受医治吗？我们现在不是谈灵魂及其治疗吗？身体也需要自由的空气和正当的消遣，您应该根据自己的心情和环境的许可加以安排。”

一阵冷风吹得庭长夫人直抖，并把一堆枯叶汇集到凉棚门口。讲经师像被什么东西刺了一下随即站起，吃惊地说：

“糟糕！大概已经很晚了，咱们在这儿只顾谈话，把时间都给忘了……”

“让堂维克托在这种时候看见他们在月下花园的凉棚里……可不是什么愉快的事情。”他这样想着，但是没有说出来。他从凉棚里高声说着话走出来，但声音也不是很高，他装着不怕人听见，但心里直犯嘀咕。

安娜跟在他后面也走了出来。她心里只顾想事，早忘了世界上还有丈夫、白天、黑夜和时间，也没去想在那儿和一个年轻、漂亮、健壮、尽管是教士的男人单独谈话是否合适。

讲经师好像记错了路，竟径直朝院门走去，尽管上走廊的楼梯经过金塔纳尔的房间这样走似乎才显得自然。

佩特拉站在院子里，像哨兵一样立在刚才迎接教区法官的那个地方。

“老爷回来了吗?”庭长夫人问。

“回来了，夫人。”使女低声答道，“他在书房。”

“您想见见他吗?”安娜转身对讲经师说。

堂费尔明答道：

“我很高兴……”

“装相，在我面前还装相!”佩特拉气愤地想道。

“我很高兴……要不是天这么晚了……我本该 8 点钟去主教府……可现在却快 8 点半了……我不能再耽搁了，请代我问候他。”

“那就请便。”

“另外，他可能正忙于工作……我不想打扰他了……我就从这儿走吧……晚安，夫人，晚安。”

“装模作样。”佩特拉一边打开通向门厅的门一边想道。

这时，讲经师走近庭长夫人，忙低声说：

“我忘了提醒您……最合适的……见面地方……是堂娜佩特罗尼拉家。我们以后再谈吧。”

“好吧，”庭长夫人答道。

“我考虑过了，那儿最合适。”

“对，对，您说得不错。”

安娜上了主楼梯，堂费尔明则向门口走去。走到门口他停下来，一面把脸的下半部遮起，一面朝佩特拉望了一眼，她眼睛正盯着他，手里拿把大钥匙等他出去后锁门。她像一个不动声色的雕像。德帕斯亲切地拍了拍她的肩膀笑着说：

“天凉了，姑娘。”

佩特拉面对面地看着他，尽其所能地妩媚地笑了笑，但又不

失谦恭之态。

“你喜欢老爷太太吗?”

“堂娜安娜是位天使。”

“当然。再见，孩子，再见。回去吧，回去吧，这儿有风……你的脸很红……可能发烧了……”

“您走吧，您走吧，不用为我担心。”

“关上吧，孩子，你可以关上了。”

“不，先生，我要关上您就要摸黑走到街口……”

“那就多谢了……再会，再会。”

“晚安，堂费尔明。”

佩特拉说这话的声音很低，而且是把头伸到门外说的。然后，她小心翼翼地把门关上，没发出一点声音。

“堂费尔明!”讲经师想，“这女人为什么叫我堂费尔明？她在打什么主意？这样更好，更好……不错，更好。可以像对那个女人一样，待她宽厚些。”

他说的那个女人就是他自己的使女特雷西纳。

佩特拉上了楼，没等叫她就进了安娜的梳妆室。

“你有什么事?”女主人问，她因为感到冷用披肩遮住脸。

“老爷没问太太，我也没告诉他……堂费尔明来过。”

“谁？……”

“堂费尔明。”

“啊！好，好……为什么？这有什么关系?”

佩特拉咬了咬嘴唇，转过身嘟哝道：

“看把您傲气的！您以为我们都没长眼睛？……您要是不愿意……那我是为了人家。”

不错，佩特拉这样做就是为了“人家”，为了讲经师，她不惜一切代价想讨好他。这个淫荡的金发姑娘有她自己的打算。

堂维克托·金塔纳尔过了半小时才去看他的妻子。他前额和两颊上蹭的都是火药。

他根本不知道讲经师晚上来过。“他什么也没问又何必告诉他呢?”

第二天太阳还没出来，弗里希利斯就从后门进了奥索雷斯家的花园，他有一把专用钥匙。金塔纳尔的这位好友是那个园林的独裁者。只要不去打猎，克雷斯波先生总要上他的领地——他这样称呼金塔纳尔的花园——里来消磨时光。他在那儿根据季节和情况进行修剪、嫁接、栽种或移植花木的工作。那里只有弗里希利斯一人说了算，他不许任何人动树上的一片叶子，就是园林的主人也不行。他一进花园就朝凉棚走去，他想起自己把准备送去参加花卉展览的一些种子忘在凉棚的大理石桌上或凳子上，反正出不了凉棚。他找来找去，竟在一把摇椅上撒得乱七八糟的种子间发现了一只紫色绸手套。种子里混着草屑，从椅子上一直撒到地上。

他骂了一句，用指头夹着手套拿到眼前看了看。

“是哪个该死的来过这儿?”他问晨风。

他把手套装进口袋，就开始拾取没被风吹走的那些种子。他极其小心地将种子一粒一粒拾起，分开。那是他培育出来的一种极为罕见的单色三色槿。

他听见屋里有了动静，就大声喊道：

“安塞尔莫！佩特拉！塞尔万达！佩特拉……”

佩特拉穿着内衣，用女主人的一条旧披巾胡乱一裹就披头散发地走了出来，活像披着金色长发的曙光女神。可弗里希利斯却阴沉着脸对曙光女神发起了脾气。

“听着，你这个骚妮子！是哪个该死的教士晚上钻进来糟蹋了我的花籽?”

“您说什么？您的话我听不懂。”佩特拉从院子里回答说。

“我是说，昨天天快黑我才离开的花园，走的时候我把一纸包种子放在了凉棚……可现在种子却撒了一地，和土搅在了一起。椅子上还有一只教士手套……夜里谁来过这儿?”

“夜里！您在做梦，堂托马斯。”

“遭雷击的！夜里，我是说……”

“我看看什么手套……”

“给你。”弗里希利斯隔着老远把手套扔了过去。

“这……知道了！哈哈哈……真是上帝赐给你的好教士……你就这么理解时髦啊，堂托马斯……您不是说这是一只教士手套吗?”

“那是谁的?”

“是我们太太的……您没看这手……多小啊？除非也有女教士!”

“现在流行紫手套?”

“当然……同某种颜色的裙子配在一起……”

弗里希利斯耸了耸肩。

“可我的种子，我的种子又是谁弄撒的呢?”

“猫！您不信？是那只小公猫，黑子，手套说不定也是它叼到凉棚去的……它最喜欢捡破烂啦！……”

这时，金塔纳尔鸟房子里的一只朱顶雀叫了起来。

“猫！黑子！……”弗里希利斯摇着头说，“什么猫……什么……”

他脸上突然浮起了和善的微笑，就转身用左手指着阳台对佩特拉说：

“这是我那只雄雀？是我的雄雀！你听见了吗？我敢肯定是我的雄雀！……你们老爷还说他的金丝雀……准第一个叫，你听

见了么？……听见了么？是我的雄雀，我借给他 15 天了，就是为了让他看一看它准赢……是我的雄雀。”

弗里希利斯已经忘了手套和猫的事，眼下正沉浸在他的宝贵朱顶雀那尖利、清新、欢快的叫声之中。

这时，佩特拉将讲经师的紫手套藏在了雪白的胸部。

第十八章

〔贝图斯塔大雨如注。大家各忙自己的事。金塔纳尔和弗里希利斯仍冒雨外出打猎。德帕斯和梅西亚都认为自己在征服庭长夫人的问题上没有进展，感到失望。安娜终于同意去堂娜佩特罗尼拉家与堂费尔明会面。〕

一块块乌云，宽得像石碑似的，从西边铺天盖地而来，撞碎在科尔芬山巅上，化作雨水，降落在贝图斯塔的大地上。那雨有时风驰电掣，斜冲下来，犹如狂怒的鞭子、圣经的惩罚；有时慢慢悠悠，稳稳当当，宛如天上垂落的细丝。这堆云过去，那堆云又来，接着又是一堆，仿佛就是先前那堆，它环球一周，又来与科尔芬山相撞。葬状的大地贫瘠得如约伯的骨头①；山头那没精打采、状如灰色禽鸟顶饰的雾霭，任凭懒散的微风吹来吹去；光秃、麻木的原野一直向远方延伸开去，那静止不动的状态，活像一具被浪头抛上岸边的遇难者的尸体。石头忍受着的注定要被无休止的雨水穿透的哀愁就是谷地与山峦无声的表白；僵死的大自然似乎在等待着雨水毁灭它那无用的躯体。远处，大教堂的塔楼立在阴沉的雨帘中，仿佛被淹没的桅杆。在那默默无声的痛苦中，原野的悲哀是可以忍受且富有诗意的，而那个屋顶裂缝、墙壁渗透着肮脏潮气的阴郁的城市，其悲哀就使人觉得下贱、恶心

① 见《圣经·旧约·约伯记》第二章第六至十三节。

了，它就像穷光蛋单调的歌声一样难听，叫人心烦。这种悲哀引不起伤感，只能叫人讨厌。弗里希利斯喜欢到旷野上去淋雨。他带着金塔纳尔远离贝图斯塔，跑到海边，跑到帕洛马雷斯和罗卡·塔哈达偏僻的草原和海滨沼泽地。他们在山间和平原上奔走，在森林密布的山岗上捕捉石鸡和丘鹬，在荒凉的平原上追捕哀鸣的石鸻、大群的椋鸟、河鸟、海鸭和敏捷但令人讨厌的黑鱼群。堂维克托出外远足都得到了妻子的允许。天一亮他就乘邮政车出发，一个小时后便到了罗卡·塔哈达，晚上 10 点他们才浑身透湿地扛着各种猎物悄悄地回到贝图斯塔。在帕洛马雷斯原野上，堂维克托常常想着剧院："火车要是提前两小时开就好了！"弗里希利斯什么都不想，他就喜欢在凄凉但快活的僻静地方打猎，喜欢呆在外面，对这种生活谁也没有他的感情深。金塔纳尔对打猎和喜剧都同样喜欢。弗里希利斯一到剧院里就心烦，就伤风。他怕那里面的空气，认为呆在无门的旷野上更保险。

克雷斯波的爱好既明确又根深蒂固，他爱的就是大自然。金塔纳尔已经到了暮年，却还不清楚"他的目的地究竟在地球的什么地方"。这是他用浪漫主义时期的语言说的话，他身上还保留着这种怪癖。前庭长是个耳软心活的老实人，总是一会儿这样，一会儿那样，变得很快。他自以为很有魄力，经常在家里使用命令式的语言，好像在颁布市政府的法令。其实，他只不过是一块任人揉来捏去的面团。于是，就有了这样一种说法：虽然他很勇敢，但一直没有机会显示其对抗异己意志的勇气。他以为家里的人都秉承他的意志办事，可到头来却发现总是自己顺着人家的心意干。倘若安娜·奥索雷斯是个专横的女人，那堂维克托恐怕早就变成了可怜的奴隶。亏得庭长夫人听任这个忠厚的丈夫沉溺在他那变化无常的怪癖之中，只求自己的兴趣和爱好不受他的影响。金塔纳尔大吹大擂地宣布的那项快活的消遣和热闹的活动计

划只完成了一部分，因为这一部分妻子觉得还不错。假如她还是想闭门不出，重新回到幻想中去，堂维克托尽管曾保证、甚至发誓决不让步，但到头来还得步步认输。他竭力使自己的让步显得体面，就摆出谦让的样子，在没人的时候大着胆子嘟哝两句，以为这样就保住了作为男子汉和一家之主的面子。佣人们常把意志强加给他，他竟毫无察觉。他甚至在餐厅里也是他们的手下败将。他是个地道的阿拉贡人，爱吃浓味菜、烈性酒和古典式盛筵，现在竟不知不觉地渐渐从自己的爱好上退了下来，浓味菜、烈性酒吃得比以前少多了，吃的几乎都是他妻子喜欢的徒有样子而无营养价值的东西。这并不是安尼塔的主意，而是那些女厨子想要讨女主人的欢心，因为从她身上，她们看到的是一种庄重的意志，而那个老爷在她们眼里，只是一个爱用她们听不懂又烦人的话教训她们的说教者。人们发现就连金塔纳尔的言谈举止也缺乏个性。他说出来的话就像他刚刚读过的报纸或书上的语言一样，那措词、语调及其修辞似乎有那么点独特的意味，但实际上那只不过是昔日的爱好和职业留下来的一点点痕迹罢了。有时，他说话就像是最高法院的判决，在家里也常用法律术语，这是法官职务在他身上惟一保留下来的东西。他在职业和爱好上的矛盾使他多次丧失个性和决心。如果说他生下来就是为了干点什么的话，那肯定就是为了做一名走乡串镇的喜剧演员，说得更确切些，就是做个家庭戏剧的业余演员。如果社会是一个为维持生活，维持一个喜剧业余演员生活的竞争激烈的场所的话，那么金塔纳尔先生肯定会做一辈子喜剧演员，而且据他自己说，他的表演也会达到那些像货郎似的跑遍全省各个城市的男主角的水平。

但是，堂维克托明白，喜剧演员在西班牙不是靠体面的工作生活，而是在专业喜剧演员剧团里丢人现眼地向观众献艺。随着时间的推移，他还明白，他需要组织一个家庭，便违心地进了司

法界。他希望走运，他家里人也盼他青云直上。在他觉得还能够以全副精力按照角色的要求演出《萨拉梅亚的镇长》的时候，他就当上了地区法院的法官和格拉纳达法庭的庭长。然而他却感到苦恼。他知道法官是个美差，责任重大，但他“首先是个艺术家”。他讨厌诉讼案件，喜爱演戏，却又不能体体面面地去当演员，这便是他精神上的苦恼。假如演喜剧对他来说是合法的话，也许他这辈子就不会干别的事了。但是，尊严和其他许多重大的问题不允许他这么做。为了安慰心中的苦恼，他就想方设法去找别的合乎自己心意的爱好。于是，他爱上了打猎、植物、发明、木工活和哲学。他这些爱好有的应归功于他的朋友弗里希利斯，有的则是他一时兴起养成的。

经过多年的亲密相处，弗里希利斯尽了最大的可能使他亲爱的堂维克托·金塔纳尔有了与自己相似的爱好和习性。金塔纳尔摆脱了愚昧的家庭奴隶的地位，却又进入了托马斯·克雷斯波文明独裁的政权之中，他不知道自己是否像爱他亲爱的安尼塔那样爱他的这个心肝。他俩之间的好感是出自共同的爱好：打猎。但是在以前，这个阿拉贡人还把打猎看成是原始人的一种运动哩。他虽然打猎，却分不清石鸡、野兔和家兔的区别。弗里希利斯在打猎中研究动物和植物，还像自然哲学家似的进行思索。他话不多，到了旷野上就更少开口。也不爱争论，喜欢简洁明了地亮出自己的见解，不在乎是否能说服听者。就这样，弗里希利斯自然哲学的影响便如洪水般注入了金塔纳尔的灵魂中，也就是说，金塔纳尔不知不觉地渐渐变成了那个被贝图斯塔人称为疯子傻子的“好人”的脑子的附庸。

弗里希利斯不在乎同乡们的议论，怜悯他们的精神贫困。“人类虽恶，但责任不在他们。白粉病吸吮葡萄的汁液，玉米螟糟蹋玉米、土豆，牛和猪有它们的瘟疫。贝图斯塔人的白粉病是

嫉妒，他们的螟虫是愚昧，所以，他们是没有责任的。”弗里希利斯原谅了他们所有堕落的行为，宽恕了他们所有的罪孽，他避开了这种堕落和罪孽的传染，并想方设法使他所喜欢的为数极少的几个人从中解脱出来。他很少串门，但常去参观别人的花园。他具有丰富的园艺学知识和熟练的栽培花木的技艺，从而成了本城所有公园及花园的权威。他对科鲁赫多侯爵花园里的每一片叶子都了如指掌，曾为维加亚纳家的园子栽过树木，偶尔，也去看看堂娜佩特罗尼拉的英式花园。但是，他却没见过那位“君士坦丁大帝”，那位主教大妈，也从未进过堂娜鲁菲纳的小会客厅，和科鲁赫多侯爵的交往还不如他去俱乐部的时候多。他跟那些花匠倒是相处得蛮好。那个拿人开心的所谓“圣马丁小阳春”过去后，一开始下冬雨，弗里希利斯就只好在贝图斯塔的压迫下听着自己花和树的呼吁度日了。

金塔纳尔裹着猎装跟在他后面已经困得要命。弗里希利斯没少笑话他这件衣服，可他自己呢，不管在山上还是在城里总穿那件衣服、那双底子结实的加固白鞋。他登上三等车厢，坐在那些愉快爽朗、面色红润的农民中间。金塔纳尔打着瞌睡，脑袋不时撞在硬邦邦的木板上。弗里希利斯不是请别人就是接过别人递过来的粗大雪茄。他比在贝图斯塔的时候要健谈得多。他有说有笑的，爽快地跟那些乡下人谈今年的收成和去年的暴雨。如果交谈变成了争论，他就板起面孔不再听他们的谈话，而去欣赏他始终喜欢并且了如指掌的眼下不免显得凄凉的原野。

安娜真羡慕丈夫躲开贝图斯塔，远离那些叫雨水弄脏的黑红色瓦屋顶，到偏僻的山里和海滨沼泽地去淋雨的福气。

“唉，是啊！他在寻觅一条保险的道德之路设法拯救自己的灵魂。不过，他要是在称得上诗情画意的动人场合向这些宗教界的显贵敞开自己的心扉就好了！恩西马达区阴郁沉闷；石墙透

湿，木头被虫蛀；街道狭窄，满是野草——在原野上这些小草令人心旷神怡，而在这里却成了荒凉的象征；从房檐上滴下的雨水不断地溅到尖尖的鹅卵石上，发出永无休止的有节奏而单调的响声。在这种地方要提高到造物主的思想高度去赞美它的创造实在太难了！……”

庭长夫人不明白维西塔雄为什么像往常那样笑容可掬、快快活活、出东家进西家地来回串门，也不怕雨水和街上的淤泥……她根本没去想下雨不下雨，也不管老天是蓝色披风还是一块裹尸布。对维西塔来说，天气好坏全一样。她才不想这些事呢，而只把它当做她礼节性拜访中寒暄的内容而已。

这位银行职员太太像一只白鹡鸰似的在石头上蹦来蹦去，躲闪着水坑，顺便还露出穿着一双还算漂亮的鞋的脚和不很干净的衬裙，有时，还有配得上高级袜子的小腿肚子。同样，雨也未能捆住奥夫杜利亚的手脚把她关在家里。她也是那么快活，那么活跃地冒着倾盆大雨，从这家串到那家，要是有一滴冒失的雨点沾湿了她微微颤动的脖子，她就放声大笑。她衬裙巧妙的晃动很引人注目。它如白鼬似的灵巧地躲闪着路上的烂泥，使唯灵论的考古家贝尔穆德斯心醉的沙沙作响的荷兰泡泡纱裙子上绣织的雪花、图案和叶状花饰依然保持原有的洁净。

安娜怀着痛苦和近乎嫉妒的心情发觉，贝图斯塔人一般都不费多大气力就忍受了那种海底生活；他们要在这种生活中度过大部分秋天、绝大部分冬天和几乎整个春天。他们各找各的地方，而且看起来，他们的高兴劲儿并不亚于跑到海滨原野上痛痛快快淋雨的弗里希利斯。

一下雨，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就晚起床。她的床上装有抗寒设施。她裹在被子里，读极地游记和叙述猎熊以及其他一些故事发生在俄国或至少发生在德国北部的小说，感到说不出的惬意。把

她在被窝里享受到的温暖和舒适与小说中那些主人公所经受的严寒及他们在地球上的长途跋涉进行对比，是堂娜鲁菲纳每年年终最大的快事。听着窗外的雨猛烈地敲打玻璃，心里就怜悯哪个在冰雪中迷失方向的孩子……对一个像侯爵夫人这样热心肠的人来说是多么开心啊！

“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她对歪着头听她说话、嘴巴笑得咧到耳根儿的堂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说，“我不是个多愁善感的人，就是说，我不喜欢多愁善感……但是，我在小说中读到某些事情就感到很亲切……心就软了……就禁不住流泪……不过，我并不夸耀这些。”

“这就是圣特雷莎说的眼泪的美德，夫人。”考古学家说。他叹了口气，仿佛在锁那个多愁善感的秘密抽屉。

侯爵在干着猫通常在1月份干的那种事情。在贝图斯塔有一段时间看不见他的人影，他说他在准备有关选举的事宜。但是，他的密友们酒足饭饱之后，在忏悔的时刻，曾私下听他说过，对他来说，寒冷是最好的春药。“就是海贝也不能在我身上产生雨雪的那种功效。”因为他的那种活动全是在乡下进行，所以，这个好样儿的维加亚纳得冒着风雨在淤泥与冰雪中乘车去各个村庄。对这种堕落的行径总是给予宽恕的堂卡耶塔诺·里帕米兰俏皮地说，这就是他的选举准备工作：为自己遥远的未来捞取选票。

每逢雨季，侯爵夫人的聚谈会就有了生机。那些享有令人羡慕和值得羡慕的殊遇，有权进入那间清香宜人的暖室的人，感激暴雨给了他们天天晚上得以光顾堂娜鲁菲纳会客厅的借口。否则，他们干什么好呢？他们还能上哪儿去呢？壁炉里燃烧着侯爵领地内的百年老树。封地里的橡树在碳化过程中发出庄严的咝咝声。人们烤着火，谈话的内容出乎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的预料，

他们并不像诗人所想的那样，按照领主深宅大院里的规矩，讲述古老的神话，而是在那里议论整个世界，编造新的谣言，对不拘礼节的表白和性爱津津乐道。贝尔穆德斯说："这就是我们现在这个缺乏理想、毫无诗意装饰的历史时刻的一个特点。"侯爵夫人的客厅不大，家具摆设倒不少，客人们都你挨着我，我挨着你，紧紧挤在一起，不这样又有什么别的办法呢？谁还去想那暴雨呢？

在贝图斯塔，更多的是二流聚谈会。在这种聚谈会上，人们受潮湿的刺激，显得更加兴奋，每个人都去自己通常去的地方。那里什么都可以听到，比如，可以听到"每周光顾一次维西塔的客厅为其捧场的客人"进门厅时的喧闹声，也可以听到躲在雨伞下的那些客人的大笑声和玩笑声，从铁皮曲管涌流出的雨水打在雨伞上的啪啪声……大家都不把雨放在心上，只想着抓彩和猜谜的奇妙乐趣。

至于"贝图斯塔的虔诚派"（《圣旗报》语），由于他们要进行一系列的九日祭，所以老天爷就天天下雨。雨季一到，所有的人都成了虔诚派，就连"耶稣受难节"的会友、一些在耶稣受难周里也敢跑到饭馆里吃肉的不可救药的家伙也上了教堂，尽管他们到那儿是去批评那些说教者和瞧瞧姑娘们。贝图斯塔这种狂热的宗教活动从参加人数不多的晚祷九日祭和参加人数最多的圣心会九日祭开始，到最有名的悲伤圣母九日祭和在鲜花盛开的五月进行的稍为逊色的圣母九日祭为止一直不停。除了上述各种九日祭，虔诚的人们在诸如复活节和四旬斋，特别是在法院主持的布道演说这些引人注目的庄严时候，还有许多赞美上帝及其圣徒的机会。据卡尔门内斯说，由地区当局付钱的这些布道演说在那个神圣和沉思的季节的每个礼拜五都要举行。

雨季大大妨碍了堂费尔明温文尔雅地为他亲爱的女友制定的

医治心灵的计划的实施。安娜讨厌淤泥和潮湿；又湿又脏的街道那冷落景象刺激着她的神经，她几乎不出奥索雷斯阴暗老宅的大门。11 月底之前，她又做过两次忏悔，但她还没有拿定主意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讲经师也没敢向她提起那个约会。“君士坦丁大帝”已从她亲爱的和敬佩的、眼下常去拜访她的德帕斯那里得知，堂娜安娜想在她领导和资助的圣事和她经手的众多慈善事业方面助她一臂之力。

“那位绝顶漂亮的天使什么时候到这儿来呢?”主教大妈的问话完全是九日祭的风格，充满了难懂的最高级形容词。

那些在“君士坦丁大帝”府中充当会计，被里帕米兰称为“选举教皇秘密会议”成员的女教徒都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焦急心情和下作的好奇心盼着那个新伙伴的到来，因为安娜的年轻和美貌会给她们那以耶稣的名义为耶稣拯救世界的虔诚而复杂的事业带来很高的声誉。而这个主意正是这些像胸甲骑兵似的准备战斗的女信徒提出来的。

然而，不知为什么，安娜一想到要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心里就生出一种模模糊糊的厌恶感。她觉得还是去教堂见讲经师为好。在教堂里她能够获得必要的宗教热情去忏悔自己的丑恶思想和危险欲望。讲经师开始焦躁了：庭长夫人并没有上坡，仍旧抱着她那些危险的泛神论的渴望不放。他对她的渴望就是这样看的。她坚持认为，世俗演出使她产生的亲切感就是虔诚，并坦率地表示，那些宗教读物可能使她产生非天主教的想法，或至少不利于坚定信仰的目标，而这正是讲经师为脚踏实地地迈出一步所要求的必不可少的基础。在另外一些时候，虔诚的读物又使她陷入忧郁，感到发昏，或者使她头脑木然，像个傻子。至于祈祷，安娜说背诵祈祷词毫无意义，叫人心烦、冒火。为了记住那些话，她反复地背诵，可没等心中升起宗教热情，她就已经感到恶

心了……

“不对，不是这么回事。哪有这样诵读祷文的。”讲经师说，“祷词我们以后再说，在目前这个阶段，您以前的虔诚已经足够了。”

尽管他害怕安娜陷入幻想的危险中，但为了不失去眼下的有利势头，他不得不随她沉溺在自发的一时冲动的虔诚感情中。她这种感情不知从何而来，恐怕随便哪个与宗教思想没有任何联系的事件都会使她产生这种感情。

他生怕自己心中那炽烈的感情会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便改变了当初那个温文尔雅的计划，而代之以他在安娜的花园凉棚下制定的另一个计划，这计划同他对忏悔人通常实施的办法更为接近。但是，堂费尔明认为有必要恢复温柔的态度，让他的女友本能地做出更艰苦的努力去争取幸福，赢得感情和高尚思想的宝库。这一系列放松的措施，推迟了他成功的时间，但是，却使得他在安娜的眼里显得更加和蔼可亲。他的话含糊其辞，充满浪漫主义的情调，她却认为这是真挚的虔诚。堂费尔明认为她不会变成一个遮遮掩掩的偶像崇拜者。不，他是不会受泛神论的引诱的，尽管这种泛神论与他女友的泛神论非常相似。

有一点他深信不疑，就是信仰的美一定会在像安娜这样的女人身上产生有益和深刻的影响，只要安娜哪天因为神经兴奋而注意到这种美，并且产生出虔诚的感觉，这种影响就会在她身上表现出来，因为精明的忏悔师对她犯病的情况早已了如指掌。

当她重新对他谈起自己的厌倦和下个不停的像傻瓜似的雨时，他就再次对她说：

“到教堂来吧，我的孩子。来吧，不是来祈祷，而是到我们尊贵的教堂里来进行幻想。您可以一边思索，一边倾听风琴奏出的音乐，呼吸主祭坛上香火的气息，看着无数跳跃、闪烁的烛

光，感受它们的温暖，观赏高高的拱顶、匀称的柱子以及五颜六色的玻璃上柔和、神秘、富有诗意的绘画……”

这一番夏多布里昂式的花言巧语连堂费尔明自己都觉得有点乏味；他一向认为，称颂宗教的外在美是对教义神圣性的亵渎。不过，他很会强打精神去随机应变，此外，能经常在大教堂、圣维森特修道院讲座的日子和教义问答会见到他的女友，也是一件快事，尽管他不愿这样想。她会在那里看见他成功地表现自己的才华、学识和自然朴实的典雅风度。

可是，安娜越来越讨厌出门。她对潮湿望而生畏，白天晚上都裹着大披巾，呆在冷清餐厅里的特大壁炉旁一坐就是几个小时。堂维克托在家呆不住。他不去打猎，在家也是进进出出，几乎在书房里就坐不下来。她真有点怕他。他正在制作或改进机器，其中有几件器械在性能上出现了意想不到的毛病，这使他大为恼火，怒气冲冲。书桌上摆着这种钢木器械，上面满是光荣的灰尘。这些顽皮器械就以这种姿态期待着堂维克托“认真”地学习一下数学，学习一下各种数学；学习的任务拖到今天完全是佩拉莱斯剧团的过错。金塔纳尔一看见那些喜欢挖苦人的玩具当面笑话他，就感到有点难为情，尽量不去书房，连写信都不在那里写。此外，那里还杂乱无章地堆着他收集的植物、矿物和昆虫。要把那堆野草和昆虫重新分类可是个艰巨的工程，他才懒得干这种费劲的事哩。而这正是他总不愿意回家的一个原因。他到俱乐部去参加辩论、下棋，还四处串门，反正找点儿事做，省得呆在家里心烦。“这更好。”安娜下意识地这样想。最初她很尊重和敬重堂维克托，甚至凡是他需要的她也都喜欢，但后来她渐渐觉得他越来越令人乏味了。他对她的每一次阻挠都打乱了她虔诚生活的计划。安娜一点一滴地在脑子里积累着虔诚，准备天一转好就去做一个讲经师所要求的那种信女。当她想着那个抽象的丈夫

时，一切都很好。她知道她的职责就是爱他，照顾他，对他百依百顺。可是，一见到满脑子鸡毛蒜皮，整天忙于琐事，对最微不足道的、应弃之脑后的小事充满自然热情的金塔纳尔先生，一见到他歪系着黑丝领带结、手脚不闲、举止活泼的样儿，她就暗自怨恨。她对他没有办法，只好强忍着。这种怨恨是不理智的，但一时又难以消除。她责怪整个世界，为什么如此荒唐地把她和这样一个男人永远地结合在一起。堂维克托向仆人们下达了一连串古怪的命令，吩咐完他不在家时要做的事情，便丢下敞开的门扬长而去。当安娜独自一人的时候，她便靠在默默无声的饰有烟色石膏像的壁炉旁。她想继续进行虔诚的基本训练，为贞洁的生活作准备。她发现自己信仰的感情工厂全都淹没在醋汁之中，就认为自己的一切忍耐纯属虚伪。

“啊！不！不！我成不了好女人！我不会做好女人；我不能原谅别人的缺点，否则我就无法忍受。这个男人和这个地方使我的生活变得如此平淡、凄凉。不管堂费尔明怎么说，想腾飞就得有翅膀、空气……”这些想法有时把她带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以致堂阿尔瓦罗向她表白感情的形象又一次出现在她的眼前；在万圣节那个值得纪念的下午，那个潇洒的花花公子就把他那富有诗意的感官表达出来的亲切动人、极其甜蜜的这种感情通过目光牢牢地扎进了她的心房。安娜站起身，大步在餐厅里走动起来。她用紧裹在身上的大披巾遮住头，绕过椭圆形桌子，最后停在阳台的玻璃窗前，将额头靠在窗上。接着她走出餐厅，穿过冷清的女客厅、走廊和玻璃画廊，进了小客厅。在那里，她还是头靠着玻璃，圆睁着眼睛，失神地盯着光秃秃的美洲栗树枝和高傲挺拔的桉树。那桉树上长满了又长又硬的叶子，绿得像乌拉圭茶的颜色，树叶抖动，发出飒飒的响声。要是雨不大，弗里希利斯就常到那儿来，他在花园里呆的时间比金塔纳尔在家呆的时间还要

长。安娜终于看见了他。“他是她痛苦的青年时代、被奴役的悲惨时期的惟一朋友，而现在，她几乎是在恨他。是他让她结了婚，如今他竟毫无内疚之感，也根本不考虑自己干的那件蠢事，只想着他那些树。他修剪树枝毫不留情。进行嫁接，也从不同他们商量，总是一意孤行，根本不管他们是否喜欢那些切口和接穗……”她想到那个男人过去是那么聪明、那么和蔼，可现在……却变成了一台农业机器、一把剪刀和一台收割机。在贝图斯塔谁都逃脱不了粗鄙的下场。

弗里希利斯要是隔着玻璃窗看见他亲爱的安娜，便向她微笑致意，接着又俯下身去忙他的活。他踩碎蜗牛，剪掉不合时宜的嫩枝，加固支架，随后，拖着那双套着白鞋的脚，踏着潮湿的沙径继续朝前走去……安娜目送着他那顶始终是灰色的圆软帽、那条永远搭在脖子上的方格呢围巾、那件褐色猎装和那条不肥不瘦、不新不旧、黑底色上红绿相间的隐花呢料裤子，消失在树丛中。

银行职员太太和小侯爵常来探望庭长夫人。帕科钦佩安娜勇敢的耐性，他不明白他崇拜的偶像堂阿尔瓦罗为什么迟迟不能征服她的心，如果已经征服了她的意志，又为什么没能征服她的贞操。

“她爱上了你，这我敢肯定。”在俱乐部快要关门，里面只剩下守夜人的时候，帕科对梅西亚这样说。

他们坐在一张桌布精致、洁白的独脚小圆桌旁吃着晚饭，每人旁边放着半瓶波尔多红酒，已经到了讲心里话的火候。梅西亚忧心忡忡，怀着无尽的愁思慢慢地喝着酒。不信教的人也有他们自己愁思的方式。他没精打采地低着他那淡黄色头发的漂亮脑袋，看上去比平时略微老了一点。他默默地吃着喝着。帕科嘴里塞得满满的，但样子并不粗鲁，倒近乎文雅，他边吃边说，双眸

生辉，两颊火红，帽子也歪到后脑勺上。

“她爱上了你，这我敢肯定。可你……你倒和那几次不一样了……你好像很怕她，一直不愿意跟我一起上她家……即使堂维克托总不在家，老是跟那个迷信招魂术的弗里希利斯到山上去。”

帕科认为弗里希利斯迷信招魂术，这也是贝图斯塔很普遍的看法。

“这事在她家不会有任何进展。她是个少见的女人……有癔病……得把她琢磨透。你别打扰我。”

他认为自己已经失败了，但又不愿意承认。他坚信安娜已投入讲经师的怀抱。他不想再谈下去。此刻向帕科求救他觉得丢脸，几个月前，他曾向小侯爵提过这样的要求。可小侯爵并没发觉，跟他谈这件事，为他进攻和突袭那个要塞出谋划策，就等于叫他受罪。“他梅西亚什么时候向别人这样求救过？他又什么时候允许过哪个人知道他用什么办法，在什么时间去征服一个女人？……而这个女人就让他丢了这样的脸！维西塔虽然不露声色，其实还不知道在怎样笑话他呢！就是帕科，他又会怎么想呢？啊，庭长夫人啊，庭长夫人，我如果最终征服了你……到那时再跟你算总账！”但是，他已经没有希望征服她了，他正在拼命地挣扎。他一有工夫就骑上那匹漂亮的纯西班牙种的白马，在新广场上来回溜达，有几次他在那个街角看见了金塔纳尔夫人站在玻璃窗后，和蔼而恬静地跟他打招呼。但是，那匹马并不像他以为的那样是个护身符，因为那个下午的情景再没有出现过。“是啊，我害怕的就是我没能抓住的那一刻。”他怀着坚不可摧的信念认为，惟一的办法就是抓住另一个时刻，向她发动野蛮的突然进攻，而这种机会非常难得，几乎没有可能。然而，就是这也不能使他的情欲和自尊心得到满足，只会是一次转瞬即逝的欢快和一次报复……何况这种事又几乎不可能。他很少敢去拜访庭长

夫人，因为如果堂维克托不在家，她就不接待他，反之，如果男主人在家，堂阿尔瓦罗就总是受到金塔纳尔热情的拥抱。就像堂维克托说的那样，他越来越喜欢这个衣着时髦的美男子了。尊贵的堂阿尔瓦罗要是在风俗喜剧中扮演个男主角就太有派头了！可是，既然舞台吸引不了他，那为什么他不到国会里去当个议员呢？梅西亚生来是干大事的，怎么能当个区区的蛇头，在一个二流省城，做一个从不执政的党的头头，真是太屈才了。他为什么不带上证书到马德里去呢？

当金塔纳尔向他提出这些恭维人的问题时，堂阿尔瓦罗便低下头，样子难过地望着庭长夫人，好像在说："为了您，为了我对您的爱，我才留在这个可怜的地方！"

"您是当部长的材料……"

"唉……堂维克托……您别以为我会高兴干这种差事！部长！当部长干啥？我没有政治野心……我参加党派完全是为了报效地方。其实，我对政治十分反感……政治充满了欺骗……充满了谎言！……"

"确实如此，在美国，只有那些搞政治的人才堕落……不过，在西班牙……那就是另一码事了……像您这样的人，……我的堂阿尔瓦罗会像泡沫一样飞黄腾达。"

但是，堂阿尔瓦罗叹了口气，又把眼睛转向庭长夫人……其实，他一直认为自己首先是个搞政治的，他以后也是会去马德里的。眼下，他先在贝图斯塔当议员，但是，只要使那位部长太太的态度再温和些，他就要远走高飞……他相信自己决不会栽跟头。这就是他的计划。此外，安娜的抵抗也为他暂时不能远走高飞提供了一个新的理由，他原以为不在短短几个星期，也会在不多的几个月里就可把她征服。不征服那个女人怎么能去马德里呢？况且那个女人好像已经是不可征服的了。

梅西亚感到很丢人，他自己承认从万圣节的那天晚上起，事情就没有任何进展。他 8 天都没捞着单独跟安娜谈一会儿话的机会，而当他这种企图得以实现时，他又认为那个幸福的下午激动的情景再也不会出现了。

维西塔雄昏头昏脑。她丈夫奎沃先生和孩子们吃的是没煮烂的鹰嘴豆，洗脸也没毛巾，因为她像往常一样带走了钥匙，还没回来。“如果那个可恶的庭长夫人不让步，像顽石似的定要与那个不可抗拒的男人作对，她怎么能回家去呢?”可怜的银行职员捻着黏在一起的小胡子，用女高音的调门对他那一大堆哭着要喝汤的孩子说：

“别吵了，孩子们，妈妈没回来就吃饭，咱们会挨骂的。”

汤凉了，维西塔雄才回到家。她气喘吁吁，心神不定，一脸的不高兴。她是从维加亚纳家回来的，安娜和阿尔瓦罗终于在那儿偶然得到一个机会单独谈了一会儿……这是她安排的。这可是上帝赐予你的大好机会！她想跟他开玩笑，可临走时他却气愤地对维西塔说：“别打扰我了!”“别打扰我!”这表明事情没有任何进展。看着安娜眼下对堂阿尔瓦罗的引诱顽强地抵抗，再想想过去自己对那个男人从抵抗到屈服所用的时间，维西塔雄就感到十分羞愧……她又恼又嫉妒，脸上一个劲儿地发烧，觉得伤了自己的虚荣心。她心里觉得自己干的这个行当实属卑鄙……总算不错，她还能听听道德喜剧的劝告和内心的呼声。她那下作的渴求是一种越来越强烈的、急不可耐地想品尝又酸又甜又辣的味道的欲望，这种欲望超过了她对一切甜食的喜爱，使她勾起了对青春的怀念，尽管这同时也是一种衰老的标志。总之，她不想抵抗自己的欲望，相信自己有能力强行把女友推入她老情人的怀抱。不管怎么说，维西塔家的地板、家具、大厅和厨房都不干净，更谈不上光洁漂亮。有一天，她丈夫在衣柜里没找着衬衣，竟把老婆

的衬领好歹当着海员服的领子套在脖子上去银行上班了……

然而，他们辛苦了半天也无济于事。不论是维西塔和帕科，还是梅西亚骑马散步，都没能使庭长夫人屈服。要是那个堡垒至少保持不冷不热的态度就好了！其实不然，据他们三个说，他们都明显地看出安娜已经有了自己的打算，这更使他们，尤其使维西塔大为恼火。堂阿尔瓦罗没跟银行职员太太说起这桩亏本的买卖，尽管她一个劲儿地激他。他只对帕科透露自己的心事，但次数也不多。安娜认为这里面有阴谋，这种考虑对她的防御帮了不少的忙。她偶尔还去维加亚纳家，尽管金塔纳尔的反对令人厌烦，让人无法忍受。他总是这样唠叨：

“这些先生要说什么！安尼塔，侯爵夫妇要说什么！”

如果说堂阿尔瓦罗失去了希望，那么讲经师也很不满意。他认为成功的日子太遥远了；安娜的怠惰每次都给他设置了他意想不到的新的障碍，而且还伤了他的自尊心。当有一次他试图通过实例或为了表示信任向她披露一点自己的身世来引起女友的兴趣时，她竟心不在焉，好像沉浸在她自己的痛苦和不安的利己主义之中。更有甚者：那个夫人还大谈伟大的牺牲，企图为别人的幸福做出这种牺牲；她反对肆意改变她的习惯，不愿出门去头顶风雨脚踏淤泥；她反对早起，为她健康上的需要和神经的反复无常进行辩解；仿佛这都是神圣的事情。“早起对我的身体十分有害；潮湿会把我变得像一台电动机。”这是对宗教的亵渎，是对堂费尔明的侮辱；从另一方面说，就是一桶叫教区法官寒心，使其幻想破灭的冷水。

一天下午，德帕斯进了忏悔室，他的心情竟坏到了如此的地步，以致侍童塞莱多尼奥看见他狠狠地关上了百叶窗。堂费尔明才从钟楼上下来，那是他经常用望远镜搜索贝图斯塔各个角落的地方。在钟楼上他看见庭长夫人在花园里一边散步，一边看书。

她看的想必是他送给她的那本《圣让娜·弗朗索瓦丝传》。可是，安娜只读了5分钟就满不在乎地把书扔在一条凳子上。

“噢！噢！太不像话了！”教士在钟楼上大叫，但随即又克制住愤怒，好像安娜会听见他的抱怨似的。接着，花园里又出现了两个男人：梅西亚和金塔纳尔。堂阿尔瓦罗已经握住庭长夫人的手，她也没有像她本该做的那样立刻把手抽回去，“尽管仅仅是因为他在看着他们！”堂维克托不见了，职业勾引者和那个女士也渐渐拐入一条小径，消失在树丛中。见此情景，讲经师就想跳下钟楼。如果他确信自己飞起来不成问题的话，他真会纵身跳下去的。不大一会儿，堂维克托又出现了。这个傻维克托，帽子戴得很低，没穿外套，只穿了件浅色的猎装。跟他一起出现的还有托马斯·克雷斯波，就是那个戴大围巾的人。他们是来找另外两位的。于是那四个人便又一次出现在正在教士白嫩的手里颤抖的望远镜的视野中。只见堂维克托抬起头，伸出胳臂指着天上的云彩，同时在地上跺着脚。安娜又不见了，她进了屋，竟把那本《圣让娜·弗朗索瓦丝传》忘在凳子上。两分钟之后，她戴着帽子、裹着大披巾又回到了那儿。弗里希利斯用钥匙开了门，四个人一起走出了花园。他们竟去了野外！

当堂费尔明把自己关在忏悔室里的时候，他把自己比作是跌入这个陷阱的罪犯。

那天，讲经师的那些女忏悔弟子发现他心不在焉，焦躁不安。她们听见他在凳子上转来转去，压得那木架子嘎吱作响，感到惩罚的过火和严重。

他徒劳无益地发疯似的盼着庭长夫人会偶然地、出于一时冲动或不管因为什么缘故出现在忏悔室。他希望这样，需要这样。问题是他俩事先并没有这样约定。离下次忏悔还有8天，她为什么一定要来呢？“因为她应该来，因为他需要，因为他想和她谈

谈，告诉她那样做不好；他不是个口袋，可以随便扔在墙角不管；虔诚不是儿戏；她不该随随便便，把有教益的书扔在花园的凳子上；也不应该一个人无缘无故地和一个堕落的唯物主义的美男子一起钻进弗里希利斯的树丛中。”但是，她没有来，安娜没有到小教堂来。“天知道他们在什么地方。”那是个什么样的探险队？都是堂维克托干的蠢事。他刚才举起胳臂指着天上的云，好像在说他担保是好天气。不错，下午的天气的确很好，肯定不会下雨……可是，这又怎么样呢？难道这就有充足理由跟那个死对头一起去野外吗？因为那个人是他的死对头，不错，堂费尔明又怀疑起来。可是，庭长夫人可从来没有承认她对谁有什么特殊感情，她是笼统地说起过引诱和淫荡的梦，但她并没有说她在爱着哪个具体的男人。而安娜，他这个温柔的女友是从来不撒谎的，至少在神圣的忏悔室里不撒谎。那么，她梦见谁了呢？讲经师想起有一天他曾作过的那个甜滋滋的设想……而此刻从百叶窗的窗格中又蹦出来另一个设想：“我们假设她梦见了……那位先生！”他几乎毫无掩饰地、怒气冲冲地离开了忏悔室。他在唱经处后面遇到了库斯托迪奥，竟没理睬人家的问好就进了圣器室，以解雇威胁“雄鸽”，因为猫又弄脏了衣柜。随后，他又来到主教府，把主教狠狠地数落了一顿，那语气尖酸刻薄，简直没有礼貌；教区法官经常这样指责主教。原来有个裁缝给主教大人的家属做了几件新的教士服，而好人福尔图纳托手头拮据，没给人家工钱。那裁缝就想出了一个绝妙的法子，他找了一张皱皱巴巴的纸，在上面写满了大体字，拿去找主教要钱。这会儿，主教手里就捏着这张纸。裁缝称主教尊贵的先生，但欠他的钱还是照要不误。

主教声音颤抖地请求堂费尔明借给他一笔钱。讲经师摆起架子，先把主教好一顿羞辱，等福尔图纳托逐字逐句地接受了那些宗教比喻之后，才答应预支给他一笔钱。

“为什么要做新教士服？特别是，他福尔图纳托为什么要自己掏腰包付那些衣服的工钱呢？他既然知道自己身无分文，因为他还没领到薪俸就提前花了个精光，为什么还要答应呢？”主教承认他自己像是靠欠账过日子的人，他说他想摆脱这种拆东墙补西墙的生活。

“我不知道我已经欠了你母亲多少钱，费尔明，想必是一笔巨款吧。”

“不错，先生，是一笔巨款。但是，最糟糕的不是您使我们破产，而是您自己也会破产，谁都知道，这是败坏教堂的名声……为穷人负债……乐善好施，又借债不还。上帝，这两者真是相去甚远。基督说过：分掉你的财产，跟我走吧。他可没说过：去瓜分别人的财产吧……”

“你说话像个学者，我的孩子，如果这不算有失体面，我会请求部长预支我的薪俸，看他会不会指责我。”

随后，德帕斯走进了办事处，那个地方使他好久也忘不掉刚才和主教的这次会面。他看什么都不如意，把案卷翻得乱七八糟，从中发现了滥用职权的问题。他抖了抖案卷上的灰尘，威胁说，他要停发某些人的薪水。他能办到的事情也一律拒绝。他准备从那些乡村神甫中找出两三个予以惩罚。末了，他已经走到门口，又就捐助帕洛马雷斯遇难海员的问题指示说：“一个子儿也不给。”

“先生，”一个可怜的白胡子老渔民手里拿一顶加泰罗尼亚帽哭着说道：“先生，今年我们要饿死了！海鲷鱼季节我们什么也没得着啊！……”

但是，讲经师理也不理他就走了。此刻，他只想着安娜和梅西亚。半个小时以后，当他忘了平日走路的节拍，大步地单独在堤岸散步的时候，不知什么声音在他的脑子里不停地喊着：鲷

鱼！鲷鱼！

“他为什么想起了鲷鱼？”他耸了耸肩，对自己那愚蠢的、无法摆脱的念头感到恼火。

“简直要叫我立刻发疯。”

8 天过去了，安娜终于在指定的时间出现了，只见她跪在忏悔室的百叶窗前。

在得到宽恕后，她擦干面颊上的泪水，站起身朝门廊走去。她在那里等着讲经师。黄昏时分他们一起来到了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

“君士坦丁大帝”正一个人呆在家里查“美之爱圣母”的账。她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镜片上显露出一双榛子色的大眼睛。她皮肤黝黑，额头干瘪，眼球凸出，两道浓密的灰眉毛就像是紧箍着脑袋的头发；下巴圆而肥，鼻子小而端正，一张大嘴巴，两片毫无血色的厚嘴唇。她长得身高肩宽，长期贞洁的寡居生活好像在她身上罩上了一层有如纯洁的灌木丛似的东西，使她看起来如同一个老处女。她身穿悲伤圣母的黑色法衣，腰间系一根很宽的漆面皮带，衣袖上绣着刺眼的银色族徽，粗壮的手腕上扣着玻璃串珠纽扣。

她坐在一张带柜子的办公桌前，那柜子上饰有用黑木镶嵌的镀金的中国人物塑像。她站起来，拥抱了庭长夫人，吻了吻讲经师的手。她首先对他们的突然来访表示感谢，然后，就求他们先让她清理完那些杂乱无章的账目。庭长夫人和讲经师只好单独呆在挂着墨绿锦缎帷幔和用灰色、金色墙纸裱糊起来的那个昏暗的大厅里。安娜坐在沙发上，讲经师坐在她身边的一张大扶手椅上。从阳台虚掩的门缝里透进来一缕落日的余晖。安娜和德帕斯几乎谁也看不见谁。从右侧的房里出来一只体态优美，尾巴粗大的肥胖的大猫。它慢慢走近沙发，抬起懒洋洋的脑袋望着庭长夫

人，撒娇地轻轻叫了一声，又无拘无束地在教区法官的教士服上蹭了蹭背，便仿佛踩在棉花上似的慢腾腾、毫无声响地上了走廊。安娜担心那只雪一般白的猫身上有熏香的气味；不管怎么样，这好像是堂娜佩特罗尼拉家虔诚的象征。整个这套住宅里笼罩着一片寂静，就好像是一个塞满了东西的箱子，里面的空气不冷不热，荡漾着一种淡淡的清香，像蜡烛和安息香的气味，又似乎像熏衣草的气味……安娜感到有点昏昏然，这种昏沉的状态使人感到甜蜜又令人发慌。她坐在那儿很舒服，但又有一种模糊的担心，她怕自己窒息。

堂娜佩特罗尼拉迟迟没有算完她的账。这时，一个也穿着黑色法衣的女佣人端着一盏老式铜灯走了进来。她头也不抬，眼睛只看着灰绿方格子的毛毡地毯，用患了感冒的修女的声音说了句“晚安”，便将灯放在独脚小圆桌上。

屋里又剩下安娜和她的忏悔师两人。

讲经师打破了短暂的沉默，声音有如那只白猫：

“您想像不出，我的朋友，我是多么感谢您的这个决定……”

“您早这样说就好了……”

“我说得够多了，小机灵鬼……”

“但是不像今天这样，您从来没跟我说是我怠慢了您，也没讲这些夫人们知道我拒绝到这儿来……老是下雨！……您知道，潮湿有害我的身体，湿漉漉的街道使我感到恐惧……我有病……真的，先生，堂罗布斯蒂亚诺说，尽管我的脸色和外表看起来还可以，可我有病。有时，我觉得我身体里面就像是一个崩溃的沙堆……我不知道该怎样解释才好……我的生命有了裂缝……我的体内在四分五裂……我自惭形秽，无能为力……假使您能看到我的内心深处，一定会同情我……但是，尽管如此，假如以前您就像今天这样对我说，我早就到这儿来了，哪怕是从水里游我也会

游来的。是的，堂费尔明，我是个微不足道的人，但决不是忘恩负义的人。我知道我欠着您的情，也知道我永远也不能报答您。一个声音，一个声音在我孤寂冷漠的生活中响起，您想像不出那声音对于我的价值……您的声音来得多么及时……我没有母亲，我正如您所知道的那样生活着……我不会做一个好女人。您说得对：如果贞操不是纯真的诗，我就不需要它，而对没有贞操的人来说，贞操的诗就如同散文……我已经明白这个道理，因此，我才希望您来引导我……我要到这个家里来，要学这些夫人的样，去做她们交给我的事情……我要做您吩咐我做的一切；这不是出于恭顺，出于自私，因为您知道我不善于管理自己，我情愿您来管我……我想重新做个孩子，接受教育，一下子成为一个有用的人，始终追随一个目标，而不要像现在这样盲目地来回奔忙……此外，我还要治病，有时，我又怕自己欣喜若狂……我对您说过；在失眠的夜晚，为了摆脱那些痛苦的思想，我就躺在床上想着上帝，想着它的存在。我对自己说：‘如果上帝在这儿，我还有什么可怕呢?’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我也对您讲过，因为脑子里总是冒出原有的想法，这些想法就像在痛苦地抚摩自己的创伤；冒出反叛思想，不信教的理由以及固执的愚昧的偏见，这些东西我不知是什么时候学会的，只是模糊地记得是在家里，父亲还健在的时候。有时，我突然问自己：我的这些思想会不会是上帝带来的？每当我努力向自己证实上帝的存在，就好像感到了这种痛苦的压力……”

“安尼塔！安尼塔！……您别说了……您别说了，您太激动了！不错，是存在着危险，我也看出来了，存在着很大的危险……不过，我们能化险为夷，对此，我很有信心。您是个好人，上帝和您同在，我要为您摆脱这些疑虑做出牺牲……这都是病，是愁，是神经质等等，不过，那都是肉体上的问题，和灵魂毫无

关系……但是，联系起来看是危险的，是的，安尼塔。不仅我，而且您也需要进入实际的虔诚生活……要行动，行动，我的朋友！这是个严肃的问题，我们得有强有力的措施。假如这些善良的夫人的某些话，某些行动有时会让您反感的话，您不要被臆想所左右，不要随便责怪他们，要宽容别人的缺点，要从好的方面去想，不要注重表面现象……好了，再谈点儿我自己吧。您要是能体会到我的心就好了，安尼塔！我永远也报答不了您今天下午做出的这个高尚的决定……”

“您在用那种口气说话！……”

“我在用心说话……”

“我一直很蠢，竟不知道这……”

“总之……是新生活，您说呢，我的孩子?”

“是的，是的，我的父亲，是新生活。”

他们都沉默了并相互注视着。庭长夫人靠在沙发的钩织背垫上。堂费尔明没想克制自己的感情，竟把她的手拉过来，紧紧握在自己手中摇动。安娜觉得脸在发烧，但又认为因此而惊慌未免可笑。他俩站起身来。这时，堂娜佩特罗尼拉走了进来。德帕斯并没有松开庭长夫人的手就对堂娜佩特罗尼拉说：

“我的夫人，您来得太及时了。您将是绵羊郑重地答应牧羊人永远不离开它选中的羊栏的见证人。”

“君士坦丁大帝”吻了安娜的前额。

这是庄严的一吻，结实的一吻，但也是冰冷的一吻……这个吻就像是一个宗教团体浸泡在冰块中的图章在她额头上打下的印记。

第十九章

〔安娜病倒。索摩萨大夫和青年医生贝尼特斯先后为她诊治。安娜大读圣特雷莎的书及其精神危机。叙述梅西亚借与金塔纳尔的交情，逐渐接近庭长夫人的几件事。〕

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一到3月，就把病人的病因统统归咎于“医学的春天”，其实，他对这个所谓的“医学的春天”的概念也并不十分清楚，但是，由于他的主要使命是安慰那些被病魔困扰的人，而他又常常满足于从气候上找病因，所以，这位漂亮的医生就没想去找别的解释。据堂罗布斯蒂亚诺说，庭长夫人卧床不起的原因就是这“医学的春天”。原来，3月底的一个晚上，庭长夫人躺下时，就不由自主地咬紧牙关，觉得脑袋里满是烟火。第二天，当她从充满鬼魂恶魔的梦中苏醒过来时，她才知道自己在发烧。

金塔纳尔在帕洛马雷斯的海滨沼泽地打猎，晚上10点才能到家。安塞尔莫去请医生，佩特拉则像一条忠实的狗守在床头。女厨师塞尔万达端着椴花浸剂默不作声地进进出出，毫不掩饰她冷漠的表情。她是新近从山区来的仆人。安尼塔好长时间都没有出现这种常常是以堂维克托为对象的爱的冲动了。可是那天下午，特别是到天黑时，她想着那不在家的丈夫，捂住脸哭了。“她多希望他在自己身边啊！只有他才能陪着她这个孤独的病人。”侯爵夫人、帕科、维西塔雄和里帕米兰一听说她病了，都

急忙赶去探望，但这对她没有多大用处。她热情地接待了他们，向他们微笑，可心里却在一分钟一分钟地数着，看还差多少时间才能到晚上 10 点钟。“她的金塔纳尔啊！那才是她真正的朋友、父亲、母亲，是她的一切。”侯爵夫人在生病的好友身边呆的时间不长。她摸了摸她的额头，说没什么关系，还说索摩萨的话有道理，就是因为医学的春天……她又谈了一会儿菠萝饮料，很快就告辞走了。帕科默默地欣赏着安娜的美貌，觉得她深陷在松软白枕头里的头宛如一颗放在匣子里的宝石。维西塔则发现安娜现在比任何时候都更像宝座上的圣母马利亚。庭长夫人烧得两眼放光，面如玫瑰，笑起来就像一位圣女。帕科情不自禁地想“太诱人了”。帕科像母亲一样说了很多宽心话之后也走了。在走廊上，他拧了一把端着一杯糖水的佩特拉。维西塔把披巾放在女友的床上，准备操持一切，并不理会佩特拉那傲慢不恭的态度。“谁相信佣人？多亏有她在那儿做需要做的一切。”

“除此以外，我们得承认，你亲爱的金塔纳尔还有他自己的事情，否则谁能这样丢下你去打猎呢？”

“可他哪里知道？”

“那你昨晚不是就难受了吗？”

“这全怪那个弗里希利斯。”

“谁跟弗里希利斯在一起，谁就会变成疯子。就是他，那个给英国鸡进行杂交的家伙不就是弗里希利斯吗？”

“对，对，就是他。”

“就是他说我们的祖宗都是猴子吧？他真是一只勇敢的、没教养的猴子……而且，喂，他穿得也不体面……我从来没见过他的衬衣领子……也没见过他的大礼帽。”

索摩萨晚上 8 点才回来，虽然病因是“医学的春天”，但他还是放心不下。他看了看病人的舌苔，号了号脉，就从口袋里掏

出一支体温计叫她夹在腋下。他读了体温数，脸上立刻红得像只樱桃……他吓人地皱起眉头瞧了瞧维西塔，想了想，就生气地喊道：

“糟糕！在我病人这儿，你的话说得太多了……把她都搞昏了，是不是？就是这么回事！……这么多人，肯定话少不了！……”

这时，维西塔就觉得脸上火辣辣的。索摩萨真猜对了。他不懂医学，但他懂得是在跟谁打交道。他开了药方，也埋怨了一番堂维克托出门太不是时候，说一人发疯，百人学样，又说弗里希利斯就像他擅长打苍蝇那样精通达尔文主义。他轻轻拍了两下庭长夫人的脸蛋，心里感到一阵快活，随后就砰的一声关上门走了，只听见他从远处喊了声“明儿一早见”。

维西塔雄坐在床边，一面狼吞虎咽地吃着美味可口的甜食罐头，一面用塞得满满的嘴说索摩萨纯粹是一个废物。银行职员太太相信自家的土医生，而不相信大夫。她两次产后垂危，都是一个既未注册，也不是上帝培养出来的有名的接生婆救的命。

“你看，在这个世界里，什么都是假的。说什么你的病情加重了，这完全是要分散你的注意力！畜生！他哪里知道你是一个好激动又富于想像的女人！没错，要不是我在这儿，你会整天去想那些伤心事；想你那不在家的金塔纳尔，想他为什么不在这儿；想他是不是一个好丈夫；想他已经不是个小孩子了；想为了不思索……等等，以及一个以生病为理由抱怨别人的女人在寂寞中想的那些事情。”

安娜努力摆出倾听维西塔说话的样子，实际上并不知道她说了些什么，而是在想别的事情，这是她忍受维西塔闲扯折磨的惟一方法。10 点一刻，扎着大裹腿，系着皮带的堂维克托才背着滴着水的鸟和猎具走进卧室。后面跟着堂托马斯·克雷斯波。只

见弗里希利斯头戴一顶皱皱巴巴的灰帽子，脖子上围一条方格大围巾，脚下穿一双三层底儿的白鞋。金塔纳尔把雨衣放在地下，就像曼里克在《游吟诗人》的第一场中扔斗篷的动作一样。随后他便扑进妻子的怀抱，吻遍她的前额，竟忘了还有外人在场。

“啊！是的！那是父亲、母亲、兄长，是熟悉的抚爱的亲切堡垒，是夫妻恩爱的精神支柱。不，她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孤独，金塔纳尔是属于她的。”她在热烈的长吻中默默地发誓要永远忠于他，报答丈夫的亲吻。堂维克托的胡须像一把泡过水的笤帚，带着海滨沼泽地的湿气，打湿了妻子的额头，但她并不感到讨厌，而且，金塔纳尔那有如一把根部发灰、尖头焦黄的草刷子似的头发在她眼里也变成金发和银发。

堂维克托也认为“她的病没什么问题”，虽然如此，他还是打心眼儿里后悔自己没有乘4点半的火车赶回来。

“你看，克雷斯波。当时我要是那么想又那么做就好了。是的，夫人，”他又对维西塔说，“您问问他，当时我不知为什么，总觉着应该尽早回来……”

“噢，当然！您相信这好了。预感是存在的。”银行职员太太喊道，她正准备讲一讲她的三四种推测。

“但这都怪他……”

弗里希利斯耸了耸肩，便去摸病人的脉搏。她紧紧地握住他的手，原谅了他的一切。事实是，维克托想早点回来……是怕误了看戏。但是这话可不能说出来。弗里希利斯没做声，他有再次否定超自然的预感存在的理由。他早已摘下帽子，露出了那一头浓密的野人毛色的头发。他的头发剪得齐齐的，像是一堆草丛，又仿佛是一个荆棘丛生的峭壁。他闭上灰眼睛，皱起眉头。他讨厌灯光，身体总碰在家具上。他身上带着山林的气息和海滨沼泽地的雾气，仿佛周围还是那黑暗而清新的原野。他现在有点像落

入陷阱的野兽和因光的吸引不幸飞进人类住宅的蝙蝠……他站在焦躁不安、忧心忡忡、正在发烧的安娜旁边，好像健康的象征，要用自己身上发出的气息来感染病人。

他们好不容易才把维西塔劝走，因为她定要自我牺牲，留下来看护女友。现在，只剩下他们夫妻俩了，安娜又要求丈夫再拥抱她。她用颤抖的声音哭着对他说：

“你先别去睡觉，我怕极了。我需要你，金塔纳尔，看在上帝的份上，你就呆在这儿吧。”

“好，亲爱的，好，当然可以。”说着，殷勤、亲切的金塔纳尔就把被单盖在她那光滑红润的背上，却没去看她。但是，紧接着，庭长夫人便发现丈夫有点儿发愁。

“你怎么了？你在发愁？你是不是认为我的病比他们说的还要严重？……想瞒着我。”

“不，亲爱的，不是……看在上帝的份上……不是这么回事。”

“是的，是这么回事，我了解你。不过，你别担心，我向你保证我就会好的。我了解你，你知道我的身体，好像得了一种什么病……可过后又没什么事了……我现在确实感到十分紧张，似乎觉得世界抛弃了我，……我感到自己非常孤独……我需要你……不过，就会好的，这是神经紧张……”

“是的，亲爱的，这当然是神经紧张。”

他身不由己，便一边站起一边说：

“我的宝贝，我跟你在一起。”

他走出旁门。

“喂，”他在过道上喊起来，“佩特拉，塞尔万达，安塞尔莫，随便哪一个……堂托马斯把那只石鸡带走了吗？”

安塞尔莫查了查那堆死鸟，又把它们放进厨房，便从远处回

答道："带走了！先生，这儿没有石鸡了！"

"真气死我了！天哪，该死的！老是这样！明明是我的……真是虚荣到头了！安塞尔莫！你听我跟你说：明天天一亮，你明白吗？你亲自到堂托马斯家去，替我把那只石鸡要回来，态度要最强烈、最严肃，无论如何，要把石鸡要回来，你听明白了吗？这可不是开玩笑，即使石鸡已经煺了毛，我也要他还给我……*是谁的就应该归谁*①。"

安娜听到喊声便立刻原谅了丈夫那天真的癖好。

"所有的猎人都是这样。"她怀着刚刚开始的兴奋仁慈地这样想。

堂维克托回到卧室，那只石鸡弄得他十分激动，但妻子甜蜜、虔诚的微笑又使他恢复了平静。

直到夜里 1 点半，妻子方才入睡。这时，也只有在这时，堂维克托才能去睡觉。

他一脱掉外衣站在自己的床前，就认为他最亲爱的安娜的病是个很大的不幸。他并不惊慌，这上帝知道得很清楚。不会有危险的。如果有，他会从折磨她的痛苦和恐惧中看出来的；没有恐惧，也没有痛苦，所以也就没有危险。然而，却有不幸，他得暂时跟剧场分手一段时间，尽管现在演出的是一个混合性的说唱团，但是，他承认自己开始欣赏严肃的说唱剧那种柔和而朴实的艺术美了，况且，他前几个晚上就已经在《海滨》中体会到了地方色彩，在《蓝色的多米诺骨牌》中领略到了时代的味道，那里面没有《誓约》里那些曲折的爱情，都是一些很文雅的剧目。但是，和省长一起为开辟西欧铁路经济运输而进行的考察工作怎么办？和总工程师在俱乐部的那几盘多米诺骨牌怎么办？为了消化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而需要进行的远足怎么办？一想起好多天不能出门，他就感到害怕……他闷闷不乐地在床上躺下。他熄了灯，黑暗又使他感到内疚："他是个自私的人，不去想可怜的妻子，只想自己的舒服，自己的癖好。"他好像是在赔礼道歉，其实是在自欺，只听他长长出了一口气，大声感叹道：

"我可怜的心肝啊！"

随后，他便满意地睡着了。

他醒来的时候，依旧像往常一样，脑子里装满了计划。但是，他猛然间想到安娜，想到她在发烧，于是心中充满了懦夫的忧虑。"上帝才知道那是些啥！"他讨厌那些药品和难喝的糖浆，害怕错服了剂量，看见绿色的药就毛骨悚然，认为那是毒药——尽管堂维克托学过物理化学，但他总认为毒药都是绿色或黄色的；还有女仆们的笨拙和差错；烦人的时间，病人床边的寂静；本能的不安；等着索摩萨说话；同所有想知道同一件事情的人说话；讲病人的热度……所有这些不愉快的事情都涌进了他的想像中，使他连连叫苦。他怀着对自己的怜悯起了床。他来到妻子的卧室，立刻就忘掉了那一切。安娜情况不好，晚上还说胡话，他们没有叫醒她，据看护她的佩特拉说，夫人昨晚的情况非常可怕。

8点，索摩萨来了。

"这是怎么回事？她得的是什么病？严重吗？"

堂维克托紧握双手，打着哆嗦，当着病人的面这样问道。她虽然在昏睡，却听到了他的话。

医生没有回答。他开好药方就去了会客室。

"什么病！什么病！"金塔纳尔在那儿不断地低声问道，他的声音在颤抖，"什么病？"

堂罗布斯蒂亚诺以轻蔑、仇视和气愤的神情瞧着他。

“什么病？什么病？他也在问自己。”堂罗布斯蒂亚诺也不知道是什么病，但是，看样子好像挺严重，他虽然这么想，嘴上却说：

“要……办事利索，要特别当心，不能把她丢给佣人们管，也不能让维西塔雄照顾她，她那些废话会使她不得安宁。就是这些。”

“可是，情况严重吗？情况严重吗？”

“唉……严重，也不严重。不，不严重。科学既不能说严重，也不能说不严重。不过，亲爱的，这您不懂……是肝炎吗？可能……也许是肠胃炎……也许……不过，也有使人产生错觉的反射现象……”

“就是说，不是神经上的问题？也与‘医学的春天’无关？”

“咳！……神经总是在搞阴谋……还有春天……血液……新的元气……很清楚……都有影响……不过，您不会懂这个的……”

“不错，先生，我是不懂。我没事的时候也读过几本医书，知道那本叫《哈科德……》什么的书，不过，一看这类书我就想……对，就感到恶心，就觉得听到了血液的流动，以为它就是这样……是一个像洛索亚河① 的河床那样的东西，中心有水道、闸门……”

“得了，得了；我看您还是别胡扯了。下午见。要是有什么新情况，就来告诉我。对了，别给她加过多的衣服，也不要……不要让维西塔雄进去……她会打扰她的。科学绝对禁止这个接生婆的保护人在此多管闲事……”

4 天后，堂罗布斯蒂亚诺适时地派来了一位年轻大夫，他的

---

① 西班牙中部的一条河流。

得意门生。他认为已经到了回避此事的时刻。他有自知之明，知道在那些非常可爱的人面临某种情况的时候，他就不宜再去给他们看病了。

接替他的是个非常好学的聪明小伙子。他声称安娜的病并不严重，但一时半会儿也难以康复。他不喜欢使用病症的那些不太准确的俗名。如果有人为难他，他便使用医学术语。他这样做并不是故意卖弄学问，而是为了以这种方式不让那些粗俗的人知道他们不必知道的事情。实际上，他们也不会知道。当时，安娜还以为她就要一命归西。她正觉得比最危险的时刻还要难受的时候，人家却对她说，她正在好转。当她得知自己时而兴奋，时而大说胡话，糊里糊涂地度过了6个日夜的时候，颇为惊讶，觉得那长时间的折磨竟变得如此之短。

虚弱使她疲惫，但更使她兴奋、易怒。什么东西到了她眼里都变成了一片苍白。她觉得在物品与她之间，飘动着无数个圈圈点点，有时像气泡，有时像灰尘，有时又像极细的蜘蛛网。她如果把胳膊放在被头上，瞧着那一双瘦弱无力、没有光泽、白肉皮儿上布满一道道青筋的手，就会突然觉得那些手指头不是她的，也不是在根据她的意志活动，她想藏起自己的手也要费很大的力气。最让她痛苦的是第一次进食。那是一碗淡而无味、十分难吃的肉汤，是堂维克托怀着信心和恒心用嘴一口一口吹凉的，他以这种吹汤的方式，表示了他的热情和爱抚。据金塔纳尔说，这是一碗理想的肉汤，贝图斯塔的女仆们是永远做不出来的。他说话时，安娜却感到浑身流汗，好像要榨去她最后一丝力气，甚至要夺去她生命的元气。她紧闭着眼睛，不再去感觉身体内外的东西。有时，意识竟摆脱了自己，她好像已被四分五裂，而控制住意识的恐惧，又产生出相当有力的反作用，把它重新还给了她，使她好像驶入了一个安全港。意识一恢复，她就觉得自己在遭受

着极大的痛苦，不过，她几乎是乐于承受这种痛苦，因为这终究说明她还活着，证明她还是她。堂维克托要是在她旁边说话，安娜就会下意识地随着丈夫的思路走，但她的注意力却违心地集中在金塔纳尔的见解上。她在心里对这些见解进行了严格的评论和详尽的、对病人来说又是痛苦的分析。她觉得，她将丈夫的无理之处驳得体无完肤时，大脑经受了难以形容的折磨。

她看到医生特别关心“躯体”，而不管她最重要的地方经受的那种不可言喻的痛苦。这个最重要的地方是身体的某个部位，但是，它又是那么隐秘，好像是灵魂。天天都要摸肚子，提出和动物最一般的功能有关的问题。堂维克托信不过自己的记性，总是手里拿着表，带着一个记录本。他用漂亮的缩写字和贡戈拉[①]式的文风在本子上记下那些有助于医生了解病情的详细情况。

在安娜的病情继续有恶化危险的过程中，那个多情的丈夫心里只想着病人，履行了一个好丈夫应尽的义务。如果说他有时做得不及时，或有点粗心，或动作不够利索，那也是出于无意。后来，他就开始感到厌烦，怀念起自己的那些日常生活，还夸大他看护病人的时间。为了更好地忍受这些磨难，他决定把护士职业作为自己的爱好，也终于达到了这个目的。准备混合药剂，给妻子身上涂碘酒，吹凉并澄清肉汤以及看着表计时。他计时的那种认真劲儿真叫佩特拉和塞尔万达腻烦，但对他来说，这些已变得和制作尖顶门廊那种细木工活一样令人开心了。他盼着医生快来，首先是为了听医生说 20 遍“安娜已经好转，好多了”的话，其次，想在医生看完病后和他快活地聊聊与世上一切疾病毫不相干的别的事情。索摩萨的继任话不多，但很爱听金塔纳尔说话。金塔纳尔非常喜欢这个叫贝尼特斯的医生。这不值一提的照顾病

---

① 16 世纪的西班牙诗人，以文风绮丽著称。

人的寻常小事，这窄小的充满沉闷气氛的卧室，以及单调的家庭生活，与那些欧洲的重大事件，俄国的战争，自由的空气和说唱团的最后一场表演简直毫无关联，然而把它们放在一起，却使堂维克托很感兴趣。他已经把话题引到了当前的包含许多意外的大事上。像他说的那样，他也喜欢跟贝尼特斯进行讨论和试探他。男主人最关心的一个问题是存在着大量的居住区域。他认为的确存在这种情况，认为所有的星球上都有人居住，说这是上帝慷慨的需要，还引经据典，引证了弗拉马里翁① 的话，菲霍② 的信和一位英国主教的见解。他记不得这个英国人的名字："我不知道这位*先生* ③姓甚名谁。"在他眼里，英国人都是*先生* 。

从医生宣布安娜的病情会逐渐好转，虽然缓慢，但好转的势头可能继续下去起，金塔纳尔就开始喜形于色，并且不允许任何人怀疑安娜恢复的速度。他那天真而强烈的利己主义已不乐意去考虑别人而不顾自己了，他不愿意当奴隶了。安娜要是有意见，她丈夫就板起面孔，甚至会用严肃、耐心、既叫人喜欢、又叫人讨厌的声音说：

"我们都别耍小孩子气！安娜，你的病已经好了，现在还难受完全是因为身体虚弱……不要再去想它了……这是疑惧……疑惧比疾病危害更大。"

他以一贯正确的口吻重复着关于暴怒和疑惧的寓言故事。

他认为，说安娜会旧病复发，甚至其康复会停滞不前是一个与他的安宁做对的扰乱人心的想法。"他不是块石头。他会吃不消的……"

他不再同情病人，因为那儿只存在神经问题……他开始只考

---

① 19 世纪法国天文学家。
② 18 世纪西班牙本笃会修道士，学者。
③ 原文为英语。

虑自己了。他在安娜的卧室里一会儿出来一会儿进去，几乎坐不下来，甚至也懒得再做有关用药和其他细节的记录，弄得医生有事只好跟佩特拉商量。金塔纳尔为了呆在外面，呆在办公室和花园，竟编造似是而非的借口，甚至说谎。“艺术和大自然是多么伟大啊！实际上，它们都是一回事，都是创造一切的上帝。”堂维克托呼吸着新鲜空气，任4月的清风吹拂着自己的面颊，感到心旷神怡，无限快活。他又开始装配机器，设想新发明了。这个“桉树的细胞”如此适应贝图斯塔的气候，使弗里希利斯羡慕不已。

庭长夫人发现丈夫不在家。他连续几个小时把她一个人丢在家里却觉得不过是几分钟。当痛苦将她淹没在像是漫无边际的悲伤的海洋里时，当她感到自己仿佛与世隔绝，已无可救药地被抛弃时，她已不再喊金塔纳尔了，尽管那是她当时想起来的惟一的大活人。她宁愿让他安静地呆在外面，因为他要是来了，他那神经质的喋喋不休和荒唐的冷漠会刺伤她的。

一个铅灰色的下午。因为是春天而气候却像冬天，所以那个下午就更显得阴郁。庭长夫人孤零零一个人坐在枕头筑起的围墙中。卧室尽里面光线很暗，她的外衣和堂维克托扔在那儿的裤子摆放的样子真叫人看了凄凉。她不相信那个医生，认为他也不知道自己得的这个连贝图斯塔的医学博士们都摸不清楚的病是什么不治之症。她突然像头疼似的冒出了这样的想法：“我在人世间孤苦伶仃。”这个世界因时间和日子的不同而呈铅灰色、淡黄色或黑色。它是一个悲哀、遥远和低沉的嘈杂声，里面有姑娘们单调的、毫无内容的歌声和像发怒的浪涛震得玻璃直颤、压得石子吱嘎作响、渐渐消失在远方的车轮的响声。世界在和飞快地绕着地球旋转的太阳对舞。这就是岁月，如此而已。人们在她的卧室里进进出出，就像在剧场的舞台上一样，他们在那里装作很有兴

致地说着话，心里却想着外面的事情，而这才是他们的真面目，那个不过是个假象。谁也不爱谁。这就是世界，她就是孤零零一个人呆在这个世界。她瞧瞧自己的身体，觉得那就是地球。“它和那些人是同伙，也在想方设法逃走。它更像这个世界，说它是她的身体，不如说它更像这个世界的身体。”“我的灵魂才是我。”她低声这样说着，便松开手中按着的被单，从枕头上滑下，仰卧在床上，同时，那个枕头靠背也倒了下来。她闭着眼睛哭了。生命在浪涛般的泪水中回到了她的身上。她听见家里的一个钟在响；吃药的时间到了。那天下午应该是金塔纳尔给她吃药，可没见他人影。安娜等着他。她不想喊他，就向床头柜侧过身子。柜子上有一本绿皮书，上面放着一只杯子，她端起杯子喝了水。这时，她出神地看着那本大书书脊上的书名：《圣特雷莎全集》第一卷。

她发抖了，心里模模糊糊地产生了一种恐惧，只觉得儿时的一个下午她在洛雷托的花园凉亭里读圣奥古斯丁的书的景象突然闯入她的记忆，仿佛脑袋里有神奇的声音在大喊大叫。此刻，她可没有当时那种纯真的信念了。“那本神秘的书和使她伤心的自暴自弃的想法同时出现是偶然的，纯粹是偶然的。那本书的出现以强烈的感情和内在的热情唤醒了虔诚的思想，这些思想是严肃的、深刻的，不是别人强加的，而是像显灵似的立刻就会被人衷心接受的……不过，这是不是上天的告诫无关紧要，反正她都把它作为一种教训。她从这种巧合中明白了偶然性的深刻含意。她没有抱怨自己孤单？她没因自暴自弃的想法而昏倒在床上？……请看那几个烫金字：《圣特雷莎全集》第一卷。多有说服力的标题啊！“你还孤单！那么上帝呢？”

这时，上帝的思想仿佛一块放入心中的炭火，心中的一切都在虔诚之火中燃烧。安娜怀着极其坚定、明显、具体而鲜明的信

念和那不可抗拒的冲动跪在床上，裸露着雪白的肉体，两眼哭得视线模糊，双手合十颤抖着举过头顶，只听她结结巴巴地用病女那温柔的声音感叹道：

“我的上帝啊！我的上帝！上帝啊！上帝！我亲爱的上帝！”

她打了个寒战，顿时感到头晕目眩，就靠在冰凉的墙壁上，随即失去了知觉，一头栽倒在大红锦缎的床罩上。

尽管堂维克托严禁这种情况发生，但安娜还是又一次病倒了。于是，他又回到了惊恐、焦虑和夜不能寐的境地中。医生又变成了绝对的权威，卧室的琐事又变成了艰巨的工作，那只表又变成了不言不语的独裁者。

那几个晚上，安娜做了好多噩梦。天刚一亮，苍白、胆怯的日光被阳台门缝压成薄皮后爬到地板上时，被那些幻觉压得透不过气的安娜才像遇难落水者爬上岸似的苏醒过来……她觉得那些野蛮、无耻、满身臭气的鬼怪仿佛还在晃动，仿佛嗅到了它们腐烂的躯体散发出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仿佛自己被错乱的神志关押在地洞里，呼吸着寒冷的几乎是黏滞的空气。衣衫褴褛的妖魔用触痛她化脓的伤口威胁她，在狂笑中逼迫她一次又一次钻过地上的窄小洞口，使她每钻一次都感到极大痛苦。此刻，她真以为自己死了。一天晚上，庭长夫人在那个地洞里根据夏多布里昂和威斯曼① 的浪漫主义描写认出了那些地下墓穴。但是，在潮湿、狭窄和压扁了的坑道里游荡的不是穿白长衣的童男童女，而是披着金十字褡、雨衣和法袍的肮脏幽灵的骨头架子。它们穿的衣服摸上去就像是蝙蝠翅膀。安娜跑啊，跑啊，但是，不管她心里怎么样，却不能前进一步。她渴望找到窄小的洞口，宁可在那个小洞里把自己挤得粉碎，也不愿闻地道里的臭气，接触那些叫人恶

① 19 世纪英国红衣主教，作家。

心的丑八怪。可她找到出口，那些丑家伙不是求她亲吻，就是向她索要金子。她便捂住脸，一边向他们散发银币和铜币，一边听他们在大笑中唱安魂经，任他们用圣水器把水坑里的脏水往自己身上乱喷。

她醒来时，感到出了一身冷汗，觉得自己的身体很恶心，疑心她的床也有噩梦里那些圣水器的臭味。

“她就要死了吗？那些散发着墓穴气味的、令人作呕的噩梦就是让她事先闻一闻泥土的气息吗？那些地洞和幽灵就是地狱的象征吗？地狱！她从来没有从容地想过它，这是她和大多数信徒轻易相信的许多信仰中的一个。她像信奉教会让她信奉的一切一样信奉地狱，因为只要她的思想起来反抗，她就用所谓的信仰来制服自己的反抗。她曾说，‘我盲目地信仰。’她这样说，也决心为信仰而信仰。然而，此刻地狱又成了另一回事：地狱已经不是包括在其他教义中的一种教义，她已经闻到了它的气息，尝到了它的滋味。……而且也明白自己以前实际上是不信地狱的。是的，是的，它是物质的，或者是像物质的。为什么不是呢？安娜现在觉得，爱闹事的乐天派和对世界的悲惨现实麻木不仁的好心而荒唐的唯灵派的肤浅哲理是何等的无聊！有地狱！就是如此……有腐烂的灵魂，就有腐烂的肉体……她犯过罪，是的，是的，她犯过罪。对她的过错，眼下的看法和世间一般的看法——她曾用它宽恕了沉重地压在自己头上的某些轻佻的举动——是多么不同啊！”她想起讲经师对她讲的宗教格言和警句。她当时没有体会到它们极端的严肃性，没有领悟到那深刻而哀伤的含意，因为那个举止非常优雅的教士的温柔而细嫩、充满咝咝之声的口中不像是有这种含义。

太阳已经升得很高了，贝图斯塔 4 月的早晨温和地爱抚着大地。家里人认为庭长夫人身体虚弱或者还在睡觉，就没有打开阳

台的门，也没去打搅病人的休息。安娜享受着那张曾多次使她厌烦的床在春天的早晨给她带来的忧郁的安逸，意识到了白天的来临，她那个有如被夷为平地的战场的枯萎身体又一次恢复了活力。生命在胜利的土地上前进，但对她仍将信将疑。大脑收复了条理性的地盘，收复了健康；记忆也变得稳定，不再是一种痛苦，也没有幻觉和胡思乱想搀杂其间了。

大家把她一个人丢在这里，以为她在睡觉或昏睡，这使她很高兴。她心里回顾着她愿意坦白的过失，记忆是录事，想像是检察官。随着健康的波浪在潮水中升起，那个把她从梦中惊醒的恐惧渐渐消失了；她怀着愈来愈强烈的愉快的好奇心倾听着内心的责备；地狱的想法已经烟消云散，就像金属薄片停止了颤动。她早已失去了恶心和恐惧的感觉。她想起来的那些过失就是生活，就是日常的现实。它们经过安娜的大脑，就像给她输入了营养，使她身上有了热，给她增添了精神力量，尽管内疚不能完全消失，但故事却越来越有趣了。

当安娜放弃了那种如冬眠的蛇似的生活时，所有那些在严酷的僵死的季节后的日子都在记忆中过了一遍。她想起了在“老厂”的公路上进行的圣布拉斯朝圣节。那是一个晴朗的下午，是老天的一个节日。大教堂的塔楼耸立在那边，就像耸立在一座黑石镶嵌、以一个橘黄色和紫色的天空为背景的纪念碑的尖顶上；那个天空柔和，布满条纹，挂着长的、细的、起伏的和静止的云彩。那塔楼仿佛在盼望太阳快快落山，遮挡住地平线。……不知圣布拉斯是怎么报春的。安娜期待着那些日子；因为在那些日子里，接连不断的阴天中会出现一点光明，使沉睡的贝图斯塔绿色的原野发出愉快的震颤声和美丽的光泽；那些日子要比四五月略好一些：这是她的希望。忧郁的想法已像冬天的鸟儿一样飞走了，安娜已经在圣布拉斯散步场散步了。她呆在人们中间，受着

热情的接待。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在她身边。他多情，因深深的爱而忧虑；温顺、柔和、亲切，却看不到爱的希望，忍受着爱的折磨。他就像白天那样具有魅力。冬季其实毫无意思，但在宁静的环境与平和而模糊的快乐气氛中，庭长夫人却怀着难以形容的喜悦享受着一种快感。

堂阿尔瓦罗就是这样；她永远也不会成为他的女人，不会的；这个炎热的夏天他大概不会来了，甚至也不会同意跟她说个明白，不会同意她坚持自己的打算。但他在她身边；她感受到了他在爱她，崇拜她；这的的确确是真的。这是甜蜜的、温柔的，是一种平静而深沉的快乐……她含着微笑望着他，眸子中闪烁着转瞬即逝的火焰，样子有如一位接受燔祭的女神，但不是一个谦卑的慈母般的充满仁爱和宽容的女神，而是充满爱和火的女神。这就是他们在圣布拉斯散步场上那次散步。

从那天下午起，梅西亚又有了一线希望。他又开始相信外表的作用，并想方设法尽量和安娜呆在一起。这样做未免有失教养，但堂维克托那瞎了眼的交情却帮了他的大忙。在俱乐部里，他坐在维克托身边，耐心地看他玩多米诺骨牌或下棋。等金塔纳尔下完棋，他就挽起他的胳膊，因为经常下雨，他们就在长厅即舞厅里散步。厅里光线昏暗、冷冷清清，有五六对人迈着大步从这头走到那头地量着大厅的长度，用鞋跟使劲跺着地板，好像在抗议这恶劣的天气。老资格的俱乐部会员得在那个大厅里走相当于从地球到月亮的路程。这两个朋友在那里走啊，走啊，与此同时，梅西亚渐渐深入到退休庭长的心底里，夺取了他心中所有的阵地。

堂维克托终于认为，世界上梅西亚最关心的莫过于他金塔纳尔的事情。他不怕梅西亚厌烦，总是整下午整下午地把他拴在自己胳膊上，一起在大厅里绕着那些晃晃悠悠的桌子转来转去，每

当谈到有趣的地方或他有什么问题要向朋友请教，他就收住脚步。堂阿尔瓦罗一边忍受着这种折磨，一边在想如何报复。他因为客气或是别的什么原因，一直耐着性子，迟迟没有走上那条见不得人的背信弃义的路，但是，他再也忍不住了。何况，“见鬼！在他的冒险生涯中还有比这更卑鄙的行径呢。”

堂维克托常常停下来，松开知己的胳膊，抬起头面对面地看着梅西亚说：

“您瞧，咱们是在这儿私下说……因为……您会替我保密……弗里希利斯也有他的短处。我爱他胜过爱我的兄弟，确实如此。但是，他呢……他却瞧不起我……请您相信这点。您别不信，这没有用。我很了解他，他瞧不起我，自以为很了不起。我不否认他有某些优点。他比我精通园艺学，比我熟悉那些猎场，在工作中也比我有耐力……连射击也比我强！天哪！可他搞机械的本事呢？他手很笨，脑子不灵。”堂维克托又停了下来，几乎贴在堂阿尔瓦罗的耳边，补充了一句，“我说他是个因循守旧的人！”

金塔纳尔一谈到他亲密的朋友弗里希利斯来，就不停地抱怨，至少对弗里希利斯有点小小的嫉妒，就觉得自己在受着他的控制，就发泄老老实实藏在胸中的闷气。他隐约看出梅西亚是弗里希利斯的某种对手。堂维克托在刚刚发生的这个不忠于朋友的行为中得到了某种邪恶的满足。

堂阿尔瓦罗默不作声地听着。只在堂维克托谈到他的好枪法时，他才感到一点担心。他觉得这样大谈特谈一个像托马斯·克雷斯波这种微不足道的人实在令人难以忍受，在他眼里，克雷斯波生来就是个疯子。

天色渐晚，雨还在下。侍者在大厅里点亮了两三盏煤气灯。金塔纳尔借着灯光，也是因为疲劳，这才发现自己浑身是汗，才

知道自己话说得太多了。这时，他才感到内疚，才怜悯起梅西亚来。他打心眼儿里感激梅西亚的沉默和关注，三番五次地邀请他到家里去喝德国啤酒。

他说：

“我们到那个街角去好吗?”

梅西亚没有做声就跟着堂维克托走了。

一种特殊的直觉告诉这位前庭长，把梅西亚带到自己家里就是对朋友关注的很好报答。为什么堂阿尔瓦罗一定会高兴地跟他走呢？要是有人问金塔纳尔，他也不会说的。但是，他心里明白，他未加留意就看出来了：梅西亚很高兴去街角上的那个家。

正像他说的那样，他经常带他到自己的书房，到他的陈列室去，在那儿给他讲解那些错综复杂的木头和弹簧。他认为这位朋友对此一无所知，就胡乱哄骗他。堂阿尔瓦罗最不喜欢看的就是他那些野草和昆虫标本。眼睛死盯着这么多匆匆而过的废物使他感到头晕目眩。堂阿尔瓦罗惟一觉得可爱的小动物就是被弗里希利斯和他的朋友制成标本的一只孔雀，他常常在金塔纳尔作讲解时抚摩它的胸脯。

“好了，”堂维克托说，“既然您瞧不上我的标本，那咱们就到客厅里去吧……安塞尔莫，把啤酒送到客厅去。”

客厅也是一个陈列室，墙头屋角挂满和堆满了东西。有猎具、猎装；一套古式盔甲和两副闪闪发光、刻有花纹的新式盔甲；猎枪、手枪和不同时期不同口径的火枪。堂维克托还怀着收藏家那种爱惜的感情，箱子和柜子里珍藏着他当年当业余演员的那些好时候穿戴过的服装。他要是高兴，谈起当年那些眼下早已黯然失色的荣誉，就打开箱子、柜子，于是，一件件丝绸衣服、饰带、羽饰、玻璃串珠以及五光十色、斑驳刺眼的带子便从那里面跳了出来，蹦到地毯上，金塔纳尔站在那一大堆破烂纪念物当

中高兴得失去了理智。他在一个黄铜匣子里存放着一件东西，那玩意儿裹在草里，就像包在布料里的金子。乍一看，梅西亚觉得像条蛇。的确，它是盘卧在那儿，而且呈绿色……但用不着害怕……堂维克托可不养猛兽。那个东西就是当年他在《人生是梦》的第一场中扮演塞希斯蒙多时拖着的那条锁链。

“您瞧，我的朋友，我可以跟您谈谈它。这不是不谦虚。我承认，为什么不呢？我承认佩拉莱斯演古装戏十分出色，他扮演的塞希斯蒙多就说明了这一点；我承认，他在表现戏剧的哲理方面比我强，不过……我不喜欢他拖锁链的样子，活像一只尾巴上拴着木棍的狗。我拖锁链的表演远比他来得真实、自然。我拖着锁链，请您相信，就好像我从来没拖过别的东西一样，以至于在卡拉塔尤德的一天晚上，他们把整个镣铐都给我扔到了舞台上，好像这是我灵巧的标志。那晚，舞台都差点儿塌了。于是，我就把它作为我短暂艺术生命的最好的纪念珍藏在此。”

梅西亚期待着安娜的到来，正是因为这个，他才耐着性子听他朋友的谈话。但是，有很多次安娜都没有到她丈夫的客厅里来，这个美男子只得满足于啤酒和卡尔德隆及洛佩的戏剧了。

不过，他已经像到了自己家。渐渐地，他敢随时去她家了，而安娜却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像对待家里的常客似的呆在他的身边。现在，他到那幢老宅子去就像弗里希利斯到奥索雷斯花园去一样随便。

那种没有教养的卑鄙行径本该使她生气，然而，她却没有生气。她不得不承认她既不蔑视堂阿尔瓦罗，也不讨厌他，尽管他心怀歹意，想滥用堂维克托的信任。“但是，如果他不想这样做呢？如果满足于呆在她的身边，看她，经常跟她交谈，把她当做朋友呢？我们将拭目以待。如果他举止出格，她肯定会反抗，甚至敢揭穿他的罪恶企图和下作行径，将他轰出门去。”

几天过去了，安娜显得越来越镇静。“不，他不会出格，他只会暗暗地倾慕她，爱她。没有一句出格的话，没有半点放肆的举动，也没在暗中窥伺时机，寻找机会，完全是诚实君子。是尊重贞洁的爱情，是想体会和呼吸到被人所爱的那种气氛。她感受到了这种快感，也不得不承认感受到了这种快感，这是她有生以来享受到的最大愉快。她很少说到这个是因为她享受到的愉快太少了！”当她感觉到堂阿尔瓦罗在她身边，肯定不会有什么危险时，便惬意地呼吸着，让自己的精神处于道德的曚昧中，就如同吸了鸦片一样。她把这种状态比作午睡时刻漂浮在缓缓流动的平静而阴郁的水面上的幸福。河水流入深渊，身体浮在水面……但是，一旦危险降临，身体就有离开水面的把握，因为只需一使劲，手臂拍打两下，就能游到岸上……安娜心里明白这并非万无一失，因为她不能保证堂阿尔瓦罗就那么小心谨慎。“但她对自己也不放心吗？是的，不然，她为什么不让他到家里来欣赏她，对她表现出母亲般的关怀和狗一般的忠诚呢？再说，请他来的是她丈夫，又不是她。她找过梅西亚吗？没有。是她让金塔纳尔把他带到家里来的吗？不是。这就够了。要是采取另一种方式就会无缘无故地使丈夫惊慌，毫无根据地怀疑，还可能使堂维克托永远失去心灵的平静。还是沉默、小心，同时……享受从侧旁飘来的爱情之火的温暖为妙。尽管它的热量极少，但却是她有生以来感受到的最旺盛的火。”

“这些情况她对讲经师只字未提，为什么要告诉他呢？她并没有过错。机会倒有，但她没去利用。”此外，安娜因为要维护自己的贞节，所以，她认为对忏悔师隐瞒一切个人的好恶是明智的。“等危险变大，再讲也不迟，但眼下，还是不说为好。”

当教区法官在大教堂的钟楼上用望远镜看见他们时，他们正在做去野外远足的准备。那次，陪她一起远足的有梅西亚、弗里

希利斯和金塔纳尔。那次远足不是仅有的一回，堂维克托一看到一束阳光，就想趁大好天气同他在贝图斯塔最喜欢的人即他的宝贝妻子、弗里希利斯……还有堂阿尔瓦罗，一起到卡斯蒂利亚公路上或维斯塔莱格雷的小店去消遣一番。可怜的里帕米兰也在应邀之列，但是，他说要是没有车坐……“他是心有余而力不足”。

在远足中，他们随遇而安，吃着不知所措的店主送来的滴着血的熏肠、油煎碎面包、荷包蛋和其他食物。面包是硬的，不错！酒是劣酒，还带鱼腥味儿，不错！可金塔纳尔就喜欢吃这些玩意儿，跟他妻子的口味一样。她也喜欢吃这种冒险的野餐。这些食品上拌有开胃和能激发孩子般快乐的辣味调料。在那些小山丘上呼吸空气好像是一件新鲜事；在那里晒太阳使人感到一种懒洋洋的惬意，仿佛下面贝图斯塔的太阳不如这儿的好。安娜发现在那个高岗上，在那个有骡夫、城堡主和又丑又脏的女仆的堂吉诃德式的半田园、半流浪汉小说的场景中，造型艺术的本能和观察感在她身上复活了。她勾画着树木、鸡鸭和猪的轮廓，注意需要铅笔勾勒的线条，看到了五颜六色中更多的色彩，发现了一组组艺术群像、一曲曲有益而和谐的音乐，总之，她觉得大自然就像诗人和画家出现在她所见到和听到的一切之中：一个村妇尖声的回答或一个粗鲁仆役的答话，庭院生活中的轶事，一块块云彩，疲惫不堪、浑身是土的母骡的忧郁，树阴，水坑中的倒影，特别是那些无限分解的事物隐秘的节奏。这些事物接踵而至，互相重合，以我们根本感觉不到的协调——这种协调可以去猜，但不能证实它——在构成时代戏剧的情节。安娜在去科尔芬山的途中，在去维斯塔莱格雷高岗上的小客店的远足中意识到的这种新的感觉使她的脑际里充满了幻觉，周身感到一种懒洋洋的舒适，在这种甜蜜的松弛中，想像终于变成了疲劳。碰到这种时候，梅西亚的一个殷勤表示或是金塔纳尔脱口而出的一句不合时宜的幽

默妙语才把她从自然主义的陶醉中解脱出来。堂维克托认为在野外，特别是野餐时，应该纵情欢乐，因此，他说非得有人化装一下不可，至少也要换一顶帽子。他在这种时候总要找来一个戴当地老式帽的农民，要人家把帽子借给他。于是，金塔纳尔便戴着那顶黑条绒布帽出现在那几位庄重人物之中。大家为了让他高兴，总要哈哈大笑。他们几乎总是在露天一边吃野餐，一边观赏脚下贝图斯塔棕褐色的村落。从那里看去，大家好像陷到了一口井里，又小又细，像个玩具；教堂后面是从太阳村工人区的工厂冒出的黑烟；再远些的地方，是眼下长着绿油油的大麦的玉米地、草场、栗子树和橡树林子……墨绿色的山岗，最后是与远处的峰峦混成一体的雾霭。他们一边高谈阔论，一边吃着大概是手里拿着的香肠或熏得不好的熏肠和硬奶酪，或火腿蛋卷，或其他什么食品。大家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慢腾腾地说着话，心里却想着比嘴上说的更重要的事情。他们两眼紧盯着远方，在那后面看到了往昔，那些陌生的东西，模糊的梦境。他们谈论世界、社会、时代、死亡、阴间、天庭和上帝，回忆着童年和有着共同回忆的遥远的日子。于是，这些牧歌式的野餐者及其饭后的高谈阔论便带上了一种仿佛从科尔芬山降落下来的雾中分离出来的感伤情调。

刮起了小风，略微有点凉意，对人是个威胁，但吹在身上却很舒服。天空上出现一颗星星，那弯弯的新月（堂维克托觉得它就像他在格拉纳达时人家送给他的那把金质裁纸刀）已经有了色彩，就是说，产生了亮光。他们已经谈不下去了，于是便把话题转到了天文，聊起了那个无限的星空。最后，似乎想听听音乐。这时，金塔纳尔想起那天晚上唱的《闪电》或《马扎尔人》。他们结束了远足，顺着公路的慢坡缓缓地走回到昏昏欲睡的贝图斯塔。弗里希利斯把手臂伸给肯定会来找他的安娜。而梅西亚对此

听之任之，只要有必要，他就坚定不移地照自己的计划去做，处处小心，所以他便和堂维克托并排而行。这时，堂维克托大概想按自己的方式唱一唱《神圣的血统》或别的什么歌曲，尽管他喜欢朗诵诗，总也忘不掉贡戈拉：

回他的茅屋
有落日引路；
那炊烟升起的地方
便是他的住所。

癞蛤蟆在草地上鸣叫，风在光秃秃的树枝间窃窃私语；那些树枝歪着头欢快地相互碰撞着，正孕育着新的枝叶。安娜平静地靠在她最好的朋友有力的臂膀上，寻觅着周围那些难以形容的春天迹象。她正和弗里希利斯谈着这些迹象。洋洋得意又心平气和的克雷斯波小声说着话，仿佛怕打扰原野——他崇拜的偶像——的第一场梦似的，让他的话语像露珠一样洒进安娜的心田，这时安娜才理解弗里希利斯对大自然——当然，他不这样称呼——的那种平静的仰慕，那种毫无浪漫主义色彩的、富有诗意的崇拜。那里根本没有什么伟大的综合法和可溶的图画，也没有泛神论的高谈阔论，而是一些细小的事情，是鸟、植物、云和天体的历史，充满教训和见识的自然生活的经历。弗里希利斯对大自然的爱是超过情人之爱的丈夫的爱，是超过别的爱的母爱。他在和安娜手挽手踏上归途时，变得很健谈了，话说得很多，毫无顾忌，尽管总是说得很慢。他用甜言蜜语描述原野，以颤抖的声音感激她对花木飞鸟说的那些亲切和关心的话语。此刻，安娜很羡慕身边这棵智慧之树，她靠在，几乎是偎依在弗里希利斯身上，就好像他是一棵令人敬仰的橡树。那个男人来到了她的身后，她感觉

到了。堂阿尔瓦罗有时跟安娜说话，她则以和蔼可亲的声音回答，以此来报答他的谨慎和所受的折磨……“因为，这样长时间地忍受金塔纳尔给他的痛苦，无疑是一种折磨。”

堂阿尔瓦罗苦恼得直冒汗。堂维克托挽着他的胳膊，抬头望着天空，高兴地发现夜空的乌云与地上最普通的体形非常相似。

“您瞧，您瞧，那一堆云跟里帕米兰一模一样。您想像他手里拿着教士帽的样子。”

“那块黑卷云就像斗牛士系在颈后的黑色布领结……”

一到那个街角，堂阿尔瓦罗便让带着钥匙的堂维克托走在他前面。这时，他举起握紧的拳头，对准前面那个无法容忍的朋友的头……然而，他并没有砸下去……没有……但是……“我一定要揍他的！”

“哼！”他想，“现在我就有权这么做！以眼还眼！”

安娜的生活就是这样：不愉快，也不太心烦；不满意自己，又觉得没什么可自责。她既不让堂阿尔瓦罗靠近自己，鼓励他所怀抱的希望，也不按贞节——所谓的贞节——的要求，以轻蔑态度断然地将他拒之门外。她认为这种道德上的模棱两可的态度最符合人类脆弱的天性。“我为什么一定要自以为比实际上的我更坚强呢？”

她又开始经常去维加亚纳家了。她在那里受到热情的接待。那个银行职员太太狂吻她，向她介绍时装，叫人把衣服样子送到她家，提醒她应该进行的回访，还要陪同她一起去，因为堂维克托反对在繁文缛节上浪费时间。

“先生，”他叫唤起来，“我干不了这个，可别让我谈什么天气啦，女佣人干活不好啦，吃的贵啦。叫我干什么都行，就是别让我去作那些礼节性的拜访！”

“我是艺术大师，干不来这些啰里啰嗦的小事。”他心里这样

嘀咕。

维西塔雄千方百计、毫不吝惜地利用她的眼睛、嘴巴和全部感官使安娜接受恶习、肉欲和世俗生活。好天气在这方面帮了她的大忙。

庭长夫人对那些消遣并没有多大热情，但是，她宁可这样去消磨时间，也不愿过乏味的孤单生活。在那种孤单的生活里，她寻求虔诚的思想，得到的却是忧愁、极大的烦恼和被蹂躏的肉体的反抗，它满腹怨气，一有机会就大声咆哮。“最好像大家那样生活，随它去吧，让庸俗无聊但毕竟能填塞时间的消遣去占据精神世界吧……”

当讲经师在忏悔室对她说他看见她很随便地把《圣让娜·弗朗索瓦丝传》扔在草地的凳子上，说她糊涂的时候，她就在这样想……那天下午，德帕斯的话比以往哪次都多。她明白自己正在变成忘恩负义的人，觉得自己不仅对不起上帝，而且也对不起她的忏悔师。他满腔热情，讲得明明白白，句句是金玉良言……他声音颤抖，气息灼热，安娜相信那是压抑的哭泣。“必须追随他，否则，就应当抛弃他。他不是精神仆役，不是为贵族效力的、讨人喜欢的教士，他是精神之父，是父亲，因为他不喜欢人家叫他兄长。应该追随他，要不就抛弃他。”随后，他又谈了本身的感受和对她的幻想。“不错，安娜，”她肯定他是这样叫她的，“从我们第一次见面起，我就梦想似乎有了一个精神朋友，一个异性兄弟会跟我一起把相反的功能和谐地结合在一起，梦想贝图斯塔在我眼里已不是冷酷的监狱和变成毒蛇的嫉妒的温床，而是居住着一位纯洁、高尚和美丽的灵魂的地方。这个灵魂要我给它指引一条拯救自己的圣路，却不知它也在领着我走这条路；我等待着您对我哭诉那件事，我期待着您……期待着您多次答应我的那件事……可是，您不相信我，您认为我不配做您精神上的引路人。

您为了满足对理想的爱的追求，也许正在世上寻找理解您、能够作您知己的人。”

“没有，没有。”安娜一再哭诉道。然而，他还是继续诉说他心中的失望，越说越伤心，越说言词越激烈，气息越灼热……最后，他们才怀着会出现崭新的生活，会在习惯上来一个根本和有效的变化的期望言归于好。她激动地对他说：“您要我今天就陪您一起去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吗?”“是的，是的，就是这样，这样最好。”他答道。于是，他们都不假思索，便一起走了。

庭长夫人认为真正虔诚的生活从那天下午起就已经开始了。但是，那种感情冲动产生的作用持续的时间很短。它不是真诚的虔诚，而是感激，是想让那个如此努力拯救她的人感到高兴，他是那么能干，说出的话是那么令人信服。有时，安娜对无形的事物和虔诚的默祷达不到全神贯注的程度，便想着讲经师，想以此走上虔诚之路。“啊，多了不起的人啊！他对精神研究得多深啊！他把那些似乎无法形容的东西、看不见的意图和细微的感情讲得多透彻啊！她欠了他多少情啊！他为什么如此关心她这个并不值得关心的有罪的女人?”安娜热泪盈眶，由于感激和钦佩而哭了起来。她不能再想那些神圣的事情了，就戴上披巾跑到圣维森特修道院，或圣心会，或教义问答会，或去做弥撒……去适合她去的地方。然而，信仰却没有多大热情，因此她没有去她想去的那些地方。此外，她有自知之明，知道如果她想献身于上帝，她是会真正这样做的，也知道只要她的虔诚是遛大街、图表面和心不在焉的，那么她自己也会瞧不起这种虔诚，而且，随便什么强烈的卑劣感情都会使它消沉。

于是，她决心避免过头的举动，做一个和大家一样的人，坚持亦步亦趋地效仿其他虔诚的女教徒。尽管她违心地加入了所有的教友会，但还是按照要求成了不少宗教团体的信徒和教友。

她把时间都用在了社交生活和宗教生活上，和堂娜佩特罗尼拉、奥尔维多·帕埃斯和奥夫杜利亚完全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也和侯爵夫人一样。人们在维加亚纳侯爵府、圣保罗会、比维罗庄园、教义问答会、剧院和布道会等处都能看到她的身影。讲经师和堂阿尔瓦罗差不多天天都有机会在各自的圈子里跟她交谈，有时在社交界，有时在教堂里，还有时在另一种场合，碰到这种场合，就连安娜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份是信徒还是社交界的女人。

但是，不论是德帕斯还是梅西亚都觉得不满意。他们两个都希望能征服她，可是谁也没看到胜利的曙光。

“这个女人，”堂阿尔瓦罗说，“比特洛亚[①] 还‘坏’。”

“药一向比病更糟。”堂费尔明则这样想。

安娜发现教徒生活中有许多地方令人反感，但她对此宁可视而不见，也不让矛盾的灵魂去理会那闹哄哄的表面虔诚的弱点、粗俗和不幸。她不想指责这些，也不想看见这些。

但是，她把自己比作打败摩尔人的熙德的尸体。

极度的不安重新折磨着她的心。又一个枯燥和反抗的思想斗争时期即将到来。

一天晚上，她听了一番令人厌烦的布道演讲之后，就回到了梳妆室，心里几乎为自己像块石头似的在教堂里呆了两个小时而感到惭愧。她在那儿听着乏味而悲伤的蠢话，既无虔诚之心，也不感到愤慨，甚至连怜悯也没有。她看着那些对其灵魂毫无启发作用的宗教仪式……

“噢，不，不!”她边脱衣服边自语道，“我不能再这样下去了。”

为了表示她的反抗是严肃的，她摇着头，高举着双手，又大

---

① 荷马史诗《伊利亚特》中希腊人设计攻占特洛伊城时使用的大型木马。

声喊道：

“管它是祸是福！反正我不能在这种呆傻的生活中自己折磨自己了……干什么都行……就是别让我学那些女人的样！”

没过几天，她就病倒了。

当那段她胆怯而消极地向社会低头而过得不甚融洽的生活以生动的、戏剧性的形式浮现在她的脑海里时——多亏了那个又和血一起开始运转的身体——这个正在恢复中的虚弱女人感到了内疚。她认为这自责严厉、尖锐，感到很满意。“噢！一两个星期前她还处在精神昏迷之中，而此刻竟在尖锐地自责，这变化实在惊人。她躺在那里，身体虚弱得连掀开被头的力气都没有，但她的意志却有力量去搬起压迫着她的沉重的罪孽。”

“这就是她的坚强决心！她将成为一个好女人，上帝的好女人，只能是上帝的好女人，讲经师就会看到的。而他，堂费尔明将是她的有血有肉的活导师。但她还会有一位导师，就是那个女神学家，那个完美无缺的圣特雷莎……她就在那儿，在她的床头热切地等待她，要把她心中的珍宝交给她。”

安娜拿医生的禁令开心，在恢复期第二阶段的头几天，她就打算读一读自己喜欢的那本书。她像孩子看见好吃的东西一样拿起了书。

可是不行。书上的字在跳跃、爆裂、躲闪、转圈儿……变换着颜色……使得她头晕目眩……“我再等一等，再等一等。”她把书放在床头柜上快活地想，再过几天恢复了体力，她就要在花园的凉棚或最茂密的树阴下，如饥似渴地读圣特雷莎的书和进行默祷了。“过去她缺乏兴趣，心不在焉，又很死板，许多地方都没有看懂，这回就会全明白了！”

她急着想看那本书，也不管医生的嘱咐，就在她略微有了点力气，但还不能下地，只能靠着枕头坐起时，便又拿起了那本

书。这时，书上的字不再乱跑乱动，都站得稳稳的，排得密密的；那白纸也不再是无底深渊，而是一个光滑、坚实的平面了。她读着，竭尽全力地读着。当她一个人长时间地呆在屋里时，就眼不离那个阿维拉女圣人的书。要不是甜蜜的泪水模糊了她的眼睛，这两个隔着三个世纪的灵魂的交谈是决不会受到干扰的。

第二十章

〔介绍贝图斯塔“正统”无神论者堂彭佩约·吉马兰。破产商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怀着对德帕斯和教士会的敌意，与吉马兰建立了深厚的友谊。人们对德帕斯及其母亲的怨恨在增长。梅西亚担心讲经师夺走安娜，在俱乐部组织了一个欢迎吉马兰的晚宴。夏天来到，堂阿尔瓦罗离开贝图斯塔，行前专门去向金塔纳尔夫妇告别。〕

辞掉“自由兄弟会”主席职务的堂彭佩约·吉马兰是葡萄牙人，生在贝图斯塔，可那个只瞧瞧侧面，顶多摸摸头骨，就把自己的朋友分成克尔特人、伊比利亚人和克尔提比利亚人[①] 的考古学家兼人种学家堂萨图尔尼塔·贝尔穆德斯，却说人家颇像卢济塔尼亚[②] 人，其根据又恰好不是彭佩约的头骨，而是他的肚子。是否如此，堂彭佩约未作明确表示。他的肚子因年纪和总坐着不动的关系的确有点大，但还称不上大腹便便。他走路挺直腰板，认为“正直的人身体也应该正直”，但在种族和民族的问题上，堂彭佩约却采取折衷态度，就是说，只要他把葡萄牙人、卡斯蒂利亚人和埃斯特雷马杜拉[③] 人都看做西班牙人，他就对这

---

① 克尔特人是公元前 1000 年左右生活在西欧的一个部落集团。伊比利亚人是古西班牙居民。克尔提比利亚人是公元前 4 世纪克尔特人和伊比利亚人结合而成的一个民族。
② 古罗马帝国时期西班牙的一个地区，包括现葡萄牙之大部。
③ 西班牙一地区。

个问题保持中立。因此，每当人家对他谈起这类事情，他最后都要为维护伊比利亚半岛的团结，为这种应从文艺、工业和贸易入手，而后达到政治上一致的团结，慷慨陈词一番。除此之外，血统之类的琐事与他有何相干？他的智慧永远用在最高境界里。他生活在世，首先是个“利他主义者”。他得承认，他是因为一次哲学辩论才知道这个怪词的。在那次辩论中，他遭到了失败，伤了自尊心，才想起去读孔德① 的书。他在书中读到了人可以分为利己主义和利他主义的这种话。由于他天性善良，便宣称自己要一辈子做个利他主义者。他也确实总在管别人的闲事。他薄有田产，其中大部分来自国家。他和妻子及 4 个年已及笄的女儿就是靠出租这些土地维持生计。

他午餐吃的是杂烩、正菜和汤；每五年添置一件大礼服，每三年买一顶高筒礼帽。他抱怨习尚的苛求，因为换下的旧衣帽总是八成新，满可以继续使用。他把这称之为“*幸福的小康*”②。

他本来可以有个职位，“可和谁一起共事呢？这儿根本就没有政府!”只要有机会，他就担任一些不拿钱的职务，因为这样可以供同乡们差遣，特别是在对每个人都有利的时候。他虽然如此谦虚，如此节俭，但那些存心不良的人还是把他狂热的自由主义、不信宗教和瞧不起教士的行为归咎于他的血统。“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帕乌尔会③ 小圈子里的信女和《圣旗报》编辑部的教皇极权主义分子都这样说，“这不是明摆着的吗？他这样做全都是因为老自由主义者在他身上留下了那些不信神的破烂玩意!既然教士们吃教会的饭，他们怎么不对此感到愤慨呢?”堂彭佩约要不是坚持在心里蔑视这些流言飞语，他本来可以反唇相讥，

---

① 19 世纪法国实证主义哲学家。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1625 年法国教士帕乌尔创建的宗教团体。

说那个大礼服主教、教士国王和天主教青年会主席、和善的堂莱安德罗·洛维斯诺就是靠他某个叔叔买下的国家财产才变成百万富翁的，因为他是他那个叔叔的继承人。但是，他没有这样做，而是不予理睬。堂彭佩约厌恶狂热，但原谅狂热的人。

“他不是一个哲学家吗？不错，上帝很清楚。”他说。他经常无意脱口而出的“上帝很清楚”这句话是固定的套话，因为他虽然嘴里这样说，但实际上并不相信上帝。他无须遮掩，因为这一点人所共知，显而易见。堂彭佩约是贝图斯塔的无神论者。“惟一的无神论者!”他说。他很少推心置腹地对朋友这样说，然而，当他说他是“惟一的无神论者”时，尽管他装着对同乡们糊里糊涂的生活感到伤心，但旁观者却发现他这句话里，自豪和得意多于因其无神论未得到普及而产生的真正难过。他到处宣传无神论，然而，却无人效法，追随其后。

这种植物不适应贝图斯塔的气候。他是惟一的标本，虽然长得十分粗壮，坚不可摧，但终究是孤家寡人。而当堂彭佩约忽然产生不再宣传他自以为是的那个“救世的理性学说”的念头时，他又感到内疚。大家都叫他“不信神的”，但是，就连那些最狂热的宗教狂也凭经验相信他不会害人。“他是追求少女的狮子，是一头无牙的猛兽。”格洛塞斯特尔很文雅地这样说。甚至那些顽固不化的信女从这个“不信神的人”身旁走过，也不恶语相加：他好像一头嘴带笼头，在街上转悠逗孩子们玩的驯服的瞎眼老熊，对什么都觉得可疑，但仅此而已。然而，人们三番五次打算叫他真正感到乏味，想以此使他皈依宗教，否则就让他干脆离开贝图斯塔。能否办到，这就要看主教们传教的热情大还是小了。有一位后来荣升红衣主教的主教竟认真地考虑要把堂彭佩约逐出教门。这个消息堂彭佩约是在俱乐部里听说的，他当时还常去那里。他一听说脸上便露出了天使般的笑容，想必在笑话那句

希腊话：是戏言，但你得服从。他流着口水，心痒难耐：革除教籍，这真是求之不得！他立即打算做出合乎道德又合乎情势的反应。他毫无惊慌，也未表示抗议，而是得意地说：

“主教先生，您无权把一个未入教门的人革除教籍，不过，驱逐令来得正好……可这和我有什么关系。”

他的妻子和 4 个女儿的想法和他完全相反。平静的家庭突然面临意外的不幸，他想瞒着她们也是枉然。堂彭佩约的家顿时变成了眼泪的海洋，发生了昏厥现象，堂娜赫尔特鲁迪斯还卧床不起。不幸的吉马兰深感良心不安，不仅如此，还突然觉得两腿无力，没了精神。“休想叫他皈依宗教！这永远也办不到！可是他的赫尔特鲁迪斯和女儿们怎么办！”这不幸的人哭了，他转身冲着主教府的方向又是挥拳，又是哭叫。“他们束缚了我的手脚！那些蠢货和糊涂蛋束缚了我的手脚！我太不幸了！可是他们见不到正午的阳光，看不见正义的太阳，他们才更值得可怜呢！”就是在这如此痛苦的时刻，他也没辱骂主教和其他高级教士。他必须妥协。他一想到为使主教消火息怒，女儿们会四处张罗，朋友们会利用他们的各种关系为他奔走，心里就往外冒火，但他必须忍下这口气……他们费了好大的气力才使主教收回成命，而且还无须堂彭佩约承认错误。于是，吉马兰的无神论就这样被打翻在地了。他沉默了一段时期，但后来又重操旧业，继续不知疲倦地进行无神论的宣传。但是，他心底里希望这种宣传毫无成效，因为他乐意做他心目中那种珍贵的无神论者惟一的标本。他的主要战场是他在其中度过半辈子的俱乐部——后来他以充分的理由离开了那里。贝图斯塔人一般都不太喜欢神学，不知是出于好心还是歹意都乐意谈天上的事情。那些“进步人士”喜欢攻击教士，讲那些以神甫和神甫的女管家为中心人物的丑闻。某些非常正统的保守分子也高兴参加这种有趣的交谈。如果他们认为扯得太

远，担心有人怀疑其宗教虔诚，他们就先气愤地嘟囔一阵，然后说："当然，这些都是特殊情况。""凡是规则都有例外。"美洲佬弗鲁托斯说。"有例外规则才有效。"议员隆萨尔说。甚至还有人说："应该把教士们和宗教区别开来。他们和我们一样也是人……"进步人士表示异议，他们认为应该把教义和神甫统一起来看，于是，堂彭佩约不得不在某种程度上站在反对派一边。他说："先生们，不要把事情混淆起来，坏就坏在根上……教士无所谓好与坏，因为他必须这样……"一听这话，大家就一起把矛头对准了他，一些人是因为他为教士说话，另一些则是因为他攻击了教义。他说得对：他完全陷入了孤立，成了"惟一的无神论者"。他说，他每天从他自找的和挑起的辩论中回来，"心里都充满了痛苦"(这并非事实，而应该说是内疚)，因为在贝图斯塔谁也不动脑子，都为活着而活着，仅此而已。人们大搞阴谋，大耍手腕，想的只是那种片面理解的物质利益，根本没有哲理，也没有把思想提高到理想的境界。这里倒是有个把学者，几位圣典学家，个把还算过得去的法学家，但思想家一个也没有。他才是贝图斯塔绝无仅有的思想家。"先生们，"他坐在三人牌桌旁喝完咖啡，便大声地说，"如果各位在这里谈论我当然要否认的灵魂不朽和我同样要否认的上帝，那你们就是如各位自己说的那样，在打趣，在开玩笑，否则就是在关心问题中有实利的一面，利己的一面。如果隆萨尔会永生不死，如果堂弗鲁托斯宁愿毁灭，也不要留恋眼下的那未来的生命……先生们，那么他们希望的事情又有什么意义呢？问题还不在此，而是，"他数着指头说，"有上帝或是没有上帝；如果有的话，那就会想到那些不幸的人，如果……"

"嘘！安静！"玩三人牌的人叫了起来。于是，堂彭佩约压低了声音，大家都充满敬意地乖乖躲开了玩牌的那些人，一致认为

那种牌戏远比堂彭佩约的神学严肃、实际和重要得多。“我说，各位，”当时还不是学者的隆萨尔说，“教会相信和信仰的，我都相信，但说天上一定是神永远打坐的地方……这就有点过分了。”“怎么，你不相信?”美洲佬堂弗鲁托斯表示异议，他怕玩牌的人再发来嘘声，声音也压得很低，“你不相信？我倒乐意整天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我在这个世上已经辛苦够了。最糟的还是阿兰卡尔丹，或圣卡尔丹，或圣魔鬼说的那个！因为……所以……”可怜的堂弗鲁托斯不知道如何表达自己的意思。“终归是这样的：我们一死，就会到另一个星球，再从那儿去别的星球，重新去受罪，去谋生。”雷东多觉得那种从火星或金星返回非洲去偷偷买卖黑人的想法实属荒唐，令他发昏。“就像那个无神论者说的，他宁愿毁灭。”他擦着满头大汗结束了这一番话。堂弗鲁托斯最怕动脑筋，所以一动脑筋就浑身冒汗。堂彭佩约就是用有关永生不死的问题打开了俱乐部会员信仰城堡的缺口，但是，这个缺口最后总是被他们用那些套话堵上。“当然，上帝至高无上……神学家都相信教会。”

大家终于听腻了堂彭佩约的神学宣传，丢下他走了。玩三人牌的人也跑到俱乐部委员会告他：如果他继续宣传无神论，就得另找地方。

“贝图斯塔人就是这样在自由地解释《圣经》!”吉马兰想道，心里又难过又得意。

打台球的人也不喜欢理性的神学。堂彭佩约越来越心灰意懒，郁郁寡欢，像耶利米① 会站立在耶路撒冷的一个广场上似的，叉开腿站在台球桌前，久久地注视着那些充满幻想的人，看着三个象牙台球是否相撞，以此度着暂短生命的时间。有时，台

① 《圣经·旧约》中四大先知之一，曾预言耶路撒冷将被攻陷，后应验。

球棍碰到堂彭佩约的肚子。

“对不起，吉马兰先生。”

“没关系，小伙子。”思想家带着意味深长的凄惨的嘲弄的神情，挠了挠下巴笑了，一边摇着头，意思是世界已无可救药。

他看腻了这些“表面的东西”，便上楼到“犯罪室”去看看那些相信运气的人。他在那儿随时都听到上帝的名字，但是觉得他们说的话毫无哲理。

“堂彭佩约，您说得对！”一个刚和最后一个比塞塔告别的浪子就这样喊道，“您说得对：没有上帝！”

“小伙子，别犯傻了，不要把事情混为一谈。”

随后，他就生气地离开了俱乐部。“不能去那儿了。”

九月革命爆发时，吉马兰心里燃起了希望，以为自由思想从此可以得到发展。然而，完全不是那么回事，革命原来只是一味地攻击教士！创建的哲学家协会……结果却是一个搞迷信招魂术的团体。协会的头头是个马德里的大学生，他拿那些鞋匠和裁缝开心，把他们一个个弄得神魂颠倒，想入非非。它渐渐超过了教会，因为那些不幸的手艺人以为看见了鬼神，真心实意地痛悔自己的过失，吵着要忏悔。如果不提那些在耶稣受难日吃肉的人，那么，贝图斯塔的宗教革命就是这么回事。

堂彭佩约不相信上帝，而相信正义。一想到这个以大写字母开头的词，他就觉得自己有了几分神的模样，不知不觉，那个抽象的词竟成了他崇拜的偶像。为了那个“正义”他宁愿粉身碎骨。

“正义使他承认贝图斯塔现任主教堂福尔图纳托·卡莫伊兰是个令人敬重的人，是个正人君子，有自己的尊严，他虽然完全是个糊涂人，但有尊严。他有信念吗？但堂彭佩约尊敬他。”

堂彭佩约不读书，只思考。自从看了孔德的著作——他未读

完——之后，他再也没有读别的什么书，事实上他也没有书。但是，他会思考。

有时候，他和弗里希利斯进行争论。他承认弗里希利斯是个自由思想家的材料，但又认为他缺乏教养，所以他并不真正喜欢他。

“那个人是泛神论者!”他轻蔑地说，“他崇拜自然、动物、尤其是树木……况且，他不是哲学家，不喜欢思考大问题，光知道研究芝麻小事……他有的是空闲时间，做了上万次可笑的试验，才把蓝桉树引进贝图斯塔……怎么，你不信？那位‘蓝桉’解决了什么疑难问题？除此之外，我承认他为人正直……懂得……懂得……尽管他相信达尔文主义……干出了‘嫁接’英国鸡的蠢事……”

吉马兰好几次在论战中败在弗里希利斯的手下。弗里希利斯是进化论热情的宣传者，他觉得对动物的祖先故作厌恶之态实属荒唐，甚至令人可笑……堂彭佩约那种带有异教和无神论醇厚而芬芳味道的学说颇为迷人，但他坚决不相信自己是猩猩的后代，只是不住地笑，好像有人在胳肢他似的……可就是不敢说是，也不敢说不是。

“我明确说吧，我怀疑……这实在令人费解。”然而，不管怎样，他的无神论还是起死回生了。为了坚定不移地有效地否认上帝，他无须读许多书，也不必做什么试验，更不用去当化学厨师。“我的理性告诉我不存在上帝，只存在正义!”

当堂彭佩约这样说的时候，弗里希利斯只是和善地瞧着他笑。他带着一丝搀杂着怜悯的嘲笑对堂彭佩约说：

“可是，吉马兰先生，您就这样肯定没有上帝?”

“不错，我的先生！我说的话如板上钉钉！板上钉钉！您懂吗？我不用看书，也不必去翻人和动物的肠子便可得出明确无误

的结论……如果您的科学研究费了那么多曲颈瓶和原生质以及其他不少东西，到头来还是一团谜，那您还是把书本上的东西还给书本的好。”

诚实的吉马兰转过身，心里充满怨恨和转瞬即逝的嫉妒，气冲冲地走了。弗里希利斯摇着头，仍然在笑。

如果有人问他对那个无神论者有什么看法，弗里希利斯就会说：

“谁？堂彭佩约？他是个好人，虽然他什么都不知道，但非常善良。”

吉马兰发誓——他不得不如此——再也不登俱乐部的门。他说：“我对俱乐部有意见的事，别人都不在乎。”

他说话总是满口正统的套话和成语，可一说完就马上埋怨“语言中的那些比喻和病句”。

引起堂彭佩约非议的事，就是庆祝庇护九世当选罗马教皇①25周年纪念日那天，俱乐部里挂上了华丽的壁毯，正门上吊起了盛大节日才拿出来照明的煤气灯。

堂彭佩约正式致函俱乐部委员会，他引证俱乐部章程中的条款，认为那些条款规定：“作为一个团体不得有这类欢乐的表示，因为俱乐部是娱乐场所，所以，它不应也不会相信特定的宗教。”

仆人们在阳台上挂壁毯时，堂彭佩约在大厅里叫嚷，咋咋呼呼的，要求宗教宽容、信仰自由，甚至还要求来一场球赛。

“喂，我说，”隆萨尔说，他真想揍吉马兰一顿，“俱乐部张灯结彩与您有何相干？庇护九世陛下把您怎么啦？”

“教皇陛下对我怎样？那就让我讲给您听听，是的，先生，我要讲给您听听。庇护九世对我……可以说很亲切……我承认他

---

① 庇护九世1846年当选为罗马教皇。

是一个正直的人……但教皇的一贯正确在他和我之间筑起了一堵冰墙，形成了一个难以逾越的鸿沟……他是一个一贯正确的人！您明白这句话的意思吗，隆萨尔？”

“明白，先生，我非常明白。这不是明摆着的吗？……”

“那好，就请您给我解释一下吧！”

“吉马兰先生，咱们都放明白点，如果您想考考我……那就请您听着……我可不许别人拿我取笑……”

“这不是取笑谁，只是要您证明这个一贯……”

“一贯正确？”

“不错，先生，一贯正确……一——贯——正——确……”

“堂彭佩约先生，您听着，这您吓不住我。如果您是在寻开心，那我就认为您是在说我……”

“说您？您也一贯正确？”

“吉马兰先生！”

“总之，我的先生……”

“对，等我有了权……”

“我就脱离俱乐部……”

“那一天就会是一年！”

隆萨尔没有说出为什么庇护九世一贯正确，可是，堂彭佩约却离开了俱乐部。

堂彭佩约的空闲时间很多，自从离开俱乐部，他就失去了消磨时间的地方，整日像一个痛苦的幽灵在咖啡馆里游荡。几年之后，他就在“和平咖啡馆”碰上了桑托斯·巴里纳加。这个讲经师的死敌天天晚上都要到那里去喝白兰地，用酒精麻醉自己。

他们交上了朋友，变得十分亲密。堂桑托斯曾经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而且，靠教会为生，因为他做的是祭器生意。

但是，自从“红十字商店”貌似竞争实则垄断的行径使他破

产后，他就觉得自己的信仰城堡渐渐动摇……他的腿也渐渐开始动摇。与其他许多人一样，他也开始对他们的德行产生怀疑。此外，他不仅蔑视那些有圣职干圣事的人，而且，同时又嗜酒如命——不知其他异教祖师爷是否都如此。

吉马兰没费什么劲就把堂桑托斯变成了无神论的信徒。随着时间的推移，随着一杯杯酒下肚，不敬神的意识渐渐深入堂桑托斯的心灵深处，到后来他竟认为耶稣基督不过是一个星座；这种胡言乱语是堂彭佩约从他在市场上买来的一本旧书里看到的。吉马兰有哲学家的冷酷无情，巴里纳加则心怀宗派主义的怨恨和叛教者的报复心。

当这个善良的店主认为自己在否定宗教的道路上走得太远了的时候，为掩饰内心的恐惧，便举起酒杯，庄严地说，“如果我迫不得已，说错了话，骂了人，那全怪那个无赖，那个偷圣蜡的家伙……那个该死的堂费尔明！……”

“和平咖啡馆”大而冷清。发黄的暗淡的煤气灯和雪茄及厨房的烟雾似乎充满了那个沉闷的空间。店里已经没有别的顾客了，只有他俩还在那儿说话。穿黑制服系白围裙的店伙计在墙角打盹。一只褐色的猫在柜台和堂桑托斯的餐桌间窜来窜去，它望着他看了好久，认定他是在胡说八道，便打着哈欠，转身走了。

吉马兰满意地看着那个充满激情的人在不信教的道路上取得的进步。堂桑托斯还没有成为无神论者。这是富有哲理的完美境界，这个过去经营圣杯和圣餐盘的商人要达到这样的境界恐怕是力所不及的。堂彭佩约只满足于拔掉他身上所有宗教的根苗。他不愿看到他愈来愈沉溺于烧酒和白兰地之中。可是堂桑托斯如果不喝酒，就会一错再错，就听不懂神学语言。必须让他喝酒。

晚上 10 点半，他俩才一起离开咖啡馆。堂彭佩约伸出胳膊叫堂桑托斯挽着，一直把他送到离咖啡馆相当远的地方，因为不

这样，他会一个人又回到咖啡馆的。在一条巷子的拐角，他们的手紧紧握在一起，好半天才相互告别。这时，吉马兰才心平气和、得意洋洋地朝自己那安静的家走去；爱他的亲爱的妻子和4个女儿在盼着他呢。

堂桑托斯则在马路上单枪匹马地和酒精产生的幻觉、发蒙的大脑和昏花的眼睛搏斗。他两腿直打颤。他怕出丑，拼命使自己的样子来得体面些，拔腿向前走。但是，这完全没用，他有病的躯体只是在晃来晃去，每跨一步都是一次胜利；那肩上的脑袋也在摇晃……还能听见这个醉汉嗓子眼儿里发出的犹如斑鸠咕咕叫的喊声，这是一种单调的含糊不清的抱怨声，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表达一个执著的想法，准确地说，是在表达狂躁病人用铁锤钉在他脑际的一种仇恨。他对所有墙上和街灯投下的阴影嘟嘟囔囔地诉说自己倾家荡产的经过，那条马路上的石头都听说过讲经师发财的那段令人愤慨的故事。

如果说巴里纳加接受堂彭佩约的规劝背弃了宗教，那么吉马兰则也受堂桑托斯的感染，恨起了教区法官和堂娜保位。“那笔无耻的交易，确确实实令人惊讶！”这两个老头成了攻击教区法官名声的先锋。许多夜晚，堂桑托斯在附近大吵大闹，扰得四邻不安还不够，还用棍子和拳头敲打“红十字商店”的大门，甚至还用脚踢。商店的主人告到当局，事情越闹越大；讲经师的仇人火上浇油，四处叫嚷：“怎么回事？把桑托斯搞得倾家荡产，还要抓人家？当局敢采取镇压手段吗？”

在教士会里，不择手段的副主教格洛塞斯特尔对教士们耳语说：“那种‘喧闹’（格洛塞斯特尔语）败坏了我们大家，特别是教会和教堂的声誉。”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支持莫雷洛先生的说法。

“果真如此那就糟透了！”副主教说。

这时又出现了另一种议论。

“最糟糕的是，不管有无根据，流言飞语总是出自那些表面现象，据说，讲经师想勾引的正是庭长夫人，而且正在进行。”

“喂，这不可能！”唱诗班领班喊道，“她已经成了圣女。自从她有病以来，不管她是否向病魔屈服，她的生活都是堪称表率的！如果说她过去和许多女人一样，是一位有道德的太太，那么她现在则是一个十全十美的基督教徒。她比过去更消瘦，更苍白了，可更美了……我是说，她是个榜样，是个圣女……对……是个圣女……”

“先生，我需要事实，人们不相信高尚品德……只相信事实……”

于是，格洛塞斯特尔列举了许多事实：什么安尼塔·奥索雷斯常去忏悔啦；教区法官在她的老宅里呆的时间很长啦；庭长夫人常去看望堂娜佩特罗尼拉啦；云云。

“怎么！什么？那些串门和我们有什么相干？您也相信堂娜佩特罗尼拉会同意？……”

“先生……我相信又不相信，我只是列举事实，说出了公众的看法……外面议论纷纷，事情闹得越来越大……”

这是事实。在指责教区法官买卖圣职和专权的问题上，格洛塞斯特尔、堂库斯托迪奥和教士会的其他先生们以及某些宗教法庭的职员都很有本事。在这方面，俗民佛哈和堂阿尔瓦罗也不在话下。其中，堂阿尔瓦罗来得比较隐蔽。在俱乐部，无人不谈这件事。所有的人都说看见堂桑托斯踢了“红十字商店”的门，在那儿大吵大闹，向讲经师叫阵。人们分成了两派：一派要求当局进行干涉，另一派则认为巴里纳加有踢门的权利。

“塌鼻子”跑来跑去，四处打探，每天都去教区法官家三四回，向他的上司堂娜保拉汇报外面的议论，因为堂娜保拉会给他

优厚的报酬。

堂费尔明的母亲整天揪着心，但她并没有泄气。“既然儿子冒险，那她就得救他。”当务之急是去主教那儿，防止那些街谈巷议，造谣中伤，或别的什么流言传到主教大人耳朵里。堂娜保拉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呆在主教府。她的代理人，主教的女管家乌尔苏拉奉命不让任何一个嫌疑分子进入主教的房间。主教家的人都是她提拔起来的，都喜欢她，全照她的命令行事。讲经师虽然讨厌这样做，但也在处处提防，打探情况，自卫的本能使他支持母亲这些安排。

堂娜保拉和堂费尔明很少说话，他们心照不宣，都在防范，而且用的是同一个抵抗方式。母亲颇为生气：“她的儿子在骗她，害她。在她眼里，那个令人讨厌的庭长夫人已经成了他费尔莫的姘妇（这个词是她心里的话），绳子就从那儿断，船就从那儿漏水。如果人们大谈宗教法庭滥用职权、‘红十字商店’和堂桑托斯，那都是因为另一笔生意的过失，而这笔买卖则令人更加气愤，它和女人有关。”她思索着这件事。“那件事已成过去，有关它的流言飞语都是老掉牙的玩意儿，可是这个新的丑闻，这件和那个虚伪和狡猾的骚货有关的丑闻又使大家旧事重提，把一切都看得严重起来，这就叫积少成多。如果福尔图纳托听到点风声，信以为真，那我们就完了。”她不让“红十字商店”的店主理睬每晚醉汉堂桑托斯的砸门声，也不考虑请当局出面干涉，而是采取收买更夫的办法，让他先设法不叫堂桑托斯大吵大闹。然而，这也无济于事，因为，左邻右舍都怀着恶意的好奇等着晚上看热闹。一到时候，人们就纷纷跑到阳台，好一睹为快。

除此之外，堂娜保拉还得刺探儿子的行踪。

“塌鼻子”曾看见庭长夫人和讲经师傍晚一同进了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这事堂娜保拉已经知道。可是，堂库斯托迪奥也亲

眼看见，他还告诉了格洛塞斯特尔，接着，这两位又把这事传遍了贝图斯塔。

与此同时，有不少人正在“和平咖啡馆”里听堂彭佩约和堂桑托斯大骂宗教。他们特别诅咒被吉马兰先生一向称为代理主教的德帕斯。在“下层人”当中，流传着有关堂桑托斯的破产以及讲经师在银行存钱上百万的传说。为此，“老厂”的工人们说要绞死所有的教士。他们把这叫断然行动。卡洛斯派的工人对此很有些怀疑，他们中有讲经师的朋友。但是，如果说他们尊敬他是因为他是神甫的话，那么，他们害怕他则是因为他是富翁……他们总是有些疑心。大家避而不谈有关女人的事。平民区在革命年代曾经议论过堂费尔明是否有风月之事，但如今，谁也不再提那些流言飞语了。当年鼓吹革命的那些工人死的死，老的老，逃的逃，还有的已经看破红尘。新的一代憎恶教士，但只是有时如此。他们喜欢酒店，不喜欢俱乐部。他们只谈社会革命，说神甫和其他“资产阶级分子”一样坏。宗教狂热不好，但是，“资本”更坏。在平民区，没有人热衷于反对教士，那里的人对讲经师轻蔑多于憎恶。然而，堂桑托斯的吵闹——他们称为基督们的吵闹，在宗教法庭里发生的两三起专横行为、结婚花费巨大——好像以前不用花这么多钱——以及银行的股票，又重新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这一回，人们扬言要吊死教区法官和其他教士佬。

最喜欢那种无耻宣传的，除了认为这是他独一无二的杰作的格洛塞斯特尔，那就要数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了。他对讲经师恨之入骨。“那个显赫的人物，还搞女人！他和他作对，竟成了与他争夺同一猎物的主要对手！而且，好像已经获胜！”“也许他已经把猎物夺到了手。也许忏悔师细腻的腐蚀人的工作比他谨慎的办法，比他那种最终会使最坚固的堡垒举手投降的日复一日的包围策略还要高明。我布下了包围圈，可谁知道他竟从地道钻了进

去?”这个贝图斯塔的花花公子想起自己在堂维克托的摆布下受的那许多罪，就难过得直出汗。据他计算，在短短几个月的密切交往中，堂维克托竟给他朗诵了卡尔德隆、洛佩、蒂尔索、罗哈、莫雷托和阿拉尔孔① 的全部剧作。他这是为什么呢？“就是让魔鬼使那位太太卧床不起，叫她怕死，把她从一个和蔼可亲、多情温顺的女人变成一个难以接近、胆小和虔诚的女人，而且是真正的虔诚。那么是谁把她变成这样的呢？是讲经师，这有何疑问？当他着手准备向那个他必须紧追不舍的女人表露衷曲，准备对她进行‘人身攻击’的时候，当即将来临的春天会向他提供有效帮助的时候，他得到的回答却是：‘太太在发烧’；‘太太不会客’。”就这样他一连半个月都没有见到她。只允许他进小客厅，询问她的病情，而不让他进她的卧室。他过去天天都来看她，可现在好像他从未来过似的，竟不让他见她。哎，真叫人恼火！他看见讲经师进进出出，畅行无阻，还单独和她呆在一起。“这不是机会均等的竞争。”安娜在时间不长的第一次恢复期里，也让他进入两三回卧室，可总不能单独说话。然而，更伤心的事还在后头。她第二次犯病，情况十分危险，身体变得愈来愈糟。安娜在小会客厅见了他。怎么！她竟突然变得如此瘦弱，脸苍白得就像个死人。“美是美极了……但没有实际价值了，他才犯不着去争这种瘦骨嶙峋的病女人。她快见上帝了，这不是明摆着的吗？几乎水米不进！连抬胳膊都费劲。”堂阿尔瓦罗心里烦得直冒火，一边算计着那个女人的性器官需要多长时间才能获得足够的力量恢复性欲的冲动，因为这才是梅西亚先生强烈的信仰和期望。需要很长的时间。在这期间，他不能做什么有用的事情。“而讲经师却在那里大占便宜，向那个虚弱的脑子里灌输天国的幻想……

---

① 均为 17 世纪西班牙剧作家。

他觉得，安娜已经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她从不瞧他；他对她问寒问暖，可她只是敷衍两句，话说得很客气，但毫无热情，好像是从什么模子里倒出来的。有时，他怀疑这些话是不是讲经师口授给她的。”一个下午，庭长夫人当着丈夫、堂阿尔瓦罗和德帕斯的面吃饭。她每咽一口都要流泪。讲经师认为吃饭不能勉强，梅西亚则大力主张强制性进食。

“我认为，对不起，教士先生，我认为首先要有知觉，其次，是为了避免贫血……”

“噢，我的朋友!”讲经师十分和气地笑着回答说，“您比我更清楚，吃饭也未必就不会出现贫血，况且，吃下去也并不等于吸收了。”

“对不起，教士先生，我倒想劝她吃些生肉，多吃些英式肉菜……”

“啊！血在她身上快快流吧；”为了看到血在他想像的那干瘪的血管里流动，他真想为她献出一只胳膊的血。堂阿尔瓦罗这样想，甚至有一天还提到了输血，“在这方面，科学已经有了很大的进步。”

索摩萨常常对此点头称是：“很大进步，很大进步！啊，科学是有很大进步！……输血，当然啰!”他有些害怕堂阿尔瓦罗的医学知识。那家伙去过巴黎，他戴着软帽，言必称克劳德伯纳① 和巴斯德②，对现代医学想必比他懂得多……因为他索摩萨根本不读书，众所周知，他没有时间。

然而，庭长夫人却渐有起色，慢慢恢复了元气，肌肉开始变得有力，身体也丰满起来……但还是那么冷漠、寡言。陪着堂阿尔瓦罗的总是堂维克托自己，他们还是一边喝啤酒，一边促膝谈

---

① 19 世纪法国生理学家。
② 19 世纪法国化学家。

心……但是，安娜却从不露面。要是堂阿尔瓦罗贸然问起她，堂维克托就假装没听见，或者转移话题。如果堂阿尔瓦罗一个劲地追问，金塔纳尔就耸耸肩，叹口气说：

“不管她……她大概在做祷告！”

“做祷告！可祷告做多了会害她的。”

“不会的，如果她不做祷告……就是说……默祷……谁知道！那是她的事儿，还是随她去吧。”

他又叹了口气。是的，应该随她去。但是，堂阿尔瓦罗却偷偷捋了捋他那漂亮的黄发。那叫什么呢！叫动物、畜生、野兽，好像这都不是一回事似的。他心里说：“我已经像个士官生了！什么也不怕了。那晚在黑暗中，或那天下午在走廊里碰见她，我就该对她发动‘人身攻击’……”

然而，他并没有那样做……而如今，他已经毫无办法。有一天，他向她伸出手，她竟然把自己的手缩了回去，以女人特有的机智，找了个借口……没有和他握手……从此，他再也没有碰到她柔软的手指，甚至几乎连她人都见不到……

“哎，他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竟然碰到了这种事！简直是笑话！维西塔会怎么说呢？奥夫杜利亚又会怎么说呢？还有隆萨尔，还有所有的人！他们都会说什么呢？”

“他们会说他成了一个神甫的手下败将。那就要进行决斗！是的，不过，这是另一回事。”堂阿尔瓦罗一想到讲经师穿着礼服，赶来参加他提出的决斗……就直打寒噤。他记得自己和神甫当着安娜的面比力气时曾输给了他。他不假思索就以为教士因忍让而不会回敬他几记耳光的想法，使他在讲经师面前显得很有勇气，然而，他一想到堂费尔明的拳头，这勇气便立刻又化为乌有。“没有别的办法，只能去帮佛哈、格洛塞斯特尔以及那个教会暴君的所有仇人来消灭他。”

堤岸渐渐成了神甫和法官们的自由天地，因为世俗的喧闹已移到林阴道繁茂的树阴下。下午，堂阿尔瓦罗在那儿散步，时常碰到教区法官。他们彬彬有礼地互致问候，但这个俗民觉得自己低三下四，面有愧色，觉得在场的人都在瞧他俩，把他们作比较，认为那个赢家，那个神甫更魁伟、更能干、更潇洒。堂费尔明一向是这个样子：谦恭中含着傲慢，礼貌多于基督的仁慈，总是面带微笑；身体匀称，走起路来体态和谐，特别是那件宽大的法袍摆动的沙沙声尤其富有节奏感；他十分沉着，藐视公众舆论。教士会那三个最漂亮的小伙子常常在堤岸聚会。一个是唱诗班领班，长得高大粗壮，一个是部长的亲戚，长得更秀气、身体更修长，还有一个就是堂费尔明。堂费尔明举止最潇洒，但个头和他显赫的地位相比，略微矮了点。三个人都穿着宽大的闪光发亮的毫无瑕疵的黑呢子法袍，就像教堂里挂着丧帐的坚固柱子。虽然他们身穿黑衣，神情庄重，但阿尔瓦罗却在他们身上看到一种诱惑贝图斯塔女人的魅力。那是教会的魅力、风度的魅力、才智的魅力、健康的魅力、力量和肉体的魅力，是一种可以随时增大的魅力……堂阿尔瓦罗把他们想像成了三个美丽的修女，三个不仅漂亮而且具有才能和风度的少女。想像她们在堤岸散步……认定男人们的眼睛一定会围着她们打转。如果她们是男的，那么女人就会盯着他们不放。而俱乐部主任也确实认为，自己在那些仍在堤岸散步的太太对教士会那三个美男子、那三座大卫雕像那样的人的问候中，看出了她们心中的情欲和无意中表现出的经过伪装的极端的淫荡。

堂阿尔瓦罗对忏悔室的迷信日甚一日，越来越相信神甫在那些向其忏悔罪过的女人身上的影响。他看着女士们来来往往，一些人穿得讲究、豪华，另一些身着丧服，或一般教服，但都想照自己的方式竭力打扮得讨人喜欢，便想像着那些女人之间、教士

服和衣裙之间、神甫和女人之间的秘密关系。

总之，堂阿尔瓦罗又嫉妒又生气。他那偷鸡摸狗的唯物主义已变得空前激进。“除了力量和肉体，不存在别的任何东西。”他这样想。

要不是因为进步党派总也不能执政，或者上台时间短暂，他早就宣布自己是反宗教的政客了。

他竟然向俱乐部领导委员会提出，再也不在阳台上张灯结彩，搞任何宗教性质的庆祝活动了。隆萨尔表示反对，但俱乐部主任强行表决，通过了那项提议。到底还是堂彭佩约·吉马兰胜利了。

堂阿尔瓦罗希望那个无神论者重返俱乐部，他需要那些决心使讲经师名誉扫地的人的支持。以佛哈和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为首的那些喜欢背后议论的人建议堂阿尔瓦罗委托一个使团寻找堂彭佩约，让他回到“他永远也不该脱离的俱乐部”；为他的“回归”还要举行一次丰盛的晚餐。小侯爵帕科因为是地道的贵族，认为自己有义务至少在表面上信仰宗教，所以，开始他反对佛哈和奥尔加斯的计划。但后来考虑到他崇拜的偶像梅西亚希望在俱乐部有那个人帮他一起败坏教区法官的声誉，同时也考虑到晚上可以痛痛快快地消遣一番，就觉得自己应该帮教区法官的仇人们的忙，并且参加了那个去找堂彭佩约的使团。

去找堂彭佩约的有前市长佛哈先生、帕科·维加亚纳和华金·奥尔加斯。

吉马兰先生在堆满报纸和廉价石膏像的书房里接待了他们。那些石膏像不管像不像，反正塑造的是伏尔泰、卢梭、但丁、富兰克林和托夸多·塔索① 的形象，这些塑像按顺序摆在塞满旧书的书架上。

---

① 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著名诗人。

堂彭佩约穿一件很像跳棋棋盘的蓝白相间的格子长袍。他怀着难以掩饰的惊讶，以其特有的亲切表示欢迎来访的这几位俱乐部使者。

“那几位先生想干什么？莫不是来奚落他？他可不想受这份气。”尽管他这样想，但一看维加亚纳侯爵的儿子就心花怒放，虽然他不愿承认这一点。

当他从佛哈的嘴里知道了他们的来意，为掩饰内心的激动，不得不站起来，竟觉得坎肩后面的扣袢都迸开了。

“先生们，”最后他才声音颤抖地说：“要不是那庄严的誓言使我主动隐退多年，确切地说，要不是宗教狂热和非正义的行径迫使我这样，我会很高兴回到我和六七个朋友一起创立的那个团体的怀抱。为什么不会呢？要知道，先生们，在那儿，我度过了我最美好的时刻；在那儿，我和城里最有知识的人进行过交谈；在那儿，宽容他人是最寻常的事，尊重他人的思想已深入人心，因为那里的人士真诚信奉它，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些美德来自我们的祖先，成了民族的义务。在这些人士中有这个颇有教养的小伙子的爸爸、我的挚友和同学维加亚纳侯爵大人。他们尊重我的意见就像我尊重他们的意见一样。各位的盛情我永远也难以报答，但是，主要目的已经达到，那就是自由思想的原则又重新在俱乐部大放光彩……我的愿望已经实现。先生们，至于我这方面，现在我应该声明一下，我不能违背誓言……重返俱乐部，尽管我很愿意。”

佛哈他们从彭佩约的脸上看出他们必将获胜，便坚持要他回去。佛哈摆出了一条很有说服力的理由：

“堂彭佩约先生，既然您说，您乐意和我们在一起，愿意回到俱乐部……”

“非常愿意！还是那句话……我愿意回去……”

“除非收回誓言……”

“对，就是永不登俱乐部的门的庄严誓言……”

“可它有多庄严？有多响亮？请您原谅我这样讲。谁要发誓，得有上帝作证，可您不信上帝……所以您不能发誓。”

“完全正确！”华金尼托·奥尔加斯说。他站起身，来了一个弗拉门戈式的脚尖旋转。

华金认为在一个职业无神论者家里，换句话说，在一个疯子家里，礼貌是多余的。

堂彭佩约一面思考佛哈提出的理由，一面瞧着奥尔加斯，对他的无耻行径颇为吃惊。

他不知如何回答是好。

末了，他说：“事实上……发誓……我不能发誓……可是……比方说……除此之外，我还可以以我的名誉作证……”

“可是，朋友，您发誓的时候并没有以您的名誉作证啊；您发誓再不登俱乐部的门……全贝图斯塔都记得您说的这句话。”

一听说全贝图斯塔都记得他说的那句话，堂彭佩约就觉得脑袋发晕。

虽然他口气越来越软，但仍不答应回俱乐部。

佛哈冲小侯爵使了个眼色，小侯爵便向堂彭佩约发起了攻势。吉马兰招架不住，只好屈从。

连首屈一指的贵族维加亚纳侯爵的儿子都来央求他回俱乐部啦！噢，再坚持己见，就太过分了。他不能再坚守他那决心的堡垒了。

“不管怎样，”他说：“我求助的法律业已恢复，单凭这件事，我就可以堂堂正正地回到那个地方……”

“您当然可以回去。什么也别说了，请您穿上礼服去参加晚宴。”

“晚宴?”

“是的，先生，获胜一方，也就是要求您重返俱乐部的一方为您举行一个欢迎宴会。就是咱们十几个朋友在一起吃顿晚饭……”

堂彭佩约不知道该不该接受邀请……可那几位不容他谦让，他便手忙脚乱地穿上礼服，戴上礼帽，只觉得眼花缭乱，以为自己站在装满玫瑰水的澡盆里。

小侯爵在场是这次皆大欢喜的主要因素。“噢，贵族身份到底比一句誓言力量大，它是历史的要素，是实实在在的权势……没有上帝可以，但没有贵族可不行……这不容置疑!”

一小时后，大家便在俱乐部餐厅里入席就座，餐厅设在三楼走廊，离赌场不远。堂彭佩约坐在首席，他对面是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其他人则不分地位高低，随便就座。参加晚宴的有：帕科·维加亚纳、奥尔加斯父子、堂弗鲁托斯·雷东多——只要是晚宴，不管是政治集团还是宗教集团举行的，每次都少不了他，贝多亚上尉，被当做共和派曾遭流放的、以火爆脾气和好剑法而闻名的上校富尔戈西奥和常在马德里的报纸上发表文章、经常回家乡贝图斯塔显示自己的胡安尼托·雷塞科，此外，还有一个银行家和几个梅西亚“口袋”里的小伙子，俱乐部晚上的常客。

堂彭佩约很少在饭店吃饭，又和地方上的权势们交情极浅，所以从未见过这样好的晚餐。因此，那土里土气的晚餐本来极其一般，他却觉得不输于巴尔塔撒[①] 的盛宴。仿缎桌布光滑多于精致；盘子又厚又重，白而无光，上有金色条纹；餐巾叠成帐篷形放在大高脚杯里；酒瓶按等级排列成行；一个个瓷盘里引人注目地盛着红辣椒、湿润的油橄榄、漂亮的嫩黄瓜和其他凉菜；如

---

① 巴比伦的摄政王。

保守机密似的保留着酒香的一瓶瓶波尔多红酒，像贵族似的庄重地站立在那里；酒中、空酒杯里和闪光发亮的镀银餐具上映出灯光的折射；餐桌中央，放着一个布做的点心花盘，旁边摆着两个筒形花瓶，上面绘有中国画，瓶口上插着粗糙的假花，不知道是哪种植物，但却使堂彭佩约想起了马术团某位小姐那如麻屑似的金发；一盒盒雪茄，有香木盒，也有黄铜盒；那些过分雕琢的不好使用的佐料瓶架上装满了油呀，醋呀，以及其他各种调料，简直比东方国家的一只小船还装得多……这一切使善良的无神论者看得眼花缭乱。他笑眯眯地欣赏着这无懈可击的干净而体面的宴席，瞧着它那明朗、快活、鲜艳、活泼、充满希望的景象，不禁感到心醉。

大家不声不响地开始进餐。所有的人都想讲点趣闻。华金笑话这里的进餐方式，他说福尔诺斯……塔乌利纳和普埃尔托那些地方晚餐的风格全是弗拉门戈式的。

除了堂彭佩约，所有的人都吃得很多，因为吉马兰激动得卡住了喉咙。从上第二道菜开始，他就忐忑不安，心想："祝酒这一关是躲不过去了，我必须准备即席演说。"他已经不吃对他有益的菜肴，大家的谈话声在他耳朵里已变成了雨点。他面带笑容，左右敷衍，心里却一直在琢磨祝酒词。他耳朵涨得通红，有时感到恶心，两腿发颤。简而言之，他是在折磨自己。他希望宴会这样进行：首先由堂阿尔瓦罗讲话，赞扬他堂彭佩约在维护思想自由的神圣主张时所表现出来的毅力，并以俱乐部委员会的名义保证该会永远不再信仰宗教，就像国家不信仰宗教一样。然后再由佛哈、小侯爵和其他人发言，进一步发挥这种思想……最后，就由他吉马兰站起来做总结性发言。他一边机械地吃着喝着，一边准备他的演说，然而，竟连他所希望的那个独特而不做作、谦虚而不虚伪的开场白都没能想出。"这些年轻人呀……应

该昨天就通知我……那样我就有准备的时间了。”

宴会的过程和这位无神论者期望的恰恰相反，一上香槟，餐桌上的话题便转了向，走上了一条他认为是和这隆重场合应有的严肃气氛毫不相干的道路。原来大家谈起了女人。几乎所有的人都怀念那个充满幻想的时期，不是因为幻想，而是因为看不见的力量，据他们说，那是想入非非的根源。小伙子们表白说，在那个倒霉的时期，他们只是在脑子里想想爱情，完全是想想而已。只有高贵而直率的帕科承认那是最美好的时期，虽然那时他过得和一般人一样。梅西亚“口袋”里的一位风流老头、50 岁的银行家帕尔玛先生抱怨青春不常在，他含着老泪站起来，手里端着一个空杯，阐述着他的哲学思想，就像贝多亚上尉说的那样，是一种令人心碎的悲观主义的哲学思想。

谈话时有中断，内容更加广泛，吉马兰只好屈尊聆听。人们已开始谈论阴间和道德生活，大部分人认为道德是相对的。佛哈脸色突变，声音颤抖地说——他也站了起来——任何种类的道德都是不存在的，还说，人是习俗的动物，每个人都在营私自肥。

“*人对人而言是狼*”。① 贝多亚上尉提醒道。

富尔戈西奥上校尊敬地看了看他，并没听懂就对那句话表示了赞同。

“这就是生存斗争。”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一本正经地说。

“只有物质，别无它物。”佛哈接着说道，他只在酒醉时才谈自己的哲学见解。

“力量和物质。”老奥尔加斯说，他已经听到儿子刚才说的那句话。

“物质……和比塞塔。”胡安尼托·雷塞科尖着嗓门修正了他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的话，声音里还带着一种老奥尔加斯不可能理解的嘲讽。

“说得对!”演说家帕尔玛叫道。接着，又继续为人类固有的所有美德干杯，而他感到自己那可怜的、患有无可救药的贫血症的身体恰恰缺乏这些美德。

话题又重新回到爱情和女人上来。他们一边喝着咖啡和最善于套出人的心里话的烧酒，一边讲自己的隐秘。于是，许多女人的名字和光彩的事情便接踵而至，出现在香烟灰、面包屑、菜汤和酒迹之间。“那儿什么都可以说。他们都是光棍，全是一路货色。”梅西亚很少说话，在这类事情上，他习惯少开口，他怕说话多，会把什么人都当做朋友，而秘密一出口就将覆水难收。正当其他人谈论着一般的毫无光彩的情场奇遇时，他却胳膊肘支在桌子上，手托下巴，只管想自己的心事。他怀着柔情和惬意的平静吻着手里的一支上等雪茄，吸着烟，兴奋而湿润的眼睛含着灯光和烧酒的映像凝视着天花板。席间的其他头面人物俗不可耐，个个醉得丑态百出，毫无尊严可言。而梅西亚却显得十分英俊，人们从来没见过这个美男子的体态像眼下这样匀称与和谐。他嗓子眼里冒出的嗝气并没有在那张五官端正的面孔上留下粗鲁的色彩，而是给它罩上了一种介乎于忧郁和淫荡的神情。这个堕落的人在那儿像个神甫，而非牺牲品。他能控制自己：饮酒有节，保持庄重的举止，守口如瓶。

在那群低贱的人当中，堂阿尔瓦罗独自清醒地、激动地幻想着。那时，他以为自己真正变成了痴情的人，真正感到了爱。尽管他是个肉欲主义者，但真见鬼，他竟认为性感也有自己的罗曼蒂克，即使月亮是一块废铁片或某个日神之马的马掌，明亮的月亮还是明亮的月亮。

他回忆起那些虽然不全是但许多是晴朗和富有诗意的爱情之夜，真想讲一讲自己那些英雄事迹。这种欲望他以前并没有，直

到庭长夫人顽强的抵抗打掉了他的傲气，他才产生了这种心理。

有两三次，他也加入到那欢闹的交谈中，讲了自己在情场上的丰富经历。大家都掉过头，鸦雀无声地倾听。为了满足心中极想重现自己经历的欲望，他竟无可挽回地讲了自己那些风月之事。这位行家不再用胳膊肘支着桌子，而是交叉着手，趴在上面，手指夹着烟蒂足有一拃长的雪茄，略微歪着脑袋，显出一种神秘的醉态，眼睛望着枝形吊灯。他就是以这样的姿势开始用温和、缓慢和不太热烈的语言讲起了自己的那些秘密。他的朋友们好似置身教堂，都静悄悄地听着。坐得稍远一点儿的都欠起身子，扶着桌子或前边人的肩膀。这景象使人不免想起了达·芬奇的《最后的晚餐》。

贝图斯塔的唐璜从听众的眼神和半开半合的嘴巴上看出大家对他的讲述颇感兴趣，听得如此认真，心中十分欢喜，便尽可能把心里话和盘托出。华金·奥尔加斯和小侯爵都怀着狂热追随者的专注神情聆听着这位情场大师的肺腑之言，那可都是学问哪!

有一些冒险富有浪漫主义色彩，也很危险，要凭胆子和运气；大多数冒险证明了女人的脆弱。另几回说明，必须打消顾虑。还有许多回冒险表明，成功来自坚持，来自诡计和闪电般的袭击。

时不时地爆发一阵轰笑，打破了寂静，这往往是因为一个喜剧性的冒险使大家从有碍健康和腐蚀人的麻木状态中苏醒过来，变得兴奋的缘故。在普遍的羡慕中隐藏着怀有淫欲的妒忌：心灵的绦虫。一双双眼睛闪耀着渴望的目光。

勾引术在那块业已发皱和肮脏的桌布上扩散着。那块桌布就是肉欲者的尸首特有的活动场所。

梅西亚让人们了解他的秘密，不仅为了使听众们开心，更多地还是为了听听他自己的心声，知道他依旧是原来的梅西亚。

“爱的手段几乎全是圈套，要把它想成另一回事，那就是幻想。某次，一个女人纯粹由于过度的放荡才投入梅西亚的怀抱，不过这种情况非常罕见。此外，如果女人有时不这样放荡，成功的机会就会减少；为纯洁的爱情委身于人的寥寥无几。机遇胜过引诱；引诱应变成机遇。”

堂阿尔瓦罗讲述了他把“老厂”一个师傅的女儿搞到手的经过。那师傅为人非常正直，像个百眼巨人①，时刻维护着家庭的名声。安赫利纳有父亲、母亲、祖母和弟妹；她纯洁得像一只白鼬……梅西亚从迷惑她家里的人入手。他因地制宜，根据不同的家人来变换自己的手法。在安赫利纳家，他和她的弟妹们捉迷藏，叠纸鸟；同她的祖母玩多米诺骨牌；充当她母亲的绕线机；还耐着性子，假装认真聆听她父亲有关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的说教。总之，他处处讨那家人的欢喜，成了他们聚谈会上不可缺少的客人、知心朋友、参谋和最好的装饰品。在那个家里，到处都可以看到他那英俊的仪表。他待人温和、亲切，对孩子像慈父，关心她家的事情如同关心自己一样，甚至还使他们主仆之间变得和和气气。他就这样逐渐赢得了那家人的心，开始了他和安赫利纳——或别的什么女人，因为他已有过多次这样的奇遇——秘密的恋爱关系。有时，在一张蒙着大桌布，底下放着火盆的桌子旁，有时，在傍晚的阳台上，总之，只要有机会，他就走过去，紧紧搂抱他的牺牲品，使她对他这个可爱的美男子产生情欲。然后，就用父亲般的似乎也很天真的口吻，开玩笑似的向她表示爱情。于是，某日或某晚，在圣诞节前的晚餐后，在旷野的一次野餐上，当家里其他人都在无忧无虑地愉快地欢笑时，安赫利纳就来了一次情欲大发作；机会促使她孤注一掷，结果使这个家蒙受

① 希腊神话中的人物。

了耻辱，而那个亲密无间的朋友、大家的宠儿却一去不复返了。

那些倾听堂阿尔瓦罗讲搞女人勾当的人仿佛目睹了那一个个亲亲热热地恬静而甜蜜地倾诉衷肠的场景。好像在堂阿尔瓦罗的回忆中，在勾引者的脸上、表情、微笑和声音中，看到了他那温文尔雅的善心、老实人真诚的样子、亲切的坦率、操持家务的才能，以及一切使梅西亚在征服女人时每战必胜的各种技艺和优点。

“朋友们，有时也需要诉诸武力。放弃那种只有通过拳头和拼命抵挡抓搔踢打才能成功的征服，是假斯文，是一种精神恋爱，是得不到实惠的。唐璜，恐怕各个世纪的唐璜，都要尽一切可能立于不败之地。只要需要，唐璜既可以显得很浪漫，有骑士风度和荣誉感，也可以变得低下、粗暴、无耻和卑鄙。”

堂阿尔瓦罗永远忘不了那次持续了三个晚上的搏斗，因为在那次搏斗中，被征服者比征服者还要光彩。战场是一个粮仓，那是一间木板房子，底座是四个石礅，就像沼泽地用树干支撑的房子和原始村落的家舍。粮仓里睡着村妇拉莫纳。在一动弹上面的草垫子就会吱嘎作响的红兰木床旁边，松松垮垮地堆放着高至屋顶的玉米。

格斗就在那里展开。堂阿尔瓦罗仿佛此刻仍在进行那场格斗似的，绘声绘色地描述了夜的昏暗，翻墙入室的困难，狗的叫声，撬开窗闩时走廊窗子发出的嘎吱声，然后是那摇摇欲坠的床的呻吟声，玉米叶垫子的窸窣声，姑娘无声而有力、粗野的反抗：她用拳打、用脚踢、用牙咬来保护自己。堂阿尔瓦罗说，这一切反倒使他兽性大发，产生了一种从来未有过的、强烈的、无可抗拒的淫欲。

“有一阵子我好像恺撒[1] 在蒙达进行拼死的格斗。先生们，

---

① 古罗马统帅，他在西班牙蒙达一战中，歼灭了逃往那里的庞培军。

那个拉莫纳，皮肤黝黑，身子结实又光滑。她那两只我盼望在爱的激动中搂抱我的胳膊，使劲按住了我那双已失去作用的手，向我显示它们的力量。我的情欲强烈，因为我感到一种比辣椒还有刺激性的诱惑：我看出，拉莫纳在格斗中高兴得像个疯子。她相信自己是不会被武力征服而去委身于‘那个少爷’的，尤其不怕这种鼠窃狗偷和格斗式的无耻手段。她默默地进行反抗；欢乐地咬着，碰撞着，在折磨我那触摸着猎物的、已被她左右的感官时，享受到了野蛮的快活。床塌了，我们滚到了地上，又滚到玉米堆上。那时，月亮出来了，月亮射进被我撬开的窗户，我看见那个粗壮的村妇站在那里，一条腿埋在金黄色的玉米里，另一条腿的膝盖压在我的胸口上。她手里拿着一个包着铁皮的木棍威胁我，叫我赶紧滚开，否则就要我的命。我跳窗而逃，拼命跑到了外面的小巷。那时，我已筋疲力尽，但还得和狗搏斗一番（停了片刻）。第二天晚上，我又去了，那条狗叫得不那么厉害了。窗子也没关，窗闩已经坏了。拉莫纳没有睡，在等着我。她刚一发觉我，就狠狠给了我一记耳光。没关系。我们又重新开战，还是昨晚那种情形，我们滚来滚去，埋在了玉米堆里，我嘴里还灌了许多玉米豆。总之，还是没能制伏她。我离开了那里，暂告休战，发誓下一回一定要征服她。第三天晚上，我又去了粮仓。我错误地估计了自己，为了得到她我又和她作了一番搏斗，多亏了那堆有意思又讨人嫌的玉米豆管了闲事，我才在百般难受中如愿以偿。拉莫纳已精疲力竭，她在呻吟。我们消失在玉米豆中，忘却了一切，如果凡事都会乐极生悲，那阿尔瓦罗和拉莫纳早就叫那堆最不安静的、最普通的粮食憋死了。”

掌声和笑声淹没了讲话人的声音。堂阿尔瓦罗兴高采烈，竟打算用与此相反的罗曼蒂克的奇遇来使他的听众眼花缭乱，他在

这些奇遇中的形象就像圆桌骑士① 中的一位。

那位轻浮的俱乐部主任讲的淫秽故事，堂彭佩约·吉马兰虽然不喜欢，但却听得津津有味。是帕科·维加亚纳使他对未经正义许可的事发生了兴趣，但这位无神论者却并没有发觉。他没有醉，却觉得不适。而且，还在听那些下流故事时违心地感到了某种快感，要是在别的场合，他早就发火了。

梅西亚终于讲累了，他后悔说得太多，便结束了上述那段自白，转过身来请堂彭佩约讲话。

“堂彭佩约，”他说着摇摇晃晃地站起身，这说明不是酒就是那些回忆使他陶醉了。“堂彭佩约，既然这是吐露真情的时候，您就得给我们讲讲您心灵深处的东西。”

“先生们，”无神论者打断了他的话，说：“为了让人们了解我，我把心灵深处的东西都放在了面上。”

“妙极了！妙极了！”众人齐声叫好。

几只酒杯翻倒，摔破。

“我建议，”趴在椅子上的胡安尼托·雷塞科高声说：“鉴于这种性格，允许他用‘你’来称呼我们，我们也这样称呼他。”

“行！同意！”

“好，”胡安尼托接着说，“噢，你，彭佩约，好卖弄自己的彭佩约，我要气一气你。你以为在贝图斯塔就你是无神论者……”

“亲爱的先生！……”

“我也是，*我也是一个画家*②，不过你是一个进步的无神论者，一个狂热的无神论者，一个倒着看问题的神学家，你望着天过日子，但却是低着脑袋从腿下看。尽管正着看和反着看显然不

---

① 传说亚瑟王为表示他与骑士平等而在一圆桌上吃饭，议事。
② 原文为拉丁文。

一样，但那些认为并非人人有两只脚的徒有其名的哲学家却说，一切都很协调，或者说，自相矛盾的事都可以迎刃而解。”

“亲爱的先生，我不懂这句哲学术语。在你出世前，我就当够了无神论者。如果你成心这样说，那就是羞辱我这个始终如一的白发老人……”

“我刚才说你是个倒着看问题的神学家。你知道，不管因为什么原因，在文明世界已没人谈论上帝。有没有上帝的问题还没有解决……这个问题已经不存在了。这你是不会理解的，但你听着，这和你有关系：你狂热地否定上帝的存在，却要死在你永远不该抛弃的教区。*我对你说：阿门*①。”

说完，胡安尼托就跌倒在桌下。

大家对他的话都表示愤慨，只有梅西亚例外，他把手伸向他，嚷道：

“原谅他……他喝多了！”

“这个胡安尼托，”上校对美洲佬弗鲁托斯说：“我看他是个书呆子。”

“是个比绞刑架上的堂罗德里戈还傲慢的穷鬼。”

人们又重新谈起宗教。堂弗鲁托斯表明了他的信仰。他语无伦次，把葡萄酒洒得到处都是，只管用眼睛哀求大伙儿让他把话说完。

堂弗鲁托斯坚持认为他的灵魂是不朽的，认为除了美洲还有一个世界，那是从未干过拦路抢劫勾当的人们的灵魂才能去的美好世界。此外，上帝是慈悲的，它总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佯作不见。自然，堂弗鲁托斯是要带着对过去痛苦生活的回忆去那个美好世界的，否则，那还有什么意思！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堂弗鲁托斯干吗要提地球上的这些蠢事呢?”佛哈对小奥尔加斯耳语道。

“先生们,”华金高声说:“如果阴间没有民歌,或搀了假的民歌,我就拒绝去那儿。”

他纵身蹦上桌子,抓住柱子,跳起了地道的弗拉门戈舞。还有人给他喝彩。这位小医生带着楚佬① 的忧郁,沙哑着嗓子唱道:

妈妈,这个东东东西,
真希奇,
看弗拉斯奎奎奎洛
那腿腿腿肚皮……

堂彭佩约不禁打了个寒颤,他思忖着,瞧着奥尔加斯父子俩,小奥尔加斯正站在桌子上。

“他们这些蠢行都把我搞糊涂了,……我是说……他们那些骂人的话……”他对在一旁沉默不语,想着没有女人一切就索然无味的小侯爵说。

华金高声喊道:

“为了堂彭佩约的健康再唱一个。”

于是,他哼起了一支粗野的影射一个神圣形象的小曲。

“别唱了!我的先生!”善良的吉马兰一听到倒数第二句歌词,就愤怒地吼道:“我的健康不需要这类下流的玩意儿;你们这种无耻的咒骂是在帮助教士;您要明白,又放肆又没经验的年轻人,世上有过许多宗教,今天信这个教,明天又信那个教,但

---

① 人们对马德里下层居民的蔑称,因为他们言谈粗俗,衣着随便。

是，无论现在还是古代，文明的人永远不能丢掉的是教养和我们大家应有的相互尊重。”

“好！好极了！”大家都这样说，连华金也不例外。

“我讨厌人家总说我是反对崇拜偶像的人。不错，我是反对崇拜偶像，但我是反对无缘无故地崇拜，我倡导道德，反对束缚人类智慧和心灵的黑暗。”

“妙极了，妙极了！”

“如果有人以为我会和丑事称兄道弟，与无耻同流合污，赞成纵欲，那我就要愤怒地表示抗议，因为我来这里完全是为了另一件事。我认为现在该谈谈正经事了。”

“非常正确！”佛哈插嘴说，“吉马兰先生出口成章，好像在念书，虽然他没有读那本书，但这无关紧要，正如他自己说的那样，他讲出了心里话。先生们，我们今天在这里聚会是为了庆祝吉马兰先生重返俱乐部，让我们把这叫着重返家园吧。可是，啊，代表先生们，吉马兰先生为什么回到俱乐部呢？正如‘炮筒子’所言，很遗憾，他今天没来（掌声、笑声），他说，Tatiste question[①]。他之所以回到俱乐部是因为我们已经摆脱了令人憎恶的宗教狂热的束缚，他回来是要重建一个团体，也许诸位还不知道，我们此刻举行的庆祝会就是它的开幕式。这个团体，当然它不叫温和团体，它要打击那些标榜恪守宗教礼仪，而实际上根本没有宗教观念的人，撕下伪君子的假面具，从贝图斯塔的社会机构中把那些吸它血的假虔诚分子驱逐出去。（雷鸣般的掌声。但帕科却毫无表示，他仍在想：缺少姑娘。）先生们……向篡权和霸道的教士、宗教法庭的法官开战！向那帮用圣物作交易、利用地道把其章鱼般的触角伸向‘红十字商店’金库的教士开战

① 即英语 That's question，意为：那是个问题。“炮筒子”把这句话西班牙语化了。

……”

“关键就在那儿!”

“向那个把体面的商人、一家之主折磨成肺痨的教士开战!向那个拆散别人家庭，把上帝的处女塞入禅房——说得不好听，那简直是肮脏的下水道——献给死神，却认为是献给耶稣的教士开战!（狂热的掌声）让我们发誓，我们要到处宣布那些丑事，使之臭不可闻，还要叫他们知道，我们要让人民公敌的垮台变为事实。先生们，我比谁都尊重教区的神甫，我尊重那些正直、贫穷、谦卑的神甫……但是，对那些高高在上的神甫……我要喊打倒他……首先要……打倒那个教区法官先生……”

“打倒! 打倒!”有几个人附和道，其中就有华金。上校倒是很平和。但他也希望讲经师垮台，此外，还有两三个醉汉。

晚宴结束，天已破晓。他们又谈了许久，谈到了教区法官的那些轶事，内容和人们七嘴八舌传说的一样。大家——甚至连那些谨小慎微的人也不例外——一致同意，郑重其事地创建一个像佛哈提议的那种团体；商定每月举行一次碰头夜餐；进行反对讲经师的广泛宣传。出门的时候，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小声议论说：

“这全是梅西亚安排的，堂费尔明是他的对头，他要斗垮他，要把他置于死地。”

“可谁敢冒这种风险呢?”

“他?”

“还是他?”

“讲经师。”

“阿尔瓦罗。”

“也许他俩都有这胆量。”

“也许都没有。”

“总而言之，”佛哈说，“我采取中立态度……”

“但我要助我先生一臂之力。”上校说。

梅西亚、帕科·维加亚纳和华金·奥尔加斯把堂彭佩约送回了家。那是6月的一个晴朗、温和和玫瑰色的早晨。阳光四射，东方的云彩显得十分鲜艳。这些通宵未眠的人的脚步声在恩西马达区的马路上回响，好像他们脚下踏的是一面响鼓。虽然天气不冷，但大家都竖起了礼服或上衣的领子。堂彭佩约默默地走着。他拿钥匙打开家门，蹑手蹑脚地走了进去，在床上躺下，为了不看从关着的阳台缝隙透进的指责的阳光，慢慢地闭上了眼睛。白天睡大觉，这对吉马兰来说是一次令其头晕的变革，他竟疑心世上的规律是否还是老样子。他一闭上眼，就觉得一向不动的床竟上下乱晃起来。没多久，他就以为自己置身于大海，关在一个客舱里，遇上了风暴，头晕目眩。

他睡到12点才起床。他不想对老婆和女儿们谈那次晚宴。然而，尽管他发誓再也不去参加那样的晚餐，但没过几个小时他又故态复萌，竟在俱乐部——他在那儿受到了亲切和热烈的接待——庄严地表示要参加那每月一次的欢聚，以便了解那个在杯碟之中成立的尚未具名的团体的工作情况。

堂娜保拉从“塌鼻子”那里知道了他们在首次晚餐上的全部谈话内容和他们的打算，这都是俱乐部餐厅的一个侍者告诉给“塌鼻子”的。当讲经师听到母亲说他们曾叫喊“打倒教区法官”时，便耸了耸肩，起身离家而去。

“这孩子真傻……也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好像他不是生活在这个世界上……唉，那个该死的庭长夫人！那个骚娘儿们把我儿子迷住了！”

第二个月，那个尚未具名的团体便召开了第二次会议。大家喝了酒，那些常常喝醉的人又喝得酩酊大醉。会上，还谈了宣传

工作。佛哈说他跟副主教、堂库斯托迪奥以及教区法官在教士会中的其他仇人私下进行了接触，了解到了许多新的丑闻。他说，僧俗双方都一致赞同要把贝图斯塔从共同的敌人手中解放出来，正暗中策划，要那恶魔垮台。并且，那些有关堂费尔明种种失职的罪证很快就会出现在主教的面前。堂费尔明最卑鄙的地方就是无耻地滥用忏悔室，这将会使主教大发雷霆。最后，他说，他们还谈了一些离奇的事情。

堂阿尔瓦罗建议在秋天到来之前暂停这每月一次的晚餐，并恳求大家务必严守秘密。另外，他觉得以后他应该回避这样的聚会。他心可以到，但人不能来。堂阿尔瓦罗以充分的理由恳求与会者尊重他的意见，即他不再出席这种如此开心的宴会了。

半个月后，7月中旬的一个下午，俱乐部主任来到奥索雷斯老宅。他是去辞行的。堂维克托在书房接待了他。天气并不热，主人却只穿件衬衫；他一到夏天就习惯这样。在他脑子里，夏天和单薄的衣衫是不可分割的两个概念。金塔纳尔一见堂阿尔瓦罗就叹了一口气，把一本黑皮书放在桌子上，向他伸出双手，喊道：

“哎呀！我最亲爱的梅西亚！没良心的！您可好久没到这儿来了！”

“我是来辞行的，我要去各省转一圈，然后到索布隆温泉。8月中旬，我还要去帕洛马雷斯了解情况，这是我的习惯。”

“这么说，您要到9月……”

“9月底我们才能见面。”

堂阿尔瓦罗说这话时嗓门提得很高，似乎要这家人都能听见。

堂维克托对他外出感到遗憾。他叹了一口气：“又是一件不顺心的事，真叫人难过。”

堂阿尔瓦罗觉察到他的朋友不像过去那么爱说爱笑，也不那么好比比划划了。

“您病了？”

“什么？谁？我？这怎么可能！您是不是说我脸色不好？您说实话……是不是我脸色不好？……苍白，也许？苍白？”

“不，不，不是这么回事。不过，我觉得您有点不高兴，有点发愁……我也说不清楚……”

堂维克托又叹了一口气，过了一会儿，才怨声怨气地说：

“这您读过吗？”

“什么？”

“凯姆卑斯① 的《耶稣传》……”

“怎么？您！您也……”

“那是一本没有意思的书，使人想到了一些从未经历的事情……这倒不要紧。生活无论怎样，都是很凄凉的，您看，一切都是昙花一现，转瞬即逝，您要走了……侯爵夫妇要走了……维西塔也要走了，里帕米兰已经走了……用不了半个月，贝图斯塔就会变得空空荡荡；移民区走得将不见人影；恩西马达最优秀的人物也将离去，剩下的是穷光蛋、短工……还有我们。今年我们不出门了，在贝图斯塔呆一夏天该是多么凄凉！林阴道的草坪将变成一片茅草窝……不见人影，大街上只有狗与警察……您看，我宁愿过冬天，宁愿要狂风和无休止的雨水，寒冷会使我感到振奋……总之，你们这些要走的人是幸福的……”

堂维克托又叹了一口气说：

“我去叫我女人，您就不想和她道个别？这是人之常情嘛。”

“不了，如果她很忙的话……您不用去麻烦她了。”

---

① 15世纪德国宗教著作家。

“没关系，她忙……她总是很忙……也不忙，谁知道，这是她的事。”

堂维克托说完就走出了书房。堂阿尔瓦罗拿起凯姆卑斯的那本书。那是一本新书，但前一百页已被人来回翻过，而且书上布满了标记。他从未读过那本书。他看着它就像看着一个炸药箱，便怀着恐惧的心理小心翼翼地把它放在了桌上。

安娜走进书房。她穿着卡门派教服，脸还是那样苍白，但身体比过去略微胖了一点。梅西亚心里扑通扑通地直跳，嗓子发哽，颇有点惊恐。眼下，这个女人激起了他心中强忍着的怒火，这怒火中也掺杂着令人伤感的欲念。他看着她，那样子简直就像那个虽然发现了岛屿和大陆，但还没有来得及踏上陆地就被风暴拖进了也许永远拖进了远海的人。“如果那个女人永远不会属于他，他又怎么样!”他的高傲使他不能放弃她。然而，有几回，有人劝他：“永远放弃庭长夫人吧!”还是走着瞧吧！但是，一拖再拖毕竟是件痛苦的事。天知道要等到何时他才能如愿以偿，实现征服她的全部计划。当他告诉她他要离去，而且不知何时才能回来时，他多么希望能在安娜脸上看见激动的迹象。可是，安娜似乎无动于衷，甚至脸上的肌肉连一下也没颤动。

“我们，”她说，“这个夏天，我们哪儿也不去，就呆在贝图斯塔。我不能去海浴，医生说眼下海风对我有害无益。”

“贝图斯塔的夏天很凄凉。”

“不，我不这么看……”

堂维克托丢下他们两个，自己走了。

堂阿尔瓦罗大胆地、两眼直勾勾地盯着安娜的面庞；她抬起温和而平静的大眼睛，毫不胆怯地望着那个多少年来妄图引诱她的人。

他发觉自己失去了冷静，以为她会对他说出或做出什么冒险

的事情，竟克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她面前站了起来。

“您要走了。”

“假如我现在拜倒在她的脚下，会发生什么情况呢?”堂阿尔瓦罗在心里问自己。他情不自禁地将戴着手套的手伸向她，颤声道：

“安尼塔……如果您想……办什么事儿……”

“阿尔瓦罗，祝您愉快……”

她的话里毫无讥讽之意，但他却觉得她在笑话他那滑稽的傻样和痴呆的胆怯……真想把她掐死。这时，庭长夫人的手碰到梅西亚的手，她的手没有抖动，冰凉，无情。

这个美男子磕磕绊绊地走出了书房，先是碰倒了孔雀标本，接着又撞在了门上。他在走廊辞别了他的朋友金塔纳尔。

庭长夫人从怀里取出耶稣受难像，把嘴唇紧贴在那个黄色的带有热气的牙雕上，与此同时，她那双噙满泪水的眼睛从阴沉的云朵里寻找着蓝色的天空。

第二十一章

〔安娜的病情渐渐好转；德帕斯在此期间常去探望她。堂娜保拉认为儿子与庭长夫人的关系会给她带来巨大损害，就时刻监视德帕斯的行动。讲经师感到日益幸福，在教义问答会里同女孩子们有说有笑。安娜打算使其丈夫也和她一样参加宗教活动。堂娜保拉出门期间，与讲经师有暧昧关系的使女特雷西纳将全部精力放在了讲经师身上。〕

安娜背着堂维克托在床上偷偷读了长达 40 章的《圣特雷莎自传》。

当时她正处在漫长的、充满恐惧、惊愕与神经危机的恢复期中。在妻子发病期间，内疚曾使堂维克托发誓：安娜一天不完全恢复，他就一天不离开她的身边，可是，他一认为病人脱离了危险便背弃了自己的誓言。有一天，他居然跑到俱乐部转了一圈，还去翻了一阵报纸，接着，又下了一盘棋，而众所周知，下棋是很费时费神的。总之，他没有任何理由，就在外面浪荡了整整一个下午。在家里他感到烦闷。“天气开始热了——因为在气温问题上，堂维克托遵循的是日历，而大家都知道，他一出汗就没法在书房里继续工作。他需要到外面去，好好散散步，多和大自然亲近亲近。”

侯爵夫人、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堂娜佩特罗尼拉和其他曾在坏季节里陪过庭长夫人的女友，现在每两三天才来看她一

次，而且每次呆的时间都很短，阳光明媚，蔚蓝色的天空万里无云，不应错过这大好时光，这是一年中贝图斯塔略有生气的季节：有戏看，散步的人很多，有音乐，有外乡人……还有一个矿石展览会。甚至佩特拉也向夫人请了一下午假去看了用煤筑起的拱门……

安娜日复一日地在老宅过着孤寂的生活：远处街上的嘈杂声传到她的床头已变得非常微弱。塞尔万达呆在楼下厨房里，佩特拉有时也在那儿。安塞尔莫在院子里一边吹口哨，一边抚摩着一只安卡拉猫，那是他惟一的朋友。

庭长夫人和他们呆在一起更加感到孤独：这些冷淡、沉默、恭敬的仆人使她觉得需要同情。她厌恶佩特拉，自己也不知为什么很怕她。为了能使自己镇静下来，每当精神痛苦折磨她的时候，她就问使女：

“堂托马斯在园子里吗?”

如果弗里希利斯在花园里，她就感到身边有了依靠，就会变得很镇静。克雷斯波每天下午都上来看望她，但几乎从来不坐。他在房间里呆上 5 分钟，从阳台走到门口，亲切地哼一声就告辞走了。在激动不安的神经折磨她、使她痛苦和忧伤、变得脆弱的时刻，孤独使她特别烦恼；但当她平静下来，特别是在睡了几小时或津津有味地进食之后，她却在这种孤独中感到一种特别的、甚至令人心醉的快意。她房间的阳台面向花园，她在床上直起身来就可以透过玻璃窗看到花园里的树冠，上面新生的叶片嫩绿、光润，飒飒作响。鸟儿的啼啭，充满活力、耀眼悦目的阳光在向她述说着外面的生活和复苏的大自然，它们希望人人健康、愉快。

“她也要新生，也要复苏，回到一个完全不同于以往的世界。她在为自己准备一种充满牺牲、不受坏思想和心怀怨恨的反叛干

扰的生活，一种充满善行和博爱的生活。”然而，她当时还不能摆脱病魔的牢笼，但她的灵魂就已远远地追随着热爱基督的圣女那种纯朴而难以捕捉的精神——尽管是那么难以捕捉——腾飞起来。

安娜现在靠一股激情维持着生命。她有一个偶像。她虽然受着神经性的惊恐和病体——人类黄土的苦难，不幸的是她也是黄土做的——的折磨，却感到幸福。有时她读着读着书就觉得头晕目眩，看不见字，只得合上眼睛，头歪向枕头，听任自己昏迷。但一恢复知觉，她又冒着再度昏厥的危险，重新拿起书如饥似渴地读下去。而在过去，她漫不经心的性格——她还盲目地自以为是虔诚的——曾使她厌烦得读了也不知所云，那时她认为一个16世纪的宗教著作家的见解不足以启迪她那多疑、脆弱、悲伤的灵魂。

虚弱使她的感官变得敏锐和兴奋；安娜凭理智和感情在一页页字迹模糊难辨、粗糙不洁的白纸上发现了那个虔诚灵魂深处最隐蔽的部分。令她惊奇的是全人类并没有都变成教徒，也并非人人都在不停地为阿维拉的圣女唱赞歌。啊！那个憨厚、温和、悲伤而亲切的修士路易斯·德·莱昂说得何等好啊！他说圣特雷莎的手在写书的时候是由圣灵引导着的，因此，谁读了她的书，谁的心就会被照亮。

“是的，安娜的心也被照得通亮；在地球上再没有、再没有别的偶像了。她热爱上帝，她是通过那个圣女，那个有许多精神业绩，在肉体上取得了许多胜利的受人爱戴的女英雄去爱上帝的。”

安娜思念着她，有时竟希望自己能生在圣特雷莎的那个时代，或者希望她现在还活着，要真是这样，那将是她最大的快乐！那她就要走遍天涯海角去寻找她，而且，事先还要给她写一

封充满爱戴与崇拜的信。庭长夫人不习惯按讲经师有分寸的劝告，把她的宗教冲动变成默祷；她所受的世俗的杂乱无章又缺乏系统性的教育使其由衷的虔诚呈现出奇特的形式，以致许多年后仍带有无条理和轻浮的各种痕迹。

她希望在圣特雷莎和她的生活中找到相似之处，哪怕这是不可能的；希望把宗教著作家对待生活波折的思想应用于她所处的环境。

她一心只想模仿那位圣女，竟未意识到那纯粹是妄想。

由于圣特雷莎是在弗朗西斯科·德·奥苏纳修士写的《第三基础》一书中找到了虔诚的力量，所以，安娜便让佩特拉去书店找那本书。书店里没有，讲经师也没有。不过，她在寻找忏悔师方面运气倒是不错。而特雷莎·德·耶稣找了 20 年，也没找到合适的忏悔师。安娜于是想起了讲经师并激动得哭了。“他是个多么伟大的人呀！她应当多么感激他呀！她心中那颗虔诚的种子不就是他播下的吗?”

她刚能起床，第一件事就是给堂费尔明写信，这封信她已经梦见好多回了。写信是这个正在康复的女人的一个怪癖。她没让金塔纳尔知道，因为他禁止她做任何费脑子的事。

德帕斯经常去看望庭长夫人。他对最纯洁的虔诚在那颗心灵中取得的进展感到满意。但是，她更喜欢给他写信，因为她心中的某些事情她不敢对他说，也不能说，特别是在用词上。因为阐述高尚的思想，就必须用高雅的词，可她觉得当面这样说就有点儿做作，有点儿虚伪。

佩特拉把那封三页纸的信送到了教区法官的家里，特雷西纳笑着收下了信。她比几个月前显得更苍白、更消瘦、但更愉快了。讲经师在书房关上门读了信。母亲招呼他吃饭的时候，发现堂费尔明眼睛发亮，两颊红得宛如炭火。

堂娜保拉看看儿子又看看特雷西纳，而他们俩并没有看她。她耸了耸肩。使女进进出出，正忙着上汤上菜；儿子在出神地看着桌布，机械地吃着饭，而且吃得很少。特雷西纳完全成了少爷的人，关于那些信的事她一直对女主人守口如瓶。每次佩特拉来送信，都用暗号叫门，特雷莎悄悄从楼上下来，两个使女像两位小姐似的互相亲吻脸蛋，说几句悄悄话，抿着嘴笑，还你捏一下我掐一把地戏闹。佩特拉承认特雷西纳比她漂亮，她恭维她，夸她那乌黑的长发、悲伤圣母的眼睛、皮肤和其他令人羡慕的长处；特雷西纳则说佩特拉将来一定比她还要强。最后，两个姑娘便在亲吻中告别。

“谁刚才来过?”堂娜保拉总是这样问。

“一个穷人或一个乡下人。”她则总是不说实话。对使女的忠诚堂娜保拉无话可说。她趁使女不在翻过她的箱子，发现了几件大概价值两千雷阿尔① 的首饰。她又得意又嫉妒地笑了。“那个恐怕值两千雷阿尔，不错……这太过分……是一件丑事。要是不碍体面……要是不怕丢人，她准会要她把这些东西给她拿去送给那些应该得到的人，免得白白在那里闲放着。这个发现使她满意，因为这说到底是她的作品；不过，两千雷阿尔她不免有点儿心疼：那同样也是她的呀!”

收到信的第二天，讲经师一大早就去了林阴路，他在周围的花园里找了个僻静地方，那里只有快乐得发狂的鸟儿和以朝露洗面，正梳妆打扮的花儿。他就在那儿重读了安娜的信，她那包含在神秘措词中的心声。他几乎能背下那些他认为最有趣和最得意的段落。那是 5 月底的一个清晨，太阳还没划破东方白中带红的天幕，空中阴云密布，颇为凉爽。在那个玫瑰色的早晨，他心花

---

① 货币名。

怒放，简直觉得自己变成了一个孩子。

讲经师站起，在藏身的黄杨树篱中向四下张望，发现周围确实再无别人，便心血来潮，用最动听最媚人的声音朗诵起庭长夫人信中那些充满心灵美的话语，加入了在他头上的树丛中跳来跳去的鸟雀毫无意义但十分和谐的叽叽喳喳的大合唱中。

“我已有了流泪的才能，”讲经师高声朗读着，仿佛在读给朱顶雀、麻雀、知更鸟和其他树丛居民听，“我不是因为自己的痛苦在流泪，我的朋友；我是在为爱哭泣，我的心里充满了上帝；是您和亲爱的圣女教我认识了上帝。您别担心懒惰会再次把我羁留在家中，使我忘掉对自己的拯救；我已懂得，缺乏热情就意味着死亡；我已读了我们亲爱的圣母和导师在论及其罪过时说的话：‘我对小错无所谓，可正是小错毁了我。’而我以前连极严重的罪过也没放在心上，尽管您告诫我那是危险的，而我仍执迷不悟，我行我素；上帝及时地（我觉得是及时地，对吧，我的兄长?）降灾于我。我发烧时，梦见了地狱；我像我们的圣女一样被卡在痛苦的洞眼里悬在半空；挤扁的身体受的折磨简直无法形容；还有几个幽灵竟把恶心的脓疮移到我那惶恐和冻僵的身体上，说来可笑，那些幽灵原来是一些披着十字褡和主祭法袍、一身教士打扮的魔鬼。总之，这些我都对您说过。不过，我的虔诚——现在我觉得是真正的虔诚——并不仅仅来自恐怖，而且也来自对上帝的爱和一个不畏艰险矢志追随我的不朽楷模的热望。还是都说了吧，请您相信，我之所以有这种虔诚，在很大很大程度上，也是由于我不愿意辜负想让我变好的那颗坚定的心。圣特雷莎活了许多年也没找到如意的导师，而比她懦弱的我，却通过那个我想叫他父亲，而他更喜欢我称他为兄长的人很快就得到了上帝的庇护。是的，我的兄长，我最亲爱的兄长，我现在非常高兴在这里这样称呼您，因为这不会叫淫荡的人听见，完全可以保

密。那些人的肚子里包藏着邪恶，什么话到他们的耳朵里都会被歪曲。我第一次想做个好女人就遇上了愿意帮助我的人，这使我感到非常非常幸运。我花了多长时间才完全理解您呀！但是，我的兄长，我亲爱的兄长，您不计较我，是吧？您如果需要考验我，要我承受苦行，那您就说吧，吩咐吧，您会看到我是多么顺从。然而，我曾经长期怀有的——圣女也这样宣布过的——把精神生活同感官的快乐、情趣和满足一致起来的想法也并不奇怪。现在，这一切都过去了。您说吧，我们应该往何处走；我一定闭着眼睛跟您走。那天您对我谈过的‘亲切的信任’，我摆脱那种感情冲动后，也喜欢上了，我也希望事情能像我兄长说的那样。在这方面，除了您跟我谈过的那些德国或瑞典修士，我们将继续效法特雷莎·德·耶稣本人。正如您知道的，圣特雷莎是怀着极其纯洁的意愿，用好话——我认为还用了令人极其愉快的玩笑——才在她的一个教士朋友的帮助下，使那个忏悔师避开了罪恶。我记得她说：那个忏悔师非常爱她，但他却因为亵渎神明的爱情堕落了。有一个女人用圈套迷住了他，给他脖子上挂了个小偶像。那场灾难直到圣女凭着忏悔师对她的情谊使他终于向她交出了那个迷惑人的小偶像——不正当爱情的信物——才得以结束。您知道，她将它扔进了河里，那教士因此洗刷了自己的耻辱，后来他死的时候，灵魂也没带走那个滔天大罪。友谊就是这样在生活中起着帮助人的作用，没有它，人就会像生活在沙漠里。只有居心不良的人才会怀疑友谊，他们不会懂得友谊，他们理解不了那样的好东西是怎么来的和它对弱者的拯救作用。在这儿，弱者不是忏悔师，而是女忏悔者；您脖子上没有挂着迷惑物，我们也没有什么偶像要往河里扔……我是那个有罪过的人，尽管没有一个男人对我做过像那个女人对被迷住的教士做的那种坏事；我只爱我的丈夫；您知道我是多么爱他；我对他的爱不会影响我对上帝的

爱，我给予他的是他应得到的温柔的感情和亲切的关怀。在这方面我有很大进步；因为路易斯·德·莱昂修士在他的《完美的贤妻》一书中教导我‘在不同的情况下，义务是不同的’。对我来说，我的丈夫应得到比我给他的还要多的东西；不过，在那位英明的诗人和您的教诲下，我对我的金塔纳尔照顾得越来越精心了，正如您知道的，我也越来越尽我的力量去爱他。说真的，我应该把我的计划付诸行动，慢慢地把他变为信徒，让他读圣书而不是那些胡诌出来的喜剧。我会有所收获的，他是温顺的，您也会帮助我的。在这方面我也要向我们的女神学家学习。她努力把她善良的忏悔师变得更加虔诚，尽管他已经很虔诚……”

最后这几段讲经师不再高声朗读，而是坐下来默读，读给自己听。尽管他对圣特雷莎有几分妒意，因为他的女友迷上了她，但他还是感到心满意足，连眼睛、面颊和嘴唇都显出了快意。“那才是生活，别的都是瞎胡混。一句话，安娜就是他所幻想的一切，她第一次走近他的忏悔室时，有一个隐蔽的声音就这样对他说过。”讲经师继续自欺欺人地视而不见他们“兄妹”互相表白的理想感情可能带来的肉体上的后果，他不愿意想这些，不愿吓唬自己的良心，不愿去想另一种类型的危险，他只想享受沁入他心房的幸福。

当他读到“亲爱的兄长……”那些话时，他的心猛烈地跳动了几下，感到了一种致命的快感，一种令人痛苦的快乐，一种他有生以来最强烈的激动；好了，这就够了，这是事实，是实实在在的东西，没有必要给它取个名字，重要的是事情本身，而不是名字。此外，不管那件事情最后怎样，他都相信，他对安娜所怀有的感情与庸俗欲望的满足毫无共同之处，况且他也没有那种欲望。讲经师正在这样想着，忽然听到背后，在他靠着的那棵树的后面，在树篱的另一边，响起了一个男孩的声音。他正用学生腔

朗诵：*"事物的真理就是事物本身，神灵的真理……"*① 原来是神学院哲学系一年级的一个学生，他在复习巴尔梅斯② 编的课本的第一课。讲经师偷偷走开了，同时回想起了他学习"事物的真理就是事物本身"的那些年头。现在，事物的本身对他已无关紧要，而真理和一切……他只想让灵魂沉浸在那种无名的激动中，它使他忘掉了整个世界、教士的野心、她母亲肮脏的计划（他是计划的执行者）、敌人的诽谤及秘密活动、令人羞愧的记忆，忘掉了一切的一切，只想着那条联结两颗心灵的纽带和他与安娜·奥索雷斯的亲密无间的情谊。两个人近在咫尺却多少年互不了解，也没想到命运为他们保留的这种安排！是的，是命运，讲经师这样想，他不想对自己说是上帝；别提神学，也别提那些伤脑筋的东西，是它们把他的青春年华变成了寸草不生的荒漠，变成了只有幽灵、疯子头脑中的幻影和怪物出没的地方。那一切永远也别再提了。不论是那些还是后来丧失理智的感情用事、卑劣感情的粗野发作、偷偷摸摸的直到厌倦的满足，都别提了。这些都是可耻的事情，因为得到这些满足并没有付出代价，更因为它们是虚伪的，属于鼠窃狗偷之类，上面笼罩着阴影。而现在的幸福没有猜疑，没有顾虑，也没有头疼；他在五六月相交的一个清晨，怀着生活的喜悦、对田野和鸟雀的热爱，带着想品尝晨露、呼吸树丛中结成花环的玫瑰的芳香、叫饱满的花蕾开放、啃食藏身在花瓣中的花蕊的欲望，享受的就是这种幸福。讲经师怀着怕被人看见的恐惧折了一支玫瑰的花蕾，他一接触到蒙在花蕾上的那层清凉的露水时，立即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由于他只嗅到了青春和清新的气息，欲望还没有得到满足，所以，他还想嚼一嚼，用味觉去享受去探查隐藏在那缎子般的花蕾中的大自然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19世纪西班牙哲学家，记者。

的奥秘……讲经师哼着小曲沿着长满树木的小路朝贝图斯塔的方向走着，手不停地将花蕾抛起、接住，每抛一次就失去一片花瓣；当花蕾只剩下不成形的发皱的花心时，堂费尔明便将它放进口里，带着一种连它自己也未察觉到的雅兴咀嚼着，吃得异常开心。

他来到大教堂，进了唱经处。“雄鸽”正在扫地。堂费尔明亲热地同他交谈起来。他真该好好地向他赔不是；可怜的打狗人受过他多少次无由的呵斥啊！现在他夸奖他，夸他勤勉，热爱教堂。“雄鸽”受宠若惊，感激涕零，对他认真地恭维了一番。讲经师走到经书架前，翻阅了一些祈祷用的厚书，当他翻到用一厘米见方的方形符号标着的乐谱时，还低声哼了几句。一切都很好。再上面是两台管风琴，它们的管子向上和平行地伸展着，明光锃亮，好像两颗相对的太阳。金色的天使在靠近拱顶的地方拉着小提琴，管风琴上花叶式的浮雕装饰一直伸向拱顶；在唱经处的后面，光线从教堂两翼高处的窗户和圆花窗里透进来，变成了红、蓝、绿、黄四种颜色。

一边是圣克里斯托夫的塑像，他那张中间被一个线坠分开、象征着黄道四分仪的嘴巴正对着黄手上托着一个绿色世界的圣婴微笑。在对面，讲经师看见了伯利恒① 的牲口棚，它也被模模糊糊的线条分成了许多方格。耶稣在橘黄色的干草摇篮里对着骡子和牛微笑。堂费尔明仿佛生平第一次看到这一切。教堂里凉爽宜人，空气里混杂着湿气和蜡味，他觉得这气味不俗，富有神秘的象征主义，有它令人陶醉的地方。那天下午，他在唱经中表现最为出色，可惜他不是值周教士，没能露一手。格洛塞斯特尔见他那么高兴，那么爱开玩笑，对朋友和秘密的敌人都那么友好，

---

① 耶稣基督出生地，位于耶路撒冷附近。

便自言自语地说："装相！这个买卖圣职的家伙甭想靠装模作样赢得我的好感！"于是他极尽殷勤、恭维之能事，也讲起俏皮话来。"好一个他。"

"您看见了吗？"堂库斯托迪奥离开教堂时说，"教区法官有多得意！"

格洛塞斯特尔对受俸教士耳语道：

"因为他不知羞耻，根本不顾什么舆论。"

"可能出了什么大事……"

"那您指的是什么罪行呢？"

"私通。"

"嘻，我看……还不到时候。不过，他干得出来，就是您说的那种罪行……"

格洛塞斯特尔出于嫉妒并不愿意把讲经师想像成庭长夫人的征服者。但这样猜测也无不可，因为这样他就可以在仇人的罪行录上再加上一笔。

11 时，堂费尔明才想起来那天是教义问答会的讲座日。他是那个教育与慈善机构的领导人。讲座在圣马利亚教堂即白教堂的翼殿举行。他觉得他现在的心情特别适合到那里去，便兴致勃勃地走进了那个乐呵呵、喜洋洋、用白海绵石按火焰的形状装饰起来的教堂。殿堂中央设有一个松木讲台。台上，一边是三排无靠背的长凳，长凳对面是一张桌子，上面铺着一块有蜡渍的旧锦缎，上首摆着一把红条绒大扶手椅和几把同样布料的窄靠背椅。大扶手椅是讲经师的座位，担任教义问答老师的教士坐在窄靠背椅上，长凳则是为 7 至 14 岁的女学生准备的。她们学习基督教教义，也学点礼拜仪式、圣经故事和宗教赞美诗。

当讲经师步入教堂时，长凳上便响起了喊喊喳喳的说话声，有如树冠上掠过的一阵清风。

这位受人爱戴的导师饮了圣水，画过十字，便神采奕奕地走上了讲台的台阶。他搓了搓手，把一个站在他面前的 8 岁女孩轻轻地拉到身边。他望着屋顶，咬着下唇，紧紧搂着那个金发女孩的头，用手轻轻地捏着她那粉红色的耳朵。

“是哪个小鸟告诉我，说堂娜鲁菲尼塔不愿做好孩子，在教堂里调皮捣蛋，在唱经时乱喊乱叫的?”

哄堂大笑。女孩子们尽情地笑着，教堂里到处回荡着从撒满阳光的白屋顶上返回来的愉快的笑声；阳光是透过装着普通玻璃的宽大窗子射进来的。

讲经师在那儿讲什么，她们都笑；原来他讲的是个笑话。孩子们和教士们都像在家里一样。分散在教堂里的寥寥无几的天主教徒都是虔诚祈祷的居家修女，但没人会想到她们。女孩子们的笑闹有时也会招来一些观众，那是几个在那些女孩中有相好的少年和乳臭未干的公子哥儿。从事教义问答的教士都是年轻人，他们对怀有世俗目的来的少爷们从不好眼相看。

讲经师不在首席的大扶手椅上落座，他喜欢在台子上拐来拐去踱步，他身子像棕榈树那样摇摇摆摆的，不时地走到充满欢乐的长凳间，用手掌轻轻拍拍这个的脸蛋，对那个穿裙子的小天使讲一句悄悄话，惹得女孩子们无不好奇，还往往引出一个堂费尔明精心准备的其结果不是道德训诫就是宗教训诫的笑话。那些从事问答教学的教士也都是快乐、风趣和活泼的人，他们走来走去，用温柔的言语、父亲般的微笑责备着女学生。在长凳中，他们累赘的黑色法袍同色彩鲜艳的短裙和套在尚无资格称为女人腿肚子上的雪白长袜形成鲜明对照。坐在第一排的都是 8 至 10 岁的女孩，她们坐不住，总是在那硬木板上动来动去；她们多数情窦未开，外貌和轮廓几乎还像男孩；有些人的早熟部位已经开始隆起，孩子的小衣服已难以遮盖，无意中露出了某些害羞的地

方。堂费尔明看着这些女人的蓓蕾，便想起了他刚刚嚼过的那枚玫瑰花蕾，一片发皱了的花蕾碎片还沾在他的嘴唇上。后几排的学生年龄在十二三岁之间，她们都很天真自负，充满了傲气。她们后面是年近 15 的小姐们，其中有几位还是贝图斯塔群芳中的精英；许多人已接近性成熟期，就要显露出女人的特征；她们几乎全领略过风月情事中的奥秘；有两三个，身体娇小，白净结实，已具有女人的体态，却仍打扮成小孩模样，沉思的眼神里充满了隐秘的邪念。一开始上课和唱经训练，女孩们就全部起立，在台子上自动分成若干组，围成圈子，接着像歌剧中的舞蹈演员那样散开。从事问答教学的教士，一面指挥那些动作整齐的“漩涡”，一面带着精神上的酸麻感，在那些含苞欲放、朝气蓬勃的女孩子中，呼吸着醉人的香气；他们两颊泛红，眸子放光，那令人陶醉的香气在他们健壮身体上产生了类似甜樱桃酒或洋艾酒一样的效应。

讲经师在那些属于他的、而非林阴路上那些属于市政府的玫瑰花间，如鱼得水，悠然自得地赏玩着女孩子们那欲念毕露的眼睛，感到十分惬意；更微妙的是，他还在抚摩小天使的头发中找到了乐趣。唱诗的时候，有几个孩子的声音比她们的肉体更清楚地展示了她们正经历的生理上的秘密。唱过赞美诗，便开始演讲。一个 15 岁，而实足年龄只有 14 岁的姑娘走出来站在桌子跟前，落落大方地背诵了一段抨击现代唯物主义者——他们否认灵魂永存——的演说，抨击的火力因耶稣会式的委婉修辞而变得不那么猛烈。她头发金黄，面如白玉，长得端端正正，只是下巴有点儿向上翘；已呈现出女人的体态，合体的裙子下显露着一双线条匀称、结实有力、异常诱人的大腿。她有一双淡蓝色的眼睛；演讲的声音清脆、洪亮，却不那么悦耳，给人以呆板、单调的感觉，明显地表达了一个为修道院培养的灵魂那种几乎是下意识的

狂热。这个长着两条希腊雕像般臂膀的漂亮金发姑娘，尽管根本不明白自己在说什么，但却猜出了演说的含义，所以，她才在演讲时使用了这种含义应有的严峻和高傲的语调。她本人也好像是一尊严峻和高傲的雕像，一尊极美的雕像。她的同学和老师们，以及分散在殿堂里的为数不多的听众都惊奇地听着，但谁也没去想她在讲什么，他们想的只是她那优美的身段和她清脆的嗓子里发出的威严的声音。这是女人盲从的生动范例，感伤的宗教狂热的象征，对“女神”盲目崇拜的开始。讲经师张着嘴、绷着脸、惊恐的眸子里放射出针一般尖利的光，贪婪地看着那个高傲的宗教巾帼英雄。大自然在巧妙地造就着这个女中丈夫的体态，而他费尔明则在同样巧妙地加工她的灵魂。是的，那个令人炫目的宗教狂是他的作品，那个金发姑娘是他的信女博物馆中的明珠；然而眼下她还不是成品。当那条灰裙子——它现在还未盖住那两只优美而略长的脚，那成年女人般匀称的腿尚有一小段露在外面——长至拖地时，他加工的精品才会问世，到那时观众一定会交口称赞，教会也会把她留给自己。

讲《圣经》故事的是一个矮胖的黑发姑娘，她眉清目秀，表情温柔，胆怯而紧张。她用长裙子的上身紧紧勒住那两颗早熟的肉果，仿佛那是一种耻辱；她的心思没用在演讲上，而是在惦着那些会从下面看见她腿肚子的小伙子；尽管女人的本能使她竭力遮羞，但还是露出了小腿。她还没讲完她该讲的马卡伯欧的故事①，她的喉咙便哽住了，只觉得耳朵嗡嗡作响，右半个头突然变得冰冷，脸也变得煞白。她竟羞得忽然得了病，只好离开了教堂。另几个早熟的女孩从容的演讲使人们忘记了那个哭着离开教堂的姑娘方才那可悲的大煞风景的一幕。讲经师为了振作学生们

① 即马卡伯欧七兄弟同其母在安提奥科四世时期一起受折磨的故事。

的精神，也讲了一些道德笑话和有趣的讽喻故事。姑娘们笑得前仰后合，身体在板凳上乱扭，使那些淫荡的家伙和教义问答课教师在她们起伏翻动的裙子下看见了忽隐忽现的雪白肉体，许多姑娘根本没往这上面想，但其中有几个想的恰恰就是这些。

当堂费尔明离开圣马利亚教堂即白教堂时，嘴里早就充满了黏稠的口水。那种突如其来的感觉使他想起了多年前的旧事。他不喜欢那些事，实在是有失庄重。“该死的鬼丫头!”他边走边想。不管怎样，他身上发生的情况证明他还年轻，证明他之所以做一个精神恋爱者，永久的精神恋爱者，至少在与他的忠实可爱的女友的关系中永远做一个精神恋爱者并不是出于理想主义的装腔作势的需要。他又想起了庭长夫人，想起了他临出教堂时的那个模糊的带有淫邪味道的欲念，这个欲念眼下已变得明确而强烈：去找堂娜安娜，对她的信表示感谢，要用最实用的语言向她表示感谢。

他有足够的力量克制自己的急迫心情，决定下午再去看她。母亲像往常一样，对他讲了外面的街谈巷议，而他听了只耸了耸肩。堂娜保拉为了吓唬他，用生硬和刺耳的话告诫他，说他的财产和名誉都面临着灾难，可他似乎觉得她是在谈挪亚时代大地面临的灾难，竟以为公众抱怨的不是他，而是另一个教区法官。“野心，买卖圣职，傲慢，淫秽，丑闻……这一切与他有什么相干! 那个可怜的堂费尔明已经死了，干吗还抓拄他不放? 现在的堂费尔明已经是另一个人了，这个堂费尔明根本不把邻居放在眼里，连盼他们倒霉都嫌麻烦。他活着是为了他的激情，这种激情可以使他变得高尚，使他得到拯救。要是把他逼急了，就是出丑他也在所不惜。”当他发觉自己变得无所畏惧，热爱生活，为他所钟爱的人保留着这种强烈的压倒一切的感情，变得比任何时候都坚强时，心里感到非常高兴。现实二字对于他有了新的含义，

比现实更现实的含义。他记起了哲学家们的怀疑和神学家们的幻想，他可怜他们。他们一部分人否定世界，另一部分人则把世界幻想成虚无缥缈的东西，真是无聊得可怜。“哲学是打哈欠的一种方式，”“生活就是他所感觉到的东西，而他正处在充满活力和感情的中心时期。一个灵魂和肉体都美得令人眼花缭乱的女人，一个一小时忏悔能使他看到新天地的女人，一个现在叫他‘亲爱的兄长’并托身与他、由他引导着在那迷人的、富有诗意的神秘主义的曲径上走着的……庆幸的是他无所不能，善于做神秘主义者，而且能随机应变，隐入云端而又不忘凡尘。”他记得几年前他曾想撰写小说，写一部真正合乎基督教的《希维拉》①，一部当代的《法维奥拉》②。他后来没有写，那倒不是缺少才华，而是因为怕费脑筋，有害身体。“最好还是去亲自体验一下小说。”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用刀子轻轻敲打一片面包皮。与此同时，他母亲正讲着格洛塞斯特尔的暗中活动和俱乐部阴谋家们的阴谋。

他终于找到机会，说要去试探一下主教，便这样逃了出来，踏上了通往新广场的路。他似乎觉得坐落在街角的那幢老房周围罩上了一个光环。

安娜和堂维克托在餐厅接待了他，他已经成了他们的至交。在庭长夫人两次生病期间，讲经师帮了堂维克托不少的忙，尽管他对讲经师有点反感，但对他的帮助还是感激不尽。不过，一贯以王权至上论者自居的金塔纳尔对这位神甫在他家庭，或者说在他领地上产生的影响已开始感到疑虑。“这位教士包揽一切。”尤其是堂费尔明还有点伪善。“伪君子！假道学！……巴拉圭③！

---

① 古代人对女先知的称呼。
② 红衣主教威塞曼描写初期基督教徒的小说。
③ 巴拉圭是耶稣会的地盘，这里含有讲经师要把金塔纳尔的家庭变成巴拉圭的意思。

*……执政官们，请小心！*①”尽管出于礼貌这个最高准则堂维克托不得不显得格外殷勤，而且其程度不亚于他的感激，但他对于教士还是有那么点儿冷淡，不过，那位并没有察觉，只是觉得男主人有些碍眼而已。

温柔的安娜还有些倦意，她已经握过了忏悔师的手。他尽量延长握手时间，而自己却没有发觉。6 点钟左右，堂维克托丢下他俩，自己走了，因为省政府等他去参加牧主委员会的一个会议，讨论进口种畜的问题。但会议一开始堂维克托却提出要选他做第二副主席，让弗里希利斯当首席秘书的议案。“弗里希利斯曾发誓不受此任，不过，没关系，不管怎么说，这对他们来说总是个荣誉，虽然托马斯这个萨拉逊人② 并不那么认为。”金塔纳尔得到了省长的支持便离开了会场。

庭长夫人对堂费尔明笑了笑说：

“您会说我是疯子，我们每天都可以谈，为什么还要给您写信呢？我不能不写。我太幸福了！而我的幸福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应归功于您！我本想克制那种冲动，但是又克制不住。我有时责备自己，因为我认为我从上帝那儿窃取了很多思想，并把它们奉献给了他亲自为我选择的那个来拯救我的人。”

讲经师激动得简直气都透不过来。庭长夫人这一番表白正是他在睡觉时给自己讲述的小说中她多次说的那些话。他毫不犹豫地谈了自己读了信后身心上的变化。“缺少您那种友谊的世界无异于不可居住的荒漠；对那些热爱上帝的灵魂来说，生活在贝图斯塔、过那种与其他人一样的普通生活就等于被关在一个狭小的房间里与火盆为伴，是自我窒息，是自杀……不过，要是打开那扇天窗，就不用怕了。”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即阿拉伯人。

庭长夫人怀着崇拜偶像的热情谈起了圣特雷莎。讲经师赞成她对圣女的崇拜，但远不如他谈及他们、他们的友谊和他眼下在安尼塔身上看到的纯洁的虔诚时的热情高。堂费尔明对阿维拉的圣女颇有些妒意。

另外，他看到女友过分喜欢神秘主义的思索，担心她会陶醉其中，不能自拔，因为这往往使她陷入神经错乱。如果安娜沿着那条危险的道路继续走下去，就可能再次犯病，人们就会怪到他头上，他必须避免发生这类情况。他劝她搞些慈善活动。如果安尼塔现在仍感到倦怠，不想与外界接触，那是因为她实际上还没完全恢复。不过，一旦她的精力完全恢复，她就不会对活动、对四处奔波、对应邀去参加的慈善活动感到畏惧了。

从那天起，讲经师就尽一切可能对他当时已经控制的那个灵魂施加影响，以便把她从默祷中拉出来，引向积极的生活。“如果她想得太多，就会把他忘掉，因为他终究是个有限的存在啊。圣特雷莎曾经说过的、安娜时刻铭记在心的一句话是：‘……一切会消亡的东西，在她看来，都不过是一盏无关紧要的灯’，而堂费尔明是一定要消亡的，所以他担心安娜有一天会认为他也无关紧要。”

假如事情总像头几个月那样，那他的担心就决非多余。尽管安娜很爱她的忏悔师，但她常常将他置之脑后，就像忘记世上万物一样。

她整天关在已经有点祈祷室意味的卧室或梳妆室里，无须外界的鼓励，就沉湎在灵魂的孤独中。在床边的虎皮上，或跪或坐，几乎总是闭着眼睛，怀着温柔的快意想像着眼前被神水淹没变为废墟的世界。她看上帝看得是那样真切，以致有时真想站起来，跑到阳台上去劝喻人们，把她切身体会到的真理告诉他们，这时，她才好不容易承认了芸芸众生这个现实。“他们多渺小啊！

多脆弱呀！他们只有躯壳！他们身上惟一有价值的并不属于他们自己，而是属于上帝，是从上帝那儿借来的。什么幸福，痛苦，全是空话！如何评价和区别他们呢，他们生命短暂，转瞬即逝，哪有时间容人评说？”安娜想起了一些小蚊虫的生活，它们天天早上飞到河边，飞入河中，死在水里，成了那些天天以它们为食的鱼类的食料。人间万物的生活就是这样；日光一闪而过，转眼又是黑暗。这些想法原来曾使她痛苦，可现在却给她以快乐。因为活着不能与上帝同在，只有死后才能在上帝那里获得新生，不过要牺牲自我。

安娜觉得五脏六腑仿佛被倒进了一个熔炉，感到体内火花飞溅，身体在液态火中逐渐变成蒸气……最后竟化为乌有，只剩下了一种纯洁而模糊的想法，这种想法憎恶一切决心，对她的单纯感到满意。她尽量延长这种状态；她惧怕运动、变化和生活。

这时候，堂维克托常常不声不响地推开侧门，把戴着红缨帽的头探进去……安尼塔没有听见他的声响，可堂维克托却有点害怕，仿佛走进了死人的房间，又怀着一种对迷信的畏惧，踮着脚退了回来。他害怕两样东西：磁力和销魂。不论电还是神秘主义他都畏之如虎。有一次在大学的物理实验室里，一个捣蛋鬼拉着他的夜礼服给他通电，他当即就给了他一记耳光。堂维克托当时已感到了电的打击，但还是随手给了那个小丑一巴掌。磁力——他相信确实存在，尽管据他说，那门科学才刚刚起步——也使他害怕；至于看见上帝或想像他的形象，他则觉得承受不了那样的激动。“让我相信上帝用不着这样。让我承认有阴间和上帝，一场雷鸣电闪就足够了。对一个连雷电都说服不了的人，还有什么能说服他呢？”

不过，他尊重妻子狂热的宗教虔诚，因为他觉得她的确是出于真心。

他从街上回来，叫门时轻敲门环……上楼梯也尽量不使靴子像往常那样吱吱响，他低声问佩特拉：

“夫人在哪儿?”声音里带着某种悲伤的神秘。

他仿佛在问，病人怎么样啦？接着便在宅子里转悠起来，像是谁正在死去。堂维克托不知道为什么，竟把妻子的神秘主义想像成了异常剧烈的头痛。要紧的是别发出声响。要是安塞尔莫的猫在下面院子里叫，他就会大发雷霆，不过他不大喊大叫，而是哑着嗓子用喉音喊：

“快去看猫！别让它叫！要不就杀死它!”

他走进书房，又开始摆弄那些机器和收藏品。他有时需要钉、锯或刨什么东西，这怎么能不发出响声呢？特别是锤子，它会震得屋子颤抖。金塔纳尔像包灵台那样，用黑呢子先把锤子包起来，然后再钉，这样锤声低哑，回声变弱，显得十分凄惨，简直不是好声，堂维克托听得心里直难受。他鸟笼子里的金丝雀、朱顶雀和鹪鸟，因为叫得太响也被锁了起来；这样，它们凡俗的叫声就再也传不到庭长夫人的梳妆室兼祈祷室了。

堂维克托就这样养成了低声说话的习惯，乃至在花园里同弗里希利斯一道散步，说起话来也轻声细气。

“我说，伙计，你说话好像带着消音器……”克雷斯波不高兴地说。

金塔纳尔就安娜的状况向他请教。

“对这件事你有何见教?”

“哎，随她去吧，她有她的道理。”

“我觉得，托马斯，这是咱俩说……要是上帝不阻止的话，安娜会成为一个圣女的。有时我也感到害怕。你还没见她出神时的眼神呢！这对家庭来说，无疑是个荣誉……不过……也有它的麻烦……尤其是，我也帮不上忙。对超自然的东西我总感到害

怕。她会有幻觉吗?”

弗里希利斯凭他们之间的交情竟没有回答朋友那些他认为是愚蠢的问题。

“他也想着安尼塔。他从花园里多次见她在房间里坐着，跪着，或者趴在阳台上望着天空。她几乎从来不留意他，也不像从前那样，总跟他打招呼。安娜的这种表现也是一种病，很重的病，只是他不知道该把它归入哪一类。比如一株开花的树，花越开越多，耗费了所有的浆液；树越来越瘦，花却日盛一日；接着，根、树干、主枝和分枝都逐渐干枯，而花呢，虽愈加艳丽，但终于同干柴一起倒地；那些花落在地上……地上……如果不出现奇迹，它们就逐渐枯萎、腐烂，最后和其他东西一样变成烂泥。安娜的病就是这样。至于传染源，肯定存在，他认为应归咎于讲经师。他想起了那只紫手套。本来他早已把这事忘到脑后，可有一天，他突然想问问庭长夫人，太太们是不是带紫绸手套。她笑了，那当然是一只教士手套。里帕米兰几乎从来不带手套。只有讲经师嫌疑最大，他是惟一聪明得足以把那些东西塞进安娜脑袋里的人。手套无疑是讲经师的。佩特拉搞了阴谋，她是个包庇者。可她究竟包庇了什么呢？这是问题的关键。决不会是什么坏事，安尼塔是贞洁的女子。不过，贞洁像其他事物一样，也是相对的，况且安娜也是骨肉之躯。弗里希利斯不担心眼下，他怕的是将来，将来有可能发生的事情。他看出的问题还不是过失，而是危险。人们在贝图斯塔的议论他也略有所闻，尽管当着他的面，那些搬弄是非的人还不敢对金塔纳尔夫妇的品德说三道四。人们都把他视为金塔纳尔的兄弟。不管怎样，他也得多留点心。”他继续关心着堂维克托的树和他“可能处在危险之中”的声誉。

佩特拉也没有看清问题，她叫女主人搞糊涂了。安娜的行为她觉得只有疯子才做得出。“那种圣洁的目的何在呢？她在骗谁

呢？噢，要不是为了讨讲经师的欢心，她是决不会再给那个虚伪的女人跑腿的，那个伪善的女人用她做秘密邮差，却一点小费不给，而且，除了那张骗人的信女的傻样，对她从没有过好脸。”

佩特拉躲在自己的房间里。木头床的钉子上挂着一个又脏又旧的锁着的旅行包，里面存放着她的积蓄，一大笔从主人那儿揩的油水和几张可能牵连到她的纸。她从包里取出讲经师的紫手套；这件事她没有对任何人讲过。这是一个证据，虽然她不知道它能证明什么，但她琢磨着，那件东西有一天会值很多钱，只是不知道什么时候和用什么办法把它变成那些钱。

“那只手套在夫人圣洁的问题上能证明什么呢？证明她是一个虚伪的女人。要不是为了讲经师……”

维加亚纳夫妇和他们的朋友都感到吃惊。侯爵相信安娜的圣洁；他的夫人耸了耸肩：她担心那孩子的脑子；维西塔雄气急败坏，火冒三丈。“她的计划全落空了！安娜竟然在抵抗！难道她和她不一样，不是泥做的！”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妒忌的不是女友庭长夫人的圣洁，而是她对全城的震动和大家对她的纷纷议论。她这个小寡妇穿上最惹眼的裙子也未曾引起安娜靠教服和假虔诚引起的这般轰动。“这个可怜的破地方太落后，太落后了！”

在此期间，安娜胃口大开，身体很快恢复了健康。她做着贞洁的梦，她觉得这些梦，就像里帕米兰说的，没有人的主题，但甜蜜温柔。她在曚昽中，尤其是拂晓时分，总觉得内脏在搏动，心里怪痒痒的，非常舒服。有时，她觉得在血管里流的似乎是奶和蜜，以为自己的味觉——细腻而强烈的味觉——已经移到了胸部，也许更靠下，她说不准在哪儿，但很清楚不在胃里，也不在胸口，是在两者之间。她醒来便对着阳光微笑。她的第一个想法无疑是献给上帝的。她听着花园里百鸟的啼啭，从中悟出了神秘的含义。她清晨的虔诚是乐观的。世界是美好的，上帝也在赏玩

着他的作品。庭长夫人对有限事物的概念越来越明确了，承认它们的存在对她来说已不再那么困难，物体在她心中重新呈现出难以描绘的诗情画意，物体的可塑性是物质的一种财富，是天地万物坚实性的一个证据，安娜觉得活着很有意思。她思考着世界的和谐，她认为，就其类别来说，一切都是美好的。对上帝的记忆、神性的现实存在使她产生的深沉而强烈的激情都没有失去光彩，也没有消失；不过，上帝已不再在她的孤独冥思中显现，而是在温柔地指挥着万物——大千世界的大合唱。有几个晚上，她忘记读圣特雷莎的书。她仍然热爱那位高尚的神学家，但圣女有些观点她却宁愿视而不见，因为那些观点和她自己的想法发生了冲突；“这三个世纪总归没有白过。”安娜开始更深刻地理解了讲经师谈及慈善活动时对她讲的那番话的含义。

“不错，”她自言自语地说，“我不该总只图个人的利益，在上帝身上寻求安慰，我需要，是的，我需要在默祷方面努力努力再努力，以便在灵魂进入的那个光明所在时看到越来越多的东西，但是……我的兄弟姐妹们呢？仁爱要求为他人着想。我已经，已经能出门、能生活、能为他人做牺牲了；我已经有了气力，这是上帝的恩赐。”

在她身体虚弱的那些日子里，讲经师曾禁止她起身跪着做早祷。但是，她刚一觉得有劲儿，就想伸胳膊动腿。好像身体也有自爱之心，她的四肢又变得粉白，重新充满了生命的活力。不过，她没有下床，只是欠起身跪在温暖的床单上祈祷。床单随着垫子里的弹簧的弛张而微微颤动。她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裙，圆润的膝头深陷在柔软舒适的垫子里。她祈祷着，有时怀着宗教热情把脸贴在悬挂在床头的耶稣像上，吻圣像的伤口，哭得泪人一般。她觉得那甜甜的泪水就是体内流动着的蜜，此刻正像一股永不枯竭的泉水从眼睛里涌流出来。当她感到更好一些、更有力气

的时候，就不再赖在垫子上，而是跳到地上，在虎皮上祈祷。她甚至想跪在更硬些的地方祈祷，便拿开虎皮，直接跪到铺地的粗麻毯上。她想到了苦行衣，她希望带着火把它穿在身上，尝一尝未曾受过的痛苦，但讲经师禁止那种有趣的磨难。

安娜想将其炽热的仁爱化为行动的第一个目标就是使丈夫皈依宗教。圣特雷莎为了使神甫变得虔诚费了不少心血，那神甫已经是个很好的基督教徒，但她还希望他更加虔诚。安娜打算用自己的热情为上帝赢得她的堂维克托的灵魂，“他将来也会成为她的神甫。”

温柔，亲热，辞令，爱抚都是她运用自如的正当手段。金塔纳尔过了一段时间才知道他亲爱的安尼塔想把他变成真正的虔诚教徒。起初，他只发现妻子越来越爱说话，什么时候都那么亲热，就像从前她神经错乱后和感到空虚或患病时一样。“她想用争论问题来消磨时间吗？这正中他的下怀，因为他很喜欢争论。”为了争论得热烈，他总是持相反的观点。不过，庭长夫人逐渐使争论转入到个人问题；她不再谈耶稣是否已经拯救了分布在各个星球上的人类，是一次拯救的呢，还是一个星球一个星球地去受十字酷刑；而是在谈堂维克托是否间或做一次忏悔，或者说，是否经常不去做弥撒——是的，他是经常不去。“此外，他用来陶冶情操的那些书都是无益的；喜剧是无根据的危险的谎言。”

“你从未读过圣者的传记，是吧?”

“读过，亲爱的，读过，还读过宗教寓言短剧呢……”

“不是那个……金塔纳尔，我说的是《贵族圣徒列传》和克鲁阿塞的《基督年》这一类的书。”

“你知道吗，我亲爱的？……我喜欢读有关思考的书……”

“那你就读凯姆卑斯的《耶稣传》……你读一读，想一想。”

于是她让他读了那本书。

凯姆卑斯和庭长夫人，以及已开始使他难受的热天气和禁止洗浴，都使这位令人尊敬的法官感到不悦。他就寝前读的不再是卡尔德隆的剧本，而是约伯和讨厌的凯姆卑斯的书。“让那个魔鬼修士或什么玩意儿说的事见鬼去吧！当然，他说的对的则当别论；世界，看穿了还不就是一堆渣滓。他不能抱怨，除了没当上喜剧演员那件相当令人遗憾的事情外，他生平还没有过什么惨痛的经历和很大的不快；不过，总的说来，世界是堕落了。另外，人会变老这也是个极为严重的弊端，人人都得变老，他也不能例外。他不愿意想到死，因为这样会使他难过，上帝也没让我们生病啊。死……死……他就这样产生了一种……模糊的……希望不死的臆想……医学有很大的进步啦！另外，不管弗里希利斯怎么否认，人还是可以在死时不遭什么大罪嘛。”总之，他不愿意想到死。但是，凯姆卑斯慢慢地使他的灵魂充满了黑暗，到后来竟使堂维克托到了蔑视万物的地步，理由是它们命短。一天下午，他在他的花园里瞧着弗里希利斯，他正在他的脚下弯着腰聚精会神地栽葱。

“弗里希利斯真是个勇敢的哲学家呀！”堂维克托是从他借来的悲观主义的高度来看这位哲学家的，他既蔑视他又同情他。“栽的什么葱呀！圣阿方索·利古奥里不是禁止在一般情况下栽树和盖房吗？它们千年之后不都要倒塌吗？如果一切都不过是一阵风，都是虚无飘渺的，那为什么还要栽葱呢？……”

“话是这么说，但是对什么都不满意也太没意思。要是整个夏天游手好闲，无所事事，既不洗澡，也不到特尔马萨尔塔斯温泉去玩，他怎么受得了呢？”

“最大的难关还没过，就是能不能得到拯救。这可是个严肃的问题。他的心告诉他，他会得到拯救；可那些神圣的作家却把事情说得那样难，以至于他疑虑重重，忐忑不安……他整个一生

不都是很善良的吗？应当思考这个问题；不过，天哪！他可不想伤脑筋。在退休那件事情上他已经伤透了脑筋。要退休就得有一种病，可他没有；为了办手续，找门路，他费了多少劲呀！然而，退休只不过是一时的事情……可灵魂的拯救，据说乃是永久的退休，既然如此，那就更麻烦更伤脑筋了，他必须向他的妻子屈服，好让她在这件十分艰巨的事情上帮他一把。”

庭长夫人很快就明白堂维克托已经投降了。尽管她期望他的虔诚变得更纯洁，但应该对丈夫明白无误地表示悔罪的痛苦感到满意。他虽然已经感到害怕，但她还想吓他一下，叫他别忘了地狱的种种刑罚，尽管她自己对这些恐怖手段十分反感。金塔纳尔表现得很固执，他坚持认为人们所说的地狱之火不是物质的，而是象征性的。

“依我看，关于那种火是可以感觉到的和物质的说法并不确切；”他重复道，“那是一种象征，一种内疚的象征。”

他真诚地希望，如果他一旦不能得到拯救，所受的惩罚也只是象征性的。这种想法稍稍使他放下了心。

安尼塔病愈后第一次到外面去的目的就是把她的堂维克托领到教堂。在那儿，两个人一起向讲经师做了忏悔。

在堂维克托领圣体的时候，有一个念头一直折磨着他，因为刚才他没有忏悔自己那个不算小的罪过：他对教皇的一贯正确抱有怀疑。

杜林格神甫——他只知道有这么个人，此人曾有过脱离教会的事——的顽固对他很有吸引力，使他想起了他的故乡阿拉贡，那是世界上最高尚也是最固执的王国。

庭长夫人觉得光阴在缓缓逝去。

她的导师讲经师和她的门徒堂维克托成了她那看起来单调、平淡，而实际上充满激情的生活的伴侣。她继续在默祷中寻找那

难以形容的乐趣。在她绝无杂念的静思中，不管上帝的形象是万物之父，还是“巨型建筑工厂”的厂主，她都觉得一样和蔼可亲。此外，安尼塔想，现在就渴望直接见到上帝是不自量力；我还差得远，还要过许多关隘。如果上帝有这样的安排，那我就一定能够达到目的。既然我的身体又恢复了力量，那我现在就应当按讲经师说的去做，把力量用到讲经师称为“精神保健”的活动中去。无所事事会使我重蹈覆辙，再次走上犯罪的道路，就连圣特雷莎也不能幸免。既然游手好闲对她都如此危险，那对我就更不用提了。

安尼塔对堂阿尔瓦罗偶然的贸然来访并不惊慌，不论在他面前，还是在他走了之后，她的心情都能保持平静。她竭力不去想他，她知道那种思念……是她心灵上的一个创伤，一碰就会痛的。她有勇气对他表示冷淡，不让他对自己亲近，也有勇气拒绝他伸过来的手，她有勇气面对一切，甚至眼睁睁地看着他告辞而去……但是，当见他跌跌撞撞走出去，认为这是“被爱情和痛苦折磨的结果”的时候，心里便泛起了无限的同情，害怕得颤栗起来。随着一声叹息，她胸脯就鼓了起来……于是，她那瘦弱的肉体就触到了胸前的耶稣像。这尊牙雕耶稣像业已发黄，是讲经师送给她让她带在胸前的。

安娜吻了圣像，抬起眼睛望着上天。

“耶稣，耶稣，你不能有情敌。那是不名誉的，是令人恶心的……”

于是安娜想起了耶稣向圣特雷莎显灵时的愤怒，因为她忘了他。

“想那个人，哪怕只是一小会儿，哪怕只是为了同情他，都是对上帝的欺骗，都是对讲经师的欺骗……啊！我要是那样做就太虚伪、太卑鄙了！我已经如此虔诚，而且自信这虔诚十分深

沉，并已把它当做我今后生活的天职，如果再让不应有的感情重新钻入我的灵魂，我的肉体，或别的什么地方，那我就太罗曼蒂克、太荒唐、太可恶了！不能，不能！这是荒唐，卑劣，无耻，可悲，犯罪啊！一千个不能！上帝呀，我宁愿死，也不愿让那些玷污灵魂、并把它的翅膀钉入污泥的思想复萌呀！……”

然而，堂阿尔瓦罗告别的翌日，安娜一觉醒来就想起了他。“他已经不在贝图斯塔了。这太好了。可怕的诱惑跑了，大败而逃了……太好了……这是上帝的特殊关照。”

那天下午，就在堂阿尔瓦罗前一天告别的同一时刻，她下楼进了花园。

“24 小时已经过去了。”以前，有时也一连几天见不到他，她也觉得没有什么。可这 24 小时不同，是一分钟一分钟地在过……一分钟就像一小时那么长。“算了，那个……看不见他是正常的，经常的，以后永远应该这样……24 小时接着 24 小时，就这样……过一辈子。”

天气很热。即使在浓密的现已长满阔叶和冠状白花的七叶树下，安娜也不能呼吸到一点凉爽的空气。她的思想多想腾空而起，飞向天空，但是气温——30 多摄氏度，这在贝图斯塔算是高温——却把她思想的翅膀融化了，使它落到地上。安娜觉得大地在燃烧。

为了不让安娜再产生飞的念头，喜欢夏天的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德·奎沃穿一身奇特而便宜的细布衣服，来到了奥索雷斯花园。她兴冲冲的，浑身冒着热气，看上去像一股旋风，谁见她走近了，都想闭上眼睛。她打街上过的时候，有个搬运夫曾想拥抱她，这件荒唐的奇遇使她年轻了 10 岁，在她活泼的眼睛里燃起了火花，“啊！她也很想拥抱。”她拥抱了庭长夫人，吻了又吻……她叙述完了搬运夫那一幕喜剧之后，突然叫道：

“我顺便问问，维克托没有把阿尔瓦罗的事告诉你?”

维西塔抓住女友的手腕，按她的方式给她号脉。

她用她的小眼睛盯住安娜的眼睛重复道：

“你不知道阿尔瓦罗的事?”

脉搏乱了，她非常满意地觉察到了这点。“跟我假正经，”她想，“就像有人说的尘土①。”

“他怎么啦？他不是走了吗？这我已经知道了。”

“不，不是这事。”

“什么？他没走?”

据维西塔说，她的脉搏又乱了。

“他走是走了；不过，亲爱的，我要告诉你他是怎么走的。你知道他过去和那位的太太有关系，那位是部长还是当过部长我记不准了，反正你知道他是谁，就是常来帕洛马雷斯洗温泉的那位。”

“知道，知道……”

“那好，今天上午半个贝图斯塔都看见了梅西亚准备搭火车、搭邮车去马德里。他要乘上行车……你听清啦？可是，他在站台上碰见了那位部长夫人。她长得确实很美。你想想看嘛！她当时乘的是下行车要去帕洛马雷斯，她在那儿买了一幢别墅还是别的什么鬼房子；注意，我们的阿尔瓦里托不是搭上行车去马德里吗？可他却上了下行车，还吩咐佣人赶紧去收拾行李，说完就钻进了部长夫人乘的单间，那是高级卧铺车，床什么的应有尽有。自然，她丈夫没来；除了她，只有两个佣人和‘娃娃们’；奥夫杜利亚就是这样说的。你想想看嘛！碰巧今天上午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在车站，大家看了惊得直画十字。阿尔瓦罗自不必说，那么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她呢？对她，你有何高见？我们来谈谈，谈谈马德里那些阔太太们的风流事。就这样，人家还有贞洁的美名呢，哎呀呀！我算服了！……那位妩媚动人、惹人喜爱的部长夫人真是太贞洁了！……可是，先生，那号部长叫什么鬼名字来着？……”

安娜清楚地记得“那号部长”叫什么名字，不过，她不愿意说出来，只觉得一股死人般的寒气直冲面庞，脸在变白。她转过身去，尽量装出一副若无其事的样子，把身子靠在一棵树上，假装在树皮上划着玩，并且改换了话题，向维西塔询问起一个生病的孩子。

但是，什么也瞒不过维西塔，她无所不知嘛，她和侯爵夫人常这样说；否则，谁还和她打得火热呢；她看出安娜神色慌乱，心里非常高兴，她的尘土①论或人皆尘土论得到了证实。

“安娜有了醋意，才会产生爱情，没火不冒烟嘛。”

她很快就告辞走了，她透露了消息，摸清了安娜的心理，没有浪费时间；她还要到另一个地方去做另一件类似的好事。她走了，就像退潮似的，在身后留下了一条条白色的如同被梳过了的小路。她那浆过的衬裙和布裙有如一把笤帚，在沙土上划出了弯弯曲曲的平行线条。

安娜感到害怕。诱惑，堂阿尔瓦罗过去的诱惑对她来说又有了新的味道；她一时觉得，她知道了部长夫人的事所感到的痛苦比其他的痛苦更加令她心碎；她感到六神无主，在心里大声呼救……这是她病愈后第一次感到心灵的反叛。

“啊！不；她不想重新开始。她是属于耶稣的，这她已发过誓。但敌人很强大，比她想像的要强大得多。过去，她藐视危险，可现在，却在它面前发抖。过去，由于反衬的作用，斗争的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戏剧美和胜利的喜悦，诱惑是迷人的；可现在它却是那样可怕，在它背后不仅有被禁止的、未曾体验过的、以它特有的方式吸引着想像力的快乐，而且，还有惩罚、上帝的愤怒和地狱。一切都变了。她的宗教使命，她和耶稣之间的严肃契约也在以另一种比良心含糊接受的义务那纤细易折的套索更强的力量束缚着她，这还没有包括神的惩罚。以前，她不愿做有损尊严和忘恩负义的事，因为……她不愿意。而现在，罪行已经超出了令人恶心的私通，她是在欺骗、亵渎、污辱耶稣……是走到了地狱边缘。要是陷入了诱惑的罗网，就会后悔莫及，到那时还会有人安慰她吗？她还能去向耶稣求救吗？还能再去想从未失足的特雷莎吗？不，她不能再去向她呼救，宁愿一个人孤零零的绝望地死去。可以后呢？以后便是地狱，那个可怕的充满无穷灾难的去处。”

“你会胜利的，我的上帝，你会胜利的。”她高声呼喊道，仿佛在跟天上那有如平静海浪的粉红色的云说话。

那天晚上庭长夫人哭了，眼泪从心底涌流出来。她跪在虎皮上，头埋进床垫里，双手合十，高高举起。

从第二天起，讲经师很高兴地发现，安娜的虔诚又转向了他希望的方向。“少静思，多祷告，多参加些慈善活动和宗教仪式，这样就会分散自己的注意力。”

安娜以她那颇得人心的旋风般的热情投入到了积极的虔诚之中：举办慈善事业；进行教育和宣传工作；参加各种复杂无益的祷告和朝拜活动——贝图斯塔就时兴这一套。昔日她认为这些未免有些过分，现在倒觉得可以理解，就像两个恋人可以理解他们私下说的那许多荒唐的蠢话一样。

“难道在人类爱情中就没有幼稚可笑、不为俗人理解的词汇吗？有的，她虽不能凭经验断定，但她读到过，而且她的心也能证实此话不谬。这就是说，对上帝的爱也会有其不近情理的言

行、过分繁琐的举动，尽管在那些冷漠无情的人看来是可笑的。”她甚至终于理解了堂娜佩特罗尼拉即“君士坦丁大帝”在连祷中使用的那些带“最”字的形容词。

就是对讲经师本人她也敢以某种亲热的口吻、用含有新义、只有两人听得懂的词汇和可以称之为虔诚幽默的风格同他交谈。另外，安娜还冒昧地关心起忏悔师纯属世俗的健康来。她不许他生病，不许他冒感冒的风险。“您要是死了，我们就倒霉了！这一切，我的先生，全是出于自私，上帝和您都无须感谢。”

这些话语和伴随着的微笑使讲经师有理由回味8天8夜那无法形容的幸福。“是的，无法形容。他说不清那叫什么，但他不怀疑在这个世界上，在这个卑鄙的世界上，可以得到这样的享受。在他三十有六，在他认为没人会向他展示什么的时候，一个单纯、年轻、无阅历的太太却向他展示了一个崭新的世界。在那里只有微笑，只有说起来像音乐一样的语言；在那里，人就像一下子置身于天使之间，就像在天堂里一样快乐，什么也不再想要，什么也不愿再想，只是在享受，享受，享受！”

对于他的处境，他连想都不愿去想。那是罪过吗？那就是神甫不可有的爱情吗？堂费尔明不由自主地想到了这样的问题。要是她也想到了，那就糟了。

“您从来没跟我谈起您自己！”8月的一个上午，安娜在花园里以嗔怪的语调对他说，同时将一朵她赞不绝口的特别香特别大的亚历山大玫瑰送到他的手上。只有他们两人。他们心照不宣地约定，友谊的任何表露都应是清白、纯洁的。他们是两个纯洁的没有肉身的天使。安尼塔坚信肉体决不会进入那种友谊，因此，在很容易失足的男女私下交往的土地上，越轨的，首先迈出新的一步的总是安娜。

讲经师脸上沾满了花的露水，心里更觉凉爽适意，他回答

说：

“对您谈我？有什么必要！由于我在富有战斗精神的教会里任职，我生命的一半已交给了诽谤、仇恨、嫉妒，它们吞噬它，任意践踏它。他们迫害我，设圈套陷害我，甚至建立了专门以打倒我为宗旨的秘密组织，正如他们说的，他们为的是他们称之为权力的东西……这一切都是不幸，安娜，但我不在乎。我可以告诉您，我只想着我的另一半生命，就是我带到这儿来的生活在信仰的甜美而宁静中的一半，它有高尚、圣洁的灵魂为友，其中就有一位……您认识……但尚未看到她全部价值的夫人……”

讲经师愉快地闻着方才安娜给他的那支亚历山大玫瑰的花香，笑吟吟的如同一位天使。

她变得严肃起来，希望得到解释。“有人迫害他，诽谤他……他有仇敌……而他对他的女友却只字不提！够了！这些她早有所闻，但并不具体。”有人指责讲经师有非常淫邪的癖好，犯了非常卑鄙的罪行——这她可以想像到是指什么，其手法之拙劣使它根本站不住脚，甚至不攻自破。

庭长夫人蔑视甚至忘记了那些偶尔传到她耳朵里的议论；不过，既然讲经师本人都在抱怨，那就是说，那种迫害伤害了他，因此，就必须设法多了解一些情况，设法安慰那颗痛苦的心，寻找有效办法帮助那个遭迫害受攻击的无辜的人。况且，他除了是无辜受害者，还是她的忏悔师，心爱的兄长，虔诚信仰的指路灯，上天之路的向导。

教区法官把 8 月的那个上午视为他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安娜逼着他讲，要他向她讲述一切。于是他就以生动、有力而巧妙的想像，口头即席创作了一部动人的长篇小说——要不是忙于更重要的工作，没有时间，这样的长篇大作他早就写出好几部了。他们坐在凉亭里。堂费尔明先笑了笑，然后说他也想向她忏悔。

“安娜相信他是个完人吗？相信教士服里没有七情六欲吗？哎，有的，不幸的是还多得很呢。”讲经师忏悔起来和许多有罪的人一样，非但不讲所犯的罪过，反而利用这个机会把自己描绘成英雄，把罪责全部推给世人，只是为了忏悔，才说自己有一些微不足道的小错。

听了那番肺腑之言，安娜得出了明确的结论：讲经师就像她原来想像的那样，是个高尚的人。他除了青年时代有过某种模糊的忧郁，壮年时期有过一种想飞黄腾达的野心外并没有别的罪过。况且，那种野心已为另一种更伟大、更纯洁、以拯救一切善良的灵魂，比如她的灵魂为目的的雄心所代替。安娜听到那些话的时候就闭上了眼睛，生怕流出泪水。她还暗暗发誓，为了给那个人谋求幸福，她将奉献她的一切。他对她那么好，在她面前表现得那么高尚，宁可不做主教、红衣主教、教皇，也要留在她身边，把她引向贞洁之路。“这样的人还有人诽谤他！”“还有人与他为仇作对！”“有一段时间他们还以她安尼塔既然是堂费尔明的忏悔弟子，竟继续迷恋尘世浮华为由想看他的笑话呢！好吧！那就等着瞧吧！”

为了抵抗越来越可怕的思念眼下正在帕洛马雷斯恋着部长夫人的梅西亚的诱惑，还有什么比那个理想的激情，那个对善举的渴望，那个她准备全力以赴的自我牺牲更有效呢？

德帕斯不知道那事会发展到什么地步。

安娜崇拜他，关心他，眼看就要说她爱他了，因此，危险变得越来越大了。“尽管他感到的激情与庸俗的淫欲毫不相干——对此他确信无疑，也不是世俗式的爱情，没有名字也没必要有，但这种激情会发展到什么地步，他则感到茫然。讲经师很清楚，只要可怕的不安分的肉体稍有不慎，庭长夫人就会后退，就会愤

怒，他就会丧失现在环绕他的几乎是超自然的威信。另外，假定那事发展成为一种渎神的私通——采取这种手段开始的私通，不仅是渎神的，而且是卑鄙的，那就会从此和美人分手！他知道这种事情：先是几个月粗野的疯狂，然后是厌恶自己，感到内疚，自惭形秽，难以忍受；最后便是愤怒、傲慢、庸俗的野心和宗教事务所里的风暴。不，不，庭长夫人应该是另一码事。应当不惜一切代价，决不能让那事蜕变成使欲望得到满足的肉体爱情。首先，庭长夫人就会反悔；肯定如此。”

停了一会儿，讲经师想：

“实在不行，就只好等着瞧了。”

堂维克托越来越发愁了，一方面是由于悔罪的痛苦和担心不能获得拯救，尽管他心地善良，从未害人；另一方面则是因为天热，不停地出汗，夜里睡不着……还有贝图斯塔的孤寂……林阴路草皮的枯萎，没有演出……“此外，又没人理解他。弗里希利斯是个木头人，谁都知道关于精神方面的事情他帮不了什么忙。夏天他不热，冬天他不冷，简直是块石头。妻子和讲经师对贝图斯塔的夏季，对街上和散步场的那种凄凉也不反感！”堂维克托到了俱乐部，那里没一个人影。某个无假期的法官在同里面的服务员打台球。在阅览室，特里封·卡尔门内斯在翻阅旧画报；在三人牌室也没一个会友；他只看见一副多米诺骨牌，他不喜欢这种牌戏，因为他不愿听筹码的响声和不停地算分。他的棋友也去了浴场。“这不明摆着吗，大家正在洗浴。”尽管堂维克托有几个夏天也去了海边，但是他即使在那儿呆上一个月，也只洗两三次澡；可现在他却天天在怀念那凉爽宜人的海浪。在俱乐部里，他读着从海边来的报纸上刊登的消息：野外音乐会，野餐，划船比赛，全是这样的消息；人山人海！音乐会一个接一个！戏剧，马

戏！船，英国大轮船……海……广阔无垠的海……那才是消遣呢！堂维克托叹了口气，然后就起身回家。

“夫人不在。”

不过，凯姆卑斯的书在。

它在那儿，在床头柜上翻开着。金塔纳尔抑制不住内心的冲动，脱去外套，只穿着衬衣，就拿起书读了起来……“回到恐惧、忧伤、萎靡不振中去吧！世界真如书中说的，果然是个痛苦之渊，尤其是在夏天。贝图斯塔是个垂死的小城。那些冬天光秃秃、眼下是一派绿色的树木，春天还满招人喜欢，现在却令人心烦：人们甚至希望树叶掉光，那样还好看些。”由于忧伤和无聊，堂维克托甚至会变成一个真正的喜剧演员。

安娜从街上高高兴兴地回来了。“太好了，总算还有人过得不错：他不是自私自利的人。”

“不过，在凄凉的贝图斯塔能有什么让妻子这样高兴的呢？再说，凯姆卑斯不是正在那儿淌着血，像二加三等于五那样明确地证明着，在这个世界上永远、永远不存在值得高兴的理由吗？说真的，他的安尼塔还从来没有因为最高尚的理由感到幸福过。他的虔诚不可能达到那样的高度。他惧怕上帝，他承认上帝的伟大，当然，是他创造了星辰，海洋，总之，创造了一切……不过，这个无上的权力一旦得到了承认又会如何呢？他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在那个被遗忘的、没有戏剧、没有散步场、没有海、没有划船比赛、没有世上一切的小城里，还不是照旧感到无聊？啊！要不是为了他的那些鸟儿！”

与此同时，日益活跃的安娜竭力使自己忘却那种被称之为诱惑的东西，而且多次获得成功。那诱惑变得越来越可怕，而越可怕就显得越有力量。不过，她躲着它，从虔诚中寻求庇护，怀着

基督弟子般的热情和炽热的慈悲心肠到山洞和污秽不堪的地方去访贫问苦，给他们的灵魂带去宗教的安慰，给他们的肉体带去施舍。经常陪她去的有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或她那个圈子里的某位女人；不过，她有时也一个人去。虔诚的生活给她带来了许多工作，她很喜欢这样的生活。

夏天夺走了“圣心会”、“圣母会”、“教义问答会”、“圣帕乌尔会”和其他类似团体的大部分人员，很多太太都去了浴场或乡下。不过，核心仍在，这就是“君士坦丁大帝”即堂娜佩特罗尼拉身边那群数目可观的杰出信女。在天热的那几个月里，施舍减少了许多，但她们在那些妇女会中谈得却不少。她们积极准备秋季和冬季的节日活动；此外，她们有时也议论几句不在场的人。庭长夫人从不参加这些非正式的聚会，她把这视为小过，予以谅解。“因为她有更严重的过错，所以没有资格指责别人。”

堂费尔明和安娜天天会面；有时在奥索雷斯老宅，有时在“教义问答会”、大教堂和“圣帕乌尔会”，但最经常的还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里。主教大妈总是很忙，她常把他们单独留在黑暗的大厅里，她道声对不起就起身去整理账目或做别的事情。

贝图斯塔是属于他们的：仿佛夏天的凄凉使他们占有了这个城市；告别时，他们在大教堂的门厅里一谈就是好半天，也不用担心被人看见；仿佛大教堂的凄凉已蔓延到了全城。安尼塔觉得贝图斯塔现在的日子比冬天好过。在这个问题上，她同丈夫的看法很不一致。

堂费尔明真希望这个季节停滞不前，真希望外出的人就留在那儿别再回来。她母亲到马塔莱雷赫收账和准备收割去了；她要在那个山区收取放出的许多款项的利息。特雷西纳成了家里的女主人。她一天到晚美滋滋的，又活跃又殷勤，使讲经师家里充满了宗教歌声，不知怎么，歌子一从她口里出来就带上了世俗的味

道和街头小调的旋律。那个愉快的调子在姑娘忧伤表情的反衬下显得更富有淫邪味儿。特雷西纳的脸上有了几分姿色，那双眼圈略微发黑的眼睛在他充满温柔与神秘的黑眸子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更加深沉、美丽。男主人和女仆都很高兴。自由自在很对他们的口味。他们随心所欲，各干各的事情。堂娜保拉不在，不必向任何人汇报。什么都不缺。少爷可以像往常一样适时得到自己应有的一切。没有老太太他也可以生活。

讲经师出去回来都不必担心不怀好意的盘问，就是回来迟了，也不要紧。他觉得一切都很美好。但愿夏天常在！就连他的仇敌们也停止了诽谤。他们的话也没那么多了，很多诽谤者都避暑去了，留下的也没什么市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闭门不出，他病了。惟有由于经济原因未去消夏的佛哈仍力图维持背后议论的神圣热度，他每天都去俱乐部同在那里喝咖啡的四五个百无聊赖的会友谈上半小时。简而言之，眼下仿佛处于休战状态。“但愿如此；如果有人挑衅，堂费尔明可以应战，不过，他宁愿和平。尤其是现在，因为他有许多事情要做，而这些事情远比憎恶和打击只配蔑视与可怜的卑鄙之徒要惬意和愉快得多。”

德帕斯像贪吃的人品尝果脯似的享受的那种幸福，那种自由，那种在夏天其健壮身体更觉适意的精神倦怠，那种对尚未具名的爱情模糊的渴望，那种随时能见到庭长夫人、看到她的眼睛、听到她怀着一种不可思议的、几近神秘的友情说出的极其甜蜜的话语的快活，使堂费尔明希望太阳再次停止转动，时间不再流逝。那个对堂维克托来说十分悲伤的 8 月，对讲经师则是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每天一大早，他在书房一听到外面扫地的特雷西纳像唱马拉加民歌似的唱起“神圣的上帝，强大的神”时，也跃跃欲试，想唱上几句；但他没有唱，却起身走上了走廊。

“特雷西纳，巧克力。”他一边搓手一边愉快地喊道。

然后去了饭堂。

不一会儿，使女便端着一个亮光闪闪的中国金耳小瓷杯给他送来了早餐。她随手带上门，然后走过去，把东西放在桌上。在少爷面前铺开餐巾……就在一旁一动不动地等着。

堂费尔明笑眯眯地在巧克力中蘸湿一块饼干；特雷莎身体离开桌子，张开细润绛红的嘴唇，带着淘气的表情，过长地伸出了湿漉漉的红舌头；堂费尔明将饼干放在舌头上面，使女用珍珠般的牙齿咬去一半，少爷吃下了另一半。

天天早上都是如此。

第二十二章

〔夏季结束，包括副主教莫雷洛在内的出外消夏的人纷纷回到贝图斯塔。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终于一命归西，讲经师的仇敌便借机掀起反德帕斯的运动，同时，把卡拉斯皮克长女之死也归罪于他。无神论者吉马兰阻止人们为堂桑托斯行临终圣事。为巴里纳加举行的俗葬成了一次示威游行。送葬队伍遇上大雨，吉马兰当晚病倒，噩梦不断。〕

副主教堂雷斯蒂图托·莫雷洛先生满面春风、得意洋洋，好像换了个人似的从特尔玛萨尔塔斯回到贝图斯塔。他一回来就着手准备另一个战役——他希望这是最后的也是决定性的战役——以便推翻那个“买卖圣职的、淫荡的、下流的、支配着主教大人意愿的、奴役着整个教区的教会敌人的专制统治”。善于耍手腕的格洛塞斯特尔就是用这一长串形容词来影射教区法官先生的。

那年夏天，德帕斯碰到的第一个烦恼就是这个消息：

“格洛塞斯特尔回来了。”消息是人们上午在唱经处告诉他的。

“他并不怕他；甭说他，他谁也不怕……但是，他实在不喜欢再和别人为仇作对了！”

莫雷洛重新同其他许多喜欢背后议论人——包括外出消夏回来的和留在家里的——的人汇合在一起，那些家伙和他一样也希望向共同的敌人发动攻击。他们个个情绪高涨，简直难以抑制议

论他人是非的热情。从乡间渔村回来的人都急切地想打听一些故事和趣闻，乡间的孤寂使他们说闲话的胃口大开，在乡下的山间谷地他们能说谁的坏话呢？“他们亲爱的贝图斯塔！啊，只有在那些文明中心才可以舒舒服服地骂人。在乡下，人们骂医生、药剂师、神甫、村长；但是他们贝图斯塔人，省城的人，骂那些微不足道的人有什么意思呢？”*他们是罗马公民*①，莫雷洛说：“我要议论值得我议论的人，我们要用舌头击倒巨人，而不是像特尔玛萨尔塔斯的医生那样的小人物。”

佛哈和其他在家的人也盼望外出的人回来，好讲讲新闻，大家议论一番。外出消夏的人一开始在贝图斯塔露面，教士会、教友会、俱乐部、街头与散步场就又重新活跃起来。在冬季人人厌烦的漫长日子里已经疲惫甚至变得难以忍受的虚假友谊，现在又恢复了元气；从外面回来的人和留在家里的人互相都在对方身上发现了美德与才干；每个人对别人说的趣闻和俏皮话都表示赞赏。闲话的圈子逐渐活跃，议论的烈火开始燃烧。等最后一批人回到贝图斯塔，那件事已是满城风雨了。“多风趣的言词！多巧妙的用心！多敏锐的观察！啊，贝图斯塔的精英！”

那一年讲经师成了骂人酒神节的牺牲品：人们尽议论他了。

“可怜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红十字商店’的同行冤家，堂娜保拉及其儿子的不名誉的非法垄断的牺牲品——已病入膏肓，正在等死。这是贵族医生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说的，他的话可不容怀疑。”

“你们说，他为什么会死？”佛哈在大教堂门前问几个正在交谈的人，他刚做完午间弥撒。

“酒喝得太多了。”里帕米兰答道。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不，先生，是死于饥饿！”

“是因为烧酒。”

“是饿的！……”

堂罗布斯蒂亚诺来到那圈人面前，“科学”说话了：

“我不指责任何人，科学不指责任何人，它另有使命。我不否认，慢性酒精中毒是巴里纳加生病的部分原因，不过，它的作用可以通过充足的营养得到调解（他就是这样说的）。况且，现在堂桑托斯想醉也办不到了，因为他穷得已经没钱买酒了……尽管你们不懂，但科学认为：断酒可以加速这个因饮酒过度而患病的人的死亡……”

“这是为什么？”大祭司问。

“喂，你来解释解释。”佛哈说。

堂罗布斯蒂亚诺微微一笑，带着怜悯的神情摇了摇头，答应给以解释。“堂桑托斯——不管那些先生听了会如何惊讶——虽然死于酒精中毒，但是，如果想让他多活几个月，还非要更多的酒精不可；没有害他的酒精，他会死得更快。”

“不过，堂罗布斯蒂亚诺，这怎么可能呢？”

“佛哈先生，您马上就会明白。您知道托德① 吗？”

“谁？”

“托德。”

“不知道，先生。”

“那您就别吭声。您知道何为酒精的降温性能吗？您也不知道；那请您闭上嘴。您知道酒精的发汗作用有什么害处吗？您还是不知道；那请您一边站着。您否认坎贝尔② 和谢弗里埃③ 观

---

① 19 世纪英国化学家。
② 19 世纪美国医生。
③ 18 世纪法国化学家。

察到的酒精的止血作用吗？您若否认那您就错了；啊，要说内服还好理解。就是说您一点也不知道……”

“正因为这样我才问嘛……不过，您听着，我的先生，不管您知道多少，也不管托德先生说了些什么，科学或者神圣的科学都没权利诽谤堂桑托斯·巴里纳加；说这个可怜的人死于饥饿和苦闷已经够他受了，用不着您再用专门术语骂他醉鬼了。鬼知道您在哪儿匆匆忙忙看了一篇关于酒的烂文章，就算是这样，您也别自认为有权污蔑我的好朋友。”

“我在这方面，”里帕米兰喊道，“逐渐和科学及其合法代表索摩萨先生有了共同语言。我不知道医学上是否可以以毒攻毒，也不知道是否可以以酒解酒，但是我知道堂桑托斯本身就是只酒桶，他身体里的酒精比血管里的血还多；他是个浸透酒精的火捻儿，您一点火就知道了……”

“里帕米兰先生，为了使这位思想陈旧的进步党人理屈词穷，我不需要教会帮忙，我用科学就够了；说到底科学就是我的信仰。”

医生将脸转向佛哈接着说：

“喂，退役班长先生，您知道酒精在酒鬼的炎症中的作用吗？您不知道就别骗人。”

“滚您的吧，医院的假博学修士！您才是骗子呢！想不到大夫先生染上了这么个好毛病，在我们面前充起学者来了。七老八十得痘疮——不是时候。”

“还是少骂人，多说实事好。”

“还是少出点丑，多有点常识好。”

“民兵先生，我是科学家，而您是 1812 年宪法派的遗老……肖默尔[1] 和一切有头脑的人都承认给醉汉治病要使用挥发性液

---

① 19 世纪法国医生。

体……”

“可我否认这个小前提呢，笨蛋?”

“在医学上是没有什么大前提小前提的，也没有什么花牌反花牌，赌棍先生。”

“小前提就是巴里纳加是醉汉……”

“就是说您否认病的……始发症状……”

堂罗布斯蒂亚诺一想到他说了一句蠢话，脸便刷地红了。

“既不是跑马场，也不是河马①，我维护的是一个不在场的人……”

“总之，我最后再说一句，如果让一个醉汉完全断酒，他就会马上出现一种可怕的衰竭，一种真正的虚脱，这您能否认吗?”

“喂，大学问家先生，您要是再用那些破词儿来震我的耳膜，我就用五千句拉丁文诗镇一镇您，不信您听：

秩序建立之后，每个人就有了自己的使命，即法律赋予的使命。不同信仰，能力，身份，社会关系……②”

里帕米兰笑得前仰后合。索摩萨火冒三丈，只听他大喊：虚脱……炎症……心脏病……而前市长根本不理他，继续背他的拉丁文：

阳性的，有*手杖，天，*

塔，茎，血，山，

鱼，虫，路，风箱。③

医生和放债人差一点动起手来。虽然没弄清堂桑托斯的死

---

① 在西班牙语中，“始发症状”一词与“跑马场”、“河马”两词发音相近。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原文为拉丁语。

因，但半小时后在贝图斯塔却传开了这样的说法，说因为教区法官，佛哈和索摩萨动了拳头，绝了交情，还说连里帕米兰也说不定挨了耳光。

有几天，一起极为严重的事件使体弱多病、确实在贫困中煎熬的巴里纳加变得黯然失色，不再令人瞩目。据格洛塞斯特尔和佛哈及其各自的同伙说："卡拉斯皮克那个在访修会肮脏收容所的女儿修女特雷莎在她的禅房——为了不说得完全相反，索摩萨说是个无味厕所——里已经奄奄一息。"

说死就死。尘世的罗莎·卡拉斯皮克，修道院的修女特雷莎果然一命归天。索摩萨说她死于痨病，修道院的医生则说她死于酪状肺结核，他在结核方面是个两元论者。

不论这姑娘的肺如何，教区法官的仇敌们都一致认为，罪魁祸首就是堂费尔明。

堂娜保拉和堂阿尔瓦罗是同一天，也就是"又一个天使升天"——这是特里封西托[1] 的看法，他不顾堂卡耶塔诺的劝告，还是那么罗曼蒂克——的那天回到贝图斯塔的。

城里的一份自由党报纸《警钟报》相继发表了两条短讯，这两条短讯竟使堂费尔明的情绪一落千丈。

"欢迎贝图斯塔王家自由党杰出的党魁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先生阁下结束消夏旅行回到省城。许多朋友都赶去看望了我们这位杰出的同志，据他们说，他准备继续在政治、道德、教规、宗教等各个领域审慎地进行自由主义宣传运动。为了消除神权政治在这里的专制统治——整个贝图斯塔对此，正如俗话说的，都讨厌到顶了——给真正进步造成的传统障碍，请您接受我们这微不足道的支持。"

---

① 特里封的爱称。

“安息吧。——著名教皇极权主义资本家堂弗朗西斯科·德·阿西斯的女儿，教名为修女特雷莎的堂娜罗莎·卡拉斯皮克·索摩萨小姐在访修会修道院她的修道房里不幸逝世。假如我们想对这一意外不幸所引起的一切评论都做出反应，那我们要说的话就太多了。但我们只想说，按照那些最有名望的‘医生的看法’，访修会修女们可怜的住宅卫生条件太差是与我们为之痛心的损失有密切关系的。不过，我们另外还想问一句：‘某些啮齿目动物’假宗教之名，钻入人家的家里，慢慢用有毒的影响破坏那里的平静、良心安宁就是很‘卫生’的吗？

“如果我们文明省城的全体自由党人不团结一致共同与压迫我们的强大的憎侣暴政进行斗争的话，那我们——这并非夸张——很快就都会成为这个最卑鄙、最无耻的宗教狂热的牺牲品——*安息吧*①”

里帕米兰在讲经师不知道的情况下，匆匆动笔在《圣旗报》发表一篇未署名的维护他的朋友、访修会和语法的文章。在这位教士看来，语法已被进步派报纸糟蹋得不成样子。“另外，他还说，我们不知道入教修女到底是卡拉斯皮克先生呢还是他的女儿，废物记者，您能告诉我吗？”

那位废物记者向大祭司披露说，那是他的幽默风格，是人所共知的。

在贝图斯塔，那些见诸文字的谩骂和诋毁特别引人注目。卡尔门内斯发表的赞歌与哀歌则是白费笔墨，无人问津；但那些会使某个居民心烦的最不起眼的短讯却能让大家百看不厌，议论纷纷；当刊出针锋相对的简讯或公告时，那些报纸的长期订户就连最惬意的娱乐都失去了兴趣。

---

① 原文为拉丁语缩写。

鉴于上述原因，那件事竟闹得满城风雨，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人们除了大谈讲经师有毒的影响和修女特雷莎的夭亡之外，根本不讲别的事。

“要让他的良心背上这个不幸。”

“他是个精神吸血鬼，在吸我们女儿的血。”

“这是我们对宗教狂热做出的一种血的牺牲。”

“这是一种童女贡。”

讲经师本想对那些胡言乱语和无理指责置之不理，然而，他到底还是被激怒了。起初，他以为他高尚圣洁的激情可以使他达到很高很高的对所有那些卑鄙的东西完全不屑一顾的境界，但公众背信弃义的愤怒浪潮竟也达到了与他尚未具名的激情同样的高度，还冲入了他的灵魂；那愤怒三番五次地抹去了他头脑中的纯洁思想和最甜蜜美好的回忆。他气疯了，无法控制自己的冲动更使他怒上加怒。此外，灾难是真的，那些蠢人指责的威力和可怕程度并不因其感情用事而有所减少。讲经师发现他的权力在动摇，因为微不足道的人联合起来是可以置他于死地的……他开始发现很多家庭都对他有了某种戒心；一些自由党人的太太已不再找他忏悔了，就是他一向捏在手心里的福尔图纳托主教本人也敢用冷淡的、充满疑问的目光看着他，那目光就像一把把钢刀刺入讲经师的眼睛。

在堤岸散步的季节又来到了。当堂费尔明以谦卑而高傲、神秘而潇洒的英俊形象出现在那里时，他发现他的散步已不再充满胜利和荣耀；在人们的问候和眼神中，在身后如尾波一样的窃窃私语中，甚至在行人为他让路的方式中，他都看到了冷淡、猜疑、普遍的无声的敌意和某种似乎即将变为奇特、妄为举动的恐惧。

在家里，堂娜保拉皱着眉头，默默地、谨慎地做着迎候一场

风暴的准备。她收拢船帆，即金钱；变卖一切可以变卖的东西；索回债务；拚命处理“红十字商店”的商品。“完全像倒闭前的大清点。为什么要这样呢?”堂娜保拉不作解释。“她知道事情缘何而起：她的儿子，她的费尔莫堕落了；那个狡诈的女人，那个庭长夫人，那个十恶不赦的假圣女把他迷住了，使他昏了头；上帝知道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出了什么事情！真丢人哪！弄不好就会鸡飞蛋打，不准备怎么行呢。哦，人们可以把她从贝图斯塔轰走，但她不把半个贝图斯塔叼走是不会甘心的。”不过，她叼得太狠了，狠得连儿子都感到害怕。

费尔莫少爷独自在他豪华的教士书房里思忖：“我一个人，孤零零一个人，连母亲也不来安慰我！我该怎么办呢？把全副心思都奉献给这高尚而强烈的激情……安娜，安娜，世界上再没有别人了！她也是孤零零的一个人，她也需要我……我们两个在一起就可以战胜一切蠢人和坏人。”

德帕斯脸色苍白，几乎没有一点血色。他怀着异常紧张不安的心情来到了他虔诚的女友身边。她越来越漂亮了，面庞又变得那样红润那样精神了，体态也变得那样丰满、结实、匀称了。温柔好像成了安尼塔的一轮光环。健康经过某种理想的德性净化之后又回到了台伯河① 彼岸的那个圣母高傲的模特儿身上。

堂阿尔瓦罗·梅西亚从帕尔玛萨尔塔斯一回来，堂维克托·金塔纳尔就马上恢复了和他的亲密友情。不久，讲经师就发现这位皈依天主的人疏远了他。尽管堂维克托仍然认为自己非常虔诚，但他却怀疑宗教和教士、主教和教皇极权主义是不同的两码事。“我是老牌的天主教教徒。”每当他发表什么异端邪说或诸如此类的议论时，总是这样说；不过，他是按他的方式来解释《旧约》

---

① 在意大利境内。

和《新约》的，他甚至敢当着神甫和夫人们的面说什么有德行的人总是个神甫；一座世俗的森林就是纯洁宗教最适宜的圣地；还说耶稣也当过自由派；他的胡说八道远不止此。然而，最糟糕的还不是这些。庭长夫人和堂费尔明发现，每当金塔纳尔看见他们俩在一起的时候，他的态度总是有些冷淡。碰到这种有所掩饰的冷落，讲经师只好假装没看见。

堂阿尔瓦罗只是偶尔到奥索雷斯家去一下，而且，都是礼节性的拜访，呆的时间也很短。为什么要这样呢？堂维克托问。他的朋友总是欲言又止地暗示他：庭长夫人对他反感，而他又不愿惹人讨厌。另外，回避的人又不止他一个。就连过去常来常往的小侯爵帕科现在也几乎不登门了。维西塔雄很少来，侯爵夫人几乎就没来过；在所有的男朋女友中只有讲经师，只有他常来光顾。那个好先生使庭长夫人周围变得空空如也。她很高兴，好像她谁也不需要；但是，他堂维克托可不行，他需要交往，需要高高兴兴地和大家在一起，彼此说说话。

他还是两个月去忏悔一次，领一次圣餐，但是凯姆卑斯却与世俗书籍为伍，被束之高阁；金塔纳尔仍对地狱怀有恐惧，“但他却不愿完全放弃在尘世间短暂的一生赐给他的种种现实的好处。”“尤其不愿让宗教狂热统治他的家庭。”堂维克托非常看重梅西亚为挑动他在俱乐部出的那些主意，一直准备按计而行，可又缺乏勇气，只敢偶尔给他的敌人讲经师一个难看的脸；但是，讲经师总是假装糊涂，所以弄得事情毫无进展。

堂维克托终于承认，不过没向任何人明说，他并不像他原来想像的那样坚定有力：“他没有力量对付闯进他家的耶稣会教义。”“咳，由于某种缘故，他没拿定主意，结果听任讲经师控制了妻子的灵魂，使她终于成了耶稣会的教徒……”最后，金塔纳尔把教区法官在奥索雷斯老宅的权力同耶稣会在巴拉圭的权力作

了比较。“是啊，我的家现在成了第二个巴拉圭。”而且，他对那“有害的影响”越来越无能为力。他只会吊着脸和往外面跑。

他这样做只得到了一个结果：就是促使庭长夫人和讲经师约定多在外面相会，少在老宅里见面。“最好还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里谈，有什么必要去烦扰可怜的堂维克托呢？既然有害的友谊已经再次使他离开光明大道，用居心叵测的暗示和卑鄙的不信神的猜疑毒害他的灵魂，那还是让他安静，让那清白的但令他不快的场面离开他的视线为好。那两颗由强有力的纽带连结在一起的兄弟般的灵魂是生活在虔诚与富有诗意的理想主义之中的，是清白的。”

堂娜佩特罗尼拉家那用灰毛毡挂毯谨慎地掩着阳台的大厅就是那两位心心相印的朋友几小时几小时地谈论“精神财富”（“君子坦丁大帝”语）的场所。在那里陪着他们的只有那只静悄悄地在地上走来走去、在庭长夫人的裙子上和讲经师的法袍上越来越亲热地蹭着脊背的越来越胖的白猫。

安尼塔发现堂费尔明的脸苍白得有趣，眼圈发紫，声音和呼吸中有一种使她感到焦虑的疲惫。

她恳求他注意自己的身体，就像妈妈恳求心爱的儿子吃药似的，是那样亲切。他眼睛里闪着热情的火花，满面笑容地回答，“他没什么；她那是猜测；她不必为他微不足道的身体担心。”

有几天，在他们的交谈中出现了令人发窘的停顿，沉默长得就像不合时宜的饶舌者一样烦人。

两个人在保守着一个秘密。当他们认为彼此的了解已深入到双方心灵的最后一个角落时，双方都避而不谈心中的秘密，思索着那种有害的行为。

每当安娜对他谈起他正在失去的健康时，讲经师都非常痛苦。“如果她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好啰！”

他决心不让他同那位“美丽天使”的友谊最后以卑劣的方式演变成一个充满内疚和后果不堪设想的粗野的实利主义的冒险行为；他断定那个女人把她纯洁心灵的全部真诚都已倾注在那条虔诚的纽带上；如果使这样的灵魂堕落——这是可能的——就会使他失去自己最喜欢的东西。他就是怀着这种纯净的激情——据他说这激情没有名字——在同可怕的诱惑进行搏斗，而且只能以他认为是不诚实行为的“丢人的休战”来抵御肉体突然的来势凶猛的反叛。他徒劳地想：当我离开我的堂娜安娜时，我的山区猎人般的躯体如何生活与她还有关系吗？她对我的肉体没有任何要求；但我的整个灵魂全都属于她；当我在远离她的地方满足由她激起但她本人并不知道的欲望时，我可一点没动用灵魂；他这样想是徒劳的，因为每当安娜双手合十、殷勤、温柔、笑眯眯地恳求他注意身体、不要把时间都花在工作和听忏悔上时，内疚就无情地折磨他，“没有他，她可怎么办呢？”

“让我们设想一下，您若是死了，我可怎么办呢？”

“可怕，太可怕了，”讲经师想，“在她眼里我徒有圣者虚名，而实际上，我不过是一个应该像泥身一样生活的可怜的泥身。骗别人我并不难过，可这是骗她呀！但别无它法。”他希望得到安慰。他想，所有那一切都是由于她；由于她，他才又真正地感到了他原以为已经死去的青春激情；由于她，由于对她纯洁的尊重，他才又陷入了原来的泥坑；但是，这种想法并不能给他以慰藉，也不能消除他的内疚。

有几周特雷西纳忧心忡忡，担心自己已经失去对少爷的控制；当时讲经师正在安娜身边过着无忧无虑、心平如镜的日子。但是，诱惑带来的烦恼慢慢地又出现了；诱惑比内疚更可怕，尤其是它有更大的危险性；安娜的贞洁，她那种贞洁女人的清白，真诚的虔诚，她那相信他们精神友谊没有罪恶成分的天真，对堂

费尔明的激情来说都具有刺激性，都使危险变得更大；因为不怕任何邪恶的她总是那么漫不经心，她看不出她的信任，她亲切的关怀，她温柔的友情，她所说所做的一切，都是投向火堆的干柴。为了避免更大的不幸，德帕斯又谨慎起来，这是特雷莎所高兴的，并自豪地认为这是自己的胜利。

安娜也有她的秘密。她的虔诚是真诚的，她自我拯救的愿望是坚定的，她像阿维拉的圣女说的那样一蹬一蹬地爬天梯的意愿是严肃的；然而，诱惑也越来越可怕了。她越是觉得思念堂阿尔瓦罗的罪过可怕，在他身上发现的快乐就越多。她毫不怀疑，那个男人对她来说就意味着堕落，但是她也不怀疑她迷上了他，她身上有许多尘世的、肉欲的、脆弱的和非永恒的东西。这会儿若见了他，她决不敢像过去那样面对面地看他，让他一连几小时地留在自己身旁，向他证明她对他无动于衷了，不行了，现在她躲着他，躲着他的影子，不敢去想他；他是个魔鬼，是耶稣强有力的敌人。没有别的办法，只有躲着他；这是卑躬屈节，以前她可傲慢得发狂。她现在仍然干净地活着是因为上天保佑，完全是上天保佑；安娜承认，凭自己的力量是坚持不住的；只要上帝一松手，堂阿尔瓦罗就会伸出他的手将她抓获。因此，她连见都不想见他。不过，她还是不由自主地思念他。她竭尽全力驱赶这种思念，但总是徒劳无益。她感到极大的不安，耶稣会怎么想呢？如果讲经师知道了……他又会怎么想呢？她对自己的感官稍有放纵，它们便陶醉在对梅西亚的思念中，庭长夫人对这种思念，就像对卑劣下流的行径那样感到厌恶。为什么要想梅西亚呢？对耶稣的不忠在她身上唤起了令人可怕和深为痛心的内疚，不过，这种内疚外面有一层虚构的模糊的东西，使自责的痛苦有所冲淡。然而，对她的知心朋友、她的兄长堂费尔明的不忠所产生的内疚却是深入骨髓的，正是这种内疚使她厌恶自己，蔑视自己，无比

痛苦。另外，安尼塔也不敢向讲经师忏悔此事。要是撕掉罩在他们完美无瑕的关系上的面纱，无异于给他当头一棒。为了在忏悔中对那个短处守口如瓶，她便故伎重演，诡辩说："她不愿意。"每当那件事进入她的脑海时，她就将它排除在罪过之外；她一直躲着堂阿尔瓦罗，她没有主动犯罪。有被动犯罪的吗？有一次她就这个问题请教了讲经师，但没对他说这和她本人有什么关系。堂费尔明回答说问题很复杂……并向她提到了几个作者。安娜记得其中有帕斯卡① 的《外省人书简》。她有那本书，并且读了……她觉得她简直要疯了。"啊！做好人还有个能力问题。那许许多多含糊其辞的语言，巧妙的构思使她大惑不解。"但她继续避而不谈诱惑带给她的苦恼。抵御诱惑的强大武器就是她炽热的慈悲心肠，当德帕斯的敌人向他掀起辱骂的风暴时，安娜就是怀着这样的心肠全力去维护和安慰德帕斯的。那些辱骂在她看来都是彻头彻尾的诬蔑。

为拯救那个曾拯救过她灵魂的人而献身的思想支配了这位信女。那种思想仿佛是一种压倒一切的强烈激情，安娜怀着愉快的心情接受了这种激情，因为这样她就可以满足一个人所感受到的、有具体和可感知目标的爱的渴望了。"对，对，她想，我要同偏爱恶的倾向进行斗争，我要爱这种善，这种牺牲，这种忘我精神。如果需要，我准备为这个人去死……"但是，她没有办法把这种愿望付诸实行。安娜找来找去找不到为讲经师牺牲的方式。为了抵御粗暴的诽谤她能做些什么呢？眼下她无能为力，但她并没有失望；或许将来会有办法为拯救那个"可怜的殉教者"做出她已决心做出的牺牲……在此之前，她就只能对他进行安慰了。她善于做这种事，会安慰得讲经师必须做出巨大努力才能控

---

① 17世纪法国哲学家，科学家，作家。

制住自己，不至于感激得对她下跪，吻她小巧玲珑、一向包得严实的秀足。

与此同时，佛哈，莫雷洛，堂库斯托迪奥，吉马兰，《警钟报》和幕后的堂阿尔瓦罗及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德·奎沃都在拚命活动，以图推倒那座压在他们头上的大山：讲经师的权力。

如果说修女特雷莎之死对讲经师是沉重一击，使他在其敌人想像的高高的宝座上瑟瑟发抖，同时使可怜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在一段时间内黯然失色的话，那么，几周后情形就大不一样了，巴里纳加又在牺牲品的光环中放出了光彩。狡诘的公众的假同情又转向了他，但谨慎得就像喜剧《第二个母亲》中的那个后娘。贝图斯塔人在一般情况下并没有把堂桑托斯的死放在心上；谁也不想伸手位他一把，使他摆脱贫困，甚至仍叫他醉鬼；但是，都一致声讨教区法官，咒骂那个造成那大不幸的祸首；他们十分得意，相信或者假装相信，他们这样做，慈善团体就会高兴。

“啊！在这个时代，”佛哈在俱乐部里喊道，“在这个被一切进步的敌人诅咒的时代，在这个‘实利主义的腐化的’时代，随意践踏人民博爱的感情而不遭到公众舆论以被践踏的人类的名义发出的共同抗议的情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可怜的堂桑托斯·巴里纳加，‘红十字商店’不道德垄断的牺牲品，正在他冷冷清清的店房里饿死。过去，那里摆满了圣杯、圣餐碟和圣餐杯，灯和烛台及其他上百种礼拜用品。他在那个角落里快死了，快饿死了，先生们，大家都清楚，这是那个买卖圣职的人的罪过。他快死了，是的，他必死无疑；但是，那个耍手腕躲过商业法和教会法规检查、身为神甫却在经商的人，那个以饥饿手段杀死可怜的公民巴里纳加先生的人，那个作恶多端的家伙得意不了几时了，因为公众的愤怒正像潮水那样猛涨……它必将吞没那个暴君！

……”

不过，尽管佛哈发表了一通又一通类似的演说，他却从没想过派人送一只母鸡给堂桑托斯，给他炖碗鸡汤喝。

这个破产商人其他理论上的保护人都和他差不多，他们异口同声地说他快要饿死了，但在去探望他的时候，却不肯给他带点面包去，甚至去看他的人也屈指可数。佛哈经常是进去就立刻出来，一弄清这位可怜老人的贫困和病情就算完事大吉，就急忙跑出来咒骂另一个——教区法官。他认为这就是为伟大的进步事业和有共同利害关系的人的事业效了劳。

倒霉的堂桑托斯先生不久前捞到的异教徒的美称，把很多心怀慈悲、本来愿意救助他的人全吓跑了。

只有帕乌尔会的人敢走近老头的床头，向他提供一些慈善团体的物质救助和教会的精神援助。

但这无济于事。

“幸好，”堂彭佩约·吉马兰在谈到那件事的时候说，“幸好我当时在场，才免受了一次侮辱。”

堂桑托斯让他的朋友堂彭佩约充当他的全权代表，由他出面拒绝宗教狂热分子们的一切提议。

吉马兰对这个“微妙而重要的，需要他那种非常坚强的性格和牢固信念的使命”非常满意。

帕乌尔会的使者真的来到了那个慢性酒精中毒者的徒有四壁的阴冷小屋。他们是堂娜佩特罗尼拉即“君士坦丁大帝”和受俸教士堂库斯托迪奥。巴里纳加的女儿，那个苍白干瘦的信女在下面的空店房里哭哭啼啼地接待了他们。三个人低声谈着话。堂库斯托迪奥对他的忏悔弟子耳语，话里尽是柔和的哨音，这是从讲经师那儿学来的。他安慰她，而她则抬起泪眼目不转睛地望着教士那非常亲切的眼睛，那情形就仿佛一个人到了他熟悉的经常光

顾的所在。

他们蹑手蹑脚地上了楼，准备向敌人发起一次攻击。

“这么说堂彭佩约是在楼上了?”堂库斯托迪奥在楼梯上问。

“是的，这些天他一直没离开这儿；我父亲把我从他身边支开，他需要这个老糊涂、这个异教徒……”

堂彭佩约·吉马兰听到受俸教士的声音，认为上来的好像是个神甫，思想上就有了自卫的准备，并力图摆出一副与他坚定的极为精明的自由思想者的身份相称的架势。他倒背双手，在屋里踱起了大步，连虫蛀了的旧欧栗木地板也跟着他步子的频率嘎嘎作响。在隔壁的卧室里可以听到病人常有的呻吟声和困难的呼吸声。卧室没有门，由一张薄红布做的帷幔把它同大厅隔开。

“谁在哪儿?”堂桑托斯有气无力地问，他连发火的劲儿都没有了。

“我看是他们；不过您别怕。有我在这里。您安静地躺着吧，您现在不能生气。对付他们我一个人就够了，而且绰绰有余。”

敌人进来了，尽管他们是为和平而来；堂彭佩约也打定主意要慎重从事。但是，当堂娜佩特罗尼拉一张嘴，这位无神论者就伸出一只手打断她说：

“对不起，夫人，也请这位尊贵的天主神甫原谅……你们走错了门儿，这里不接受有条件的施舍……”

“什么条件?”堂库斯托迪奥彬彬有礼地问。

“您别发火，我的朋友，我觉得您在地球上另有使命。您看，我是多么心平气和地在和您说话呀？……”

“喂，我觉得我并没说过……”

“您说过，什么条件？您好好打量打量我，我是谁也吓不住的。我并非对教士一概仇视，但我要求一切有教养的人都要讲礼貌……”

“先生，我们不是来吵架的，我们是来行善的……”

“有条件的……”

“什么条件不条件!”堂娜佩特罗尼拉喊道，“我不明白，我不明白，为什么要这么害怕一个不信神的疯子。在这个家里，”她补充道，“您没有任何权力。这位小姐是堂桑托斯的女儿，我们是来找她和她的父亲的，是自愿来给他送我们团体提供的救济……”

“条件是令人屈辱的悔过自新。这我早就知道。堂桑托斯已经把有关他宗教自主的一切权力交给我了，我现在以他的名义，以最客气的方式要求你们离开这里……”

堂彭佩约接着将一只手指向门，并将这种姿势保持了一小会儿，欣赏着自己伸出的胳膊和它的力量。

但是，他不得不放下手臂，因为堂娜佩特罗尼拉反驳说，她不准备听从一个管闲事的人的命令……

“夫人，在这里，管闲事的人是你们……谁也没叫你们来，也不需要你们来；这里只接受不要受圣体证明书的施舍。”

“我们也不要证明书……”

“神甫先生，别跟我来神学院的那套把戏；现代哲学表明经院哲学是一种不切实际的玩意儿，我知道你们来的目的。你们想用一盘蚕豆来换取我朋友的牢固信念，用一碗肉汤收买他的信仰，用一个比塞塔改变他的观点……这太卑鄙了!”

“可是先生……”

“神甫先生，够了。堂桑托斯死时不想忏悔，也不想受圣体，他不承认他先人的宗教。这些就是他不可更改的条件；好吧，在这种条件下，你们还同意帮助他，照顾他，给他所需的食物和药品吗?”

“不过，我的先生！……”

“啊！……您的先生……我已经说了！您没看见经院哲学也对付不了我吗？”

“关于这些和其他许多事情，”“君士坦丁大帝”说，“我们都想跟那个有关的人谈。”

“这办不到……”

“就办得到……”

“夫人，如果你们一定要坚持这种无耻的要求，我就不管您是不是妇女，把你们从楼梯上推下去……”

堂彭佩约一步跨到布帷幔前挡住了那个主教大妈的去路。

“谁呀？谁呀？”里面传出来巴里纳加上气不接下气的嘶哑的喊声。

“是帕乌尔会的人。”吉马兰答道。

“遭雷劈的，从我家滚出去！……堂彭佩约，您怎么不拿扫帚把他们轰出去？……无耻……是不是还有个神甫？……”

“有，先生，是有个……”

“是不是讲经师？是那个强盗、盗圣蜡的家伙吗？这个把我抢劫一空的人……他是来取笑我的吧？哎，要是我能起来……您干吗不用棍子打断他们的腿？从我家滚出去……天理，难道就没有天理了吗？就没有穷人的天理了吗？”

“您冷静些，不是讲经师。”

“是他，是他，我知道；您不知道？他就是那个收容所的头儿，帕乌尔会的主席？你进来，进来呀，强盗……你瞧着吧，我要用适用于你的武器砸扁你的脑壳……”

“你冷静些，冷静些，我的朋友；好好打发这些先生我一个人就够了，还绰绰有余呢。”

“不，不，要是教区法官，您放他进来，我要亲手打死他……谁在那儿哭呢？”

“是您的女儿……”

“哦，是那个天字第一号的假正经啊，等我起来再说，贱货！是她要把她父亲活活饿死，是她往汤里放念珠和头发，是她往我鼻子上倒脏土，她一大早去做弥撒，吃中饭才回来……不要脸的东西，等我起来再说！”

“父亲，看在上帝的份上，看在慈爱圣母的份上，您安静些……堂娜佩特罗尼拉看您来了，还有一位神甫先生……”

“是你的堂库斯托迪奥吧……是拐骗你的那个家伙吧……这个教士会的花花公子……啊，娼妇，等我抓住你们俩再说！……”

“天哪，天哪！咱们还是走吧。”堂娜佩特罗尼拉一边寻找楼梯一边喊道。

然而，眼下他们还不能走，因为堂桑托斯的女儿晕倒了。他们把她扶到楼下的店房里，让她躲开父亲愤怒的吼叫和辱骂。屋里就剩下堂彭佩约一个人了，他又开始走来走去。过了一会儿，他走进厨房，把堂桑托斯可怜的杂烩沙锅里的沫子撇掉。

“那儿只有他的施舍。他对朋友也实在是慷慨不到哪儿去，因为他也要养活好几口人，生活也很紧张；但关心和照顾病人他还是做得到的。”

少顷，他吹着杯里冒着热气的颜色暗淡的汤水，回到了堂桑托斯的卧室；那杯汤里还漂着炭屑。

他把住堂桑托斯颤颤巍巍的头，没让病人动那双瘦骨嶙峋、哆哆嗦嗦的手，自己端着杯子，喂他喝汤。

堂彭佩约就这样占领了这块空阵地，他一心只想保住“他思想的胜利”，为此，他必须随时守在病人身边，防止堂桑托斯的女儿偷偷领进什么“教会分子”。

吉马兰早晨一起来就往巴里纳加家里跑；在那儿，几乎总是

守到吃晚饭的时候才离去，一到家他就催着女佣人、妻子和女儿快点弄饭，然后转眼之间便将“物质需要”处理完毕。

“哎，哎！……少废话，汤……人家等着我呢……”

他吃完饭，把桌子上剩下的硬面包块，少许糖和其他残羹剩饭往小袋子里一装，提起来就跑。

有几个晚上，他一进门就叫：

“快！快！给我便鞋，还有那瓶茴芹酒，今晚我要守着堂桑托斯。”

堂彭佩约的妻子一边叹气，一边把瑞士便鞋和酒瓶子递给他。转眼男主人就不见了。

佛哈、奥尔加斯父子俩、“作为普通人而不是神甫”的格洛塞斯特尔、堂阿尔瓦罗·梅西亚、在圣周大吃其肉的自由思想者、几个参加俱乐部秘密晚餐的人、《警钟报》的几位编辑和教区法官的其他许多敌人，都不时地去看望堂桑托斯。大家怀着难以压抑的愤慨，对巴里纳加的不幸表示了同情。“啊！把巴里纳加先生搞到这种地步的人可真够卑鄙的，他应该受到公众的谴责。”仅此而已。几乎谁也不敢留下点什么施舍，“惟恐病人多心”。但很多人都表示，如果需要，他们都愿意为他守夜。

堂彭佩约接待了来访的客人，似乎他是这个家的主人。塞莱斯蒂娜只好忍着，因为这是她父亲的意思。

“他是我惟一的儿子……你这个没心肝的！……他是我惟一的父亲……惟一的朋友……你在这儿是多余的……没良心的！……假正经！”那个垂死的醉鬼在他卧室里喊道。

那年 11 月一过，天气变得异常寒冷，他的病因此恶化了。

12 月 1 日，塞莱斯蒂娜遵照堂库斯托迪奥的指示，准备向父亲发起最后的攻击，迫使他接受做临终圣事。

早 8 点左右，堂彭佩约·吉马兰一路哈着指头赶到堂桑托斯

家。他刚一进门，就在早已弃之不用、到处是老鼠的冷冰冰的店房里被那个信女拦住了去路。

姑娘又是要求、恳求、又是跪在地上作揖哭啼……接着又是命令、威胁、辱骂，用尽了各种手段，然而都无济于事。

“找你爸爸去，”吉马兰总是这句话，“我不过是执行他的嘱托。”

塞莱斯蒂娜绝望地走到父亲床前，又哭了起来。她跪在地上，头埋在硬邦邦的草垫子里。堂桑托斯以一种特别威严的、断断续续的微弱的声音——里面既有痛苦、疯狂的成分，又有低贱、不幸的成分——重复道：

“假正经，从我面前滚开！上帝在上，我憎恶你和你的那个教士佬……都给我滚开……谁都别进我的店房，他们不会给我留下一只圣餐杯……一只圣餐碟……别动那盏灯，强盗先生！你，随落的女儿，别在围裙下面藏那个……那个……那个圣饼……滚开！”

“父亲，父亲，您可怜可怜我吧……您收下圣饼吧！……”

“谁都抢我的东西，我的灯……你帮助他们，你是个同谋……蹲班房去吧！”

“父亲，先生，可怜一下您的女儿吧……这是圣饼……您拿着吧……拿着吧……”

“不，我不要……我们还是放明白点儿。几块圣饼有屁用？我要是留下，它也会在店里霉掉……教区法官严禁他们买我的东西……他们，那些可怜的乡下神甫，有什么办法呢？那些不幸的人哪！他们怕他……怕他……无耻！那些不幸的人哪！”

堂桑托斯使劲直起身，垂着头，默默地流下了眼泪。

他间或重复一句：

“那些不幸的人哪！……”

塞莱斯蒂娜抽抽噎噎地走出卧室。

“她父亲已经失去了理智。理智不恢复，就无法忏悔……只有等上帝创造奇迹了。”

“他不能忏悔，也不想忏悔，也不该忏悔。”堂彭佩约抄着手叫道；他毫不动摇，决心不为他人的痛苦所打动。

圣母受孕节那天天一亮，索摩萨医生就说，晚上堂桑托斯就会一命归西。

病人通常仅有的那一点理智也消失了。要想让他说出他还记得的那一点事情，就得给他某种强烈的刺激。堂罗布斯蒂亚诺即科学来到他面前才引起了他对外部世界的注意。中午，塞莱斯蒂娜告诉他，说卡拉斯皮克先生想见他。这个意外的荣誉竟使那个垂死的病人变得非常清醒。卡拉斯皮克对始终抄着手站在卧室门口的堂彭佩约连招呼也没打，就和教区神甫一起径直走到巴里纳加的床前。教区神甫是一位样子和善的老头，他声音柔和，带着浓重的地方口音。堂桑托斯过去向卡拉斯皮克借过钱，所以他在病人心目中有一定的威信；他们好多年没说过话了，虽然各自想法不同，又长期没有来往，但彼此仍然十分敬重。巴里纳加很有礼貌地以他不常用的文雅言词拒绝了卡洛斯会的杰出成员、真诚的教徒堂弗朗西斯科·卡拉斯皮克的好意。

“全都没用了……教会使我破了产……我不想同教会发生任何关系……我相信上帝……相信基督……他是……一个伟人……不过，我不想忏悔，卡拉斯皮克先生，很遗憾……我没能使您满意。另外，……我相信……我这个……是可以治好的……至少……用酒……可……可以……您别不信，我死是由于缺乏液体……气体……和固体……”

堂桑托斯略微抬起头，认出了教区神甫。

“堂安特罗……您也……在这儿……我很高兴……这样……

您可以……作为……心灵的……公证人——我们权且这么叫吧——向公众证明……我说的这些……我的全部遗嘱是：我桑托斯·巴里纳加的死是……由于缺少足够的……含酒精的……液体……我是……死于……那个……医生先生叫它……虚衰……或者竭衰① ……其次……”

他停住了，咳嗽憋得他直喘。他挣扎着把破被子和脏被头往脖子跟前拽了拽，继续说：

“另外，我还死于缺烟……对，没有营养……也是一条……这一切全都是讲经师先生和我那个女儿太太造成的……”

“我看，堂桑托斯，”神甫壮起胆子说道，“您别难为可怜的塞莱斯塔② 了。我们谈点别的吧。您不会死的，绝对不会的。您很快就会好的……今天下午我保证给您带来您需要的一切，但在这之前，我需要同您单独谈一会儿。然后……然后，您就可以得到圣饼了。”

“我要面包！”垂死的病人用尽全身力气怒不可遏地喊道，“我需要的是能吃的面包！ ……但愿上帝能这样拯救我……饿死我了！ 我要的是面包……我饿死了！ ……饿死了！ ……”

这是堂桑托斯最后几句有理智的话。少顷，他便陷入昏迷状态。塞莱斯蒂娜在床脚边哭泣。堂安特罗神甫抄着手在凄惨的客厅里走来走去，踏得地板吱嘎作响。吉马兰也抄着手站在卧室和客厅之间赞叹着那他称之为清白之死的景象。卡拉斯皮克则早已向主教府跑去。

他赶到那儿，述说了一切。主教正在圣母像前祈祷，一听堂桑托斯拒不接受上帝，拒不忏悔，便举起了合十的双手，以温柔而庄严的声音，充满痛苦地喊道：

---

① 应是“虚弱”和“衰竭”，堂桑托斯记错了。
② 即塞莱斯蒂娜。

“我的圣母，上帝的母亲，给那个不幸的人指条明路吧！……”

好人福尔图纳托脸色煞白，嘟囔着心中的祷词，微厚的下唇不住地哆嗦。

讲经师背着手在铺满锦缎的红色大厅里大步走来走去。

卡拉斯皮克因女儿新丧仍穿着丧服，他满眼泪水地望着堂费尔明。

“堂费尔明很苦恼，”可怜的堂弗朗西斯科想，竟在无意中带着深深的惭愧感到有点得意，享受着报复的快乐……“这种报复没有道理……不公道……管它呢！反正他一想起死去的女儿，就感到了这种快乐。”

不错，堂费尔明确实苦恼。“对门那个店主的拗劲是个麻烦。”

那天晚上，他借着月光看见堂桑托斯在大街上拖着受凌辱的不幸的身体走着的时候，心里曾感到一种罗曼蒂克式的内疚，但此刻他已经完全变成了一个自私自利的人，心里只想着他的激情；凡是影响他在安娜跟前享受那无名快活的事，他都讨厌；凡是能解决那越来越严重的、受制约的感觉器官和永远保持激情纯洁性的想法之间的冲突的事，他都喜欢。在他眼里，世界上其余的事情都不存在。“现在堂桑托斯这样吵吵嚷嚷的，像一条狗似的死去，一定得把他埋在墓地后面那个专门为俗葬预备的肮脏的、无人管理的深坑里：这一切罪责都会推给他，全贝图斯塔都会指责他！”哗变的传闻已开始出现。“塌鼻子”不时来向他报告，说堂桑托斯家的店铺和所在的那条街上都挤满了人，挤满了讲经师的敌人……还说人群中有人称他是杀人犯——因为他逼着“塌鼻子”照实说，不绕弯子——杀人犯、强盗……讲经师想到这儿，忍不住跺了一下地板。卡拉斯皮克吓了一跳。主教从祈祷

室出来，双手合十，向教区法官走去。

“看在上帝的份上，费尔莫，看在上帝的份上，我请求你让我……”

“什么?”

“让我亲自去吧；去看看那个人……我想见见他……他会听我的话的……我一定要说服他……你如果怕人们看见我去，就让他们给我弄辆车，有篷车、无篷车……都行。我要去看他，是的，我要去看他。”

“胡闹，先生，胡闹!”教区法官摇着头吼道。

“可是，费尔莫，那可是个迷路的人哪!”

“您不能离开这儿……去……主教……看一个顽固不化的异教徒，荒唐……”

“正因如此，费尔莫……”

“好哇! 好哇!《悲惨世界》……总是演戏……总是主教府那一幕，是不是? 堂桑托斯是个无耻的醉汉，他会不顾廉耻地唾主教的；堂彭佩约会同您辩论有没有上帝的……这事不能考虑，去看他? 简直是荒唐!”

双方都沉默了好一会儿。惟一在场的卡拉斯皮克吓得直哆嗦，他对讲经师的权力和力量既钦佩又恐惧。

“他确实把主教攥在手心里。”后来，堂费尔明接着说：

“另外，您去也是白费。卡拉斯皮克刚才说了，巴里纳加已经不省人事，是吧? 晚了，去了也无事可做。他已经形同死人。”

卡拉斯皮克尽管非常害怕，但一心想拯救堂桑托斯，竟壮起胆子说道：

“不过，或许……有很多情况……”

“什么情况?”讲经师以刮脸刀一样锋利的声调与目光问道。“什么情况?”他又问了一句，因为另一位没有吭声。

“病人可能会从昏迷中苏醒，恢复知觉。”

“您想错了。再说，那儿也有神甫……堂安特罗就是为这才去的……大人不能……不能离开这儿。”

主教到底没有去。

出出进进的只有“塌鼻子”坎皮约，他同堂费尔明偷偷嘀咕了一阵就又回到街上去收集传闻，监视敌人。堂桑托斯就住在那条街上，和讲经师的家是对门儿。敌人在那条又窄又陡的街上很有威胁。那是一条教士街，是恩西马达区最糟糕也是最高贵的一条街。

向晚时分，巴里纳加凄惨的徒有四壁的店房前已经被人围得水泄不通。在短短几个小时内他的朋友骤然大增，塞满了人行道，连马路上都是人，他们仨一群俩一伙地低声说着话，忽聚忽散。

那里面有佛哈，奥尔加斯父子俩和几个参加每月一次晚餐、阴谋反对教区法官的俱乐部会员。前市长在堂桑托斯家里出出进进，异常活跃。他带着新闻一下楼，朋友们就把他围了起来。

“就要断气了。”

“还有知觉吗?”

“当然，跟您和我一样。”这是谎话，虽然巴里纳加一直到死都在说话，但早已不知所云了。他的话断断续续，不是痛骂讲经师，就是抱怨他的女儿。有时悲愤得像李尔王，有时又骂骂咧咧像个车夫。

“您说，佛哈先生，上面有神甫吗？据说讲经师也亲自来了……”

“讲经师？他想的倒美！他要来就是对他……对她……又一次嘲弄。他不会来，不会的。在楼上的是堂安特罗，教区神甫，这个可怜虫是个窝囊废，是个值得可怜的宗教狂，他以为在履行职责……其实却像在唱赞歌。堂桑托斯可是个信仰坚定的人。”

“他怎么样？莫非已经死了?”一个刚到的人问。

“没有，先生，还没死。反正是快了。”

“堂彭佩约据说也表现得很坚定……”

“也……”

“不过，健康人总容易些。”

“事情又没出在他身上……”

“他活不过今晚了。”

“医生没有回来。”

“索摩萨说他今天下午必死无疑。”

“所以他才没回来，他估计错了……”

“神甫说他可以挨到天明。”

“还说他是饿死的。”

“据说这是他自己说的。”

“不错，先生，这是他最后几句有理智的话。”佛哈提醒说，他在自打嘴巴。

“听他说：‘我需要的是面包，但愿上帝这样拯救我！我饿死了！’”

小奥尔加斯忍俊不禁，急忙用披风的衬边盖住嘴，但还是笑出了声。

“是这么回事，您笑吧，年轻人，这事就是让人好笑。”

“喂，我笑的不是那个快死的人……我笑的是那种恩典。”

“您应当称之为极深刻的教训。他是死于饥饿，这是事实；但给他的却不是一个小面包，而是一块祭祀用的圣饼，我尊重和信奉圣饼。”一个由于信仰自由主义而受迫害的……在忍饥挨饿的中学教师这样说。

“我是个虔诚的天主教徒”，“老厂”的一位留着长长的鬈曲灰山羊胡的教师说，他是一位自行其是的基督教社会主义者，“不过，我认为今天应当把讲经师拖出来挂在那个街灯杆子上，

让他看看送葬……”

“诸位，”佛哈评论说，“如果堂桑托斯像一个犹太人似的死在教会的怀抱之外，那都是教区法官的过错；这是事实。”

“当然。”

“这是明摆着的。”

“谁能说不是呢？”

“您说说，佛哈先生，真的不把他葬在神圣公墓吗？”

“我看是：教会法规墨迹未干，我是说宗教会议的决定是不容置疑的。”他的脸有点发红，因为他不清楚教会法规是否真的墨迹未干，也不清楚宗教会议是否谈到了这种情况。

“就是说埋他就像埋条狗！”

“这还在其次，”那个“老厂”的教师说，“所有的土地，由于人的劳动，都已经神圣化了。”

“况且，一个人在死的时候……”

“慢着，诸位，慢着，”佛哈打断说，他不想白白丢掉已经到手的用以攻击讲经师的武器，“这种事情不能从哲学的角度来考虑；从哲学上看，把一个人埋在哪儿显然都无关紧要。可他的家庭呢？社会呢？尊严呢？你们大家都清楚我市，”他把这个“市”字说得很重，“埋葬非天主教徒尸体——我们权且这样称呼——的那块地方……”

小奥尔加斯笑了。

“我知道，年轻人，我知道我犯了个*错误*[①]，但您不要太世俗了。”

那群严肃的进步党人和社会主义者一齐将鄙夷的目光投向了举止不合时宜的小医生。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那位基督教社会主义者说：

“这里多的就是这东西，众口铄金哪，先生；我已说过上千次了，在西班牙巧辩之士太多了……”

“您说得不错也不少，别忘了过去的那个俱乐部，帕尔塞里萨先生……”

小奥尔加斯拍了拍“老厂”那位教师的肩膀。

帕尔塞里萨满意地笑了。

话扯远了。他们竟讨论起市政府在同主教争夺墓地管理权的问题上是否表现得有些软弱。

与此同时，那些来看望病人或他女儿的男朋女友，神甫俗民，在楼梯上上下往返。堂彭佩约已让人把塞莱斯蒂娜送回她的房间，这位信女就在那里接待来安慰她的教友和神甫。吉马兰只放些有骨气的人进去；如果骨气不如他——如他的人实在是凤毛麟角，至少也得赞成让病人按照自己的想法做死前忏悔，或者根本不举行任何宗教仪式，假如病人认为合适。

“死得光荣啊！”对任何一个在最后一刻向巴里纳加的不幸表示同情的教区法官的敌人，堂彭佩约都要对人家这样耳语道。“死得光荣啊！多有骨气！多么坚强！就连苏格拉底也没他死得光荣……因为对苏格拉底，谁也没叫他忏悔。”

上楼下楼的人路过闲置的店房时都要往里窥视一眼，看看那空空的货架，看看那落满灰尘、外面上着破木板的橱窗。

在涂有巧克力色的柜台上放着一盏煤油灯，有气无力地照着悲凉的店房，店房里空荡荡的景象使它显得更加清冷。那些空无一物的搁板以它们的方式表明了堂桑托斯胃的境况。年复一年摆在那里的落满灰尘的最后一批存货已经以四个夸尔托① 的价钱

---

① 西班牙古铜币。

卖给了一个乡下商人；可怜的巴里纳加就是用处理这些商品换来的几个钱度过了他一生最后一段醉酒生活。现在，老鼠在啃咬着货架的木板，而消瘦症则在吞噬着店主的五腑六脏。

天一亮他便死了。

科尔芬山的雾霭仍然在贝图斯塔的屋顶和街道上沉睡。清晨温和、湿润。灰蒙蒙的光线像又黏又脏的灰尘一样无孔不入。堂彭佩约孤独地、完全孤独地在垂死的病人身边度过了一夜，因为那只从不出门、老得要死的叭儿狗是不能算数的。吉马兰敞开阳台的门窗；一阵潮乎乎的风吹动细布帷幔，灰暗的光线便落在了惨白的尚有热气的尸体上。

早上 8 点，人们把塞莱斯蒂娜从停尸房拉开了；10 点钟，他们又把尸体装进简陋、狭小的松木棺材里，抬到了空店房的柜台上。再没有来过什么神甫和信女。

“这样更好。”堂彭佩约说，因为他一个顶俩。

“我们根本不需要乌鸦。”佛哈喊道，他也是一个顶俩。

“这应当是一次示威，”前市长对聚集在尸体旁的很多同党和讲经师的仇敌说，“这应当是一次示威，政府不让我们搞别的示威，我们要抓住这次机会。另外，这是一种不公正：这个可怜的老人是饿死的，是被‘红十字商店’那些渎神和囤积商害死的。为了进一步凌辱和嘲弄他，现在又拒不给他一个体面的基督教徒的墓穴，硬要把他埋到新墙后面，埋进那堆瓦砾、那个专为俗葬准备的乱坟茔里。这些卑鄙家伙……”

“饿死不算，还要像狗似的被埋掉！”因为思想问题而受迫害的那个教师喊道。

“噢，必须大声抗议！”

“说得对！”

“这不公平！”

“必须搞一次示威游行!”

许多藐视教区法官的阴谋参与者也说了话，他们都是在暗中操纵的冷酷无情的副主教莫雷洛的朋友。

“喂，索萨先生，您是为《警钟报》拟电文的……你们能不能让这期报纸晚出一会儿，好有时间插点儿什么……”

“好的，先生，我马上就去印刷厂，我将以可恶的出版法允许的最高调门儿就地起草一则简讯，号召一切自由党人，正义的朋友，等等，等等。您放心，佛哈先生。”

“那简讯您就题为‘俗葬’吧。”

“好，先生，就这么办。”

“用大号字排。”

“用拳头一样大的字，您就瞧好吧。”

“这将是对全体自由党人的通告……”

“工厂的自由党人会来吗?”

“当然会!”帕尔塞里萨喊道，“我马上就去动员。这政府不能禁止吧……”

“并没闹事嘛……”

葬礼是在天快黑的时候举行的。只有这样，工厂的人才能参加。

天下着雨，细细的雨丝懒洋洋地飘洒着。满街都是伞。

讲经师在他书房的玻璃后窥视着，他先看到的是黑糊糊的一片，接着，在那上面像古代推举头人一样，突然出现了一个又长又窄的黑匣子。那匣子在出店房时前倾了一下，就停住不动了，似乎有点犹豫。这是堂桑托斯最后一次离开家门。他像是在犹疑：是冒雨走呢还是回到屋里去。棺材在黑布与丝绸的波涛里消逝了。在门上面的阳台上，一条肮脏的黑鬈毛狗将头探出栏杆；讲经师心惊胆战地望着它。那叭儿狗伸长脖子向街上张望，同时

竖起了耳朵。它向棺材和雨伞吠了几声就又钻了回去。人们将它忘在客厅里了，门已被堂彭佩约锁上。

吉马兰穿着黑礼服指挥着葬礼。

列队走在棺材前的是很多工人和零售商，还有几个鞋匠和裁缝，他们口里念着天主经。

吉马兰曾建议不要念经。

“那个思想的殉道者，伟大的巴里纳加死前没做任何忏悔，死后这样做就违背了……”

“算了，算了，”佛哈吊着脸劝解道，“咱们不要太苛刻了，免得把事情弄僵。祈祷一下效果更好。”

“这不是一次反天主的示威。”学校的那位教师规劝道。

“这是反教权主义的示威。”另一位老练的自由党人说。

“打击的对象是教区法官。”一个不长胡子的男人说。他是格洛塞斯特尔的密探。

于是，大家同意在送葬时进行祈祷，也真的做了祈祷。

“*安息吧*。①”帕尔塞里萨在前面祈祷，他每念一句经文，都要在末尾庄重地加上这样一句。

他喊一句，举着火把列队行进的群众便应答一句：

“*安息吧*。②”

堂彭佩约既不喜欢拉丁语，也不喜欢火把，但也得听之任之。

“这完全违背了死者的意志，可贝图斯塔不愿意举行一次真正的俗葬。”

那些在公用水池打水的妇女，那些拖着破鞋懒洋洋地在商业街和林阴路的泥水里散步的沿鞋边女工和裁缝，那些挎着篮子去

---

① ② 原文为拉丁语。

买晚饭的女佣人，一看见送葬的队伍过来就围了上去。她们大多数人都谴责这种没有神甫参加的“天主教徒”（人的同义词）的葬礼，说这简直是胆大妄为。有几个相貌丑陋的年轻女人还大声宣扬这种看法。

其中一个喊道：

“这会气死那些行善的人!”

这一声冒失的喊叫引起了对面另一声同样的喊叫。

“滚开，犹太佬!”一个支持那个女人的姑娘边喊边用木履敲击她认识的几个瓦工和石匠的脊背。

送葬队伍后面也稀稀落落地跟着几个女性代表；但据挎篮子的和打水的女人说“她们都是坏女人”。

“你滚吧，娼妇!”

“你们到哪儿去呀，婊子们?”

堂彭佩约的那些女同党哈哈大笑，这充分暴露了她们信念的浅薄。夜幕就要降临，离墓地尚远，必须加快脚步。

雨开始垂直落下，但雨点儿更大了。伞上发出了悲伤的响声，雨水顺着伞骨往下淌。阳台的门打开又关上，里面挤满了好奇者的脑袋。

人们大都怀着嘲弄的好奇和鄙视的心理观看着这个场面。“然而，这却使讲经师的罪恶显得更为严重。可怜的堂桑托斯死得像条狗，是教区法官的过错；他背弃宗教是教区法官的过错；他饥饿而死，死时连圣事都未做，这也是教区法官的过错。”

“而无孔不入的革命党利用这个机会玩了一次他们特有的把戏……”

“而这都怪教区法官……”

“事情不能做得太绝。”

“那个家伙把我们大家都害了。”

这些都是阳台上的评论。他们关上阳台，回到房子里仍在议论纷纷。德帕斯那天晚上失去了不少朋友。

不知怎么，“由于讲经师的过错，巴里纳加死得像条狗”这句话竟在贝图斯塔成了一种公论，明摆着的事实。

堂费尔明剩下的那些朋友都承认不能、至少那几天不能去反驳这种不公正但普遍认定的说法。

送葬的队伍已经穿过了移民区的主街，那个已经变成一公里长的泥塘，开始走上了通往墓地的坡路。雨又大了起来，并且借着风势，斜插伞下，抽打着送葬的人群。大雨滂沱，势如鞭挞。一块形如巨鸟的乌云笼罩着整个城市，向送葬者抛下了那场倾盆大雨，仿佛要和那呼啸而来的狂风一起把他们赶出贝图斯塔。

他们迅速地上着坡。可怜的棺材外面包着的贝克林布两三面已经裂开，露出了白色的木头，雨水不断地往下淌着。抬棺材的人任凭尸体在里面滚来滚去，疲劳和某种不自觉的迷信使他们对死者应有的尊敬大减。火把全熄灭了，从火把上往下淌的不是蜡而是雨水。人们在队伍里高声说话。

“快点！快点！”每走一步都可以听到这样的喊声。

有几个人竟放肆地讲起了有关暴风雨的笑话。在送葬队伍中大部分人都比较谨慎，但大家都一致认为应该加快步伐。大自然的震怒引起许多无言的忧虑。

堂彭佩约泡在水里的脚已开始感到难受，众所周知，潮湿对他十分有害，使他紧张，因此，会影响他的情绪。

“明摆着没有上帝，”他边走边想，“不过，要是有的话，他会认为他这是用雨魔惩罚我们。”

他们终于爬上了坡顶。墓地的那面墙在铅灰色的天际中显得非常突出，仿佛是横在天地之间的一条黑带子。不过，什么也看不真切。墙后的柏树在摇摆，好像是正在策划着什么，以便对付

那些胆敢前来破坏墓地安宁的人的幽灵。

队伍在墓地的门前停住了，要进去还有某些困难。他们忽略了某些枝节问题，而掘墓人或许就是那个教士从中作梗，致使平地风波，出现了某些法律障碍。

“喂，佛哈在哪儿?”堂彭佩约喊道，他已没有同教士的蒙昧主义再干一场的力气了。

佛哈不在。送葬的人群中根本没有他的人影儿。

堂彭佩约感到筋疲力尽。“我只好孤军奋战了，这位阿拉尼亚① 上尉把我给甩了。”

他强打精神，多亏了大家的愤慨才得以挺住。队伍开进了墓地，但不是从大门，而是从围墙上的一个豁口进去的。围墙里的空场又脏又小，长满了荨麻和荆豆，那是埋葬俗民的地方。这种人很少，眼下这个掘墓人只记得有过三四次这样的葬礼。

送葬的人没举行什么仪式就回去了，是风用冰冷的水鞭子把他们赶走的。

堂彭佩约·吉马兰最后一个离开墓地。“这是他的义务。”

夜幕四合。他孤独地、完全孤独地站在坡顶上。“在他背后20步的地方就是那面忧郁的高墙。他可怜的朋友就在墙的后面，他已被抛弃，而且很快就会被所有的人忘掉；他就躺在地上……他与其他贝图斯塔人中间隔了一道墙——这是一种耻辱，如同一头死驴被抛在荨麻、荆豆和泥污中间……狗与猫都可以从那个豁口进入俗葬墓地，一切亵渎神灵的东西都可以从那里自由出入……而堂桑托斯就躺在那里……好心的巴里纳加曾卖过圣餐碟和圣体匣……对这些东西他以前是相信的……这全是他堂彭佩约造下的孽；他早在‘和平咖啡馆’的时候就已经开始在捣毁……这

---

① 意为会打小算盘的人。

个可怜商人……信仰的堡垒了!”

吉马兰打了个冷战。他扣上扣子，“来时未穿外套是他犯的另一个错误。”

这时，他已经不觉得有水了……“原来雨已经不下了。”在贝图斯塔上空广阔的夜幕中闪烁着几点白光，那是星星；在黑魆魆的城里出现了对称的红点儿，那是街灯。

吉马兰又颤栗起来；他又觉得脚上发潮……便加快了脚步。不仅如此，他还觉得身后有人跟着他；有时还觉得有人轻轻地碰了碰他礼服下摆和后脑勺上的头发……因为只有他一个人，肯定只有他一个人……所以他觉得没有什么不便，就夹着伞一溜小跑地下了坡。

“没，没有上帝，”他边跑边想，“可要是有的话，我们就倒霉了……”

他接着往下想：

“但不管怎么说，硬把一个人葬在那个鬼地方……未免太扫兴了。”

他跑着，不时地打冷战。

那天夜里堂彭佩约发了高烧。

“他已说过了，是潮湿所致!”

他说起了胡话。

“他梦见他是石灰和卵石做的，肚子里有一条缝，狗呀猫呀，有时还有个把长着尾巴的小孩，都从那条缝里进进出出。”

第二十三章

〔教堂里在做子时弥撒，贝图斯塔最有名气的人都赶去参加。庭长夫人在那里看见了堂费尔明。她回到家时，正碰上堂维克托在朗诵诗。庭长夫人与德帕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会面。〕

"Tecum principium in die virtutis tuae in splendoribus sanctorum, ex utero ante luciferum genui te."

庭长夫人读了这句话，却并不理解。祈祷书上的译文是这样说的："你将会在你掌管大权的那一天，在你的圣像的光彩闪耀下得到那个王国和财富；在晨星升起之前，你从我的腹中诞生。"

接下去，安娜又死盯住祈祷书上的这句话看："Dominus dixit ad me: Filius meus es tu, ego hodie genui te. Alleluia."①

"是的，是的，哈利路亚！哈利路亚！"她的心这样向她呼喊着……风琴仿佛明白庭长夫人的心思，不由自主地奏出一连串欢快和活泼的音符。它们充塞了大教堂各个黑暗的角落，还冲上教堂的拱顶，力图跑到街上，飞上云霄……让爱嬉闹的乐声充满整个世界。风琴在用它自己的方式说：

再见了，悲伤的马利亚，
明天我就要动身，

---

① 拉丁语，上帝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今天我生下了你。哈利路亚。

乘一只鲜花之船，
踏上去哈瓦那的旅程。

又突然换了口气喊道：

我从未像现在这样
看着神甫先生的家……

接着，又很随便地停止叫喊，唱道：

起来，马诺利约，
倒下，马诺莱，
我曾使你逃过第五次暗算，
眼下你又大祸临头，
我不知道还能不能……
起来，马诺利约，
马诺利约，马诺莱。

所有这一切都是因为 1870 多年前圣婴在伯利恒诞生……这跟风琴有什么关系？可它却似乎乐得发狂……似乎丧失了理智，从那些锥形的管子，那些笛管和喇叭里发出一大串音符，仿佛是照亮人们灵魂的启明星。

教堂里光线很暗。每隔一段就有一盏带反光镜的煤油灯挂在柱子的钉子上。它中断了黑暗，但离它稍远的地方，仍旧是黑暗的世界。只有各个殿堂、祭坛后面和唱经处后面有这种星星点点的灯光。祭坛上和唱经处的大蜡烛远远地高高地闪着亮光，宛如天上的小星星。但是，那欢快的乐声从一个厅堂跳入另一个厅

堂，从地上跃到拱顶，像朝霞照亮了整个教堂。此刻才 12 点，圣诞节的子时弥撒就开始了。

由于那个基督教庄严时刻的快乐，风琴想起了贝图斯塔这块土地上所有普通的民歌和近年来人们独出心裁地作为流行歌曲的那些小调。庭长夫人那颗怀着喜悦和柔和的宗教激情的心在颤抖，激动中充满了博爱；爱所有的成人和所有的婴儿……爱飞禽，爱走兽，爱原野上的小草，爱地上的肉虫……爱海浪，爱风的飒飒声……“事情很清楚，信仰最质朴最明显，上帝在天上支配和热爱着它绝妙的作品：天地万物；上帝的儿子降临于世，整个世界都因获得这种荣耀和神的爱而欢欣鼓舞，变得高贵。虽然圣子的降生已过去若干世纪，那也没有关系，因为爱是没有时间的。上帝早已来到人间，今天，这一点就和现在是传教士的时代一样确定无疑，而众生喜上眉梢，原因也皆在于此。所以，风琴手奏出贝图斯塔的女人在热闹的露天舞会上唱的人们喜闻乐见的、与教堂的精神并行不悖的那些普通民间小曲，实在太妙了。庭长夫人回忆起那些如微风般的、转瞬即逝的民歌，觉得它们是那位乐师优美动听的仁爱之作……回想那些更加普通、价值更小、如一阵风吹过的民歌……使爱的世俗情感、青春欢乐的激情变得高贵；让它们的歌声像奉献在耶稣脚下的供品似的在教堂里回响……所以这一切在安娜看来都是美好的；她认为宗教是慈母般的亲切和具有艺术性的信仰。”

“在那一刻，教堂与世界之间是不存在鸿沟的。大自然风风火火地闯入教堂，风琴回想起夏日和原野上欢乐的人流、海边水手们的歌唱；飘溢出百里香和藤忍冬的芬芳及海滩和山野的气息，使他们淹没了一切不可言喻的诗一般的神秘主义的气息……催人泪下……”熬夜使庭长夫人神经兴奋……她的思想一追溯往事就坠入迷宫，一扩散开就变得模糊……她把头倚在一个新的石

祭坛——就是那个厅堂里的主祭坛——的鼓肚上，沉浸在黑暗中。她几乎什么也不想，只是在感受着。

将主殿与翼殿隔开的镀金铜栏杆的两端是精工细作的铁制讲道台。两只展翅而立的镀金老鹰身上分别放着《使徒书》和《福音书》。安娜看见祭坛左侧的讲道台上出现了身体总是歪斜但不失潇洒风度的格洛塞斯特尔的形象；他那华贵的金银丝线钩织的十字褡在高烛台的照射下闪闪发光。风琴仿佛想用严肃的调子打断一场玩笑似的刚一停止演奏，副主教便读起使徒圣保罗致提多① 的《使徒书》的第二章，而且使它有了新意。格洛塞斯特尔看到自己抓住了听众的心，感到十分得意，他读得很慢，把 us、i 和 is 这些结尾念得很重，听他读书的口气，似乎圣保罗的《使徒书》完全出自他格洛塞斯特尔的手笔，是他的得意之作。风琴好像听见了下雨声，等自鸣得意的副主教刚一读完，便乐声大作，打开所有的琴孔，重新用欢快歌曲的水流浇洒教堂。琴箱好像在给飞溅出欢快音乐的火花送风。此刻，它有如当地的风笛，模仿着市政府那个宣过誓的风笛手表演《茶花女》中的祝酒歌和《游吟诗人》② 中的亚萨的诗时的那种粗俗、无礼的方式演奏着。最后，当里帕米兰从另外一个讲道台的栏杆处探出活泼的小脑袋要唱《福音书》时，风琴手便奏起了《怯懦的女人》：

现在你真是心满意足，
怯懦的人，
怯懦的人，
怯懦的人。

---

① 使徒保罗的门徒，曾随保罗到耶路撒冷，建哥林多教堂。
② 两者为意大利音乐家威尔第的歌剧。

塞满翼殿的卡洛斯分子和自由党人在笑话他俩，他们嘀嘀咕咕，嗤嗤发笑。安娜从中看出普遍要求和平的迹象。那时，安娜想的是，所有的人在大家的上帝面前团结起来，政治上的分歧是应该忘掉的微不足道的小事。

里帕米兰一边吃力地把他要读的《路加福音》放到铁鹰翅膀上，一边强忍住笑。

副主教抄着手站在讲道台的台阶上，他的旁边立着两个手擎烛台的侍僧，其中一个就是塞莱多尼奥。

"*继续唱《路加福音》*！① ……"里帕米兰唱道；他困得要命，一唱到这首质朴的歌的每句末尾就抽空打打哈欠。

"*那时候*！② ……"他继续唱道。那时候曾颁布过一道法令，要所有的人进行户口登记，这是非常喜欢统计学的奥古斯都大帝③ 搞的名堂。"登记户口这件事是西里诺做叙利亚统治者时完成的。"里帕米兰在回忆西里诺的时候进入了梦乡，但是，当登记到约瑟④ 的户口时，大祭司又振作起精神，想像着那对神圣的夫妻前往伯利恒时的情景。"马利亚一到那儿就开始分娩，生下了长子耶稣。她把孩子裹在襁褓中放在一个饲槽里。"里帕米兰此刻读得很慢，他想看看听众是否听得懂。当他读到夜里照看羊群的牧人时，堂卡耶塔诺便想起了自己对牧歌的最崇高的爱，竟真的动了感情。

庭长夫人看着书，听着那质朴而动人的叙述，心情更是激动。"圣婴啊！圣婴！她现在才理解那个生于摇篮死于十字架的富于诗意和情感的耶稣的全部伟大意义。那些甜言蜜语流进了她的灵魂，流进了她的心田，往下流，流进了她的腹中。那个小老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③ 罗马帝国皇帝。
④ 即圣约瑟，圣母马利亚之夫。

头里帕米兰在上面讲述着分娩的情景，好像他刚刚身临其境一般。里帕米兰也有他自己独特的美。”

这时，听众开始骚动，渐渐地没了规矩。在有些角落里响起了什么俏皮话引起的笑声。在祭坛后面，在那些更黑暗的地方，有几个公子哥儿躲在柱子的阴影里，在棋盘似的大理石地面上滚动铜币。他们那放荡的声音勾起了卑劣之徒的贪欲，一帮帮无赖注视着那种传统的亵渎神灵的勾当，跟在滚动的钱币后面跑，当他们如肉串似的一齐扑倒在一枚钱币上时，便立即引起信徒们一阵大笑。只见他们在那里互相推搡、踩踏、撕咬，争抢那枚不足挂齿的欧恰博①。

然而，“巡逻队”一到，那帮无赖便自行解体，各就各位。指挥“巡逻队”的是讲经师先生。他身穿短袖法衣和唱经斗篷，手拿四角帽，双手叠放在腹部走在当中，几个侍僧各擎一个四芯大蜡烛，有如卫士一般，迈着庄严的步伐分布在他的左右。“巡逻队”在唱经处后面、各殿及祭坛后面转了几圈。他们看守着教堂，以免发生严重的越轨行为。因为教堂里一片昏暗，而古典著作报告会又拖得过长，加之人们认为随随便便是子时弥撒的传统，所以，需要这种充分的戒备。

有一种连“巡逻队”也难以对付的渎圣行为。听众拥挤在翼殿里，大家互相挤压着靠在主祭坛的铁栏杆和讲道台下面当中的栏杆上。很少一部分人随心所欲地呆在教堂的其他地方，他们只想图个舒服，不愿享受那人肉堆里的温暖。因为宗教一视同仁，所以，教堂里各种阶层、年龄、地位的人都有。奥夫杜利亚·凡迪纽把她的祈祷书支在维加亚纳的厨师佩德罗的背上站着听弥撒，而寡妇的后颈则感觉到了佩佩·隆萨尔呼出的热气，她不能，

---

① 一种古铜币。

或许也不想阻止身后的人这样使劲挤她。对凡迪纽夫人来说，宗教就是这么回事，就是在教会隆重纪念重大事件时，大家不分阶级、性别，互相你压我挤；她奥夫杜利亚并不清楚这些重大事件有什么意义。维西塔雄也在那儿，她离厅堂更近，脑袋夹在栏杆中间。站在她附近的帕科·维加亚纳假装抵抗如浪潮一般把他往表妹埃德米拉身上拥的那一股力量。姑娘脸蛋红得像颗樱桃，眼睛盯着祈祷书上的圣约瑟，心里却想着她表哥所做的那些动作，她想躲开中间的栏杆，因为靠在栏杆上，人浪就有把她挤扁的危险。人浪学着拍打巉岩巨石的海浪，在昏暗的教堂里向前冲击。《圣旗报》在有关贝图斯塔的小小的“大世界”的新闻报道中提到的那些年轻人都在翼殿里，他们仿佛在梦幻中倾听着风琴的乐声，领会着圣诞节前夕的报告会的意义，望着烛灯微弱的光亮，在倦怠的颤动中感受着肉体的刺激。梦幻引起了不虔诚的胡言乱语和放荡的念头，但他们驱散了邪念，只犯下了现实环境造成的可以原谅的过失。既然距离不允许他们干别的事情，他们就在那个茂密的人头森林中寻找一切机会眉来眼去，互相微笑。只听见许多咳嗽声，但并非都是出于生理的原因。那些少爷、小姐宁愿在那令人昏昏欲睡的静止不动和噩梦似的黑暗中挨到天明。奥夫杜利亚想着自然只能在最知己的人跟前说的那种调情。华金·奥尔加斯称这为暗送秋波。如果说这种事总是令人感到惬意的话，那么在教堂里进行就更有味了，因为那里更有特色。对这位寡妇来说，具有特色的东西便是最好的东西。

“在那群堕落的人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道德败坏……”而彭佩约·吉马兰却在这样想。他还未完全退烧。他刚刚跟堂阿尔瓦罗、奥尔加斯、佛哈和其他几个夜猫子一起在俱乐部吃过晚饭，现在又和他们一起来做子时弥撒。

“是的，他在喝醉的时候感到了良心上的不安，但是，他去

了那儿也是事实。他们开始是用一种这会儿让他感到恶心的甜酒把他灌醉的，那种酒简直把他的胃变成了一个香料店……呸！真恶心！然后他们又让他吃得过了头，最后还让他把酒喝了个精光。而当他准备回家时——如果那几位先生中的哪一位大发慈悲送他的话，啊，这侮辱性的玩笑开得也太过分了！他们竟在他多年未登其门的教堂里遇上了他。他抱怨，想离开教堂，但他们不放他走，街上十分寒冷，他也不敢一个人回家。”

“先生们，”他低声对堂阿尔瓦罗和奥尔加斯说，“要知道我是不愿意在这儿的，我呆在这种地方是迫于无奈，是因为你们的酒宴。”

“行了，行了！”

“要知道这可不是放弃信仰……”

“不是……那什么才是……放弃信仰？……”

“也不是亵渎圣灵。我尊重一切宗教，尽管我什么教也不信……要是大家知道我来到这儿……还跟着一帮入了册的醉鬼……会怎么说呢？我承认‘雄鸽’有权用鞭子或脚把我赶出教堂……”

“喂，我们已经知道了，……”佛哈结结巴巴地说，“总之，堂彭佩约承认他在这儿就好比是做弥撒时的……狗。”

“比喻得恰到好处……我在这儿就好比是一条狗……另外，这个也叫人恶心……你们听听这个风琴手，他想必和你们一样，也喝醉了，把上帝的神殿——让我们这样称呼它吧——变成了一个油灯舞会……纵酒狂欢……先生们，我们怎么办？难道是基督降世或是潘神起死回生？”

“嘭，砰，嘭！……我是将军……嘣，嘣！”

小个子华金·奥尔加斯一边敲吉马兰的脑袋，一边唱着鼓点。随后，小医生便离开昏暗的厅堂，去海里捞针，这是他的说法，

其实就是到人群中去找奥夫杜利亚。华金见她夹在可怕的隆萨尔和帕科的厨师中间，便转身又回到堂彭佩约的身边。

庭长夫人听弥撒的厅堂与俱乐部那几个夜猫子藏身的厅堂只隔着一排高高的栅栏。安娜听见奥尔加斯在劝那个无神论者不要走。这两个厅堂的人彼此看不清楚，只能看见人影。

当“巡逻队”经过的时候，情况就不一样了，安尼塔借着辅祭们手里的四芯大蜡烛那颤动、发黄的亮光，看到了讲经师潇洒的容貌，同时也看到了堂阿尔瓦罗匀称而优雅的身材。只见堂阿尔瓦罗眼睛半睁半闭，似睡非睡，低着头，手抓着两个厅堂之间的栅栏，好像一个虔诚的基督教徒在凝神注视着神的仪式。

讲经师看到了庭长夫人和堂阿尔瓦罗，他们之间虽有栏杆相隔，但几乎挨在一起。讲经师见此情景，手中的帽子不禁乱抖，他费了好大的力气才得以继续进行巡游；那一会儿，他竟觉得巡游纯属荒唐。

梅西亚既没有看见讲经师，也没有看见庭长夫人，他谁也没看。他站在那儿，处于半睡眠状态。他喝醉了，不过，碰到这种时候，他从不发酒疯。所以，谁也没看见他醉了。

“巡逻队”连同那令人昏昏欲睡的烛光已经走远了，可安娜仍旧看着堂阿尔瓦罗。她继续在想像中看着他，觉得他身穿红衣，衣着非常合身，很有风度。她弄不清他穿的是诗剧中靡菲斯特① 的服装呢还是潇洒猎人的衣服，但是，她那冤家实在漂亮，漂亮极了……“他就在跟前，在栏杆的对面，他要是往前走两三步就能挨着她！”风琴奏出了它最狂热的乐曲，在向信徒们告别，这首小曲就是那一年安娜在梅西亚身边、在圣布拉斯朝圣节时头一次听到的那首……她闭上眼睛，眼睛里已经噙满了泪水……

---

① 歌德的《浮士德》中的魔鬼。

“此刻诱惑又是从什么地方攻克了她！她变得多愁善感，好动感情了；她浮想联翩。回忆永远是神圣、愉快和亲切的……在圣布拉斯朝圣节发生了什么事呢？什么也没发生。然而现在她却因风琴手的过错想起了那个下午。她仿佛看见堂阿尔瓦罗呆在自己的身边，对她爱得要命又怕得说不出话来；她发现自己心底里非常得意……啊，是的，是的！……是在内心深处，或肉体的深处，或地狱的深处。和那个在辅祭们簇拥下抄着手刚刚走过去的教士先生在一起进行神秘和友爱的亲切交谈时，她也没有感到如此得意。”

当安娜摇着头，极力要摆脱那些不合时宜和有罪的幻觉时，教堂已空无一人。她在阴影里，倚靠着忏悔室站着，觉得很冷，又几乎有些恐惧。她挺起身走出了开始入睡的大教堂。

风琴有如胡闹了一阵之后又沉沉睡去的一个醉汉，已经没有了声息，灯光也熄灭了……

安娜在门廊遇到了讲经师。

堂费尔明脸色苍白；安娜是借着那边一枝小蜡烛的光看到他的。当周围又黑下来时，德帕斯便走近庭长夫人，用柔和中带着不满的声音问道：

“您在听弥撒时很开心，是吗？”

“是很开心！”

“我的意思是……您是否喜欢……演奏的那些曲子……唱的那些歌……”

安娜注意到她的忏悔师竟不知自己在说什么。

那时他们已经走出门廊，街上还有几伙落在后面的人。他们不得不分手。

“晚安，晚安！”讲经师情绪很坏，几乎是愤怒地说。他再没说别的话，就用斗篷遮住脸，大步朝家里走去。

安娜想追上去：她不明白这是怎么回事，反正是把他惹恼了。她做了什么呢？思念，思念敌手；津津有味地回忆那些应回避的事情……可是……所有这一切，堂费尔明怎么会知道呢？……他就这样走了！那一瞬间，一种深深的遗憾和好像是爱情的感激向安娜的心头袭来……“啊！她为什么不能现在就跟那个人一起走，喊住他、劝慰他、向他表明她还是以往的她，她不会像其他那些女人一样不理睬他？……是的，是的，她们都不理睬他了，不理睬那位圣人、天才和虔诚的磨难者……从前互相争夺他的那些女人不理睬他了。而这一切都是为什么呢？都是因为那些卑鄙可耻的流言飞语。她不会这样做的，她相信他……她会盲目地跟随他走向世界的末日。她知道是他和圣特雷莎把她救出地狱的……”可是，她不能追上去劝慰他，把这一切都说给他听。“否则，那个在她身边默默不语、笑容满面、越来越让人讨厌、越来越殷勤……越来越令人难以忍受的侍女佩特拉会怎么想呢！”

在讲经师和安娜说话的时候，佩特拉已经谨慎地离开他们两步远。当看到讲经师溜走而且使劲用斗篷遮住脸的时候，侍女想：

“他们吵架了。”并且笑了。

安娜朝新广场走去。她昏昏沉沉，像是沉醉在睡梦、音乐和幻想之中……她一路想着圣婴、他的摇篮、伯利恒的门厅，不知不觉回到了自家的门厅。她认为那情景就像那天晚上她一开始看到的表现耶稣诞生的那个场面。

当梳妆室只有她一个人的时候，她就对着镜子弄乱头发披在背上。

“她确实像圣母，像宝座上的圣母……不过，还差个孩子。”她抄着手，对镜凝视片刻。

有时她怕自己欣喜若狂。虔诚突然消失，一种懒得以祈祷和

阅读圣书来消除心灵上的乏味的难以克服的怠惰控制了她。她已经很少沉思，即使进行宗教性的思索和神圣的抽象思维，出现在她眼前的也不是上帝而是梅西亚。

她以为那个处于绝望和希望、反抗和屈从之间的安娜已经死了，然而，并非如此。她就在那里，在她的心中。她被征服了，是的，她被人追击着，陷入了绝境，但她并没有死。就像被希罗底押在地下蓄水坑中的惨遭杀害的施洗者约翰① 发出呼喊一样，叛逆的安娜，思想的罪人也从心底里发出了呐喊，这呐喊在她的脑海里回响。那个被禁闭的安娜是一种有钩绦虫，在吞噬着讲经师那亲爱的、谦卑的、虔诚的安娜一切良好的意愿。

“圣婴啊！那个形象激起了多么甜蜜的情感啊！可是，为什么想到它脑子就备受折磨？在那个不眠之夜，安娜怀着模糊的渴望和亲切感产生了对母爱的要求。”

安娜在梳妆室里感到非常孤独，觉得心里发慌，身上发凉……一个孩子，一个孩子就能使她充满各种矛盾的空虚心灵不再如此烦恼，以致到生活的自然中心之外，到家庭之外去寻求爱的精神食粮和为之牺牲的对象……

安娜自己也不知道是为了什么，竟出了房间，像以往一样摸黑穿过会客室、走廊、餐厅、画廊……蹑手蹑脚地来到金塔纳尔的卧室门前。卧室的门关得不严，安娜从门缝里可以清楚地看见里面。丈夫还没睡，里面有说话的声音。

“他在跟谁说话?”安娜把脸凑近门缝，看见堂维克托坐在床上，下半身盖着被单，露在外面的后背上披着一件大红法兰绒外套。因为一种可怕的迷信，堂维克托不用睡帽。他相信他的安娜连最轻微的过错也不会有的，他不用睡帽是出于文学角度的某种

---

① 他因反对希律王娶侄女希罗底为妻而被杀。

担心。他说睡帽象征着夫妻不忠。但是，那天晚上他感到很冷，可是又没有棉帽或线帽，所以就戴上了白天戴的那顶饰有金色长缨的绿帽。安娜看见金塔纳尔穿着那套可笑的衣服，听见他在钉在墙上的一个可伸缩的大烛台的灯光下高声读着书。

不过，他不是在念，而是在发表演说。安娜看见精神振奋的堂维克托举起一只胳臂，颤抖的手紧握着一把剑柄华丽的长剑。堂维克托一边装腔作势地读着，一边舞动那把闪光锃亮的宝剑，仿佛在扮演风俗剧中合乎家庭精神的骑士。

金塔纳尔认为，在他想像的这个场面中挥舞那把明晃晃的利剑是高尚的无可置疑的行为。他在用 17 世纪优美的诗保护一位夫人，因为她的哥哥企图告发并杀死她。堂维克托以两韵五行诗发誓，作为骑士，就是被刀戳死，他也不容许这类暴行。

但是，由于庭长夫人不了解事情的背景，所以，当她想到这个戴着帽子，披着法兰绒外套，深夜一点在床上挥舞宝剑的男人，这个世界上惟一有权抚摩她，爱她，有权给她提供母爱的快乐——她由于想起伯利恒的门厅以及其他类似的情景，此刻非常需要这种东西——的人就是她的丈夫时，心都凉透了。

庭长夫人到丈夫的房间去是想坐在他的身边跟他说说话，说说子时弥撒，如果他还没睡着的话。可怜的女人想摆脱那些使她发疯的想法，摆脱狂热的虔诚与倔强、郁郁寡欢的肉体之间对立的激情；她需要亲切的话语，需要亲热的表示，需要家庭的温暖……还需要，尽管这种需要使她感到一种模糊的羞涩，她需要……某种……她有权得到的……但是，却看见丈夫光着上身在朗诵，活像突然从一个盒子里蹦起来的带弹簧的木偶……庭长夫人顿时怒火中烧，面孔变得通红。她向后倒退了一步，决定不进入丈夫的剧中……但是，她的裙子碰响了地板上的什么东西，吓得堂维克托惊叫起来：

“谁?”

安娜没做声。

“谁在那儿?”他激动地又喊了一声，那些大话连篇的诗句也使他有点儿心惊胆战。

他镇静下来，过了一会儿又问：

“佩特拉！佩特拉！是你吗，佩特拉?”

顿时，安娜的脑子里闪过一丝猜疑，心头涌上一股奇怪的醋意，她认为那就是醋意，简直就像缠住她不放的一种诱惑。

“莫非那个男人和她的使女有什么私情?”

“安塞尔莫！安塞尔莫!”堂维克托接着又用同样亲切、温柔的语调呼唤。

安娜踮起脚尖退走了，她为很多事情感到羞愧，为她的猜疑，为她觉得可笑的那个模糊的要求，为她的丈夫，为她自己……

“噢！在凌晨两点钟，摸黑穿过一个个房间，一条条走廊，去寻求一件不可能的事情，一场令人发笑的闹剧……去找一个荒唐的喜剧演员……这实在太滑稽啦！而对她来说，也太叫人伤心啦……”安娜像以往一样，一边在大厅里小心翼翼地摸索着向前走，一边下意识地想：“假使这会儿，因为奇迹，因为爱情的奇迹，阿尔瓦罗出现在这里，出现在这黑暗中，拉住我，搂抱我的腰对我说：你是我的爱……不幸的我，可怜的我，我这软弱的肉体只能屈从……倒在他的怀抱里失去知觉……是的，屈从!”她的整个心在这样呼喊。她昏昏沉沉地摸索着找到了那张缎子沙发。她半裸着身子躺在沙发上哭了，不知哭了多久。

餐厅里的钟声把她从发烧的昏迷中惊醒。安娜打了个寒颤。她披头散发，袒胸露臂，又重新摸黑回到梳妆室。映在镜中的蜡光即将熄灭，终于熄灭了……她投射在那块透明玻璃上的形象就

像飘浮在眼前那漆黑一片的卧室深处的一个美丽的幽灵。她难过地冲自己的映象笑了笑，觉得那简直像个魔鬼……竟怕起她自己来了……她躲进卧室，把所有睡觉时要脱的衣服全扔在了虎皮上。卧室的一角有一个佩特拉用来拂拭某些家具上的尘土而忘在那儿的掸子。她寻思着自己是喝醉了……几乎一丝不挂的安娜隔一会儿便看看自己罩在荷兰麻布下的光滑的肉体，不知为什么她看着看着就跳到那个屋角，抓起那个用黑毛线沿边的掸子……毫不怜惜地抽打她那无用的漂亮躯体，一下，两下，十下……由于这种举动令人可笑，她又将这个乏味的掸子扔得老远，随即便像酒神女祭司似的一跳蹦上了床。略微发潮的床单那刺人的冰凉更使她的恼怒有增无已。她发狂地咬住枕头，为了躲避自己，她实在不愿意再想下去了，因此，半小时后，她便进入了梦乡。

就在当天上午 8 点，安娜曾一个人从讲经师家门前走过。她干吗到那儿去呢？那并不是去大教堂的路。她是希望碰见堂费尔明，希望看见他站在阳台上，希望……她也说不清还希望什么才走上了这条教士街的。她没有碰到他，便去了教堂，坐在唱经处与设有大祭坛的厅堂之间的翼殿中的木板凳上。庭长夫人头倚着凉得像冰柱一样的镀金栏杆，听着远处的弥撒，一边念诵还没有结束的经文，一边浮想联翩，就这样一直到唱经完毕。她看见她的朋友，她的德帕斯进来了，就亲切地对他笑了笑，她笑得是那么甜蜜，简直就像一团火冲进了他的肺腑。讲经师没有笑，但他的目光却十分强烈。他投向她的目光虽然持续的时间很短，但意味深长，含意多样，有指责、抱怨，也有询问、宽恕、感激……堂费尔明走了。他进了唱经处，去了自己的地方。祈祷结束，讲经师走出来，在祭坛前鞠了躬，便去了圣器室。少顷，安娜又看见了他。这时，讲经师既没穿短袖法衣，也没罩披肩、斗篷，而是穿着法袍，手里拿着帽子。他们的目光又一次相遇，这回两人

都笑了。5 分钟后，安娜站起身。他们没有说话，也没有互递眼色，但心里都明明白白：他们有一个约会……不大工夫，他们便在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的客厅里见了面。那里已有很多夫人和三位教士。那里聚集了《警钟报》称为本城“宗教界”的精英……那些夫人正怀着谦恭的喜悦庆祝我主耶稣基督的诞辰，仿佛马利亚的儿子是专门为了她们和其他许多尊贵的人才降临于世的。这些夫人大多模样可敬，其中有几位长得年轻漂亮。她们觉得耶稣的诞辰有点像家里的节日。堂娜佩特罗尼拉披着一件剪裁不当、样子极其陈旧的黑缎披肩接待了她那些宗教界的朋友，好像那天过生日的是她。那里只有笑容、握手、相互称赞和响亮的笑声，反映出那些纯洁无瑕的灵魂深处的喜悦。讲经师在一片赞美声中被迎了进来。“多么知书达礼！多么殷勤周到！一小时后，他就得到大教堂的讲道台上宣讲摩西十诫中的一诫，就这样他还先赶来向他的朋友堂娜佩特罗尼拉贺节！多好的人啊！实在太可爱啦！他的嘴巴太巧了！真是当今才子呀！”

堂费尔明声名狼藉的情况还没有传到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小圈子里，这里没人怀疑和议论讲经师的道德品行。如果在座的哪位敢在那个可敬的大厅之外诽谤这个圣人，这里也没人知道，也不想知道。不过，在“君士坦丁大帝”家里，谁也不敢对贝图斯塔的克里索斯托摩① 的圣洁有什么怀疑。

安娜和堂费尔明能够单独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那是在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小会客厅里。她在那儿碰见他俩……但她只是站在门口冲他俩笑笑，招招手说：

“没什么，没什么……我是来取几张纸……我一会儿就回来……”

---

① 4 世纪君士坦丁堡总主教，以雄辩著称。

安娜刚要喊住她，心想："这儿又没什么秘密，那位夫人为什么要走呢？……"但是讲经师却用一个眼色止住了她。

"让她走吧。"德帕斯用庭长夫人一向喜欢听的命令的口吻说。她喜欢讲经师命令她、支配她和她的行动。

安娜转身回到站在阳台旁的德帕斯身边，像刚才在大教堂碰见时那样对他笑了笑。那是请求原谅和表示感谢的微笑。

堂费尔明脸色苍白，声音颤抖。他比夏天瘦多了；安尼塔这样想。

"我太累了！"他说，并难过地叹了口气。

安娜见他一下子跌坐在一把大扶手椅上，便在他旁边坐下。

"我太孤独了！"

"孤独？……我不明白。"

"我母亲爱我，这我知道……可是她跟我不一样。她千方百计地为我谋求好处……可我已经不想再在那条道路上走下去了……这您都知道，安娜。"

"可是……为什么您孤独呢？那……其他人呢？"

"其他人……他们不是我的母亲，都不是属于我的。您怎么了，安娜？您不舒服了？这是怎么回事？我去叫……"

"别去，别去，千万别去……打了个寒战……有点发抖……已经没事了……没事了。"

"您又犯病了？"

"不……这不是犯病的迹象，不是的……您别担心……别担心。这是因为冷……潮湿……没事了……"

两个人都沉默了。

德帕斯看出安娜在竭力抑制就要夺眶而出的眼泪。

"出什么事啦？我需要知道一切，我有权……我认为我有权……"

安娜在她“兄长”脚边跪下，抽泣着说：

“是的，一切您都会知道的……但不是在这儿，而是在教堂……明天……一大早……”

“不，不行，今天下午!”

讲经师站了起来。他两只手抱着脑袋。他抬起胳臂，将抽搐的拳头举到眼前。这一切安娜都没有看见。他在客厅里转了两圈，随后，又大步走到庭长夫人身边。她依旧跪在那里抽泣，竭力忍住不哭出声来。

“现在，安娜，最好是现在……就在这儿……还来得及……”

“在这儿不行，不行……时间已经到了……您会迟到的……”

“可到底是怎么回事，出了什么事？您就发发慈悲……夫人……发发善心吧，安娜……您没看见我像一根绿树枝似的在发抖吗？……我可不是玩偶……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该担心什么呢？……昨天，那家伙喝得酩酊大醉……他和其他几个人路过我家的时候……那是凌晨 3 点钟……奥尔加斯大声叫他：‘阿尔瓦罗！阿尔瓦罗！这儿……住着你的情敌……’他竟说，你的情敌……诽谤已经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安娜惊恐地望着讲经师……好像不明白这话的意思……

“是的，夫人，他们对我们的友谊感到不舒服，想把我们拆散，这样，他们就会得逞……他们往我们身上泼污水……真是欺人太甚了！……”

讲经师还是头一次这样说话。他在谈话中从来不考虑那种危险和那种中伤，他考虑的是她，但是如果跟庭长夫人说，我是男人，你是女人，人们在别有用心地说三道四……这显然不利于他的计划……可是现在，他竟情不自禁地喊出：“你的情敌”，也不怕吓着庭长夫人了。

“是的，是的，他也是个男人，可以成为情敌，为什么不能

呢?”他没有自知之明。他像一只笼中的猛兽在房里转来转去。他知道此刻他会把冲动的激情、受伤的自尊心在他身上唤起的全部欲念一股脑儿和盘托出……然后便后悔不迭……但是，管它呢，现在他就想发泄一下感情。“哎！他已非从前的那个费尔明了。”

安娜站起身，等讲经师走到客厅的另一头，便说：

“您还没有理解我……我才是孤独的……您忘了本……您的母亲比我更爱您……但是，她欠您的情没有我欠您的多……我向上帝发过誓，如果需要，我要为您而死……所有的人都诽谤您，打击您……而我却讨厌所有的人，我要跪倒在您的脚下，向您倾诉我内心最深处的秘密。过去我不知道能为您做出什么样的牺牲……现在我知道了……您已经察觉了我的心……人们在议论我的贞操……那都是些小人！我不怀疑有人会议论这个，……那好吧，让他们去说吧……我不会离开忍受诽谤折磨的人。他们的中伤就如同投来的石块……我愿意他们把那些向您投去的石块都打在我的身上……我要跪倒在您的脚下直到死去……我知道我有什么用了！我知道我为何而生了！就是为了这个……为了跪倒在人们想用诽谤杀死的那个殉道者的脚下……”

“嘘！夫人……那位夫人就要回来了……”

此刻，讲经师面孔通红，颧骨好似火炭。他走过去握住庭长夫人的手，激动得几乎要窒息过去。他声音沙哑地说道：

“安娜，安娜！……今天下午一定去……现在我就去教堂……在讲道台对面的圣母无玷始胎祭坛旁……”

“下午见，您放心去吧……该说的差不多……都说了……”

“可那个男人！……”

“对那个男人……没什么说的。”

当讲经师提醒她堂娜佩特罗尼拉来了的时候，已经听到了连

萨雷斯夫人的声音。只听那位夫人在远处说：

“在那边，讲经师先生在那边，他一个人在我的客厅里温习布道词呢，没错……”

当堂娜佩特罗尼拉进来的时候，安娜为了不让自己的朋友看见她的惊慌神色，便略微侧过身去。如果说她的慌张没有引起堂娜佩特罗尼拉的注意，那么，讲经师想必已从她脸上有所察觉。

“我们走吧，快点，快点……他们在等着您……我想弥撒已经开始了……”连萨雷斯夫人喊道。

讲经师消失在卧室的门口，从那儿走进来这家的女主人。

“君士坦丁大帝”瞧了瞧庭长夫人，就抱着她的头，声音很响地吻了一下她的前额，随后说：

“这朵约旦玫瑰今儿个实在太美了！”

“到教堂去啰，到教堂去啰！”大厅里的人喊道。

在德帕斯迈着庄严的步伐走上讲道台——圣路加福音节一开始，里帕米兰就在那儿唱经的讲道台——时，安娜和主教大妈也到了唱经处后面。

她们在圣母无玷始胎祭坛下找了个地方。

“站在这儿看得特别清楚。”堂娜佩特罗尼拉说，随即弯下身，声音低而柔和地又对安娜说：

“您看他呀！那个风度翩翩的传教士，今天真称得上是美男子！多漂亮的短袖法衣啊！简直就像泡泡纱做的一样……他代表圣父……圣子……和圣灵……”

第二十四章

〔堂维克托坚持要妻子去俱乐部参加舞会。安娜得到其忏悔师的同意和丈夫一起到了俱乐部。安娜在丈夫的提议下和梅西亚跳舞时，晕倒在他的怀里，结果，她被送回家。帕科·维加亚纳向贝图斯塔的唐璜道喜。〕

“可是，如果他坚持要我去怎么办?”

“他非常软弱……只要我们顶住，他就会让步。”

“那他要是不让步，非要这样不可呢?”

“可他为什么非要这样不可?”

“因为……他就是这样……我不知道是谁让他坚持这样做的，他说要是我不去就是出他的丑……他话里有话，影射我们……说全怪那个人……说他在家做不了主，家里的事都是外人说了算……后来还说，由于许多不光彩的事情，侯爵夫人对我们已经有点儿冷淡了……天知道!”

“好了，既然他执意要……那……我们只好去参加那个讨厌的舞会啰。不该惹他生气。他到底是他。那一位还和他在一起吗？他们还是那么形影不离吗?”

“他已经知道他不带他到家里来了……”

“是穿礼服的社交舞会吗?”

“我想……是的……”

“得穿开领衣服去啰?”

“噢！……不。这儿的礼节只管男人。女人爱穿什么就穿什

么，有的女士的衣领很高，根本看不见脖子。”

“我们去……也穿高领衣服，嗯?”

“当然，这还用说……教堂什么时候打钟？打过了？既然打过了，我就穿上舞会礼服到礼拜堂去。”

“这怎么行？……”

“这是……这是女人们的事，好奇的先生。上衣不连着裙子……因为我想穿黑衣服去……所以，我可以穿着上衣去忏悔……一撩起披肩就可以看到衣领，我们都会感到满意的。”

“但愿如此。”

堂费尔明尽管对“我们去参加舞会”不大高兴，但对这身衣服还是很满意的。他把眼睛靠近忏悔室的百叶窗，可以模糊地看到那件衣服领口开得很高，只能看见一小块刚刚能放下一枚钻石十字架的胸部。安娜戴着十字架去教堂，为的是让人们看看她的衣着是多么配套。

庭长夫人去了俱乐部的舞厅，因为堂维克托执意“要她去”。她也想去。

当他们上俱乐部漆黑老房的楼梯时，这个有力的、确实非同一般的行动使前庭长觉得，他堂维克托简直成了一个不大不小的独裁者。“他需要剧院，而不是个性。就让他妻子这样说吧。那个大美人不顾世界上所有忏悔师的意愿，几乎是兴高采烈地，正挽着他的胳膊违心地上楼。我们已经不是在巴拉圭了。让耶稣会的教徒们跟着他吧!”

那是狂欢节的星期一。前一天，星期日，俱乐部领导委员会曾热烈地讨论过今年是否开放大厅的问题。那个贵族圈——这是《警钟报》对俱乐部的称呼，因为该报的编辑们坚持要穿礼服参加舞会，所以，俱乐部从来不邀请他们——有在狂欢节的星期一举行舞会的传统，但从未举行过化妆舞会。

“为什么今年就不该像往年一样呢?”隆萨尔问道，他刚刚在马德里做了一件燕尾服。

“因为今年的狂欢节一点不热闹，这全怪那些传教士，全怪他们。”佛哈答道，堂阿尔瓦罗已经把他塞进了领导委员会。

“确实，”主任梅西亚说，“我们现在有遭人冷落的危险。大部分小姐都*体面地*①把肉体和灵魂交给了耶稣会。我相信很多小姐的衬衣里面都穿着苦行衣。”

“太可怕了!”堂维克托叫了起来，虽然他不是委员会的成员，但也在场（他只是为了和梅西亚呆在一起)。

“不错，先生，是苦行衣。”佛哈证实了这一点，他说，“但是，朋友，讲经师没那么大的本事，他并没有得逞，没能使他那些女弟子穿上苦行衣和其他魔鬼似的衣服。”

“因为他也并不成心想那样做。”隆萨尔说。

堂阿尔瓦罗发现金塔纳尔脸红了。他把佛哈影射的话理解偏了。“是的，他表面上在说讲经师，实际上是在影射他的妻子，用他来挖苦她。”

前市长说：“主任说得对，我们的确要冒受人冷落的危险。管理处的那些精华不会来了，而只有她们才能活跃这里的空气。我了解她们。现在她们喜欢玩当圣女的游戏，都成了虔诚的信女……陀螺鞭和不倒翁，哈！哈！哈!”

“我有一个主意。”梅西亚说，“我们去摸摸情况，让那些跟名门贵族有关系的会员去打听一下那些姑娘们来不来。如果她们参加的话，那么其他姑娘肯定也会接踵而来，即使世上所有的耶稣会信徒和赤足教派的牧师们都来阻拦也是白搭。”

“妙！太妙了!”

---

① 原文为法语。

“没事了，分头去干吧，干吧。”

每个人都许愿尽可能带来一个姑娘。

被佛哈挖苦得好伤心的堂维克托禁不住开口说：

“我，先生们……我负责把我的妻子带来。她不跳舞，但可以为舞会增光添彩。”

“啊，这可是重大收获！”一个会员说，“要是堂娜安娜光临，她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她可好久没有露面了……啊！这将是一个了不起的榜样。”

“确实如此，把这消息传开，这里就会满座，舞会就会获得圆满的成功……”

“金塔纳尔先生，”前市长说，“如果您能把您的太太庭长夫人带来……我们就宣布您为俱乐部的有功之臣。”

“不错，先生，她一定会来的……佛哈先生，在我家，我随便一个暗示就是一道法令……”

可当维克托往家走的时候，他却骂自己干吗要心血来潮去参加人家的领导委员会会议。

“他为什么要许愿做他不该做的事呢？可是，一言既出，驷马难追啊。”

金塔纳尔好久没有读凯姆斯的书，也好久没有胆战心惊地去想地狱了。他那昙花一现的虔诚现在除了信仰灵魂拯救，以及在起床、出门、就寝等时刻画十字的习惯外，只剩下务必行善这个信念了。他又以从未有过的热情一头扎进了卡尔德隆和洛佩的作品中。他把自己关在书房或卧室里朗诵那些著名喜剧的精采独白，而且几乎总是手握宝剑。圣诞节前夕，他妻子看见他的时候，他正是这个模样，但他并不知道。那晚，这位好好先生美美地吃了一顿，并心血来潮地按他自己的方式纪念了耶稣诞辰。

不过，如果说堂维克托自身的虔诚已不翼而飞或藏匿于他找

不到的心灵深处的皱褶之中，那他对别人的虔诚还是尊重的。

“尽管，”他鼓起进攻的勇气，自语道，“我的妻子已经不准备做圣人了，但我一如既往，仍然尊重她的虔诚。但是，我已经不怕她了，虽然她像其他很多女人一样是一个信女，四处奔走，一刻不停，参加九日祭，做弥撒，参加教友会的活动，瞻仰圣体……但是，我们不用再过那种叫我害怕的隐居生活了，好像就是家里保险似的。哎，我不用怕了，我要对她说那件事……”

于是，他对她说了那件事。他是在他们刚刚吃完饭的时候对她说的。妻子没有像他所预料的那样拼命反对，就很快让步了。这使“不愿叫自己的家变成另一个巴拉圭”（安娜不懂这个隐喻）的态度坚定的丈夫大感意外。他把这归功于他的坚定态度。“她知道我肯定不会让步，便没有再表示反对。”

当安娜在堂娜佩特罗尼拉家跟讲经师商量此事的时候，她已经答应了丈夫的要求。但是她想，要是讲经师说不能去，那她就收回已说过的话。

一切都准备好了，只有安娜的仍然不平静的良心还在犹豫。“为什么在作了一番软弱无力的抵抗后要同意去呢？她为什么要去参加舞会？很显然，是为了顺从她的丈夫。要是在几个月以前，她肯定不会听他的话，可为什么现在却顺从了他呢？”

她不知道，也不想知道。她不愿再折磨自己。

“舞会与她有什么相干呢？贝图斯塔无聊的姑娘们在俱乐部狭长的大厅里跳不跳舞与她——圣人费尔明的‘妹妹’——有何相干？毫不相干。”

侍女替她梳头的时候，她一边这样想着，一边亲手把钻石十字架系在那件开口很高的衣服露出的一小块白白的皮肤上。

当金塔纳尔夫妇俩出现在前厅的时候，负责迎接女士们的隆萨尔急忙上前向庭长夫人伸出手臂。伸哪一只呢？“是右臂，没

错，是右臂。”他想。当他注意到帕科·维加亚纳向同时进来的奥尔维多·帕埃斯伸过去的不是右臂而是左臂的时候，简直羞愧得无地自容。不管怎么样，他还是很得意地跟他的舞伴进了大厅……虽然眼下她不过是瞬间的伴侣，但是，他还有充分的时间去享受和安娜一起跳舞的幸福。人们的交谈戛然而止，所有的目光都停留在那个意大利女人的女儿身上，响起了一片惊叹：

“庭长夫人!”

“庭长夫人!”

“原来是这样!”

“可怜的讲经师!”

“太美了!”

“太简朴了! ……”

这是奥夫杜利亚发出的感叹。

“太简朴了! 可实在太美了! ……”

“是宝座上的圣母……”

“正如‘炮筒子’说的，是尼罗河的维纳斯。”

这是华金·奥尔加斯的话。

正如*当年*①不顾夫人和女儿们的反对，曾一度热恋过安尼塔的巴尔卡萨男爵说的那样，贵族们伸出双臂热烈地接待了那个“回头浪子”。

维加亚纳侯爵夫人依旧穿一身电蓝色衣服，她从罩着洋红缎面的胡桃木靠背椅上站起来，不像有什么恶意地拥抱了她亲爱的安尼塔。

“亲爱的，感谢上帝；我以为你又要让我扫兴呢。”

侯爵夫人也坚持让安娜参加舞会和晚宴，说“她将是*小聚*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会①中的*精英*②”。这几个法文字全是梅西亚从巴黎进口的。

“你太美了，安娜，实在太美了!”男爵的长女鲁德辛达当着庭长夫人的面，带着浓重的鼻音对她说。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说男爵小姐是个葱形美人。她长得的确像一座哥特式的小尖塔，尽管因其上半身特别是脖颈处的某些起伏使侯爵夫人突然想起了“象棋里的马”。

此外，老百姓还把她和她的两个妹妹叫做“三个倒霉鬼”，把她们的父亲大人巴尔卡萨男爵称为“浮动公债”男爵。这个外号一语双关，既表明这个贵人的爵位，又暗示他负债累累。

这一家人拥有优厚的年金，差不多每年要在马德里度过大部分时间。那几个姑娘——最小的 26 岁——在贝图斯塔的公共场合下，总是佯装掩饰她们对周围那些人的蔑视。她们藏身于贵族圈；维西塔雄和奥夫杜利亚也常出入其中，前者是由于享有某种特权，后者是作为贵族的亲戚。中产阶级的小姐们——须知，在贝图斯塔，省长及其一家都属于贵族阶级——常常以计算男爵的千金和其他贵族小姐胸脯上的肋骨来回敬她们那难以掩饰的轻蔑。凑巧贝图斯塔的贵族小姐几乎个个都是瘦猴。

安娜坐在维加亚纳侯爵夫人身边，在这些女人中，庭长夫人觉得惟有她和蔼可亲。这时，乐队预告交谊舞即将开始。

乐队的预告并非戏言，正如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答应在次日的《圣旗报》上报道的那样，两分钟以后，那些中提琴、小提琴、单簧管和长笛在一架海拉德钢琴的配合下，努力协调各自的声音，开始用和谐的乐曲充满整个大厅。卡尔门内斯曾大着胆子问男爵的二女儿“是否能帮帮他的忙”。法维奥利塔一听就变了脸，但是，她父亲给她递了个眼色，迫使她答应了特里封的要

---

① 原文为法语。
② 原文为法语。

求。尽管如此，她还是拿定主意只敷衍两句，决不多说，如果他贸然开口的话。“浮动公债”男爵相信报纸的力量，但他的女儿却不以为然。议员兼俱乐部领导委员会成员的“炮筒子”，英武的隆萨尔满面红光地来到这对舞伴的面前。只见他衬衫上的胸饰熠熠生辉。他对自己的胸饰、马德里燕尾服和那双最时髦、最漂亮①——贝图斯塔已开始流行的一个词儿——的平底靴感到非常得意。但对自己在歌舞艺术——这是特里封打算使用的另一个词儿——方面的知识和才能并不满意。“炮筒子”好像舞伴似的站在奥尔维多·帕埃斯的身边，可那姑娘连瞧也不瞧他一眼。不过，他倒没往这儿想，他在想，现在不早了，该行动了；他的对手是特里封，而特里封已经有所动作。“炮筒子”还没有产生这个动机身上就出汗了。当他因什么事情而“大动脑筋”的时候，总要把右手的手指伸进衬衣领子里和他称之为“我的脖子”的那个地方。他觉得那个动作很潇洒，特别是可以救燃眉之急。当帕埃斯小姐以忧郁而厌恶的表情暗示，她的王国不属于这个世界，隆萨尔贸然请她跳舞实属过分之举时，那位议员则在专心致志地、亦步亦趋地模仿特里封·卡尔门内斯的舞步和屈膝动作，以免跳错步子，踩了哪位小姐的裙子或秀足。卡尔门内斯是个蹩脚的诗人，但对交谊舞却颇为精通，隆萨尔对他十分羡慕。帕埃斯小姐与男爵小姐一碰面就相视一笑，似乎在说：“让他们都见鬼去吧!”或：“多俗气的一对儿，让我们给碰上了!”可隆萨尔却以为她们在赞美他。他在想他衬衫上的胸饰，衬衫的领子以及礼服的燕尾。“炮筒子”右边是华金·奥尔加斯，他在喋喋不休地和自己的舞伴，一个富有而懒散的美洲佬女人说话。因为大厅很窄，而贝图斯塔人又有大大咧咧的习惯，所以那些没有轮上跳舞的人

---

① 原文为法语。

便坐在身后不远的椅子上。隆萨尔不能坐，因为没他坐的地方，他认为那是一种恶习，也确实如此。帕埃斯小姐和男爵小姐几乎站不住，总是不由自主地倒坐在各自的椅子上，好像交谊舞中的每一步都是一次环球旅行。

跳完交谊舞，又跳华尔兹。隆萨尔退出舞场去抽烟。他不跳华尔兹，也不可能学会。大厅所有的门口都挤满了会员……他们都没有燕尾服。燕尾服在贝图斯塔意味着某种地位。很多少爷认为要有那样的装束非得有基督山伯爵的运气不可。

因为这是社交舞会，所以最出色的青年人都呆在门口。他们中有些人假装蔑视那种像陀螺一样在那里转圈的可笑的娱乐……觉得毫无意思；另一些人则显出懒散、怀疑和他们认为与燕尾服格格不入的表情。有一些更天真的青年，承认自己缺乏条件，咒骂社会的苛求……并且期待着“最后的时刻”……因为他们不顾隆萨尔和穿燕尾服、大礼服以及穿猎装的人们的反对，要在最后时刻上场跳舞。“想得倒美!”

拥有燕尾服、高筒礼帽和一切舞会所需装束的萨图尔尼诺·贝尔穆德斯迟来了一步。他在一个门口收住了脚步……颤抖着。他无法抑制身体的颤抖……对他来说，在庄严的日子里走进这些大厅就如同投身大海。确实，随便哪个旁观者都会说萨图尔诺自以为走到了海边。他以彬彬有礼的微笑回答了那些没有燕尾服的嫉妒者的嘲弄，他们对他说：

“喂，去吧，您往里冲呀……鼓起勇气!”

“我……我……我这就去……不……我这就去……”

他戴好手套，整了整领结，确信手绢装在衣兜里，又…用两个手指摸了一下衬衫的领口条。最后……在一两点钟……在两点钟时，又用指头整理了一下发型，忘了自己的脑袋早已收拾得像个新兵。在做了人们准备下水洗澡时常有的这个下意识的动作后

……就下水啦！萨图尔诺走进大厅，向四下打着招呼，好像是要看看都有谁在场，其实，他心里明明白白是找一个有长沙发或靠背椅的角落，以便充当他在那个上层社会的海洋中进行冒险航行的避风港。他渐渐地习惯了那个海洋，即那个大厅，并且镇静了下来。他一边跳舞，一边滔滔不绝、啰里啰嗦地向别人献着殷勤，可谁也不领他的情。

起初，安娜有些发困。那时是 12 点。除了眼前看到的情景，她什么也不愿想。刚走进俱乐部时她自言自语道："堂阿尔瓦罗会走过来跟我打招呼吗？"她感到害怕，真想装病回家。但那个想法很快就消失了。阿尔瓦罗还没有来。侯爵夫人叽叽喳喳的，就像只喜鹊。安尼塔则报之以微笑……突然，银行职员太太维西塔雄出现了。她穿着一件缀满布花的过分袒胸露背的蝉翼纱衣裙。

"姑娘，你这身可真够惊人的。"侯爵夫人说着吻了维西塔雄，为了忍住笑，还就势在她脸上咬了一口。

维西塔极目朝堂娜鲁菲纳看着的地方望去，并镇静地答道：

"嗨，我可不觉得过分。不过，也没什么可奇怪的，因为我连照镜子的时间都没有……那几个捣蛋孩子！当爹的没本事，不会哄他们……弄得我脱不了身。不过，安娜，这是什么？你在这儿？可是，亲爱的，这是什么？我们有什么圆形颈饰？……"

说着，银行职员太太已经张开双臂站在庭长夫人面前，两位女士的膝盖碰在了一起。

站着的女士身体向后仰去。

半小时后，维西塔半藏半露地躲在一个阳台的帷幔下，给庭长夫人讲了个故事，庭长夫人将身子侧向她聚精会神地听。

人们都兴奋了，表面上冷漠和感情用事的贵族和平民相互间的可笑的不信任和诋毁已让位于恶习和欲念。帕埃斯小姐觉得隆

萨尔已经不是个粗俗的人，而是一个男人；男爵的女儿们也变得通情达理；中等阶级的姑娘们也忘了贵族女人们露出来的那根根肋骨，只想着这欢乐的场面并以不可抗拒的激情投身于舞会之中，就像渴望在香气扑鼻——也许香得腻人——的气氛中品尝一下那种能满足其迷茫欲念的不知其名的烧酒。那些俗气的女人，只要长得漂亮，也就不让人感到俗气了。已经没人去想什么舞会皇后、高级服饰及贵重珠宝了。青春在寻找青春，爱情已在那里翱翔，出现了火一般炽烈的目光、显得令人恶心的倦怠的微笑和使整体罩上一种豪爽色彩的戏剧性的激情。连那些最本分的、最像弹力木偶的女孩也使人想起了那种衣着粗俗的虚伪而粗暴的女人。

凌晨两点，安娜才第一次从椅子上站起身，在舞会间歇时绕大厅转了一圈。走在她身边的维西塔默不做声地思忖着什么，她对自己刚才做的那件事十分满意。适才，她跟庭长夫人讲了堂阿尔瓦罗从去年初夏至今的经历。银行职员太太两颊绯红，眼睛闪光。她为自己凭口才获得的胜利沾沾自喜。安娜掩饰不住女友的话在她心中产生的深刻而强烈的反响。“堂阿尔瓦罗征服了部长夫人的贞节，在帕洛马雷斯做了她一夏天的情夫……后来，他却嘲弄她，不愿跟她去马德里了！”这就是维西塔讲的那个故事的简要情况。对那个故事的结局，安娜记得一字不漏：

“当阿尔瓦罗跟我述说这一切的时候，”维西塔说，“我就问他，因为你知道我们相交甚密，所以我就问他：

“‘可是小伙子，你不是说她又漂亮又聪明……还有权势吗？那干吗把人家给甩了呢？为什么不跟她去马德里呢？’

“阿尔瓦罗非常难过地回答了我，你知道当他回答我的时候，那脸上是怎样一副表情。

“他说：‘咳！……这不过是露水夫妻，玩一夏天就够了。冬

天才是真正爱情的季节。再说那个部长夫人，尽管处处迷人，却使我爱不起来……’这些和你无关，我还是别提了。他叹了口气，你知道他叹气的模样，又接着说：‘丢了贝图斯塔？唉，不行，这不行……’亲爱的，他抖动了一下，就像打了个寒战……‘你已经看见了，’后来他说，好像要笑似的，‘他们给了我一个地区，那可是个令人眼红的肥缺（他说是肥缺）……令人垂涎的肥缺……可是，这怎么可能！……我已被一根锁链缠着身……而这条锁链我不仅不想挣脱它，相反，我还要亲吻它。’他握了握我的手，亲爱的，就扬长而去了，我想，他是怕我看见他掉眼泪。”

这就是维西塔那一番心里话的最本质的东西。安娜向周围打着招呼，跟许多朋友说着话，但是她心里只想着堂阿尔瓦罗的那番表白。那天晚上，安娜的光临确实在俱乐部产生了影响……现在，就在此刻，当她在大厅里走着的时候，耳畔不时响起含蓄的赞美声、惊讶的羡慕声……真诚而有分寸的讨好声，这些声音十分悦耳，比所有的声音都要悦耳……“为什么堂阿尔瓦罗就不会像维西塔讲的故事所暗示的那样爱她呢?”

“我说，”银行职员太太突然转过身，对庭长夫人说，“谁是那根锁链呢?”

“什么锁链?”安尼塔声音颤抖地问。

“咳！就是缠着他的那根锁链，那个他真正爱着的女人。唉，简直糟透了！这也是自作自受……可是，她是谁呢?”

“我怎么……知道……”

“你敢不敢问他?”

“上帝保佑。”

“想必是个有夫之妇。”

“天哪!”

“喂，今晚我就挨着你坐，看你晚饭后敢不敢开口……你自己问他……”

“维西塔雄！你疯了……”

“哈，哈，哈！……他在那儿……就在那儿……等会儿告诉我……”

奥利亚斯·德·奎沃夫人松开安娜的胳膊，消失在挤得狭窄大厅水泄不通的人群里。

庭长夫人看见了面前的堂阿尔瓦罗正手挽着他形影不离的朋友金塔纳尔的胳膊。

梅西亚的燕尾服、领带、衬衫的领饰、背心及裤子都与众不同。安娜几乎没有去想，就下意识地发现了这一点，而且，她首先发现的就是这一点。她觉得大厅里所有的绅士，包括堂维克托在内都是身着礼服的佣人，大家都是侍从，惟有梅西亚才是老爷。不管从哪方面看，堂阿尔瓦罗都胜人一筹，穿上燕尾服则更是锦上添花。他英俊潇洒，无可挑剔，漂亮的外貌镇住了所有的人；他在舞场上，在那盏他的头几乎快碰上的枝形玻璃吊灯下，显得比在任何其他地方更潇洒，更英武，更有风度。这个被强烈的但含而不露的快感激得火烧火燎的热闹舞会，是一幅特有的画面，它正充当着可怜的安娜多次梦见的那个角色的衬景。

当梅西亚毫不掩饰使其脸色苍白的激动，潇洒地弯下腰，胆怯地向她伸出一只手来的时候，庭长夫人的脑际里便闪过了这样一些思绪。

安娜还没想去握他的手，就感到自己的手已被那个迷人的冤家的手握住了……在手套光滑的毛皮中，产生了一种更柔软、更具诱惑力的感觉。她觉得那感觉就像一股冰冷、颤动的气流流入了她胸脯以下的腹腔内。她耳朵里嗡嗡作响，顿时觉得舞会突然变成了一种新的、陌生的欢快，一种不可抗拒的美，一种魔鬼的

诱惑。她怕自己失去知觉……可不知怎么回事，她竟吊挂在梅西亚一只胳膊上……她在各色裙子及黑色上衣的漩涡中，听着远处小提琴感冒似的嗡嗡声和铜号的刺耳声，还以为是令人陶醉的音乐。她这时才明白过来，他们是在把她往厅外拉。侯爵夫人在喊叫，奥夫杜利亚在大笑，还听见男爵的一个女儿沙哑的声音……后面响起了刚刚开始的华尔兹舞曲。

“他们要把她拉到什么地方去呢?”拉去吃晚饭。

“吃晚饭去，亲爱的。”金塔纳尔趴在她耳边说，“看在上帝的份上，安尼塔，千万不要拒绝……否则就太叫人难堪了!……”

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和她聚谈会的朋友们，加上巴尔卡萨男爵夫人以及佩佩·隆萨尔在阅览室共进了晚餐。这全是“炮筒子”干的事。“请他来，”梅西亚说，“得到满足的虚荣心会使他别出心裁。”果然，隆萨尔滥用他在领导委员会担任的职务，把阅览室变成了餐厅。他拿走了桌上的报纸，将桌布铺在上面，还用钥匙把门锁上，让上菜的侍者从离书橱不远的旁门出入，于是，贝图斯塔贵族的精华便得以在那儿同他们的密友和宠儿共进了晚餐。奥夫杜利亚从一开始就担负起了嘉奖“炮筒子”热情和积极性的责任，使他高兴得发疯。所有的夫人都赞许他锁门的胆识和饭菜的可口。他那双粗野的眼睛冒着火花，但眼珠却在发直。奥夫杜利亚让他坐在自己的身边。那个晚上隆萨尔实在太幸福了!

安娜坐在侯爵夫人和堂阿尔瓦罗之间。对面是并不十分高兴的堂维克托，他佯装爱上了维西塔雄，就朗诵起他崇拜的诗人们的诗。他反复朗诵，好像在拍卖什么：

我犯了什么罪
使你对我怀恨在心，

你这个狠心的薄情女。
但愿……可又不愿
爱你胜过爱我自己。

“看在上帝的份上求求您……您就住嘴吧，金塔纳尔。”侯爵夫人说。

然而，他又朗诵起另外一首，对象仍旧是维西塔雄：

总之，夫人，我现在
既没有我，没有上帝，也没有您，
没有您是因为我没得到您……

维西塔用两手捂住了他的嘴。

“缺德鬼！缺德鬼！”她喊叫着。

“浮动公债”的女儿们相视而笑，好像在说：

“侯爵夫人的聚会真叫人开心！”

此时，侯爵对男爵说：

“咱们都随便点！……”

“噢，好极了，好极了！……”

巴尔卡萨男爵在一个孤单的中年贵妇旁找了把椅子坐下。

帕科又一次在贝图斯塔见到了表妹埃德尔米拉并“肆无忌惮地向她表示了爱情”，尽管他母亲不高兴，因为欺骗一个表妹是卑劣行径。

华金·奥尔加斯答应在饭后唱一支弗拉门戈曲子。

晚餐时间很短，但有佳肴美酒，总之，就像侯爵说的，先是感情的激越和辣椒，后是幻想和烧酒。

所有的人，包托男爵的小姐们在内，都在笑话那些在外面继

续跳舞、只能满足于吃点台球桌上的冷饮的平民。

门外不时地有人来敲门。

“谁?”隆萨尔拿出那种被赞美的胆量喊道。

“我的外套，……牛奶咖啡……我的外套在屋里……”

“哈，哈，哈！……”屋里的人报之以大笑。

“这家伙大发雷霆了!”华金·奥尔加斯对男爵的女儿说，她正笑盈盈地望着天花板。

“不错，他发火了，但仍不失贝图斯塔人的文雅劲儿。”侯爵对男爵说，男爵的脸已经红得像只蕃茄，身子也越来越离那贵妇近了。

侯爵夫人已经困了，但还爱开玩笑。

“他想必一向如此。”她对为了不失礼，决心喝个一醉方休的萨图尔尼诺说，“这个地方越来越没劲了，您说是不是，少爷?”

“没……是的……是的……噢……”萨图尔诺紧接着又喝了一口小香槟。“少爷”的称呼使他颇为满意。

侯爵夫人突然心血来潮，生出一个怪念头，这大概是困倦的晕眩所致，她竟想盯着贝尔穆德斯好好看看他，便向他投去一束束目光。她知道在过去随便哪个男人见到这种目光都会发晕的。

“您为什么不结婚?”堂娜鲁菲纳问，看样子她很严肃又很忧郁。

贝尔穆德斯承受着那位尊贵夫人的目光，一瞬间竟忘了侯爵夫人已是年过半百的女人。他叹了口气……小香槟立刻涌上鼻腔，使他咳嗽起来，脸色近乎发青，处于半窒息状态，侯爵夫人不得不给他捶背。

当萨图尔尼诺缓过气来的时候，维加亚纳侯爵夫人已闭上了眼，只是偶尔睁开一下看看庭长夫人和梅西亚。

贝尔穆德斯瞬间幻想的垂暮之年的恋爱顿时化为乌有……尽

管他为了向世人证实自己与堂娜鲁菲纳之间的爱情关系想起了尼农·德·朗克洛①。

与此同时，堂阿尔瓦罗正向安娜讲述着她刚刚从维西塔那儿听到过的那个故事，尽管讲述的方式截然不同。

庭长夫人忍不住问起他那个夏天过得是不是很愉快……

从这个问话里，梅西亚看到了希望。

他善于伪装，所以他在和安娜交往时不必太费心力。安娜尽管没看他，但她在他身上发现的迷人之处却与日俱增。

响声、灯光、欢闹、刺激性的饭菜、酒、咖啡……环境，这一切都在削弱人的意志，诱发人的淫欲本能，使人倦怠……安娜认为自己已濒临道德窒息的边缘……不管感到多么遗憾，她还是在那些粗俗的欢乐中、在那顿别人早已不以为然的舞场晚餐的诱惑中感受到了强烈的快感……她感受到的比那种被领主式和浪漫式的淫荡毒化的环境所产生的全部效果还要多。她必须顶住那种诱惑。她所有的感官都产生了新的皮肤触摸物体时的那种应激性和灵敏性，一切都深入到了她的五脏六腑，一切她都感到新鲜。那个晚上，安娜觉得酒的清香、奶酪的味道、香槟酒的水珠、一些眼睛中的闪光、甚至隆萨尔的黑发与他那黝黑而苍白的前额形成的色彩对照……总之，一切的一切都那么美，都那么具有神秘的魅力，仿佛它们都是知心的朋友、都是爱的表示……

“安尼塔的脸多红啊!”帕科低声对维西塔雄说。

“那当然，她一边挨着阿尔瓦罗。”

“那另一边呢?”

“另一边是……她傻里傻气、胡言乱语的丈夫，我讨厌他。”

确实，堂维克托喋喋不休地朗诵的那些诗真让人难以忍受，

---

① 17 世纪法国名妓。

尽管是名篇佳作。

阿尔瓦罗在大厅里一看见庭长夫人，就产生了那种他称之为预感的感觉。她那张脸，她那突然苍白的脸暗示那个晚上她将属于他，表明冒险的时刻已经来临。

他从来没放弃征服那个堡垒的念头。

他想得倒美！不过他明白，只要他称之为性爱神秘主义的东西——这和他想到的一切一样粗俗——还主宰着安娜的心时，他就不能操之过急。于是，他退了回去，暂时收兵，等待更佳时机。此外，他还想用回避、假装无动于衷和他与部长夫人的爱情故事为他奠定基础。

“当然，”他心中暗想，“前提是那个堡垒还未向大教堂的那个头儿屈服。假如讲经师已经成了她的主子……那我就什么也不用盼了……再说，这样赢了也没多大意思。”

他不用去寻找机会，那天晚上人家就把机会送上了门，把庭长夫人放在了他的身边……预感对他说前进……前进啊。他想探听的首先是那个人的情况，看看讲经师是否还在操纵着她。

在述说那段情场逸事时，他不得不歪曲事实，因为对庭长夫人绝不能把他跟一位“思想陈旧”的有夫之妇的爱情和盘托出，但他尽可能地暗示他鄙视那个许多男人为之垂涎的女人的情欲……因为……因为……酷似其母的她从爱情作为惩罚降临在他灵魂上的时候起，就没把不正当的男女关系视为解闷的乐趣。

梅西亚谈到那桩和其他诸如此类的全属散发着香气的虚构的情场故事时，这只贝图斯塔公鸡从那位夫人的面部表情上看出，讲经师还没有把握住安尼塔的心。但是，由于我们通过人体解剖，除了心脏，还能看到更多的器官，所以梅西亚并不感到得意。他想：“假定安娜爱我，我仍然需要知道那个软弱的肉体是不是尚未找到一个我的替身。”

不，堂阿尔瓦罗不是在幻想。他的哲学在迫使他克制粗鲁肉体的欲望，他觉得这种哲学越来越坚定有力。

安娜感到堂阿尔瓦罗的一只脚挨着了她的脚，有时还挤压一下。她想不起来这种接触是什么时候开始的，然而，当她注意到这种接触的时候，就感到一阵恐惧，这种恐惧很像她神经极度紊乱时产生的那种恐惧，但是，其中又夹杂着一种强烈的肉体上的快感，一种她从未体味过的快感。她此刻的恐惧和那天晚上她看见梅西亚挨着花园铁栅栏从后街走过时感到的恐惧很相似。然而，这快感却是新的，完全是新的，而且是那样的强烈，它好像已用铁链把她与她认为是犯罪、堕落、放荡的意念拴在了一起。

堂阿尔瓦罗悄声细语，怀着亲切感人的忧伤，以甜蜜、温柔、讨好的激情谈论着爱情……他回忆起许多安娜也同样回忆起的可以公之于众的无足轻重的趣事。她不说话，只是听他讲。他们的脚也在继续对话，那无疑是富有诗意的对话，尽管隔着皮靴，因为感觉的强烈竟使这普普通通的一般接触变得耐人寻味了。

正当安娜还有力量使自己整个身体摆脱跟堂阿尔瓦罗轻轻接触而产生的那种快感时，另一个更大的危险又接踵而至：只听远处传来了大厅里的乐曲声。

“跳舞吧，跳舞吧！”帕科、埃德尔米拉、奥夫杜利亚和隆萨尔喊叫着。

那个与中等阶级的平民毫不相干，只有上等人参加的、被他称为秘密舞会的舞会，在“炮筒子”眼里简直就是极乐世界。

为了更清楚地听见音乐，他把门开了一道缝，将桌子挪到大厅的一角，于是，一对对舞伴互相拥挤着，开始了那场即兴舞会。

堂维克托喊着：

“安娜，跳吧！阿尔瓦罗，您去拉她呀……”

好人金塔纳尔不愿放弃他的专制。堂阿尔瓦罗向庭长夫人伸出手臂，她想鼓起勇气拒绝跳舞，但却没能。

安娜几乎忘了怎么跳波尔卡舞。梅西亚带着她跳起了舞，她好像悬在空中，好像晕倒了一样。他感到那个结实、火热、线条迷人的身体在他的两臂间颤抖着。

安娜不说，不看，也不听，只是在感受那像火一般的快感。那极其强烈的、不可抗拒的愉快使她惊恐。她像一具尸体，像遇上了大难似的随着他旋转。她觉得体内有什么东西破碎了，贞操、信念和廉耻都完了，她迷迷糊糊地想着……

与此同时，俱乐部主任满怀希望地抚摩着他怀抱里那个美丽的肉体，他想……“她是我的了……这是这个可怜的女人享受到的第一个拥抱。”啊，是的，这是遮遮掩掩的、假的、外交式的拥抱，但是，这是在拥抱安尼塔啊！

“阿尔瓦罗和安尼塔跳得多没劲呀！”奥夫杜利亚对她的舞伴隆萨尔说。

在那一瞬间，梅西亚发现安娜的头低垂在令“炮筒子”嫉妒的他那干净而光滑的胸饰上。这个美男子收住脚步，低下头看庭长夫人，发现她已经昏了过去，苍白的面颊上挂着两滴泪珠，还有两滴撒在他浆过的布料胸饰上。大家顿时慌了神。秘密舞会中断了，堂维克托不知所措，他祈求妻子快快苏醒……人们找水、找香精……索摩萨来了，摸了她的脉搏，要……要了一辆车。决定让维西塔和金塔纳尔把那位夫人裹得严严实实的，用侯爵夫人的马车送回家。事情就这样处理了。当安娜苏醒过来再三请求原谅她搅乱了舞会时，心情不佳、但已放心的堂维克托便把皮衣裹在她身上，一直遮到她的眼睛。他送走了那些热情的同伴，然后就和银行职员太太一起把庭长夫人抬上了床。

“烟气！太热，不习惯，晚饭后跳波尔卡舞，灯光！……小事一件，总之，没什么问题。舞会可以继续了。”舞会继续进行。大厅里的人都得知了这件事：“庭长夫人犯病了。”“他们硬逼着她跳舞。”但是，他们很快就把这件事置之脑后，议论起那些似乎把俱乐部视为私有财产而在阅览室吃晚餐、跳舞的先生和太太们的行为……

清晨6点，当帕科在俱乐部门口跟梅西亚握手告别时，小侯爵惊叹道：

“好哇！终于成了！是吗？”

梅西亚没有马上回答。他扣好合身的灰外套那排一直到领口的扣子，把一条白丝围巾紧紧地裹在脖子上，最后才说：

“唉！……再说吧！”

他到了家，也就是那个小客店，叫守夜的开门。守夜的过了半天才出来。他非但没有像往常那样斥责他，反而在他肩上拍了两下，还给了他一枚银币的小费。

“少爷，您这样高兴！……刚跳完舞吧？”

“不错，罗克先生……”

当堂阿尔瓦罗把法兰绒内衣挂在衣钩上躺下来时，他一边伸手去拉被头，一边低声说着，好像在跟床说话：

“真遗憾，这场折腾把我搞得老了大半截儿！……”

第二十五章

〔堂费尔明的敌人副主教莫雷洛在大教堂当着他的面议论俱乐部昨夜发生的事。讲经师闻听气急败坏，迫不及待地叫来安娜。他和安娜在堂娜佩特罗尼拉的家里进行了气氛紧张的谈话。在交谈中，堂费尔明竟暴露了自己的欲望，使安娜感到非常恐惧，但后来她又对遭到攻击和冷落的讲经师产生了恻隐之心。〕

第二天，格洛塞斯特尔在大教堂当着讲经师的面，毫不留情地讲了舞会上所发生的一切。“贵族们在阅览室关起门来又是共进晚餐，又是跳舞。堂娜安娜·奥索雷斯，就是庭长夫人，竟晕倒在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怀里。”

前天晚上彻夜未眠、焦急地等待着安娜消息的讲经师，像一名新兵似的转过身去。格洛塞斯特尔的匕首——那番话——还是头一回刺进他的心脏。堂费尔明面色苍白，下巴颤抖。他咬住下唇才控制住颤抖。他带着一种使副主教扭曲的灵魂异常快乐的痛苦表情惊愕地看着他的仇人。那束目光意思是：“你赢了，不错。现在，毒药已深入到了我的腑脏。”德帕斯在想，那些微不足道的人尽管看起来卑鄙、软弱、愚蠢，但在他们的卑劣行径中也有惊人的伟大之处。“那个癞蛤蟆，那个堕落的教士竟会以匕首伤人!”随后，堂费尔明想起了自己的母亲，母亲从来没有背叛他，母亲是他的，和他是一体。而那个安娜，则是个陌生女人，是横在他心上的外来肉体……

德帕斯怀着那种几乎毫无掩饰也难以掩饰的痛苦，那有生以来最深、最冷酷，而又得不到慰藉的痛苦离开了圣器室，在教堂的殿堂里徘徊，不知该向何处。他不知道自己想到哪儿去，已完全丧失了意志力……当他发现有几个信徒在看着他时，竟不由自主地在一个礼拜堂的祭坛前跪下。他在那儿考虑自己要做的事情。“到庭长夫人家去?”这太荒唐，况且也太早了点。然而，眼下的孤独处境又使他毛骨悚然……他怕露天，需要有个藏身处。万物都是他的对头。“他母亲，他亲爱的母亲。”他走出教堂，跑步回到了家。堂娜保拉正在打扫餐厅，一块像男人用的缠头布似的黑细棉布头巾包住她那一头又厚又硬的银发。

“你去祈祷了?”

“是的，夫人。”

堂娜保拉继续打扫餐厅。

堂费尔明围着桌子跟着母亲转。那儿有他可以得到的惟一安慰，有他可以在其中哭泣的怀抱……有惟一真诚的怜悯，是惟一能受到他痛苦感染的地方。那种害他的毒药从他体内析出，跑到他母亲的身上也只能是毒药。让母亲分担痛苦的愿望令人烦恼地卡住了他的喉咙……他不能，不能说……母亲实在残酷无情，竟看不出儿子在忍受着痛苦的折磨。堂娜保拉看着儿子，好像在看一个外人，一个在马路上萍水相逢的行人，她哪里知道儿子正绝望得要死。他不能说!

“你怎么了，孩子？你在这儿干什么？我会把你的新衣服全弄上土的……”

堂费尔明离开餐厅，走进书房。特雷西纳在收拾少爷的床。她没听见他进来，因为她在唱歌，耳朵里全是草褥子沙沙的响声。少爷像逃跑似的又离开了书房。他出了门，来到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夫人家。“夫人做弥撒去了。”他在客厅里踱着步

等她，时而背着手，时而抄着手。那只干净的大肥猫走进来，用一声呻吟向它的朋友打了招呼，便蜷曲身子卧在他的脚下。“似乎这猫对那桩背叛的事也略有所闻。”安娜常坐的那张沙发用问候的口气召唤着讲经师。沙发的一头有一个弹簧有些松弛，沙发布已经发皱，安娜就常坐在那儿。德帕斯在那个沙发布发皱的位子旁的一把大扶手椅上坐下。他闭上眼睛，只觉得一种像是困倦和睡意的怠惰控制了他的整个精神。他想阻挡时间的前进。他希望堂娜佩特罗尼拉晚点回来，因为他害怕她办事的机敏，害怕任何一种决定；任何决定结果都将不妙。死神已经降临到他的灵魂上。遥远的回忆在他的大脑里起伏翻腾，像是要跳那种临终谵妄的死人舞。他闻到了一股安娜贴在她的好友和兄长嘴唇上的那朵大玫瑰花的香气，感到悦耳的话语与花的馨香交织成了神秘的乐曲……“啊，是的，爱情，那一切都是纯真的爱情……他是个痴情的人。爱情不仅仅是淫荡，它还是那种失望的痛苦，那种突然的孤独，那种既甜又苦的难过，这一切合在一起能免除最严重的错误。义务……教士的职位……誓言……贞洁……这一切他现在听起来是那么空洞，好像一出喜剧的台词。它们欺骗了他，践踏了他的灵魂，这是千真万确、毫无疑义的事。这不是那些老主教的发明，是世界，是给了他那种教育的世界。安娜是他的，这是公正的最高原则。她，她自己也这样发过誓，她为什么是他的，说不清；但她就是他的……”讲经师突然站起来；时间在飞奔；他觉得似乎刚刚挨了一记耳光。那些人可能正在利用这个时间密谋算计他，也许在那几个小时中他们正聚在一起……“无耻！无耻之尤！而她还到礼拜堂给他看那个钻石十字架……以便让他看看她要穿去丢丑的那套衣服……是的，是去丢丑……在那儿他是主人、丈夫、精神丈夫……堂维克托不过是个无能的白痴，既看不住自己的名誉，也照顾不了别人的名誉……那个名誉就是女

人!”

他跑到走廊上喊道：

“堂娜佩特罗尼拉回来了吗?”

“正叫门呢。”有人回答。

连萨雷斯夫人进来了。堂费尔明打断了她就要出口的问候。

“要马上去找。”他说。

“找谁？……找安娜?”

“对，要马上去找。”

堂费尔明又开始踱步了。他不想说话。连萨雷斯夫人是那个男人的奴仆，她没吭声，就进了客厅。

半小时后，门铃响了。安娜看见了来开门的“君士坦丁大帝”。

“什么事?”

“堂费尔明……在那边客厅……”

“啊！……我太高兴了。”

庭长夫人进了门。堂娜佩特罗尼拉却去了位于住所另一头的厨房。“他们要是找我，就说我不在。”她对女佣人说。随后便去了离她卧室不远的祈祷室。

德帕斯发现庭长夫人从来没有今天这样美丽。只见她眼睛里燃烧着神秘的火焰，面庞上焕发着不同寻常的表白衷肠的热情光彩，身上仿佛环绕着一轮他从未见过的辉煌的光环，这光环使那个呆在这间小房里的女人罩上了一层黄颜色。而这一切就是他在一生中，在这个无边无际的世界里，惟一值得追求的东西。

“这是怎么了?”堂费尔明说，他的嗓子突然变得沙哑，他一动不动地立在那里，脚上仿佛生了根似的。

“我是盼着我们马上见面。我简直疯了。今天晚上，我以为我要死了……昨天……今天……我也不知是什么时候……我疯了

……”

她一边说一边喘气。

德帕斯感到一种他认为是羞愧的怜悯。

“我都知道了，不必扯那些了……”

“都知道了，这是什么意思?”

“昨天的事……今天的事……舞会……夜餐，这是怎么回事，安娜，这是怎么回事？……”

“什么舞会！什么夜餐！不是那么回事……他们把我灌醉了……我怎么知道……但是，不是这么回事……因为我害怕……这儿，费尔明，是这儿，是头……可怜可怜我吧！求您可怜可怜我吧！我没有母亲……我没有一个亲人……”

“这是真的，她和他一样没有母亲，她比他更孤独。”这时，堂费尔明感到了只有爱情才能感到的那种难以形容的怜悯。他走到庭长夫人跟前，拉着她的手。

“说吧，到底是怎么回事？别人跟我说……可是，到底是怎么回事？……说吧……”讲经师用颤抖和悲伤的声音说。

安娜哭哭啼啼地叙述了她所能叙述的一切，她的忧虑、恐惧、痛苦和发烧的那些时间。她躺在床上后，无数个可怕形象突然出现在她对舞会杂乱的回忆中……她认为自己又要突然掉进那些神志错乱的黑井中，陷入她生病时的那些凄楚的夜晚里……后来，她想到她做的那桩坏事，又感到毛骨悚然……安娜一见讲经师脸色变得青紫便中断了叙述。为了更正刚才的话，她接着说，

“坏事……就是说……不是好事……”疾病已经成了一个教训，一个忘却了的教训。那天早晨，当她躺在床上感到生病时的那种虚弱，感到五脏六腑在撕裂，好像在变成粉末，感到生命在谵妄中昏厥的时候……良心仿佛在火光下看到了极大的羞愧、极大的惩罚，看到了自身不幸以及心灵上可悲的耻辱的反映……随后

……是精神失常，毫无疑问，是精神失常……一种可怕的、突如其来的、固执而痛苦的怀疑一切。在她看来，上帝，就连上帝也不过是一种固定不变的观念、一种怪癖、一种在她大脑中转动、折磨其脑子的、有如滴答之声和墙头昆虫鸣叫的名为丧钟的东西。

“啊，是的，我那时是疯了。”安尼塔继续说，她依然惊恐万状，“我疯了一个小时……多长时间？一个世纪……我只要健康、安静……清楚的意识……可是，唉，办不到了！上帝，我亲爱的上帝……我……一切，所有的人，我们全都完了。这里面的一切都变成了粉末！”

安娜的两眼死死地盯着那个幽灵。她在地毯上看见了一个模模糊糊的形象，那可怕回忆中的一个形象……

德帕斯没有说话。他也有那么一种阴森恐怖的感觉。随后，神志不清便像头晕一样从他的意念中消失了。

“她要是再昏厥！”讲经师的面颊顿时变得紫红。他首先看到了他所喜爱的那美人的灵魂和思想已在安娜那有音乐天赋的大脑中模糊起来。然后，就想到了美人那完好无损的肉体，期望用那个他钟爱的肉体来满足他的爱情，现在只有他一个人，再没有第二个人，他不用担心……

“我要拯救自己，拯救自己！”安娜突然喊起来，她已回到了现实中，“我要回到我们的夏天，回到那愉快、平静的夏天……是的，它终究是平静的；回到我们滔滔不绝地谈论上帝、上天和热爱上帝思想的灵魂的时候……是的，我希望我的兄长来拯救我，希望特雷莎来启发我，希望她生活的镜子不要在我的眼前黯然失色，希望上帝来抚慰我的心灵……费尔明，这就是我的忏悔……就在这儿……地方无关紧要，随便哪儿都一样……是的，是我的忏悔……”

“我是想，安娜，想知道……想知道一切。我也在受着折磨，

我也觉得我要死了，就在这个地方……我们坐在那里……谈过天国……谈过我们。安娜，我也是骨肉之躯，我也需要一个姊妹般的心灵，不过，是忠实的，不是背信弃义的……是的，我觉得我要死了……”

“是因为我，是因为我的过错，是吗？是因为我背信弃义才要死的？你是不是在说谎，是不是玷污我的名声？”

“是的，就是因此……应该说出一切……快……”

“不，不。”

“说吧……说吧……”

“不……如果我不说这个……要是我说出一切……可是，一切又是什么？什么也没有……如果……我不去……如果是他们强迫我去的……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是怎么搞的。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让步。在那儿……有一个很坏的女人……”

“不，我们不要指责其他人……事实，我要的是事实。我来说吧，这些我知道。”

“什么？”

“那个男人梅西亚。安娜……你跟那个男人是怎么回事？……”

安娜打起精神准备面对现实，考虑那些令人紧张的盘问，为维护自己的利益隐瞒思想最深处的东西，与忏悔师搏斗。“那儿终究不是忏悔室，况且，说谎是仁慈，至少要对最坏的事守口如瓶。”

“我不爱他。”这是她控制住自己之后得以出口的头一句话。她已经不去想自己的狂热举动，而在考虑维护她的秘密。

“可是昨天晚上……今天……我不知道是什么时间……到底出了什么事？”

“我跟他跳了舞……是金塔纳尔……是金塔纳尔让我这么做

的……”

“你不要为自己辩解，安娜！这不是忏悔。”

安娜环顾四周……谢天谢地，那里不是忏悔室。

这种虚伪的诡辩在她身上却显得那么纯真。她确信一种至高无上的责任在命令她说谎：“告诉讲经师她爱上了梅西亚吗？她首先爱的是她丈夫！”

“我跟他跳舞是我丈夫的意思……他们强迫我喝酒……我感到难受……头晕……就晕倒了……他们把我送回了家。”

“你是晕倒在……在那个男人的怀里吗？”

“在怀里！……费尔明！”

“好，好。这……这我听说了……我们大家都听着！就是说……跟他跳了舞……”

“我记不清了……也许……”

“无耻！”

“费尔明……看在上帝的份上，费尔明！”

安娜退后一步。

“安静点……不要喊……不要大惊小怪……我与众不同……怕什么？……我吓唬您了，是吗？……为什么？我……我能做什么？我是什么人？我……我有什么权力？我的权力是精神上的……而昨晚您曾不信上帝……”

“天哪！费尔明，发发慈悲吧……”

“是的，这是您说过的……而这就是您走的路。我离开上帝……便毫无价值……您离开上帝却可以随心所欲，爱到哪儿就到哪儿去，安娜……这些都结束了……我现在很狼狈，全贝图斯塔都在笑话我……梅西亚瞧不起我，他看见我准会朝我吐唾沫……我这个忏悔师……是老实懦弱的人。嗽，可我又为了谁呢！……可怜虫！……他辱骂我是因为我已被囚禁！……”

讲经师的身体在教士服里颤抖着，就像套在锁链中一样。他在沙发靠背上狠狠地捶了一拳。

后来，他设法恢复了理智，用两只手摸了摸脑门，又审视了一下长袍。他找到教士帽，始终不吭一声，摸索着走到门口，随后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他以为安娜会追上来、喊他、哭泣……然而，他立刻就感觉到自己已被抛弃。到了门廊，他停步侧耳倾听……毫无声息，没人喊他。他站在街上朝那些阳台望去，没有一个阳台敞开门。“他走了，人家连瞧都不瞧他一眼。那个女人还呆在那儿。一切都是真的。她欺骗了他，她是一个女人。可她是谁呢？是他的女人！是他的心上人！是的，是的，是他的心上人！正因此他才爱上了她。可是，女人们根本不理解这一点……最纯洁的女人喜欢的是别的东西。”无数可怕的事情闪过他的脑海：那些忏悔室多年积累的肉制的诱饵。意识使他想起了特雷西纳。那个肉皮儿白皙、笑容可掬的特雷西纳在他的大脑里对他说：“你呢？……”“他是个男人。”他答道。他加快步子。“我爱她的灵魂……”“你也爱她的肉体，”大脑里的特雷西纳说，“也爱她的肉体……记住。”“是的，是的……但是……我等她……我宁愿等到死也不愿失去她。因为我爱她的一切……她是我的女人……我心爱的女人……她留在后面，已经离我很远了，我永远地失去了她！……”

安娜一动不动，她看见讲经师离去却没有勇气去拦住他，也没有力量去喊住他。一个包含着她全部话语的想法在她脑子里，在她的耳畔回响。“那位教士先生在爱着她！是的，他在爱她，像一个男人那样地爱着她，这种爱远非她所想像的那种宗教的、理想的天使般的爱。他在嫉妒，他嫉妒得要命……讲经师不是她心中的兄长，而是一个在教士服下隐藏着情欲、爱情、嫉妒和愤怒的男人……那个教士原来在爱着她！”安娜像碰上了一个黏滞、

冰冷的身体，全身颤抖起来。这简直是对爱的讥讽，她不禁笑话起自己来，从五脏六腑到嘴巴都觉得发苦。她的父亲、自由思想者堂卡洛斯突然出现在她的眼前。只见他穿着衬衣，在洛雷托，在一张桌子旁正与一位神甫和几位不信神的或进步党的好友争论。安娜好像刚听到似的，想起了父亲和那几位先生说的话："教士玷污了良心，教士跟其他人一样，所谓独身纯粹是骗人。"所有这些她过去不理解，现在都变得明白易懂的话，又一次像其他许多生活的教训一样出现在她的脑海里……它们想腐蚀她！那幢房子……那种寂静……那个堂娜佩特罗尼拉……安娜感到恶心和羞辱，就奔向大门，径直回到了家。堂维克托在家里敲得震天价响。他在做一个桥的模型，想把它拿到圣马特奥展览会上去。他没给锤子包上一层布，而是以铁击铁，响声吓人。"那儿，他是主人。他妻子参加了舞会就是证明：巴拉圭的时代已经结束，现在只剩下神秘主义，这是从我们祖宗手里继承下来的一种谨慎的、绰绰有余的虔诚。除此之外，就是工艺活动……大看其戏，大打其猎，大敲其锤。嚓！嚓！砰！生活万岁！"堂维克托这样想着。他穿着一件紧身苏格兰条格布晨衣，在他的新车间，一楼的一间门开向院子的房子里钉呀钉呀。阳光照射着金塔纳尔的脚，照得他那双半土耳其式的拖鞋上的玻璃珠和金色鞋带闪闪发光。木匠吹着口哨，金塔纳尔从一个房间带到另一个房间的那只本省最佳鹌鸟也在打着口哨，它栖身的鸟笼当时挂在一根铁丝上。安娜默默地端详着丈夫。"他是她的父亲！她像爱父亲那样爱他！他甚至有点儿像堂卡洛斯。"那象征着春天的 2 月阳光；那诱人思动的凉爽空气；那砰砰作响的锤声；那阵阵口哨声；那朵朵飘过天井上空方形蓝天的薄云……这一切都使人受到启发。"那就是她的家！她就是那里的女王！那宁静是属于她的！"堂维克托放下锤子去取锯子的时候，看见了妻子。

两人默默相视而笑。“太阳使金塔纳尔变得年轻了。而且他还是个了不起的木匠。他的创造简直令人叫绝。他做什么都凭想像，但是，他能把一块木板变成他所希望的那种样子。动作实在麻利!”

安娜称赞了丈夫的手艺。

他听了十分兴奋，得意得脸都红了，还答应下星期给她做一个缝纫桌。“一切的一切都出自我的手。”

那一会儿，安娜忘记了早晨的不快。当她重新想起那件事的时候，却觉得堂费尔明不是个坏人，而是个不幸的人。但是，不管怎么说，她认为一个教士谈恋爱实属荒唐。安娜多次设想过各种罗曼蒂克的爱情结合，惟独没想到这一种。“他在心里产生了戏中神甫的那种亵渎神明的爱情，可那是一个系着深紫色教士领巾的受俸教师的爱情!”此外，正直的人也会以其本能的厌恶对此表示谴责。“然而，德帕斯还是值得同情。堂娜佩特罗尼拉是个没有恻隐之心的女人。噢! 倘若哪一次她再跟讲经师说话——有这种可能，因为他们最终还得做一番解释——谈话的地方决不选那个老太婆的家。那位夫人到底安的是什么心呢? 她会怎么想她安娜呢?”

堂维克托兴高采烈地一路哼着说唱剧的小段从街上回到了家。他突然提议要妻子答应侯爵夫人的请求，原来，侯爵夫人邀请他们午饭后一起喝咖啡，以便结伴去散步……去看化装舞会。

“金塔纳尔，看在上帝的份上! 别开玩笑了……狂欢节就够受了……我不想再热闹了……我已经精疲力竭了……昨天，舞会把我折腾得够苦了……我再也不想去了……再不想去了……昨天我不是依了你吗? ……够了，看在上帝的份上，够了。”

“好，亲爱的，好……我不坚持了。”

堂维克托闭上嘴巴，他的兴奋劲已去了一半。他不敢动用上

帝赐给他的那种坚定。“没有必要把弦绷那么紧。”

不消说，他自然是接受了邀请去喝了咖啡，散了步。

安娜一个人留在家里。从梳妆室敞开的阳台门可以听到远处大散步场上的乐曲声，那里正在庆祝狂欢节。乐声模糊，时断时续，有如细雨，使她满腹忧伤。她想着引诱她的梅西亚，想着多情、吃醋……无自卫能力的讲经师。此刻她怀着无限的同情……她终于按照信仰和贞操的要求敞开了她的灵魂……安娜想到了那个被摧毁、被击破的信念，仿佛经受了一声地震的摇撼。在她的心灵中，讲经师和信仰之间的关系过于密切，从而使信仰未因失望而受到损害。况且，在她身上，爱一向多于信仰。堂费尔明千方百计地使她对上帝、教堂、模糊的梦幻般的神鬼产生根深蒂固的惧怕心理，却很少讲解。安娜觉得那些虚构的东西对她虔诚的影响要大于有利于巩固那个体系的影响。那些神秘的日子，默祷的日子已经过去很久了……那时，她病卧在床，圣特雷莎的书、虚弱和忧郁曾以纯理想的幻觉激动过她的心……但是，她以健康战胜了积极的、盲目的虔诚。讲经师使女圣人黯然失色，他大谈温柔的精神上的兄妹之情，但很少谈上帝本身……现在，她明白了很多事情。堂费尔明是为了他自己才爱她的……

“他是在进行某种准备工作，目的何在呢?”

“噢，还是梅西亚比较高尚，他格斗不用伪装，胸怀坦荡，堂堂正正……他没有滥用他与维克托之间的友谊，也不固执己见。可是，那两个人都在爱她!”安娜的这种想法使她的忧郁得到了一点儿甜蜜的安慰。“她不能属于任何一个人，她不能也不愿意属于讲经师……她应该永远感激他……但那种事……则太荒唐、太恶心。快 30 岁的人了，还去爱别人，这已经够呛了……而且还是爱一个教士! ……”羞愧与某种程度的恼怒使安娜觉得面颊火烧火燎，“那个男人竟然要打我的主意……简直是异想天

开！……”

庭长夫人很多天都像那天下午那样度过。那些想法在她兴奋的大脑中来来去去，以各种方式组合在一起。

当她感觉到梅西亚的形象出现在自己的意念中时，就羞愧地避开了它，她也为在回忆那个舞会，尤其是回忆起她跟堂阿尔瓦罗的接触时没有深感内疚而羞愧。“不，没有那个事，没有。那好像是梦中发生的事，她认为那天晚上发生的事情她没有责任，这是显而易见的，是他们用甜言蜜语、灯光、尘世浮华、喧闹……小香槟把她灌醉的……可是现在，如果她允许堂阿尔瓦罗坚持他的挑逗行为，那她可就惨了。她不愿意把灵魂出卖给在她耳边叫喊的诱惑的诡辩。堂阿尔瓦罗到底不是教士。你要是避开他，就有落入另一个男人怀抱的危险。撒谎、诚实这样喊道。我既不会属于这个人，也不会属于那个人。我打心眼儿里喜欢堂费尔明，尽管他也许无法克服对我怀有的爱情，就像我不能克服梅西亚在我感情上的影响一样。但是我相信我不会用有罪的方式去爱讲经师的。是的，对此我确信无疑。是的，我应该回避讲经师；但我更应该回避堂阿尔瓦罗。他的感情也是非法的，尽管他的感情不像那个男人的感情那样令人反感、亵渎神明……两个人我都要回避！”

除了家以外再没有别的藏身之地了。堂维克托一天到晚跟他的弗里希利斯和他那怪癖博物馆里的盆盆罐罐泡在一起，要不就沉溺在西班牙戏剧中。

“不过，家里也有它的诗意。”安娜努力寻找这种诗意。她要是有孩子，就有事可做了！那该多愉快啊！然而她没有。这和收养一个孤儿完全不同。于是，安娜开始起劲地干起家务活……精心地侍候堂维克托……8 天后她才明白这不过是自欺欺人。家务活儿很少，她很快就干完了。干这种既不多又无意义的家务活儿

连半个小时的精神愉快也享受不到，她为什么还要假装满意呢？堂维克托从心底里感激妻子的勤快，但是，当轮到他的时候，他宁愿保持原状。他只喜欢自己给自己缝纽扣，别人给他缝的他都不满意；给他打扫书房简直就是在折磨他，精心给他收拾床铺等于白费工夫，因为到头来，他还得重新抖开褥垫，按自己的意思套上被头。安娜丢下那些家务事，堂维克托同样从心底里感激她，而且还轻松地舒了一口气。“他爱妻插手他的事值得永远感谢……不过这使他感到有些碍事。疯子对自己家里的事情最清楚……”

堂阿尔瓦罗没有着急。“这回他很有信心。”但是，他不打算*加快*①——他用法语这样想——进攻。“‘一刻钟’的理论是不完整的理论。”它有一定的道理，但是在某些情况下，一个女人的那些一刻钟只有技术高超的钟表匠才能发现。他想等过完封斋节再下手。因为她到底是一个吃斋的信女。这时候干，绝无好处。复活节期间，机会最好。我主耶稣基督复活之后，世界会显得更加欢快，他的快乐会显得更加合乎情理。提前来临的春天会助他一臂之力，……他要让堂维克托带他的妻子来参加的那些舞会一定会激发人的情欲。“噢！……对，等复活节我们再见。”

“除此之外，他还想为此进行准备。他的身体很虚弱。在帕洛马雷斯的那个夏天，他的身体受到了很大的损失。那位部长夫人对他的爱实在太多了。这些被征服的女人的过分要求一向与她们离堕落的远近有直接关系。也就是说，一个女人距离堕落越远，她一旦堕落，要求的就越多。假如庭长夫人陷入情网，她的要求之多就会超过所有的女人。”于是，梅西亚开始进行准备。他翻阅医书，做室内体操，经常骑马散步。他拒绝陪帕科·维加

---

① 原文为法语。

亚纳去干那些一看就知道是轻而易举又代价不高的冒险事。“玩够了，魔鬼……”帕科对他说。而堂阿尔瓦罗只微微一笑便早早地睡下了。他天天早起。清晨时的大散步场是那么芬芳、清新，充满了鸟语花香。鸟儿在树枝上蹦来蹦去，为 4 月产蛋孵卵筑巢。人们说它们是为春天的节日布置大散步场树枝饰物的装饰师。3 月带着 6 月的热度来到了贝图斯塔。太阳一大早就那么毒，晒得人吃不消。那个常常提前来到贝图斯塔的春天，是大自然开的一个玩笑。随后，冬天就像在它美好的日子里一样，又带着寒冷、冰霜和无休止的雨水卷土重来。然而，堂阿尔瓦罗利用了那个光和热的间隙，他的兴致并不因这间隙的短暂而有所减弱，他衡量幸福并不看其时间的长短，而且，根本不相信幸福，他说这是抽象的概念。他相信不以时间作衡量标准的欢愉。一天早晨，在大散步场上——那时还寂静无人，因为没有多少人相信春天业已提前到来——堂阿尔瓦罗远远看见一个教士的身影。那人身影高大，动作完全是老爷的气派。是讲经师。他们俩都在独自散步，是在同一侧相向而行，一定会相遇。他们互相致意，但都没有说话。堂阿尔瓦罗有点害怕，有点担忧。他想：“要是这个爱着庭长夫人、却受到她冷遇的家伙一看见我就突然发起疯来，认定我是他的情敌，扑上来对我大打出手……”梅西亚想起了在维加亚纳的园子里打秋千的情景。

讲经师看见堂阿尔瓦罗时，也有自己的想法：“如果我朝这个家伙扑上去，我能做到，我肯定能，我就把他摔倒在地，踩他的头，踩他的肚子！……”但是，他却怕他自己。他在书中、在那些激动的人物身上见过这种类型的形象和猜疑产生的相应行动。他想起爱伦·坡① 小说里的某个凶手……他的目光带着傲慢

① 19 世纪美国作家。

和挑衅的神情。他用眼睛向他致意时好像在说："过来！请吃我一记耳光。"而梅西亚招呼的眼神包含的意思是："滚你的吧，我不明白您要跟我说的话。"

他们继续各走各的路。但是第二天早晨，两个人谁也没再在大散步场上露面了。他们在那里散步的目的截然相反：讲经师是为了消耗那些多余的力量；而梅西亚则是为了恢复失去的体力，因为他不久就要大用特用这种力量。他们各自顺着僻静的地方朝前走去。他们都怕再次碰面。

但是，没有多久，两个人都只好闭门不出了。

正如所料，冬天终于又带着它全部的严寒回来了。它放声大笑，嘲笑那些上当受骗的人，他们还以为到了仲春。鸟儿们躲进了自己的小巢和旮旯儿。鲜花盛开的树木受到了气候突变的猛烈袭击，就像身着鲜艳细布衣裙，披纱裹绸的雍容华贵的小姐在野外郊游时突然碰上暴雨，找不到藏身处，甚至找不到一把遮雨的伞一样。在冰雹的击打下，果树上那些白色和粉色的小花蕾纷纷落地，掉入污泥。一切都在后退。早春的预演失败了，一切将重新开始，是回家的时候了。

封斋节已经过去一半。贝图斯塔以加倍的热情在进行其虔诚的活动。耶稣会的传教士也像一场雹灾似的出现在那里。狂欢节前栽种的爱情与欢乐之花已被用炮击和最后手段布道的退伍炮兵马罗托神甫和用喉音及鼻音讲西班牙语的嘴甜如蜜的法国神甫戈维尔纳摧残殆尽。戈维尔纳神甫讲了戈莫加；作为人类渺小的证明，还提到一千年前就已经腐败的尼尼微① 和巴比伦的权贵们。这就是处在别人控制下的贝图斯塔。雨水和耶稣会使得它愁眉苦脸、忧心忡忡、垂头丧气。那棕褐色的、溶解在水坑和泥塘里的

---

① 古代亚述的首都。

大自然的面貌与其说使人想到了生命的短促，不如说让人看到了世界的渺小。一切都好像要溶解。从贝图斯塔及其周围地区来看，世界与其说有如转瞬即逝的梦，还不如说像一个充满又脏又黏的形象的漫长噩梦。善于使自己的布道带上地方色彩的戈维尔纳神甫在贝图斯塔没有说我们只不过是一捧尘土，而是说我们是一把烂泥。贝图斯塔有土吗？但愿上帝能恩赐！

恶劣的气候带走了安尼塔·奥索雷斯的宁静和怠惰的忍耐。随着连绵不断、令人生厌的雨水，往日那些突发的疑虑、意志的反抗以及扎心的刺蓟又都重新出现。可现在，她已经得不到讲经师的帮助了！

她越来越感到孤独，越来越觉得自己已被抛弃。她开始认为，把讲经师想得那么坏，让他带着牢牢扎在心上的如毒箭似的怀疑离去，实在是不公平。“为什么她没有更多地体会一下那种失望，那种对纯真、无私和理想的友谊的亵渎呢？也许因为被爱的女人，不管被谁爱，她都不会让人家不高兴，尽管她应该拒绝甚至谴责那种爱情。也许因为她知道疏远的办法掌握在她的手中。也许明天她就需要精神安慰。那时，她难道不会跑到忏悔室，想办法让忏悔师、让堂费尔明相信她不是他所想像的那种女人吗？也许她早应该这样做。为什么德帕斯要想没有过的事呢？对，应该跟他讲真话，就是说，没有那种事，堂阿尔瓦罗没有得到安娜·奥索雷斯爱情的最高表示，事实也的确如此。”

不过，在找讲经师之前，安娜想稳定一下自己的情绪。她觉得自己的信念动摇不定，自由思想家堂卡洛斯那些粗俗的诡辩在不停地折磨她。她开始怀疑那个神甫的品行，进而又怀疑教会、怀疑那许许多多的教义……但是，她那时已跑向教堂。她冒着倾盆大雨，跳过一个个水坑，穿过一个个教区。她还在教徒们常常走得一个不剩的时刻跑到某个教堂冷清的殿堂里呆很长的时间。

她坐在一条凳子上陷入沉思。一个在僻静的礼拜堂里祈祷的老头儿的咳嗽声在教堂拱顶回荡；某个不礼貌的侍僧的脚步声在祭坛木板台子上回响；贝图斯塔的轻微喧闹声传到了耳边，使那里显得更加寂静。安娜在向孤独和教堂怠惰的寂静寻求着某种有如启示或虔诚的香气的什么东西。她认为从那些神圣的墙壁里和祭坛上应该散发出这种香气。祭坛上的石膏和漆木圣像在白色的阳光照耀下显得十分突出，它们由于人们在祈祷时的触摸和蜡烛的烟熏，已经受到磨损。在日光照耀下的那些形象使人模模糊糊地想起了某个露天剧场的那些道具和在大街上演出而没有煤气脚灯打光的那些喜剧演员。但是，安尼塔没想这些。她在寻找那个土崩瓦解的信仰。“它为什么要土崩瓦解呢？教会跟讲经师有什么关系呢?”“那位先生不可能爱上了她……但是，教义上说的一切都是对的吗？当然是对的。可是，祈祷是为了信仰。噢！讲经师没有经受住那个考验就糟了……如果他，如果那个兄长不过是个伪君子……那她就应该在很多事情上赞同堂卡洛斯，赞同那个到底是她的父亲的人。是的，是的，那是她的父亲，是她曾在心里哀悼过的父亲，他说过，宗教是人对上帝崇敬的内心表示；我们无法想像出上帝是怎么个样子，他也不像启示宗教所说的那样，而是更好，更伟大！……散布这些异端邪说的就是她的父亲!”她祈祷。她祈祷是因为思考没有一点儿好处。最后，她心里冒出一个严厉和有点卖弄学识的声音，只听它喊道：“但是，我们要明白，尽管堂卡洛斯有道理，尽管上帝比人们在书上描写和想像的样子更好，更伟大，也不能因此就原谅良心指责大家的那些罪过。不管上帝如何，堂阿尔瓦罗反正是要被禁止的。”邪恶毕竟是邪恶，这是没错的——庭长夫人心里这样说，她在这个断语上找到了安慰，虽然信仰破灭了，但我将继续同我感官上的这种激情进行搏斗，因为这种感情永远是邪恶的……

她开始发现寂无一人的神殿也激发不起她的虔诚。那冷冰冰的墙壁和圣徒们不祈祷时的那些姿势，使她那或许有病的大脑通过奇怪的类比，联想到了列王、集市上奇形怪状的人、喜剧演员、政治人物以及所有那些为得到群氓粗俗的赞美和惊叹而当众表演的人的疲惫。她终于觉得那座暂停祭礼的教堂、那座正在休息的教堂也有点像白天的剧场；觉得宗教画屏上那些扛着木头圣像，对称地插着蜡烛，正向圣像请教未来礼仪的教堂司事和侍僧，仿佛是她也不清楚的某个骗局的帮凶……除了所有这些亵渎神明的幻觉和病态心灵的有害欲念——这是引起思想斗争的原因——外，她还感到了放荡的折磨。祈祷开了头就没个完。虔诚神话故事中的一个个副歌终于使她感到作呕。她感到孤独产生出无数个幻象和放荡的魔鬼；寂静聚集了内心的呼声。这一切都迫使她离开了教堂。在礼拜的时刻她又回到了教堂。她知道，在寻求新的虔诚时，感官应全神贯注。她呼吸着熏香的气息；凝视着祭坛和十字褡的光辉；倾听着集体祈祷的信徒心脏剧烈的跳动声；感受着集体祈祷的神秘力量，仪式的有条不紊，那个进行祭礼的神甫的庄重；聆听着圣歌神秘的含糊不清的声音和管风琴的旋律。那圣歌分明是从唱经处传来，却好似从天而降；那琴声则在惟一的瞬间使她回想起了昔日的虔诚那全部温柔热情的情感，想起了混杂着母亲的催眠曲和神秘希望的纯洁信念。

贝图斯塔那年的悲伤圣母九日祭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假如人们对《圣旗报》的话信以为真的话。至少，举行祭礼的圣伊西德罗教堂装饰得空前漂亮，这是戈维尔纳神甫和马罗托神甫留下来的讲排场的假虔诚的根底。悲伤圣母九日祭和圣母受孕节九日祭一样，不能在教堂上悬挂蓝色和金色的装饰物，也不能学精雕细刻的哥特式教堂的样子，在主祭坛的组雕前摆放纸做的神龛。但那里布置的一切都与圣母马利亚的痛苦并行不悖。场面庄严、

忧郁、悲哀。一切都是黑色和金色的。在一个最近轰动贝图斯塔的说唱剧团尚未离去的部分演员的鼓动下，大教堂的礼拜堂被整个地搬到了圣伊西德罗教堂的唱经处。至于讲道事宜，则另请了一位耶稣会传教士马丁内斯神甫，他远道而来，收费极高。大门屏风后是主祭坛，主祭坛前放着索物桌，那些最高贵、最美丽和最爱管闲事的女士在那里索取施舍物，出售祈祷书、纪念章和教士披肩。

雨水、无聊、虔诚和习俗将各自的队伍带进了教堂，使那里天天下午都挤得水泄不通，竟到了再多一个人也容不下的地步。

城里那些世俗青年，其中大多数是学生，在那儿没有表现其过分的虔诚，也没有显示他们幼稚的不恭，他们没去想这些事情。他们之中有卡洛斯分子，也有自由派，但参加弥撒的目的几乎完全一致，都是为了去看那些姑娘。对九日祭他们从不缺席。他们散布在圣伊西德罗教堂的各个厅堂和角落里，斜披着斗篷，根据各人的特点，或带着浪漫的神气，或以调皮的模样，像他们自己说的那样，和那些最正派、最虔诚，然而也同样渴望得到她们称之为“爱情”的那种东西的年已及笄的姑娘眉来眼去，以目传情。当马丁内斯神甫第一百次说——他已经捞了五千多雷阿尔——再没有比一个母亲的痛苦更痛苦的事，并毫无痛苦地把他那冒牌巴罗克风格的祈祷词中陈旧的花言巧语统统抛给祭坛上戴孝的圣像时，那亵渎神明的无形的爱情正像春天从旷野到城里来报喜的蝴蝶，在各个殿堂中来来去去地飞舞。

安娜·奥索雷斯跪在大祭坛近旁，她集中精神沉浸在纯洁无瑕的虔诚中，倾听着讲经师悲哀的声音，仿佛那是伴随着门缝间风的呻吟的远处暴雨声。她没有听那个传教士的讲道，而是在想那被亿万人重复了多少世纪的明显事实的无声演说，那共同的虔诚，那共同的崇拜，那个由一个因贫穷和愚昧而微不足道的寻常

村落一跃成了理想的境界，变成了崇敬上帝的奇特的抽象观念。庭长夫人以她自己的方式想着这些。她希望随那虔诚的波涛而去，成为那泡沫和尘埃的一分子；一种陌生的力量正拖着它们沿着生命的荒漠，朝着一个并不明朗的理想境界奔去。

马丁内斯神甫闭上了嘴巴。管风琴开始以另一种方式重复那个夸张的讲道人刚刚说过的话，而且比他说得更好。管风琴好像对马利亚的痛苦体会得更深……安娜想到了马利亚，想到了罗西尼①，想到了 18 岁时就在这同一个教堂里头一回听《圣母悼歌》的情景……管风琴倾诉了该说的话之后，教徒们便像训练有素的大合唱队那样唱起了单调而庄严的副歌，那些副歌宛如自天而降的花雨。孩子们在唱，老人们在唱，女人们也在唱。可是不知为什么，安娜却哭了起来。她旁边有一个面色苍白、瘦弱可怜的 6 岁金发男孩，挨着衣衫褴褛的母亲坐在地上，两眼一眨不眨地盯着活动祭坛上的悲伤圣母，只管唱着歌。他唱着唱着，不知想起了什么，突然闭上了嘴巴，转过脸对他母亲说："妈妈，给我面包!"

一位老人在一个忏悔室旁用颤抖、低沉而柔和的声音唱着……竟不顾自身的年高，也忘掉了为饷口而劳作所带来的疲劳。整个城都在唱，而管风琴则像一位神甫在为这合唱伴奏，并把它引向乐曲那不可言喻的给人以宽慰的忧伤的理想境界。

"可有些无耻的人却要破坏它!"安娜这样想着。"噢，不，不，我不! 圣母，我和你在一起，永远和你在一起，永远拜倒在你的脚下。和忧伤的人在一起，这就是永久的信仰，为世界的痛苦而哭，在泪水中爱……"她又想起了讲经师。"噢，我真没良心，我对那个男人太残酷了! 我使他太伤心，太孤独了! ……贝

---

① 19 世纪意大利作曲家，歌剧《塞维勒的理发师》的作者，曾作有《圣母悼歌》。

图斯塔把他抬上崇拜的宝座之后就辱骂他，嘲弄他，蔑视他；而她，其名誉、信仰和最宝贵的东西都有赖于那个男人的她，却抛弃了他，而且还忘掉了他……原因何在呢？也许，几乎可以肯定，是虚荣心和无知而卑鄙的邪恶的猜疑在那里作怪。唉！是因为她受了卑鄙小人的影响，受了感官上的爱情的影响；是因为她屈从了堂阿尔瓦罗，如果说这尚未成为事实，那她也有此愿望——而这都是真的；是因为她是个有罪的女人。那个心灵上的兄长、亲爱的精神父亲也一定是那样的人吗？她有什么证据呢？那一切不会是猜疑吗？不会是虚荣心在作怪吗？德帕斯什么时候做过使她可以对其纯真产生怀疑的暗示呢？他们难道不是经常呆在一起，挨得很近吗？难道他们就没有相互触摸过吗？难道她就没有——也许是出于不慎——贸然地给过他天真的抚爱，对他说过势必会激发其热情——如果他那里真蕴藏着热情的话——的甜言蜜语吗？……然而他却被抛弃了！人们嘲弄他，在报纸上挖苦他，甚至那些不敬神的人竟然以赞扬传教士的手段来贬低讲经师的影响。习俗和诽谤使他走投无路。而我这个卑鄙小人也在那里大喊大叫：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我许诺过的那个牺牲呢？我为偿还自己欠那个男人的债而四处寻觅的伟大牺牲呢？……”

在那一刻，这个虔诚小城的赞美歌停止了，接着是庄严的寂静，然后是咳嗽声、教士凉鞋和木底鞋踏着光滑石头地面的响声……不露声色的焦躁。维西塔雄和侯爵夫人为了让人们注意那愉快的施舍，正在门口用硬币敲着托盘，发出当当的声音。屏风在吱嘎作响。空气中回荡着阵阵低语声。唱经处的提琴和长笛开始呻吟和费力地喘息，又有了点活气；响起了翻乐谱的声音。一把提琴哼了一声。有人敲了两下铁皮……又一次寂静……终于，又奏起了哀悼圣母歌。

罗西尼优美动听的乐曲激起了安娜越来越多的幻想。被激怒的神经以古怪的力量在那个大脑中冒出一个决定，就如同是意志的一个幻觉。她看见了这个决定的形象，好像它就在自己的面前。“是的……她……她……安娜像马利亚拜倒在十字架下一样，拜倒在讲经师的脚下。讲经师也被诽谤、无知、嫉妒和蔑视钉死在十字架上……凶手们把他孤零零地丢在那里，扬长而去……而她……她……也在做着同样的事情！噢，不，到耶稣遇难处去，到耶稣遇难处去！在那十字架下的不是她的儿子，而是她的父亲，她的兄长，她精神上的兄长和父亲。”

圣母对她说，好，做得对；说那个决定不愧是一个基督教徒的决定。哪里有死者的十字架，就可以在哪里哭泣，不必考虑挂在那儿的十字架是谁的。最好能在一位殉教者的十字架下哭泣。那一时刻，她甚至对左盗① 都产生了怜悯之心。她要对讲经师寄予无限的同情，她认为他不是贼，是个不好也不坏的人！牺牲的方式，日期，场合，一切都定下来了：她发誓决不翻悔；为了能活着，她需要那样的激情。假如以后疲乏和神经的松弛使她丧失勇气，产生庸俗的疑虑，害怕舆论，她也要视而不见，听而不闻……毫不犹豫地勇往直前，坚决去实现自己的目的。她一定要把自己的决定付诸实施。她平静下来，对自己充满信心。她又想起了悲伤的圣母，就怀着自杀的决心纵身跳进哀乐的波涛中……是的，她要在波涛中冲刷掉心中的怀疑、痛苦、冷漠、以及那个谨慎、持重、虚狂无知的世界的影响……她希望回到火一般的激情中，因为那才是她生活的环境。

---

① 即被钉死在耶稣左侧的、死而未悔的赫斯塔斯。

第二十六章

〔吉马兰病入膏肓。他要求向讲经师忏悔。堂费尔明收到安娜的信，竟先去了她的家，然后才赶去听病人的忏悔。吉马兰皈依宗教成了堂费尔明的一大胜利，而安娜答应在耶稣受难日作为悔罪者赤脚参加宗教游行的诺言更使这胜利锦上添花。安娜在大街上赤脚而行使金塔纳尔毛骨悚然。〕

自打为堂桑托斯·巴里纳加主持葬礼的那天起，堂彭佩约的身体就再没有好过。在墓地时，他就感到身上忽冷忽热，瑟瑟发抖。后来，遭雨淋得了病，这种症状又反复出现，而且愈演愈烈，直至眼下仍不时向他袭来。吉马兰一直郁郁寡欢。他崇拜的耶稣基督已经黯然失色，险恶的环境使这个善良的无神论者悲观失望，他甚至对人类决定性的进步都产生了怀疑。“劳伦特说得好，我们已经远远超过了野蛮人。”但是，还有各种各样的恶棍！友谊呢？友谊呢？友谊已经成了一种堕落的东西。帕基托·维加亚纳、阿尔瓦罗·梅西亚、华金尼托·奥尔加斯，令人尊敬的，或者说，看起来令人尊敬的佛哈先生，这些人都自称是其密友，却像骗乡下人一样欺骗了他，把他当成了笑柄。他们是一些为了引诱他而在丰盛的筵席上背弃了启示宗教和毫不惧怕地狱的放荡家伙。堂彭佩约粗暴地与所有那些“轻浮的灵魂”断绝了关系，并且再也不登俱乐部的门。他是在圣诞节那天做出的这个决定，因为他听说在贝图斯塔风传他这个虽然什么也不信，但尊重一切宗

教礼仪的彭佩约·吉马兰竟在酒醉之后去听子时弥撒，亵渎了教堂。甚至还说他把一瓶猴牌茴芹酒藏在斗篷里带进了教堂……“猴牌的！……堂彭佩约！……”他再也不去俱乐部了。“那些把他灌醉或半醉，硬把他拉进教堂的卑鄙小人很快就编造了中伤之词来败坏他的名声，他们是干得出这种事的。往后，那个喝得醉醺醺去参加基督教节日，在大教堂令人肃然起敬的殿堂里东摇西晃、傲慢不恭的无神论者还有什么威信？”

他心里对巴里纳加的俗葬和大多数人对讲经师先生所怀的恶意相当反感。

“不，我不想再搞什么宗教斗争。我日渐衰老，应付不了这样大的事情了。最好是沉默，跟所有的人和平共处。”他一想起巴里纳加的死就不寒而栗。“他孤独地死去了！可我，还有老婆和4个女儿！”

他变得愤世嫉俗，总是傍黑只身出门，很快又回到家里。

一天夜里，来自大教堂方向的嘈杂声引起了他的注意。他听见了爆竹声。这是怎么回事？教堂的塔楼被杯状灯和纸灯笼照得熠熠闪光，在它的脚下，在地面光滑、四周有生铁栏杆的狭小院子里，聚集着一群乌合之众，有如一堆黑虫。那骚动的人群里像冒泡似的涌出喊叫声、大笑声和闷声闷气的嗡嗡声，宛如远处大海的潮水声。

堂彭佩约在发烧，他冷得牙齿直打颤。他站在鲁阿街最高处望着拥挤在塔楼下的人群。他可以在小广场上随心所欲地走动时，曾觉得地方是那样的狭小。他知道这是怎么回事了。“天主教徒们在举行宗教性的周年纪念活动。怎么？噢，简直是开玩笑！”堂彭佩约走过去，站在外面观察。贝图斯塔高贵的和低贱的东西都聚集在那里。那些缝制背心的女裁缝、武器制造工、那些林阴路上的精华、带着一身贫穷臭气的下贱人在大喊大叫，在

肆无忌惮地和堤岸及俱乐部舞场的“高雅的贝图斯塔”进行交往。堂彭佩约认为，最令人难以容忍的是，贝图斯塔教士会那些漂亮的青年，所有那些他恶意地称为“神学院硕士”的青年竟打着庆祝宗教节日的幌子，出没其间，虽然外面穿着法袍，却也在黑暗中将身体挤压在那用淫欲的肉体填塞的腊肠里。那里几乎透不过气，除了无耻地感到了一点肉体的摩擦，动物的本能，更确切地说，是猪狗的本能外，再无别的乐趣。吉马兰把目光从那堆“发酵的腐烂物，无意识的蛆虫培养场”移向高处。他仰望着尖顶有一点红光、直指苍穹的塔楼……想，“这里除了这堆石头再没有什么基督教的东西了！”

他怀疑人类、正义、进步……怀着痛苦的心情，忧心忡忡地离开了大教堂。他怕牙齿打战，便咬紧牙关，回到了家里……要了椴花浸剂，便睡下了……当他看到妻子和女儿们围在他身边，把家里所有的毯子都盖在他身上时，这位铁石心肠的无神论者感到一种令人激动的柔情，一种令人振奋的温暖，他自言自语地说：“到底还是存在良知，家庭的良知。”

第二天早晨，他摇铃叫醒了全家。他感到难受。让她们去找索摩萨。索摩萨说他没什么事。8 天后，索摩萨向吉马兰的妻子提出了一个令人难过的问题，那叫做“为病人准备东西。”“该给他准备东西了。”“为什么?”“好让他有个善终。”

听到这个消息，堂彭佩约 4 个女儿中有两个跟她们的母亲一起晕了过去。

另外两个比较坚强的女儿则在商议：谁敢开这个口呢？谁去劝父亲大人答应作临终圣事呢?

长女阿加皮塔决定自己去对父亲说。

“爸爸，你是个大好人，你愿意让我，特别是让如此爱你……如此虔诚的妈妈难过吗？……”

“别说了，亲爱的阿加皮塔。”病人用无力但温柔和爱怜的声音说，“我知道你的要求。放心吧。我怎么会让你难过呢？这个时刻我已经等了好多天了。索摩萨先生真是个天使，他不愿让我害怕，不过我觉得这样不好。我仔细地考虑了你们的情况，认为有必要使你们高兴。我只要求你们一件事……就是请讲经师来。我希望德帕斯先生听我忏悔；我需要他听，我需要他宽恕我。”

阿加皮塔伏在父亲那瘦骨嶙峋的胸上哭泣着。索摩萨和吉马兰的小女儿在客厅听见了他们的对话。半小时后，整个贝图斯塔都知道了这个奇迹。“那个无神论者竟然叫讲经师来帮他得到善终！”

堂费尔明还睡在床上。他母亲像条狗似的躺在床脚下，一出现什么干扰，她就吠叫起来。讲经师直嚷神经痛，很小的声响他听起来就像有人在他脑袋里跺脚。堂娜保拉严禁响动，严禁一切响动。她踮起脚尖走路，而且尽量使身体飘浮起来。

特雷西纳认为吉马兰的小姐们捎来的口信事关重大，值得破例。

“他们那儿的人全都向着吉马兰夫人和小姐们……”

“向着吉马兰！”讲经师说，他虽然闭着眼睛，但并没睡。

“向着吉马兰！你发昏了……”堂娜保拉低声说。

“是的，夫人，向着吉马兰，向着堂彭佩约，他想请少爷去听他忏悔。”

母子二人跳了起来。堂娜保拉站在地上，堂费尔明坐在床上。

他们让人把吉马兰的女仆叫进来重复一遍她捎来的口信。

女仆哭了，一边抽泣，一边描述那个家的悲哀和看到老爷要求做临终圣事而感到的宽慰。

讲经师和堂娜保拉交换了一下眼色。他们取得了一致。

“有没有不利之处?”

“没有。我现在就去。”

“你们走吧。少爷病得很厉害，不过，大事终究是大事，他马上就去。”

只剩母子俩了。

“这下无赖不是在开玩笑吧?”

“不，夫人，他是个老实人。他应该这样死去。不过，我一直不知道他得了病。”

德帕斯一边在母亲的帮助下穿衣服，一边说。母亲翻开箱子底给他找出了那件最暖和的衣服。

“费尔莫，你是不是真的不舒服？……就是说，你是不是病得很重？……”

“不，不，不。您放心吧。这事不能再等了……我的头倒是很难受。必须在附近的人知道之前就赶到那儿……您还不明白吗?”

“明白，当然明白。你说得对。”

他们沉默不语。

讲经师一手扶墙，一手扶着母亲的肩膀站了起来。

他在书房坐了一会儿。

“叫辆车吧？……”

“对，当然；这应该不成问题。叫贝尼托到这个街角来……”

特雷莎走进来。

“这是少爷的信。”

堂娜保拉接过信，她认不出信封上的字体。

费尔明当然认识。那是安娜的字，字体有些变样，是写字时手发抖所致……

“谁写来的?”一见费尔明脸色变得苍白，母亲便问。

“不知道……回头再看。现在上车……去看吉马兰……”

他站起身将信藏在内衣口袋里便迈着坚定的步子朝门口走去。

堂娜保拉尽管满腹狐疑，但不知为什么，这次没敢坚持问下去。她怜悯自己的儿子，他虽然身患疾病，精神忧郁，或许已经灰心丧气，但仍在为她谱写那权势和金钱的历史，正要去寻求一种最能引起轰动、效果最佳、好处最大的奇迹，一种使人皈依宗教的奇迹，以此来挽回他失去的声誉。“他是一个英雄。封斋节期间他经受了多大的痛苦啊!”堂娜保拉终于猜到儿子与庭长夫人已经不再见面了，显然他们是吵了架。起初，母亲的自私使她洋洋得意，庆幸他们的破裂。她分析了儿子那被整个贝图斯塔及其周围的人压抑的愤怒后，知道他宁肯在绝望中，在他最终病倒的床上孤独地死去，也决不会低声下气地去向安娜乞求和解。可是她的费尔莫不仅在生闷气，而且，还得了一种症状可怕的有可能使他精神失常的怪病，这使她这个以特有的方式爱着儿子的母亲感到恐惧。有天晚上，她在看护儿子的时候，竟想入非非，打算亲自去找那个给他儿子带来痛苦的无耻女人，把她杀死，或扯着她那该死的头发把她拖到儿子的床前，让她像自己一样守护他，哭他，用名誉、生命及一切代价挽救她的儿子，或是与他一起死去……后来，她的真知灼见否定了这些荒谬的念头。这时，堂娜保拉的心里只有怀而不露的愤怒和一种模糊的想法，她想拟订一个奇特的计划，设计抓住庭长夫人，让她去干费尔莫想让她干的事情……然后杀死她，或者割掉她的舌头……

安娜和德帕斯分手后的头几天，讲经师老是假装心不在焉地问特雷莎，但又不让他母亲听见。“有没有我的信或口信?”后来，堂娜保拉也在私下里憋住嗓子问女仆，“有给少爷的……口信……或信吗？……”

没有，什么也没有。封斋节就这样过去了。悲伤圣母周已经开始，现在也要结束了……还是什么信也没有。

“一定是她来的信。”堂娜保拉看到特雷莎拿来的那封信，心里这样想。她心里又生气又高兴。

讲经师觉得耳边狂风大作。他怕自己摔倒，但还是准备出门。他发誓决不当着母亲的面看信，尽管她要求他这样做。“那封信是他的，是他个人的。”车来了。那是一辆快散架的旧车，驾车的两匹马，一黑一白，都很肮脏，已饿得有气无力。

堂娜保拉陪儿子来到门楼，叮咛车夫说：

“到堂彭佩约·吉马兰家去……这你已经知道……”

“是，是……”

车子拐过街角；堂费尔明拉上窗帘，喊道：

“慢点，走慢点。”

他瞧了瞧安娜的那封信。

他用颤抖的手指拆开信封，看了那封信。字是用红墨水写成的，字迹潦草，勾勾连连，跳来跳去。他视力微弱，看着那一行行闪过眼前的字，与其说是在辨认，不如说是在猜测。

费尔明：

我需要见您；我要请您原谅，向您发誓，我决不辜负您亲切的关怀。上帝想再一次给我以启示；圣母，我肯定，是圣母要我来找您，向您求助。我想亲自去您家，可又怕这样太冒失。但是，如果您真的病了，不能出门，我是会冒一切风险去看您的。我们在什么地方见面好呢？我相信，出于仁慈，您至少不会对我的信置之不理。如果没有回音，我就到您那里去。发誓并履行诺言的您最好的朋友和仆人。

——安娜

德帕斯立刻觉得疼痛消失，甚至连想都不想了。他看看天：

暮色将至。他用发烧的手拽了拽车夫的蓝罩衫，车夫回过头。

“有什么事，少爷?”

“去新广场……去那个街角……”

“好，我知道……但是，现在就去吗?”

“对，现在就去，马上就去。”

马车继续缓慢地走着。

“如果堂维克托在家，只要安娜看我一眼，在那儿看见我，我也就心满意足了……如果他不在……那更好。那我就要跟她谈，跟她说……”

这一连串意想不到的事情和他为此耗费的精力使他变得十分疲惫，他的头不由自主地靠在了马车破旧的蓝条绒篷布上，一双发烧的手在黑暗中捧着脸，孩子似的哭了。他偷偷地流着眼泪，一点也不觉得难为情。

堂维克托不在家。

讲经师 7 点进入奥索雷斯的老宅，过了 8 点才出来。他出来的时候，车夫已经在他的座位上睡着了。他早就点上车灯在那儿等着，认定可以美美地睡上一觉。堂费尔明到堂彭佩约家时是 9 点差一刻。大厅里挤满了神甫和虔诚的俗民。吉马兰的 4 个女儿都赶上前来迎接讲经师。他容光焕发，还带有一种好像是超凡脱俗的苍白。有人说他身上环绕着一个光环。

他们曾三次派人去讲经师家请他马上赶来。堂彭佩约愿意忏悔，但只向德帕斯忏悔。他说他只愿意对讲经师忏悔他的罪过和错误。一个发自心底里的声音以不可抗拒的力量要他去请讲经师，而且只请讲经师。

堂娜保拉回答说她儿子一得到口信，就在 7 点钟坐车去了，是直接去吉马兰家。可是由于他一直未到，所以他们又再三去请。堂娜保拉为此大为恼火，儿子是怎么啦? 他又犯什么神经

了?

后来，由于总不见讲经师的人影，吉马兰的女儿们便请来了副主教、堂库斯托迪奥、教区神甫和其他几位和病人多少有些关系的教士。可还是白搭，因为病人只要讲经师，他内心的呼声就是这样在要求他。格洛塞斯特尔在灵床旁站着，他嫉妒得要命，气得脸色发青，虽然还像往常那样微笑着。

“可是，堂彭佩约先生，您要明白我们都是耶稣基督的神甫……既然您皈依宗教出自真诚……”

“是的，先生，我是出于真心。我从来没有欺骗过任何人。我愿意皈依宗教，死在它的怀抱，如果我注定要死的话……”

“噢，不，这不会的……”

“我认为会的；但是，不管怎么样……我也要重新走上正路……重新回到祖先的正路上来……但是，这一定要有堂费尔明的帮助才能做到；我有充分的理由提出这样的要求，这是我良心发出的呼声……”

“噢！实在可敬……实在可敬……可是，那位讲经师先生要是不来……”

“他要是不来，情况又很危险，我就向你们其中的任何一位忏悔。但在这之前，我要等他。我决心等他。”

教区神甫和副主教一样，也未能改变病人的意志。至于堂库斯托迪奥就更不用说了。据格洛塞斯特尔说，在那儿的神甫都“十分尴尬。”他们的脸确实是一阵红一阵白。

“这大概是个阴谋!”莫雷洛对堂库斯托迪奥耳语道。

大家等了很长时间，讲经师才到。

吉马兰的女儿们在欢呼声中把他领到父亲身边。

德帕斯仿佛是自天而降的一位圣人，只见他漂亮和富有神采的面庞上闪耀着大天使般满意的笑容，焕发着眉目清秀、身强力

壮的村民那特有的青春，使他在那一刻感到得意的激情的青春。吉马兰握着讲经师戴着手套的双手时，讲经师的思想还未能回到眼下的现实中来，他还在回味他刚才在其中扮演了如此重要角色的那令人非常感动的和解的一幕。“安娜又成了他的人，成了他的奴仆！她跪在他跟前哭诉……那个计划，那个不可更改的计划太好了！通过它要使整个贝图斯塔在庄严的时刻看到庭长夫人已成了她忏悔神甫的奴仆；看到她怀着绝对的信仰对他笃信不疑……”一想起安娜主动提出的这个考验及其细枝末节，堂费尔明就觉得两腿打战，这是他所谓的精神快感造成的瘫软，但是，那快感却像一股暖流似的渗入到了他的骨髓。他要了把椅子，在病人床边坐下，头一次面对面地看着眼前的这个人。只见病人脸色苍白，面庞干瘪，骨头和皮肤就像是透明的羊皮纸。吉马兰眼睛湿润，闪闪发光，睁得老大，望着自己生病的大脑堕入其间的那个思想的深渊，仿佛两扇显露出无声惊恐的窗户。

只剩下病人和忏悔师两个人了。

德帕斯想起了他的母亲、耶稣会、巴里纳加、格洛塞斯特尔、梅西亚、佛哈，还想起了主教。尽管他很不情愿，但还是决定尽可能从那个意想不到的忏悔里捞取最大限度的好处。仅在一天之内，他就得到了那么多的幸福！安娜和他的威信同时失而复得；安娜从来没有这样谦卑，而他的威信则罩上了某种神奇的色彩。是的，他相信是这么回事；他了解贝图斯塔人。一次葬礼使他们蔑视起他们的暴君，另一次葬礼又叫他们跪倒在他的脚下，一部分人是出于狂热，其余的至少是因为胆小。讲经师一边同堂彭佩约大谈宗教、宗教的甜言蜜语以及需要一个建立在披露真情实话基础上的教会，一边为从这个成功中获取好处而在脑子里设想着一整套计划……既然那个又疯又傻的家伙已经让他插手此事，他就不会空手而回。其他那些傻瓜，那些认为吉马兰是个极

坏又极明智的无神论者的人，将会把那个征服视为一件大事，看成教会的一项难以估价的收益。

“那个无神论者！虽然大家都认为他无害于人，但是，大多数人却把他看做是天生的坏蛋，神奇的、出类拔萃的魔鬼。而那个魔鬼，那个罪犯竟然拜倒在这个贝图斯塔高尚的先生脚下……噢！多么强烈的戏剧效果啊！……不，他不是傻瓜，他母亲说得对，他应该从中得到好处……其次，那个胜利也不过是为另一个更重要的胜利做的准备。有人不是说连庭长夫人都抛弃了他吗？好，那就看看庭长夫人自己的行动吧……”堂费尔明高兴和得意得喘不过气来，激动得哽住了喉咙。这时，堂彭佩约在咳嗽，一边吐着黏痰，一边有气无力地说：

“您可以相信……讲经师先生……这是个奇迹……是的，是个奇迹……我看见了天使队，想到了圣婴……他躺在摇篮里……在伯利恒的门厅……我感到了一种爱……就像……慈父般的爱……我实在无法形容！……堂费尔明，它非常动人……动人……上帝在摇篮里……而我却是个瞎子……视而不见……但是，您说得好……我一直在想着上帝、谈着上帝……只是反了……我全理解反了……”

他断断续续地说着，不时被咳嗽和抽泣所打断。

后来，讲经师让他闭上嘴巴，听他说话。

堂费尔明讲了很多，而且讲得好极了。为了得到上帝的宽恕，堂彭佩约在康复之前——因为他一定会康复的，他自己也这么想——必须做出一个有教育意义的虔诚的榜样。他皈依宗教的行动应当是严肃的事情，这对无赖是一个惩戒，对不热心的信徒则是个有益的教训。

“您会给您多次伤害过的教会带来很大的好处……”

“您是说……堂费尔明……我是您意志的奴仆……我希望得

到上帝和您的宽恕……您的宽恕，我曾经随声附和的那些流言飞语给了您很大的伤害……但请您相信，我并不希望您倒霉，我的目的是反对宗教狂热，反对整个教士会……另外，只有这样，巴里纳加才能被我征服……噢，巴里纳加！不幸的堂桑托斯！堂费尔明，他真的入了地狱了吗？不幸的人啊！都是我的罪过啊！”

“谁知道……上帝的想法是无法探知的……再说，它拥有无限的仁慈……谁知道呢！……重要的是我们现在做出了一个纯真而虔诚的高尚榜样……这个榜样可以引来许多皈依宗教的人。啊，堂彭佩约，您不知道您已经做的和打算要做的事情会使宗教取得多大的胜利啊！……”

第二天早晨，整个被感化的贝图斯塔都准备参加下午为吉马兰先生举行的临终仪式。那是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全城的街道上到处充满了宗教的气息。

“教区法官的地位提高了！”佛哈愤怒地对格洛塞斯特尔耳语道，他是听完弥撒后，在大教堂的门厅里碰到副主教的。

“这是个阴谋！”

“那个堂彭佩约简直是个白痴。”

“不，是个阴谋……”

事实是教区法官的地位提高的幅度远远超出了他那些对手的预料。

正如很难解释他的声誉为什么在那么短的时间内一落千丈，现在也没有人能说得清为什么在短短的几小时内，舆论又转而对讲经师有利，甚至谁也不敢在人前再提他的恶习和罪过，而且，他主持进行的那个皈依宗教的行动还成了人们谈论的惟一话题。

莫雷洛四处叫嚷也毫无用处。

“既然不是他，而是那个无神论者一时心血来潮……既然一切坚强的灵魂在临终时都这样做……”

没人理睬那个在背后议论的人。“奇迹确实存在，不过，那是讲经师创造的。”已经没人怀疑这一点了。“他是个了不起的人，应该承认这点。”堂娜保拉通过“塌鼻子”和堂娜佩特罗尼拉以及她的那帮人、里帕米兰、在祝贺其胜利后不久又在大教堂拥抱过讲经师的主教和其他许多人大肆鼓吹堂费尔明刚刚获得的新的荣誉，积极宣传他在对付魔鬼撒旦的信徒们的斗争中取得的明显胜利。

佛哈、莫雷洛和堂库斯托迪奥在梅西亚——他已和前市长谈过——的劝告下，打消了抗拒这股强大的、对堂费尔明极其有利的舆论潮流的念头。

“最好是等着瞧，那阵风一过，整个贝图斯塔就会重新看到那位奇迹般的堂费尔明·德帕斯赤裸裸的丑态。”

堂彭佩约按照当时要求的礼仪，当着首席神甫堂费尔明和医生索摩萨的面极其郑重地领过圣体之后，全贝图斯塔的人便从他家里及门口四散开去，在城里各处大肆宣扬那个无神论者临终时的热忱。现在大家都承认他具有非凡的天才，超人的智慧，也赞扬了教区法官那使徒般的热情、他的精明和他的宗教影响，好像他是个奇迹般的或有魔法的人。

宗教仪式结束后，进行了会诊。索摩萨一向错下结论，这回也不例外。堂彭佩约病入膏肓，行将就木，但是还能维持很多天：他很坚强……别听他的了。

索摩萨以英雄的气概坚持己见。“吉马兰先生能够维持的时间确实要比他自己预料的要多几天，但是，科学不能不宣布死亡已迫在眉睫。他可以维持一段时间，是的，这种情况是屡见不鲜的。但这是为什么呢？毫无疑问，是由于圣事的精神作用。他，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首先是个搞科学的人，他并不相信宗教的物质作用，但是，他也没有陷入科学家以全部信念坚持的狂

热中，正像他说过的那样，他根据经验可以认定，而且也认定精神的东西能影响物质的东西，反之，物质的东西也能影响精神的东西；堂彭佩约突然皈依宗教的行动已经使他的病在自然的发展过程中发生了变化……而这一切都与医学本身毫不相干。”

果然，堂彭佩约的生命一直维持到了圣星期三。

特里封·卡尔门内斯从得知吉马兰皈依宗教的那天起，就冒出了一个倒霉的想法，竟打算为这桩极其重大的事件献出《圣旗报》的文学专页，不过，得等到病人脱离危险或一命归阴之后才行。这后一种可能性更大，更适宜卡尔门内斯实施其计划。他撰写的讴歌那位幸运地重新获得基督信任的无神论者之死的长诗在复活节前的星期日就已接近完成。那篇挽歌式的赞歌，或纯粹的挽歌——到底算什么，特里封也不甚明了——是这样开头的：

这悲恸的哭泣要告诉我什么？……

这位诗人从“殡仪馆”——这是他心里对吉马兰家的称呼——到编辑部，从编辑部到“殡仪馆”，来回奔走。

“他怎么样?”他在门厅低声问。

女仆回答说：

“还是老样子。”

特里封便跑回去，一头扎进自己的挽歌中，继续写下去：

致命的怀疑，不恭的犹豫！……

门槛上站着可怕的死神，

它在激战中既不后退，也不前进；

像恐怖的影子，在默默地等待……

几个小时之后，他又出现在那个垂死的人的家里，并用甜蜜的和柔和的声音问：

“堂彭佩约怎么样?”

“病情有点恶化。”有人回答他说。

他又气喘吁吁地奔回编辑部。“我得加劲儿干了，那位先生会死的，而这首诗还差最后时刻的描写……”于是，他心情紧张地写道：

然而，唉！无济于事了，
神圣的老天已经判决了；
毫不留情……

特里封不明白“神圣的”是什么意思，就是说，他吃不准这个词的含义，但觉得听起来挺顺耳。

当吉马兰的女仆回答他说“先生昨晚上又有好转”时，卡尔门内斯竟不知不觉地变了脸，产生了一种不愉快的感觉，就像当他确信马德里的一家报纸不会发表他的诗时所感受的一样。他不希望任何人遭到不幸，可问题是，一旦挽歌提前完成，而堂彭佩约又没死的话，那就坏事了。

吉马兰死了。他是在圣星期三那天死的。讲经师和特里封松了一口气，索摩萨也松了一口气。假如吉马兰还不死，这三位非出丑不可。卡尔门内斯是这样结束他的诗的：

诸位不必为他痛哭。敲响了钟，
唱起了赞歌；神圣的教会
已使他回到了自己的怀抱……

可怜的特里封写了一大堆诗，这些诗和人的五指一样，水平参差不齐。

那个无神论者的葬礼是一个少有的盛典。送葬的有当地军政要人、一个由教长为首的教士代表团、地区法庭、大学，以及许多自认是好的或不好的天主教徒。吉马兰的遗孀和女儿们从公众的同情中得到了特殊的帮助和慰藉。讲经师走在死者亲属行列的最前头，他不是死者的亲属，但是，是他把死者从魔爪中拯救出来的。据留在教士会大厅的格洛塞斯特尔背后议论说："那个比一个基督教徒的葬礼还要隆重的葬礼是异教徒对慈悲的、幸运的、洋洋得意的代理主教的神化。"果然，人们都指着那个使徒，指着讲经师说："那个就是，那个就是。"堂娜保拉指使人在无知和容易感动的群众中宣扬的奇迹简直无法形容。主教先生本人在对穷苦信女、下等阶级、女仆等做的最后一次说教中就提到了那个教会的宠儿的这次成功……

"除了向风暴低头让路之外，大概不会有别的法子了。"佛哈说。

最气愤不过的是那些每到耶稣受难日都要在一家饭馆吃肉的自由思想派。

"那个堂彭佩约搞得他们威信扫地！"

"让自由思想者见鬼去吧！"

"那是个胆小鬼！"

"他死的时候已经疯了！"

"他们对他施了巫术！"

"什么巫术，莫尔菲纳？"

"是教士，是教士在捣鬼……"

"他们用鸦片让他改变了信仰……"

"懦弱只能捣鬼……"

“他首先是个骗子……”

圣星期四又带来了一条在贝图斯塔编年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新闻。贝图斯塔编年史当然是由一位大学教授在从容不迫地撰写，这位教授还写过一些有关阿拉贡霍塔舞① 的评论文章。

那个消息像一颗炸弹在维加亚纳的家里炸开了。穿着一身黑衣服的侯爵夫人和维西塔雄在圣母马利亚的索物桌上乞讨后一起回到了家。奥夫杜利亚·凡迪纽也回来了，她是在驻军的军官们观看布满花烛的祭坛的时候，在圣佩德罗教堂的索物桌上乞求施舍的。这几位夫人全聚在侯爵夫人的客厅里，惊愕地听着“君士坦丁大帝”堂娜佩特罗尼拉·连萨雷斯一本正经的述说，她刚刚在圣伊西德罗教堂的索物桌上募集了 20 个银币。只听那个主教大妈说：

“真的，侯爵夫人，您别大惊小怪。安尼塔决心要给全城、给世界做个伟大的榜样……”

“可是，金塔纳尔……是不会答应的……”

“他已经答应了……当然十分勉强。安娜让他明白那是神圣的许愿，阻止她实现自己的诺言，将是她永远也不会宽恕的专制行为……”

“那么这个可怜的人就这样答应了?”维西塔说，她脸都气红了。“圣巴兰德兰岛的丈夫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啊!”她想起自己的丈夫便又补了一句。

侯爵夫人惊愕不已，还在画着十字。“那不是虔诚，不是信仰，是神经病，纯粹是神经病。真正有理性、有教养、高雅的虔诚是另外一种做法，是为医院去请求团体和个人在教堂门口给教民们赠送锦旗，可打扮成滑稽可笑的样子，当众表演！……”

---

① 霍塔，西班牙的一种民间舞蹈。

“行行好吧，侯爵夫人！随便哪个人听了您这些话都会以为您在蛊惑人心……”

“可我说什么了？”

“那您还觉得说得不够吗？把一个女苦行者说成是滑稽可笑的人……”

侯爵夫人耸耸肩膀又画起十字来。奥夫杜利亚口干眼热。她感到一种强烈的好奇和某种模糊的嫉妒……

“安娜要表演了！”不错，人家就是这么说的。她凡迪纽太太所希求的不就是当众表演，让全贝图斯塔人看她欣赏她吗？她需要的不就是这个吗？

“那么服装呢？服装怎么样？您知道吗？……”

“我当然知道。”对那事知之甚详的堂娜佩特罗尼拉显得颇为得意。“安娜将穿长至脚跟的、深咖啡镶边的深紫色丝绒长衫……”

“深咖啡的？……”奥夫杜利亚反驳道，“您说得不对……还是金色最好。”

“这些事情你不懂。……是我亲自指点裁缝做的。安娜也不懂，她把所有细小的事情都委托给了我。”

“长衫很宽大吗？”

“不大宽……”

“下摆拖地吗？”

“不，刚好擦着地……”

“鞋呢？是凉鞋吗？……”

“穿鞋？穿什么鞋？光脚……”

“光脚！”三位夫人一起叫起来。

“不错，亲爱的，那正是有风度的表现……安娜愿意光脚而行……”

“要是下雨呢?”

“地上有石子怎么办?”

“会蹭破皮的……”

“这个女人简直疯了……”

“可是，她在哪儿看见过谁这样胡闹过?”

“看在上帝的份上，侯爵夫人，您就别乱骂了！这种许愿，这种如此有教益的谦恭行动，如此笃信基督的榜样怎么是胡闹呢？……”

“可是，她怎么想起来……干这种事？她在哪儿见到过这种事？……”

“她在萨拉戈萨和去过的其他一些村镇就见过这种事……即使她没有见过，敢冒着不敬神的人的讥讽和男女伪君子们暗地里嘲弄的危险去这样做，也值得赞扬……而这正是上帝为我们这些有罪的人所做的安排。”

“光脚!”奥夫杜利亚惊愕地重复着这两个字。心中的妒忌又有所增长，她想：“哦，这无疑别具特色，它出自民间，是一种恶作剧，有那么点……高雅……”

这时，侯爵和堂维克托手挽着手走了进来。

维加亚纳一直在安慰不幸的金塔纳尔，他毫不掩饰自己的悲痛和消沉。

堂娜佩特罗尼拉在痛苦的前庭长有可能追究她在那个冒险行动——他则称之为不幸的事情——中应负的全部责任之前，就告辞而去了。.

“讲讲吧，金塔纳尔。”侯爵夫人怀着真正的兴趣和极大的好奇对他说。

“夫人……我亲爱的鲁菲纳……这……就像诗人说的：

他们不能征服我……却把我征服了！ ……”

“您就别念诗了，菩萨心肠的人……是谁让安娜想出这种名堂的?”

“能是谁呢? 圣特雷莎……我说……不对……是那个巴拉圭。”

“巴拉? ……”

“不，不是这么回事。我不知说什么好……我是说……先生们，我妻子疯了……我认为她疯了……这个我已经说了多少遍了……事情是……正当我认为已经掌握住了她，认为神秘主义和讲经师是推不动磨的一潭死水……确信自己在家中享有自由决定的权力的时候……恐怕就是这个时候，唉! 我妻子就向我提出了一个令人不快的要求，她要参加宗教游行。”

“可在贝图斯塔根本就没人干过这种事呀……”

“有这种事，”侯爵说，“每年给基督送葬，比纳格雷，就是那位贝图斯塔最残忍的教师堂贝利萨里奥·苏马里，就总是打扮成苦行者的样子扛着一个十字架……”

“不过，侯爵先生，您别把我妻子和比纳格雷相提并论。”

“不，我要是不作比较……”

“先生们，先生们，我说，”堂娜鲁菲纳又提出了那个问题，“安娜什么时候看见过一个女人身穿教服，或是打扮成苦行者的样子跟在棺材后面送葬? ……”

“见过，她确实见过。比如……我们在萨拉戈萨就看见过。但是我不知道那些人是否真是些女人? ……”

“再说，人家也不会光着脚。”奥夫杜利亚说。

“光脚! 我妻子光脚去游行? 气死我了! 这绝对不行! ……天哪!”

堂维克托好不容易才压下心头的愤怒。等心情平静下来，他才动身回家。要么让妻子做出别的解释，要么自己保持意味深长的沉默。在这两者之间，他宁愿选择后者，把自己关在书房……保持沉默。

“不能自己欺骗自己。他知道安娜的决定是难以更改的。”

耶稣受难日那天，拂晓时分，天呈铅灰色。天一亮，讲经师就早早地跑到阳台去望天气。“会下雨吗？在那个他胜利的日子里，要是太阳驱散灰色的云雾，毫不遮掩地直射大地，他宁肯少活几年……那可是胜利的两天啊！星期三是那个皈依宗教的无神论者的葬礼，星期五则是基督的葬礼，他堂费尔明在这两个葬礼中都大获全胜，感到了无限的光荣。他征服了贝图斯塔，获得了大家的称赞，而敌人对他则望尘莫及，已被他打得落花流水，如鸟兽散！”

安娜也很早就起来察看天气。决定已无法挽回了，她想：“要是下雨就好了！”她希望下雨，而良心又因这种愿望感到内疚。她为自己的作法感到震惊，“我是个疯子，”她想，“我在情绪激动的时刻做出了极端的决定，可现在情绪已经变得消沉，几乎呆滞，变得无能为力，我还得去履行自己的诺言。”她想起，她跪在讲经师的面前答应他要做出那个牺牲，那个郑重和公开地证明她追随他，追随那个被迫害被中伤的人的表示。她是在听着罗西尼的《圣母悼歌》，怀着狂热的幻想，想像着耶稣遇难的景象，看着圣母马利亚伏在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儿子脚下的时候，突然想出了那个自我折磨的可怕计划的。她想起她曾在萨拉戈萨看见一个女人打扮成苦行者的样子，光着脚，跟在一个装殓耶稣仰卧形象的玻璃棺后，似乎从中受到启示，竟不假思索便做出了决定，发誓要当着全城人的面，像萨拉戈萨那个女人一样，和同样在忍受着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的痛苦，被中伤、被众人……甚至

被她自己蔑视的讲经师一起，跟在耶稣尸体的后面，走遍贝图斯塔的大街小巷……已经无法挽回了。堂费尔明对此表示反对，但态度不十分坚决，随后便让了步，同意对安娜进行精神忠诚的考验。堂娜佩特罗尼拉则自告奋勇为那个牺牲的行动替安娜张罗服装和其他必要的事宜，安娜已不把她看成是那种亵渎神明的冒险情事中可憎的第三者了……“但是，现在，当这一天来到的时候，当那个时刻临近的时候，她却犹豫了，害怕了，只盼着天降大雨，淹没世界，好逃避这个宗教游行!”

安娜也想到了她的金塔纳尔。“那一切都是因为他，确实因为他。利用那种虔诚来保住名誉是必要的，但是，要做虔诚的女人就没有别的办法吗？她的许诺是疯狂的冲动吗？那个做丈夫的得看着他的妻子光着脚、穿着深紫色长衫，踩着淤泥，在恩西马达区各条街道上，给便道和阳台上那些居心险恶、妒火中烧、十恶不赦的人当众表演，他就不觉得尴尬吗?”安娜在寻找 8 天前在教堂听音乐时使她生出这个计划的那种热情之火和自我牺牲的狂热，然而，它们已不知去向，就连信念也丢开了她。对贝图斯塔的眼睛和张着嘴的奸诈的恐惧完全控制了她。对宗教，她相信又不相信；她不想上帝，不想耶稣，不想马利亚，也不想她为恢复讲经师的名誉做出牺牲的作用。只在想那个表演所引起的轩然大波。“是的，是一场轩然大波。”他家的女人，贞洁的妻子；安娜心里在反对就要进行的那个演出……不，她甚至不相信她的自我牺牲是个善举，或许，那是厚颜无耻；她平静的家庭，正派的家庭以严肃的沉默在这样说……安娜愁得直冒汗……“她已经许了愿!”

没有下雨。那一天，天色一直是灰朦朦的。夜幕降临前一个小时，给耶稣送葬的游行队伍便从圣伊西德罗教堂出发了。

“来了，来了!”俱乐部的会员们挤在阳台上七嘴八舌地嘟哝

着。他们你推我搡、连踩带挤，一个个使劲伸着脖子，迫不及待地要好好看看那个不同寻常的场面，按照自己的口味去欣赏一下那位美丽的夫人，贝图斯塔的明珠。她在神甫和侍僧的簇拥下，穿着苦行者的衣服，赤脚而行，和那个极端残忍的教师比纳格雷不相上下。

人们的羡慕有如一股浪潮，总是走在送葬队伍的前面。队伍不管去哪条街，还没见人影，那条街的居民就从挤在便道和在窗口、阳台上探望的人群中得知“庭长夫人走过来了，她面色苍白，美如天仙，简直就像圣母”。大家说的想的全是这件事。躺在玻璃棺木中的耶稣和后面穿着丧服、身体被七把剑刺穿的圣母并没有引起虔诚的人们的注意；大家都想着庭长夫人，贪婪地看着她……省长夫人、司令太太、庭长夫人①、侯爵夫人、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男爵的女眷以及其他许多被卑微而妒忌的中等阶级称为贵族的女士，正聚集在俱乐部对面王家法院垂挂着洋红色和金色帷幔的阳台上。法院也是一幢用深色石头建造的楚利盖拉式楼房。奥夫杜利亚激动得脸色发白。她嫉妒得要命。“全城的人都注视着安娜的步履、动作和衣着，注视着她的脸色和表情！……她还光着脚！那一双雪白雪白的脚，赤裸着，受到了多少人的赞美和怜惜啊！”对凡迪纽来说，这是卖弄风情的理想的美。而她那在紧身绣花黑衣裙衬托下的裸露的肩膀和乳白色的胳膊、使人头晕目眩的曲线型的脊背以及那隆起的、健壮、丰满、诱人的胸脯却从来没有如此明显地引起全城的瞩目和赞叹，尽管她在舞场上、剧院里、散步和游行时展示过……她那整个雪白的肉体是那样结实、丰满、优美和耐人寻味，由于时间、地点的关系，竟不如安娜的一双赤脚迷人，而那双脚罩在深紫色的丝绒苦

---

① 指现任庭长的夫人。

行长衫下，偶尔才隐约可见！“这很自然。”奥夫杜利亚继续想，“整个贝图斯塔现在都看够了这双赤脚。为什么呢？因为她在表现方式上别具一格……也和环境有关。”“她什么时候到？”寡妇问道，她舔着嘴唇，心里又羡慕又嫉妒，竟产生出一种难以克制的兽性的、淫欲的感觉，一种因其荒唐而无法理喻的奇怪感觉。奥夫杜利亚当时竟冒出了一个……一个想做男人的模糊愿望。

那个小学教师比纳格雷，即堂贝利萨里奥是个男人，而且是个十足的男人。他根据传统习惯，在如此庄严的日子里装扮成苦行者，而在每年的其他时候则是小学校里最凶恶的希律。小学生都打心眼儿里讨厌他。他们聚集在街道、广场和阳台上观看教师先生给耶稣送葬。他扛着纸板做的十字架，戴着有刺的荆冠。从他皱眉蹙额的痛苦表情上看，那冠上的刺确实扎得他难受。孩子们恨不得让那些刺扎透他的脑壳。耶稣的葬礼是整个小学对他的报复。比纳格雷不仅想方设法折磨了好几代人，而且还喜欢自己折磨自己。但是，他之所以想出那个使学生们开心的头戴荆冠的恶作剧，不仅是因为他有自我折磨——这种折磨与他对学生的折磨不相上下——的瘾，而且，在很大程度上，还因为他有卑鄙的虚荣心。他知道，他每年都有一次要成为公众期待的目标。为此，他感到非常得意。没人敢学他的样；他是本城惟一的苦行者，这个特权他心安理得地享受了许多年。

堂娜安娜·奥索雷斯的竞争非但没有惹恼他，反而使他感到无比骄傲。他既没乞求上帝保佑，也没请求魔鬼庇护，一见安娜从圣伊西德罗教堂出来，便赶上去与她齐头并进，还彬彬有礼地向她致意，尽管肩上扛着十字架，而且，正向耶稣遇难处行进，但还是没忘了表明他首先是一个殷勤知礼的绅士。碰到水洼，他便站进去，以防淤泥弄脏他的同伴，那位尊贵的夫人珍珠般的赤脚。安娜像瞎子似的只顾朝前走，她不听也听不懂那个人的话，

但是，那个意料之外的同伴的可笑样儿却使她满面羞惭，她恨不能撒腿跑掉。“他们欺骗了她，根本就没对她提起过身边这个滑稽可笑的人。”“噢，她要是还有从前那种真诚的虔诚精神，这个新的折磨、侮辱和尴尬处境本来会使她感到高兴，因为这样，她的牺牲就显得更伟大，她自我牺牲的精神就更崇高。”

比纳格雷像所有的市民，特别像下层市民一样，十分赞美庭长夫人的赤脚。至于他，对不起，则穿着一双闪光发亮的漆皮靴子。比纳格雷十分清楚，奥古斯都时期是没有漆皮靴子的，即便有，耶稣也决不会穿着它去受难的；不过，他只是个信徒，一个整年没有机会炫耀靴子的信徒；应该原谅他在那种场合下炫耀其光亮如镜的靴子的虚荣心，因为他只在这种极其庄严的日子里才穿它。

“来了！来了！”当送葬的队伍真的来了时，俱乐部的那些男人和法院阳台上的那些夫人都不住地说，“这次可不是道听途说了，是他们，是送葬的队伍。”

阳台上的议论戛然而止。

所有几乎一样卑劣的灵魂此刻都从眼睛里露了出来。

那一刻，在场的贝图斯塔人没有一个心里想着上帝。

可怜的无神论者堂彭佩约已经不在人间。

那个银行职员的夫人维西塔雄与众不同，她没有朝那个小胡同张望，那胡同口已经露出了东歪西斜、触目神伤的旗幡、十字架和高烛台，而是在观察阿尔瓦罗。他好像是独自一人站在俱乐部正面的最后一个阳台，也就是拐角的那个阳台上，穿一身黑衣服，紧身长礼服的钮扣一直扣到脖颈。堂阿尔瓦罗脸色苍白，不时地咬咬叼在嘴上的哈瓦那雪茄，有时微笑一下，间或还掉过头应答一个维西塔看不见的交谈者的问话。

那个交谈者就是堂维克托·金塔纳尔。那两位好友正呆在秘

书室，这是前庭长提议的。他偷偷地看着他称为“攀登庄严的耶稣遇难处”的情景。他藏在梅西亚身后，准备好好看个究竟。梅西亚把他遮得严严实实。不知为什么，他全身颤抖，焦躁不安，心里火烧火燎的。

“您瞧，”他说，“要是我现在有颗奥尔西尼炸弹……等讲经师先生踌躇满志地走到咱们楼下，我一定会毫不客气地把它扔到他的身上。劫持犯！”

“镇静些，堂维克托，镇静些。这是完结的开始。我肯定安娜现在羞得要死。他们让我们的安娜发了狂，我们有什么办法？不过，她会醒悟的；坏事做过了头，制止它的办法就会应运而生……那家伙把弦绷得太紧，这当然是他的巨大胜利……但是，安娜最终会明白她当了那个人炫耀虚荣的工具。”

“工具！无耻的工具！他带着她就像一个罗马凯旋者在其光荣的战斗后……携带着一个女奴……”

堂维克托被这些隐喻弄得糊里糊涂，不过，他确实把站在纸板车上的堂费尔明·德帕斯想像成了他某天晚上听歌剧《波琉托》时看见的那个登上皇家剧院舞台的男中音。

堂阿尔瓦罗没有假装高兴。他有点激动，但没有灰心的感觉，他相信自己的经验。他确信，“那个教士还没有碰过庭长夫人。”他由衷地笑了，很满意自己的想法和计划。“那个场面当然在折磨他们的神经，因为在堂维克托看来，他的对手已征服了那个拉丁女人，显得很得意，但是……他并没有碰过她。”

金塔纳尔从他藏身的地方看见阳台的黑铁栏杆间露出了一个镀金的十字架，那是一面旧的、令人敬畏的旗幡的尖顶。他站到椅子上——从街上仍然看不见他——看见塞莱多尼奥抱着一个银十字架。

梅西亚把他的好友挡在身后，占据了半个阳台，趾高气扬地

迎着从他的脚下走过的教士们的目光。

悲哀凄惨的鼓声执意要使逝去了19个世纪的痛苦起死回生，堂维克托听来就像是死亡的颂歌，觉得他们正在把他的妻子带上断头台。

连续的鼓声在那始终如一的寂静中显得格外突出。

在那个房屋阴暗的狭小街道上，天黑得较早。长长的火把队消失在远方，火把的黄光在空中晃动着，仿佛一串间或散了线的镀金念珠。晃动的火苗映在关闭的商店和一些阳台的玻璃上，上下扭动，有如闪光的幽灵，酷似群魔乱舞。那默默的人群，那无声的步伐，那些用蜡烛照亮街道、身穿白色教服的学生毫无表情的面孔，使整个送葬的队伍罩上了一种梦幻般的色彩。那些身穿黑、白教服的神学院的学生，有的脸色苍白，眼圈深紫，有的眼圈呈褐色，近乎黑色，头发像一堆乱草。这些人几乎都愁眉苦脸，心里始终有一种厌恶的感觉，他们是进行宗教仪式的机器，是迫于饥饿和无事可做而被征来的壮丁。他们去安葬耶稣，心里却根本没想着他，好像是去安葬一个普通的基督教徒，履行公事而已。随后，是身穿法袍的教士、军人、鞋匠和衣着体面的裁缝、几个卡洛斯分子、五六个衣着也很体面的市政官员。游行的行列中还有堂娜保拉的奴仆，“红十字商店”显赫的店主萨皮科。耶稣仰卧在细亚麻布的床上，身上往下滴着清漆，好像一具痨病鬼的尸体。这个仰卧的雕像尽管手工低劣，但由于它是伟大的象征，依然使人肃然起敬……多少世纪以来，它一直意味着崇高的哀悼。后面是圣母。她又瘦又高，身着丧服，跟她的儿子一样，也是面色苍白，也是一副死人脸。她呆痴的目光盯着街道上的石子，手艺低劣的匠人无意中使那张面孔带上了无声的、吓人的痛苦表情，那是一种充满了苦难的痛苦。马利亚胸部插着7把剑，但是，却看不出她有剑刺心头的感觉，除了前面的死去的儿子，

她什么也感觉不到。她在担架上摇来摆去，这也是自然的。她高高在上，可以俯视人群，但她却不看他们。耶稣的母亲看也不看贝图斯塔人……当悲伤的圣母从堂阿尔瓦罗·梅西亚的脚下经过时，他害怕了，往后退了一步，但没有跪下。那个无限痛苦的形象与他那充满淫欲的思想一交锋，他就感到不胜恐惧。他正在想，安娜为忏悔师德帕斯做出那个狂热举动后，一定会为她的情人梅西亚做出更狂热的事来。

比纳格雷在庭长夫人后面，左侧，离她只有一步远；她的头上方是穿着丧服的圣母，前面是去世的耶稣的棺木。安娜也仿佛是一块涂上油漆的木块。她面色苍白，犹如清漆，眼睛看不见东西，每走一步都以为会晕倒在地。她觉得那双踏着石头和污泥的脚又热又痛。她尽量让深紫色长衫盖住脚，但有时还是露了出来。她觉得那双赤脚就等于自己裸露的肉体和灵魂。“她简直是一个沦为特殊妓女的疯子！她不知道为什么，但是她认为，这种在众目睽睽之下进行的散步势必要断送她家的名声。她是傻瓜、女文人、乔治·桑、假信女、蠢人、疯子，无耻的疯子。”一路上没有一丝虔诚的思想来帮助她。她想的只是贞操受折磨时感到的苦楚，她甚至还想起修士路易斯·德·莱昂所著《完美的贤妻》中的某些段落，她认为，那些段落对她眼下的行为持谴责态度。“使我失去理智的是虚荣，而不是虔诚。”她想，“我也是个喜剧演员，也是我丈夫那样的角色。”一次，她大着胆子回头看了一眼圣母，顿时觉得心头冰凉。耶稣的母亲不看她，不睬她，而陷入她那真正的悲痛之中；马利亚到那儿去是因为前面有她死去的儿子，可安娜到那儿去又为了什么呢？……

讲经师则认为，他是在显示自己的荣耀。堂费尔明没有像主持星期三的葬礼一样主持这个葬礼，但是他利用这次葬礼庆贺了他新的成功。他走在右边那个教士先生的行列里，离安娜很近，

几乎就在她的身边。他穿着短袖法衣，披着披肩和斗篷，手里握着一根像法杖似的熄灭了的大蜡烛。“他在那里是一切之主。他不顾死对头们的诽谤，改变了贝图斯塔最杰出的无神论者的信仰并使他死在宗教的怀抱之中；他用无形的镣铐把那位因美貌和贞洁而受到全贝图斯塔称颂的夫人锁在了自己的身边。庭长夫人不顾身体的虚弱和世俗偏见，正以她那谦卑的行动感化着全城。这都是为了他，她只对他一个人负有义务。他们不是说耶稣会已使他黯然失色了吗？不是说传教士们在对付他的女弟子方面比他技高一筹吗？现在证明他们说的完全不对。耶稣会逼迫贝图斯塔的处女穿苦行衣，而他则使本城最漂亮的一双脚裸露了出来，而且，还把那一对秀足拖进了污泥中……那双脚就在那儿，还不时在烂泥中从那深紫色的丝绒长衫下露出来。谁有这样的本事?”自豪的联想之后，随之而来的便是期待爱情的心脏的颤抖。“今后跟安娜会是什么关系？这关系又会怎么样?”堂费尔明战栗起来。“眼下要特别谨慎。大概是那天我醋意大发把她吓坏了，所以她过了这么久才来找我。眼下还是小心为妙……以后……再说不迟……”德帕斯感到他灵魂中尚存的那一点点教士味儿已经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把自己比作是一个被潮水冲到沙滩上的空贝壳。“他就是一个神甫的外壳。”

当队伍走到俱乐部梅西亚他们呆的那个阳台下时，安娜低头瞧着地上，谁也不看。然而，堂费尔明却抬起了眼睛，并且感觉到他的目光与堂阿尔瓦罗的目光碰到了一起。堂阿尔瓦罗又朝后倒退，就像圣母经过时一样，脸也由苍白变成青紫。讲经师的目光表面谦恭、温柔，骨子里却透着高傲、挑衅和嘲讽的神情，意思是：*手下敌将，有你好受的!* ①梅西亚的目光并不承认这是胜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利，只承认这是暂时的优势……他的目光谨慎小心、略带嘲讽，意思并非是："你赢了，基督徒。"而是："最终谁也甭想成为幸运者。"德帕斯怒不可遏，他知道阳台上的那位并没有被击败。

"真是绝代佳人！"与此同时，法院阳台上的夫人们说。

"天字第一号的大美人！"

"可这需要勇气！"

"亲爱的，她是个圣女。"

"我看她会死的。"奥夫杜利亚说，"你看她多苍白！多呆滞啊！简直像块石膏！"

"我看她要羞死了。"维西塔俯在侯爵夫人的耳边说。

堂娜鲁菲纳怜悯地叹了口气，提醒说：

"赤脚走路是一种野蛮行为。那双扎烂的脚得让她卧床七八天。"

终于在贝图斯塔定居的外号"浮动公债"男爵的夫人耸耸肩贸然地说：

"不管怎么说，这些偏激的行动都不是正派人……应该干的。"

博学多识的侯爵支持她的看法。

"这是特韦雷河① 彼岸女人的虔诚。"

"说得对。"男爵夫人说。在那一刻她竟忘了她自己就是特韦雷河彼岸的女人。

送葬的队伍走过，人们欣赏和赞叹了庭长夫人的美貌和勇气之后，沿路两旁阳台上的人和法院阳台上的夫人一样，也都在纷纷议论，认为"那个耸人听闻的大胆行为"实在有失体面。

佛哈在俱乐部的一个远离梅西亚和堂维克托的地方大讲堂费

---

① 在意大利境内。

尔明和庭长夫人的坏话。“所有这一切都不值一提，它只不过助长了教区法官的气焰。庭长夫人做的这种事，将使那些乡下神甫付出代价。再说，有夫之妇应该安分守己，老老实实地呆在家里。”

“没想到，”华金·奥尔加斯说，“这里居然还允许这样过分的行为。明年我们就要看奥夫杜利亚·凡迪纽光着脚……和腿，挎着比纳格雷在大街上走了。”

这句诙谐的话使众人大笑不已。

但是，人们也注意到奥尔加斯这么说是因为他没有从自己期望的爱情中捞到什么便宜，至少捞得不多。

虔诚的老百姓对那位夫人的谦卑则毫无异议，他们对她非常钦佩，毫不含糊。“那是真正效仿。她竟如一个微不足道的人与苦行者比纳格雷并肩而行，光着脚走遍全城！……咳！她真是个圣女！”

至于堂维克托，当讲经师和安娜从他呆的那个阳台下走过时，他问梅西亚：

“他们到了吗？”

“到了，您看……”

堂维克托伸长脖子……探出头去……看了个一清二楚。他朝后一跳。

“卑鄙！卑鄙透顶！他使她发狂了！”

他不寒而栗。那时，护送营的军乐队又奏起了送葬进行曲。

可怜的金塔纳尔流出了两行热泪。一听到那支哀乐他就以为自己已经成了鳏夫，因为他把眼下进行的葬礼看成是妻子的葬礼。

“打起精神来，堂维克托。”梅西亚转过身来对他说，随后便离开了阳台，“他们已经走远了。”

“不，我不想再看见她了。太让我痛心了！”

“打起精神来……这一切都会过去的……”

梅西亚把一只手搭在老头儿的肩膀上。

他又感激又激动地站起来，紧紧地搂住他的朋友，以庄重的口吻抽抽搭搭地喊道：

“我以我正直的声誉发誓，我宁愿看见她躺在一个情夫的怀里，也不愿看见她这样！”接着又说，“是的，我就是这么说的，给她找个情夫吧，让人来勾引她吧！我都不怕，就是不愿意看见她落到宗教狂的手里！……”

他热情地握住堂阿尔瓦罗伸过来的手。

送葬曲在远处响着。“锵锵”的钹声和“咚咚”的鼓声使金塔纳尔的豪言壮语显得有声有色。

“如果友谊不为这个可怜的海上遇难者提供一块救命的木板，那他在这种生活的风暴中可怎么办哪！”

“锵，锵，锵！咚，咚，咚！”

“是的，我的朋友！宁可让她被人勾引，也不能让她发狂！……”

“堂维克托，您可以指望我的坚定友谊。”

“这我知道，梅西亚，这我知道……请您关上阳台门，我觉得那个可恶的大鼓好像在我的脑袋里乱敲！”

第二十七章

〔安娜参加宗教游行后又一次病倒。为了使庭长夫人恢复健康，在梅西亚的提议下，维加亚纳侯爵夫妇请安娜到他们的别墅比维罗庄园养病。庭长夫人在庄园养病期间，堂阿尔瓦罗经常去看望；她在那里过得十分愉快。圣彼得节，侯爵夫妇邀请了许多朋友到比维罗庄园作客，其中也包括讲经师。讲经师与安娜的使女佩特拉的一段艳遇。堂费尔明以为安娜与梅西亚已有暧昧关系，顿时妒火中烧。〕

“10 点！ 你听见了吗？饭厅的钟已经打 10 点了……上楼吧，好不好？……”

“等一会儿；等教堂的钟响。”

“教堂的钟响！ 可是这儿能听见吗，姑娘？这儿能听见塔楼的钟声？……离这儿有 5 里多地呢……”

“听得见，在这么安静的夜里当然听得见。你从来没听见过？过 5 分钟你就能听见……从远处传来的凄凉微弱的钟声了……”

“夜色的确很美……”

“像 8 月的夜。”

“当我仰望那

繁星密布的天空
低首垂顾大地……

对不起，亲爱的；我不由地又想起自己的那些诗来了……”

“那有什么？这很好，金塔纳尔：那首诗美极了。我说的当然是那首《静谧的夜》。它使人柔情萦怀，潸然泪下。我小时候读过一些诗，最喜欢的就是那位诗人。”

对路易斯·德·莱昂修士的回忆像一朵轻云从安娜的脑际飘过，她不禁感到有些凄楚，摇了摇头，站起来说：

“金塔纳尔，把胳膊给我；咱们到梨花廊去走走，等着大教堂的塔楼夫人下令报时……”

“非常愿意，*我亲爱的妻子*①。”

法国梨树掩映着花架，形成了一条梨树走廊，夫妻二人隐没在树廊不高的圆顶下面。月亮透过梨树的新枝嫩叶，沿着昏暗的路，把一片片亮光疏疏落落地洒在地面上。

“5 月过去了，它最后的一个夜晚是这样晴朗明澈。”安娜紧紧依偎着丈夫的臂膀说道。

“真的，今天是 5 月的最后一天，明天就是 6 月了。6 月到，把鱼钓。你喜欢钓鱼吗？索托河，你知道，就是从楚斯金苹果园流过的那条河。”

“是的，我知道……有好几个夏天，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去海边之前都要在那儿洗澡。”

“对，就是那条河……侯爵告诉我，索托河里有非常鲜美的鲑鳟鱼。要不要我给弗里希利斯写封信，让他给咱们送两副鱼竿和两套鱼具来？”

“要，要，太好了！咱们可以钓鱼了。”

堂维克托感到很满意，就把妻子的胳膊挽好，像个男高音歌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唱家似的握住她的手，唱道：

我去了，我去了，
啊，我踏上了……①

他收住歌喉，停下了脚步。一抹月光照亮了他的鼻子。他看看妻子，妻子也正把脸转向丈夫。

“你喜欢《胡格诺们》② 吗？你还记得吗？那位巴利阿多里德的男高音把这部歌剧唱得有多么糟糕……不过，你看……这种想法……有多美妙……你设想一下，现在在比维罗中央，水潭边上，加亚雷③ 或玛西尼在唱歌……在如此恬静的夜晚，四周一片静寂……咱们在这儿，在这座穹隆下，听啊，听啊……应该这样演唱歌剧……现在咱们缺什么呢？音乐，只缺音乐……美丽的景色……轻拂的小风……茂密的枝叶……朗朗皓月……再配上一曲优美的四重奏……那真是天堂一般啦！啊，诗歌……诗歌有时不像五线谱表达的那么丰富。我主张唱歌，主张真的用里拉④ 和弗尔明格⑤ 伴奏吟唱……你知道弗尔明格，就是弗尔明克斯，是什么吗？”

安娜微微一笑，向自己的好丈夫讲解了一番那种希腊乐器。

“宝贝儿，你真是博学多才。”

又一朵轻云从安娜面前飘飘而过。

离比维罗 5 里之遥的大教堂敲响了 10 点钟，钟声缓慢悠长，使气氛变得忧郁悲凉起来。

“真是能听见。”金塔纳尔说。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② 胡格诺为法国天主教对加尔文教派的贬称。此处为歌剧名。
③ 19 世纪西班牙男高音歌唱家。
④ 七弦琴。
⑤ 一种古希腊乐器。

他沉默了片刻，对钟声作了一番评论后，又说道：

“咱们去吃晚饭吧？”

“吃晚饭去！”安娜喊道。

她放开堂维克托的手臂，将晨衣的裙子稍稍提起，奔跑着消失在树廊下的黑暗中。金塔纳尔跟在后边喊着：

“等等，等一等……冒失鬼，会绊倒的。”

当他来到星月交辉的苍穹下时，看见自己亲爱的妻子站在大理石台阶的高处，左手扶着房门前的镀金影壁，右手伸向月亮，手指间夹着一枝花。

“喂，怎么样，金塔纳尔？我把月亮衬托得如何？……”

“美极了！一尊无与伦比的塑像……构思独到！……听啊：黎明女神在恳求狩猎女神，让长夜快些过去……”

安娜拍起手来，接着走进了房门。堂维克托随后跟了进去，大声对自己说：

“我的宝贝儿！变啦……贝尼特斯把她救了……完全变啦，……我的心肝儿！”

他们用侯爵夫妇的餐具吃了夜餐。夫妇俩吃得津津有味。安娜嘴里塞满了食物，不时边吃边向金塔纳尔探过身去说话；金塔纳尔微笑着，嚼得很起劲，一边挥动餐刀一边点头称是。

“这座房子连晚上都让人快活。”安娜说。

接着又说：

“对啦，给我削个苹果……”

“给我削个苹果，给我削个苹果……我在哪儿听见过这句话？……噢，想起来啦！……”

他笑得噎住了。

“是一出说唱剧里的一句台词……是位院士写的一出说唱剧……你看……说的是蓬帕杜侯爵夫人的故事：一位名叫贝尔特朗

的先生四处寻找她，结果在磨坊里遇到一个村姑……自然他们就在一块吃起晚饭来，说得详细一点，还一块吃苹果。”

“就像你和我。”

“正是。好，村姑自然也拿起一把刀来。”

“要杀贝尔特朗……”

“不，要削苹果……”

“这不可能。”

“贝尔特朗和乐队也这样想。乐队吓得惊慌失措，所有的小提琴拉出来的全是颤音，所有的单簧管都吹响了；贝尔特朗也吓得够呛，他唱道：(边唱边站了起来)

天哪！削苹果之人；
是蓬帕杜……
侯爵夫人！”

安娜忍俊不禁。她从心底里被院士的胡说八道和丈夫的诙谐逗乐了。“金塔纳尔真是变样儿了。”

佩特拉端上茶来。

“安塞尔莫从贝图斯塔回来了吗?”主人问。

“回来了，老爷，回来一个钟头了……”

“子弹带来没有?”

“带来了，老爷。”

“藨草① 呢?”

“带来了，老爷。”

---

① 禾本科植物，种子可当鸟食。

“那就告诉他，让他明天一大早回城里去给克雷斯波先生送个口信。算了……我自己去跟他说……我还是写个便条吧；你说好吗，安娜？安塞尔莫太粗心……”

主人走出了饭厅。

佩特拉一边掀台布一边说：

“如果小姐需要什么……明天天一亮我也想去贝图斯塔……我得去找烫衣女工……如果您想捎什么口信……给侯爵夫人……或是……”

“是的，请你带两封信；今天晚上我把信放在小客厅桌子上，明天你来拿，悄悄的别吵醒我们。”

“您放心吧。”

一小时以后，堂维克托在一间宽敞、粉刷一新、备有两张床的卧室里睡下了。安娜在卧室外的客厅里奋笔疾书，笔尖掠过光洁的纸面发出轻柔的沙沙声。

“别弄得太晚了；不要写得太多，那对你有害无益。贝尼特斯的话你是知道的。”

“知道，我知道了；别说了，睡吧。”

安娜的第一封信是写给自己医生的，他早就替代了索摩萨。贝尼特斯沉默寡言，善于观察，是个话少才多的青年。他曾对自己的病人庭长夫人说，在乡下没有更好的消遣时，可以给他写写信，如果这能使她愉快的话。“比如说，您可以经常给我写信，把您认为与我的计划有关的那些事告诉我。不过，要是您觉得做那种讨厌的记录不舒服的话，就不要告诉我细节，说个大概就行了……”

安娜写道：

……好消息。全都是好消息。疑虑已经消失；我的眼前已再无蚂蚁

和气泡出现，一点儿也没有了；谈到这点时，我已不怕幻觉会重新出现：我觉得可以阅读曼茨莱依和路易斯的作品了，可以接受他们那些有头脑的人物和内在的含义了，对这些既不厌恶也不害怕了。我把自己的恐惧乃至怪诞的念头都告诉了金塔纳尔，就像讲不相干的人的事一样。我确信我身体健康了。谢谢，我的朋友；我的健康应归功于您。若不是您禁止我推究哲理，我就要在信里给您讲一讲，为什么我会确信不疑地认为应该把健康归功于那项生活计划，那项计划迫使我享受到了一种不可言传的幸福，那就是健康带来的宁静，那就是在健康的环境中，靠着纯洁、流动的血液去生活的绝妙乐趣……但这绝不是咬文嚼字；我记得您是多么讨厌……的句子……总之，现在我像一只表——这是您最喜欢的说法——以一丝不苟的宗教精神遵守医疗制度。由于害怕受罚，没人敢去偷葡萄。我将是养生之道的奴隶。只要旧病不再复发，怎么都行。我继续在写日记，但我不让自己无休止地沉溺在心理分析之中，这也是您所禁止的。每天我都写一点儿，写得很少。您看，一切我都是遵照您的嘱咐去做的。再见。请别推迟您的来访。金塔纳尔打着鼾……问您好。他在打鼾，这是真的。从前，庭长夫人会认为这是自己的不幸，是命运为了考验她，特意带给她的一种不幸。一个打鼾的丈夫！太可怕了……不多说了。我看见您板起了面孔。请原谅。不再啰嗦了。让弗里希利斯和您一起来，或他先来。请把我丈夫的意思告诉他，克雷斯波要是不来替我安装钓鱼竿，不来说服那些鲑鳟鱼上我们的钩，我们就没事可干了。再见。您的制度的奴隶吻您的手。

安尼塔·奥索雷斯·德·金塔纳尔

安娜签上名，把信封好，就继续写另一封早晨就开了头的信。

现在钢笔的移动不那么快了，常常在笔划细的地方停顿下来。

庭长夫人一时高兴，想模仿眼前那封来信的笔体写回信。

……我的解释过于简单，请别见怪。我已跟您说过，我的朋友，贝尼特斯禁止我作过多的剖析，禁止我研究自己思想中的各种细微念头，

我想他是有道理的。我已不再那样做了，有时只是想想而已。剖析自己的思想，我怕会再度使我经受那种可怕的理智上的虚弱……我们不谈这些了。我须做很大的努力才能给您写信，因为他们不允许我写信。让我们互相谅解吧。说到禁止，并不是单单禁止我给您写信。这回我说清楚了吗？是禁止我写得过多，不管给谁写，尤其是探讨严肃问题的信。

我们何时返回贝图斯塔？不知道，费尔明，我不知道。

我现在好多了。这是真的。不过得权威人士说了才算数。贝尼特斯精明能干，说话少而精；我若是听他的话，他答应治好我的病，要是欺骗他，或者不遵从他的嘱咐，他就撒手不再管我。我决定服从。过去您总是对我说：我们首先要有好身体。

您说我大概不热心了？不，费尔明，绝不是。我回去后会让您相信的。

说我祷告少了？是真的。但对我的健康来说也许是太多了。我要是把祈祷带给我的危害一点不拉地告诉金塔纳尔或贝尼特斯就更糟糕！……您说我在信里口口声声离不开堂维克托和医生。可是您想让我跟您说什么呢？在这里，除了丈夫我见不到别人；而贝尼特斯刚刚拯救了我的生命，也可说是拯救了我的理智……我知道您不喜欢我谈论害怕发疯的种种忧虑……但那是事实，我担忧过，也跟您谈过，那是为了请您帮助我感谢医生——关于他，我说得很多——拯救了我的理智。如果我丧失了灵魂，或者由于疯狂致使心灵一片黑暗，我心灵的兄长爱我还有何用呢？……

您说此事完结，彼事也就告终了？……不不。什么都没完结。到时候一切都会回来。就是不再去拜访堂娜佩特罗尼拉。请别问为什么，反正我决心不再登那位夫人的门了。而且……不多写了，我不能写得更长了。人家不允许我这样做——又说了一遍！我刚吃过晚餐。您最忠实的朋友和悔罪者、感恩不尽的

安娜·奥索雷斯

您说看得出我情绪很好？这也是真的。是健康带给我的。如果情绪不佳，我就会往坏处去想，就会从您说这句话的语气中感觉到我的好情绪使您感到厌烦。一切不周之处请您原谅。——又及

安娜把这封信从头到尾看了一遍，划掉了几个字，思忖了一下，又把那几个字重新写上。

安娜一边用舌头润湿信封上的干胶，一边又摇头又耸肩地低声说：

“他没理由生气。”

她在金塔纳尔旁边的那张洁白舒适的床上躺了下来。

老头儿比安娜醒得早，在花园里等着她。8 点钟两人一起在金塔纳尔颇有些得意地称之为 serre① 的暖房里喝了巧克力。

“这要是咱们的该多好！……”金塔纳尔望着一层层隔板上的那些近乎真品的埃特鲁立亚② 和日本的坛坛罐罐里种的奇花异草，有时这样想。

庭长夫人没去想比维罗的产权问题，她享受着大自然的美，享受着健康，享受着维加亚纳家的著名庄园里日积月累而成的相对的豪华气派，她心里想的只是享受。她住在那儿就像住在浴场，她就相信浴场的效果。

堂维克托走出花园，穿过草地、果园和玉米地，在周围的简陋房舍之间寻找到了通往索托河岸的斜坡，便顺着河岸勘察最合适的地方，以便安塞尔莫带着需要的东西一回来，就可以安营扎寨，开始垂钓。

天气已经相当热了，最热的时候，安娜便回到楼上小客厅，倚在洁白的床上看书，然后走到香荔枝木书桌前翻阅一下自己的备忘录。她总是这样：在动笔之前，先把前面几页翻开看看……

她翻开第一页，那一页她差不多已经背下来了。她是怀着艺术家的感情读这页的。这页纸上的字迹显得神经质，十分潦草，只有安娜自己看得懂，上面是这样写的：

---

① 法语，意为：暖阁。
② 古意大利一地区。

“回忆录！……日记！……为什么不写？贝尼特斯允许写。”

“《胡安·加西亚回忆录》，哪个诙谐的人会说……然而除我之外，谁也不能看它……说它滑稽可笑吗？一定是很可笑的！可是，如果单单因为世人知道后会把我称为轻浮女子，女文人……或维西塔所说的浪漫女人，就搁笔不写，那就更荒唐——既然这项活动于我有益而无害。感谢上帝，欲对上帝诉说的这些忧虑消失了。健康使我获得了更加独立的人格。既然别人谁也不能看它，人们还有何话可说？就是金塔纳尔也不能看。金塔纳尔从来都看不懂我写的草字。我独自，完完全全独自一人。和自己的交谈是绝对秘密的。我可以笑，可以哭，可以唱，可以与上帝、与小鸟、与我自身体内流动着的健康新鲜的血液交谈。让我们从一首歌开始吧。让我们把诗歌变为散文。‘健康，拯救我吧！我要把我的新观念，心灵的活力，把我对幽灵、疑虑的忘却……还有使我得到渴望已久的平静的那种精神的平衡……都归功于你。’我的颂歌暂且中止，因为金塔纳尔发誓说他饿得要死，在楼下饭厅里叫我，嘴里含着橄榄，马上下去，马上下去……我就来了！

……

“……

“比维罗，5月1日……

“天下着雨，此刻是下午5时，绵绵阴雨下了整整一天。*那时候*①，我会仅仅因此就认为自己是个不幸的人，会想到微不足道的世事和潮湿，想到令人烦恼的大千世界，等等，等等……而现在，我则觉得下雨是自然的，甚至是意趣无穷的事。降落在山岗上、草地上、林木间的水是何物？是大自然在梳洗。明天太阳出来，将使那湿润的绿色莹莹发亮。另外，在此地的田野里，雨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就是音乐。金塔纳尔在午睡，这是他新养成的习惯，他还打鼾，也是值得尊重的老毛病。我打开窗，听到：

雨打树叶沙沙响，
白鸽展翅似有声；

雨声、扇翅声在方方正正的鸽笼顶上变得很响；鸽子从窄小的窗口飞进飞出。那鸽笼看上去有点像闺房或民宅。鸽子们的体态，细碎的步子以及翅膀的扇动无一不是那种无聊、散漫和懒散的日常生活的反映。有些鸽子出于习惯和责任成双成对地凑在一起，但却感到百无聊赖，仿佛各自都呆在荒漠上一般。忽然，雄鸽，我猜想是雄的，想到了什么，感到良心不安，心头泛起一股它自己远未意识到的激情，吻了吻雌鸽，咕咕叫着，打着转儿，竖起羽毛……雌鸽露出惊诧的神色，但仍旧懒洋洋的，回报以淡淡的温存。一会儿双方便都厌倦了，显出瞳眬欲睡的样子，一动不动地站着，极其舒适、极其惬意地任凭水淋雨洒，品味着其中比一时的风流更有味儿的乐趣，恢复了冷静平和的状态，清心寡欲，既不装假也不抱怨相互的冷淡，理智的鸽子！金塔纳尔鼾声依旧；我写着……退步了。这样不好。有点嘲笑的意味；嘲笑总是有点苦味……苦味开胃……但备而不用更好。写些别的事吧。

“……

“雨依然在下。没有关系。这场雨一点没让我感到厌烦。窗子关着，雨水顺着玻璃淌下，窗外的景象一片迷蒙。维克托和弗里希利斯出去了——好心的克雷斯波第二次来访；他是我认识的惟一的大好人。他们打着侯爵夫妇的管房人皮纽恩·德佩帕的一把伞，就像躲在野营帐篷下面似的巡视着橡树林；我丈夫总把橡树称作百年老树。不知他们在验证一种什么化学实验，据弗里希

利斯说，那是他的一项发明。上帝保佑他们，让他们如意，别让雨打湿他们的双脚。今天我想重温一下历史和往事。回忆并不可怕。5 个多星期过去了，我觉得往日的一切都已成了古老的历史。

“那 3 天啊！我想出了一种折磨自己的奇特方法（到此处，庭长夫人的字迹变得连她自己也难以辨认了）。在宗教游行中，贝图斯塔所有的人都看见了我赤裸着双脚，几乎倚在了比纳格雷胳膊上！双脚火烧火燎地疼了 3 天，我羞愧不已，坐在安乐椅上 3 天动弹不得！我请索摩萨来，他不肯来。来的是沉默寡言、冷漠淡然的贝尼特斯；但是我知道，当我不看他时，他在留心地观察我。大约他以为我发疯了。他不承认，说他把那一切理解为宗教狂热，认为那是我决定为那个自以为受到了我的想法和冷落之辱的人做出牺牲时所怀有的高尚情操。贝尼特斯打定主意说话时，也像个忏悔神甫。如同一个人诉说某种病症一样，我把内心世界的秘密告诉了他。我讲那些事时，他面无表情，我看得出他把我的话都记在了心上……疼痛从脚延伸到了头部。我开始发烧、卧床不起……恐惧，对于丧失理智的恐惧又出现了。这点我甚至不愿对自己讲。今天就写到此；我要去弹弹钢琴，温习一下《圣洁的女神》……用一个手指弹。

“……”

有几页安娜不愿意看，便翻过去了。那几页上她记的是已载入贝图斯塔年鉴的那次著名的宗教游行后几天内的事。的确，她自己作践了自己；她觉得那种公开的虔诚像一种巴比伦时期的牺牲，有点像为了参加神秘莫测的守夜而在贝洛教堂里出家一般。还有就是她的羞愧；那件和她想当女文人一样荒唐的事终于发生在自己身上了。她不敢上街。从每个行人脸上她都看到了嘲笑的影子；随便一句闲话都和她有关，人们围在一起，她就觉得是在

议论她的疯狂举动。“她出了丑，干了件蠢事”；这个固定不变的想法折磨着她。她想避开它，但是双脚像被羞愧的火炙烤着，火烧火燎，疼痛不已，无时无刻不在提醒着她；那双脚在大庭广众面前光了整整一个下午。

她想用宗教和讲经师的庇护安慰自己，谁知这样痛苦反而变本加厉，因为她觉得信仰，生气勃勃的信仰、纯粹正统的信仰正在心灵里瓦解。至于圣特雷莎的书，她终于读不下去了；她宁可不读，也不愿自己在圣女的思想和话语面前不自愿地沉溺于有渎神灵的自我剖析的痛苦中。还有讲经师呢？把自己再次推向他脚前的那种深切同情已不复存在。也许胜利让堂费尔明消失了。不管怎样，安娜已不再可怜他；她看见他得意洋洋，或许还借着胜利藐视敌人……现在她看清了，至少不像从前那样糊涂了。她也许成了自己兄长手中的一件工具。确实，德帕斯没有再用表白自己的那种感人的冲动表示嫉妒、爱情或类似的情感。虽然安娜用审慎的良心受到谴责的目光观察他，但也未能从他身上发现世俗欲念的痕迹。是她错了？还是他善于伪装？还是根本就没那回事？那是由于昔日的虔诚不复存在，由于信仰在瓦解，由于安娜在内心感到了那些古老的理论，当初她虽然听父亲说起过这些道理，却并未意识到。

眼下安娜心里感受到的和仍然认为是纯天主教的东西其实是一种朦胧而富有诗意、善良而浪漫的泛神主义，或者说，一种卢梭式的村俗的自然神论，一种伤感而乐观的自然神论，尽管它显得有点多愁善感和阴暗。她不想放弃信仰，也不愿再苦思冥想。她认为这也很荒唐，然而，各种各样的想法、辩驳、指责都不以她的意志为转移，一股脑儿地涌入了她的脑海，塞满了她的心头。这是一种新的折磨。尽管如此，她还是经常向堂费尔明忏悔。现在她对他保持着习惯性的忠诚。她认为自己欠了那个男人

的情，要是辜负了他，害怕受到良心上的谴责，尤其害怕会由此断绝与他的宗教来往，会再度产生那种可以想像的同情、悔恨、怜悯等一连串的反应，这种反应会迫使她干出在耶稣受难日做的那一类蠢事。这许许多多互相抵触的想法和情感，这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以及在她身上有某种东西在经受痛苦，在翻腾并且就要爆炸开来的意识和感觉一起招来了她的精神危机，而这正是贝尼特斯在竭尽全力要治愈的病症。

安娜真的以为自己要发疯了。一次感情的冲动之后，随之而来的就是导致精神萎靡的神经上的呆滞。想到这些天来自己竟然对德行与罪恶，痛苦与荣耀，善与恶等漠然视之，她就感到不寒而栗。“上帝——如她所说——在她心目中成了微不足道的东西。她觉得自己在自暴自弃，失去了意志力，感到痛苦万分，惊恐不已。最使她痛苦的就是她对理智的蔑视，对思维和语言规律的怀疑，最后便是意识的丧失。庭长夫人认为自己的精神系统正在解体，因为她心里已不存在真正的她，真正的安娜……接下来将是一时的精神失常，恐惧，引得周围的人们大呼小叫，惊愕万分。”

多日来，安娜只想着自己的健康，把其他一切都置之脑后了。一想到发疯，一想到神经分裂那种无名的奇特痛苦她就胆战心惊。她诚心诚意地请贝尼特斯来，这种努力本身和盲目地服从医嘱就说明病还有治。

医生说了该吃什么食物，该做些什么活动，乃至该如何沐浴，更主要的是建议他们改变生活方式，要去消遣，去呼吸新鲜空气，去寻找快乐，保持情绪上的平衡。到田野去，到乡下去！这是可望得救的呼声，于是，安娜和金塔纳尔——他也十分紧张——就从早到晚不停地喊：到田野去，到乡下去！

可是，乡下在哪儿？他们在贝图斯塔并没有休息的乡间别墅。堂维克托的财产仍旧在阿拉贡。

安娜突然有了一股勇气，这股勇气之大超出了丈夫的意料，只听她放开胆子说：

“金塔纳尔，我有个想法，不知你以为如何？……咱们去住几个月，住到入冬……”

“到哪儿？”

“到你老家，堂戈迪诺庄园。”

堂维克托一听就跳了起来。

“亲爱的，看在上帝份上！……我这把老骨头可禁不起那番折腾……庄园！……要是过去……我一百个愿意，可现在不行啦！我爱故乡，这没错，我是个忠心耿耿的阿拉贡人嘛，用诗人的话说：

只有见到过故乡河流

的人才是最幸福的人；不过，现在我更是个贝图斯塔人。另一位诗人，埃斯基拉切亲王① 说过：

此处不是幸福人的故乡，
虽说他在这里诞生；
彼地才是幸福人的故乡，
因为他对那里一往情深。

堂戈迪诺庄园！我们到那儿去住……再说离开弗里希利斯……堂阿尔瓦罗、侯爵夫妇、贝尼特斯，这可不行！”

因此，他们就没再考虑这件事。那个阿拉贡人变成了十足的

① 17 世纪西班牙诗人。

贝图斯塔人使安娜从心底里感到高兴。

这种快乐胜过了她自身的快乐。她认为在这点上尽到了自己的责任。

贝尼特斯说几个月的乡间生活是安娜恢复健康必不可少的条件，可是上哪儿去过那几个月的乡下生活呢?

一天，在维加亚纳家谈起了此事。在座的除了金塔纳尔和侯爵夫妇，还有阿尔瓦罗和帕科。

“医生要求我们到乡下去住，”前法庭庭长说，“但是很难找到理想的地方。”

“说说看。”侯爵说。

“必须靠近贝图斯塔，便于贝尼特斯经常来访，紧急时能很快把安娜送回城里；必须相当舒适，而且环境要优美，景色要宜人，附近有流水，有清新的草地，有鲜牛奶……还有……我也说不清了!”

堂阿尔瓦罗当时灵机一动，凑在帕科耳朵上说：

“比维罗!”

帕科也想到了，但仍很钦佩他。“只有天才才会有如此的新发现!”

帕科并未想到自己在支持一项靡菲斯特式的恶毒计划，低声说：

“爸爸，我知道只有一个庄园别墅具备贝尼特斯说的那些条件，而且它就在咱们管辖的范围内……”

大家都为这个发现感到高兴，侯爵夫妇和他们的儿子异口同声说：

“比维罗!”

“妙，妙极啦，我想起来了!”侯爵反复说道，“帕科说的有理，去比维罗吧! 你们到比维罗去。”

而侯爵夫人说：

“这想法太好了！太让人高兴啦！我们到浴场去之前可以常常见面……”

堂维克托不同意：

“哪能到比维罗去呀！你们自己怎么办？”

“今年我们不去。”

“要去也得过些日子。”

“即使我们去，也住得下。”

“我们在那儿住过，20 多人，每个人都单独住的。”阿尔瓦罗劝道。

“当然；那是座修道院。”

“不用多说了，不用多说了。”

“干吗不用多说了？我的客气话呢？”

堂维克托客气了半天，但还是同意与妻子及要带去的仆人到比维罗去度过贝尼特斯要求的那几个月。在比维罗他们将是完全的主人……侯爵夫妇不允许有任何异议。

“你们不是亲戚吗？”

“一点不错，”金塔纳尔只得很骄傲地这样回答。

安娜一得知这个消息，立刻就明白了，这和去堂戈迪诺庄园截然不同。但她不愿去想住在比维罗可能遇到的种种危险。现在她遇事不愿多想。不过，不知为什么，那天一整天她都像个满足了最大心愿的孩子似的，十分高兴。更让她开心的是，第二天早晨她一醒就想到：“我要去比维罗啦，就要去过村妇的生活，去奔跑、呼吸、长胖……让生活充满欢乐……那里有阳光、流水、枝叶……健康……”好像是一首讴歌未来的伴唱曲似的，安娜感到了一种朦胧的芬芳的味道……期望……她不愿去想那究竟是什么期望……不过，总之世界好像充满了欢乐，去比维罗的想法像

一种很实惠的欢乐鼓舞着她，只要幻想不破灭，就能享受到这种快乐。“贝尼特斯让她恢复了青春。”翻过她按自己的方式所作的简要记录的那几页后，安娜便在这一页停住了。那一页上匆匆记录下了4月的一天她走进比维罗时的印象，那天的天气像6月的天气一样美好、炎热、晴朗。

那页她看得津津有味，不是因为文体，而是因为回忆本身。她写道：

“……

“罗梅罗和克拉维尔[①] 突然改变了方向；四轮马车轻轻摇晃了一下，便无声无息地拐了弯。我们离开了圣蒂安内斯公路，车轮开始在比维罗狭窄的公路新铺的碎石上跳跃着。柳枝垂挂，细如雨丝，柳梢飘动，宛如额前的柔发，在清风吹拂下，扫得人身上怪痒痒的。老围墙上的大门打开了，马蹄在老庄园的石头路上踏出一道火星，在那幢静寂空荡的庞大宅第里激起了回声。我的意思是住进那座大房子，那儿有两座棕色石塔和石柱门廊……可是，马车却疾驰而过，向前奔去。原来侯爵爱慕虚荣，把比维罗住人的那部分的入口设在了领主的古老房舍前面……车轮像是裹上了套垫，又变得悄然无声了，罗梅罗和克拉维尔面前是一条宽阔的林阴道，道路两旁有大理石栏杆和绿得出奇的盆花和圆花饰物。铁蹄无声无息地踏着光洁、雪白和柔软的细沙。

“‘新家’在对我们微笑；我们在门前迷人的防雨棚前停了下来；片刻间……万籁俱寂。太阳在说话……我们心里非常高兴。清洁、肃穆、高雅，如同天造地设一般；茂密的枝叶，闪光的葱翠，习习的微风，美好的未来，无数翩翩飞翔着的小鸟，这一切就像是进口的奢侈品；财富与自然在那里融为一体；太阳，这位

---

① 均系马的名字。

舒适王国里的朝臣显得更加辉煌耀眼……多么新鲜啊！迄今为止，我还从没看过，就是说，还未端详过比维罗，也从不知道豪华与田园竟能达到如此的和谐。简直太妙了。地球上应该存在没有丑恶，没有贫穷，没有悲伤的地方。

“帕科和侯爵夫人已经到了。他们把比维罗正式移交给了我们，并和我们一起用了午餐，傍晚，太阳落山时便返回贝图斯塔了。

“剩下我们自己了。我把整座房子查看了一遍。底楼是大厅，台球房，小客厅，图书室，面对花园的做针线活的玻璃走廊，还有饭厅和由白色大理石砌的炉前过道。真让人高兴！一切都那么晶莹透亮，花朵，色泽浓重而奇异的阔叶植物。我最喜欢的还是侯爵别出心裁布置的一楼：一条带有玻璃栏杆的回廊环楼而设。我好像从未见过比维罗似的，在回廊上绕了两圈。为什么一切都使我感到新鲜，美好，优雅和富于诗意？金塔纳尔简直着了迷，我想他一定有点嫉妒。

“……

“生活美不可言。春天来到了我心间。我黎明即起。沐浴强健了我的体魄，娱乐了我的精神。我仰卧在浴池中，手扶着水龙头，让温馨的水把我泡得软绵绵的，幻影像在酣睡，停歇在眼前，形态生动，文静，柔和。然后我瑟瑟发抖地裹在被单里，过一会儿就感到了体温回升的快乐，生命在血液中循环，我感到满心欢畅。意志是坚定的；细微的想法再不会来折磨我了……我想得很少，很空泛，身边的日常琐事占去了我大部分精力。贝尼特斯可以心满意足了。这样，健康会带着更大的力量重新回到我身上。在阳光下享受悠闲自在生活的甜蜜乐趣就是生活。

“……

“然而，有时事物也会用激昂的声音对我谈起蕴藏在思想和

感情深处的乐曲。希冀着一种不确知的好处意味着什么呢？有时，整个比维罗忽然使我想到一部戏剧或一本小说中的景物……于是，树林、楼阁在我眼中显得更加寂寥和孤独。这种孤独好像是陷入沉思中的孤独。一切都在静静地沉思，回忆着往昔的愉快喧嚣，或者在养精蓄锐，好在未来的聚会中嬉笑吵嚷，闹个天翻地覆……我总认为喜剧尚未开幕，这里已经显出了某种戏剧的气氛。有幸应邀来比维罗远足的贝图斯塔人就是在这里上演的戏中的人物……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埃德尔米拉、帕科、华金尼托、阿尔瓦罗……其他许多人都在这里说过，唱过，跑过，玩过，跳过舞……尤其是欢笑过……我嗅到了一些昔日快乐的气味，或者说我预感到了一点未来的快乐。是的，金塔纳尔说得对，这里是天堂，在天堂里还缺少什么呢？依金塔纳尔之见，缺少的是音乐……啊！为了听音乐就不呆在这儿了。我跑进大厅，用食指，我惟一富有音乐感的手指弹奏《轻佻的女人》①，在奥夫杜利亚看来，这样弹琴真是俗不可耐！……一位只会用一个手指弹琴的夫人！

“……

“金塔纳尔很幸福。他真好！他无微不至地照顾我！那样殷勤，那样谨慎！他简直变成了另外一个人。想到我的时候多了，想细木工活的时候少了。整天整天地什么也不锯了！每个人心里都有自己的诗。他快活的时候太爱大喊大叫了，但那是一种由衷的快活。没有他，我是不能在这儿生活的。我设想他不在这里，我孤零零的一个人，既害怕又寂寞……他并不妨碍我，有他做伴我感到快慰。

“……

---

① 原文为意大利语。

“佩特拉，同一个佩特拉，到了乡下就招人喜欢。她打扮得和当地村姑一样，在庄园里和她们一块唱歌，一起跳舞，熟练地吹奏圆号。昨天，天将黑时，她在老门那里，含着圆号的簧片，吹奏了曲调简单、带着淡淡哀伤的本地小曲儿。管房人佩佩唱着完全是贝图斯塔腔调的安达卢西亚民歌……佩特拉的圆号曲如怨如诉；我只觉得心头涌起一股柔情，淌出甜蜜的泪水……那朦胧的希望又照亮了我的心。圆号的簧片发出的声音越是悲凄，我的心里越是充满希望和欢乐。这一切都意味着健康，完全意味着健康。

“……

“我把父亲的书带来了几本。多年来我从未翻过它们。金塔纳尔把这些书都放在了书架最上一层。

“多深的印象啊！我在一本有插图的神话书页间发现了洛雷托的草屑……它们已经成灰；还找到了一些字纸，认得出那是我童年时的歪歪扭扭的笔迹……此外，还有一张海员的肖像，是我根据画页下方的一则童话画的，这个海员就是赫尔曼。

“……

“我如此用功读书，贝尼特斯可能会加以责备，对我没有节制的偏好他是要加以限制的。啊！从这些当年我在洛雷托几乎看不懂的书里我发现了多少新鲜东西呀！神仙、英雄、户外生活、宗教艺术，一座人情味十足的天堂，尘世的快乐……对深深的忧愁，对难以预测的未来的忘却……一个年轻的，总之，健康的民族……我真想学会画画，以便画出包围着我的神话中的那些形象。

“……”

安娜看完这几页又看了别的几页，接着写下了那几天的感受。堂维克托进来打断了她，告诉她，他已经在河边一处风景秀

丽、凉爽清新的地方支好了野营帐篷，那儿的河面上浓阴覆盖，水下准保有鲑鳟鱼。

从那天下午起，他们开始了河边垂钓。他们没钓上几条鱼，却感到十分满意。安娜坐在自己的白底蓝条的帆布凳上看书，左手轻轻地扶着鱼竿，只是为了不让鱼竿漂走而已。

当她在金塔纳尔的陪伴下，在离贝图斯塔 5 里远的索托河边放跑了乐不可支的鲑鳟鱼时，她已随着想像回到了遥远的过去，回到了古希腊的山川，在切菲索河① 里沐浴，在滕佩② 呼吸玫瑰的芳香，飞向埃斯卡曼德罗，登上泰伊黑托山③，从莱斯勃斯④ 到西克拉德斯⑤，从塞浦路斯到西西里跳过了一个又一个岛屿……

有时，安尼塔随着酒神巴科斯去漫游印度，或者说，乘着奇异的船在印度航行，船桅上鲜花盛开，垂挂着一串串果子和蜿蜒伸曲的枝蔓。忽然响起了前任法庭庭长的喊声，她不得不马上跳回到平淡无奇的索托河岸：

“喂，姑娘，咬住你的钩了！”

没关系；安娜是幸福的，金塔纳尔也是幸福的。“他变了！”她自语道。“她变了！”他想。

光阴荏苒。6 月的天大热起来了。贝图斯塔的夏天和安达卢西亚的春天一样。每天早晨，趁凉快，安娜都由堂维克托，管房人佩佩和佩特拉陪着在花园里巡视一番，摇动果实累累的樱桃树枝；把垫着无花果叶和湿润光亮的珊瑚藤叶的大篮子装满樱桃，庭长夫人的白嫩秀手从宽大斑斓的绿叶上的樱桃堆掠过时，心里感到一阵特殊的、舒适和健康的快意。那些篮子要送到贝图斯塔

---

①②古希腊河流和山谷。
③ 希腊的山。
④ 希腊的岛屿。
⑤ 希腊爱琴海中的岛屿。

侯爵府上，有时送到侯爵的朋友家中。有一天早晨，安娜看见佩特拉和佩佩在一个彩白两色的草篮里装满了透红的樱桃，便走过去给他们帮忙。忽然，她问：

“这是送给谁的?”

“送给堂阿尔瓦罗的。”佩特拉说。

“是的，我亲自送到旅馆去。”佩佩补充说，想着将到手的赏钱他不禁微微地笑了。

安娜感到自己的手在樱桃上面颤抖不已，霎时她觉得抚摩那樱桃的感觉更加甜蜜，更加舒服。

当没人看见她的时候，她像个热恋的女学生似的，偷偷地、情不自禁地在小篮子的白草上印下一记热吻。她也吻了樱桃……甚至把一个樱桃咬了一下，又放回了原处，几乎看得出留在上面的两个牙印。

她对自己如此不知羞耻感到吃惊，那天一整天她毫无愧意地想着这件意想不到的事。

“这也是健康的迹象。”

圣彼得节前夕的晚上，讲经师收到了维加亚纳侯爵的一封致意信，邀请他次日结束教堂的事务后到比维罗来，在别墅主人和现在的房客金塔纳尔夫妇以及其他众多好朋友的陪伴下玩一天。比维罗属于圣蒂安内斯的圣彼得乡村教区；那年管房人佩佩是教区庆祝活动的经办人，“为了不让侯爵丢脸，”他准备大肆挥霍一番。

安尼塔在最近一封信的附言里对忏悔神甫说：“侯爵告诉我，他打算邀请您来参加圣彼得朝圣节。‘经办人’是我们……我想你不会不来的。不来就太不赏脸了。”

“我去，我一定去。”堂费尔明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思考着。“但愿我有不去的勇气，有蔑视你们的勇气，好把一切都忘掉

……可是我厌倦了，不愿再和这种讨厌的想法纠缠了，它们最终总是战胜我。是呀，既然我终究得去，既然我肯定会踏上去比维罗的路，那就不必自寻烦恼了，还是认输吧。我去。”

这夜他连一个小时的整觉也没睡。这是他的老毛病了。自从安尼塔“再次欺骗他”的那天起，堂费尔明心里没有一刻是安宁的。

侯爵没邀请他坐车一同前往，也许表示了一种蓄意的冷淡，德帕斯假装对此毫无觉察，这样，教士先生只好自己去雇一辆马车。他吩咐马车 10 点整在堤岸外面等他。他去了教堂，但是在那儿呆不住，9 点半就来到了圣蒂安内斯公路或比维罗公路上，激动地在公路上胡乱走动着，他脸色发青，情绪十分不好。

“我到那儿去是为了什么？那家伙肯定在那里。到了那儿我该怎么办？讨厌的比维罗！”马车来晚了。德帕斯等得很不耐烦，直跺脚。最后，一辆又脏又破的马车乌龟爬行似的慢慢腾腾驶了过来。

“到比维罗，快！”堂费尔明嚷着，就像铅块似的倒在车里的硬板凳上，压得座位吱嘎作响。

车夫笑了笑，把鞭子在空中一甩，那匹瘦骨嶙峋的马蹦跳着在公路上跑了两三分钟，似乎那样跑有失体统，与它的年龄不相称，因为它年事已高，便又缓步徐行起来，对此谁也没表示反对。

讲经师想起，在同一辆马车里，或者至少是同一家车行的另一辆车里，他曾高兴得眼泪直流，心里充满了希望，充满了计划，那些计划使他从感观到内心深处一阵阵发痒。而此刻，预感告诉他一切都已结束，安娜不再属于他了；他将失去她；这回去比维罗是荒唐可笑的，预感还告诉他，假如梅西亚在那儿，这几乎可以肯定，那么，那个衣着考究的人将处处占上风。教区法官

穿的是细驼羊毛呢长袍，上面钉着一排很小的钮扣，和一领蝙蝠式披肩。他的装束有点像《浮士德》中的靡菲斯特唱小夜曲那一场的装束。他独自斟酌了好长时间：穿什么衣服好？他越来越讨厌教士服和法袍。宽檐教士帽也令人憎恶，帽筒太浅显得俗不可耐，就像堂库斯托迪奥戴的那玩艺儿一样。穿得太严谨，显得陈腐；太开放，不合乎代理主教的身份。穿大礼服去？去它的吧！不行，穿上礼服就变成了乡村教士，再不就成了自由派教士。讲经师很少穿这种服装。啊！要是法律允许，他就穿上猎装、紧身背心、结实的窄腿裤子和马靴，戴上宽檐礼帽，那该多好，他就可以穿便服去了，虚荣心告诉他，这样就用不着害怕和他所厌恶的那位时髦公子相比了。是的，他厌恶他。

堂费尔明已经不再向自己掩饰这一点。他没有给自己的欲望命名，但承认那种欲望的一切权力，也毫不内疚。“他是教士，教士是个荒唐的东西，随遇而安吧。”他早就知道，当教士想表明自己也是个男人时，安娜对教士就厌恶起来。“可他的确是男人，上帝作证，他是个男人！他是胜过另一个男人的堂堂男子汉；他能把那个男人撕碎，能像抛皮球似的把他抛得高高的……”他不想那些伤心事和生气事了。他愣愣地看着变化着的景物和不时向后倒退着的电线杆。灰尘呛得他透不过气来，只好关上了车窗。太阳也惹人心烦，晒到身上火辣辣的；马车里没有窗帘。旅程变得漫无边际了。5 里路变得长无尽头。“侯爵真像个没教养的人，也不请他坐他们的车同去。还是怪他自己不好，谁叫他接受了邀请呢？但又有什么法子呢？”

他听见自己的车后，新铺的碎石路上响起一阵清脆的马蹄声。他探出身子想看看骑马的是什么人，认出是堂阿尔瓦罗和帕科，两人骑着两匹漂亮的纯种西班牙白马疾驰而过。

骑马的人没看见他；他们全神贯注，正跑得高兴，没注意那

辆赶路的破马车。可怜的出租老马无力去做任何体面的竞争，依旧慢慢腾腾地走着，它确信这个世界上任何一条路的终点都没有幸福。为了饷口，它总是按时到达。这是他的全部哲学。车夫大约是马的门徒。

讲经师来到比维罗的时候，一个客人都没在，连侯爵夫妇和金塔纳尔夫妇也不在。

村姑打扮的佩特拉迎了出来，搔首弄姿，一副挑逗的神态，炫耀着那头金色鬈发，还有那一身打扮：一件红绸马甲紧紧裹着她那秀美的身躯，马甲外面是一件背后打结的平绒披肩；宽大的绿台面呢裙子下面，靠近穿着布鞋的双脚处，另一件红色衣物隐约可见。她确信自己打扮得很俏丽。佩特拉朝讲经师微微一笑，说：

“夫人老爷们都到圣彼得去了。”

“我料到他们会在那儿，我的女儿，但是，我口渴极了，而且……”

在花园凉亭里，冒牌村姑给讲经师端来一杯可口的清凉饮料，是她临时精心配制的。

“上帝会报答你的，佩特丽卡①。”

两人聊了起来。

他们谈到了主人夫妇在这里的生活。

佩特拉说堂娜安娜判若两人了，她可高兴啦！还淘气哪！不再几小时几小时地把自己关在小教堂里了，也不没完没了地祈祷了，更不见她终日捧着她的圣特雷莎的书看了……总之，她完全变了，身体吗？结实得像棵橡树。

“帕科少爷来了吗？”德帕斯突然问。

---

① 佩特拉的爱称。

“来了，大人，大约一刻钟以前到的。和阿尔瓦罗少爷骑马跑来的；像您一样，喝了杯冷饮就赶着去圣彼得了……我想他们听不到弥撒了，他们是想赶上庆祝会……”

这时，从东边传来了装有甘油火药的爆竹发出的巨响。

“奉举圣体了。”侍女说。

佩特拉用眼角的余光观察着心烦意乱的讲经师，讲经师问：

“教堂不远，我想过了那片树林就是，对吗?”

“是的，大人；不过，有三条路交错在一起，您可能会走到河边去的，……您要是想去，我陪您去；这会儿我没什么事……”

“如果不麻烦你的话……”

于是佩特拉和讲经师便一前一后，从便门出了花园，走进了树林，那里全是高大的圣栎树和盘根错节、树皮粗糙的老橡树。这片树林分布在山坡和小丘上，长得尤为茂密。两人爬上一个高坡，堂费尔明看到刺眼的台面呢裙子下露出了彩虹色的镶边，还有一截绣了很多花的白衬裙及抽纱丝袜，那是佩特拉故意露出来的，加上使服装相形见绌的娇姿媚态，更透出了她那股诱人的风骚劲儿。

“天真热呀，堂费尔明!”金发女郎边说边用廉价细布手绢擦拭着额上的汗。

“热极啦，金发姑娘，热极啦。”讲经师一边回答一边解开那件该死的法袍上的钮扣，大声喘着气。

“您不应该累成那样，我知道，在马塔莱雷赫的时候，您在很难走的高地上跑起来像鹿那么快……”

“谁告诉你的?”

“咳！特雷西纳……”

“你们很要好，对吗?”

“是很要好。”

一阵沉默。两个人心里都在考虑着什么。教士重新拾起了话头。

“你别相信；现在你看见了，我是个农民；玩玩九柱球还行……”

佩特拉停下来，转身看着堂费尔明，他正摆出把橡木球投在凹凸不平的九柱球场地上的姿势……

女仆笑了起来，继续往前走着说：

“我不信，您挺壮实，这是不用说的：一看就知道。”

两人又一次沉默。

山丘后边不远的地方，响着爆竹声，接着是风笛声和颤颤巍巍的手鼓声。传到这里已很微弱的声音在树林间的枯枝败叶上发出了回响。

风笛声引起了教区法官和佩特拉内心的共鸣，他们俩都来自农村。两人转身相视而笑。

“他们回来了。”佩特拉说着，又停住了脚步。

“咱们来晚了？”

“是的，大人；游行队伍大概走了下边那条街，等咱们走到教堂，他们就回到比维罗了……”

“那……”

“那咱们最好往回走。唉，堂费尔明，请原谅，我让您白跑了一趟……打扰了您！……”

“没什么，孩子，不用客气……相反……这地方不错……这片树阴……我有点累……请原谅……我到树根上那堆割下来的青草上坐一会……嗯？你看怎么样？……”

他说着就坐了下来。

佩特拉不敢坐又不愿放弃那个座位，面红耳赤地看着地面，

像猫似的不安地动着，用手把围裙边卷来卷去……

“累了？咳！”她大胆地说。“像您这么年轻力壮的人……”

风笛与手鼓奏出阵阵时而欢乐时而忧伤的乐曲，乐曲中充满了田野的理想的芬芳和温柔甜蜜的回忆，在绿色的天棚下悠悠回荡。

讲经师咬着又长又硬的草，沉思不语，嘴角挂着一丝苦笑。“命运在嘲弄人！送上门来，落到嘴边的果子就在眼前……却不屑一顾……而得不到的却求之若渴……越是得不到，越是眼馋……不过，他觉得要使自己在比维罗的处境不那么尴尬，眼下正是将考虑好的事付诸实施的绝好时机。再说，把庭长夫人的贴身女仆弄到自己手里，占有她，完完全全占有她，对自己也十分有利……”

“佩特拉……”

“大人？”她假装吃惊地嚷道。

“你想长个儿吗？你已经是个相当漂亮的姑娘了。看你，别傻了……你要是没急事……不妨坐下来……我想随便问你……几件小事……关于……”

“随便您问什么，堂费尔明。肯定没人打这儿过；很少有人穿过这片树林去教堂的，去教堂的人都走下边的近路……难得有人从这儿过。不过，您要是想痛痛快快地谈，上面不远的地方有座茅屋，叫樵夫楼；里边很凉快，还有挺舒服的坐处。”

“太好啦。咱们可以开怀畅谈。到那儿去。”

讲经师站起来，两人往前走去。他们默默地走着。山林越发浓密了。

风笛声、鼓声已经很远了，听起来像一种似有似无的声响。

一到樵夫楼，佩特拉就倒在了离堂费尔明不远的草堆上，脸蛋像她的衬裙一样红，一双严肃的会说话的眼睛毫无顾忌地望着

堂费尔明。

讲经师在茅屋里坐了下来。

他们交谈起来。

恰如佩特拉所说，由于某种原因，堂费尔明害怕与游行队伍相遇的那个时刻。半小时后，当他独自从树林走进花园的便门时，最先看见的是庭长夫人，她钻在垫满干草的枯井里，身旁是堂阿尔瓦罗。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埃德尔米拉、帕科、华金和堂维克托从附近的管房人佩佩的果园里的饲草垛上抓来一把把干草，往他俩身上扔。堂阿尔瓦罗一边自卫一边保护庭长夫人。

侯爵在二楼走廊上喊着：

“喂，疯子们！疯子们！我要放狗咬你们啦，你们把佩佩的饲草都糟蹋了……牲口晚上吃什么？疯子们！……”佩佩站在离井不远的地方，穿着盛装，打着黑领带，他以为那样才符合承办人的身份；他任凭他们折腾，自己只是搔着头开心地笑……

“算啦，老爷，让少爷小姐们玩吧，我会把炒（草）垛起来的……不碍事……”

庭长夫人满头都是干草，眯着眼睛，直到玩笑停止，在堂阿尔瓦罗和井上的人的帮助下出了枯井后，才看见讲经师。

让忏悔神甫在这种情况下见到自己，她并不感到难为情……她和蔼而俏皮地向他问了好，就又和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和埃德尔米拉一起顺着花园跑了，身后跟着帕科、华金、堂阿尔瓦罗和堂维克托。

侯爵过来招呼讲经师，把他让进了大厅，侯爵夫人、省长夫人、男爵夫人和她那位不愿同那群疯子一块去跑的大女儿、男爵、里帕米兰以及同样不愿去跑动的贝尔穆德斯、安尼塔的医生贝尼特斯和其他贝图斯塔显贵都在那儿。

“是这样，教区法官先生，”维加亚纳说，“聚会分成了两摊；佩佩是承办人，他邀请了这个地区所有的教士，要是没记错的话，是14位；我向他们提议来这儿和我们一块儿进餐，但是他们当中有几位还不太开化，我知道，他们不愿和夫人女士、城里的阔少们在一起，就把他们的餐桌摆在了旧楼里，我想去那儿陪他们。我让里帕米兰和我一块去，他不愿意……要是您肯赏脸陪我去，那些善良的教区牧士们会感到无限荣幸……您知道，您是代理主教大人啊！……”

没有别的办法。讲经师只好和侯爵一起同教士们在旧楼里进餐了。

佩特拉负责指挥给村民饭桌上菜，她依旧是本地村姑打扮，脸颊红润，额前的发卷耀眼夺目，一双水灵灵、富于表情的眼睛里迸发出炙人的火花，充满了狡黠的欢乐，把农民们和几个乡下教士弄得神魂颠倒。

喝咖啡的时候，堂费尔明在那里呆不下去了，找机会跑了出来，回到了新楼，那里笑语喧哗，热闹非凡。他进门的那会儿，堂维克托（头上戴着尖顶帽）和里帕米兰正在表演二重唱。堂维克托青春焕发地站在钢琴旁，堂阿尔瓦罗装得像那么回事似的弹着钢琴，嘴里叼着雪茄，摇晃着身子，那双明亮的眼睛被香烟的云雾遮挡着，时开时闭。

夫人们都没呆在那里。侯爵夫人、省长夫人和男爵夫人在花园里散步；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安娜、埃德尔米拉以及男爵的女儿这群年轻人自己到树林里跑去了。

从玻璃回廊上可以听见她们的喊声。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和埃德尔米拉用高声大笑、尖声叫喊招呼着男人们。

华金领会了这种意思，向帕科提议放弃金塔纳尔和堂卡耶塔诺的音乐会，跟那几个女人一块跑去。

“你去吧，我再听会儿。”帕科说，他非常欣赏里帕米兰唱的那些老掉牙的歌曲，再说，他对表妹也开始有点厌倦了。

金塔纳尔和大祭司的嗓子很快就哑了，这时琴声停了，奥尔加斯的愿望实现了。奥尔加斯、帕科、梅西亚和贝尔穆德斯走出新楼，进了树林。“已经听不见那几个女人的叫声了。”“会不会藏起来啦?”“大概是藏起来了。”

“每人一路，分头去找她们。”

“太好啦！太好啦!”

他们四散开去，很快就谁也看不见谁了。

剩下自己一人时，贝尔穆德斯在草地上坐了下来。在这么一座茂密的老橡树林里和哪位夫人小姐单独相遇，他都觉得非有特别能说会道的本事才行，可是自己没这个本事。但要能和奥夫杜利亚或安娜在绿茸茸的草毯上推心置腹地谈一谈该有多惬意啊!

讲经师只好和里帕米兰、堂维克托、省长、贝尼特斯以及其他几位不苟言笑的先生呆在一块儿了。贝尼特斯是年轻人，但他喜欢吸着上等烟坐着消化胃里的东西。

医生呆在阳台上，堂维克托向他走了过去；德帕斯呆的地方可以听见他们之间进行的对话。

“噢！您想像不出我欠您多大的情!”

“欠我？堂维克托?”

“不错，欠您；安娜完全变了。那么快活，那么健康，那样好的胃口！那些胡思乱想，过分的虔诚、疑神疑鬼、神经质……疯疯癫癫的举动……像宗教游行那次……全没有啦……啊！每次一想起来，我就冒火，那些……没什么，过去的事了。她对自己以前做的事也感到羞愧。她已经相信神明不是本世纪的事了。现今是启蒙运动时代，不是圣人时代。贝尼特斯先生，您不这样认为吗?”

“是的，先生。”医生笑容满面地抽着烟说。

“这么说您认为我妻子完全好啦？……彻底好啦？……”

“我的朋友，堂娜安娜没有病；这话我跟您说过多少次了；只要改变一下生活方式，她就好了；不过，那不是病……所以不能确切地说她完全好了……此外……她那种欢乐的兴奋本身，那种乐观情绪，对往日忧虑的彻底忘怀……不过是同一枚胸针的反面而已。”

“为什么？您可吓了我一跳。”

“不为什么，堂娜安娜就是这样；她多情……活泼……爱激动……她需要大量的活动，需要一些刺激……需要……”

贝尼特斯嘴里含着香烟望着堂维克托，堂维克托大睁着眼睛，脸上说不出是什么表情，既像是怜悯又像是开玩笑的样子。

“需要什么？”

“那种……一种强烈的刺激，一些强烈……吸引她的注意力的事情……一种剧烈的……活动……总之，那种……因为她生性多情，……昨天她是神秘主义者，眷恋着天堂；今天她胃口好，在室外，在花间树下散步……她热爱快乐的生活，热爱大自然，这是健康产生的奇妙效力。”

“的确如此；可怜的女人除了健康不说别的。”

“可怜的女人！为什么可怜？”

“为什么？因为她过于热情……因为她需要那种刺激……”

“那有什么关系？她的性格要求那些……”

“因此您认为昨天她是个虔诚的信徒，过分的虔诚，是因为……也许是什么人在某种程度上从精神上影响了她？……”

“对。很可能是这样。”

堂维克托又像平日那样不管不顾的，只顾说话，也不怕别人听见，讲经师就在近处，他也视而不见。讲经师在假装看报纸，

时而和里帕米兰敷衍几句，竭力不漏掉阳台上对话的每一个字。

“因此……安尼塔的变化是由于……另一种影响？……她喜欢田野、欢乐、娱乐玩耍是由于……一种新的影响？”

“是的，先生；有句医学格言说：*外界影响导致内心变化*①。”

“完全正确！*外界影响*……对，*内心*……*变化*！服啦！不过这种新影响在哪儿呢？我见过另一种影响：教士，耶稣会教义……可现在的这种影响呢？谁代表这种新影响……这种我们姑且称为新的*影响*呢？……”

“不言而喻。是我们，新的生活制度，养生之道，比维罗……您……我……营养丰富的食物……牛奶……空气……干草……马厩的臭味……清晨的小风……诸如此类，等等。”

“别说啦，别说啦；我懂了……保健法……牛奶……牲畜味……妙极了！……所以安娜得救了！”

“是的，先生。”

“为什么这种新的兴奋不会带来任何害处呢？”

贝尼特斯吐掉咬断的一小截雪茄，像先前那样笑着，答道：

“一点害处都没有。”

“圣巴巴拉②！”金塔纳尔闭着眼睛从座位上跳起来喊道。

一道耀眼夺目的闪电划破长空，随即响起了隆隆的雷声，震得墙壁大动。一切谈话都停止了，大家都站了起来；里帕米兰和堂维克托脸色变得煞白。真是两个勇敢的男子汉，一打雷就发抖。

这几年，里帕米兰的耳朵有些背，但是对云层放电却听得一清二楚，而且听见就觉得不舒服。他不好意思向主人要条褥子把头蒙起来，要是在家里，他早这样做了。

---

① 原文为拉丁语，下文同。
② 炮兵的保护神。

除了那两个胆小鬼，大家都到阳台上赏雨去了。大雨瓢泼似的下着。众人看见侯爵夫人和陪着她的几位夫人躲在花园尽头的圆顶望楼上避雨；望楼坐落在别墅的一个拐角上，紧挨着围墙，从那儿可以通观全园的景物。

“那些孩子们呢?”里帕米兰问，他吓破了胆，却还装出替别人担心的样子。

他把到树林里去的几个人称做孩子们。

“真的！他们不知怎样了？该去找找他们……他们会迷路的。”金塔纳尔想起了自己妻子，嚷着说，十分后悔没早点说这句话。

讲经师一直想着这件事，不过他没说。他本来就在备受煎熬，这件事更把他推向了痛苦的深渊。“那几个人在树林子里……顶着倾盆大雨……这种时候，堂阿尔瓦罗什么风流事做不出来!”

“得去找找他们。”省长说。

“把伞给他们带去……”

“问题是侯爵夫人让雨困在那边，没法派人……”

“侯爵和他的教士们在旧楼里，过不来，也不能派人去……”

大家商量了半天该怎么办。

“一定要把遇难的人救出来。”男爵说笑话似的说道。

讲经师刚才离开了大厅，这会儿带着两把农村里用的绿布大伞回来了。他将一把伞递给堂维克托，说：

“走，金塔纳尔，您是猎人……我也是……到树林里去吧，到树林里去吧!”

说话时，讲经师的眼睛死死盯着堂维克托，用锐利的目光辱骂他，管他叫白痴，叫木偶和别的难听的名字。

“好！好!”那些先生们一齐喊道，他们在为别人的英雄行为

叫好。

随着闪电，一声霹雳在房屋上空炸响了，把胆子最大的人都吓白了脸。

“走吧，走吧，快!”讲经师嚷着，他的脸色灰白，但并非是让雷雨吓的。雷声在他听来有如厄运的狂笑、魔鬼的嘲讽，嘲笑着他和他那可怜的教士身份。

“可是……堂费尔明，”金塔纳乐鼓着勇气说，“正因为我是猎人……我知道危险……树木吸引闪电……高处还有桂树，桂树导电；要是松树还好点！但那是桂树呀！……”

“您这话是什么意思？让闪电把别人击死？您没看见堂娜安娜和他们在一块……”

“是的，确实……难道佩佩和一个仆人……和安塞尔莫去不成吗？……您的教士袍……里里外外……都会淋湿……”

“到树林里去吧，堂维克托！去吧!”教区法官吼叫着。

比先前都响的可怕雷声盖住了他那吓人的吼声。

“各位，”里帕米兰躲在一间卧室里面说，“各位不必着急，孩子们一定有避雨的地方。”

“在哪儿避？……”

“有避雨的地方，费尔明，您别慌。有避雨的地方……在樵夫楼里，这个地方您不知道；是一间简陋的茅屋，是侯爵让人用木杆和草皮在树木最密的地方搭起来的……”

讲经师不愿再听下去了，把一把伞扔在堂维克托的脚下，自己夹起另一把伞就往外走。

堂维克托拾起了心里称为心灵之盾的防身器具，一声没吭，跟着“发了神经病的讲经师”走了，他弄不懂为什么讲经师非要他们俩去找庭长夫人不可，而不让仆人去。

大厅里的先生们也不明白是什么道理；当说到讲经师的举动

奇怪时，他们脸上都露出浅浅的谨慎而诡谲的微笑。

“堂维克托说得对，”男爵提醒说；“为什么仆人就一定不能去呢？”

“还有，”省长说，“这像是把我们大家，尤其是您，教训了一顿，因为您的女儿也在其中……”

这时又打了一个响雷，里帕米兰忽然觉得有千万道闪电钻进了室内。

众人都害怕起来。

“喂，喂，先生们！”大祭司在卧室里说，“该祈祷啦；请各位原谅，我要祈祷了……*以主的名义*①……”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第二十八章

〔讲经师要堂维克托陪他一起冒雨上山去寻找安娜。这件事使安娜相信了梅西亚对德帕斯的猜疑，即讲经师对她怀有情人的感情。梅西亚利用一切方便条件，实施其征服计划，他向安娜表白了爱情。他们越来越亲近，安娜终于依从了堂阿尔瓦罗。〕

“你们上哪儿去呀?”侯爵夫人在望楼上对讲经师和堂维克托喊道。只见他俩一前一后，保持着 20 步的距离，在树林里奔跑着，浑身淋得透湿，水从衣襟和帽檐上不住地往下淌。

“到地狱去！谁知道这家伙要把我带到哪儿去!”堂维克托答道，他声音不高，但火气不小。他固执地撑着伞，伞不是撞在树枝上就是挂在黑莓上。

侯爵夫人一面继续喊，一面打手势；但堂维克托已经听不清了，而堂费尔明就根本没听见。

“您等一下呀，好人，等一下，让我们想一想，让我们合计合计！……您到底要把我往哪儿领呀?”

显然，那位好人连金塔纳尔的声音也没听见，因为他仍然头也不回地迈着大步往上爬。

树干之间，树枝之间，上头下面，前后左右，到处都是蜘蛛网。那微细单薄的蛛网挂了前庭长一嘴一脸。他又是吐又是抹，又讨厌又气恼。

“这赶上纺织厂了!”他喊道。他已经被绳索般的蛛丝包围

了。他闪躲着蛛丝，一路上磕磕绊绊，不是滑脚就是跪倒在地。他一反常态，骂了起来。“到山上来玩简直太孩子气了……这儿除了蛛丝就是刺……堂费尔明，等等我，真他妈的……活见鬼，我转向了，还尽栽跟头。”

回答他的是一声响雷，他吓得跪在地上，再不敢骂了。

“堂费尔明！堂费尔明！看在人道的份上，您等等我吧！”

德帕斯停住脚步回过头去，从上面遗憾地望了望他，掩饰着内心的激怒对他说：

“说您是猎手，我看是瞎扯。”他只把一句最不难听的话说了出来。

“我是晴天的猎手，老弟，可这是倾盆大雨呀，都赶上轰炸了……蜘蛛都爬到我的肚子里去了……况且，我喜欢的是有用处的英雄行为！*假如我们的所作所为毫无用处，我们得到的荣誉就将是虚假的*①，巴格利维奥② 就这样说过。我们去哪儿呀？喂，您要是知道，就请告诉我。”

“去找堂娜安娜，她也许正处在……危险之中……”

“怎么会危险呢！您以为他们是傻瓜吗？他们肯定没淋着雨……您以为他们会像我们，又是蜘蛛又是蹚水的……淋得像个落汤鸡？再说，他们长着腿，不会自己回家吗？他们不认识路？您会说我们是给他们送伞去，可伞又顶什么用呢？”

讲经师脸红了。说实在的，伞在树林里的确派不上用场。

“您去不去我不管，”他说，“反正我要去。”

“您这是在教训我。”堂维克托回答说，他有点生气，但仍继续吃力地向上爬。

“哪儿能呢，先生。”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17世纪意大利人，罗马教皇英诺森十二世的医生。

“就是这么回事，先生；您这不是……比当事人还着急吗？我认为，我的妻子对我比对其他任何人都更重要……请原谅我说话的方式……不过，坦率地说，您这是在学堂吉诃德。”

金塔纳尔知道他那样说是一种侮慢，但他正在气头上，就顾不得那么多了。

堂费尔明真想举起伞把砸碎那家伙的脑壳，那会儿他觉得他简直是个白痴；但出于种种考虑……他还是咽下了这口气，继续默默地向上爬。

该干什么就干什么。他听着那些骂人的话，就像一个落水的人在听岸上的人的辱骂……有两种想法像烧红的钉子似的一直钉在他的脑际：一个想法是*外界影响导致内心变化*；另一个想法是：他们肯定在樵夫楼里！教区法官不相信以巧合和戏剧性的安排给人以训诫的天意，但他却迷信地把他在早晨和佩特拉一起散步和谈话的事同他担心会不合时宜地看到的那些将庭长夫人卷入其中、同样发生在野外的场面联系在一起。

“*外界影响导致内心变化*，”他这样想；“不错，不错……我是瞎了眼……女人终究是女人，最纯洁的……也还是女人……我从第一天起就是个蠢人……现在已经晚了……我已彻底失掉了她。而那个无耻之徒……”

他拔腿朝山上跑去。

“这家伙简直疯了！”金塔纳尔想。他气喘吁吁地跟着他，舌头吐出一拃长，又被讲经师拉下了 20 步。

讲经师想辨认方向，回想一下几小时前从樵夫楼出来之后是从哪儿下的山。他迷失了方向，记不清曾经走过的那条路，在树林里转来转去……堂维克托跟在后面，像躲狮子似的躲着蜘蛛，像逃避锁链一样避开蛛丝。

“最好还是沿最高的坡往上爬，那样就能到顶上……不过，

上面有高原，那您就去找吧……”

讲经师停住脚步，好像堂维克托刚才什么也没说过似的，竟露出亲切的面容，语气温和地恳求他道：

“金塔纳尔先生，我们要想找到他们，就必须分头行动；请您从那儿，从右边上……”

堂维克托不同意，可讲经师非要他这样做不可。他旁敲侧击，说他的伙伴是个货真价实的胆小鬼，以此刺激他的自尊心，终于迫使他向右侧拐去。

等到只剩下他自己的时候，德帕斯就奋力向上跑去。他不是撞上树干，就是碰上草莓，要么就撞在落下的和悬着的枯树枝上……他失去了理智；他的心——由于妒忌和愤怒已快爆炸——告诉他，他至少会碰上堂阿尔瓦罗和庭长夫人在谈情说爱。“为什么？难道帕科、华金、维西塔、奥夫杜利亚和其他进入树林的人不可能和他们在一起吗？”不会，不会，他的预感在这样喊。它有它的道理：堂阿尔瓦罗在这类事情上是个行家里手，他可能已经抓到了时机；为了能单独同她在一起，他可能已经设好了圈套。帕科与华金不会妨碍他，他们也在各自设法同奥夫杜利亚和埃德尔米拉单独在一起。维西塔可能已经帮了他们的忙。贝尔穆德斯是个白痴……他们肯定已单独在一起了。他又拚命跑起来。他一路跌跌撞撞，拖着透湿的有几阿罗瓦① 重的长袍和划了几道口子、沾满泥污和湿蛛网的教士服吃力地向前跑着。嘴上和眼睛上也横七竖八地挂满了又黏又细的蛛丝。

他爬上了树木稠密的山顶。他弄错了，那茅屋原来在另一边。他又向右走去，费力地拨开挡路的各种难以接近的带刺植物，终于透过树枝望见了那间简陋的小屋……里面有人在动……

---

① 重量单位，合 11.5 公斤。

他像疯子似的跑过去，去干什么他不知道；若是在那儿碰到了他预料的事情……如果需要，他准备杀人……他已经丧失了理智……

“啊呀！您吓了我一跳……”堂维克托喊道，他正坐在一个粗糙的凳子上，一边休息，一边用力绞着他的软帽，清水就像瀑布一样往下淌。

“他们不在!”讲经师说，他没去想他的面容、他的行为以及他颤抖的声音可能引起的猜疑，也没去想他的激情、妒忌以及遭受耻辱的丈夫的愤怒——这在他是荒谬的——所高声揭示的一切。

不过，堂维克托也在担心，他的担心事出有因。

“您看我在这儿拾到的东西。”他说着便用手指从衣袋里取出了别着银卡子的红绸袜带。

“那是什么?”德帕斯问，他无法掩饰自己焦急的心情。

“我妻子的一条袜带!”那位丈夫答道。他虽然还那么平静，但那个奇怪的发现也使他吃了一惊。

“您妻子的一条袜带!”

讲经师吃惊地张大了嘴巴，那位丈夫还什么也没发觉，真是愚蠢透顶。

“就是说，”金塔纳尔继续说，“一条我妻子用过的袜带，但我知道，这袜带现已不是她的了……我知道，自从她由于乡下的空气……牛奶……等等原因胖起来之后，她就不能用了……便送给了使女……给了佩特拉。这就是说，这条袜带……是佩特拉的。佩特拉来过这里，这正是我所担心的……佩特拉来这儿干什么……来丢袜带？我为这事担心，我觉得有必要向您作些解释……她毕竟是我家的人，给我做事，而且她的名声好坏也关系到我……我敢肯定，这条袜带是佩特拉的。”

堂费尔明的脸羞得通红，而且自己也觉察到了。那些可能是悲剧性的东西现在突然变成了滑稽喜剧。他为他的鲁莽感到内疚，内疚使他的大脑像患了偏头痛似的感到刺痛……还好，据德帕斯观察，堂维克托还顾不上关心别人的羞愧，他在想他自己的；他的脸也是红的。讲经师明白了前庭长是绕了怎样一个弯子才认出他妻子的袜带的。

此外，金塔纳尔除了羞愧，还有点妒忌。

德帕斯并不清楚堂维克托意志薄弱到了什么程度。堂维克托心里想："这个教士可能同其他人一样不怀好意，没准儿他正在怀疑……那件未曾有过的事。"

事实是堂维克托到底还是在某种程度上屈从过佩特拉暗示的诱惑。

不过，当他想到他对妻子、对自己负有的责任，想到他这一大把年纪和负有的其他责任时，特别是当他想到没让他顺利地干成任何事业的多蹇命运时，他从自己引诱的尝试因女仆的假正经而遭失败之日起，事实上已从堕落的道路上退了回来。"总之，他没能得到使女那令人着魔的东西；但是，却在最初的也是最后的那些爱情涟漪中证实了庭长夫人的确把她钟情的丈夫送她的袜带转赠给了佩特拉。"

"为什么在讲经师面前他的舌头就不管用了呢？他弄不明白；然而，嫉妒——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又使他说话的声音高了起来。此外，他从心底里就看不上那个淫荡的金发姑娘……只是由于一时冲动……他才……"

暴风雨已经远了……树上依然滴着雨水，不过，天空已经开始转晴。

只是为了说点什么，堂维克托才开口道：

"您等着瞧吧，晚上还得下……那边的乌云又上来了……您

从树缝里看……”

“趁雨还没来，咱们下去吧。”德帕斯提醒道，他真想一头钻到地底下去。

两个人默默地向山下走去。他们都在想着佩特拉的袜带。

在到达花园之前，他们碰上了管房人佩佩，他站在树丛间，老远就朝他们喊了起来。

“堂维克托……堂维克托……喂，堂维克托……往这儿走。”

“出了什么事？死了人啦？发生了不幸？”

“没有，先生。你们上到半山腰的时候，少爷和小姐们就已经平平安安地到家了……他们几乎都没淋湿……天刚下雨，侯爵夫人就吩咐我去找他们……我赶着防雨篷车直奔阿雷奥小路，我知道帕科少爷一定在那儿，因为那条路最近，而且钦托的家就在附近，只有几步路……小姐们全在钦托家里，她们几乎都没淋着……因为在山上，在大雨到来之前，人就像走在屋檐下……因此，大家在家里都笑死了，只有堂娜安娜夫人没笑，她正为您……和这位神甫先生担心哪……”

“可侯爵夫人为什么没告诉我们呢？……”

“她说她大声喊过您，可您不理她，她说她告诉您车已经出发了……”

佩佩说完就哈哈大笑起来。

“这玩笑开得不坏，嘿嘿嘿……真可怜哪，看见你们都让人难受……特别是这位神甫，也太狼狈了，恕我打个比方……简直就像个落汤鸡……哎呀呀，您简直圈（全）成水鸭子了……教士服就跟水里捞出来的一样……”

佩佩说得不错。德帕斯和堂维克托相互看了看，两个人的样子果然都像刚从水里救出来的一样。

“快走，快走，上帝的安琪儿们，潮湿能伤筋动骨，会让人

得关件（节）炎的……”

“就到了，佩佩，就到了。”

“安娜小姐已经给您准备下了温暖的衣服，我相信也短不了这位神甫先生的：要是没有，我还有件细汗衫，公主都能穿……”

讲经师没从出来时走的那个便门进庄园，他转过墙进了车房，让人从里面把他租来的那辆破马车赶出来。堂维克托根本没发觉讲经师已离他而去，他走得太专心了。

讲经师碰上了侯爵，他不想让教士这样狼狈地离开……

“您这样会得肺炎的……换件衣服吧……那儿有衣服……”

没办法说服他。

“您代我向侯爵夫人告辞吧，我很快就会到家的……”

他于是离开了比维罗庄园，但车跑得并不像他想像得那样快，小跑了一阵之后就慢了下来，而且越来越慢，简直像在散步。

“喂，伙计，您得给牲口来几鞭子，”堂费尔明对车夫喊道，“您看，我都淋透了……我得快点到家。”

车夫巴望得到一笔小费，就往驴背上猛抽了几鞭，驴子就这样为教区法官胸中郁积了几小时的闷气付出了代价。那几鞭子讲经师真想抽在梅西亚的脸上。

那辆快散架的破车刚到贝图斯塔郊区天就黑了。正如堂维克托所预料的，马上就会有另一场暴风雨。天上，乌云密布，越来越阴沉。在北边和西边的地平线上已经看见了大片的闪电，偶尔从远处滚来一声雷鸣。

堂费尔明心烦意乱，竟连自己也看不顺眼了。“今天是怎么搞的！”他想，“今天是怎么搞的！”连可怜自己的心都没有了。他这是罪有应得。世界正如忏悔室所表明的那样，是一堆垃圾；

高尚、伟大的激情、梦想、猜疑、对陋习的掩饰……他自己就是明证。尽管他认为他的爱是天使般的纯真，但他却一而再、再而三地陷入鲁莽的冒险，并像一个卑鄙小人那样去满足自己最下流的欲望。特雷西纳……总还是他家的……可佩特拉却是人家的，是安娜的。用虚伪的诡辩，用为了能让女仆站在他一边的理由也不能自圆其说，用几枚金币不是可以达到同样的目的吗？那个堂维克托！也是个卑鄙小人，而且还是个白痴，他活该倒霉，他、安娜以及整个世界都一样活该倒霉，世界本来就是一潭污泥……啊，要彻底申张正义，那些闪电就该把整个世界烧毁！

最令他气恼的是他的良心也告诉他要蔑视一切……“一切都是渺小的、肮脏的、下流的……他也不例外。”

“那么医生说的话呢？*外界影响*……就是说，安娜迟早会落入堂阿尔瓦罗的怀抱……这是注定的！……那么多的神秘主义，那么多的‘心爱的兄长’……到头来又有什么用呢？演戏，装相，下意识的装相，他自己和整个世界不都在装相吗……”

讲经师冷得牙齿打战。寒冷使他想起了衣服，由衣服又想起了母亲。

“她也是一个。看见我这样进去，她会说什么呢？我还得编一套谎话；哼，再说一次谎，有什么大不了的？……别的人……不是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吗……她们如果想干，甚至能在她们傻瓜丈夫的眼皮底下干她们的勾当……哦，这里谁是丈夫呢？这里又是谁受了伤害呢？是我！我！是我感受到了伤害，是我预感到了伤害，是我在空气中嗅到了伤害……不是他，他那种人就是把伤害摆在他的眼前他也看不见……”

他曾想跳下车，徒步跑回比维罗，“去当场抓住他们，他预感到他们肯定在干那种勾当；他们或许没在森林里，但有可能正在屋里……在那些佯装喝醉的男人和那些淫荡、疯狂、专干拉皮

条勾当的贵夫人之间……”

一个在贝图斯塔上空炸开的霹雷成了教士怒火的伴当。

“来得好！来得好！”他边吼边打开车门，在他家的门前下了车，“这种事情只有霹雷才能解决！”

他付了车钱就进了家。

他希望的霹雷正在上面等着他，准备在他的头上爆炸呢。

那天晚上他躺下时想，他一生中还从未同母亲大人这样大吵过，也从未见过堂娜保拉在太阳穴上贴过那么大块的膏药。

在他入睡之际，他想到的最后一个如针扎般折磨他的痛苦就是他出了那些丑。

“多鲁莽的冒险呀！……对他一整天的滑稽表演这是多么大的讽刺呀！而……这一切全怪那身可恨的、该死的教士服……”

讲经师脑子里最后冒出的是诅咒。尽管如此，他还是睡着了，他实在太疲劳了。

在比维罗那边，客人们的情绪并没有受到坏天气的影响。在旧楼里，乡下神甫们、侯爵和其他几位贝图斯塔的先生，起初打三人牌，后来就玩起了押牌。而在新楼里，那些本来打算在草地里一起跑一跑的太太绅士们，这会儿却想尽情地快活快活，他们跳舞、弹琴、唱歌、捉迷藏。谁都清楚，他们去比维罗就是为了寻欢作乐。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埃德尔米拉也是如此，她们最熟悉那些最隐秘的地方，那里有便门和这种小孩玩的游戏所需要的一切条件。他们尽情地玩着这种游戏，根本不理会在这些兴高采烈的人们中间，有几位已经上了年纪。

他们在欢呼声，嘲弄的欢呼声中迎接了堂维克托。有几个人，其中有维西塔和帕科，还想为他加冕，但他却宁愿跑回房间从头到脚换套衣服。

庭长夫人为了帮他更衣也随他进了房间。

“堂费尔明呢?”她问。

“你的堂费尔明可真够鲁莽的，亲爱的，不过，请原谅。”金塔纳尔一边脱着裤子，一边没好气地回答。

他向妻子述说了他们在树林里的情形，只是没提发现袜带的事。

安娜也认为德帕斯的殷勤已经到了荒唐的地步，况且他还是个神甫，这就越发荒唐了。

“我的妻子对谁更重要呢，对他还是对我?”这位丈夫总把这句话挂在嘴边作为他反对讲经师的最主要的理由。

“是啊，”安娜想，“堂阿尔瓦罗说得对，这人……好妒忌，像情人那样妒忌……他今天的所作所为实在过于鲁莽……我得躲开他，阿尔瓦罗说得对。”

梅西亚和帕科前些天就骑马来过几次比维罗。梅西亚还找到了直率、快活、轻信的庭长夫人。他没有跟她谈什么爱情，只让她听取了他的劝告，他发誓说这些忠告首先有益于她的健康。

“神秘主义是一种神经冲动。”

安娜也有同样看法，她想起对他的疑心仍然心有余悸。

“另外，讲经师并不是个神秘主义者，往好里说，他也是想通过赢得有名望的太太们的好感来扩大他的影响。”

堂阿尔瓦罗在她面前竟敢这样议论讲经师，说明他们之间的关系已非同一般。

他们没谈到爱情。梅西亚在庭长夫人面前表现得规规矩矩，连她一根毫毛也没碰，虽然这对他来说实属不易。对此，她很感激。她还像从前一样，尽量麻痹自己，不去想那种友谊的危险，而且获得了比以前更好的效果。

“我的健康，”她想，“要求我和别的女人一样，只要总能有堂吉诃德式的过分的想法和愿望就行了：我需要和平，需要宁静

……我要和其他女人一样。我的名誉不会受到损害，可猜疑却会使我发疯，使我陷入可怕的谨小慎微……”

一想起以往的痛苦和错误她就不寒而栗。

激情虽不像过去那样来势凶猛，但却暗暗地继续腐蚀着她；对偶尔的良心呼唤，她总是以诡辩来搪塞。

金塔纳尔对她讲了讲经师的莽撞行为之后，安娜一时竟感到有点儿恼恨。怎么？自己的忏悔师居然把她也牵连了进去？幸好是维克托，要是换了别人，还不怀疑堂阿尔瓦罗或教士自己？他那样做全是出于妒忌，这不是明摆着吗？“真不像话！太可怕了！真叫人恶心！爱一个教士！”

现在，堂阿尔瓦罗的形象在她的心目中确实显得顺眼、潇洒、大方、活泼了。“那毕竟没违背自然和社会规律……至少不那么令人作呕……不那么荒唐；不，一点儿也不荒唐……可一个教士！……”

她于是觉得爱一个梅西亚的罪过几乎不算是什么罪过，特别是这种爱能帮她躲开一个讲经师的纠缠……“那位神甫先生是怎么想的呢！”

现在庭长夫人已不去想“心爱的兄长”那件事，也忘了她向火里投的柴禾了；她当时那样做并无歹意，也根本不是卖弄风情，那样的火现在倒使她难为情了。现在，使她爱上新生活的那种就要爆发的激情，以得胜者的姿态，千方百计地让她觉得，教区法官的行为既可憎又卑鄙；梅西亚的举止既高尚又豪爽。

那天上午，不管是在填满干草的枯井里，还是在大教堂的院子里，在他们跟在鼓和风笛后面一起在小巷子里游行时，还是在树林中，在佩佩的车上——他们是一起乘那辆车回来的，她几乎就坐在他身上，那是无法回避的——还是后来在大厅里，总之，那一整天，不管在什么地方，梅西亚都让她看出他对她的爱慕，

“然而，他却没有说出口，因为他尊重她，非常非常爱她。”

安尼塔对比了两人的举止表现，觉得教区法官的行为着实可恶。

但她没有时间把这些告诉堂阿尔瓦罗。

当她有机会悄悄和他说话时，她便以知己的口吻——这非常对那个花花公子的口味——对他说：

“您认为讲经师的举止如何?”

堂阿尔瓦罗能认为怎样呢？可憎呗！那么，堂阿尔瓦罗到底说了些什么呢？他说不能相信教区法官，等等，等等。

“不错，安娜，他是迷上了您，疯了，疯了……很久以前我就看出来了……因为……因为……”

堂阿尔瓦罗笑了，这一笑胜过千言万语，清清楚楚地道出了一切，庭长夫人甚至还觉得内心里听到了一种随之而来的极为美妙的音乐，那音乐是从他的眼睛里、嘴里流泻出来的，“她能不知道！那是一种比神秘主义所能给予的一切快乐都更为强烈的快乐!”

当他们有如一对“心灵兄妹”似的这样谈着的时候，夜幕已徐徐降下，远处响着雷，闪电在空中放射着光芒，这就是堂费尔明到达贝图斯塔时碰上的那些闪电。安娜和梅西亚两个人靠在二层回廊的栏杆上，这条装有玻璃的回廊绕楼一周，他们刚好呆在一个角上。大部分客人都聚集在楼下大厅里，他们准备回贝图斯塔，另一部分人则愿意接受侯爵夫妇的盛情，留在比维罗过夜。下面乱哄哄的，走动声、含混的吩咐声与笑闹声混成一片。人们在犹豫，一些留下来的突然又想回去，另一些预备在车上占个座位的又回到了房间里，他们甚至愿意“睡在地板上”。不消说，里帕米兰自然是接受了侯爵夫人单独为他“留出”的床。

“暴风雨又来了，我可不想同雷电开玩笑；我确实知道，马

车跑起来会招来雷电……我留下，我留下。”

男爵的夫人和女儿喜欢冒雨回去。男爵尽管想留下，也不得不跟她们走。省长也钻进了车厢，而他的妻子却留下来和侯爵夫妇呆在一起。贝尔穆德斯回了贝图斯塔；维西塔雄、奥夫杜利亚、埃德尔米拉、帕科和梅西亚都没有走。

在下面，人们来来往往，高声谈论着棘手的问题；而在上面，埃德尔米拉、奥夫杜利亚、维西塔、帕科和华金却在二层回廊上疯跑。维西塔雄已有些醉意，但与其说是酒喝多了不如说是嬉笑闹昏了头。奥夫杜利亚说太阳穴上像是扎了根钉子；她虽然喝得多，但跳舞的旋转和捉迷藏的强烈热情却使她仍然能站稳脚跟，这完全是兴奋所致。埃德尔米拉算得上她姑姑家特娱乐的行家，她宛如一株虞美人，笑着，大呼小叫地嬉闹着，她的快乐情绪富有感染力，能引起共鸣。帕科毫不留情地捏她，她则使劲打帕科的胳膊；那天下午华金在同奥夫杜利亚一向短暂的爱情中得到了某些实际上的好处，他也在捏她。他们在那里跑呀，撞呀，喊呀，挤呀，跳呀，惊叫呀。现在，当安娜和阿尔瓦罗靠着栏杆，不顾雨水溅在脸上，任凭闪电划破眼前黑洞洞的远方，只顾交谈的时候，其余的人则在狭窄黑暗的走廊里玩一种小孩游戏，贝图斯塔人叫“鞭子抽屁股”。其玩法是将一块卷成鞭子的手绢藏起来，然后人们按照冷、热两种暗号去找它，谁找到了谁就拿着它追着别人抽打，一直追到扮母亲的那个人面前。这种天真烂漫的游戏给那些满脑子邪念的游戏者大开了寻欢作乐的方便之门。两只手，一只女的，一只男的，时常伸到同一个窟窿里去摸手绢；跑的人也常常撞在一起。有时，当“鞭子”抽在他们背上时，那些像疯子似的挤在一起在狭窄的走廊上乱跑的所谓“孩子”，为躲闪“鞭子”，就倒在地上，乱作一堆。尽管这令人难以置信，但历史事实却要求将它据实披露。

楼下，要走的人在收拾东西，与主人话别，纷乱杂沓之声不绝于耳；身后，是玩游戏的人在嬉闹疯跑；天上，不时传来一阵阵雷鸣。就在这个时候，庭长夫人生平第一次听到了爱情的表白，以至于忘记了洒在脸上的雨滴，或者说没有感觉到那种惬意的凉爽。那表白热情洋溢，却毫不失礼，且颇有分寸，完全合乎理想；又那么委婉，那么适度，和眼下的环境及安娜的精神状态十分协调，愈发富有魅力，从而使那个年近 30 却如情窦初开的少女的女人难以抗拒。

她没有勇气，甚至也不想命令堂阿尔瓦罗住口，叫他放尊重些，看一看她是谁。“他已经看得很清楚了，为了断定他所感到的那许多东西不会错，为了以后一定能感到那许多东西，他已经忍耐多时了。”

“不，不，不要住口，讲下去，讲它一辈子。”她心里由衷地说。安娜两颊绯红，紧挨着正向她倾诉的俱乐部主任，在那种时刻，她既没有想到她已是有夫之妇，也没有想到她曾是个神秘主义者，更没有想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丈夫和讲经师。她觉得她堕入了花的深渊。那是堕落，不错，但那是“堕入天堂”。

除了眼下的情景，她惟一还想一想的就是将现在感受到的快乐同在宗教默思时感受到的快乐加以对比。后者含有痛苦的努力，抽象的冷漠，严格说来，那是一种病态，一种有害健康的冲动；而在现在正在发生的事情中，她是被动的，这里面不含有努力，不含有冷漠，有的只是快乐、健康、力量，没一点抽象的东西，也不必去幻想什么不存在的东西，快乐是实在的，可及的，直接的，幸福是无保留的，而且只向永远存在的方向发展。“是的，它不会使人发疯。”

堂阿尔瓦罗侃侃而谈，他不要求什么，甚至不要求答复；不仅如此，他还流下了眼泪，当然不是哭，他流的“完全是感激的

泪水，只因有人在听他说的话”。“他沉默了那么长的时间!”“在他的幸福前面不是有千重偏见、万重障碍吗？这一点他清楚；不过，他要求得到的只是怜悯，和让他说，听他说，不把他看成庸俗和愚蠢的浪荡公子——愚蠢的大众曾想使他成为那样的人——的幸福。”

安娜一向喜欢称大众为蠢人；对她来说，精神高贵的标志就是蔑视大众，蔑视贝图斯塔人。庭长夫人有这个缺点，大概是从她父亲那里继承下来的；为了使自己有别于“芸芸信徒”，她需要求助于今天很流行的“大众白痴论”，“人类兽性论”等诸如此类的理论。

幸运的是堂阿尔瓦罗很会运用这种方法：一旦需要，他可以蔑视正午的太阳，如果它妨碍他的感情的话。“一切都是偏见，都是心胸狭窄……不过，他有权让安娜赞成他的想法，去蔑视大众不怀好意的卑劣的猜忌吗？啊，没有！他知道‘条文’对他是不利的……他究竟是什么人呢？他是一个在众目睽睽之下向一位有夫之妇求爱的男人……他很清楚，是的；他不企求安娜像他被人家指责的那样去蔑视那许许多多的传统：法规和习惯，常理和常规。当然世界上还有这样的女人，她们的贞洁程度不亚于任何女人，但却知道在谴责梅西亚那类爱情的道德法律条文面前持什么态度。但是，他能向安娜，一个由宗教狂热分子一手教育出来的、并且是在贝图斯塔这样的小城度过青春的女人求爱吗？他能要求她屈尊，生发出给人以希望的激情吗？啊，不能！他完全明白，不能……她能听他说就已经不错了。多少年了，她一直不想倾听他的表白！他为此忍受了多少折磨啊！……但是，这终究是过去的事了，不必再提了。他忍受了无限的痛苦……无限的……不过，那一刻的幸福已经补偿了一切。安娜默不作声地倾听着……除此，他还能企求什么样的幸福呢？……”

借着闪电，庭长夫人看见了堂阿尔瓦罗明亮的闪着泪花的眼睛……

他的面颊也潮湿了……她没有想到那也可能是天上的雨水。

“那个男人在流泪……那个她见过的最漂亮的男人，那个梦中的伴侣，那个本应是她生活的伴侣！……”

“不过，他为什么要谈感谢呢？为什么她不打断他呢？要是他知道……要是他知道她连话都说不出来，那会怎么样呢！……”

安娜觉得自己心脏和肚子之间的那个地方感受到了一种“纯肉体”的快乐。是的，这种快感是纯肉体的，但它强烈的程度却使它变得伟大、高尚。“当她感到非常快意的时候，她应该有权享受。”

阿尔瓦罗觉得话已经说够了，就恳求她开开金口，说说是否原谅他的表白，是否愿意让他倒霉，她是否感到难堪……是否笑话他，等等。安娜躲开了他那只使她激动的手臂，像一个不随和的小女孩似的噘了噘嘴，但毫无卖弄之态，接着又像一个受伤的柔弱的山中动物似的呻吟了一声……那呻吟是一个深沉而悦耳的喉音，是一个高尚而温柔的牺牲品的呻吟，又仿佛是贞操在迄今一直孤独的灵魂中的临终的叹息……

她躲开了阿尔瓦罗，喊了一声维西塔……她激动地拥抱了她，并对她说她终于能够说话了：

“你们在玩什么呢？疯子们……”

“现在没玩什么呀……我们刚才玩的是‘鞭子抽屁股’，这会儿帕科和埃德尔米拉正在那头拐角上比劲儿呢，不知他们谁的力气大……走，咱们去看看埃德尔米拉到底有多大劲儿。”

那些爱嬉闹的人正挤在回廊的一个最昏暗的角落里，看埃德尔米拉和帕科比劲儿，他俩背顶住背，那姿势简直就像跳穆涅依

拉舞①，这种舞有时就背贴着背跳，特别是在舞台上……帕科吃力地顶住表妹的那有力的脊背，她紧贴在表兄的肉上——他的肉比她的还软——享受着只有她和魔鬼才清楚的东西。她一心想战胜他，便用背推着他向前走。结果，埃德尔米拉赢了。帕科在大家一片嘘声中提议要面对面地比劲儿。于是，他们又互相用手推对方的肩膀。结果，帕科大获全胜。

华金向奥夫杜利亚提出了同样的挑战。维西塔也大着胆子同庭长夫人较量了一番。结果，华金和安娜赢了。没人同堂阿尔瓦罗比试，但他却想起了可恶的德帕斯那次在打秋千时胜他的那个场面……“可现在他已经把他踩在了脚下。”

“智慧比力量更有价值。”

肉体的活动还在继续；雨声、闪电、远处的雷鸣、黑暗的环境、食物的蒸汽、走廊的狭窄，这一切都鼓舞着他们，把他们推向了村俗的欢乐，推向了暗藏着猥亵的粗野游戏中。不过，他们的行为因为教育和下意识的作用，都有所收敛。然而，掐捏、喊叫、女人拳打男人脑袋的场面时有出现。安娜从未见过这种场面；起初，她和堂阿尔瓦罗都没有积极参与嬉闹；但是，她终于被人捏了一把，梅西亚没拧别人，却叫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掐了几下。安娜没想到在大混战中背上不止一次地感到了堂阿尔瓦罗的脊背的压迫，尽管她一发现就躲开那令人愉快、别有一番滋味的接触，但接触再次出现。安娜只觉得心里涌起一种奇异的全新的激动、一种令人惊慌的不安以及突如其来的憋闷和某种全身性的渴望，竟忘了人们正在那儿唱呀，笑呀，跳呀的那个角落是多么黑暗和狭窄……她回味着梅西亚表白爱情的每一句话，仿佛在欣赏一曲遥远的婉转动人、轻柔甜美的音乐……

---

① 西班牙加利西亚的一种民间舞蹈。

由于频繁跑动、显示力量、碰撞和无谓的激动，帕科和华金已精疲力竭，在埃德尔米拉、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还在嬉闹的时候就先行停止了跑动和“淘气”，带着疲劳的忧郁，一本正经地赏起月来。月亮像云的战场上挑起的一盏明灯出现在天际，此时云已经被撕成碎片飘浮在夜空中。

帕科以正规的男中音唱了几段《宠妃》和《梦游女》，华金，正如他自己说的，随便唱了几首马拉加民歌，歌声悲悲切切，与他那盯着奥夫杜利亚的眼睛的眸子中闪耀的快活恰成鲜明对照。那天晚上，她准备给那个弗拉门戈式的小伙一些好处，那种奖赏不是头等的，幸好，华金对二等奖也挺满意。

堂维克托在下面正呆得不耐烦，一听到有人唱《英俊的斯皮尔托》就上了楼。这阵子他迷上了音乐，自己喜欢哼哼几句歌剧，也高兴听那些比他唱得好的人的歌声。如果在月光下引吭高歌，就更是锦上添花，其乐无穷。

大家聚在一起，呼吸着晚间的清新空气，一边观赏着从天边升起并将云朵任意撕成碎片的明月，一边齐唱或轻唱；他们低声交谈，仿佛那是为了尊重由于身心倦怠而沉睡过去的大自然的威严。

堂维克托比在场的哪个人都更耽于幻想。他走近梅西亚，同他单独攀谈起来。他觉得他的朋友从来没有像今晚这样殷勤、热情和亲切，便很快对他打开了心扉。

当别人对月亮、歌剧、马拉加民歌厌倦了的时候，堂维克托还在对洗耳恭听他谈话的梅西亚推心置腹，倾诉衷肠。梅西亚一声不响，全神贯注，可说是无懈可击。堂维克托中午吃得酒足饭饱，精神特别足。

“您看，”老头子说，“我不知道自己怎么样，虽然我并不自以为是个花花公子，可我在情场上却始终一帆风顺。那些我斗胆

与之勾搭的女人很少认为我的放肆行为含有什么恶意……不过，我应该把话说完。我不知道是因为自己性格过于温和、胆怯呢，还是生性冷漠或者别的什么原因，我的大部分冒险都半途而废……我缺乏毅力。”

“没有毅力是不行的。”

“这我知道，可就是没这两下子。我的热情就像野地里的鬼火，飘忽不定。我征服过十多个就要到手的女人，但她们很少或者可以说没有一个成了我的，所谓我的人……远的不说……”

处在友谊怀抱中的堂维克托，认定梅西亚是个信得过的人，就向他吐露了佩特拉对他的纠缠和挑逗；他承认，他对她的挑逗抵御了很长时间，甚至几年……但终于有一次他丧失了理智……企图孤注一掷。然而，却没有得手，跟以前一样，只要姑娘稍事反抗——这也是她假正经所要求的——就足以使他头脑清醒，从发昏的企图中缩回来——尽管他确信一定能征服她，而只满足于她的那些小小恩惠和对未能占有的美色的真正了解。

他反复提他发现袜带的那桩事，但没说那曾是他妻子的。在他看来，一个有“见识”的丈夫给妻子送袜带未免有失身份。至于将来该如何对待佩特拉，他想听听梅西亚的意见。

“我应该解雇她吗?”

“您吃醋了?”

“不；先生，我不是占着茅坑不拉屎的人……虽然我得承认，当我发现她的轻佻行为的时候，心里有些不痛快。”

“可您能一口咬定那袜带是佩特拉的吗?”

“嗯，是的！绝对不会错。”

金塔纳尔继续喋喋不休地说着，看不出有任何住口的迹象。

安娜和堂维克托就寝的房间有扇窗子正对着两位朋友谈话的那段走廊。

庭长夫人突然打开窗子喊她的丈夫。

“喂，维克托，你今晚还睡不睡啦?”

两位朋友同时回过头去。

金塔纳尔双目通亮，两颊绯红……他的秘密使他返老还童了……

“几点啦，亲爱的?”

“很晚啦……你知道，我们在乡下是要早睡的。侯爵夫妇都睡下了，侯爵夫人刚喊过了埃德尔米拉，她睡在夫人房里。”

“婆婆妈妈的。”帕科从走廊的一端走过来没好气地说，“埃德尔米拉愿意和奥夫杜利亚作伴，这本是很自然的事……可现在堂娜鲁菲娜却要她睡在她的房间……婆婆妈妈……唠唠叨叨……”

“奥夫杜利亚恐怕跟谁睡都不成。”维西塔从安娜隔壁房间走出来说。

“她怎么啦?”

“我看她是醉了，醉的原因就多了，吵的，闹的，喝酒喝的，谁知道还有啥……总之，她现在正在床上哼哼呀呀地叫呢。她还说，谁也别睡那儿，她要一个人睡……我去和她作伴；我把我的床支在她旁边……晚安……”

她走到窗前，抓住庭长夫人的双肩，对她耳语了几句，又在她脸上狂乱地亲吻了一番，接着，便对垂头丧气、可怜巴巴地在走廊转悠的华金·奥尔加斯做了个可怜他的嘲弄性的鬼脸，才跑回自己的房间。

“好了，好了，你没见人家都回去了，维克托，上床吧。”

安娜满脸堆笑，穿着就寝的简单装束，显得又丰润又漂亮。

“你们呢?”金塔纳尔说。

“我们，”帕科答道，“我们没床，因为省长太太怕打雷突然

要留下在这儿过夜……”

“那？……”安娜笑眯眯地问。

“我们就睡沙发呗。”

“也好，也好，那就晚安吧。”

“等一下，傻瓜，你看夜色多美呀……我们在这儿谈一会儿吧？……”

“我不困；帕科说的不错，我们谈一会儿。”堂维克托说，然后走进屋里换上便鞋，戴上金缨小帽。

“怎么还谈？不，先生……上床……”

安娜身不由己地卖弄起了风情，说着就要关玻璃窗和百叶窗，她要挟的表情既妩媚又动人……

梅西亚努了努嘴，恳求她等一下……

于是，他便以知己的口吻评论起一天来发生的事情、开的玩笑和做的游戏；他们在月光下又谈了近一个小时；安娜和丈夫在里面，帕科、华金和阿尔瓦罗在走廊上……

堂维克托十分高兴。他看着他那愉快诚挚的安尼塔，看着在离他的床不远的地方陪着他的青年朋友们，竟觉得自己也变年轻了，还能有什么比这更大的幸福呢？在高尚的前庭长的心灵里没出现一丝怀疑的影子。楼里已是一片寂静，所有的人都睡下了，只有在回廊的那一角，在一扇敞开的窗前，还可以听到低声的交谈。他们两个有时三个同时说话，可每个人的声音都很低，仿佛这样可以使他们谈的事情更神秘有趣。安娜有时躲闪着堂阿尔瓦罗的目光。他把一只胳膊撑在安娜的胳膊旁边吸着烟，安娜也斜依在窗台上；另一些时候，这种时候更多，他们眉来眼去，暗送秋波，而且越来越意味深长；对此，谁也没有办法制止。

阿尔瓦罗间或往屋里瞟一眼，眼神中充满着嫉妒与贪婪……安娜发现过一两次那种飞快的目光，她对他轻浮的好奇非但不介

意，反而对这个多情的美男子产生了同情。

堂维克托丝毫没有结束这场闲聊的意思，而安娜则觉得该是收场的时候了。

“好了，好了，……明天见；维克托，进来吧，进来吧。”

她当着阿尔瓦罗和那两个少爷的面关上了玻璃窗。帕科和华金消失在黑暗的走廊上。金塔纳尔也已转过身去，身上只穿件衬衣站在屋子里头。堂阿尔瓦罗没有动。他看见庭长夫人在玻璃后面慢慢地关着窗子，看见她站在窗缝之间，认真而温柔地端详着他……然后，当关得只剩下一条缝隙的时候，她又笑眯眯地调皮地扫了他一眼。她又打开了一点缝儿……重新看了看他的整个面庞。

“再见，再见，好好睡。”安娜在玻璃后面说完这句，就一下子关上百叶窗，上了插销。

7月里，像圣佩德罗那样的朝圣会比维罗附近多的是。侯爵夫妇及其朋友们几乎每次都去参加。金塔纳尔和妻子则在庄园里等候从贝图斯塔来的人。他们有时徒步，有时乘车到外面去走走，浏览风景如画的村庄，聆听当地单调但总是悦耳、甜美而忧郁的舞曲。向晚，他们吃着榛子，唱着歌，与农夫和爱嬉闹的村妇混在一起回到庄园。这种地主和佃户浑然一体的情景使堂维克托十分感动，他说：“您看，只要能实现平等、博爱……那就会有这种美好而富有诗意的事情。”

梅西亚和帕科一次不拉地参加这类远足，此外，还隔三差五地去看望庭长夫人。有时安娜和金塔纳尔在午后4点左右也到圣蒂亚纳斯公路上等他们的朋友。孤独使堂维克托感到有点难受，所以，他对那些拜访由衷地表示感激。当安娜一望见梅西亚和维加亚纳那两匹高大白马的身影出现在狭长如带的公路尽头时，就感到一种孩子般的快乐，心情顿时焦急得紧张起来，而且，他们

离得越近，那人与马的轮廓越清晰，她的心情就越紧张。

无论维西塔雄还是帕科都不敢对堂阿尔瓦罗提及其爱情企图：他们由他去干。他们从那个花花公子脸上得意的神情中猜到，他已胜利在望，或许业已踏上了胜利之路，他们明白，羞怯，最好说廉耻，要求对这类事保持绝对沉默。堂阿尔瓦罗在感激同伙的“精明”的同时，也沉着而得意地保持着沉默。

月底，大家开始各奔东西。凡是有几个钱的以及许多并没有什么钱的人都先后离开省府到海边避暑去了。

堂维克托高兴得像个疯子似的，带着妻子和佩特拉离开了比维罗，在省内最好的港口科斯塔安顿下来。那个比贝图斯塔更富饶繁华的小镇，是近海贸易中心，那里的人穿着非常入时。往年，金塔纳尔总在帕洛马雷斯度过 8 月，维西塔、奥夫杜利亚、有时侯爵一家和梅西亚也常到那里去。

“我两年没到外面消夏了!”金塔纳尔高兴得像个孩子似的说。

庭长夫人喜欢科斯塔胜过帕洛马雷斯，因为讲经师曾恳求她不要去浴场，并说如果医生要求她那样做，她至少不该去帕洛马雷斯。安娜不想违拗忏悔师的这个愿望，便做了妥协。

“我们将去科斯塔。”她在回答堂费尔明的信中这样说。讲经师对整个坎塔布连地区的浴场，特别是对帕洛马雷斯的浴场的道德风气印象极坏。多数从那个渔村回来的忏悔者的良心里都装满了罪过。这些罪过要是出在别人身上，他几乎会感到满意；但要是出在安娜身上，那就太煞风景了。

堂费尔明清楚，他的影响正在逐渐变小，安娜的信念正在淡薄，与此相反，她身上的怀疑却在增长。由于完全失去庭长夫人的想法使他感到恐惧，伤了他的自尊心，使他醋意大发，他才故作镇静，佯装不见，以“容忍为支柱，忍耐为基础”来支持他摇

摇欲坠的精神权势。他的愤怒都发泄到了主教和宗教事务所的僚属身上，他的权势越大，他的独裁统治就越专横。堂阿尔瓦罗在安娜精神上所拥有的优势却由教区神甫，即佛哈表示非常敬重的那位教士付出了代价。

安娜也喜欢那种*生活方式*①；她不想重蹈覆辙，如果她同教区法官一刀两断，她怕同情、内疚和猜忌再来干扰她，使她再次病倒。

“我了解我自己。”她想，“不论怎样，我知道我对他还有点感情，我如果抛弃了他的友谊，一个难以忍受的声音就会喋喋不休地为他叫屈。既然他对这种变化佯装不知，视而不见，也不像开始那样满腹牢骚，那我们就一切照常，这样更好。我需要和平，和平，我心里不想再进行斗争。”

堂阿尔瓦罗以他表白后所使用的知己口吻，一直在含糊其辞地告诉她，惹翻堂费尔明是不明智的，因为他总觉得他可以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进行报复。尽管阿尔瓦罗对这个问题不敢讲得很明确，但安娜明白她的朋友、她的“新哥哥”要说的意思，并且赞成他的谨慎。

因此，教区法官只能旁敲侧击地表示一下那个愿望，要在以前，他完全可以不加任何解释地下一道命令了事。

安娜到科斯塔去了。梅西亚为了掩人耳目，他在帕洛马雷斯呆了 5 天，然后跑到圣塞瓦斯蒂安，到 8 月的圣母日，才乘毕尔巴鄂的轮船满面春风地到了科斯塔。

堂维克托在一段时间里相当喜欢客店的生活。他住的是港口的一座最豪华最热闹的客店。梅西亚应他的朋友前庭长的恳请也住进了那里。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20天后，三个人一同回到了贝图斯塔。贝尼特斯向庭长夫人祝贺，说她明显好转，现在健康确实有了保证。瞧，脸色多好啊！皮肤多鲜润哪！身体变得多结实啊！

堂维克托如醉如痴。“啊，大海，确实是无与伦比，还有圆桌包饭，公共浴池，码头散步，露天音乐会……戏剧和马戏！金塔纳尔对生活是多么满意啊！他的妻子是个宝贝，省里最漂亮的宝贝，过去如此，现在依然如此，但现在她是属于他的，完全属于他的；另外，她的心境已焕然一新，变得那么愉快，那么活泼，就像是上帝赐予他的那种心情……”

“那么我呢？嗯？我怎么样，贝尼特斯先生？”

“好极了；也好极了；都变成个少爷了。”

“当然！”

“那么这只乌龟呢？这只快老了的乌龟怎样？”他在梅西亚的背上轻轻拍着，“他可真像小孩啦。”

金塔纳尔紧接着把脸转向弗里希利斯；他也在场，他有点悲伤，身体也不太好。

“相反，你却逃到比利亚别哈去了。这样你又可以大吹你的卫生和你这百年老树的生活了。不，实际上你活不到一百年，糟老头……”

为了不使弗里希利斯妒忌梅西亚，他拥抱了他，并在他的背上也拍了几下。金塔纳尔感到很幸福，他也希望他所有的亲人、他的妻子、佣人和朋友，甚至熟人和整个世界都幸福。

要是梅西亚以开玩笑的口吻问他：

“凯姆卑斯怎么样了？凯姆卑斯对此有何见教？”

金塔纳尔就会这样回答：

“谁？什么凯姆卑斯不凯姆卑斯的！……我要在老宅里干一番事业。我要粉刷院子和走廊，裱糊饭厅，雕琢老宅正面的石

头。你们看吧，那些发黄的石头凿过之后会变得多么漂亮。我不喜欢灰暗，不喜欢黑色，不喜欢忧伤。”

梅西亚已经使庭长夫人相信，堂维克托实际上和一个父亲……没什么两样。她也一直这样认为。

然而，她必须为他谨守贞节。尽管他们已经十分亲密，而且他还含蓄地作了爱情的表白，但安娜可以说，堂阿尔瓦罗的嘴唇还没有碰到他肯定渴望接触的那块皮肤上。

梅西亚并不着急，那位有夫之妇不同于一般女人，征服她得像征服一个处女一样。实际上，他才是她的第一个情人，粗野的进攻会吓退她，会夺走她的千般幻想。此外，那种柏拉图式的爱情，那种极为甜美的亲密关系也使他青春焕发。在这种关系中，除了他用嘴巴，两个人还以眉来眼去、会心的微笑以及其他一切不露声色的但并非粗鲁和有失尊严的方式，表达各自的爱情。

“然而，他在夏天总觉得身体有点倦怠和虚弱。他估计，他怀着做作和天生的、同时又是实用唯物主义者的轻浮意念估计，到冬天他会觉得自己像一株橡树，而安娜则会变得温柔、驯服。另外，一次粗暴行为即使不会使他失去一切，也会推迟他征服她的时间，兜一个圈子，其结果还不如现在这样有滋有味。等着瞧吧，反正要不了多久了。”

与此同时，生活是一件快事。壮年的唐璜，正如他说的，*已经开始走下坡路*①，他感到安尼塔的青春和充满幻想的炽烈的激情在改变着他。堂阿尔瓦罗想不起他什么时候曾如此狂热地追求过一个女人，也不记得他什么时候享受过柏拉图式的爱情——这是他对一切未完成的爱情的叫法，他当时正享受着的就是这种爱情。

---

① 原文为法语。

庭长夫人虽然在堕落，堕落，但她感到幸福。她的内心深处感到了堕落的晕眩，但如果说有几天她醒来时，等待她的不是愉快的思想，而是令人忧伤的念头，某种类似内疚的东西，其中还包含着一点愤怒的话，那这些东西很快就为新自然主义的形而上学所治愈。这种形而上学是她最近为了满足她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抽象化一般化的无法抑制的热情而无意中创造出来的。

不过，安娜尽管那么喜欢思考，却很少有时间思考。她的全部生活就是消遣，远足，快乐的饮宴，看戏和散步。侯爵和金塔纳尔两家已经建立起一种共同的生活，涉足这种生活的还有奥夫杜利亚、维西塔、阿尔瓦罗、华金和其他几位亲朋密友。

他们常去比维罗；在树林里，在环楼回廊上，在果园中，在河边，他们嬉闹奔跑。大家好像都是同谋。奥夫杜利亚和维西塔崇拜庭长夫人，都是她的怪癖的奴仆；她们吻起她来就没个够；她们发誓说，看到她那么随和，那么宽厚，就感到非常幸福。她们对她从来没有俏皮的暗示、不慎的问话和不合时宜的打扰。在那儿，谁也不谈只有金塔纳尔不知道的那个危险。有很多次，比维罗又下起了像圣佩德罗日那天一样的暴雨，他们就全队人马留在那儿过夜。安娜无须寻找——但也没有回避——就能碰到和阿尔瓦罗接近的机会。不论在马车里、包厢中和舞会上，还是在树林中，她总是紧紧和他挨在一起，这样的机会每周有许多次。

11月，“圣马丁小阳春”的几个少有的好天气中的一天，他们启程去比维罗进行那年的最后一次远足。

快乐是无边的和激动人心的。“那些小孩子”，里帕米兰不管他们年龄大小仍这样称呼他们，也称他们远征者。那些对维加亚纳别墅的愉快游戏有着美好记忆的“小孩子”依依不舍地告别了他们度过了春秋两季的地方。他们想在乡下的自由空气中，在树林里的秘密而有趣味的悄悄话中享受完最后一点疯狂的快乐。维

西塔从来没有做过那么好心肠的小姑娘；奥夫杜利亚也从来没有向华金允诺过那么多的蠢事——这是她充满委婉的词汇表中的词；埃德尔米拉和帕科 8 天前就放荡到一块儿去了；就连那些老家伙也唱了歌，跳了小步舞，还到树林里去奔跑。堂维克托也淘起气来，他想一步跳过河的狭窄处，结果掉进了河里。

安娜和阿尔瓦罗上午在马车里一挨在一起，互相就觉得皮肤上和血液里产生了新的感受。前一天晚上，阿尔瓦罗说他想死。他什么都不要，但就是想死。安娜在从贝图斯塔去比维罗的途中只对着阿尔瓦罗的耳朵低声说了这么一句话："今天是最后一天。"

午饭后，所有热爱比维罗的人都在想：下午将转瞬即逝。华金和奥夫杜利亚明白天涯处处是故乡；"可上哪儿去找这样的地方！"埃德尔米拉和帕科也为很快就要离开乡间别墅的藏身所而叹息……在最后一个疯狂冲动之前，在最后几次林中奔跑之前，在最后的一个快乐之前，有一个交织着疲劳与悲伤的……忧郁时刻。这个下午将是最后一个下午，一个短暂的下午。维西塔坐在钢琴前，弹了《萨拉西娅的波尔卡》。那几个晚上在贝图斯塔演出的这出舞剧，是一出妙不可言的极为精彩的舞剧。萨拉西娅是大海的女儿，不知为什么，在酒神节那天，她把她的姐妹们从大海里引出来，在海滩跳了一场邪恶的舞蹈。安娜想起了那场波尔卡舞在她的感官上留下的印象……"那些放荡的女人！亚洲……葡叶杖，巴克斯虎皮。"安娜对这类神话传说知道得不少，不久，就不再去看贝图斯塔剧场的可怜舞台和那些平庸、身段并不都那么好看的舞蹈演员，而把心思转移到了东方那个想像的地区。在那里，她通过模糊的想像，看见了神秘的森林，看见了由于刺耳的音乐和不停的狂饮而在露天地里发疯似的狂奔的酒神女祭司们。酒神女祭司！大自然的狂热信仰者；青春野蛮游戏的陶醉

者；无休止的快乐，无节制无顾忌的快乐；在自由天地里的狂奔，怀着快乐跌入陌生的去处，跌入深渊和森林茂密的树丛的难以捉摸的危险之中……当维西塔蹩脚地——她把模仿当宝贝——在钢琴上回忆那支平庸的《萨拉西娅的波尔卡》的时候，庭长夫人就让所有那些她在书中读过的、梦中梦到的以及在她激越的情感中出现过的幽灵在自己的脑海里跳舞。

突然，她想看看挂在花瓶上方的一幅画。安娜盯着看的那幅版画的名称是《最后一朵花》。秋天，一个 30 岁左右的漂亮女人在一座花园里发疯似的嗅着一朵花，并把它紧贴在脸上……那是最后一朵花。

“喂，喂，上山了！”奥夫杜利亚那时在果园里喊道，“上山，上山，去向树林告别……”

维西塔雄用力地敲着琴键，使她的波尔卡舞曲的旋律变得强烈……然后猛地合上钢琴。

“上山！上山！”楼上和楼下都在这样喊。

他们出了便门去向那些橡树、圣栎树、加芬相思树、黑莓、欧洲蕨和秋天的嫩绿的草告别。

那天晚上贝图斯塔的舞会延长了时间；那是对好天气的告别。冬天即将重返贝图斯塔，洪水已到了门口……人们临时为那些先生们准备了一顿晚餐。跳舞，唱歌，嬉闹过之后，不少人到 12 点就有点饿了，他们吃饭比较早；另一些人只是吃了点儿点心喝了点儿酒。由于晚上晴朗，如 9 月初的天气，晚饭就摆在那天刚落成的暖室里；那暖室又高大又舒适，是按巴黎的式样建造的。堂阿尔瓦罗在这方面很内行，他说那暖室很像玛蒂尔德公主的暖室，只是小一些。奥夫杜利亚对这一考证非常佩服，并且引以为荣。她的旧情人竟能说得出玛蒂尔德公主的 Serre!

人们在那儿用了晚餐。

黄色大厅——人们回贝图斯塔后，已经在那里举行过几次冷餐聚谈会，跳过几次舞——里有一个阳台大开着，风穿门而入，将烛台上的鲸油大蜡一一吹灭，在此之前，佣人们已将玻璃吊灯吹灭。椅子横七竖八地乱放着，地毯上躺着两三本书、一些纸片、比维罗的泥土、花片、一盆摔碎了的贝戈尼亚花如同一块旧花缎。大厅仿佛也筋疲力尽了。侯爵夫人精致动人的石印彩画上的人物以其并不优美的生硬而做作的姿态在微笑。那里的一切都没点正经样儿；家具杂乱无章，姿态各异，仿佛都要造反，要对聋子讲出它们知道的、沉默了多年的事情。黄色的宽大沙发比较持重，它比所有的家具都更有见识，它沉默着，仍旧坚守着原来的岗位。

一阵风吹灭了照耀着凄凉房间里的最后一盏灯。大教堂里的钟敲了 12 下。大厅的门开了，进去了两个黑影。脚步声很快就被地毯吸收了。室内仅有街上射进来的一点亮光，那是新月和对面路灯的光。路灯是新市政府向侯爵献媚的产物。门打开时，可以听到远处厨房里的吵闹声、欢笑声和由于胆怯和对主人的某种尊重而轻轻拨动的吉他声。这些声音与另外一种来自果园、透过暖室的玻璃传进大厅的更低的声音汇合在一起，那声音仿佛是从一个人口众多的距此比较远的市区传来的喧闹声。

那两个黑影是梅西亚和金塔纳尔。金塔纳尔醉心于说悄悄话，他用他青年时期的奇遇故事纠缠着他的挚友。那些奇遇都发生在堂戈迪诺庄园。

堂阿尔瓦罗坐在沙发上，一边打盹儿，一边想入非非，根本没听堂维克托的闲扯，而在倾听他炽烈粗野的欲火的声音。那声音喊道："今天，今天，现在，这里，就在这里！"

而前庭长则觉得，大厅的黑暗，对面街灯和新月的微弱亮光正适合讲述风流韵事，他继续讲着，不时还像唱副歌似的议论一

番：

“可真是命里注定！您以为她终于属于我了？没有，先生！您别奇怪……跟以前一样，我还是缺少恒心、决心、热情……到手的东西又飞了，我的朋友。我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总是这样……一到关键时刻，我就失去了勇气……我真想说是欲望……”

有一次，在堂维克托重复完这段议论之后，梅西亚突然想听一听了。他听到了“到手的东西又飞了，缺乏勇气……”那段话……便下定了最大的决心，几乎还怀着愤慨，产生了这样的想法：“这个白痴是在无意识地羞辱我。既然他愿意那样，我……今天夜里就大干它一场……只要有机会，就在这儿……”

不久，两个朋友——甚至连堂维克托本人——都说够了，便又回到桌上。人们用过丰盛的晚餐后正在认真地消化，那里充满了和谐的友爱气氛。安尼塔不在那里。

阿尔瓦罗偷偷溜了出去，至少没人在想他是否已经走了。他再次走进侯爵府，厨房里仍然是一片欢闹，其余的地方则寂静无声。他又回到大厅，那里一个人也没有。“这不可能。”他进了侯爵夫人的客厅，在黑暗中他一个人影也没看见。全是硬椅子和扶手椅，椅子上没一个女人影子。“不可能。”怀着对预感的信仰——那是他的全部信仰——阿尔瓦罗继续在黑暗中寻觅……他到了半掩的凉台，推开阳台门……

“安娜！”

“耶稣！”

第二十九章

〔金塔纳尔不知梅西亚已和安娜勾搭成奸，竟邀请他圣诞节来家吃饭。佩特拉为梅西亚效力，方便了他与安娜幽会。但当她得知讲经师的使女特雷莎就要出嫁，为接替其位子，便将上述奸情告诉了德帕斯。佩特拉与讲经师合谋，设计使堂维克托目睹梅西亚从安娜的卧室溜出。金塔纳尔痛苦万分，但仍如约同弗里希利斯出外狩猎；在回来途中向他最忠实的朋友倾诉了一切。〕

“圣诞节请您来和我们一块儿吃火鸡。是从莱昂送来的，里面塞满了核桃仁，味道一定不坏。再请您尝尝我们家乡的酒，一种叫巴尔迪尼翁的酒……”

圣诞节那天，梅西亚如约来到奥索雷斯老宅吃饭。现在，大厅里糊上了金蓝两色方格纸；楚利盖拉式大壁炉上那胸部丰满、婀娜多姿的美人鱼石膏像依然保持原貌。堂维克托喜欢把房屋的飞檐、涡形装饰物、叶板、弧边状和叶状饰物漆成灰白色，据他说，那种颜色显得庄重。

吃饭后甜食时，男主人默默地想着什么心事，眼睛一直偷偷地随着进进出出、侍候用餐的佩特拉转。喝完咖啡，堂阿尔瓦罗才看出他的朋友有些焦躁不安。自从那年夏天他们一起在海滨旅馆住过以后，堂维克托就习惯与堂阿尔瓦罗同桌共餐了。他发现堂阿尔瓦罗在餐桌上比在其他地方更健谈，更招人喜欢，便三天

两头地请他来家里吃饭。以往，随便聊上一会儿，堂维克托就起身而去，哼着小调到花园里转上一圈，或是到卧室去穿衣服，把安尼塔和自己的朋友单独留在那儿半个多小时。然而，今天他却坐着没动。安娜和堂阿尔瓦罗互相看了看，以目探问这是怎么回事。

庭长夫人俯身去拾落在地上的餐巾时，堂维克托向梅西亚做了个手势，意思是说：

“她在这儿碍事；她若是走开……咱们就好谈了。”

梅西亚耸了耸肩。

安娜抬起头笑盈盈地看看堂阿尔瓦罗，他趁金塔纳尔不注意，向门口使了个眼色。

安娜立刻走了出去。

“谢天谢地!”她丈夫这才使劲喘了一口气说，“我还以为这孩子今天就呆在这儿不走了呢。”

他竟然忘了过去出去的可总是他。

“现在咱们可以谈了。”

“您说吧。”阿尔瓦罗平静地说；他抽着哈瓦那雪茄，用烟雾遮住自己的脸；需要时把空气搅混是他的惯伎。

“这家伙到底想搞什么名堂?”他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疑惧这样想。

堂维克托把椅子往阿尔瓦罗跟前凑了凑，看样子有什么大事要说。

“现在，”他说，“我事事如意。什么社会活动都不参加，呆在家里我感到很幸福；也不再担心教会那无孔不入的侵袭和毒害人的影响……但是，我觉得那个佩特拉老想惹我生气。”

梅西亚不由地一惊。

“您说具体点。您是不是老毛病又犯了?”

“说犯也没犯……我是说……出现了一些小的风波……作解释……休战……答应尊重……可那个天字第一号的骚货就是不想叫人家尊重她……简而言之，她看我宁愿家里相安无事，宁愿自己的床铺清清白白，也不要一时的快乐，就一肚子不高兴……您明白我的意思吧？她装腔作势，大吵大闹，说什么要保护自己的名誉，其实，这儿谁也不敢惹她，她之所以生气，是因为我的冷淡……”

“您怎么她了？说说看……”

“是这样，阿尔瓦罗，不管天底下发生了什么事，我都不会让我的安尼塔不高兴；她现在是个模范妻子；她一向如此，不过从前有些怪脾气，您大概还记得……”

“是的，是的，请言归正传。”

“现在，可怜的安尼塔和我的兴趣完全一致了。我说去哪儿，她就去哪儿。现在她已经没有那种有点原始味道的兴奋，不再过分追求田园生活的乐趣，不再过分担忧室外活动对自己身体的影响，总之，不再过分考虑养生之道……什么事走极端都没有好处，贝尼特斯跟我说过，只要安娜不一天到晚地想着自己的身体，不再老是荒唐地念念不忘修身养性，或者连想都不想，那她才算是彻底痊愈。修身养性这东西最要不得！”

“不过……您不是跟我说……”

“我这就说。现在，安娜的生活十分协调，这种协调的生活是她健康的保证，也是我们盼望已久的事情。我们不再为她担惊受怕了。她再也不会有当圣徒的怪念头了，家里也不会尽是些穿教士服的人了……总之，她完全变了，现在的这种平静生活，我说什么也不想失去。可是……佩特拉……她会，我是说她想给我们制造点麻烦。”

“但佩特拉到底想干什么呢？”

“破坏这个家庭的宁静。实话跟您说吧，我是担心她想抓住我不忠诚、极不忠诚的把柄来左右我们……那个……虚伪的娼妓随便说出点儿什么，对安娜都会是个巨大的打击，这您不明白吗？”

“可是，先生，到底出了什么事？您赶快说出来吧！”梅西亚嚷道，他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他的朋友是想像不到他对这件事有多么关心。

“小声点，阿尔瓦罗，小声点。出了什么事？多啦。佩特拉知道，我为了不让妻子烦恼，是不惜任何代价的，我怕随便一次歇斯底里发作都会造成前功尽弃，眼睁睁地看着她旧病复发。事情一旦败露，我不忠实的行为一旦被揭穿，她会重新陷入到往日的忧虑中，会再次厌世烦俗，到宗教中去寻求慰藉，我们就得再次和讲经师先生打交道……只要没这些事，怎么都行！必须想方设法瞒住安娜，不让她知道我在头脑发热、肉欲冲动时，向堂萨图尔尼诺称之为娼妓的女人求过欢。”

“不过，为什么安娜就一定会知道那件事呢？要是她根本就什么也不知道……”

“的确；单就有的事而言，就足以把那可怜的女人置于死地。我了解她……假如佩特拉把有过的事说出来，没有的事我妻子也会想出来的。”

“可是，佩特拉呢？……您把事情说完。她说了些什么？她是不是吓唬您要把事情说出来？……”

“问题就在这儿。她出言不逊，蛮横无礼，不干活还不服管，竟想跟主人平起平坐。”

“荒唐……”

“这个不知羞耻的女人，您以为她那么傲慢，那么盛气凌人、蛮横无礼是跟谁？跟我吗？那倒情有可原。不是跟我，先生，是

跟安娜！您说怪不怪！跟安娜！”

堂阿尔瓦罗周围烟云缭绕，他在烟雾中说：

“明白啦！……她想要挟您；也说不定是嫉妒！”

“我也这么说……‘您既然让一个女人当了你的情妇，那她跟你老婆顶撞，你就得忍着，否则，我就把事情全兜出来。’这就是那个居心险恶的娼妓说的话。所以我得想个办法，拿个主意；我该怎么办？不声不响地忍着？太荒唐了。再说，安尼塔的忍让也是有限度的，她能忍耐到今天，多半是因为当初那种近乎圣徒般的宽容……可是，如果安娜忍受不下去，起了疑心……如果……真愁死我了！”

“冷静点，伙计，冷静点！”

“阿尔瓦罗，怎么办，怎么办呀？”

“很简单！”

“简单？”

“是的，必须把佩特拉从这儿赶走。”

堂维克托从椅子上跳了起来。

“就是断绝关系……”

“只有这个办法。把她赶走。”

堂维克托讲了这种作法的难处和危险，但堂阿尔瓦罗说他能化险为夷。“他知道如何对付这种女人。恰好，他养尊处优地住了多年的那家旅馆需要一个侍候客人的姑娘。这对佩特拉来说是个极好的机会，她准保乐意；堂阿尔瓦罗亲自去对她说，万一她不愿意，他知道怎样吓唬她，这样一来……等等，等等。”总之，堂维克托把这事完全托付给了他的朋友，自己放心大胆地到俱乐部去了。

“这件事就全拜托您啦？”

“对，全交给我吧。”

堂维克托刚砰地一声关上楼梯的门，安娜便惶恐不安地走进了饭厅。她刚要开口，就见佩特拉进来收拾咖啡用具，便没做声，假装看《圣旗报》。等女仆出去了，安娜才说：

“什么事，阿尔瓦罗？……”

“是……现在你可没理由不让我晚上来这儿了。”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佩特拉要走了。再不会有奸细了。”

“佩特拉！你是说佩特拉要走?”

“不错，他委托我把她辞退，说她蛮横无礼，对你不尊重……”

“我的天啊！他看出来啦？……”

“是呀，小傻瓜，不过你用不着害怕……他把事情想歪了……”

梅西亚把刚才堂维克托说的那些事都告诉了庭长夫人。他不但把那些事和盘托出，而且还添枝加叶。这样一来，不幸的堂维克托的未遂罪到了庭长夫人耳朵里就成了已遂罪。但她并不认为这是女仆蛮横无礼的原因；她担心佩特拉已经发现了她与阿尔瓦罗的私情，担心佩特拉那趾高气扬的态度、那充满敌意的目光、笑容和表情是对自己的威胁，是暗示要向堂维克托揭露自己的隐私。

“现在明白了吧，不是你担心的那回事，你太多疑了……很可能那可怜的女孩子根本就没怀疑什么，她的无礼举动无非是要威胁男主人……”

安娜的脸涨得通红。一切都让她感到厌恶。“那个她为之牺牲了自己大好青春的丈夫，不仅脾气古怪，对她冷淡，令人乏味，居然夜里还在走廊上追逐女仆，闯到她们的房里，和她们鬼混！……真叫人恶心！这绝不是嫉妒，怎么会嫉妒呢？是厌恶，

是想到为这样一个男人牺牲自己的生命而产生的悔恨。是的，是生命，青春便是生命。”

“阿尔瓦罗背叛金塔纳尔，”安娜又想，“向她揭穿了那些卑鄙行径，还用老头儿的荒唐事羞辱她；不管金塔纳尔多么无耻，他这样做都是不对的。”但是，由于她一心想替她的梅西亚、她的主宰，用她自己的话说，她终生以身相许的人，洗清一切罪责，便认为可怜的阿尔瓦罗那样做完全是为了爱情，为了清除他的安娜心中所有的疑虑，所有能够把她和那个曾把她生命中最美好年华变成了凄凉沙漠的老头儿拴在一起的顾虑。因此，安娜又立刻原谅了他。

看到她的阿尔瓦罗管起辞退女佣这类家务事，安娜心里也不痛快，更不愿看到他对这种事如此在行。“那种庸俗无聊的事让人讨厌，但有什么办法呢？阿尔瓦罗为了她，为了她安心享受她做出多年牺牲才得到的幸福……才做那些事的。”

刚才，安娜喜欢分析的坏脾气——她称之为导致疯狂的路——使她在梅西亚身上发现了那些毛病和其他许多污点，现在她却竭力把它们变成一颗颗美丽而明亮的星星。以前，她一想到失去耶稣，就怕得发抖，现在，则是一想到失去堂阿尔瓦罗就胆战心惊。

安娜被征服后，不是在屈服的当天，而是过了很久才用热烈温柔的声音在征服者耳边悄悄说出了第一句表示爱的话，那是要求他发誓永不变心……

“阿尔瓦罗，你向我发誓：天长地久，永不变心。不能做到天长地久，就是一种羞辱，一桩卑鄙无耻的罪行……”

梅西亚不但发了誓，而且天长地久不变心的誓言天天挂在嘴边。

发生了那种事后，安娜感到寂寞比她有时想像的地狱更可

怕。

有了爱情，不管在哪儿都能无忧无虑地自在生活，……但是，如果没有爱情……那些黑色的幽灵就会重新出现；她有时觉得那些黑影在脑海深处蠕动，就像是空旷寂寥、漫无尽头的可怕的黑夜在遥远的地平线上投下的一层阴影。安娜感到，失去爱情，失去她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的那种令人入迷的、强烈的、新颖的激情，她就会立刻发疯。

“是的，阿尔瓦罗；你若是离开我，我一定会发疯的；失去你，不再想着你，我怕自己会丧失理智。和你在一起，我只想着爱。”

这种话她常常是在情人的怀抱中，在毫不羞怯地恣意享乐时说出来的。起初，她确实缩手缩脚，羞怯异常，梅西亚对此极为厌烦，然而，羞怯一旦消失，扭捏作态便失去了立足之地。安娜献身于爱情，是为了以整个炽烈、激荡的春心，强烈的渴望去体味它；梅西亚在心里把这粗俗地称为晚发的春情。

头一个月，他感到有些吃惊。开头几天里，他抱怨她胆小、无知、顾虑重重（根据俱乐部主任的哲学，这在一个 30 岁的已婚女人来说是十分荒唐可笑的），但是，很快他就感到自己的情欲得到了极大的满足，乃至对爱情的“另一方面”产生了不安。他从来没这样满足过。他不是想使已经受到年龄搅扰的自尊心得到满足吗？那么现在就有安娜、贝图斯塔的绝色女子在崇拜他，崇拜他的容貌，他的肉体，他的力量。好多回，他想和她好好说说话，她都用手捂住他的嘴，怀着痴迷的爱意说：“不要说话。”梅西亚没有往坏处想，他也承认保持沉默，听凭她把自己当做美男子去崇拜更妙。他不是想满足贪婪的肉体的怪欲、享受感官上的美妙快感吗？那么，安娜的无知，她那炽烈的激情，以往的生活，以及她的性格和美貌很容易使这个阅历深广、筋疲力竭、为

享乐死而无怨的美男子那颇高的口味得到满足。尽管享受到了快乐，梅西亚却感到有些不安。

“您的身体可不怎么好哇。”索摩萨对他说。

“当心身体。”维西塔雄也这样说。

在向庭长夫人这座堡垒发起决定性进攻之前，阿尔瓦罗过了好几个月有规律的生活，进行体育锻炼，谨戒枕席之事，气色保养得十分好，现在，他自己也发现脸上的红润消失了。

“的确，他觉得体内常常有什么东西发出喀喀的声响，身体里生了蛀虫。他害怕的不是因病而病，因年老而衰老；不，在情场上他是一名能征善战的勇士，是一个宁做花下鬼的享乐英雄。他的忧虑另有原因。死，不足惜；可是，有气无力，在安娜面前显出有气无力的样子就太可怕了；不仅会让人耻笑，且会名声扫地。是的，因为年老体衰他会背弃誓约。”想起过去的事，他不寒而栗；以前，由于纵欲过度，有过暂时的力不从心的时候，他只好采用一些丢人的应付措施，过后，体力恢复了，不再需要那些荒唐的办法时，他便在夜深的时候，在俱乐部里，在众人的哄笑声中，把那些办法告诉帕科、华金和别的夜猫子们；不过，那些办法像吝啬鬼，像他的欺骗行为一样可憎。堂阿尔瓦罗觉得，装出来的年轻力壮和经久不衰的肉欲就像克维多[①] 在《吝啬鬼》中描写的那种讲排场的穷人家的财产一样可怜。他也不止一次在纵欲之后，成为情场上的吝啬鬼……可是现在，就是需要，那些老办法也不中用了……“不，宁可逃走或一枪了结自己。安娜，可怜的安娜，她有权力享受那种永不枯竭，永不衰老的青春。”这些心酸的想法，年龄带来的忧愁虽然不时涌上心头，但是大部分时间，并没有挡住贝图斯塔的这个浪荡公子在其一生中最引以

---

① 17 世纪西班牙讽刺作家。

为荣的艳遇中随心所欲地寻欢作乐。从他那方面讲，凭心而论，他是尽其所能爱着自身之外的任何人的。除了俱乐部主任自己，他认为世上最值得爱的人莫过于他的温顺的安娜、痴情的安娜，就像他无缘相见时，朝朝暮暮希冀的那样。堂阿尔瓦罗不承认有一段时间他对征服庭长夫人已不抱希望。现在他不是已经完全把她征服了吗！

梅西亚比任何时候都更清楚地看到这一点，是在为把情巢移到奥索雷斯老宅里而大费唇舌的时候。安娜反对这样做，她哭泣、恳求……“不，不，不能那样做，阿尔瓦罗，天哪，永远不要那样做。”好多天过去了，她依然没答应情人的要求。阿尔瓦罗抱怨说幽会总是又短暂又仓促，不能舒舒服服地享受她的爱。他们几乎总是在维加亚纳家里相会；在那儿偷偷摸摸、急急忙忙地亲热一番。如果不找一个可靠保险、少受打扰、用不着偷偷摸摸的地方，想踏踏实实地在一起亲热快活几个钟头是办不到的。阿尔瓦罗说他去找个幽会的地方，但是安娜拒绝去。阿尔瓦罗自己也承认，在贝图斯塔这么个落后的地方很难找到既安全又可靠的那种去处。再说，即使他找得到，那种地方也会让安娜感到厌恶。安娜太富于想像，她讨厌旅馆，这种厌恶的情绪可能使她连私通本身也产生厌恶……惟一的办法是把奥索雷斯老宅当做隐蔽所。那地方最保险、最安静、也最舒适。阿尔瓦罗知道安娜有后顾之忧，便准备设法消除她那些顾虑，而且做到了。然而，如果说纯属道德方面的障碍，也就是堂阿尔瓦罗所说的不可思议的疑虑——他措词的不当与说话的粗俗是难分高低的——可姑且不论，凭着情欲的力量，幽会去处的不舒服，提心吊胆的心情就可以克服最严重的困难。堂阿尔瓦罗想，他应控制一个女仆，特别是那个侍女，事情不能说办不到，但是非常困难。不过，这种想法他连提也不敢向安娜提。他看出她对佩特拉总是不放心，对她

有一种掩饰不住的反感，另外，他知道庭长夫人对于利用家里的仆妇掩护自己的这类事情十分外行，更不知道自己的丈夫向她们求过爱。

可是，在女主人不知道的情况下，征服一个女仆就是另外一码事了。佩特拉不是特别爱笑吗？这既是一桩风流艳遇，又能给他传递消息，为了自己的利益有没有可能轻而易举地让那个姑娘上钩呢？完全可能。说干就干。趁安娜和堂维克托不在家的时候，堂阿尔瓦罗便开始在门背后、走廊里以及凡是能下手的地方向佩特拉发起了进攻，佩特拉很快就依从了，而且比预料的快得多。但是出现了一个大难题。那女孩子忽然变得或者说装得大方起来，她宁愿做那种疯狂的爱情游戏而不愿要赏钱。她替他办事，说话极其谨慎隐晦，效果却极佳，以此换取梅西亚的一次力不从心的爱情。“可怜的安娜，她哪里知道这些麻烦事啊！”堂阿尔瓦罗也不知道事情比他想像的麻烦得多。比如，他哪里知道佩特拉满口答应全力替他效劳，根本不是为了钱，只是想在他这个已不能在情场上大手大脚的贝图斯塔美男子身上找点快活而已。佩特拉并不讨厌金钱，而且野心勃勃，妄想改变自己的命运乃至社会地位。她春心荡漾，欲火中烧，然而，她并非想在梅西亚身上得到满足。她爱他相貌堂堂，一表人材；爱他是为了以自己的方式嘲弄女主人。她恨她，因为女主人“虚伪、美貌、高傲”。她爱他是出于虚荣心，至于照他的愿望替他办事，那是一举两得，既满足了自己的淫欲，又满足了实行报复的欲望。现在，她就是用包庇梅西亚和“大傻瓜堂维克托”的安娜之间的私情这种办法在进行报复，而安娜却对此全然不知。那个女仆要向庭长夫人本人进行报复，她要让庭长夫人堕入无底的深渊，而这个虚伪的女人还不知道自己落进了女仆的手心；时机一到，女仆就会把一切都抖出来。女主人已被她攥在了手心里，她还想怎样？每天

夜里，有好几个钟头的时间，主人的名誉，或是生命都悬挂在她佩特拉手中的一根线上，假如她愿意，假如她一时性起，咔嚓！顷刻间，一切都会化为肉泥烂酱……天下就会大乱。对佩特拉来说，似乎这并不是一种乐趣，一种荣耀，而是一种负担，一项工作，她得到的酬劳是贝图斯塔最英俊的男人那公子哥儿式的爱情；她出于一贯受贵人老爷们支使的本能，品味那种爱情时，总是十分开心。但是，这个心肠狠毒的姑娘还从另一种更有滋味的报复中得到了享乐。讲经师又怎样了呢？讲经师曾经想欺骗她，而且占有了她；她满以为很快就能得到她在贝图斯塔最羡慕的位子，即特雷西纳的位子。凡是在堂娜保拉家当过一段时间使女的姑娘都会得到她适当的安置，这佩特拉知道得一清二楚。特雷西纳很快就会嫁给一个小白脸，当上阔太太，替主人掌管一部分家财。她把这件无从觉察、无法预料的事告诉了佩特拉。使佩特拉听得口水直流，茅塞顿开。佩特拉明白，讲经师的家是通向她出嫁和当太太……的最可靠或比较可靠的一条途径。曾经有过机会；圣佩德罗朝圣会以后，佩特拉以为等不了几个星期就可以如愿以偿了；特雷西纳被安排了一个好去处，很快就要离开那里，她就可以去顶她的空缺……可事实却并非如此；讲经师不再有求于她；必须和她说话时，谈的也不是与她有直接关系的事，而是为了……真丢人！为了收买她当奸细。讲经师确实答应过很快把特雷西纳的位子给她，让她得到她的朋友已经得到和将要得到的一切好处。但她到底还是受了他的欺骗，或者说她自己欺骗了自己，可是，这个心高气傲的姑娘不愿承认这点。因为她认为讲经师早已成了堂娜安娜的情人，而虚荣心又使她把比维罗树林中的那一幕看成是自己美色的胜利，让教士犯下了变心之罪。佩特拉以为堂费尔明爱过女主人之后，现在又爱上了自己。这种反复无常的男人她见得多了。后来，不管堂费尔明怎样极力掩饰，佩特

拉还是确信他不仅依然如痴如醉地爱着庭长夫人，而且嫉妒得要命；确信他不仅没当上庭长夫人的情人，而且离情人还相差十万八千里；也确信堂费尔明把她佩特拉仅仅当个工具使用。这时，愤怒、嫉妒、狂妄和淫欲便像毒蛇似的在她心里一起翻腾起来，但她很快就按捺住了，装得若无其事，开始只顾满足自己对金钱的贪欲。她接受了教士的建议，那就是她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呆不下去时，可以到堂费尔明家来，不过，没离开那儿之前得替他办事，报酬优厚，她想要多少钱都行。教士要知道那个家里的一切事情，比如，堂娜安娜是否会客；堂维克托不在时，谁到家里去过，或者主人出门后谁留在那里，等等，等等。

佩特拉答应把那个家里的事一件不落地都告诉他。她甚至假装忘了他的另一类许诺，就是在比维罗使堂费尔明感到羞愧的那个美好的早晨，教士突然头脑发热顺嘴对她许下的那些愿。堂费尔明见佩特拉为了钱竟如此仁慈，愿为他效力，便越发感到自己走上了一条荒谬、可耻的勾引女人的道路。那次艳遇使他想起了以往的那些冒险勾当，至今还觉得脸红，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那次的艳遇已把他表示爱庭长夫人的种种诡辩驳斥得体无完肤了。“我那纯洁无邪的爱情会原谅一切的。”然而，良心对他说，“可是，那爱情能与树林里的那种奇遇相提并论吗？当然不能。”所以现在他厌恶佩特拉，但又不能不利用她。

在那种勾心斗角尔虞我诈的生活中，佩特拉是幸福的，因为其中的端倪惟有她知道。眼下，她只对梅西亚忠心耿耿，因为梅西亚以爱情报答她，虽然他在这方面有些力不从心。她尽力帮助他，也是为了满足自己的欲望：毁掉女主人，把她攥在自己手心里；狠狠地嘲弄一番自己那位傻瓜主人和卑鄙的教士。这个诡诈的姑娘还留了一手，她打算以后再出卖堂阿尔瓦罗，以帮助她的主宰，那个付给她酬金、一定会使她成为阔太太的堂费尔明。几

时这样做？由她决定。如果堂阿尔瓦罗表现不佳，时机一到，上述情况就可能发生；如果她干腻了，或者特雷西纳离职而去，她又怕位子被别人夺走，赶着去占那个位子，那时，她就可以把事情搅它个天翻地覆。与此同时，堂费尔明从佩特拉那儿得到的只是一些泛泛的消息，而这些泛泛的消息就足以使他终生如坐针毡，使他像个暴躁的狂人，忍受巨大的痛苦，因为当着众人，特别当着堂娜保拉的面他得掩饰自己的烦躁。

因此，如果堂阿尔瓦罗有理由说："可怜的安娜，你对这竟一无所知！"那么，佩特拉也可以大声说："可怜的堂阿尔瓦罗，你对和自己至关紧要的事连四分之一都不知道！"

贝图斯塔俱乐部主任在欺骗庭长夫人这件事上没遇到什么麻烦。据他说，他很体谅那个初次上阵的淫妇不同意用佩特拉当挡箭牌的苦衷（勾引者的又一句粗话）；不过，他瞒着堂娜安娜，装出也不信任这个使女的样子，利用她在这种情况下尤为宝贵的效劳也是合情合理的。因为他每天夜里都要从阳台进入庭长夫人的卧室。这件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可是困难重重。梳洗室的阳台朝哪边儿开？朝花园开。怎么进花园？从园门进。可谁有园门的钥匙呢？弗里希利斯有一把，但这把钥匙不能算数了；另一把呢？在堂维克托那儿。可以把他那把钥匙偷出来，但佩特拉说那太危险，很难得手，会把她牵连进去。最好还是花花公子自己跳墙而入。正好堂阿尔瓦罗长着两条长腿。采用这种方式，戏剧效果更好；堂娜安娜认定堂阿尔瓦罗是逾墙而入，就不会轻易怀疑家里有内应了。到了阳台底下，爬上底楼的栅栏，再攀上阳台的铁栏杆，对这么棒的小伙子来说易如反掌。

堂阿尔瓦罗这样做并不需要佩特拉的直接帮助，因此，堂娜安娜便认为情人所说的进入自己房间的办法是完全可行的。佩特拉的任务是望风，以免堂阿尔瓦罗出入时被人撞见，同时也为了

造成一种假象，让堂娜安娜认为女仆在整个晚上都不可能发觉自己的情人在房间里。另外，佩特拉呆在外面，必要时还可以报警和掌握时间。佩特拉的作用有点像火车站站长。堂阿尔瓦罗知道，季节一到，前任法庭庭长和弗里希利斯出去打猎的时间比安娜认为的要早得多，因为堂维克托向他透露过这件事。佩特拉负责叫醒男主人，因为安塞尔莫自己肯定醒不了，常常有负他的嘱托：弗里希利斯在约定的时间来到花园，学狗叫……堂维克托闻声才下楼。堂托马斯终于抱怨说，他的狗叫声既叫不醒主人也叫不醒女仆，总让他等好长时间，于是，为了避免争吵和站在那儿傻等，克雷斯波和金塔纳尔便约定同时到花园里，谁也不必再学狗叫了。为了保险起见，堂维克托买了一个闹钟，这闹钟响起来就像地震了，他说有了这个自动通报器，就能提前赴约了。这样差不多每天早晨金塔纳尔和克雷斯波都同时到达花园。

他们乘的那趟开往帕洛马雷斯海滨沼泽地和山区的火车今年发车时间有所推迟，因此天亮再起床也不会误事。

这些情况堂阿尔瓦罗都需要知道，免得在半路撞上弗里希利斯或堂维克托本人。堂维克托糊里糊涂地亲口把自己出门的时间告诉了堂阿尔瓦罗，佩特拉又提供了他需要知道的其他细节。这样一来，他就可以放心大胆地干了。跳墙还有些困难。但是，有天晚上，这个浪荡公子来到偏僻冷清的后街，把靠近拐角的园墙外侧的墙灰抠掉，取出了几块石头，在墙上挖了两三个不易看出来的脚蹬，还巧妙地弄出几条假裂缝，借助这几道裂缝他好往上爬。主要障碍被克服，墙里面的事就不费吹灰之力了。靠墙扔着一个旧木桶，像是漫不经心地扔在那儿的，还有一个残破的花架子，这两样东西谁也不会去注意，但却充当了堂阿尔瓦罗上下时相当便当的梯子。堂阿尔瓦罗把那个伪装的梯子比做民间传说中的火柴盒：牧羊女在哪里？梯子在哪里？看见它一次，就再看不

见别的东西；但是，你不到它跟前，就看不见它。

不用说，最麻烦的还是说服庭长夫人打开阳台门。她说了许多可能引起讨厌的佩特拉怀疑的理由。堂阿尔瓦罗不能告诉她自己在宅内有安全保障，也就很难或无法反驳她。不过，堂阿尔瓦罗既然能克服大部分困难，剩下的也就不在话下了：他终于使安娜明白，拒绝在自己的卧室里与一个她早已以身相许的男人幽会是不可能的，甚至是可笑的。夫妻合欢床，或者确切地说，以前的夫妻合欢床的贞洁固然要紧，但妻子本身的贞洁不是更要紧吗？梅西亚运用这类诡辩和感情以及苦苦的哀求，终于得到了胜利。但是，安娜总感到心惊肉跳，听到一点动静就以为是佩特拉在偷听，如果说梅西亚无法消除她的恐惧心理，那他却能时常让她忘记那种恐惧，去享受令人神魂颠倒的爱情，在那种时候，他会像鸦片烟的毒雾一样将她包裹起来。

这样过了一些日子，安娜感到吃惊的是，失节之前曾经斗争了那么多年的她，现在刚一失节就做出了在卧房里接待一个男人的事。

圣诞节那天下午，佩特拉收拾完咖啡用具便出了门，到讲经师那儿去了。

堂娜保拉接待了她。现在她们已经成了十分要好的朋友。教区法官的母亲知道特雷西纳和庭长夫人的侍女交情甚厚，又从少爷，也就是自己儿子的现任女仆口中得知，费尔明的意思是，特雷西纳得到恩典，离开这里，出嫁去掌管供给者们的财产的日子已近在眼前，那天一到，佩特拉将是代替特雷莎的人。堂娜保拉也隐约领会了那意思，即使没有她们，根据她一贯的政策，她也很想满足儿子的那种愿望，并且用一种体面的、无可挑剔的方式使他得到满足。于是，她抢先做出决定，亲自把金发女郎向往已久的那个位子许给了她。这个建议是圣诞节那天下午提出来的。

特雷西纳很快就要离开那里了。佩特拉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高兴得直打哆嗦。回到老宅之前，她一点也没想到她的幸福会带来许多人的不幸，甚至给她自己带来灾难。和堂阿尔瓦罗的爱情就此了结，再见吧，那越来越勉强的爱情，再见吧，可笑的浪荡公子那越来越舍不得给的爱情。虽说他的酬劳越来越少，温存越来越淡，但毕竟是少爷公子的爱，她为此感到自豪。该怎么去办？毫无疑问，要小心谨慎，采摘那梦寐以求的果实，获得那份美差，进入讲经师的家。为达到这个目的，就不能再顾及别的事，必须扯断牵在自己手里的那根线，那根系着名誉、平静、也许还有几个人生命的线！想到这些，佩特拉耸了耸肩。她好像看见庭长夫人跌落下去，粉身碎骨；讲经师跌落下去，粉身碎骨；堂维克托跌落下去，摔成了肉饼，就连堂阿尔瓦罗也滚落在地，成了碎片。管它呢，是时候了。错过机会，特雷西纳的位子就会落到别人手里，阔太太可就当不上了。必须马上去占住那个位子。但是，现在得把一切都跟教区法官说明，因为一离开老宅，她就不能再当坐探了，不能替买通她的人把事情捅给堂维克托那个大傻瓜了。照理说，堂维克托知道了是要报仇，要惩罚那两个罪人的；这大概就是教士想得到的东西，因为他是不能披着教士的法袍去和堂阿尔瓦罗决斗的。佩特拉对这类事情看得很准，因为她看过堂娜阿农霞放在阁楼上的连载小说和新闻集锦，因此她知道一个有夫之妇的私情败露后，谁该向谁要求决斗。要求决斗的是丈夫而不是受到冷落的追求者，更不用说还是个教士了。无疑，讲经师需要她在关键时刻呆在老宅里……她离开早了或晚了对他都没用，他会因为她没用而把她拒之门外。这事得赶快做，马上就做。她该怎么做呢？当然是出卖，问题是怎样出卖呢？……

天擦黑时，佩特拉心里琢磨着这事走进饭厅，准备去点灯。这时她觉得有人搂住了她的腰，还在脖颈上吻了一下。

“是他；可怜的人，他还蒙在鼓里呢!”

堂阿尔瓦罗和安娜谈完，就让她走开了，独自留在饭厅里准备“袭击”佩特拉，他尽管越来越讨厌佩特拉，但仍要在亲昵温存中向她提出更换主人的事。旅馆里有空位子这事不是真的，但在那儿他说了算，可以添个空职位。他运用了一个自认主要是政治家的男人、一个勾引女人的行家常用的各种手腕向女仆奉送了一份新的差使，一份“难得的、极有意思又有利可图的差事”。因为各自的原因，堂维克托怕她，堂娜安娜也怕她，要是佩特拉同意离开这儿，他堂阿尔瓦罗就会受到更周到的侍候。

“你要知道，亲爱的，你犯了个错误，对夫人那样傲慢无礼，这样做本身就很不好，更别说还吓坏了她，让她以为你知道了点什么，在用你掌握的秘密刁难她。这种做法也让堂维克托胆战心惊，他怕你会说出那些事来。也害苦了我，这你很明白，因为……你看……她吓得要命……老是提心吊胆的……可受罪的是我。现在，这里用不着你了，我进进出出不用人领了……那儿……在旅馆里你对我们会有用的……另外……”

另外，堂阿尔瓦罗知道自己已经无力用爱情作支付给佩特拉的酬金了，因为节约爱情的开支变得越来越紧迫；把姑娘带到旅馆去，那儿的客人们对这类小菜思之若渴，可以把她引开，以后，自己就可以用赏钱打发她了。总之，从各方面看，佩特拉继续留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已经有点碍事了。不过，这些理由是不能对她说的。

“少爷，”佩特拉说，尽管做出了刚才的决定，她的自尊心还是受了很深的伤害，“您用不着急着来说服我，让我相信我应该离开这儿。”

“不，亲爱的，是这样，您要是多心的话，我并不坚持……”

“不，先生，您要是不让我把话说清楚……如果我想离开这

儿，如果正好……至于到旅馆去，先生，我不接受。第一，一个姑娘有她自己的想法，有她自己的意愿，您懂吗？第二，把一个女孩子送给朋友，让他们去支配……而……”

“但是，佩特利卡①，不是那么回事，我是为你好……”

堂阿尔瓦罗压低了声音，佩特拉却提高了嗓门。

然而，这个狡诈的姑娘很善于控制自己，一听说是为她好，便忍住气，改变了说话的腔调，道了歉，收起怒容，说一切安排都很妥当，还说她自己要去结账，而且会高高兴兴地离开这里，但不是去旅馆，而是到另一户人家，她有个合适的机会，但还不能说出来。再说，大家交情不错，如果堂阿尔瓦罗少爷什么时候用得着她，就到那家去找她，因为感情终究是感情；说到保密这一层，她会守口如瓶的。她这样做是出于对一个人的爱，这点用不着隐瞒，同时，也是对嫁给一个可怜的、疯疯癫癫、老而无用的糊涂虫的女人的怜悯。

梅西亚又上了佩特拉的当，他甚至还答应给她新的温存，以示谢意，但为了节省精力，又发誓说这将是最后一次。她觉得他实在古怪。

当天晚上，堂维克托在俱乐部里得知佩特拉次日将要求结账，离开他家。噢，太开心了！金塔纳尔像抽风机似的使劲吸了口气，拥抱了一下他的朋友。

“这种比生命还可贵的家庭生活的宁静应归功于堂阿尔瓦罗。”

堂费尔明在书房里办公，脚上裹着母亲的旧披巾。早晨，天空阴沉沉的，他借着那单调微弱、泛着白色的晨光写着什么。听

---

① 佩特拉的爱称。

到一声响，他抬起了眼睛，看见堂娜保拉站在门口，脸色比平日更加苍白。

“有事吗，妈妈?”

“金塔纳尔家的那个姑娘佩特拉来了，她想跟你谈谈。”

“跟我谈谈！……这么早？几点了?”

“9 点……她说是急事……样子慌慌张张的，声音直发抖……”

讲经师的脸色变得像母亲的一样苍白了，他不由自主地站起来，说：

“让她进来，让她进来……”

堂娜保拉侧过身向走廊走去。临走用母亲的同情的目光看了儿子一眼。

“进去吧……”她对佩特拉说。佩特拉穿着一身黑，头垂在胸前，等在那里。

堂娜保拉真想看穿这个女仆的秘密。是什么事呢？她犹豫了一会儿……差不多决定要问了……但她忍住了，又说了一声：

“去吧，我的孩子，进去吧。”

“我的孩子，”佩特拉想，“她愿意我到她家来；我的命运有保障了。”

“什么事?”讲经师嚷着向女仆走过去，像是要去迎接那些消息似的……

佩特拉见只有他们两人……便哭开了。

堂费尔明显出不耐烦的样子，佩特拉双目低垂着，没看见。教士想说话，却没说出来；他觉得喉咙被一双强劲有力的手卡住了，脊梁骨和两条腿直摇晃，一个劲儿地微微打着寒颤。

“快说！出了什么事？……”他终于说出话来。

佩特拉抽抽噎噎地说她需要忏悔，因为她不知道自己要做的

是善事还是罪孽，她愿为他，为她的主人，为上帝效劳，归根结底，宗教是为着他人的利益的，但是……她怕……她不知道是否应该……

“你说吧！说吧！……我让你快说。是什么事情，佩特拉？……什么事？……”堂费尔明偷偷地把一只手扶在了桌子上。停歇了片刻。“你说呀，看在上帝份上……”

“忏悔？……”

“佩特拉，说呀……快……”

“先生，我答应过要告诉您……所有的……”

“对，所有的事，说吧。”

“但现在我不知道……不知道……是否应该……”

费尔明跑到门口反锁上了门，很快走回来，满脸怒气地用力抓着女仆的胳膊喊着：

“别装腔作势啦，说吧，要不我就把话从你嘴里掏出来！”

佩特拉面对面看着他，装出一副诚惶诚恐的样子；她想看看教士得知那位阔太太欺骗了他时的表情。

佩特拉直截了当地说，有件事若不是亲眼所见，她永远也不会相信。主人最要好的朋友堂阿尔瓦罗，白天和堂维克托形影不离……夜里却从阳台钻进庭长夫人的卧室，一直到天亮才出来。她开始在暗中留意了，以为这样可以消除怀疑。有一天夜里，她看见了堂阿尔瓦罗，以为自己在做梦，可是，唉！真是那么回事，真是……“那个坏蛋把小姐，把那个圣女害啦……我害怕极啦，堂费尔明……”

佩特拉继续往下说着，但是，德帕斯早就听不见她在说些什么了。

当明白过来是怎么回事，但还没听到风骚的金发女郎描述贝图斯塔的花花公子袭击奥索雷斯老宅的那些粗话时，堂费尔明就

像要晕倒似的原地转了起来，接着，踉踉跄跄地两步走到阳台，把头倚在了阳台的玻璃窗上。看上去像是在往街上瞧，其实是闭上了眼睛。

他听着佩特拉的闲扯，却不知道她说的是什么，他讨厌她那尖细的嗓音和哭腔，而不是她所说的那些事情，因为教士根本没听进去；他想叫她住口，但是办不到，他说不出话，迈不动步……

佩特拉把想说的话都说了。当她闭上嘴巴时，听到的只是街上传来的轻微声响；在很远的地方行驶着的马车的车轮声；一个流动小贩叫卖优质毛巾和精致花边的吆喝声。

此刻讲经师心里在想，额头压着的那块冰凉的玻璃好像一把会挖掉他的脑子的尖刀；他还想，从母亲把教士服套在自己身上之日起，他就成了一个非常不幸的可怜虫，简直是世界上惟一值得怜悯的人。把教士比做太监的这种庸俗、虚假、下流的想法随着冰冷的玻璃上的潮气一块儿钻进了他的脑子里。“不错，他是像个堕入情网的太监，是该遭人耻笑的东西，纯粹是件荒唐可笑的讨厌东西……他的女人，作为他女人、他合法女人的庭长夫人，作为他心灵上的姐妹、他的女人、妻子、谦卑的妻子的庭长夫人……不是在上帝面前，也不是在男人们面前，而是在他们两人，尤其是在他面前，在他的爱情、他的钢铁意志、他那发自心灵的无限柔情面前，像别的普通女人一样欺骗了他，使他名誉扫地。他想杀人，想按住那个下流胚的脖子，亲手把他掐死，他完全办得到，肯定能打败他，把他踩在脚下，踢他踹他，撕成碎片，碾成粉末，让他随风消失。他，像个囚徒，像头绵羊，像草原上的一匹自由的小马一样被一块耻辱的破布绑住了双脚；他，一个万分不幸的教士，一个佯装不近女色的小丑，只能忍气吞声，咬住自己的舌头，自己的双手，自己的心，一切都是自己

的，碰不到那个寡廉鲜耻的小人的一根汗毛，他想啐那个胆小鬼的脸，因为他的双手被捆绑着……是谁束缚着他的手脚？是整个世界……20 个世纪以来的宗教，数以百万计的盲目怠惰的灵魂，他们对荒谬视而不见，因为那种荒谬没有使他们感到痛苦，他们把不合理的、野蛮愚昧的、尤其是残酷的……残酷的……折磨称做高尚、忘我、贞洁、美德……数以百计的教皇、无数次的主教会议、成千上万的村镇、大教堂、十字架和修道院的无数石头……整个历史，整个文明史，整个沉重的世界压着他，压在他的手臂上，压在他的双腿上，那是套在他身上的镣铐……曾把灵魂，把超凡的忠诚爱情奉献给他的安娜欺骗了他，就像欺骗一个痴傻、卑俗、猥劣的丈夫似的……安娜抛弃他，是为了委身于一个缺德少教的浪荡公子，一个妄自尊大的家伙，一个虚有其表的小白脸，一个不堪一击的男人……委身于一尊腹内空空的烂泥雕像！ ……世人甚至无法对他表示怜悯，自以为宠爱他的母亲也无法用自己的手臂和泪水使他得到安慰……假如此刻他奄奄待毙，母亲会趴在他的脚下揪着头发绝望地痛哭；那种比死，比下地狱还要糟糕的是……母亲没有哭泣，没有拥抱，也并不绝望，甚至不看他一眼……他无法启齿，她不能也不应猜测……只有一个高尚的责任，就是掩饰，沉默……不能发出一声呻吟，不能有任何举动！他想跑去找到奸夫淫妇，杀死他们……行吗？还是沉默……一只手都不应该动弹，一只脚都不能迈出家门……过一小会儿还要去唱经，唱经！或许去讲弥撒……去迎接主！”教区法官觉得魔鬼在自己身体里发出一阵大笑；的确，魔鬼在心里向他笑了……那深沉的笑声来自他的腹腔，来自他的胸膛，使他感到憋闷、窒息！ ……

他一拳打开了阳台门，清凉湿润的空气使他有所清醒：自己太脱离现实了。他听见佩特拉轻轻的咳嗽声，她站在他身后，直

盯着教士的后脖颈。

堂费尔明关上了阳台门，转身直愣愣地瞅着金发姑娘，她正擦试着那无耻的眼泪。“争斗，害人，难道不需要一件工具吗？那个就是他最好的工具。”

佩特拉不声不响，静静地等候着为主人去效劳。

看到教士痛苦的样子，她感到一种说不出的舒服，但她并未满足，她要继续干下去。好像受人驱使一般，她要把刚刚刺进教士肉里的那些针再全部扎进女主人，那个盛气凌人的阔太太的心上。

一个不像书房里发出的，倒像是口技演员嘴里发出的缓慢、嘶哑、低沉的声音问道：

“那么，现在你想怎么办？……”

“我？……离开那儿，先生……”佩特拉说，心想：您不愿直说吗？那就忍着吧；将来我想让他上哪儿找我，他就得上哪儿找我。“离开那儿，”她又说了一遍，“我还能怎么办呢？我不愿看着主人丢丑，但又帮不了他的忙，不过，我可以离开那儿。”

“你认为……堂维克托的名誉对你无关紧要吗？你就这样报答你多年来吃的面包……”

“先生，我能为他做什么呢？”

“走了就什么也不能做了。”

“可是他们赶我走啊。”

“他们？”

“是的，他们；昨天，阿尔瓦罗少爷，在那儿他说了算，……主人有眼无珠，什么都看不出来；阿尔瓦罗少爷把我踢出了门外。今天我得去辞工。他在旅馆里给我找了个工作，但我情愿流落街头……”

“你到这里来吧，佩特拉。”瓮声瓮气的声音说，那声音极力

想变得柔和些，但是没办到。

佩特拉又哭开了。“她怎样才能报答这种好心呢?”

那种柔情促成了他们之间的交易；他们互相一点点地让步，渐渐达成了那卑鄙的协定，商定了那恶毒的阴谋。开始，讲经师还装得一身清白，满口仁义道德，后来就把这些冠冕堂皇的话置之脑后了，最后他答应保证佩特拉的工作，满足她的野心，佩特拉则答应要让金塔纳尔目睹自己丢的丑，使他非去惩罚罪有应得的奸夫淫妇不可，如果他还是个有血性的男子汉。

谈话结束时，他们就像两个同谋似的谈论着这件棘手的罪恶勾当。讲经师说明自己的想法后就缄口不语了。“佩特拉怎么才能让金塔纳尔这个蠢货看到那件丢人现眼的事呢？告密？他不会相信。写匿名信？太冒险……”“说哪儿去了！不，先生，根本用不着那样做；他准能看见。”佩特拉又说了一遍，样子很是得意，她已经忘了装腔作势。

那里有两个狂热的罪犯，而能够证实他们可耻罪行的证人却一个也没有；他们眼里只有各自的报复，既看不到对方的罪恶行为，也看不到他们之间协定的卑鄙无耻。

佩特拉走后，讲经师心里觉得自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变成了一个为复仇而杀人害命的人，变成了一个罪犯，一个因痛苦而丧失理智的人，“凶手，是的，一个凶手。佩特拉是他的凶器，他是凶手。但他并不感到悔恨，他不……应该把那两个无耻的家伙千刀万剐。”“堂维克托会怎样呢？为了报复败坏他名誉的人，他会想起哪出古代戏剧吗？他会先杀死她吗？会先去找他算账吗？……”

第二天，12 月 27 日，堂维克托和弗里希利斯必须乘 8 点 50 分开往罗卡·塔哈达的火车，才能在 9 点半左右到达帕洛马雷斯

的海滨沼泽地。那时候开始追捕鸭子和石鸽有点晚了，但是，铁路局是不会为猎人发一趟专车的。这样，金塔纳尔起床的时间就比往年更晚一些。他预备了一只闹钟，8 点整铃声大作，就会把他叫醒。片刻工夫他就可以穿好衣服，洗漱完毕，然后直奔花园。一般来说，如果弗里希利斯没到，他总要在那儿等他两三分钟，他们在花园里，在去火车站的路上时间是抓得很紧的，以便在客货混合列车开出前几分钟赶到车站。

那天早晨，金塔纳尔从少有的香甜酣睡中惊醒过来，比平时哪天吃的惊吓都大，他被那呼呼作响的金属玩艺儿急促而无节奏的尖厉声响吓懵了。他好不容易才克服了那股懒劲，但依然是哈欠连天，当他下决心起床时，却没起来，这并非是蜷缩着的身体不愿起得那么早。睡意和倦怠告诉他，时间好像比平日早；闹钟像个胡说八道的人似的在撒谎；大概离人们祈祷的时间还早着呢。猎人没理会这种种辩解，不停地打哈欠，伸懒腰，走进了洗浴室，把头一下子扎进了冷水里。堂维克托用这种方式回答了倒霉的躯体的暗示：那躯体企图回到舒适的床上去。

当头脑变得比较清醒后，他凭良心承认，那天早晨犯懒不是无缘无故的。看天色，确实比钟上的时间早得多。但是，他肯定闹钟没快，是他亲手上的弦，亲手把指针拨到头天早晨指的地方的。不管怎么说，确实是比钟上的时间早；虽然他已经洗过了澡，但困意又卷土重来，这就是告诉他，不会是 8 点钟，甚至连 7 点也不到，天还是漆黑一片就更说明了问题。“现在，太阳大约在 7 点 20 分左右出来，前后差不了几分钟；无疑太阳还没出来；浓云密雾布满了天空，黎明的天色显得昏暗也是实情，不过没关系，太阳还没出来，天太黑了，也许连 7 点还没到呢。”他没法看怀表，昨天上弦的时候，他发现发条断了。

“最好还是叫人来问问。”

他穿着拖鞋来到走廊上。

“佩特拉！佩特拉！”他轻声叫着，不想惊动别人。

“佩特拉，佩特拉……真见鬼！她已经不在这儿了，还怎么答应呢？……讨厌的习惯，人真是习惯性动物。”

堂维克托叹了口气。现在摆脱了那个证人，那个自己失于检点时的牺牲品，他从心里感到高兴；尽管如此，一想到现在喊佩特拉，无人应声，就感到一种奇怪的、富于诗意的惆怅。“人心如此啊！”

“塞尔万达，塞尔万达！安塞尔莫，安塞尔莫！”

没人答应。

“毫无疑问，天还很早。连佣人起床的时间都还没到。这又是怎么回事呢？谁把钟给我拨快啦？……两天坏了两只表！……灾难降临到谁家……”

堂维克托又怀疑起来。会不会是佣人们睡过了头？会不会是因为云太浓天才那么黑？要是谁都没动过那钟，为什么不相信它呢？谁会有兴致把钟拨快了呢？谁会开这种玩笑？金塔纳尔做出了相反的结论。他忽然想到很可能已经是 8 点钟了，便匆匆穿好衣服，抓起茴香酒的小瓶喝了一口。这已经成了习惯，他很不喜欢喝巧克力，所以每次出去打猎时都喝上一口茴香酒，然后背上装满美味冷餐的食品袋，像平常一样，为了不扰乱家里的宁静，踮着脚尖，顺着过道的楼梯下楼到花园去了。不过，回来以后得把仆人们说一顿。“懒鬼们！现在没工夫干别的了……弗里希利斯大概在花园里已经等得不耐烦了……”

“先生，这么说的确是 8 点钟了，我从来没见过 8 点钟的天还这么黑。可是，雾气并不太重……不……天也不很阴……这我就不懂了。”

金塔纳尔来到了凉亭，那里是碰头的地方……更奇怪了！弗

里希利斯没在那儿。也许在花园里散步？……他背起枪，走出了凉亭。

这时，大教堂的钟像打哈欠似的响了 3 下。

堂维克托若有所思地停住脚步，枪托拄在小径潮湿的沙地上，嚷道：

“有人把钟给我拨快了！可是谁干的呢？现在是差一刻 8 点还是差一刻 7 点呢？这么黑的天！……”

不知为什么，他忽然感到一阵异乎寻常的忧虑，“看来他也有点神经质。”刚才的那种犹豫不决使他非常不安，让他感到厌烦。“有什么可犹豫的呢？刚才他被搞糊涂了。看天色不可能是 8 点钟，是差一刻 7 点，是黎明时的黑暗，现在可以肯定了……那么谁把钟往前拨了一小时呢？谁干的，为什么要这样干呢？尤其是他为什么要为这种小事如此牵肠挂肚呢？要预感到了什么吗？为什么他觉得自己要倒霉呢？……”

他重新举步朝房子走去，那里林木稠密，房子掩映在落叶飘零的枝干间。他听见有响动，像是有人在小心翼翼地开阳台的门，他又往前走了几步，树干遮挡着，弄不清哪里发出来的声音，最后他看见他家的一个阳台门关上了，接着是一个看来个子很高的男人抓着栅栏，双脚寻找着底楼窗上的栏杆，想凭借栏杆跳到一个土堆上。

“安妮塔房间的阳台。”

那个男人披了一件石榴红镶边的斗篷，绕开黄沙铺地的小径，跳过一个个花池，连蹿带跳地跑过草坪，来到靠后街的墙拐角下，接着纵身一跳，上了放在墙角的一只朽了半截的大酒桶，把插在石头缝里的几根破花架上的木条当梯子，靠着两条长腿跨上了墙头。堂维克托在树棵间远远地跟着他，像狩猎时一样，未假思索就本能地拉开了枪栓，不过没向逃跑的人瞄准。“他想先

认出他是谁。”他不喜欢去猜测。

虽然天很黑，但是，当那人跨上墙头时，花园的主人就不再怀疑了。

“是阿尔瓦罗!”堂维克托想着便举起了枪。

梅西亚不慌不忙，朝街上望了望，便低下头只管去找给他下墙时当脚蹬的那些石块和裂缝……

“是阿尔瓦罗!”堂维克托又这样想，枪口已经瞄准了他朋友的头。

他在树木中间，即使对方往花园里看，也看不见他。他可以等一会儿，考虑一下，时间来得及，他的枪法百发百中；等对方一挪动身体，要下墙时……再开枪。

可是，那个人半天没动，就像过了几年、几世纪似的。这样一来，他可就受不了啦，端着百来磅重的枪筒，还有满满一筒枪弹，再说天又冷得钻心，这样下去真要没命了……要是他的枪口放在墙头就好了……对，对，要是他俩的位置交换一下就好啦!这样一来，没命的就是对方啦。

“是阿尔瓦罗，他活不过一分钟啦! 他会掉在花园里还是掉在街上呢? ……”

阿尔瓦罗没掉下去；他是不慌不忙、稳稳当当地从后街墙上下去的，这种爬墙的方法他早已习惯，他对墙上的石块了如指掌。堂维克托眼看着他不见了，却还瞄准着，可是放在扳机上的手指却一动也没敢动；梅西亚已经到了街上，他的朋友却还在用枪瞄准着天空。

“坏蛋! 我应该打死他!”堂维克托嚷道，但机会已经错过了；他仿佛受到了良心的责备，跑到花园门口，打开门，走到街上，跑到拐角，敌人是从那儿跳下去的。昏暗狭窄的街道上空无一人。金塔纳尔走到墙跟前，从石块上和裂缝中看到了造成自己

的耻辱的阶梯。

是的，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看得真真切切；他多少次打那儿经过，竟从未怀疑有人会顺着墙爬进庭长夫人的卧室！回到花园里，他检查了一遍墙的里侧。烂了大半截的酒桶靠在墙上，好像随意扔在那里的一样；破花架的木条成了一架梯子。他每天可以看见它们 20 次，却一直没发现它是干什么用的：原来是一架梯子！他认为那就是他生活的象征：耻辱的标记，背叛的足迹清清楚楚地印在那架梯子上面。那种虚情假意，那种在看戏和说知心话时的不自在劲儿，在他与讲经师之间的种种挑拨……等等，则是另一架梯子。过去他从没看见过这架梯子，现在他看得一清二楚。

“安娜呢？安娜！她在家里，在床上；在他的手心里，可以杀死她，应该杀死她。既然暂时……饶了那家伙的命……只是暂时，为什么不拿她开刀？对，对，就这么办，就这么办；他主意已定，很明确，一定要杀死她，有谁怀疑吗？不过……要三思而行，要考虑一下……对，犯罪的后果……因为这终究是犯罪……他们确实太卑鄙无耻，欺骗了丈夫，欺骗了朋友……不过，他将成为一个杀人犯，虽然是情有可原的，但不管怎么说，也是个杀人犯。”

他在一个石凳上坐下，但又马上站了起来，原来石凳冰凉刺骨。他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懒惰的感觉，一种肉体上的自私感，这种感觉在堂维克托看来，和他以及他的处境都是格格不入的。他又冷又困；无意之中想到的这点倒很清楚，而有关自身的不幸、名誉、耻辱等想法却杂乱无章，如同一团乱麻，忽儿消失，忽儿互相混淆，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他走进凉亭，坐在了一把摇椅上。从那儿可以看见堂阿尔瓦罗刚才跳下的那个阳台。

大教堂敲响了7点的钟声。

那阵钟声使头脑混乱的金塔纳尔承认了这可悲的现实……“有人把钟拨快了。谁拨的？佩特拉，毫无疑问是佩特拉。报复。噢！一次相当成功的报复。现在他觉得把天黑当成阴天真是荒唐。如果佩特拉没把钟拨快，他也没相信闹钟的话，也许他一辈子都不会知道这可怕的不幸……不会知道这场断送他终生幸福的灾难。不愿承受不幸、痛苦的倦怠与大声呼唤温暖衾枕的肉体上的倦怠使堂维克托的精神麻木了，他不想动，不愿去感觉，去思考，甚至不愿再活下去。他非常害怕活动……噢！要是时光停止流转该多好哇！但是，这不可能，时间不会停滞，它奔驰着，拉着他一同向前跑，在向他大声呼喊着：走呀；做事去，担起你的责任，履行你的诺言，去杀，去烧，去怒吼，向全世界宣布你要报仇，向平静的生活诀别，到酣梦中去寻求力量，向哈欠索取对被损害的名誉的咒骂，扮演你的角色吧，现在不是佩拉莱斯而是轮到你登台表演了，杜撰出名誉问题的人不是卡尔德隆，是你，是生活，是你那倒霉的命运，是这个不幸的世界。你曾经认为这个世界充满了快乐，是供人寻欢作乐，吟诗作赋的……去吧，去吧，快跑，上楼去，将那个女人杀死，然后再和花花公子决斗，把他杀死……除此别无它路。”他听着这些话，手脚却动弹不得，他困得要死，不愿睁着眼睛目睹这将伴随他一生的大灾大难！

“但是，大难已经临头。那是他的一出骑士剧。现实中也在演着这种剧。但它太丑恶、太可怕了！在诗歌和戏剧中，背叛、死亡和愤怒怎么会那样令人赏心悦目呢？人真是够坏的！为什么当痛苦与己无关时，自己能从中取乐，而痛苦临到自己头上就苦不堪言了呢？可是他，卑鄙可耻的人、胆小如鼠的家伙，毁誉之仇不报却推究起哲理来了！……时间过得飞快，该动手了！……还有一件烦人的事！节目的顺序！情节的安排！从哪儿开始，说

些什么，做些什么，怎样杀她，如何找他?”

大教堂的钟打了 7 点半。

金塔纳尔霍地站起来。

“半个钟头了！半小时简直像一分钟；我怎么没听见敲一刻钟……弗里希利斯要来了……而我却还没拿定主意……”

堂维克托清醒地意识到自己的意志僵化了，无法做出决定。他深深地蔑视起自己来，但是，当他明白自己没有勇气这样突然之间去杀任何人时，又感到了深深的自慰，比那种自我蔑视更为深刻。

“要不，趁托马斯还没来，我上楼去杀死她，要不今天先不杀她……”

他重新在摇椅上坐下，随着精神的松弛，痛苦减轻了，他不再和自己的软弱意志搏斗了。情绪的改变使他恢复了一些精力，背叛带来的痛苦头一次深深地刺痛了他，使他泪流不已。

他哭得像个老人，心想自己已经老了。以前他从来没这样想过。性格欺骗了他，弄出一副青春不老的假象。当他突然受到伤害时，不幸就像骤起的乌云，顿时使他在精神上显出老态，变得颓唐萎靡。

“唉，是呀，他是个可怜的老人，一个可怜的老头儿，人们欺骗他，嘲弄他。上了年纪，需要拐杖，也需要个老伴儿……可是，拐杖在手中折断了，女伴也背弃了他，现在他孤苦伶仃……形影相吊，妻子和朋友都抛弃了他……”

痛苦和自怜使他产生了比在狂热的想像和失眠中愤慨所激发的想法更为自然更为合理的思绪；那是一种模仿浪漫主义作品和抵制懒惰自私和软弱性格的愤慨。

当时，他没有嫉妒，没因名誉扫地而感到羞辱，他想的不是世人的嘴脸，不是落到自己头上的荒唐事，而是背叛，是对安娜

这个女人的欺骗行为感到痛心。他把自己的名誉、生命和一切都交给了她。唉！现在他看到了，自己的感情原来比想像的要深厚得多；现在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爱她，但也清醒地感到自己的爱不是情人的爱，也不是多情丈夫的爱，而是温柔的朋友和父亲的爱……对，是一个慈爱、宽容、渴望照顾和关心的父亲的爱！

“杀死她！”他马上又对自己说，“杀死她！……咳，咳！……喜剧演员，诗人都是立时就去杀人的，因为他们不是真去杀……但一个正直的人，一个基督教徒，不到万分痛苦是不会突然去杀死从感情到习惯与自己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朝夕相处的人的……他的安娜就像自己的女儿一样，……他像父亲一样，为这件不光彩的事感到痛心；他想惩罚，想报复，而杀人却有些过分了。不，今天也好，明天也罢，他永远不会有这种勇气的，干吗要欺骗自己呢？头脑发昏、满怀仇恨的人才会杀人。可他的头脑是清醒的，心里也没有恨；他只是痛不欲生，含悲忍泪。他受到了伤害，明白了她是个忘恩负义的人，但不恨她，不想也不能够去杀死她。他要杀的是那个家伙；阿尔瓦罗必须死。但是要堂堂正正地决斗，不是一枪打死他，不是。要用剑杀死他，那样更高尚，更合乎自己的身份。让弗里希利斯去负责决斗事宜。可是，什么时候呢？现在？等弗里希利斯一到？不……他同样没胆量这样突如其来地把事情告诉弗里希利斯。把这可耻的发现跟别人一说，就没有回旋的余地了，就是说，再也无法改变决定，无法推迟和修改复仇的计划了。一旦有人知道了这件事，就得气势汹汹地迅速着手去做；世人要求他这样做，有关名誉的思想要求他这样做；他终究是受侮辱的丈夫……把她送进修道院。他呢，要是不被梅西亚杀死，就回老家，到堂戈迪诺庄园去隐居。”

想到此，不幸的丈夫记起几个月前安娜曾跟他提出要到那个庄园去旅行。“他要是同意了，也就躲过了这场灾难……说什么

也没用啦！是的，无法挽回了，还用得着怀疑吗？”

“佩特拉呢？该死的女人！佩特拉……都是她让我遭了这样的大难，把我推下了这暗无天日的痛苦深渊，我就是把全世界的人都杀了，把梅西亚撕成碎片，把可怜的安娜活埋了，也跳不出来了！……唉！安娜同样会很不幸的！”

大教堂的钟敲了 8 下。“8 点了！我应该现在才醒……就什么也不会知道了。”

这个想法使他羞愧不已。他脑子里迸出一句粗话，一句说话粗鲁的平民常用来称呼那些容忍败坏自己名誉的丈夫的粗话……于是，怒火在他胸中重新燃起，强行冲散了那饱含着柔情的痛苦……“报仇！报仇！”他自语着，“否则我就是懦夫，活该让人瞧不起……”

听到沙地上的脚步声，他抬头一看，弗里希利斯已来到身旁。

“你好！看来你醒得很早，”克雷斯波说，他总是愿意自己先到。

“走吧，走吧！”堂维克托答道，把枪挎上肩，再次站起来。

弗里希利斯的出现吓了他一跳。他强打起精神，以便立即做出抉择。终于拿定了主意。决定闭口不谈那件事，做出若无其事的样子去打猎。“到了海滨沼泽地的草滩上，自己单独埋伏在一个地方时，他有一整天，那将是漫长而痛苦的一整天时间可以去考虑……返回时也许计划就能想好了，再和托马斯商量一下，让他去向对方挑战，如果着手要办的是这件事的话。眼下可什么也别说，别露一点儿声色。不能把那件事随随便便地捅出去。佩特拉揭穿她发现的这件事一定是别有用心的。对弗里希利斯什么也不用瞒，但要说得是时候。”

两人出了花园。金塔纳尔亲自锁好了栅栏门。克雷斯波走在

前头。堂维克托朝花园深处，朝那幢在他眼里已经变了样的老宅看了看……“怎么办？把报仇的时间推迟就是懦夫吗？不，因为……他们一点都没疑心，是不会逃跑的，不用担心。现在需要的是沉默和忍耐。再就是周密的思考。他要做的每一件事都关系重大呀！对自己未来行为的高度责任感向他提出了告诫。现在，如此重要的事情，几个人的命运将取决于他那多变、善感的软弱意志。这种感觉使他陷入了一种忧郁、绝望的慌恐之中。他又三心二意起来，想叫住弗里希利斯，把一切都告诉他，一切都交给他去办……”“弗里希利斯，虽说是个爱幻想的人，但关键的时候可比他有头脑得多；他会成为一个最实际的人……怎么办?”

眼下先跟着托马斯去车站。保持缄默。话是什么时候都能说的。

早晨的天空依旧是灰蒙蒙的；铅灰色的云块接连不断地从科尔芬山的山顶和高原上涌出，仿佛那儿有台织布机，然后降落在山峦之上，顺着起伏的山峰蜿蜒铺开，向贝图斯塔飘来，使空间充满了灰暗、寂寥和无声的悲哀。

“天不冷，”来到车站时弗里希利斯说；他只戴了一条围巾御寒。不过，他说他那件猎装顶得上长鼻目动物的皮，刀枪不入。

相反，金塔纳尔身上裹着厚斗篷，还得使劲咬着牙齿才不会打战。

“不冷，不太冷。”他怕露出破绽，便这样说。

“幸亏这位是个梦游神，从来不注意人家脸上是笑容还是怒容。我的脸色大概不好，不像平常……不过，这个自私鬼什么也看不出来。”

他们上了三等车厢。弗里希利斯在座位那儿遇见了熟人。是两个从卡斯蒂利亚回来的牧场主，他们在贝图斯塔住了一夜，现在回乡下去享受家庭的温暖。克雷斯波总是很快活，仿佛世界上

没有悲伤，也没有朋友会沉浸在悲伤之中。在今天这个最寒冷的早晨，他更加快活，带着这种失礼的兴致满意地搓着手，谈论着牛肉的价格和土地分成的好处，在贝图斯塔从没见他如此健谈。云雾笼罩下的贝图斯塔在沉睡，显得满目凄凉。好像火车离开城市那些近乎棕色的肮脏的红屋顶越远，弗里希利斯的心胸就越开阔，他的铁一般的肺就越能自由地呼吸。

“那个瞎子高兴、话多得真不是时候，他根本不知道他的朋友、他的莫逆之交每当火车到站，都想纵身跳到月台，后来又打算从窗口跳到铁轨上，匆匆赶回贝图斯塔，跳进奥索雷斯家的老宅，在那个下贱女人的胸口上捅上几刀……”

堂维克托确实是想这么干，当他发觉火车启动，驶离了犯罪的地方，离开了他的耻辱和那必报的仇恨时，羞愧得无地自容，对无耻的奸夫淫妇、对自己恼恨不已……

“我懦弱！我可耻！”金塔纳尔心里嚷着。火车在向前飞驰，贝图斯塔留在了后面；远远望去，只能看见山丘和光秃秃的树木背后的大教堂的塔楼，像个无畏的黑衣勇士屹立在科尔芬山的深处，那里阳光曚昧，云雾缭绕，一片白蒙蒙。

“我这样做不是在洗刷耻辱，而是在逃避耻辱，躲避耻辱……真不知道这叫什么事。啊……这种事是有名字的……”啪！金塔纳尔想出的名字像甘油火炮似的在可怜的老头儿的脑海里爆炸了。

“我就是这种人，我就是这种人！”他一字一句地对自己说，声音很大，他觉得在场的人不可能听不见。

然而，火车飞驶着离开了贝图斯塔，它呼啸着，向他呼啸着；他却没有勇气跳下火车，返回城里……12 个多钟头以后才能再看见那幢老宅，报仇的时间要推迟 12 个多小时！……

穿过一条隧洞后，贝图斯塔及其周围的景物便消失得无影无

踪了。他们到了山后，那里全然是另一番景象。铁道左边，微微泛红的山岭和匀称的波浪般的清一色丘陵绵延展开，遮住了视野；山后，天暗云低，阴云就像一大口袋一大口袋的脏衣服，被拆成线缕，在远处山丘上铺散开来。铁路右边是玉米地，此时地里空空如也，露着潮湿的黑土；在一片片无遮无盖的田地中间，隔不远便出现一些山岗、苹果园；果树光秃秃的，叶已落尽，细细的树枝活像是骨瘦如柴的人的手指，呈现出一派肃杀凄凉的景象。右边的天际可望放晴，隔着雾气看去，高处的薄云泛出白色，开始流散。地平线上，一条粗细一致，深浅相同的乳白色带子向海的方向延伸着。栗子园里满目荒凉，夏日里枝繁叶茂、奥妙无穷的栗树如今却赤身露体，暴露无遗；不时有一群乌鸦排成马其顿三角形掠过栗子园、橡树林、赤裸的田野和凄凉的苹果园的上空，向海边飞去，它们像雾海里的遇难者，时而声息全无，时而发出声声哀鸣，凄哀的叫声传到地面时已十分微弱，像是来自地底下的呻吟。

弗里希利斯在谈论着放弃种植玉米，加紧发展牧场的好处。堂维克托头靠着三等车厢的硬壁板，望着阴沉沉的天空，目送着一群密密麻麻的乌鸦消失在雾霭茫茫的空旷天际。它们已飞得很远，有如一片细小的灰尘，接着变成眼中的幻影，最后完全消失。

“卢加雷赫，停车两分钟，”一个嘶哑的声音急匆匆地喊道。

堂维克托把头探出窗口。车站是一座四周涂成了巧克力颜色的孤凄寒冷的茅舍，离他不过一臂或一臂多些的距离。门窗前有个 30 来岁的金发女人，探着身子，在给孩子喂奶。

“这是站长的妻子。他们住在这么个荒无人烟的地方。他们是幸福的。”金塔纳尔想。

站长走了过去，看上去简直像个乞丐，他年纪不大，仿佛比

窗前的那个女人年轻。

“他们一定是相亲相爱的。至少她对他是忠诚的。”

作完这番推测，堂维克托又回到座位上。他闭起眼睛，尽可能地用手捂住脸。火车又开动了。铁轨和枕木发出的声响、均匀的震动像一支催眠曲。金塔纳尔没有这样想，他把沉重的吱嘎作响的车轮的节奏与自己的一只鸽鸟唱的进行曲的节拍作了比较，那只鸽是家里的骄傲……然后又把火车的步调与某个波尔卡舞的舞步作了比较……后来他就睡着了。

半小时后他们下了车，步行到了通往帕洛马雷斯海滨沼泽地的公路。

弗里希利斯在他肩上拍了一下，他才惊醒过来。

他梦见了好多各不相干的、乱七八糟的事；梦见自己穿着唱诗班的教士服，在比维罗教区的教堂里为堂阿尔瓦罗和庭长夫人主持婚礼。堂阿尔瓦罗也穿着教士服，但留着唇髭和山羊胡……然后三人一起唱起了《理发师》中演奏钢琴的那一场；他走到舞台脚灯那儿，用嘶哑的声音说：

当我的罗丝娜……

观众席上一听到他像个陌路人似的说这句话，便一齐发出嘘声……所有的座位上都是张着大嘴，像蛇一样弯曲着脖颈的乌鸦……“一场噩梦”，金塔纳尔想，迷迷糊糊地走上了帕洛马雷斯的下行公路。罗卡·塔哈达到了。右边不远的地方耸立着阿雷奥山，一条峡谷把它分成了两半；这个狭窄的咽喉地带刚刚容得下一条窄小的公路和阿布罗尼奥河；公路与河流在峡谷中间相遇，一座白石桥连接起河流两岸的公路。

在罗卡·塔哈达，两个猎友在弗里希利斯的好朋友、烟草贩

子兼瓦匠马铁亚的酒馆里吃过早饭便离开公路，穿过长满深绿色野草的泥泞草滩，再次来到阿布罗尼奥河岸边，那里的河面宽阔了许多，周围全是灯芯草和细沙，河水在离此不远的大海的绿色浪潮的冲击下，泛起层层涟漪。

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乘一只小船过了河，就上了一个山岗。山岗上有个小村庄；一幢幢白房子之间长着苹果树、桂花树、树冠圆大的松树和挺拔的杨树；坡上绿草如茵，清洁平整好似剪刀剪过一般；草地上苍翠的松树、桂树和果园里的橘树在乳白色的天空下、雪白的墙壁间十分显眼，把山顶装点得生机盎然；仿佛被薄云筛过似的散射的日光终日照着山岗上那一堵堵白墙。他们走的那个小山坡就像是这座山岗的第一道台阶，越往上走地面越坚实，草越稀疏，颜色也越浅。弗里希利斯停下来眺望对面的阿雷奥山、脚下弯弯曲曲的河流以及一湾蓝白有致的海水。海面似乎高出了河面，像一堵高入云天的深色墙壁。

金塔纳尔在一块未被青草遮盖的岩石上坐下。他们看见一群水鸫从阿雷奥山那边高高地越过河面飞来。当这些水鸟进入射程时，弗里希利斯开了枪，但太不走运，只打散了它们密集的队伍。

“你开枪呀，傻瓜！”克雷斯波气呼呼地嚷着。

金塔纳尔站起来，瞄准，射击，四只水鸫应声中弹，跌落下来。当时，堂维克托想，那个背信弃义的朋友、卑鄙无耻的堂阿尔瓦罗的脑袋也应该这样挨一颗子弹。

“是的，那一枪是朝阿尔瓦罗开的；水鸫是无辜的，它们一双双地掉下来，而盗窃自己名誉的贼却活着。”真是怪事！在花园里的时候，他瞄准了梅西亚的头，却没想起来要命的枪筒里装的是铁砂，还以为装的是铅弹或子弹。

尽管不幸压在心头，他却因虚荣心得到满足而感到高兴，这

实在不是他的本意。“弗里希利斯开了两枪……一只也没打着，而他只开了一枪就……四只……是的，四只，正在草地上淌血，红色的血滴染红了绿草上的白霜。”

半小时后，弗里希利斯打死了一只傲慢的海鹰，捞回了面子。金塔纳尔因为高兴，又打死了一只乌鸦，但没有去捡回来。

他们打猎一直打到 12 点吃冷餐的时候。弗里希利斯的几只狗感到很无聊。这次打猎，它们扮演的是配角，因此觉得这种狩猎很丢脸，一个个哈欠连天，对主人的命令也爱理不理的。

吃过冷餐，适量地喝过几杯酒后，堂维克托感到心中的痛苦越发剧烈了。一切他都看得清清楚楚，黎明时的重要发现，在他看来有如一部古典历史专著。他仿佛在一幅全景画上看到了已经发生的事和将要发生的事。他恨不得马上说出来，痛哭一场。为什么不向自己的知心朋友，真正的、惟一的朋友敞开心怀呢？但他没有敞开，因为“还不到时候。”

有一群机警的令人讨厌的小鸟从一片草地到另一片草地地挨片飞着。为了追击它们，弗里希利斯和金塔纳尔便分头行动。那种小鸟是不能吃的，但弗里希利斯还是要向它们宣战，因为这些鸟好像在故意拿猎人们开心。他们伺机以待，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偷偷监视着那群鸟。弗里希利斯躲在树丛后刚要开枪……那些该死的家伙就像一群夜间聚会的受惊的巫婆叫唤着飞走了，气得弗里希利斯非要追击它们不可。

他们分头行动。那群讨厌的小鸟从这边逃离黑色的草地，就会遭到克雷斯波的猛烈射击；要是从另一侧逃跑，堂维克托就会开枪。

堂维克托独自留在一个山丘上，俯视着整个山谷。太阳未能驱散雾霭，像舞台上用油纸做的月亮一样隐隐悬在灰白色的天篷后面。远外，预卜吉凶的冬季禽鸟鸣叫着出现在云层下，在射程

之外飞翔着，不再惧怕猎人，但金塔纳尔却认为它们对生活已经厌倦，十分悲伤。

“田野一片凄凉。冬天像一个衣不蔽体的穷鬼。尽管如此，大自然还是那么美丽动人！那么安然恬静！……人，是人孕育了仇恨与背叛，是清规戒律把不幸与心灵拴在了一起！”正当午间的倦意向金塔纳尔肥胖的身躯袭来时，弗里希利斯的哲学，那位用自己荒谬的原则、偏见、夸张粗暴地蔑视社会的农艺思想家的哲学便像真正的哲学、永恒的独一无二的智慧在他面前出现了。

“在绵绵群山那边的贝图斯塔与广阔的世界相比算得上什么？简直不值一提，不过是一个小点而已。所有的城市，所有供人类这只蚂蚁筑巢的洞穴与原始大森林、沙漠峻岭、浩瀚的大海比起来算得了什么？……可以说等于零。名誉的法则，社会生活中的一切偏见与宇宙中的星球、海上的波涛、地下的烈火以及循环往复于植物体内的浆液所遵循的那伟大的万古不变的自然规律相比，简直不如沧海之一粟！”

有一会儿，金塔纳尔真想变成阿雷奥山上的一棵百年老橡树，生根抽条，周身长满苔鲜。“当植物比活着要好得多”。

他听见远处一声枪响，接着就看见那群讨厌的小鸟乱哄哄地尖声叫着、笑着飞过来，飞过他的头顶。他没动。让它们见鬼去吧。他在想凯姆卑斯。是的，凯姆卑斯那句久已被他忘怀的话说得不错：苦难无处不在。“按你的看法、你的意志去处理诸事，”那个博学多才的禁欲主义者说，“你就会看到，你总要有一些情愿的或不情愿的烦恼，总会碰到痛苦。”

他还想起了这样的话：“有时上帝似乎抛弃了你，有时你会受到他人的伤害；而更多的时候还是你自己折磨自己。”

“是的，别人伤害我，我自己折磨自己，自作自受，害得自己心灵淌血！……我不知道应该做什么，甚至不知道应该想什

么。不错，安尼塔欺骗我，是个无耻的女人，……可是我呢？难道我没欺骗她吗？我有什么权力把淡然冷漠、老而无用的我强加给正当青春而浪漫多情、充满欲念和幻想的她呢？为什么我以年龄为借口不去履行做丈夫的职责，而后又像个奸情走私犯似的去决斗呢？不管法律怎么说，男人的奸情就不是奸情吗？”

他对自己如此豁达感到生气，但他只能如此。他明白那些想法会使他放弃复仇的打算，从心底说，他也已经不想复仇了，他愿像个正直的法官那样惩罚罪犯，挽回自己的名誉，除此之外，别无它求。而他恼火的正是这种想法。后来，暮年的凄凉情景又浮现在眼前，可怜自己的柔情重新涌上心头……石鸽在灰蒙蒙的天空中呻吟，好像是谁在用陌生的语言吟诵凯姆卑斯的名言。

“是的，世间无处不伤悲；整个世界是一个痈疽，其中最腐败的部分就是人。”

到头来，他总是不知道应该做什么，想什么，甚至应该感觉什么。

“归根结底，骑士剧是像女无赖一样骗人的东西；世界并非如剧中所说的那样：不给第三者一些时间背诵一首四行诗，就不能去刺透他的胸膛。正直的人和基督徒不会杀死那么多人，也不会杀得那么匆忙。”

晚上返回时，他们怕三等车厢太冷，便上了二等车厢。车厢里只有他们俩，弗里希利斯注视着月光下的凄凉景物。这回，月光胜过了日光，它驱散了阴云。弗里希利斯听到身后传来一声钻机般的叹息，便转过脸来说：

“怎么啦，伙计？一整天我看你都心事重重、没精打采的……出什么事了？”

两个座厢之间的顶灯光线微弱，几乎驱散不了棺材似的车厢里的黑暗。

弗里希利斯看不清堂维克托脸上的表情，但听得见他的声音。突然，金塔纳尔像孩子似的哭了起来，把沉重的白发苍苍的头倚在了朋友肩上。是的，可怜的老头怀着感情、信赖，像死人一样重重地倒在了他身上。他仿佛失去了思想，失去了一切活力。

“托马斯，我需要你帮我出出主意。我太不幸了！你听我说……”

第三十章

〔金塔纳尔打猎回来，在家中遇见了堂费尔明。讲经师的来访导致堂维克托决心向梅西亚发出挑战。在决斗中，金塔纳尔不幸中弹身亡。梅西亚出走马德里，并从那里写给庭长夫人一封信。安娜遭到众人的蔑视和抛弃，惟有弗里希利斯在陪伴她。她重新参加宗教活动，在大教堂里碰见了堂费尔明。讲经师的态度使安娜昏倒在地。辅祭塞莱多尼奥发现安娜躺在地上，顿生邪念，趁机吻了她。〕

“现在要特别小心；遇事要三思而行。”

“你不进去?”

“不，不进去了……有点儿急事我得去办。”

“你就把我一个人丢在这儿!”

“你愿意的话，我等会儿再来……我看，……你最好还是早点睡。明天一早我就来……”

“喂，我可没说同意。”

“好啦，好啦……再见。”

“等等，等等……别现在……就把我一个人丢下。我还没答应呢；也许……你另有想法，决心让我改变主意。”

“可是，维克托，眼下要沉住气，装作不知……就是说，如果你不想自找苦吃的话。这点你是明白的……”

“对，对！贝尼特斯认为大的惊吓、强烈的刺激……”

“可以置她于死地，就是这么回事。”

“她有病！”

“是的，而且比你想像的还要严重。”

“她有病！惊吓，大的惊吓……可以置她于死地。”

“对，正像你说的那样。”

“我应该上楼去，把满腔怨恨埋在心里，吞下这杯苦水……装得若无其事，跟她说话，让她不起疑心，不受惊吓……不突然死去……”

“对，维克托，对；你就应该这样做。”

“可是，托马斯，你说实话，这种事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哪；你知道，我一看见那个大门环就毛骨悚然，你说说，为什么我那样讨厌它，就像它是铁水浇铸的一般。”

弗里希利斯对此未置一辞。

他们刚从火车站回来，眼下正在奥索雷斯老宅的门廊里；门廊顶上的镀金吊灯只照亮了不大的一块地方。

金塔纳尔没有勇气回家。他不愿去叫门。“开了门，安娜就会迎上来，像平常一样坦然地向他微笑，或许还会把额头凑到他嘴边让他吻……而他得对她笑，吻她，闭口不提……然后像每天晚上一样无忧无虑地去睡觉……托马斯应该理解，那样做实在太难为人了……”

另外，弗里希利斯就安娜的健康状况所说的那一番话对可怜的前任法庭庭长不啻是当头一棒。“引她……犯罪、干出背叛的无耻勾当的……那种激情……是一种病！安娜随时都会突然死去；任何一种强烈的刺激，不管是痛苦的还是欢乐的，都会让她在几个小时内送命……要是痛苦的刺激就更糟……”这是弗里希利斯听了朋友说完那件事后所作的回答。“咱们把梅西亚一枪打死，”他说，“假如那样能使你得到安慰；不过，一定要等待，一

定要避免闹得满城风雨，尤其不能吓着你妻子，你要是像戏里的丈夫那样走进她的卧室……”以神的法律和人的法律来衡量，安娜都是个罪人，但按弗里希利斯的观点看，她还够不上死罪。

“谁要杀死她？我可没那么想！”听弗里希利斯这样说，堂维克托插嘴道。

但弗里希利斯反驳说：

“你要是告诉她，说你什么都知道了，就等于想杀死她。干什么事都要三思而行；我没有让你原谅她，也没说原谅她是惟一的解决办法；但是你得承认宽恕也是一种办法。”

“原谅她就等于容忍那种伤风败俗的……”

“那以后再说。你是基督教徒吗?”

“是，真心实意的，越来越……因为除了宗教，我再也找不到可以寄托灵魂的地方……”

“好，既然你是基督教徒，能否宽恕就在你了。这且先不去说它；眼下要说的是别把宽恕的路堵死。如果你打算一迈进妻子的卧室就大叫：‘该死的淫妇’，让她随着一声‘天哪’栽倒在地的话，那你就要先想一想这种做法是否恰当。我不知道她是否会喊‘天哪’，但我肯定她会栽倒在地。你明白了吧，断送她性命之前，应该弄清楚我们是否有权力那样做。”

“不，我没权力那样对她；良心告诉我……”

“说得很对。我也没权力劝你去制造悲剧。是我让你成家的，所以，维克托，你一定清楚地记得，我让你娶她的时候，是想让你们双方都得到幸福……”

“我认为你没看错人。你使我得到了幸福。……10 多年来，她似乎……也得到了幸福。”

“是的，似乎是这样，但那不过是表面上的平静……10 年的生活是美满的：生命是短暂的……10 年的时间说短也不短。”

“喂，弗里希利斯，你的哲理安慰不了我这种处境的丈夫……你要跟我说的，我都知道，知道得一清二楚，……那不是安慰我……”

“我也认为在你这种处境中，只有时间和深思熟虑才能安慰你……但是，现在要谈的不是你，而是她。你一定要用钝头剑或佩剑捅了梅西亚吗？就算是这样，也得看准时机和方法。目前要保持冷静。现在你已经知道了安娜的病情，这是贝尼特斯让我保守的秘密，因为情况紧急我才说了，你也知道，这事一旦泄露，她就得一命归西……”

“让她继续干那种勾当不是比我把事向她挑明更糟糕吗？谁能向你担保她会不顾念我，想法和那个家伙私奔呢？”

“维克托，别那么蠢啦！那家伙……是个骗子。他只会坐享其成……安娜也并不爱梅西亚……等她看清他是个懦夫，没有为她去拚命先就抛弃了她……一定会唾弃他，诅咒他……而且，内疚会使她回到你身边，回到一向爱她的人身边。”

“一向爱她！”

“是呀，比父亲还爱她。还有比过去的一切更好的证明吗？她为什么变成了狂热的信徒？……可怜的女人……一定也受过打击……我认为从另一方面讲……从……不过，总之我们不谈这些了。毫无疑问，她斗争过，她为什么斗争？因为从前她爱你……现在还爱你……非常爱你……”

“还背叛我！”

“背叛你！背叛你！……算了，不谈那些了……你说过，你不喜欢我的哲学。总之，如果你想在楼上演一场名誉受损的戏的话，那么立刻还得演出送葬的一场。”

“伙计，看你说的！……”

“我说的是实话。是一出完整的戏。最后再说一遍，你要是

火气冲天，那么不明智，不讲道理，不讲良心的话，你就叫开门，上楼去大吵大闹，把房子烧着……也许你用不着那样费事，用你知道的消息一吓，安娜就得仰面跌倒，某个东西就会在她体内爆炸，你不相信那些东西，但对生命它们却像电线之于电话一样休戚相关。你要是大发雷霆，控制不住自己，你随便怎么做都情有可原。（停顿）但是，金塔纳尔，上帝是不会宽恕你的。”

最后这几句话克雷斯波说得庄重、严肃、激昂，使他的朋友大为震动。

这场始于车站，一直延续到他家门廊里的谈话结束后，金塔纳尔走到门前正要拍门环，就听见弗里希利斯冲他喊道：

“现在要特别小心，遇事要三思而行。”

弗里希利斯急着走，想尽快离开堂维克托去找堂阿尔瓦罗，告诉他金塔纳尔已经知道了他背信弃义的行为，奉劝他当晚不要再去翻墙赴约，假如像预料的那样有约会的话。克雷斯波认为维克托是不会想到当晚梅西亚还会旧戏重演的，有许多事他常常是想不到的，这大概是他的老习惯。受害人在花园里窥视时，堂阿尔瓦罗并没看见，因此他还会再去赴约，金塔纳尔就会将他当场抓获，这样一来悲剧就在所难免了。另外，弗里希利斯认准了，他只要把金塔纳尔要求决斗的事一说，堂阿尔瓦罗就会逃之夭夭。他有充足的理由认为那个唐璜是个胆小如鼠的家伙。

“可维克托是决不会放他走的！”

堂维克托终于又一次答应不露声色，无论怎样都要掩饰起自己的痛苦和愤怒，但只忍一个晚上，然后，可敬的退休法庭庭长就像这个家是清白之家、家长受人尊敬爱戴的时候一样，把门环拍得震天价响，回声在整个院子里震荡。

“再见，再见，明天一早见！”弗里希利斯边说边挣脱开抓着他胳膊的那只颤抖的手。

“自私的家伙，”当剩下堂维克托孤零零一个人时，他这样想，“他是世界上惟一爱我的人……这个自私的家伙！”

门开了。他犹豫了一下……只觉得从院子里涌出来一股寒气……

进门后，当他转身去关门时，便看见一个黑长的幽灵闪入了家门，顺着门道一步一步向他走过来，并朝他脱下了教士帽。

“我的堂维克托先生！”一个亲热而颤抖的声音说。

“怎么！是您？……是您……讲经师先生！……”

像是昏厥的前兆，前任法庭庭长周身打起寒战，但仍旧尽量平静地说：

“现在这么晚了……您有何……吩咐？……出了什么事？……有什么不幸吗？……”

“难道这家伙什么都不知道？”德帕斯自己问自己，看上去他像从坟墓里出来的人。

讲经师借着楼梯的灯光看了看堂维克托，看出他脸色不对；堂维克托也看了看他，见他面无人色，眼神也不对劲儿，不禁产生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恐惧，一种完全说不清楚的恐惧。一直走到楼梯口讲经师都没开口说话，只是握着堂维克托的手，打了一个优雅而有力的手势，请他上楼。

“到底出什么事啦？”走到楼梯的第一个拐弯，堂维克托低声问。

“您刚打猎回来吗？”讲经师用低微的声音反问道。

“是的，先生，和克雷斯波一起去的；可是，到底出了什么事？您半天不开口……又这么晚了……”

“到书房去，到书房去……不要惊慌……到书房去。”

安塞尔莫在走廊里为主人照着亮，讲经师随后跟着。

“他没问起安娜。”德帕斯想。

“夫人没听见叫门，她在梳妆室里……老爷，要不要我去通知夫人?”安塞尔莫问。

“啊？不，不用，别……我是说……或许讲经师先生想和我单独谈谈……”说完，主人便转过身来。

“对，对；到书房去吧……我们到您的书房去吧……”

他们进了书房。金塔纳尔身子颤抖得愈发明显了。“这家伙要跟他说些什么？他干什么来了?”

安塞尔莫点亮了两根鲸油蜡烛，退了出去。

“听着，要是夫人问起我，说我就来……现在我有事……让她在房里等我……是这样吧？您不是希望我们单独谈谈吗?”

讲经师点头表示认可，同时用眼睛盯着安塞尔莫走出去的那扇门。

“他就在面前，应该开口了……说什么呢？可怕的时刻；一定得说点什么，但他一句有用的话也想不出；全然不知该说什么好。不先问一下怎么好说呢？堂维克托知道些什么？这是个关键……他应该就堂维克托所知道的事去说……可是，不行，不能这样……应该先说明一下来意。真叫人尴尬。”此刻，讲经师就像是在书房里偷那对点着蜡烛的银烛台时，被堂维克托撞见了一般窘态毕露。

金塔纳尔的牙齿的的地直打战，睁大惊恐的眼睛询问着。

“您请说吧!”此刻，那对闪闪发光的充满疑问的眸子说。

“该说了。”他想。

“您这里……有没有水？……”堂费尔明说，他憋得发慌；舌头黏在上腭上，动弹不得。

堂维克托在床头柜上的一只杯子里找到了水。水里落满了灰尘，气味很难闻。

即使那水已经发酸，堂费尔明也得喝下去。他已身临绝境，

再无退路。他情不自禁地走进了这座房子：他知道他需要呆在那里，干点什么，进行观察，设法报复，但他不知从何入手。“快10点了，他还呆在那个女人丈夫的书房里，那女人欺骗了丈夫，也欺骗了他德帕斯；他呆在那儿干什么？要说些什么？那备受熬煎的一天里所经受的严寒酷暑般的各种滋味一一从讲经师那兴奋的脑海里掠过。他喝着杯子里的水，润洗着自己苍白的薄嘴唇，感到那天的激情犹如一副苦味的泻药又涌上了心头。那天早晨醒来时他发着烧，慌忙叫来了母亲，但又无法向母亲说明病因，便宁愿装出没病的样子，起床后就出了门。街道和行人都像大蜡烛似的在远处发出黄色的亮光，晃着他的眼睛；人们的脚步声和说话声很轻很轻，一个个壮实的身躯看上去像是空的；一切都如梦幻一般脆弱。他忽然感到一种野兽般的残忍，顽石般的自私，普遍的冷漠；为什么贝图斯塔人谈论的成千上万件事都与他无关？为什么没人能看出他的痛苦，没人同情他，帮助他诅咒、惩罚那个背信弃义的人？他离开街道，在夏季散步场上转悠了一阵；那里潮湿的沙地、沙地边上流水淌过的痕迹和光秃冰冷的树木都使散步场显得冷清寂寥。散步时他气冲冲地跺着地面，跨着大步，仿佛想用膝盖撕开那件缠腿绊脚的教士服和那件辛辣地嘲讽着命运，有如狂欢节挂在脖子上的破布的长袍。

“他，他才是丈夫，”讲经师想，“而不是那个白痴；早晨7点钟那白痴大概就什么都知道了，可到现在还谁也没杀掉。世人的法则，多滑稽啊！都是骗人的把戏！堂维克托有权力报复，却没有报复的愿望；他有愿望，有杀人啖尸的需要，却没有权力……他是个教士，是个大教堂的教士，是个受俸教士。命运又向他发出一阵狂笑，笑声从四面八方向他袭来。”那时，堂费尔明满脑子都是关于嘲弄之神图谋打倒可怜的讲经师的奇想。

两条强劲有力的腿踢打着教士服，发出嚓、嚓、嚓的声响，

像是一副砸不碎的铿锵作响的镣铐。

德帕斯不知不觉地从梅西亚住的旅馆前面走了过去。“他知道堂阿尔瓦罗呆在家里，躺在床上。要是像他所担心的那样，堂维克托在奥索雷斯家花园里没拦住他，要是什么事也没出，堂阿尔瓦罗就会怡然自得地躺在床上，享受着欢娱后的休息。他可以上楼去。走进他的房间，把他掐死在床上、枕头上……这是他应该做的事；否则他就是个胆小鬼。他畏惧母亲，畏惧世人，畏惧法庭……他怕丢丑，怕成为一个白日行凶的新闻人物；无风无浪、死水一潭的平庸生活束缚着他……他是个胆小鬼：一个真心实意的男人才会上楼去杀死他。如果世人、愚蠢的贝图斯塔人、自己的母亲、主教乃至教皇问他为什么要杀人，需要的话，他就在布道坛上呼喊着回答：白痴们！我为什么杀人？因为你们夺去了我的妻子，因为我的妻子欺骗了我，因为为了保住那个无耻女人的灵魂，我尊重了她的肉体，而她却像所有淫贱的女人一样从我这偷走了灵魂，我却没得到过她的肉体……我杀了他俩，因为我忘了她的医生说的话，忘了*外界影响导致内心变化*①，忘了对她像对别的女人一样粗暴，忘了她那神圣的肉体是人的肉体；她的腼腆使我害怕，同时又使我向她靠近；我原以为她的肉体是圣洁的，哪曾想现在她肉体上的痈疽荼毒了我的心灵……我杀死她，因为她欺骗了我；因为她的眼睛盯着我的眼睛，随着双唇开合的节奏，她笑眯眯地称呼我心灵的兄长；我杀死了她，因为我应该杀，我能够杀，我强壮有力，我是个男子汉……是头猛兽……”

然而，他并没去杀人。他来到门房打听的是……路过贝图斯塔的瑙普利亚的主教先生。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出去了，”人家告诉他。

于是，堂费尔明未假思索就把一张名片折叠起来交给了看门人。

然后他就回家了。

他把自己关进书房，说任何人都不见，在那间笼子似的狭小房间里来回走动。

他坐下来写了两页纸。是写给庭长夫人的一封信。他把写好的东西看了一遍又撕了。然后又去踱步，踱了步再写，写了再撕，手一直抠着头皮。

在撕掉的信里有他的泪水、呻吟、诅咒、恳求、吼叫以及求爱的甜言蜜语。有时那些由墨水汇成的弯弯曲曲的细流就像排泄讲经师灵魂中污水的阴沟：愤懑、怒火、被欺骗、被压抑又被挑逗起来的淫欲像黏稠腐败的污水一样急涌而出。情欲用嘶哑含混的低语议论着阴沟里流淌着的污秽。还有的时候，教士荒诞的理想主义像只多情的雄斑鸠，呻吟不已；他像唱挽歌似的全无愤怨地想起那些缠绵温柔和亲密友好的日子；想起表示精神上永恒忠诚的微笑；天堂相会的誓约、热烈的许诺、温柔的信赖；回想起那些开着鲜花、沾着露水的夏日早晨、神秘的希冀与有趣的交谈，以及堪与未来幸福比美的即刻的快乐。但是，在雄斑鸠的呻吟声中，风又开始呼啸，摇曳茂密的枝叶。狂风怒吼，雷声大作，残酷粗野的嘲讽就像闪电划破黑色的天空一样撕碎了那封信。“安娜为谁放弃了灵魂的拯救，放弃了圣人的陪伴，抛弃了一颗忠实可靠的心灵的友情啊！……为了一个徒有其表的浪荡公子、一个乡下阔少、一个临时的巴黎人、一个漂亮的躯壳、一个愚蠢的孤芳自赏的那喀索斯①、一个不堪一击的自私鬼、一个在

① 希腊神话中因爱恋自己水中影子而憔悴致死的美少年；死后化为水仙花。

地狱里因其虚浮、空洞而不讨人喜欢的灵魂！……但他明白了那爱情的原因；是因为下流的淫欲；她爱的是那软绵绵的肉体，其次，还有那些定做的服装、精心的熨烫、鞋匠的手艺、马的身姿、愚蠢的名望、放荡的丑闻、喜新厌旧和游手好闲的脾性、脂粉、风度。虚伪的女人……荡妇，她堕落，无耻，骗人，虚伪……因此她无可挽回地被判处了死刑……”想到此，讲经师怒火中烧，撕碎了那几页信，因为他不会写那种骂人不带脏字、杀人不见血的信。“他不能把那些装在信封里送给一个女人，尤其是送给一个死有余辜的女人。不，抽刀出鞘砍伤她比用装在香喷喷信封里的恶毒言辞伤害她更体面些。”

他再次提笔，努力克制着自己，但最后，愤怒和赤裸裸的情欲从另一方面爆发了；于是，他自己成了一个欺世盗名的伪君子、色鬼。“是的，是的，”他说，“我否定了自己，我爱你是为了自己；我像呼吸那样不知不觉地从心底里想占有你，告诉你我们的爱情应该是第一位的，别的都是瞎说，是小孩子的把戏，是无用的闲扯；告诉你我的爱是惟一现实的、严肃的东西，特别是我对你的爱，如果需要，可以出走；我会抛掉假面具，抛掉黑衣服，恢复我本来的面目，远远地离开这里，在这儿我不能这样做：是的，安尼塔，是的，我是个男子汉，你不知道吗？莫非为此你才欺骗了我？你看，我一下就能把你的情人揍扁；你要知道，他害怕我，连我看他一眼他都怕；假如在没人的地方单独和我相遇，他会从我面前逃跑……我是你的丈夫；你对我许下不计其数的诺言；你的堂维克托是微不足道的；你看，他连怨言都没有；我是你的主宰，你用自己的方式向我发过誓；灵魂是首要的，我主宰着你的灵魂；你整个人都是属于我的，尤其是因为只有我才爱你，你那个可怜的贝图斯塔人和阿拉贡人不能爱你；安尼塔，这些你我之间才明白的事他们又懂得多少？……是的，这

些事你懂得，但是你把它们忘了……为了一个本城所有堕落女人都舔过的松软肉体……你亲吻那个纵欲过度的肉体，那接触过所有淫妇的脓疮和被奸污少女的伤痕的嘴唇……”

堂费尔明把这封信也撕了，撕得粉碎，比另外几封更碎。他没把那些黑白相间的小纸片很准地扔进纸篓，而是像下雪似的撒了一地。他在那富于艺术性的愤怒的废墟上气冲冲地来回走着，渴望找到某种比用墨水和冷漠无声的纸张更解气的办法来发泄心头之恨。

他再次走出家门，来到奥索雷斯家对面的新广场，在柱廊下散了一会儿步。

“大概出了什么事？也许堂维克托已经发现了什么？没有；如果出了事早就传开了。要是堂维克托用猎枪打了堂阿尔瓦罗，或者正在准备决斗，那也会早有所闻。但什么也没听说，一点动静没有，不消说是什么事也没发生。”

天黑下来时，讲经师两三次走进街角那座老宅的黑魆魆的门道里。他想探听点消息，看看有什么动静……但却不敢叫门……“他到那家去干什么？当初，他的话在那个家里是那么有用，那家的主人对他又是那么尊重乃至爱戴，可现在有谁请他来呢？没人请他了。他不应该进去。”他也没进去。“再说，”他一边离开那儿一边想，“如果站到了她面前，还真不知道自己会干出什么事来呢？即使那个没血性的可耻丈夫原谅了她，我……我也不原谅她，她若落到我手里……天知道我会干出什么事来。不，我不应该进那座房子；它会毁了我，毁了所有的人。”

他清醒了。

堂娜保拉来到书房。母子俩谈到生意，行情，谈到主教府里的事务，谈到许多别的事情；但就是对他们共同担心的事只字未提。

“不能说那些事，”他想。

“即便是私下，也不能谈那些事。”她也这样想。

母亲什么都知道了。她买通了佩特拉，得到了秘密。

另外，她还通过自己的秘密警察，通过自己的直观，已经得知儿子在庭长夫人那儿失去了权威。如果说从前她咒骂庭长夫人是因为她认为那个女人是她的费尔莫的情妇的话，那么现在，她讨厌庭长夫人则是因为她的蔑视、嘲笑和欺骗也伤害到了她。为了堂阿尔瓦罗那样一个枯槁的浪荡公子竟然看不起她的儿子，还抛弃了他！母亲的骄傲使堂娜保拉心里气得不得了。“她儿子是世上最好的人。爱上他是一种罪孽，因为他是教士；但欺骗他，在他心上扎下那些刺则是罪大恶极……还以为他没办法报复！不错，他是没法报复。”

而更叫堂娜保拉担心的是怕讲经师忍受不了嫉妒和愤怒的折磨，犯下什么耸人听闻的罪过。

她无法安慰、劝解儿子，心中万分焦虑。

堂娜保拉忽然想出一个惩罚那两个无耻家伙，特别是惩罚那个精疲力竭的浪荡子的办法，就是将那桩罪行，将那件私通的丑事张扬出去，激起堂维克托的堂吉诃德式的骑士精神，让他挥戈上阵去杀死堂阿尔瓦罗。

“这件事对费尔莫要守口如瓶。”

堂娜保拉出来进去，东拉西扯，注意着儿子的每一个表情。她看见他脸色苍白，声音嘶哑，手在颤抖，人在书房里不停地踱步。

“她没把报复的办法暗示给他是做对啦！是的，应该有人替心肝宝贝儿子拔掉心上的刺。原先他是个多好的儿子啊！多少人想跟他在威望上一争高下；他在保护和提高自己的威望方面做得多出色呀！”堂娜保拉自从看到“没闹出丑事”，看到堂费尔明在

与庭长夫人奇特的交往中显得无比谨慎小心，便完全原谅了他，也不再用教训去打搅他了。在儿子战胜了以彭佩约·吉马兰为代表的不信神派之后，母亲心中产生了一种新的热情，对儿子无比钦佩，想方设法满足儿子内心的愿望，他要求的事，只要她认为合乎规矩，她总是表示尊重。

那件事对他们母子二人都是至关重要的，不，不能说出来；堂娜保拉终于把堂费尔明一个人留在书房，上楼回自己房间去了。她打算在房间里守个通宵，从那儿监视儿子的行动。楼下，儿子仍在走动：隐隐约约听得见他的脚步声。

剩下自己一个人时，堂费尔明便锁上了门。他的确是在不停地走动：因为他在发烧。他想出了几个荒唐的方案，制造悲剧的罪恶方法，但马上又把它们推翻了。“他周身上下无一处不被捆绑着。”他想干的任何一种暴烈行为，发生在另一个人身上可能是高尚的壮举，而发生在他身上，人们首先会觉得滑稽可笑。

那件教士服灼烤着他的身体。他认为自己是蒙着面具生活的；这种癫狂的想法死死地缠住了他。他忍不住下意识地跑到衣柜那儿，拿出了自己的猎装；住在马塔莱雷赫那几年，他常常穿着这件猎装在崎岖的山路上追逐害兽。于是，两分钟后，那个教士就变成了一个英俊健壮的山民，那套合身的棕色衣服穿在他那魁伟、自然、优雅、男性十足、青春依在的身躯上，越发衬得他风流倜傥。他照着镜子。“这才是个男人。”庭长夫人从没见过他这样的装束。

“柜子里有一把佩刀。”

他找到了刀，将它挂在黑皮带上。刀身锃亮，刀刃闪着寒光，看上去，这把刀的样子和教士的渴望心情是协调一致的。讲经师从刀的利刃上听到了一种音乐。

“他可以走出家门。现在已是夜色四合，街上行人想必不多，

穿着那件山区猎人服谁也不会认出他的；他可以到后街去，到佩特拉有天晚上看见堂阿尔瓦罗爬墙的那个拐角去等他，要是堂维克托什么也没发现，或者堂阿尔瓦罗不知道自己已被发现的话，也许像每晚一样他会再来……他，堂费尔明就在墙根底下，在胡同里，在黑暗中等着他……就在那儿展开一场肉搏战，要强迫他打架，要击败他，把他打翻在地，杀死他……那把刀就是干这个用的！”

楼上，堂娜保拉在走动。天花板发出吱吱的响声。母亲的想法仿佛渗透地板落进了儿子的大脑里。堂费尔明忽然想道：

“不行，都是胡思乱想；我不能用匕首去杀那个无耻之徒……我没有那样的勇气。这是小说里的蠢事。想那些永远不能做的事有什么用呢？惟一的办法是利用堂维克托的勇气和他那浪漫的骑士思想；我得收起刀来；我应以舌当剑……”

堂费尔明脱下棕色外套，摘下宽檐帽，解下黑皮带，把这些衣物连刀一起放进了柜子，穿上铠甲一般的教士服和法袍。“不错，教士的长袍是他的甲胄，那些衣物是他的装饰。”

“马上，我马上就去见他。要是那个大傻瓜到帕洛马雷斯打猎去了，这时候大概也往回走或者快到家了，因为火车已经到站。我到他家去……”

他走出了书房。

“假如迎头碰上母亲，就说有个病人等着我，一定要向我忏悔……”

没出所料，堂娜保拉听见儿子到了走廊里就连奔带跑下了楼。

“你上哪儿？”

他撒了那个谎。

她假装信以为真，让他去了，因为她从儿子脸容、嗓音以及

其他各方面看出，儿子不是盲目出门的，不会惹出事来。

“也许他和她想的一样。”

堂费尔明·德帕斯来到奥索雷斯老宅，看到堂托马斯·克雷斯波在广场上消失了，便走进过道，果断地向正在开门的堂维克托问了好，和他一起上了楼；他想开口问问堂维克托，给他出出主意……向他暗示此仇一定要报……却不知从何说起。

讲经师喝完了那杯有尘土味儿的水仍不知该说什么好。

金塔纳尔一直用惊恐的目光询问着他。堂费尔明只好开口了……

“我的朋友，我斗争了半天，既想把您急于知道的事告诉您，又怕说得不好走了意思，真让人为难。可不幸的是，不管怎样轻描淡写，这件突如其来的事也是很不令人愉快的……”

“请直说吧，讲经师先生。”

“我此时来访，以及这一阵我很少造访府上，都是因为……”

“是的，先生，因为……请说下去。出了什么事，堂费尔明？看在基督身上的钉子份上，说下去！”

“我也应该和您谈一谈有关基督，有关他身上的钉子、荆棘和十字架……”

“发发慈悲……”

“堂维克托，我把事情说出来之前，需要您说一下自己的心情……”

“您这是什么意思？”

“您面色发白，显然是有心事，毫无疑问，您忍受着极大的痛苦；一进门，在楼梯的灯下我就看出来了……”

“您也一样……脸色……”

金塔纳尔的声音直发抖。

“所以我想知道那是为什么；如果您知道我来访的原因，至

少知道一部分的话，我就可以省掉有关此事的令人极不愉快的开场白了……”

“可是，您说的是什么事呀？看在无数……”

“金塔纳尔先生，您是教徒，我是神甫；您要是有什么话想说……想找人出出主意……我来也是为了把我作为神甫所知道的事告诉您的，有个人向我说了这件事，她的良心恰恰也要求我迈出这一步……”

堂维克托一下子站了起来。

当时，讲经师对自己感到十分满意，因为这下他看清楚了。知道该从哪儿入手了。

“有个人……让您这么晚到我家来？……”

“堂维克托，请如实告诉我，对于您异常感兴趣的那件事您是否知道些什么，是否因为知道了此事您的脸色才变成这样……我只能由此谈起。”

“是的，先生；今天我知道了一些昨天还不知道的事……对我来说非常重要的事，当然！比性命还要紧……可是，您不说得更明确些，我不知道是否应该……是否能够……”

“现在行了，现在我可以说得更明确些了。”

“有个人……您刚才说……”

“有个人包庇了……一桩有损于您的罪行……她追悔莫及，来到忏悔室，忏悔了自己可耻的同谋罪……她告诉我她受到了良心的谴责，她要采取断然的补救措施……她已经使您得以发现那……无耻的勾当……可是她又害怕自己笨拙的做法会招来新的不幸……急急忙忙跑来向我说了发生的事，看是否能避免更多的犯罪……总之，罪行就是指一桩暴行……一次血腥的报复……”

堂费尔明突然停住不说了，以此表示对堂维克托的同情，堂维克托已经不由自主地倒坐在了沙发上，双手紧抱着头。

“佩特拉？……是佩特拉?”堂维克托问，口气有点特别，显然是明知故问。

“不幸的姑娘。开头她并不知道自己的行为会招致新的灾难。我是为此事来的，堂维克托，来阻止灾难的发生，如果还来得及的话……以主的名义告诉我，堂维克托，家里出了什么事?”

“什么事也没出，但还来得及!”受辱的丈夫说着站了起来，紧握双拳，就像穿着衬衣站在广场中央似的满面羞愧；家里没出事，自己不应做任何犯罪的事这些想法使他感到怒不可遏。“什么事都没出，什么事都没出……可是，会出的，会流血的……这么说您知道那件事啦？那个女人把有损我名誉的事张扬出去了？……那也是一种报复，不是追悔；是报复……不过这无关紧要。要紧的是会弄得人人皆知！……倒霉的金塔纳尔！我真不幸啊！……”

可怜的老头儿又倒在了沙发上，重新感到了早晨使他退缩不前的那种昏沉沉的困意。

堂维克托说的“人人皆知”这句话使堂费尔明受到了启发，又想出了一个有用的谎言。

但是，撒谎之前，他先说了这么一番话：

“堂维克托，您在痛苦中来不及也没有精力去考虑……这我并不感到奇怪，但我并没说大家都知道了……我不代表大家；我是个忏悔神甫。”

“但是，您相信佩特拉就再没对别人说过?”

“佩特拉是不会说的；但……不幸的是……”

“还有，众人知道与否并不要紧，要紧的是我的名誉……无论如何，很快您就会知道我报仇的事，您会知道一切的。”

他说完就在书房里来回走开了。

德帕斯也站起身来。

“不幸的是，”讲经师说，“造谣诽谤早就代替了闲言碎语和某些表面现象……”

堂维克托气得呼哧呼哧的，他嚷道：

“天哪！这是怎么回事啊？竟然有这种事？大家都在议论？……全贝图斯塔都在议论纷纷？……”

他使劲抓着头，揪扯自己的斑斑白发。

堂维克托因痛苦、羞愧而陷入笑剧般的激动中时，堂费尔明就把事情详详细细地说了一遍。“是的，不幸的是，好几个月以来，从夏天起，或许还要早，人们就对堂阿尔瓦罗随便而频繁地出入奥索雷斯府邸开始说三道四了。除了不幸事件本身以外，这些流言飞语是最糟糕的。说它是最糟糕的，是因为讲经师了解堂维克托对名誉问题的狂热看法，怕他在可以谅解但并不正当的冲动的驱使下，对宗教的声音充耳不闻，贸然去进行可怕的报复，尤其是向罪大恶极、理应受到惩罚的堂阿尔瓦罗进行报复。朋友，尽管作为男人，作为有经验的男人，讲经师理解主宰着堂维克托的那种盛怒，甚至在某种程度上懂得并且谅解他那突发的可怕的报复愿望——如果他是个普通的男人，完全可以这样做，但作为一个主张和平与宽恕的宗教的教士，他应该尽可能地去劝导，设法使事态趋于缓和，设法通过符合道德要求的办法去解决这类事情。”堂维克托双手捂着脸，好像要把头从胸腔上拔出来似的摇着头，表示反对。

“可是，金塔纳尔跟讲经师说什么，或者能跟他说什么呢？他不懂……是的，是的，世人认为，此事需以血来了结，而且那已不是单单为了满足报仇的愿望，而是为了能够在所谓的上流社会的人当中生活；按照社会的法则、习惯以及一般想法的要求，堂维克托必须去找梅西亚，向他提出决斗，有可能就杀死他，或者，如果在他犯罪或即将犯罪时，将他当场捉住，不必经由法

庭，将他当即处死。杰出的男子汉们都是这样干的，他们备受世人赞誉，英名载入诗歌与悲剧中，受到歌颂，赞扬。这些讲经师都知道得一清二楚。”他的确在热烈而雄辩地阐述着“世俗的观点，主张流血的道理”。之后，当他想起应捍卫相反的道理，即捍卫仁慈、宽恕和爱他人的道理时，他又忘记了屈辱，甘愿忍受痛苦，放弃以往的奋争，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重新又呆板起来，冷冰冰地说着在农村布道时说的那些陈辞滥调。堂维克托对他的意图虽然不甚了了，但感觉得到教士的话言不由衷，心口不一。当讲经师一一罗列一个被妻子欺骗的虔诚教徒按宗教要求应在自尊、荣誉以及其他方面做出的种种牺牲时，前任法庭庭长想：“是的，我一时糊涂了，我的行为是丢脸的，应该一枪把梅西亚打死在墙头上，要不就立刻跑到他的住处，和他拚个你死我活；现在弄得满城风雨，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得把我看成……一个……看成一个……”堂维克托心里听见了那个可耻的字眼，不由怒火冲天。

于是，讲经师劝他宽恕、忘却的冰冷乏味的话到了他耳朵里全变成了空洞无物、华而不实的东西，像是在卖弄词藻：“这位男圣人既不懂那种侮辱是怎么回事，也不知道什么是社会的要求。”

为了让教士不再在耳边聒噪，不再用那既无说服力又缺乏诚意的乏味说教烦扰他，堂维克托便假装让步，说不会去干任何蠢事，要考虑考虑，设法使名誉的要求与宗教的要求协调一致……

堂费尔明大为吃惊，认为失了一着，便重新发动攻势。他绘声绘色地描述了世人对宽容的丈夫的蔑视，说居心不良的人会认为是丈夫容忍了……

听了讲经师的话，堂维克托认为自己若不做出惊天动地的事，就是一个最可鄙的人……“啊，对，要尽早……天一亮就着

手干，请两位证人去找堂阿尔瓦罗，一定要杀死他。”

看到法官一脸怒容，堂费尔明这才又放下心来。“是的，人有了，机器也已准备就绪；他堂费尔明用来发泄自己刻骨仇恨的炮弹已经上了膛。”

堂维克托没再说话。气呼呼地靠在一个墙角里站着。

“这儿没什么可干的了。”讲经师告辞了。但是走到门口刚要迈步出门，他又突然转回身，神情庄严得就像歌剧中的神甫，高声说：

“从前我是您的精神之父，我想现在依然是，我以精神之父的身份要求您，以上帝的名义要求您……如果今天……夜里……发现……什么新的……罪行……如果那个无耻之徒不知道您已得知了一切，又来了的话……我知道，这样要求有些过分……谋杀的罪行尽管能够得到世人的谅解，在上帝面前却永远不会得到宽恕……您只要阻止那家伙进来……但是……千万不要造成流血事件，堂维克托，千万别流血，以主为众生所流之血的名义！……”

“真的，确实如此！”剩下堂维克托自己时，他想，“我又蠢又笨，怎么没想到这点呢？今天夜里那家伙一定会再来……为了不吓着她，我就再让他一次……再让一次！……这事想都甭想！……”

门开了，庭长夫人走了进来。

她面色煞白，穿着一件白色梳头衣，走路时一点声音都没有。她的眼睛显得特别大，直勾勾地看着人，让人毛骨悚然。至少金塔纳尔有这样的感觉，他后退了一步，像是面对着一个幽灵，万分恐惧，他首先想到的不是这个女人的叛夫失节，而是想万一让安娜吃惊受吓，她就会有性命之危。对金塔纳尔来说，安娜此刻不像他的妻子，倒像是舞台上唱着歌死去的茶花女。迷信

和怜悯在可怜的老头儿心中油然而生；在寂静中突然出现的幽灵般无声无息地走过来的这个飘忽不定的人，霎时间使他又爱又怕；爱，是为女儿生命担忧的父亲的爱；怕，是对冥界之物的怕……这个可怜的病女人也许并不是犯罪的元凶；一句话就可以杀死她，真是太容易了！噢，不！不能用刀，不能用子弹，也不能用激烈的话语去杀死她……

“谁来了？”安娜平静地问。

“讲经师。”堂维克托说，他怀疑妻子是明知故问。

安娜不安起来。

“这么晚了……他来干什么？”她强做镇静地问道。

“干什么？为了一些政事……关于主教和省长……投票表决的事，事情很紧急……总之……是些政事。”

庭长夫人没再多问。她没走到丈夫身边就退了出去，金塔纳尔也没有走过去像平常晚上告别时那样吻她的额头。

剩下金塔纳尔自己时，他才松了一口气。“还好，瞒过去了。安尼塔没怀疑什么……他心里平静下来了，说明他刚才做得很对。”

他叫仆人倒茶。在打猎的日子里，他中午吃冷餐，晚餐就是茶。然后，就吩咐仆人们去睡觉。11 点半，他穿着拖鞋，拿着猎枪，蹑手蹑脚地摸着黑下楼来到花园里，黑暗中没碰撞任何东西。枪里上满了铅弹。

“噢，好！讲经师无意中给他提了醒，想出这么个好主意。不要流血，嗯？啊！今天夜里要是再来……堂阿尔瓦罗就得丧命！就让他来个举世哗然吧。安娜吃惊、昏倒或扑在他怀里，都随她去……不论出什么事……但只要他再来，就一定要结果他的性命。”刚才在安娜面前，他抑制住了愤怒，良心上得到平静，现在他拿定了主意：损害自己名誉的窃贼再来时，便杀死他。他

对这个决定感到很满意。

夜色漆黑，寒气逼人。堂维克托不得不回房去穿斗篷。他怕弄出声响，又怕那个家伙趁机进来，爬上阳台……但是不穿大衣是无法呆在那儿的，他会冻僵的。他尽快地找到斗篷，裹得严严实实地回到凉亭里的哨位上；从那儿看得见围墙的侧影，它在黑色的夜空下轮廓虽不十分清晰，但是很突出；也可以看见梳妆室阳台的门是否会为堂阿尔瓦罗打开。

他听见时钟敲响 12 点，1 点，2 点……没听见打 3 点，这想必是他打了个盹儿，尽管他自己否认……4 点钟时，他又冷又困，实在忍受不住了，迷迷糊糊的，竟把自己和周围的世界全抛在了脑后，一路磕磕绊绊地上了楼，回到自己房中，摸到床铺，机械地脱了衣服，钻进被子就睡着了。在高烧的昏睡中他梦见的全是燃烧着的幽灵、痛苦万状的魔鬼。

那天下午喝咖啡的时间，梅西亚、隆萨尔、贝多亚上尉和富尔戈西奥上校等几位谁也没像平时那样去俱乐部。

前市长佛哈发觉了这点，便摆出一副神秘的样子，大声说：

“各位，我说必有蹊跷……”

“什么蹊跷?”美洲佬堂弗鲁托斯·雷东多问。

每天这个时候他们都呆在红厅，即三人牌室隔壁的那个客厅里。

在场的人都围了过来，佛哈接着说：

“诸位请看，今天隆萨尔没来，上尉没来，上校也没来。准是出了什么事。无风不起浪……”

“起什么浪?”老奥尔加斯问，他已略有所闻。

华金尼托带着一副知道很多事情的神态说：

“没事，各位，我可以告诉大家，什么事也没有……”

“不过，请您原谅，我可知道了一个大新闻。我是从可靠的人那里得知的……这会儿，金塔纳尔想必已经让他的证人去找堂阿尔瓦罗了。”

“证人？为什么？”雷东多问。

“哈！您倒挺会装傻。您太知道是为什么了。那确实是丑事一桩。”

华金·奥尔加斯起而为堂阿尔瓦罗辩护。

佛哈不说梅西亚，反倒责怪起堂维克托来，说是他在长期纵容那件有辱门庭的事。

“可您怎么知道是他在纵容呢？您什么也不知道。要说现在他向对方提出决斗，也许是发现了什么……”

“也许是他不愿再忍下去了……”

“也许根本就没有挑战这回事……”

整个下午俱乐部里议论的都是这件事。

天将黑时，隆萨尔来了。开始谁也没敢向谁打听。佛哈沉不住气，轻轻拍了拍“炮筒子”的肩膀，问道：

“您是证人吗？”

“什么证人？”隆萨尔双眉紧皱，神秘莫测地说，像个谨慎行事的人似的用冷若冰霜的态度抵挡着贸然的提问。

“梅西亚和金塔纳尔决斗的证人……”

“谁告诉您的？……这话……我是说……我不知道……我否认……您真笨，乱嚼舌头。您以为这么严肃的事会拿到咖啡馆来说吗？”

“诸位听见啦？我说的那话。”佛哈得意地嚷着，并不理会那几句辱骂。

隆萨尔矢口否认，而且闭口不谈此事；可是，看得出来他是在强忍着。

他频频看表，把华金尼托叫到旁边去问话，却又有意让其他人听见：

“您知道驯马人堂佩德罗是否还有……的马刀?”

其余的话是低声说的。

奥尔加斯什么也不知道；隆萨尔做了个不高兴的手势，嘴里说着：“各位，再见!”便离开了俱乐部。

“各位都看见啦？我说的没错。咱们有决斗好看啦。”

这里的几位先生宣布聚会无限期进行下去。侍者点燃了煤气灯，下午的聚会继续下去，接上了晚上的。有几位吃过晚饭又回来了。8 点钟的时候，整个俱乐部谈论的只有决斗这一个话题。台球室里的人放下了球杆来谎话厅里猎奇；甚至楼上犯罪室里的人，那些神不知鬼不觉就让革命爆发的人也派使者下楼来打听发生的事情。

在贝图斯塔，决斗是最不寻常的事件之一。在堤岸，在某个公共场所，时常有一些公子哥儿大打出手，但超不过打耳光这道界线。谩骂是永远不会造成后果的。古往今来，贝图斯塔从来没开设过武馆。几年前，一位退役少校曾想以教授刀术谋生，开始时，小侯爵、奥尔加斯父子、隆萨尔和另外几个人非常喜欢这项用棍棒击来打去的运动，但很快就腻了，弄得那位少校后来只好靠四处借债为生。

在人们的记忆中，在这座城市里只有过两次决斗大概是进了决斗场地的。一次是梅西亚的，那是多年以前他还很年轻的时候；当时弗里希利斯是对方的证人，也是参与那次决斗的惟一的贝图斯塔人。

他从不愿说那次决斗的情况，不过，决斗之后，不论是梅西亚还是他的对手谁也没卧床不起，连一天都没有，倒是事实。

另一次是会计主任和出纳员之间的决斗，就因为在谁拿了钱

的问题上发生了争执。他们的决斗是以一人见伤告终。出纳员的脖子被划破了一道，因为会计主任想砍下对方的头，所以刀是横砍过去的。在贝图斯塔的年鉴上再没有其他进入场地的决斗了。

那天晚上，为了等候消息，消磨时间，人们探讨了很久关于我们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这个野蛮习俗的合法性。

老奥尔加斯虽说干的是公证人的营生，却还有点学问，他很有把握地说决斗是神裁法的残余。

堂弗鲁托斯说，大概是这么回事，但不管是神裁还是圣裁他都不会因此去玩命。要是有人侮辱了他，他就去找法官，不行就用棍棒解决。“让一个好斗的家伙，一个不用干活就能有饭吃的家伙杀死我，我娘养的儿子可不答应。”

“可是，”老奥尔加斯说，“要看情况……名誉……社会……您大概知道费加罗① 这个人是谴责决斗的，但他承认，事情到了自己头上，他也会去决斗的。”

“我可不是那个蹩脚的剃头匠②，我的先生，”堂弗鲁托斯嚷道，“丢点东西我还是丢得起的。”

不得不向堂弗鲁托斯解释一下费加罗是谁；可是这位费了许多脑子，喊叫了半天，累得大汗淋漓的雷东多知道了费加罗是何许人之后，依旧大吼大叫，说不管怎么样，谁向他挑战他就把谁揍得灵魂出窍……

“要是我，”前市长说，“我就诉诸法庭……一张状纸，法律是不容辩驳的……”

“要是我，”老奥尔加斯站起来，用颤抖的声音庄严地高声说，“我决不干那种事。向我挑战的人要是老手的话，我就强迫他同意在下列条件下进行决斗：（众人洗耳恭听）相隔两步的距

---

① 18世纪法国剧作家博马舍的喜剧《费加罗的婚礼》中的人物。
② 即费加罗，在博马舍另一喜剧《塞维勒的理发师》中为主角。

离（他跨出两大步，站到堂弗鲁托斯面前，堂弗鲁托斯神情异常严肃，身子挺得直直的）；一把手枪上子弹，一把不上子弹（老奥尔加斯想到决斗会像他所说的那样进行时，脸色变得煞白）；一、二、三（他拍了三下手掌）砰！上帝给谁一粒子弹，圣彼得就为那粒子弹祝福！我就这样决斗。问题不在于老练而在于勇气。”

“好，好！说得对，说得对！”在座的大多数人就像头一次听到这些话似的，都齐声喝彩。

只要一谈决斗，他们说的就是那天佛哈、堂弗鲁托斯、奥尔加斯以及其他先生们说的那一套。

这群会友白等了一晚上。那天晚上，隆萨尔、富尔戈西奥和贝多亚都一直没在俱乐部里露面，据说除了弗里希利斯，他们几位也是证人。

这确有其事。虽然克雷斯波叮嘱所有参与这个不幸事件的人要绝对保密，但不知怎么，这件确实存在的事还是在贝图斯塔风传开了。他们怀疑是隆萨尔的过错。佩特拉和隆萨尔都太冒失了。佩特拉出于报复心和邪恶的天性，把原来的女主人的事告诉了某个女友。“她为什么离开那家呢？因为如此这般的缘故”。“炮筒子”有幸得到金塔纳尔的信任，不免得意忘形，飘飘然起来，终于抵挡不住诱惑，也泄露了机密。这就是贝图斯塔全城都在议论此事的原因。

省长在家里让人不要跟他谈那件事，因为众所周知，他作为掌权者的责任与他作为骑士的义务是水火不相容的，他应该听而不闻，视而不见，佯作不知，而这点他是能做到的……

两天过去了，没听到任何消息。

“决斗的事莫非是谣传不成？”佛哈在俱乐部里问。

这时华金尼托·奥尔加斯憋不住了，他从小侯爵那儿得知了

事情的来龙去脉。

“不，那不是说着玩的；真是要那么干的。是一场你死我活的决斗。”

尽管富尔戈西奥上校神气十足，说名誉法典就在手边，但是证人们无能，办事不力；找不到武器。最先说是用马刀，但是找不到决斗用的马刀；贝图斯塔没有这种刀，或者是有刀的人不愿拿出来。后来说用手枪……可手枪也似乎故意躲藏了起来。“我认为，”华金尼托又说，“帕科也这样看，这件事有些不可思议，是弗里希利斯想把事情拖延一下，看能不能说服梅西亚，让他离开贝图斯塔。”

“真丢人！”佛哈嚷道。

“但那是最初的解决方法。堂维克托大概发觉了那件丢人事（至少人们这样认为）。当天晚上弗里希利斯去找过梅西亚，要求他尽早离开这里。梅西亚把事情一五一十地都告诉了帕科。”

“好，还有什么？”

“没有了，再就是梅西亚自然是不会同意的；梅西亚说，金塔纳尔和全贝图斯塔的人都会说他是吓跑的。不过，弗里希利斯的话堂阿尔瓦罗还是听的，他让堂阿尔瓦罗用名誉担保第二天乘去马德里的火车离开。看来阿尔瓦罗的命攥在堂维克托手里；他本来可以一枪打死阿尔瓦罗，但是没打。弗里希利斯提到了这点，还提到受损害的丈夫应有的权力，迫使梅西亚逃走。‘那不是胆小，是自我裁决，您背信弃义，罪不容诛，我替您把死刑减为流放。’”

“这是克雷斯波说的？”

“正是。”

“瞧这个弗里希利斯！”

“他跟阿尔瓦罗很随便，阿尔瓦罗也很尊重他。”

“好，还有什么?”

“没有什么了，说是阿尔瓦罗下了保证。可是第二天，就是昨天上午，正当咱们的唐璜收拾行装准备上路时，弗里希利斯和隆萨尔却来下战书了。看来堂维克托一大早就把弗里希利斯叫了去，逼着他去找‘炮筒子’，一起去向奸夫挑战。弗里希利斯只好依他，因为金塔纳尔一听说对方想逃走，就说哪怕他逃到天涯海角也要追到底，还说要在报纸上、大街上管他叫胆小鬼……他大发雷霆。”

“当然了，演戏嘛!”

“所以，弗里希利斯只好让堂阿尔瓦罗收回保证，去找证人。”

“梅西亚呢?”

“那还用说；他不走了，准备去找证人。他们希望我能算一个（撒谎），可是后来……由于我和双方关系都很不错……简而言之，他们又另找了别人……可没找到……只有常常自找这种麻烦的富尔戈西奥……还有究竟是个军人的贝多亚……”

总之，华金尼托对一切都了如指掌。小侯爵到旅馆去看望梅西亚，梅西亚把什么都跟他说了。

梅西亚有些话也没对小侯爵说，那就是他心里非常害怕；他很高兴与安娜继绝来往，那样的来往会耗尽他那所剩无几的体力，让他在安娜面前出丑；想到和握剑或握枪在手的堂维克托面对面站着，他就觉得胆战心惊。

所以他立刻接受了弗里希利斯的第一个建议。

“自然! 应该一走了之。他有什么权利置那个男人于死地? 人家那天早晨饶了他一命，又是自己损害了人家的名誉。第二天一定走，坐火车走。”

弗里希利斯料定他会接受，因为根据阿尔瓦罗的胆量，他知

道从何入手。在那次神秘的决斗中，就是俱乐部会友们谈到的那次，他当过证人。由于一个女人的过错，一个外乡人向堂阿尔瓦罗提出进行一场特殊的决斗；除了弗里希利斯，其他所有证人都是军人，弗里希利斯是惟一目睹了那次事件的贝图斯塔人。决斗是一个傍晚时分在莫蒂科的一片小树林里用刀进行的。梅西亚和他的对手都穿着衬衫（弗里希利斯记忆犹新，就像昨天发生的一样），握着刀……双方都是面无人色，又冷又怕，浑身发抖。天空阴云密布，看来要有一场倾盆大雨。两个斗士都仰望着天上的阴云。弗里希利斯知道他们盼望的是什么。两个单身汉之间的决斗开始了，两把钢刀第一次相碰时，雷声响了，拳头般的雨点开始往下掉。梅西亚和他的对手像风中的树枝一样瑟瑟发抖……这阵暴雨太大了，证人们让决斗暂时停止……后来也没再继续进行。“他们没有与大自然抗争。”梅西亚安然无羔，克雷斯波婉转地向他保证，自己要为那次荒唐的决斗和贝图斯塔花花公子的胆怯保守秘密。

“回想起这一切，弗里希利斯在那个难忘的夜晚勒令梅西亚出走时，他对他就像对脚上的鞋似的，让走就得走。但是——华金尼托说对了——次日他不得不让堂阿尔瓦罗收回诺言。他用不着逃了。金塔纳尔一定要决斗，他是阿拉贡人，不会让步的。”

“不知道谁让他改变了主意。昨天晚上差不多已经决定和平解决了，您离开这里他很高兴；今天我去看他时，在我朋友的床边遇到了隆萨尔先生，他也来了。”

隆萨尔问了好。

梅西亚的脸色变得煞白。他正在把白衣服往一块儿收拾，听到那些话就停了下来。

“这么说……”

“您得去找证人。”

弗里希利斯对维克托不和他商量就把隆萨尔请来一事感到不快。金塔纳尔相信这个佩尔努埃塞斯的议员的能力，知道他不喜欢堂阿尔瓦罗。在前任法官看来，这是位好证人。弗里希利斯则认为这是个大错误。

最糟糕的是无法劝阻金塔纳尔。

“这事一天也不能再拖了！反正这件丢人事已经传开了，而且传得那么可怕，那么快，怎么补救也无济于事了。”

“可是你发着烧生着病……”

“没关系。这样更好。如果你们不去找那家伙挑战，我起来，自己找别的证人去。”

别无它法。

梅西亚尽量掩饰心里的恐惧，勉强给自己找来了证人。

商定决斗用刀进行。但是找不到合适的刀。另外，在一些细节问题上遇到了麻烦。这样拖了一天。

次日上午协商同意用手枪决斗。

堂维克托当时就想好了自己的方案。他很高兴用手枪决斗。

可是，决斗用的手枪也找不到。

这样又拖了一天。

卧床 70 个小时后，堂维克托起来了，这 70 个小时中，有一整天是在发烧，其余时间里他有时焦躁不安，有时痛苦万分，但在安娜面前总是忍着，丝毫不表现出来；安娜在他身边，以备他不时之需。

在卧床不起的那段漫长时间里，高烧过后，身虚体弱，缕缕哀愁和宗教与哲理的思绪乘虚而入，涌上心头。堂维克托感到勇气在减弱，这并非因为怜惜自己的生命，他认为在堂阿尔瓦罗面前没有多大危险，而是害怕心慈手软。知道用手枪决斗时，他便决定不把对手打死。“我要把他打成瘸子。朝他腿上打。相隔 20

步的距离对方不可能打伤自己；即使伤着，也是碰巧。”

安娜一点疑心都没起，因为梅西亚对弗里希利斯履行了诺言，写了封信向安娜告别，说他要做一次紧急、短暂的选举旅行；至少安娜没怀疑到事情与丈夫和情人的生死有关。在平常出去打猎的那个时候，堂维克托在弗里希利斯陪伴下走出了花园大门。

隆萨尔在后街上等着他们。早晨的天气很冷，草上结了冰霜，像是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

一辆马车在圣蒂安内斯公路上等他们；安娜的医生贝尼特斯坐在车里。看见医生，堂维克托的脸色发白了，除此之外，看不出他有任何激动的表示。

一路上几乎谁也没说话，就这样来到了比维罗庄园的围墙外。下了车，绕过侯爵的庄园，走进了橡树林，几个月以前，他曾在讲经师的帮助下，在那里寻找过自己的妻子。“多少在当时弄不懂的事情现在都明白了!”没关系；事实是，堂费尔明夜访之后，在自己心灵上造成巨大创伤的那股怒火现在只剩下了一堆灰烬；他不想把堂阿尔瓦罗除掉了，与梅西亚不共戴天的念头亦不复存在：哲学与宗教在堂维克托心里胜利了。他决计不杀死他了。

他们来到山林的最高处。那儿是一小块高地，上面有一处可量出 30 步距离的林间空地。决斗的最后规则是：25 步距离之内各人可往前走 5 步；击掌的间歇时间为有效瞄准时间；击掌的间歇必须是很短的。其实，富尔戈西奥上校从未见过手枪决斗，尽管他一口咬定说目睹过多次。隆萨尔和贝多亚也根本就没参与过类似的事情。弗里希利斯只见过梅西亚那次未遂的决斗。上述有关决斗的规则是上校从贝多亚借给他的一本法国小说里抄来的。惟一的独到之处是富尔戈西奥发誓说，自己军人的名誉不允许他

为一次模拟决斗作证，因为在那样的距离之内，不等瞄准就发口令，对于两个初次上阵的人——用手枪决斗梅西亚也是头一遭——来说，这种手枪决斗将是毫无意义的。

贝多亚想到堂维克托是个弹不虚发的射手，但是没敢向上校提出异议。对方也没说什么。

堂维克托和证人们来到决斗的高地上时，那里还空无一人。15 分钟后，堂阿尔瓦罗和他的证人们以及堂罗布斯蒂亚诺·索摩萨先生才在光秃秃的林木间出现。梅西亚脸色灰白，穿着极其整洁雅致的深色衣服，潇洒英俊。

一见到自己的敌人，堂维克托的泪水竟夺眶而出。当时他真想大声喊："我宽恕他了！我宽恕他了！……像十字架上的耶稣那样。"金塔纳尔并非胆怯，他的气馁是伤心所致。"命运的嘲弄多么令人痛心啊！他，他就要朝那个漂亮小伙开枪了，假如 10 年前爱上安娜的是他，那么安娜早就得到幸福了！而他……他，金塔纳尔，这会儿就会安然地呆在最高法庭或者堂戈迪诺庄园里啦！……互相残杀这种事实在太荒唐了啦……但是已无法挽回了，他们已经在叫他了，已经把冷冰冰的手枪放在他手里了……"

出于尊严，弗里希利斯显得很平静，但他也担心万一梅西亚有胆量开枪，而且碰巧打伤维克托。当他把金塔纳尔领到名誉的位置上时，紧紧地握了握朋友的手。

证人和医生都远远地站开了，谁都怕碰上一颗流弹。

堂阿尔瓦罗不由自主地想到了上帝。这个想法加深了他的恐惧；他想起自己只有重病缠身、孤零零地躺在那张光棍床上时……才会有这种虔敬的念头。

弗里希利斯却对他的胆量吃了一惊。

梅西亚自己也不知道是怎样来到那个地方的。

他一边这样想一边朝维克托瞄准，他看不见对方，什么都看不见，他无力去扣动扳机，他听见三下迅速的掌声，接着是一声枪响。金塔纳尔的子弹烧着了那穿戴讲究的人的瘦腿裤。

梅西亚心里突然感到一股异乎寻常的力量，只觉得浑身是劲，血在沸腾，自卫的本能油然而生。“一定要自卫。如果对方再开枪，就会打死他的；堂维克托可是个百发百中的猎手啊!”

梅西亚朝前走了 5 步，瞄准。刹那间，他竟觉得自己变得勇猛异常。这是预感! 他的手腕平稳，觉得堂维克托的头就靠在他的枪口上；他轻轻扣动了冰凉的扳机……他觉得子弹射出了枪膛。“不，开枪的不是他，是预感。”

随着一声枪响，堂维克托·金塔纳尔扑倒在沾满寒霜的草地上，嘴啃着泥土。

梅西亚的子弹射进了他那胀鼓鼓的膀胱。

当时，人们只能把可敬的法官那失去知觉的躯体抬到比维罗的新房子里，过了一会儿，医生们才发现上述的伤情。堂维克托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几个月以前，他就在这同一张床上做过孩子般甜蜜的梦。

两位医生、含着两眶冰凉泪水的弗里希利斯、惊呆了的隆萨尔和懊悔不已的富尔戈西奥上校围在床边。贝多亚陪着梅西亚已经走了。几个小时以后，梅西亚便登上了去马德里的火车，而这正是弗里希利斯三天前想让他做的事。

侯爵的管房人佩佩吓得目瞪口呆，他又害怕又难过，站在那个奄奄待毙的人所在房间的隔壁等候着吩咐。他看见弗里希利斯走出来，以为没有旁人，便举起紧握的双拳。

“怎么样，先生？那个上帝祝福的好人怎么样?”

弗里希利斯仿佛不认识佩佩似的，朝他看了看，随后像是自言自语地说：

“鼓胀的膀胱……腹膜炎……不知谁……反正他们这样说。”

“腹什么，先生?”

“没什么……必死无疑了!”

弗里希利斯走进一间昏暗的小客厅，他要在那儿偷偷哭一场。

过了一会儿，佩佩看见富尔戈西奥上校也出来了，后面跟着索摩萨大夫。

“把他送回贝图斯塔？……”那个军人说。

“没用了！做梦也办不到了！回贝图斯塔有什么用？肯定过不了今天下午。”

索摩萨常常弄错，把病人的死期提前。

这回他又错了，他让堂维克托活的时间超过了堂阿尔瓦罗的子弹让他活的时间。

上午 11 点钟金塔纳尔死了。

……

那一年，贝图斯塔的 5 月是名副其实的 5 月。真是难得的事!

常年聚集在科尔劳山顶的阴云在三四月份就把脾气发完了。像挪亚的乌鸦得以飞出方舟一般，贝图斯塔人涌上了街头，不用说，乌鸦是一去不复返了。过了两个月阴雨连绵的日子，现在得以重见蓝天，呼吸到室外空气，在长满了光闪闪绒毛的绿草地上散步，是多么惬意啊!

全贝图斯塔的人都出来散步了。

弗里希利斯却无法使安娜迈出家门一步。

“可是，我的孩子，您这样做等于在自杀。贝尼特斯说的话您已经知道了，活动是必不可少的，不出去换换空气，见见阳光，神经质就不会叫你安宁……去吧，安尼塔，看在上帝面上，

理智一些吧……您对自己……发发慈悲吧。您要是愿意，咱们一大早或天一亮就出去：那时候大散步场美极啦！要不傍晚到公路上去乘凉……看在上帝份上，孩子，您会再次病倒的。”

“不，我不出去……”安娜像盲人似的摇着头。“看在上帝面上，堂托马斯，别折磨我了，您干吗要这样折磨我呢！……以后我会出去的……什么时候，我不知道。现在一想到上街我就害怕……噢，不，看在上帝份上……不！天哪，别管我啦！”

她紧握双手，激动起来；弗里希利斯只好不做声了。

安娜在整整 8 天的时间里奄奄一息，性命垂危；整整一个月卧床不起，生命处于危险之中；两个月的恢复期里歇斯底里频频发作，而且发作的方式很奇怪，连她自己都感到每次犯病都不一样了。

弗里希利斯告诉庭长夫人说金塔纳尔在帕洛马雷斯海滨沼泽地打猎受了伤，因为猎枪走了火……但是安娜要求立刻带她到帕洛马雷斯去，她揣测着事情的真相，心里七上八下……

“不行，明天才有火车。”

“那就坐马车，坐马车去……您在骗我；要是真是这样，您一定会守在维克托身边的……”

弗里希利斯尽力把自己回到这里的原因说得合乎情理。

这些好心的谎话全然无济于事。安娜打算自己一个人去寻找她的维克托……他不得已只好对她说了一句实话：她丈夫死了。她要见见尸首，但身子却动弹不得了。她昏倒在地，醒来时已躺在床上。弗里希利斯把不幸归咎于打猎中出的事故，以为能瞒她几天。但是，安娜并不相信人们对她说的那些话，她只相信事实。梅西亚的失踪和维克托的死亡向她说明了一切。

出事后的第三天下午，当时弗里希利斯不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安塞尔莫交给女主人一封信，是堂阿尔瓦罗从马德里写来

的；在信里他解释了自己失踪和沉默的原因。

傍晚，克雷斯波来到安娜的房间，叫了两三声不见答应……他吃惊地要来灯，看见他的女友死人似的仰面朝天躺着，被头上放着梅西亚那封散发着香味儿的信。

工夫不大，贝尼特斯用镇静药把庭长夫人救醒过来，又开了对付新危险和神经系统毛病的新药，趁这个工夫，弗里希利斯在梳妆室里看了他心里一向称为懦弱的凶手的那个人的信；看完那封令人作呕的信，就用那双工匠的手把它揉成了一团，声音嘶哑着说：

“白痴！无赖！卑鄙！白痴！”

在那页散发着娼妓香味儿的纸上，堂阿尔瓦罗用浪漫的、漏洞百出的言辞诉说了自己的罪责、金塔纳尔的死亡以及自己的感情用事。“他出走是因为……”

“因为你害怕公道，也害怕我，胆小鬼！”弗里希利斯自语着。

“他悔恨交集，不得不远远离她而去……但爱情会让他重返贝图斯塔的。回来？安娜认为他该回来么？或者认为他们应该在别的地方，比如说在马德里姘居？”那封信里除了虚情假意就是一派胡言；他根本不会真诚地爱别人，是个自私自利的小人，也不配命运与罪恶为他安排的机遇。

安娜没看完那封信。她从那几行无耻的话里一经证实了自己的怀疑，就像死人似的一头栽倒在了枕头上。当时她没能想到自己真心所爱、感情由衷依恋的那个漂亮躯体里包藏的竟是那样肮脏卑鄙的灵魂，过了很久很久，庭长夫人才想到这点。

在安娜病情危笃、神志不清、贝尼特斯拚命抢救她的时候，折磨着她大脑的是悔恨与高烧时的谵语。

有时她怕死去，有时怕自己发疯，她既怕丧失理智，又怕恢

复理智；有时这种压倒一切的恐惧反倒使她尽力平静下来，按照那位面冷心诚、一向对她关怀备至、聪明能干的医生的嘱咐去做。

当虚弱的身体重新感到生活的温暖，当她像在黑暗痛苦的死亡波涛中搏斗得精疲力尽的溺水者似的把生命紧紧抓在手里时，她就整天整夜地既不去想自己的情夫，也不去想金塔纳尔；不过，那只是病情开始好转的头几天的事。

由于营养和体力的恢复，罪恶的幽灵又重新出现了。啊，真是罪恶昭彰！她受到了惩罚。这像日光一样分明。但有时她一想到自己的罪孽，自己那双重的罪孽，尤其想到金塔纳尔的死，就觉得有一种比下地狱、发疯和丧失理智还可怕的莫名的恐惧像一阵雾似的从身前飘过，与悔恨交织在一起。那悔恨是良心上的一个实体，是一块摸得到的心病，是有形的绝望。安娜不再如此清楚地去看自己的罪责了。不知是谁在她心里争论、进行着并无反响的诡辩，那些诡辩虽没有减轻悔恨的痛苦，但使人对一切都发生了怀疑，怀疑是否存在公道、罪恶、善良、上帝、逻辑、灵魂……安娜。“不，什么都不存在，头脑中的苦闷说；只存在一种痛苦的游戏，一种荒谬的冲突，那种荒谬能让你陷于无止境的痛苦中；没有任何理智能结束这种精神上的折磨，因为理智怀疑一切，甚至怀疑自己，但不怀疑痛苦的存在；这是你心里的那个人惟一感觉到的东西，没人知道它是怎么回事，是什么东西，但它让人痛苦，因为你在忍受痛苦。”

心里发生的这番词义之争，病人听来是很清楚的，因为这完全反映了她内心的感受。她想着这一切，因为她在自己心里看到了这一切：她终于只相信自己的痛苦了。

双脚碰到土地，重新见到光明，脱离了那痛苦的混乱世界，重返生活的、理性的、秩序井然的实实在在的世界，像是得到了

一种安慰，呼吸到了纯洁的空气，尽管这会再度想起可耻的情夫和被侮辱、被卑鄙懦夫的子弹所伤害的丈夫；那个懦夫逃离了死者，却难逃罪责。

安娜厌恶那种无法避免的快慰和自私的喜悦，尽管如此，她依然感到了欣慰，而这种欣慰则是一种新的痛苦。

当理性在她身上正常发挥作用，她相信了道德法则的存在，按理智的原则清醒地把自己看成罪人时，她惊奇地感受到一种惭愧的安适。这是很可怕的，但她终究回到坚实的土地上来生活了，不再在受头脑里的胡言乱语左右的病体上生活了，也不再忍受心中“地震”的折磨，这种“地震”是导致大脑兴奋的最坏的东西。

安娜尽可能把这些感觉都告诉了贝尼特斯，但对自己的悔恨却避而不谈。

然而，她嘴上说的和心里想的贝尼特斯都很明白。他说眼下首要任务是摆脱死亡的危险。

“您想自杀吗?”

“噢，不，不想那样做!”

“夫人，我们要是不想自杀就必须注意身体，而您现在的所作所为……是完全和这背道而驰的。您以为用回忆、用对过去的留恋……用厌恶不该发生的事情来折磨自己是您的责任吗？……假如您有力量承受那种思想上的劳碌，那自然是最好不过的。但您没有这种力量。忘却，平和，内心的宁静，与外界、与业已来临的给我们带来生机的春天交往……我向您担保，等到您抛开了一切顾虑，变得健康无恙的那天，如果您愿意，我将对您说：安尼塔，现在您的身体已经相当健康了，可以开始折磨自己了。”

弗里希利斯也这样说。

除此便再没人说话了，因为安塞尔莫几乎不会说话；塞尔万

达来来去去像尊活动的塑像，……而其他贝图斯塔人自从堂维克托死后就没有再登奥索雷斯老宅的门。

没人登门了。贝图斯塔上流社会感到震惊和恐怖。好心的贝图斯塔人见面时都假装痛心疾首，以此掩饰那件“小说般的大丑闻”，那个多少打破了一些这座凄凉城市单调生活的事件带来的内心的快乐。不过很少有人为那件事而喜形于色。丑事一桩！奸情败露！决斗！一个丈夫、一位前任法庭庭长膀胱中弹身死！即使在革命时期，在贝图斯塔也没动过枪。谁也没有为获得男人不可剥夺的权力费过一粒子弹。梅西亚那一枪，即罪在庭长夫人的那一枪，打破了不声不响的谨慎适度的犯罪的和平传统。谁不知道，恩西马达区和移民区里的许多贵妇都欺骗过或正在欺骗或接近欺骗各自的丈夫，但是，刀枪相见的事却从没有过！嫉妒一向是乔装成羡慕的，现在也拖着肤色焦黄的躯体来到了街头。结果我们看到，在暗中嫉妒庭长夫人的美貌和贞洁名声的不仅仅有维西塔雄·奥利亚斯·德·奎沃、奥夫杜利亚·凡迪纽、“浮动公债”男爵的夫人，而且还有省长夫人、帕埃斯小姐、克拉斯皮克太太和连萨雷斯太太，也就是“君士坦丁大帝”，以及侯爵夫人的女仆们。整个贵族阶级、整个中产阶级乃至村妪农妇们……谁能相信呀！还有那位当年开明到慷慨地挥霍自己的青春，大行风骚之事的侯爵夫人堂娜鲁菲纳！……还有其他的女人！

贝图斯塔所有的女人都在说安娜·奥索雷斯的坏话，不少男人也怀着那种女人的心肠嫉妒她，中伤她。在教士会里，格洛塞斯特尔和身旁的库斯托迪奥谈论着丑闻、虚伪、堕落和巴比伦时期的不轨行为。在俱乐部里，隆萨尔、佛哈和奥尔加斯父子对那个蜗居在家、与世隔绝的可怜寡妇业已逝去的名誉极尽污蔑之能事。

奥夫杜利亚·凡迪纽一得知这个不幸事件，没过几小时，就

戴着最大的帽子，穿着最紧身裹腿的衣服和最窸窣作响的裙子到了大街上，她来呼吸那充满伤人恶语的空气，打听那桩丑事的前前后后，咂摸那件罪行的余味。那桩罪行像是一根棒糖，在人们嘴里传递着，所有人都来舔它吮它，却又把从蜜糖中得到的快乐掩饰起来。

“各位都看见啦?”凡迪纽夫人得意的目光说，“咱们大家彼此彼此。”

她的嘴却说：

“可怜的安娜！她全完啦！还有什么脸见人哪？她也太浪漫了！甚至……这种事出在她身上就得开枪开炮的，闹得满城风雨。”

“各位还记得耶稣受难日那次游行吗?”男爵问。

“记得，对比一下……谁能相信呀！……”

“我相信，”侯爵夫人嚷着说。“我早知道那个贱女人要出事……光脚走路那件事……*不祥之兆*①。”

“是呀，*不祥之兆*，”男爵夫人把这句话重复了一遍，好像在说*挽救你的灵魂*②。

“尤其是这件丑事!”停了一会，堂娜鲁菲纳又愤愤地说。

“丑事!”那圈人齐声重复着。

“冒失鬼！笨蛋!”

“对！对!”

“可怜的堂维克托!”

“是呀，真可怜，愿上帝宽恕他……可话说回来，他也是活该。”

“太活该了!”

---

① 原文为拉丁语。
② 原文为拉丁语。

“大家想想，那么深的交情……”

“让人看着不顺眼……”

“那是……”

“真叫人恶心！”

最后这句话是维加亚纳侯爵说的，他所有的私生子都在乡下。

奥夫杜利亚参加这种谈话就如同出席祝贺自己名声得胜的庆典一般。

她从未出过类似的丑。奥夫杜利亚是什么货色，全贝图斯塔的人心里都有数……不过她一次丑也没出过。

是呀，是呀，出丑是最糟糕的，那场致命的决斗也是件麻烦事。梅西亚逃之夭夭，住在马德里……已经有人在议论他和帕洛马雷斯的部长夫人重温旧情的事了……由于安娜的过失和笨拙，贝图斯塔失去了两位最重要的人物。

人们断绝了与安娜的一切来往，以此作为对她的惩罚。没有人去看望她。连小侯爵也没去，他曾经有过一个念头：把梅西亚扔掉的这件东西拾起来。

那个断绝来往的方案，那道防疫封锁线是这样形成的：

“一定要孤立她！……不要和那个意大利舞女的女儿有任何来往！”

重提这句旧话的荣誉属于巴尔卡萨男爵夫人。

如果里帕米兰能够出门的话，他是不会理睬上流社会那个残忍的回忆的。但可怜的卡耶塔诺早已卧床不起了。后来，他在家里又高高兴兴地活了两年。

他唱着歌，吟诵着维耶加斯① 的诗结束了自己人生的历程。

---

① 16 世纪西班牙诗人，作家。

庭长夫人原想把来访的人一律拒之门外，现在已无此必要了，因为没有任何人来看望他。人们都知道她病得很厉害。心眼最好的人也只满足于向佣人和贝尼特斯打听一下她的病情。他们总是把安娜称做“那个不幸的女人”。

安娜甘愿忍受那种孤寂。要是贝图斯塔没有提前实现她这种意愿，她自己也会去寻那种冷落的。可是，当健康开始恢复，重新回到周围的世界，想到将来的日子时，她感到了世态的冷酷，尝到了充满邪恶的世界中的痛苦滋味。“所有的人都抛弃了她！这是罪有应得，但是，……不管怎么说，那些贝图斯塔人也太坏了！她一向都鄙视他们，即使他们奉承讨好她的时候也是一样。”

金塔纳尔的遗孀决心尽可能按贝尼斯特的嘱咐去做，尽量少想自己的悔恨、孤独、寂寞和凄凉的暗淡前景。

当复苏的身体有了力气，她就做起编织活计来，靠铁一般顽强的意志努力在编织中寻求乐趣。

她讨厌所有的书籍；任何推理论证都会使她想起自身的不幸；还是什么也不想为好。这她有时还能做到。每逢此时，她就觉得心灵中最美好的东西睡着了，而像许许多多别的女人一样，当个地道的女人的那种充沛精神则在她身上醒着。

终于，她悟出了安塞尔莫整下午整下午地跪坐在院子里抚摩着猫虚度时光的道理。沉默，生活，只图个安宁，别无他求，任凭光阴流逝；这是个好办法，也许是最好的办法。由此大概可以走向死亡了。安娜会无所畏惧地走向死亡。死亡吓不住她；她所希冀的是不要在神志迷茫、昏睡不醒中死去……

贝尼特斯把她从这长达数小时的悲凄无语的沉静中惊醒了，安娜带着垂死者的微笑问道：

“你好吗？”

医生带着另一种淡然悲哀的微笑回答了她。

“好，安娜，好……您能听话，我很高兴……”

当贝尼特斯和克雷斯波单独在一起时，医生却说：

“我不喜欢安娜那种……”

“我看她有时倒很平静……”

“是的；正因如此……我才不喜欢，应该强迫她去散散心。”

于是，弗里希利斯便打算说服她出去消遣消遣。

贝图斯塔的 5 月很少像今年这样迷人：空气干燥，气候温和，天空晴朗。所以，5 月一到，弗里希利斯就恳求安娜和自己一起出去散步。

但是，他没办到；安尼塔向他作揖打躬求他让她安静，让她静静地呆在家里，因此，克雷斯波决定让自己可怜的女友在家里寻点乐趣。

“可以让她爱上种树养花嘛!”

不妨试试看。于是，他就试着做了。

为了不使弗里希利斯扫兴，安娜目不转睛、笑眯眯地看着他，听他讲课，上实践课时，就下楼到花园里去。这使弗里希利斯很受鼓舞。一天下午，他讲起了自己最伟大的成功——将球状桉树引进贝图斯塔地区的经过。

安娜生病期间，堂托马斯·克雷斯波怕安塞尔莫和塞尔万达侍候不周，没征求任何人的同意便搬到奥索雷斯老宅里来住了。从 60 年代起他就住在旅馆里，现在他把旅馆的床移到了老宅的底楼。安娜的卧房和梳妆室在弗里希利斯选中的房间上面。在那里他尽量不弄出声响，不打扰任何人。他住在那里是为了守护庭长夫人，便于一有事就能赶去。

白天他在旅馆里吃午餐和晚餐，晚上就住在老宅里。

直到身体开始复原，安娜才知道这件事。有一天，她抱怨说太寂寞了，承认晚上有时感到害怕。弗里希利斯这个好人脸涨得

像蕃茄一样红，惴惴不安地说，他一个半月以前就自作主张住进了庭长夫人楼下的房间，并且吩咐仆人们不要告诉夫人。

自从知道这件事以后，安娜在悲凉的夜晚不再感到那样孤独无依了。秘密揭穿后，弗里希利斯就常在楼下故意大声咳嗽，让安娜听见，就像是在告诉她："不要怕，有我在这里。"

正所谓卑鄙小人无所不知，这件事也让贝图斯塔人知道了。说弗里希利斯钻到庭长夫人家里，到奥索雷斯家高贵异常的老宅里寄宿去了。

有些人说：

"也许是件善事。可怜的女人大概过得十分拮据，有弗里希利斯的帮助……她就可以去挥霍了。"

上流社会的人扳着手指头计算留给安娜的财产："可能什么也没给她留下。"

"她没有年金。"

"她丈夫堂维克托的年金在阿拉贡，不归她。"

"大概她也没申请寡妇抚恤金。"

"没脸申请！"

"当然！要求寡妇抚恤金……她……可敬的大法官的死是她一手造成的！"

"大概不配申请！"

"就是不配！"

"她住在奥索雷斯老宅里已经不合适了。"

"当然，尽管她丈夫把房子给了她，但据说是她丈夫从安娜的姑姑手里买下来的，用的不是收入的钱，而是卖了庄园的田产。"

"不管怎么说，她也不应该再住那座房子了。"

"所以，不知道她现在靠什么生活。"

"靠那个……靠把弗里希利斯养在家里，他会出好价的。"

“说得对，他疯疯癫癫的，没什么顾忌……不过他可是个好人。”

“好人……相对而言罢了。”侯爵说；痛风的毛病开始折磨他了，他忍着病痛准备大谈一通严肃的道德问题，抒发一下他那郁闷之极的情怀。

侯爵想起曾在别的场合很起作用的那些夸夸其谈，就简要地说：

“无论如何，和自己莫逆之交的失节妻子同居一宅总是……是件恶心事！”

没人敢否认这种说法。

维加亚纳家聚谈会上的种种疑虑同样使庭长夫人苦恼万分。当她觉得体力足以支撑她走到花园里去时，就鼓足勇气把多日来一直折磨着她的想法告诉了弗里希利斯。

“我……想搬出这座房子……这房子……实际上……不属于我……它属于维克托的继承人，属于他姐姐堂娜帕基塔，她有子女……而且……”

弗里希利斯发火了。还商量什么！他早已把一切都办妥了。他往萨拉戈萨写了信，堂娜帕基塔回信说有庄园的财产就很满足了。“足够了。从法律和道义上讲，老宅都是安娜的。”

安娜让步了，她没有力量去违背一个顽强的意志。

当弗里希利斯打算申请庭长夫人应该得到的寡妇抚恤金时，安娜坚决拒绝在弗里希利斯拿来的文件上签字。

“不，不行，堂托马斯！我饿死也不要！”

确实，如果不申请抚恤金，寡妇就要受到饥饿和悲惨恼人的贫困的威胁。

安娜说情愿作为军人的女儿去要求理应得到的孤儿抚恤金。

“您真是异想天开……那根本不行……我也不知道能不能申

请得到。”

弗里希利斯办这件事时也有些脸红，他替安娜签了名，几个月后，把第一笔寡妇抚恤金交给了她。

生活十分拮据，又完全没有其他来路可以维持生活，所以，庭长夫人哭着拒绝了多次后，还是接受了这笔寡妇的伤心钱，以后她就自己在文件上签名了。

贝尼特斯和弗里希利斯由此看出了忧郁症的征兆。“她的意志死了，”克雷斯波想，“要是从前，安娜情愿去讨饭……现在，为了不去斗争……她屈服了。”

弗里希利斯不禁流出了眼泪。

“我要是有钱……可是我也穷得……”

他又说，“领那几个钱当然不是丢人的事……她认为丢人……实际并不丢人……那份钱是她该得的。”

安娜就这样生活着。

自从病情没有大的危险后，贝尼特斯就不太经常去看望寡妇了。

塞尔万达和安塞尔莫是忠心耿耿的，他们也许很爱戴女主人，但不会表达。他们不声不响，像影子似的服从她、侍候她。比起他俩来，猫跟她做伴的时候更多些。

弗里希利斯是个忠实可靠的朋友，是她不幸中的友伴。

他沉默寡言。

但是，一想到“克雷斯波在这儿”，她心里就感到安慰。

渐渐地，安娜·奥索雷斯那一向美丽的身体完全康复了。

带着良心上的自责，她重新感到了对生活的眷恋，对活动的渴望。终于有一天，她不满足于在弗里希利斯身旁，看着他在花园里播种，植树，听着他赞美桉树那样混日子了。

她曾经发誓说再不出家门，但现在她已经开始觉得家里像个

过于狭窄的监狱了。

有一天早晨，她醒来时想到那年还没为教堂尽过义务，此外，她已经可以走出凄凉的宅院去做弥撒了。是的，从今以后，她要去做弥撒，一大早就去，戴上厚面纱，到维多利亚小教堂去，那儿离得近。

她还要去做忏悔。

信仰失去了，不会再失而复得，她已经习惯不想那些让她发疯的大事了，安尼塔·奥索雷斯重新开始了宗教活动，她暗自发誓再不向那虚假的玄想屈服，那种玄想是她的耻辱。“上帝明鉴……圣特雷莎……那些都已一去不复返。尽管由于自己的罪过，她自认堕落，但地狱的恐怖已不再能折磨她了；同时，以前在她面前显得那样神奇美妙的理想爱情的火花也不再能安慰她了。”

现在万事皆空；逃脱痛苦，停止思考。不过，她认为下意识的虔诚，像其他女人一样去祈祷，听弥撒，对自己倒很合适，她觉得宗教可以与自己呆滞的灵魂并存。还有她并未意识到的一点，就是庸俗的宗教——她心里这样称它——也使她有借口不再去履行永不出家门的诺言了。

10月到了，一天下午，徐徐刮着热烘烘、懒洋洋的南风，安娜戴着厚厚的面纱，穿着一身黑衣，出门来到了冷清空寂的大教堂。教士们的祈祷已经结束。

几个大教堂教士和受俸教士坐在各自的忏悔室里；那些忏悔室分布在大殿两旁的小祭坛室里、后殿殿柱之间和大祭坛后边。

好久没到这儿来啦！

安娜像重返故乡似的眼睛里饱含着充满柔情的泪水。殿宇、拱顶、支柱、玻璃、大厅、小祭坛室……所有能唤起庭长夫人记忆的东西所叙说的那些事是多么令人心酸啊！

大教堂里的那种无可比拟的特殊气味，那种令人神清气爽的

清新气味直沁入到她的肺腑，她觉得那气味有如一支无声的乐曲，无须经过耳朵，直接传入了她的心田。

“信仰能够再生就好啦！她要是能像抹大拉① 似的扑在耶稣脚下痛哭一场该多好啊！”

很久以来，她第一次感到头脑里发出一声轰鸣，这种轰鸣她一向觉得神奇超凡；还感到肺腑间有一股柔情升起，一直上升到了喉际，将咽喉轻轻卡住了……泪水夺眶而出，安娜不再多想，走进了昏暗的小祭坛室，在那里，讲经师跟她谈过不知多少次天堂和心灵之爱。

“是谁把她引到那里？她不知道。”她本想随便向哪位神甫忏悔，但不知怎么就来到了离那位心灵的兄长的忏悔室几步远的地方，由于自己的过错，使他受到过世人的诽谤中伤，她自己被淫欲迷住了心窍，被种种诡辩弄昏了头脑，加上自己的愚笨，当时未能领悟到教士的热情或许就是纯粹的热情，而把它误解为兽欲，是与阿尔瓦罗那个卑鄙小人的情欲一样的东西。

“重归于好是梦想吗？将她推入小祭坛室的那种冲动是上天的意旨，还是与自己的愿望、思想紧密相连的歇斯底里症的突发，或者是她自己的意愿？”刹那间，安娜觉得自己清清楚楚地看到了上帝，她诚心诚意地向上帝祈求，愿那种冲动是上帝的意旨，愿讲经师，如她在很长时间里认为的那样，是她心灵的兄长，而不是卑鄙无耻的梅西亚所说的那种淫荡的求爱者。

安娜满腔热诚地祷告着，就像在极度虔诚的那些日子里一样；她认为能够重新获得信仰，得到上帝的爱与生活的爱，能够走出那座比真正地狱更可怕的昏昏沉沉的精神地狱；她认为抓住那个神圣木箱② 外面的台板就能得救，那个神圣的木箱知道她

---

① 被耶稣感化而改邪归正的妓女。
② 指忏悔室。

的无数梦想与痛苦……

从大殿射进来的微光与小祭坛室里影影绰绰、神秘莫测的黄色灯光交织在一起，照在祭坛上的耶稣的脸上；耶稣的脸永远是那样悲哀，那样苍白，那样缺乏生气；雕像的全部生命力都集中在那双反映了一种静止的永恒思想的玻璃眼珠中……四五个模糊不清的黑色身影把小祭坛室挤满了。忏悔室那里，一个虔诚的女教徒在嘁嘁喳喳地低语，像夏日里空中飞来飞去的苍蝇发出的嗡嗡声。

讲经师正在自己的忏悔室里。

尽管庭长夫人戴着面纱，但她一走进小祭坛室，讲经师还是立刻就认出了她。他心不在焉地听着忏悔者喋喋不休的废话，望着入口那儿的栅栏，忽然，那个为自己所熟悉、所钟爱的身影像在梦中一般地出现了。那身材，那体态，那在祭坛前下跪的姿势以及只有他才记得、认得的其他特征，像一声爆炸，在心里向他喊道：

“是安娜!”

虔诚的女教徒继续对着小窗念叨自己的罪过。讲经师听见的不是女教徒的话，而是自己内心激情的咆哮。

女教徒不出声了，这时讲经师才回到现实中来，像祝福的机器似的开释了信徒的罪责，然后打手势让另一个信徒到空出的窗口那儿来。

安娜打定主意也要走过去，在斜窗格前撩起面纱，通过那些格孔，请求上帝和心灵的兄长宽恕，假如不能得到宽恕，就请求毫不留情的惩罚，请求得到失去的、或者麻木了的、或者业已破碎的信仰，她不知怎样说才好，总之，纵然惧怕地狱之苦，也要求得到信仰。……她想在那儿大哭一场，她曾经在那里哭过多少回，有的是痛苦的悲泣，有的是泪水伴随着欢乐的微笑；她希望

见到昔日的讲经师，那时她把他视为上帝的使者，她渴望信仰、渴望上帝的爱……然后，请求对自己罪行的惩处……如果那个愚昧昏懵的灵魂应该受到更多的惩罚的话。

忏悔室里不时发出吱吱嘎嘎的响声，仿佛讲经师的骨头在搓磨忏悔室一般。

讲经师又赦免了一个信徒的罪，用手招呼下一个……小祭坛室里空荡起来。四五个受到赦免的模糊黑影一个接一个地无声无息地走了，最后只剩下了跪在祭坛木台上的庭长夫人和坐在忏悔室里的教区法官。

已是向晚时分。教堂外面空寂无人。教堂内昏暗如夜。

安娜决意走过去忏悔，她屏着呼吸等候着招呼她到窗口去的手势。

然而，忏悔室里毫无声息。手没有伸出来，木板已不再吱嘎作响。

木雕的耶稣半张着无血色的嘴，玻璃眼珠一动不动，仿佛受到了巨大惊吓，仿佛预料到了一场悲剧即将发生。

面对这种沉默，安娜感到一种异乎寻常的恐惧……

时间一秒钟一秒钟地过去，几分钟过去了，显得那样漫长，手还是没伸出来招呼她……

庭长夫人一直跪在那里，此刻，她带着一股犯病时才有的那种神经质的勇气站起身……大胆地向忏悔室迈了一步。

于是，那只阴森森的大木箱又使劲地吱嘎作响起来，从中冒出一个又黑又长的人影。借着灯光，安娜看见一张煞白的脸，一双火辣辣、直愣愣、惊呆呆的眼睛，就像祭坛上耶稣的眼睛一样……

讲经师伸出一只胳膊，朝着庭长夫人迈出了罪恶的一步，庭长夫人吓得连连倒退，直碰到木台上。安娜想喊叫，想呼救，但

是呼喊不出来。她吓得目瞪口呆，跌坐在木台上，两只手朝仇人伸着，恐惧告诉她仇人要将她杀害。

讲经师站住了。他双手搭在身前。他说不出话，也不想说。他全身发抖；再次把手向安娜伸了过去……又往前迈了一步……然后，狠命掐着自己的脖子，侧转身，仿佛要昏倒似的拖着两条无力、颤抖的腿走出了小祭坛室。走到唱经处后边时，他勉强打起精神，心里虽然一片黑暗，但还是尽量不碰在柱子上，一直走到圣器室，既没摔倒也没打晃。

安娜被吓坏了，扑倒在黑白两色的大理石地板上；失去了知觉。

大教堂里空无一人。殿柱和拱顶的影子渐渐重合在一起，殿堂里一片黑暗。

塞莱多尼奥，那个又高又瘦、女气十足的侍僧穿着短小肮脏的教士服，在一间一间地锁着小祭坛室的栅栏门。串在一起的钥匙碰撞着，发出叮叮当当的响声。

他来到讲经师的小祭坛室上锁时，弄出了很大的声响。

锁好以后，他惊恐地听见里面有点声音，便把脸贴在栅栏上向室内张望，在黑暗中仔细搜寻着。灯光下，他觉得看见了一个比平时都大的黑影……

于是，他更加留神了，听那声音既像是微弱的呻吟又像是叹息。

他打开门，走了进去，认出了昏倒在地的庭长夫人。

塞莱多尼奥心里冒出一个极其下流的淫邪念头；为了享受或者试着享受一下那种绝妙的快感，竟把他那张令人作呕的脸俯在庭长夫人的脸上，吻了一下她的嘴唇。

安娜撕扯开让她恶心的昏云迷雾，苏醒了过来。

她觉得自己的嘴唇刚才碰到了癞蛤蟆那黏湿冰凉的肚皮。

·内容简介·

《庭长夫人》是克拉林的代表作，也是十九世纪西班牙现实主义文学的杰作之一。作品以贝图斯塔古城为背景，通过主人公安娜的爱情悲剧，揭露了贵族阶级的荒淫无耻、官僚政客的腐化堕落，以及神职人员的虚伪贪婪，明确指出，那个尔虞我诈、人欲横流的社会才是造成安娜悲剧的罪魁祸首。由于作者对于产生这个悲剧的时代背景进行了真实、广泛、细致的描写，因而使小说成为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西班牙社会的广阔画卷，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道德、习俗等各个方面所存在的尖锐、复杂的矛盾。

小说营造现实的篇幅不少于20章，且手段特别。前15章基本是铺垫，客观时间只有3天。后15章依然是博陈繁喻，四面出击，但客观时间增到3年。几条线索平行、交叉、在安娜周围编织着恢恢天网，最后，悲剧的高潮像熟透的石榴在一二章的篇幅中戏剧性地爆裂。所有的线索止当所止，缩聚汇集。克拉林带着古典戏剧大师的风采抖开包袱，女仆——精神领袖德帕斯神父——在野党（自由党）领袖梅西亚议员——庭长——安娜之间的"多角恋爱"水落石出。安娜走投无路，一心要皈依宗教，但却遭到了德帕斯神父的白眼和一个二尾子辅祭的玷污。

克拉林原名莱奥波尔多·阿拉斯。1852年4月25日生于萨莫拉，1859年随家迁居奥维多。1875年10月，他首次用"克拉林"（意即号角）这个笔名在讽刺杂志《鞭挞》上发表作品，后来一直为该刊和《马德里喜剧》杂志撰稿。1882年9月，他被任命为萨拉戈萨大学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教授。次年，他返回奥维多大学，在该校讲授历史和罗马法典，并开始构思和创作《庭长夫人》。作品于1884年完稿，分两卷于1885年1月和6月问世。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ｏｎ]
书名＝庭长夫人　　（下册）
作者＝（西班牙）克拉林著　　唐民权等译
页数＝１３７９
ＳＳ号＝８０４０３３４５
出版日期＝２０００年１２月第１版

封面页
书名页
版权页
前言页
目录页
总序&陈众议
浪漫·现实·古典·现代（代译序）——克拉林在长篇小说《庭长夫人》中的整合情结&陈众议
第一章
第二章
第三章
第四章
第五章
第六章
第七章
第八章
第九章
第十章
第十一章
第十二章
第十三章
第十四章
第十五章
第十六章
第十七章
第十八章
第十九章
第二十章
第二十一章
第二十二章
第二十三章
第二十四章
第二十五章
第二十六章
第二十七章
第二十八章
第二十九章
第三十章
附录页